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六七冊目次

舊聞證誤十五卷存二卷（一至二）（宋）李心傳撰　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　〇〇一
通鑑答問五卷（宋）王應麟撰　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　〇二一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圖一卷（元）胡一桂撰
史纂通要後集三卷（元）董鼎撰　元刻本　一〇五
學史十三卷（明）邵寶撰　明嘉靖二十三年秦汶刻本　三〇〇
史糾六卷（缺卷四）（明）朱明鎬撰　清初鈔本　三九七
評鑑闡要十二卷（清）劉統勳等輯　清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刻本　四二九

舊聞證誤十五卷 存二卷（一至二）

（宋）李心傳撰

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

史267-001

舊聞證誤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李心傳撰。心傳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已著錄。要錄於諸書譌異、多隨事辨正。故此書所論北宋之事爲多、不複出也。或及於南宋之事、則要錄之所未及、此補其遺也。凡所見私史小說、上自朝廷制度沿革、下及歲月之參差、名姓之錯互、皆一一詳徵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大致如司馬光之通鑑考異。而先列舊文、次爲駁正、條分縷析、其體例則如孔叢之詰墨。其間決疑定舛、於史學深爲有裨。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爲也。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自明代已無傳本。故薛應旂王宗沐等續修通鑑、商輅續修綱目、皆未見其書。今從永樂大典中所載蒐羅裒輯、尚得一百四十餘條。謹略依時代先後、編次排纂、析爲四卷。雖非心傳之全帙、然就所存者觀之、其資考證者已不少矣。原書於所辨諸條各註書名。永樂大典傳寫脫漏、僅存其十之三四。謹旁加搜討、凡有可考者悉爲補註。無可考者則仍其舊。心傳所辨、間有脫文。今無別本可校、亦不敢意爲增損焉。

舊聞證誤卷第一

秀嵒李 心傳 伯微甫

上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以沈倫爲判官臨行朝辭赴小殿燕餞酒半出一黄帕文字顧彬曰汝實儒將潘美曹翰傑悍恐不能制不用命者望朕所在焚香啓之自有處置諸人皇恐汗下沿路或欲攻刼及江南城破李主出降二人皆欲面縛之曹王以所授勑欲宣讀事遂解如此者數四功成還朝曹王面奏沿路及至軍前將佐皆用命一心乞納所降持勑後有旨宣赴後苑酒半諸人起納勑上令潘美啓封曹翰讀執政環立展示乃一張白紙衆皆失色上咲再命飲極歡而退 建隆遺事

心傳按此一事諸雜記多言之互有不同然以史攷之有可疑者太祖實録開寶七年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兵先赴荆南丙寅以宣徽南院使曹彬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率軍赴荆南領戰棹兵沿江而下丁卯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並領軍赴荆南十月壬辰彬等離荆南甲辰以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美爲都監翰爲先鋒都指揮使當出軍時曹潘二公蓋先後受命然武惠嘗平嶺南爲大將恐太祖不應有是言沈倫者本名義倫時已爲集賢相太宗即位去義字此云沈倫爲判官妄也沈相乃伐西川持爲轉運使耳江南既平曹翰攻江州尚未下九年五月屠之六月賞功爲桂州觀察使判潁州蓋翰未嘗還朝此云美啓封翰執讀亦誤矣意者太祖此旨爲曹翰田欽祚輩設而傳者失之不可不辯

上即位後有旨諸房子並稱皇子皇女有言恐無差別上曰猶子即子也新得天下便生

分別朕不欲爲也至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矣

按史太平興國七年以前燕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稱皇子故魏悼王長子德恭初除貴州防禦使稱皇第四子與德昭德芳同而其長女亦封雲陽公主女壻韓崇業除右衛將軍駙馬都尉循故事也七年夏魏王得罪下詔削其子女封爵且云德恭德隆宜稱皇姪於是燕秦二王已薨此云太宗即位分皇子皇姪蓋誤

太祖改乾德年號宰相令文士檢閱前代不犯此名旣須赦果有言前僞蜀王衍有此號太祖召宰相語以檢閱失於精詳趙普曰已頒行不可追改自是始重博學多聞之士按改元時趙中令未入相

此亦誤按太祖以癸亥歲改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內相二人曰蜀少主嘗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此所云旣須赦果有言又云趙韓王言不可追改皆小誤

王文正公扈從在澶淵雍王元份留守暴得疾命公代之公曰願宣寇準來臣有所陳準至公奏曰十日之閒未有捷報時如何上良久乃黯然曰立皇太子王文正遺事

按實錄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以參知政事王旦權東京留守時契丹已平矣後一日甲午車駕即還京攷之國史是時悼獻太子已薨仁宗未生眞宗未有嗣不知王公欲誰立也

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求公請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容私請耶準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旦知卿具道公所以薦準語準始愧歎以爲不

可及

按故事樞密相善罷仍帶相印者吳侍中延祚曹侍中彬是也樞密使不帶平章事而以使相罷者王中令顯是也祥符中王文穆陳文忠爲樞相坐與馬正惠公忿爭得罪故罷守本官寇忠愍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善罷自不應解相印其後曹鄆公張徐公王鄧公夏鄭公王魯公賈魏公宋鄭公富韓公文潞公自樞密相罷皆爲使相

及使侍中狄武襄青張文節昪仍自樞密使加平章事罷萊公之命殆常典也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何如也第緩之使師德知恥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按實録張尚賢以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按垣叢志尚賢以天禧二年十一月知制誥此時及第才七年耳前一年王公巳免相是時閣下乃盛文肅度劉子儀筠陳知微王章惠隨夏文莊竦凡五人若有闕則尚賢資甚淺恐亦未在議中曾子固隆平集云尚賢守道不回執政不悦在西掖者九年如此則似非奔兢者

弭德超爲諸司使誣奏侍中曹公彬有不軌

謀太宗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爲疑雪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 王沂公筆錄

國史太平興國六年九月趙令相八年正月曹王罷弭德超爲樞副此時趙令再相久矣四月德超流瓊州十月趙令罷相蓋曹王初罷趙令未敢爭其後始能從容解之耳然德超之罷亦坐有不遜語爲同列王顯所陳此記微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皆著姓以別之其後遂以爲故事（歐陽公歸田錄）

按學士年表盛文肅景祐二年已遷參知政事明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丁晉公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降麻龐相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按唐制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國朝故事罷使相則降麻趙韓王陳恭公富文忠賈文元王文公是也罷節度使則不降麻李從善李元靖丁晉公龐莊敏是也安得謂無定制哉韓忠獻自武康軍節度使除三司使降麻非舊制也蓋中書之誤而學士無正之者（按丁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政此云自平江節度除兵書亦誤）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蒙正爲宰相黃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按國史此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事也實李文恭穆與宋賈呂李五公同入翰林後二年蘇易簡始爲學士

寇準知京兆府都監宋能獻天書上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準亦因此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劉侍讀撰萊公傳）

按萊公復相天禧三年事也前二歲王文正公已薨矣

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

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蘇耆次續翰林志）

按實錄淳化二年正月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時宋文安白爲承旨久矣九月宋公旣蘇文簡始爲承旨學士耆謬矣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是時寇準爲樞密副使呂端爲宰相上獨召準與之謀準請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上然之端聞請對具道其不可請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上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亡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欵請命（温公涑水記聞）

按寇忠愍公淳化二年爲樞密副使時李文正張文定在相府四年六月寇公罷呂公始拜參知政事又二年呂公相又三年呂罷相而薨後十七年寇公始爲樞密使二公未嘗同在兩府也考之國史雍熙二年九月獲繼遷母此時二公皆未執政温公誤矣

眞宗旣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但恐人主侈心生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眞宗晚年多事巡遊大脩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

按國史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平此時李文靖之薨久矣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誣奏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馳取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副使錢若水力爭之上大怒已而意解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及鞫驗事皆虛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按國史至道二年四月以李繼遷剽掠芻粟命李繼隆討之轉運副使竇玭以違詔運糧被掠繫獄七月玭及轉運使宋太初副使盧之翰並除名方玭繫獄時繼隆初

受命非用繼隆奏也柴禹錫前一年罷此時亦不在樞府其年十一月漕臣陳緯梁鼎乃用繼隆奏削三資温公皆誤明年眞宗即位罷西討繼隆自都部署還朝未嘗爲招討使也

上將立章獻后李迪爲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后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

按國史大中祥符五年立劉德妃爲皇后後四年李文定始爲學士

祖宗朝宰相罷免惟趙中令得使相餘多以本官歸班參樞亦然天禧中張文節以侍讀學士知南京天聖中王文康以資政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罷免率皆得職焉[illegible]

朝明錄退

按參知政事罷政得職名自景德二年王文穆始慶曆以前執政若薛簡肅宋宣獻李康靖晁文莊之流皆得資政殿學士蓋祖宗故事參樞善罷例皆進秩太宗執政三十九人惟王永圖陳晉公李文靖賈娟民寇忠愍温恭肅六人以本官罷外此無不進秩者

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充使不帶檢校官蓋有司之失也

按拜罷錄太平興國六年石元懿自樞密副使除兵部尚書充使不帶檢校官大中祥符後王文穆陳文忠馮文懿始皆帶檢校太傅丁晉公寇萊公始皆帶檢校太尉建隆初[illegible]兵 朝[illegible]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郊李許公懷言之乃止自是止加恩而已

按國史太祖四郊二府加恩而已未嘗進官　太宗六行大禮唯雍熙南郊端拱藉田二府進秩其四郊但加恩眞宗初郊惟

二相進秩其後三邳兩府始遷官爾宋所
記差誤
國朝范魯公王祈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
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
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和
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開寶九年薛文惠沈恭惠盧崖州太平興
國六年趙忠獻沈恭惠盧崖州亦三相
楚王元佐太宗之長子將立爲嗣堅辭不肯
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爲狂而
實非狂也 龍川志
按國史太平興國四年太祖長子武功郡
王德昭暴薨六年其弟榮陽公德芳繼卒
明年宰相趙普如京使柴禹錫告秦王廷
美與盧多遜交通言涉不順坐是廢死房
陵於是太祖子弟盡矣其年太宗乃封長
子元佐爲衛王明年進封楚王又三年元
佐以病狂縱火廢此時太祖諸子之卒久
矣戕曰 [illegible]
眞宗疾甚丁謂李迪俱罷相中人雷允恭傳
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召學士
劉筠謂曰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不可佗
日又語學士錢惟演惟演即從命
此天禧四年十一月事也時錢文僖執政
久矣草謂制乃晏元獻也
章鄭公以侍郎爲參知政事呂申公鄙其爲
人時宋宣獻以尚書爲樞密副使申公即以
爲參知政事欲以間公公之親友皆勸公引
去公不爲動久之宣獻卒乃求避位申公深
愧之言於仁宗留之不遣及申公薨公遂秉
政
此一段謬誤尤甚據國史章文憲景祐三
年自學士承旨除同知密院寶元元年拜
相未嘗爲參政也又章拜相乃繼王文惠
陳文惠之後此時呂文靖爲北京留守實
未嘗章呂未嘗相繼秉政宋宣獻明道二

年以侍郎參知政事是時章郇公才入翰苑康定元年宋宣獻以尚書再爲參政是時章郇公已位丞相宋公嘗知樞密院事亦未嘗爲副樞也

眞宗時嘗遣曾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納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李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佗人爲副而罷致堯

按實錄咸平五年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

等路經略使曾致堯爲判官旣而致堯以狂躁上章責黃州副使此史官所書也王文公撰致堯神道碑略曰張齊賢經略陝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王超恐丞相不能制眞宗難其言會行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向敏中未效不敢受賜由是貶黃州蓋曾未嘗副溫恭爾也蘇所記誤是時呂公蒙正爲首相文靖乃次揆耳

章懿之崩晏殊撰志文曰生女一人早卒無子仁宗恨之及親政内出志文以示宰相呂文靖解之上默然乃命殊出守金陵如許公保全大臣眞宰相也及殊作相八王疾革上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誰作宰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爲用之上并記志文事欲重黜殊宋祁草麻力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佗事罪之殊免深譴祁之力也

國史明道二年三月章獻崩四月己未宰相呂夷簡判澶州執政晏殊等五人皆罷去安得救解元獻耶慶曆四年正月燕王薨九月晏公乃罷相實用蔡君謨孫之翰章疏也殖私規利亦章疏中語文定所記二事皆誤

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爲參知政事甚善呂許公（許公時爲昭文相）爲沂公言曰孝先

求復相公能容之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於公仕契不淺果許則善待之不宜如復古也（謂李文定）呂公唉然之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上許之呂公顧以首相處之上不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讓二公又不協

國史景祐元年八月癸亥樞密使王文康公薨是月庚午召王沂公于河南爲樞密使明年三月李文定公自集賢相罷沂公以次補代其位恐非求復入也癸亥庚午相去七日爾豈容往來問可否耶既因人而求相又居右而不擇沂公決不然文定所記疑得之張宣徽大不可據

丁謂復相逐李文定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公責詞時宋宣獻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以仁宗實錄攷之李公責詞但言附下濟惡耳無無將不道之語也

呂申公免相晏元獻爲政富鄭公自西都留守入參知政事深疾申公乞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横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張安道云

慶曆三年三月戊子呂公罷章郇公安元獻並相富鄭公自侍讀學士除副樞密固辭癸亥王懿敏歐陽公余襄公並知諫院此時富公未受命也四月己酉蔡君謨知諫院八月丁丑富公始復除樞密副使按孫威敏公慶曆七年已知諫院此時出爲兩浙提刑張公誤記矣

舊聞證誤卷第一

舊聞證誤卷第二

秀巖李　心傳　伯微甫

眞宗皇帝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必甚喜卿往觀之昌武歸候丞相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昌武徑入叙賀公但唯唯明日具以所見對上咲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沈存中筆記

按國史天禧元年向文簡以集賢相轉右僕射前此呂正惠呂文穆李文靖王文正王文穆皆先拜僕射文簡前眞宗不應云朕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也是歲學士乃晁文元李文定李觀察維三人時李昌武之卒久矣據張文定陳文忠亦先辭僕射然皆在罷政以後今但記宰相[illegible]右僕射者凡五人耳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兼中

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國朝異姓中書令宰相特拜者一人趙忠獻是也節度使兼者十二人王元靖石武烈等是也安得謂自來未有活中書令存中誤矣

天聖中宋莒公知制誥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樞密院事王沂公爲相以故事未有知制誥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學士明年遂除參政

此寶元元年三月一日事也王沂公之薨久矣下有闕文

亦載此事但云中書言故事無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謹按國史是日王章惠陳文惠二公同罷相韓忠憲石文定二參同罷政張文懿章文憲王忠穆李康靖四人同入中書恐未必即日進擬也國朝故事副樞密二員是日王仲明陳恭公已並除同知院疑無闕若謂前

此將除宋公則當時章文憲王忠穆

三司使而以晉公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

按實録咸平六年復合鹽鐵度支戸部爲一使以權知開封府寇準爲三司使而吏部侍郎陳恕代知開封鹽鐵使王嗣宗戸部使梁顥判度支薛映皆以佗官罷此時晉公罷鹽鐵使已久萊公未爲樞密使也明年晉公始自京尹罷爲集賢院學士

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仁宗以問李文靖公公執不可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乃卒拜焉

按仁録天聖四年正月甲辰上謂宰相曰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爲使相如何王曾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晚年方除使相豈容私請也乃止其後王公罷柴竟爲使相又按李文靖石莊武皆定陵時薨背未嘗逮事仁廟也道輔記之不審誤以王爲李柴爲石爾國史景德元年七月李沆薨八月石

王沂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第一中（保吉平章事）
山劉子儀時爲學士戲語之曰狀元三場一
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
飽
按國史沂公以咸平五年第進士後十八
年劉子儀始爲學士（又第在沂公前四年按劉子儀咸平元年）（目入[illegible]學七迄時沂公執政久矣）
太宗初即位放進士榜欲寘張文定公齊賢
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第三等之末太宗
不悅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
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果爲相
按會要太宗所取進士太平興國二年呂
文穆蒙正榜凡百人第一等除將作監丞（今之宣義郎）第二等除大理評事（今之承事郎）並通
判諸州三年胡秘監旦榜七十三人五年
蘇參政易簡榜百一十八人皆倣此例道
輔謂以文定故一榜盡與京官通判者謬
也文定實呂文穆榜第一等及第是時止
分兩等安得有第三甲耶後十五年文定
乃拜相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仁宗偶問李淑李
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
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
除中丞許公奏曰中丞風憲之長當出自聖
擇仁宗頷之自是知其有矣
國史寶元元年二年宰相王章惠隨陳文
惠堯佐張文懿士遜章文憲得象也康定
元年五月張文懿致仕呂許公始再入按
是時孔原魯道輔爲中丞寶元二年原魯
罷即以柳翰林植代其位此謂久闕中丞
者誤也蘇儀甫慶曆元年始自知制誥除
學士無緣寶元中呂公已許用爲中丞況
呂公此時正在北京道輔誤矣李獻臣固
非長者然道輔記之不詳不可不辨
晏元獻留闕宋子京爲翰林學士晏愛宋之

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秘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殖私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宿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嘆曾布云

殖私規利章疏中語也元獻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蘇子由謂景文救解元獻曾子宣謂景文詆斥晏公二者皆誤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荆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張平方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按内外制題名記雍熙二年學士扈日用罷蘇太簡自第三廳舍人代之而趙昌言宋準皆位太簡上不問也淳化二年學士闕召韓丕諫議及畢文簡爲之而躐向文簡四年韓畢罷錢宣靖爲第二廳舍人代之而遺柴承務至道初錢公入宥府宋持正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廳繼之而復遺呂祐之和嵘其后若祥符中李相州王沂公並入翰林而躐朱閣老巽天聖中錢希白蔡文忠章文憲繼除學士而躐張閣老尚賢如此者多矣治平初王荆公除内翰累召不至若使除此扉恐無此例韓公雖忌王然以故事考之未見其失對[illegible]

[illegible]

王參政化基與國二年及第於呂蒙正榜釋褐授贊善知嵐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進少年無益於治抽詔改淮幕公抗表自薦太宗壯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亟用之

按實録呂許公榜及第進士凡百三十人並除京官通判諸科出身人乃除幕職耳

道輔所記恐誤是時薛文惠位昭文沈恭惠史館盧崖州集賢趙韓王罷政久矣澶淵之役唯寇萊公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時群下終以未必勝爲言上召萊公問之云云遂決澶淵之行

宋持正之薨咸平三年也李文靖之薨景德元年七月也澶淵之役元年十一月也道輔誤甚矣按咸平二年契丹入寇眞宗嘗幸北邊于時李宋皆在政府疑道輔指此而言然是年契丹不大侵萊公亦未再秉政此録牴牾

眞宗寢疾仁宗幼沖流言有奪嫡之議高瓊時統禁旅亦聞之仁宗即位瓊帥將校將入賀乃約其衆曰見嗣君未得拜當聽吾令遂直入殿中擧仁宗帽就視之揮其衆曰眞嗣君也乃下拜 傳獻簡嘉話

按國史此時高烈武王之卒十有七年矣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説書焉

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爲崇政殿説書崇政殿説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爲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爲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始改

嘉祐末仁宗曲宴群玉殿公以監察御史與焉近世臺諫官不當得預曲宴當時以爲榮

諫官與曲宴自眞宗大中祥符七年始御史與賞花觀書之會自眞宗天禧二年始非始於嘉祐也

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爲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錄 小卿侶夫域語

按國史是時畢文簡寇忠愍爲宰相王文穆才參知政事陳文忠簽書樞密院事

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賢不肖於此可見[illegible]錄之語

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年行之至今以為制[illegible]

國朝舊制百官無磨勘遇郊赦則遷一官眞宗用孫漢公之議始命京朝官三年一進秩其後天禧天聖明道景祐慶曆之際沿革不常治平三年始著令待制以上六年遷二官京朝官四年遷一官芸叟誤也

神宗自潁川郡王即位熙寧初陞潁州為順昌軍久之知其謬遂陞許州為順昌府

按國史裕陵先領忠武軍節度使許州也久之進封潁王潁州也裕陵嘗封淮陽郡王耳未嘗封潁川郡王潁乃王封陞軍額非謬也

寇忠愍公判天雄軍王文康公為轉運使奏公僭侈太宗怒問翰林承旨王明明曰此駿耳太宗從之公後以女適文康及謫雷州賴文康當國故得不死[illegible]

寇公在長安走馬承受奏其僭侈眞宗以問王魏公旦旦奏云云及謫雷州王文康為密直亦坐累免特誤記也按國史寇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是時晁文元李昌武楊大年在翰苑亦無王明明初自右職換禮部侍郎未嘗入北虜不知蒋何以鹵莽如此

北虜講和王文正李文定俱秉政文定曰外寧必有內憂三十年後東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 不見也文公為相果有東封西祀之事

按北虜講和在景德元年後十二年李公始自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為學士[illegible]

李文定公參知政事曹利用爲樞密使一日宰相馮文懿公在告閤門以利用爲班首文定亟前謂閤門吏曰但道參知政事李迪以下起居時議壯之

此王沂公與曹利用爭宮觀使班也時馮文懿久已薨國朝參知政事亦無位樞密使上者蔣實甚誤

王荊公執政時上元夜其家於宣德門棚上觀燈有親事官於棚下喧閙諸弟令押赴開

封府而荊公不知也楊景略謂兩府判云執政家所送當便與行遣於是兩府判不立案各斷臀杖十七中官張若水奏之荊公聞急請治開封府官吏蓋禁閣親事官非開封府當決上怒兩府判皆贖金

此熙寧六年事也其實荊公從上觀燈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呵止之撾傷其馬荊公怒白罷勾當御藥院內侍又執衛士十人付開封杖之已而御史蔡持正言宰相下馬失其處衛士所當呵而府官乃科以不應爲之法由是兩府判皆罰金荊公猶不平力求解政上遣元澤諭解之乃出視事蔣誤記也

薛文惠公相太祖嘗請建儲太宗即位召問公且詰之曰獨不聞太后遺詔乎公曰此母子私恩臣之所言萬世大法也且太祖皇帝已誤陛下無容復誤也太宗不能奪

太祖已誤乃趙韓王荅太宗語也

楊文公在禁林眞宗欲立章獻爲后朝議欲

得公作冊文使丁晉公諭旨召至中書扣所坐之床曰幸得聯此坐矣公曰相公失言竟不撰冊公亦罷去王文正在中書時已立章獻爲后妃矣公亦短之

本朝故事中宮冊文多命二府大臣爲之學士但草制耳然章獻爲后時實不受冊文公蓋不草制也況是時王文正公爲首相丁崖州但參知政事何以獨召文公至

中書諭旨耶章獻但爲德妃明道初始創
宸妃之名以封章懿此亦誤也
學士院具員文臣待制以上武臣正任防禦
使以上蓋防禦使有超除節度使之理故皆
入具員
國朝防禦使雖有殊功未嘗徑建節也紹
興末李寶以膠西之捷自遙郡除節度使
時號創見蔣所記誤
唐子方言文潞公方仁宗大怒顧召宰相時

宰相晏殊文彥博皆往撫密使龐籍以使相
在殿傍聞語高亦登對此介下殿
晏元獻公慶曆四年罷相去此十年矣龐
莊敏時亦不帶平章事
故事命相皆用上旬闕日元豐八年拜蔡韓
二相以五月二十六日蓋鄧溫伯失之
按史神宗一朝命相韓康公王荊公以十
二月十一日韓康公再相以四月十九日
王荊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吳沖公王岐
公拜相以十月二十三日蔡持正拜相以
四月二十二日皆在中下旬且荊公岐公
持正制出皆某日也顧叔從見熙寧中富
鄭公拜相以二月二日故有上旬之論不
知亦偶然耳如太祖初拜趙中令爲相乾
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仁宗慶曆三年改
命二相四月二十一日也至和二年並命
文忠烈富文忠六月十一日也此三皆不
爲不當矣然皆在中下旬中興後秦會之
朱藏一趙元鎮張德遠葉少蘊等亦以下
旬大拜初無所拘此說抵牾
高麗曆日自契丹天慶八年以後皆闕不紀
壬戌歲改皇統辛亥改天德癸酉改貞元丙
子改正隆至癸未歲又闕直至壬辰歲方紀
大定十二年不可考云
壬戌紹興十二年也熊子復中興小曆改
皇統在十四年按辛酉歲乃金與本朝書
已稱皇統元年而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皇

之當以十一年改元爲正此所記誤又正
隆乃海陵年號見於隆興時政記亦不當
作正豐辛巳歲葛王即位于會寧改元大
定至壬辰爲十二年不誤但不知癸未歲
何以缺豈非虜中紛亂不暇頒曆於屬國
故耶

舊聞證誤卷第二

史267-020

通鑑答問五卷

（宋）王應麟撰

元後至元六年慶元路儒學刻本

史267-021

通鑑答問五卷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此書乃玉海之末附刊十三種之一。始自周威烈王、終於漢元帝、蓋未成之本也。書以通鑑答問爲名、而多涉於朱子綱目。蓋綱目本因通鑑而作、故應麟所論出入於二書之間。其所評隲、惟漢高白帝子事以爲二家偶失刊削。孔臧元朔三年免太常一條、疑誤採孔叢子。其餘則尊崇新例、似尹起莘之發明。刻覈古人、似胡寅之管見。如漢高祖過魯祀孔子、本無可貶。乃反譏漢無眞儒。文帝除盜鑄之令、本不可訓。乃反稱仁及天下。與應麟所著他書殊不相類。其眞贋蓋不可知。或伯厚孫刻玉海時僞作此編、以附其祖於道學歟。然別無顯證、無由確驗其非。姑取其大旨之不詭於正可矣。

通鑑答問卷第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周威烈王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為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曰天王言十之所為天之所為也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夫君臣有義天之所敘也爵及惡德天之所命也有天子而有諸侯有諸侯而有大夫尊卑有倫上下有差天道之大經也魯桓之四年桓王之十二年也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魯桓弒君而立天討不加乃使冢宰聘之春秋名其宰以見貶然猶有望於天王之討有罪也莊之元年莊王之四年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篡弒之罪終其世不誅惡稔而自斃又追命以寵之是謂壞法亂紀弗克若天矣故王不書天以瀆三綱而蔑天道也不寧唯是晉曲沃以支子封是亦大夫也武公弒晉侯篡晉而有之凡在官者殺無赦莊之十六年僖王之二十八年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見于左氏傳而春秋不書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無衣非以美晉蓋閔周之失道也曲沃篡國不敢自安待天子之命然後安王乃受賂而命為諸侯殉貨利以斁彝倫君臣之典大泯亂幾何不為禽獸也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夫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有魯桓之命而後有曲沃之命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命王無天諸侯無王大夫無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晉武之穆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文公之晉亦亡通鑑之所始春秋之所終也春秋因魯史寓王法非王之法也天之法也聖人以天自處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春秋筆絕而有通鑑焉天敘有典無古今無治亂與天地相終余是以著莊僖之始亂而慨威烈之不復振也

又

或曰通鑑何以不續春秋曰春秋經也通鑑史也經不可續也左氏終於智伯通鑑始於三晉蓋以續左氏也及朱子為綱目之書始倣春秋目倣左氏以經法為史法聖人復起必從之矣學者潛心司馬公之

編年參以朱子之筆削此窮理致知之要明春秋之義以讀通鑑其庶幾乎或曰此个子詩云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恭奉信忠厚無乃迷先幾何也此胡氏讀史之一□也或曰胡氏謂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怠晉貨賂於崔杼而平公之惡章荀躒出會晉昭弗歸二臣內叛趙鞅復入陰凝冰堅垂及百載其事可得聞乎曰晉悼自蕭魚服霸志滿而怠襄之十四年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大夫專焉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悼公何以宗諸侯乎襄之十六年平公初立為溴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在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為也春秋特書之出公之奔靖公之廢其幾已兆于此崔杼弑君襄之二十五年也平公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不能執崔杼弑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春秋書同盟于重丘傷王綱之細解而亂賊之網漏也季孫意如出其君昭公在乾侯而意如會荀躒于適歷昭之三十一年也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躒也與之以會昭公終於不納晉無王而躒無君矣晉侯亢不□篡亂人弑君不誅逐君不討不知冠履易位還自及也定之十三年趙鞅入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鞅寅吉射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絳春秋書曰晉趙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也胡氏謂王之命之蓋不得已人君盟此謹於微而已矣許微者易所謂早辯朱子所謂先幾也賈生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嗚呼可不謹哉劉向曰六卿分晉謂范中行知魏趙韓也范氏士會武子始為卿至昭子吉射五世中行氏荀林父桓子始為卿至文子寅五世智魏趙韓共攻范中行而分其地四卿顓晉國之政智氏荀林父之弟莊子首首始為卿首之曾孫文子躒躒之孫宣子甲生□□子瑤魏趙韓滅之魏氏畢萬之後莊子絳始為卿絳之孫襄子曼多曼多之孫桓子駒駒之孫文侯斯斯趙氏趙夙之後成子衰始為卿衰之子宣子盾盾之玄孫簡子鞅鞅之子襄子無恤再世至烈侯籍韓氏韓萬之後獻子厥始為卿厥之曾孫簡子不信不信之孫康子虎虎之孫景侯虔古有世祿無世卿晉之亡以世卿也故曰權臣易世則危

智趙立後

史267 021

或問智宣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初見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子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歟之服未除即以銅枓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幾於殄絕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為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為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為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

尚論古人而不切己省察雖盡華三篋談詞如雲於吾身心奚與焉必也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便須擴充惡念一萌便須掃除凡為孝悌忠信為禮義廉恥者為剛毅木訥為寬大樂易為喻義之君子鄉黨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凡為邪言詐行為貪婪忿類為巧言令色為操切刻薄為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知遂然避之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禍福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趙藉審好惡方為有益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

或問簡子以晉陽為保障何也曰晉陽趙之私邑猶衛孫林父之戚魯季孫之費皆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墮郈墮費使夫子不去魯則成亦墮三都皆歸于公室強幹弱枝矣然三桓之與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篡魯夫子之功也趙鞅據晉陽以數地形險要欲以為董卓之郿塢王敦桓溫之姑孰使擇人以守之私其黨於己也私其利於子孫也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減尹輕稅此因

氏行私惠收民心之隱也鄉以弑之法何足道哉數殺嗚擅空其國無君子以私其君豈曰能賢爲乎有言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蓋有激而云其簡子之謂乎簡子嘗問季氏于史墨墨曰魯君世從其惡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斯言非爲季氏所以箴簡子也是故國有大城則害於國本弱尾大不奪不嚴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天險云者君君臣臣截然分定而不可犯地險則有形之險爾晉君若贅旒不撫其民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天險失矣君不君臣不臣雖有地其得而保諸

宴於藍臺

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于鞌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買伐曹以重丘人之詬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果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既以無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忍恥以有爲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後如脫兎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而不聽其顚覆宜哉怨不在大而叔所以應保殷民求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藏在簡策可以爲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亡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表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愎二字盡之矣有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

以愎諫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魯瓜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驕還怨敵者其畏奉之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

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
其魚乎孽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為魚
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
也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為汾水戰國策以為
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
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
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矢激馳奔吁可畏哉安邑魏
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
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
陽之水還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管子曰

戎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
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
辯士遂以為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代趙而趙人決河
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
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
罰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灌濰水
岳之浸穎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惜乎梁武之淮堰十
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壤之移兜漢焉不慼於心南
唐之臣有獻庬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瀕海四百
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怍也湯武拯民水火

之中爲管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為不仁者之戒
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司馬公論才德

或問古有君子小人之辨無才德之分司馬公謂德
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何也曰邵子曰才之正
者利乎人而及乎身才之不正者害乎身而及乎人
十六才子之才才雖之才合乎德而言程子所謂才
與誠合者也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之類
德而言漢史所謂不仁而多才者也與其得小人不
若得愚人言小人之必不可用也利口之嗇夫不如

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小人之
才古所謂不才子也焉攸用哉舒以三雋而亡荀
瑤以五賢於人而滅才勝德者亦何利焉德本於性
性無不善才亦禀於氣氣有善惡司馬公云聰察彊毅
之謂才此言猶未之盡君子聰明洞達小人則便儇
苛細而已君子剛毅有守小人則色厲內荏而已君
子小人之才不可以一槩論自學者言之才不可恃
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豈可以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
小有才而薄孝悌輕仁義忘忠信捐廉恥終為小人
之歸而已矣

豫讓

或問豫讓事范中行氏又事智伯爲得賢曰傳謂事范中行氏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賈生謂反君事讎非也攷之戰國策豫讓畢陽之孫畢陽亦義士送伯宗之子于楚事見晉語讓無忝厥祖矣胡明仲謂讓無所爲而爲善其義士也千載之下有知心者自古皆有死讓至今有耿光彼背義忘君若唐六臣之流亦少媿哉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或問朱子曰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若田子方非其倫也文侯俱以爲師子方言行亦可攷乎李克謂子夏子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此不言師干木何也曰史記六國表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皆受業於子夏韓文公云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孟子云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嘗攷其在魏之事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聞子夏之言宜知樂之本矣何爲審於音而聾於官猶待子方之規儆也然乃說而不繹與莊周言子方侍坐於文侯稱其師東郭順子此寓言不足採周之學非子方之學也貧賤者驕人其言近乎戰國之士似非子夏門人氣象先儒謂以富貴驕人固非矣以學問驕人亦非也有周公之才而驕猶不足觀曾謂貧賤可以驕乎說苑云子方侍文侯坐太子擊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獨不起文侯不說子方爲擊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文侯曰善擊誦其言而請習之從容諷諭異乎貧賤驕人之

對也呂氏春秋謂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則亦嘗師之矣文侯請相之而不受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秦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乃按兵不敢攻此班固所謂偃息以蕃魏者也三子言論風旨藹然可挹文侯之賢亦洙泗餘教引翼而輔成之西河魏土有段干木墓子方之遺風到漢猶未泯孰謂儒者無益於國哉儒效之不白久矣昔者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

史267-028

與廣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如相三士此
霸者是故有敬賢之名必有用賢之實雖然文侯之
相魏成以能進三士也漢武號為好儒不相董仲舒
而相蔽賢竊位之公孫弘其不逮文侯遠矣可文侯
其賢哉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

或曰鍾聲不比乎左高何謂也曰書大傳云天子左
五鍾右五鍾謂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
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

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
皆應注謂黃鍾在陽方五鍾在陰蕤賓在陰東五鍾
在陽以周官攷之王宮縣四面諸侯判縣去南面然
則諸侯南面不縣鍾而左右之鍾其制一也春秋傳
曰歌鍾二肆則十二鍾皆全矣凡樂先奏鍾以均諸
樂右五鍾謂林鍾至應鍾左五鍾謂大呂至中呂右
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而不□下則剛
而不充文侯謂左鍾當下而高所以為不和也或曰
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何謂也曰天子之禮御瞽奏鼓
之上下贊侑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諸侯聽

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則[illegible]之治
樂師其制一也人君之職在明乎樂官則律呂
清濁既知且乎聲音之高下鼓師之所□非人君
之職也平公飲酒鼓鍾知悼子在堂□□師也不
以詔宰夫酌而飲之樂官不可以□□□□十日心
之樞機也耳之聰不甚於官而審音以□□矣耳
之不聽也安得正此田子方所以進規也其吹鍾鼓
驟思曰大弦濁而春在右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
也今音調而天下治夫陽居左而欲下猶宮為君而
其音濁也陰居右而欲高猶商為臣而其音清也在

易大臣以九居二剛中以正其君人君以六居五虛
中以接其臣上下交而志同所以為泰故曰審聲以
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文侯謂李克置相非成則璜

或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之對如是何也曰旁招俊
乂列于庶位相之職也求賢惟賢任事惟能用人之
法也魏成所進者賢翟璜所進者能此璜所以不及
成也李克辭不別白意有誠蓄翟璜始雖忿然不悅
既而釋然再謝李克之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
下足以感翟璜蓋其心有道矣克□□君也□矣

史267-029

傳曾申申傳李克師友淵源深於溫柔敦厚之教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心平氣和出言有章克可謂善學詩矣戰國之君唯文侯好學倉唐對文侯以晨風黍離之詩遂復太子擊詩可以興觀之事父遠之事君文侯君臣父子之際藹然禮義之風何其盛哉學者誦詩而不能消鄙倍之氣使易直子諒之心生雖多亦奚以為

文侯以吳起為將

或問吳起之薄行而文侯以為將將以才不以行歟曰否古者天子六卿即六軍之帥也大司馬卿即三軍之帥也比閭族黨之吏即伍兩卒旅之長也舉之以德教之以行文武之事一也晉謀元帥猶以禮樂詩書為先用之禮義則順治然後用之戰勝則無敵冉有之用矛樊遲之為右有若之與攻吳皆闕里之高第也戰國之初氣俗一變文侯賢君也子夏子方干木談詩書于內吳起樂羊執干戈于外搢紳介胄巳判為二塗知吳起之無行而將之其意必曰樂羊忍於食子而成中山之功何以禮義為吾所取者權謀而已夫三綱軍政之本起之為人三綱幾絕求忠至於孝子文侯豈未之思乎自時厥後魏之武卒雄

於諸侯以桀詐桀爭尋常以盡其民孟子所云孝悌忠信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視為迂闊之空言其端自文侯啓之魏無知薦陳平謂尾生孝己之行無益於勝敗之數翟璜之進吳起樂羊亦魏無知之意不可以訓六國卒并於虎狼之秦不仁者將而為白起之殘暴不義者將而為章邯之賣降憯師之上六小人勿用桓桓武夫公侯干城中林純一之士也古風寥寥而生民之塗炭極矣抑余又有感焉吳起學春秋者也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夫起也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申即曾西也曾西不為管仲豈得聖門心學起亦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故有在德不在險之說然而大節既虧它美莫贖兵家宗之而儒者羞稱之詭遇之獲翰音之登奚取焉起之春秋猶張禹之論語孔光之尚書也學者不可以不戒

趙烈侯好音

或問為邦必放鄭聲夫子之訓也鄭聲之惑人若是其甚歟曰朱子謂鄭聲之淫甚於衛故夫子獨以為戒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所謂鄭聲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

什公之志息魏絳是以有□□安邑□之規鄭又以□
樂之賦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夫子惡其亂樂蓋
傷雅樂之廢也烈侯賜歌者田致荒而賞濫相國之
所當諫也公仲連稱疾不朝將以悟烈侯未知所以
救其失也番吾君一言而進三士格言王論□兩□
孺而烈侯之非心邪念冰釋霧釋與正人居其益如
此孟子有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
為能格君心之非公仲連近人番吾君趙之春大夫
也公仲連虛心以從番吾君人言烈侯虛心以聽牛
畜荀欣徐越之言相有進賢□□君有改過之美進

賢以正君改過以正身君臣兩□□其道可以為百世之
法諸葛武侯以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進盡忠言為
做之禕允之任其知此矣

盜殺楚靈王

或問史之書盜何始乎曰春秋哀十年盜殺鄭三卿
書盜之始也盜賤者也成其□自哀四年盜殺蔡侯
申始春秋之末戰國之漸可見世變之愈降矣鄭
猶曰小國楚大千里而君臨之盜肆行無所忌其臣
無孔父仇牧以救何之□□□熊人為君猶有人
□蔡之國公宮有守者□□□□□□□

其致難於君乎為君者得□□持之臣民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何可殺也出入□過居周有不然便辟
側媚因有隙比則能何□□以□國矣

安王

號山崩壅河

或問號山崩何以書曰周主山川號主之一舉號山
崩宗周之將亡也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定王二十一年梁山崩春秋為天下
記異故不言晉穀梁傳謂壅河三日不流天下之
大□也自是王室□□□國皆□□□蔡與號諸侯所

之禾□□弁髦爾威烈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號山崩
周寢微□□滅不可支矣號山在□□今陝州□□黃河
是時□□□為河西之地□□為秦□□□之□也然非
一國而已山崩川壅地受動於下國將為秦其兆已
見董子有言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
來相應天子微諸侯橫大夫僭□□□□人怨不足
忘□動氣山川其得寧乎

許之

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田和求為諸侯
或問史記世家田和□求□□侯□□□為諸侯

年表每歲猶繫康公之年何也曰田氏之無君久矣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公不用夫子在魯請討田恒而哀公不從弒逆之罪不誅簒奪之勢已成康公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簒立者為之請於王威烈王既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彊國七大夫之簒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於夫子夫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紀綱辨上下謹履霜堅冰之漸則田乞田恒不至於弒二君康公不至於食

一城矣太史公年表猶繫康公之年齊君師尚父之國不忍遽絕之此春秋存陳之義論語興滅國繼絕世之意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

或問在德不在險有德則險可去乎曰德者本也險者末也帝王之治本末有序脩德于己設險于國二者不可一闕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六君子之所謹也春秋滅下陽不繫虢城虎牢不繫鄭有險不能守國非其國矣恃險而不脩德固敗亡之道地險不保而曰吾脩德而已狡焉

思啓封疆者何以禦之是以五峯胡子曰武侯失於不知本吳起失於不知末起兵家者流然嘗學于曾子故能為此言非能踐其言也太史公曰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揚子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雖然起之言所以箴武侯之失也魏表裏山河非無險也武侯適嗣不定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幾亡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德義不脩孰大於是罃是為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而孟子仁政之言聽之藐藐險可恃乎吳起雖不能自行其言而言不可以人廢

魏相田文

或曰田文之為相於主少國疑果能當其任乎曰田文者呂氏春秋以為商文其事迹無傳焉商文以主少國疑自任意者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歟然世子國之本也武侯不豫定及其沒也二子爭國韓魏合兵欲兩分之幸其謀之不協否則魏之亡可蹻足待也未知商文嘗言之否乎抑言不行而去也唐褚遂良言於太宗謂太子諸王宜有定分魏謩言於宣宗以未建儲副為憂終有承乾泰之爭鬭

歸長宗賁之縞讀其事與魏略同商文不能銷患於未萌不足稱也其後公叔為相譖吳起而逐之起去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西河入秦魏日以削則公叔之為也進賢與魏成知賢無李克文侯之業乎武侯而衰商文無識謀孫則而盡喪自武侯未可以為信也

烈王

韓滅鄭

或問韓何以能滅鄭曰韓虔分智氏之地獨取成皋段規之謀也規之言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用臣言韓必取鄭矣以春秋攷之成皋鄭之虎牢晉楚爭鄭勝負決焉智氏取之而韓有之鄭無成皋失其險其滅國乎韓之徙都即鄭之都也今為鄭州之新鄭然而韓之興以此韓之先亡亦以此鄭在河洛之南中國阨塞要害之地春秋時受兵之多莫如鄭戰國時受兵之先莫如韓范睢相秦首建遠交近攻之策欲於韓以號天下之樞取南陽而太行道絕矣取負黍而周亡矣取滎陽成皋而韓納地效璽滅韓遂折天下脊因拾取五國若振槁然韓於得鄭故曰得若喪之

周室微弱諸侯莫朝齊獨朝之

或問齊之朝周亦可稱乎曰王室雖微諸侯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春秋之時諸侯朝王者鮮矣魯號為秉周禮而朝于王所者一如京師者一不朝而言如是以天子之尊屈於齊楚也至於叔孫得臣仲孫蔑叔孫豹如京師君不行而遣大夫是待王室不若齊晉楚也昭公之後雖大夫亦不如京師矣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曾是可勝誅乎魯猶如是它國可知田齊以篡得國而能尊王所謂盜亦有道視魏趙韓之無王彼善於此矣齊晉楮曰君貸食一城田氏待康公死無後乃收其城三晉不待靜公之沒廢為家人奪其城而分之又在田氏下矣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之中猶有一分天理如大冬閉藏陰凝慘慄而一線之微陽尚存君子非予之也見良心之不終泯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未懼則為亂賊既懼則不終其遷善亦足慰人之意

顯王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斬首六萬

或問以首計功以萬數級古有之乎曰古以至仁伐
至不仁大雅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已孟子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殺人之多莫慘於秦白石門之戰
至赧王之末史策所書用兵斬首之數凡百四十餘
萬無辜顯天發聞惟腥始皇雖一天下失之如反掌
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甚矣
秦之不仁也秦法有軍功者受上爵荀子謂五甲首
而隸五家魯仲連謂棄禮義而上首功秦變於戎
周公所膺也其揃刈黎萌若虞人之獮禽薙氏之薅
草栢翳之祀其克永乎秦既戰勝王賜以黼黻之服

夫服章天所以命有德也爭地爭城不式王命日尋
干戈殘爛其民乃以天命施之天討是賞暴也自是
毒燎虐焰如烈火沸鼎生民之類幾盡蓋始於此無
惻隱之心非人也秦可謂非人矣

衛鞅徙木予金

或問衛鞅立信於徙木亦有取乎曰成湯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武王惇信明義信所以行仁義也是以不
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鞅之立信將以行苛
刻之法爾古之為政者不求法之必行也三工法令
合於人情而後行之下令如流水之原順民心也鞅
令民相收司連坐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舍人
情而乎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順民心
否乎易之革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又曰革而當其
悔乃亡法始伏犧而成乎堯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甚見西方而鞅入秦為妖芒以掃
滅帝王之迹伏犧以來之法至鞅盡變矣晉文公伐
原而示之信晉本無信而示之以為名也鞅豈有信
者哉詐魏公子卬襲而虜之無信可見矣一旦以徙
木之賞遇其民夫先之以義則民從化未聞誘之以
利也民見利而不聞義秦俗之壞自此始敎民以厚

民猶趨於薄鞅乃教民以薄使之入不孝出不悌父
子天性也而別其居告訐姦民也而重其賞末流之
敝借鉏取帚色父誶母鬩閧以公辱侮莫鄉人郎中
以上爵傲其父兄禮義廉恥之維蕩然幾忘知有法
令而不知有詩書知刀筆吏之尊不知夫之貴而不
知用儒術不待始皇李斯之坑焚而儒者已無用六
經已為弁髦土梗於是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
井牧廢壞誘三晉之民力耕使秦民應敵而兵農分秦
既亡而秦法千載猶在也帝王之法天理之公衛鞅
之法人欲之私天理難明人欲易流鞅為法自禍不

足論而以鞅為師者滔滔也士苟賤而為秦之士
吏叨憤而為秦之吏民抵冒殊扞而為秦之民悲
夫

申不害 韓昭侯 昭侯以為相

或問申商之學同乎曰新序謂申子之書言人主當
執術以督責臣下繩曰術商鞅為書號曰法皆曰刑
名自戰國至秦漢根固涉漫韓非著書名法術而為
慘礉少恩晁錯學申商於張恢生而為陗直刻深宣
帝好觀申子君臣篇而為刑名繩下然則申商之學
一也申子之言禍天下國家不下於商鞅秦之李斯

八

阿二世以申容其書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為桎梏於是行督責益嚴[illegible]邦秦
之亡也忽焉此國脉之斧斯民命之苦喙人心之蟊
賊邪說之害烈於洪水猛獸世之談者猶曰韓昭侯
相申子而國治兵彊也吳明如漢宣亦好之刑餘為
周召法律為詩書漢自是衰故為君必法堯舜為政
必遵先王之道萬世不易之理也噫韓非李斯詐於
[illegible]戮於後學申子者亦何利哉董子明春秋一
統之義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乃罷治申商韓非之言者其有功吾道甚大

懼學者今昭侯而慕申子尚刑名而棄仁義使之[illegible]
之禍未已也是以論之

孟軻至梁見惠王

或曰孟子不見諸侯何以至梁見惠王曰魏也家[illegible]
惠王數被兵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故孟軻至梁孟子
曰不為臣不見豈非其招而往哉自邪說詖行充塞
仁義戰國之君知有強弱衆寡不知有性陰善惡戰
爭不息惟利是謀而仁義之言幾絕孟子不得不拔
本塞源深排而力闢之仁[illegible]之效不[illegible]不後其
君利之禍至於不奪不厭[illegible]深切著明矣仁義人

之本心利者良心之毒[illegible]大學[illegible]孟子致
嚴於首簡不但世主不語而學者[illegible]欲
者亦鮮焉仁義者[illegible]利有[illegible]知
所擇矣[illegible]人[illegible]雖
人誦七篇[illegible]身心之行
董子正誼明道之言皆嗤點以為[illegible]人化物
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吾為此懼學者欲學[illegible]當
自辨志始辨志莫先於義利之趨舍喻義為君子喻
利為小人為善則舜之徒為利則蹠之徒人之為人
以有仁義也否則人化物矣學者欲為人乎欲為物

史267-035

秦伐韓拔宜陽

或問秦何以先拔宜陽曰以窺周之漸也宜陽在今河南之福昌縣東密邇洛邑澠池二殽皆在境內韓之所恃以蔽周之蔽也此有常險守有常勢黎亡而商危下陽亡而虢滅故秦之拔宜陽志不在韓而在周周之不絶如綫綿延如髮引千鈞然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楚觀兵而問鼎晉秦戎而伐穎猶曰君臣之分而不敢斯須忘之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二十三年天子賀秦明年拔韓宜陽又明年天子致文武胙於是秦晏然自大駸駸改物然而惠文雖欲宜陽未遽取也慎靚之五年張儀言於惠文請下兵三川攻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儀不顧逆順之理反易天明思肆其罔極欲并周有之以取蜀未暇也赧之七年秦武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乃使甘茂伐宜陽大起兵拔之蓋不待惠文之志而三川之固塞周之亡形成矣甘茂謂宜陽[illegible]實郡也戰國策周君謂城方八里材士十萬[illegible]南北西三面峭絶天險是爲形勢控扼之地[illegible]最[illegible]宜陽改則上[illegible]宜陽[illegible]不

[illegible]從横之言如出一口非韓之憂也周之憂也嗚呼周之興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及其替也犬戎殺秦仲[illegible]於戎幽之亡以戎振之亡亦以戎夫子是以有微管之歎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或問齊魏皆大夫之纂王若二國相王在諸國之先何也曰春秋吳楚僭王皆夷也中夏於是始有僭擬[illegible]之首也是時齊強而魏弱魏東敗西喪之餘去安邑徙大梁方且與齊俱會謀名越號以逞其志又以不知一年見于竹書紀年蓋以張強大之形蓋秦弱之實也齊威朝周假義而行猶知有王室其子宣爲僭竊之舉可謂弗念厥紹矣自周轍之東日墜冥塚豪星爭耀春秋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五霸之相命而相推長晃為僭者之始今齊魏之相爲僭王之始王綱失而霸業圖亡而侯僭世變之而極中夏胥爲夷矣其後秦韓燕趙宋皆稱王之黠氣然以王爲卑也赧之二十七年秦稱西帝致東帝于齊五十七年魏使新垣衍說趙帝秦嗚呼然而王也胡然而帝也三綱淪九法斁[illegible]改而未止亂稔惡熟至漢而後定[illegible]

史267 036

謂春秋書吳楚皆曰子記戰國之事若燕若齊皆以周爵書之乃合春秋之法

蘇秦合六國從

或問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為妾婦之道而不及蘇秦司馬公謂合從者六國之利則蘇秦在所取乎曰石林葉氏謂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可入則為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說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說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其所以說周者不能知若秦孝公聽之必先為衡說以啖六國事燕文侯適合而從

說行爾君子奚取焉合從六國之利司馬公言當時之事勢非取蘇秦也夫以利合者亦以利而離蘇秦之說六國以利害言不以義理言孟子謂宋牼曰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言仁義戰國之君以為迂然仁義之交為可久利交其能久乎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此蘇秦之從約所以僅踰年而解也六國之君儻能循天理去人欲我以吾仁秦以其暴我以吾義秦以其詐自反而縮求以勝秦豈曾不勝滋而堅信豈不金石而固我為湯武彼為桀紂率親附之民攻殘虐之國如春融冰泮何疑乎彊秦漢之初與楚至彊也漢至弱也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董公一言足諸侯不約而從漢直楚曲於是分而天下遂定于漢孟子之言不用於齊梁及董公用之以成高祖之業孰謂仁義為迂哉惟仁義可以合諸侯非辯士所知也春秋美蕭魚之會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賢於蘇秦洹水之盟遠矣

慎靚王

楚趙魏韓燕伐秦

或問五國攻秦何以皆敗曰兵權以一而彊兵謀以賢而臧兵勢以和而克春秋書召陵之盟齊桓為盟主帥六國之師伐楚而楚服其權可謂一矣管仲為謀主責楚以包茅之貢其謀可謂臧矣近而七國遠而江黃莫敢不從師克在和矣故能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秦為不道攔然有吞兩周兼六國之志謂其猾夏未若秦之甚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亦惟友邦冢君脩爾車馬徽爾師徒式遏亂略以世家考之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之兵皆引歸齊獨後秦兵擊

五國不言齊以其後諸國之約以賈生過秦攻之有宋衛中山亦不言無益於勝敗不足言也易之師曰在師中吉而從長乃闇弱之甚依視齊桓之霸不其遠乎又曰小人勿用而約從之久許之蘇秦視管仲之志何其謬乎又曰師出以律六國當協心以擯秦六國乃退縮而居後視七國之同力江黃之來會寧無愧乎有是三者焉往不敗雄如連雞不俱棲是自敗也非秦敗之也蘇秦說齊張儀誑於魏衡人之說行從人之交散詩曰謀猶回遹何日斯沮楚懷一誤乎商於之欺再誤乎藍田之役三誤乎武關之誘辱身僨國自蹈危亡況能主從約哉吾用之則師直為壯雖一旅可以勝不善用之則衆散為弱雖九國無能為

通鑑答問卷第一

通鑑答問卷第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燕王

燕昭王問郭隗曰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

或問燕昭可謂賢君歟曰復讎天下之大義也記禮者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寢苫枕干弗與共天下此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周幽之禍申侯為之平王忘讎而戍申揚之水之詩所以怨文侯之命無哀痛之辭周書終焉而春秋於是始若燕昭之為子可

謂孝矣漢世祖得一鄧禹而復高祖之業昭烈得一諸葛孔明而信大義於天下有一賢與之謀可以興衰撥亂可以扶持綱常昭王得一樂毅以弱燕報彊齊雪先君之恥而一洒之天地以位人紀以立豈唯戰國之賢君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齊之稷下衆辯之以徼虛譽焉耳昭王誠孝之心招徠感動而其賢為之用屬之於伊尹相之於管仲尊德樂道將大有為昭王為庶幾焉昔者夫子作春秋正人倫存天理深罪魯莊無父而婚其讎楚昭闔廬於柏舉以蔡大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見夫椒之戰復父讎

舜報怨也則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故春秋之義
譏燕昭而善明彼齊襄公何足以語此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或曰趙公子成不變服是矣終不能固所守何歟曰晉俗之變於狄久矣春秋傳曰晉人無信又曰晉人虎狼也又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風俗於此可見蓋晉戎狄之與鄰拜戎不暇自曲沃兼宗國獻公好攻戰竟亡遺風無復存者晉分為趙漢志云趙北邊近胡冠民俗懻忮好氣為姦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

〈兩朝卷二〉 二

趙俗既如此重之以胡服騎射純乎狄矣昔者晉獻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衣之尨服而戎服已變矣昌鄭奇崇卒以毁狄于大鹵而車乘已變此胡服騎射之漸也春秋譏變古戰國之時變古者以古道不可行先王不足法於是二帝三王之制度蕩然無餘秦之變法也甘龍爭之衛鞅則曰反古者不可非趙之變服也公子成爭之武靈則曰事異而禮易皆是令非古之論也公子成始也不聽而終於變從君之欲而失其守易所謂不拯其隨者歟然公子成已賜胡服矣又諫趙造又諫敵原陽之騎邑牛贊又諫而武靈意不□回蓋自公子成之從[illegible]帝堯舜之衣裳變為長帶師比矣成門之士劍士[illegible]變為鞍馬控弦矣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未聞胡服於古往也武靈王豈能遂行山而不能料兵之禍内[illegible]往往戶而胡亡之趨起於陽[illegible]為[illegible]者非惡[illegible]之説也天下之禍[illegible]使而[illegible]若[illegible]齊家監之古訓[illegible]何虞而防内患哉説命曰惟干戈省厥躬永世[illegible]之彼閒

魏冄為政威震秦國

或問秦[illegible]六之國權移於[illegible]而惠武二君一亂保妻子何歟曰嗟聖人能分門無患自古人外寇之有内亂於形勢之強不加道德甲兵之威不如禮義而城郭溝池之防不如名分之嚴秦不務此[illegible]國是[illegible]是以戰勝於外家亂於内分於[illegible]於閨門不仁之禍及其妻子太后之擅[illegible]魏于是君窮[illegible]之變[illegible]故君一成[illegible]持一國歟若[illegible]妃歸于魏[illegible]君兄[illegible]之[illegible]之風[illegible]吳也日范睢之説行[illegible]

君子之論謂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足不賞私勞矣孫昭子所以為賢何取乎援立之功昭公子遂弑子赤出姜氏立宣公春秋書之為亂臣賊子之戒何取乎災害之除今是以竊取春秋之義以正魏冉之罪

屈平

或問屈平之事通鑑削之春秋寵秋毫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昔人嘗有是言亦必有意矣曰春秋編年之法至通鑑而始復若屈平四皓之見削揚雄荀彧之見取其於春秋懲勸之法若有未盡用者此朱子綱目之書所以為作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余亦曰屈平雖忠得朱子而心益著昔者箸書終於微子其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其心以正因自獻以其忠而夫子謂之仁屈平楚之同姓諫而不聽郢都為墟而東門將蕪不忍宗國之顛覆而從彭咸之所居其後三戶亡秦亦流風遺俗有以激其心也朱子謂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又曰所為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免之所可及噫斯言可謂知屈子之心者雖未至之仁然心之所安亦可以自獻于先王矣劉歆賣宗國以徼利法揚雄與之同立莽朝而不恥也乃議屈子之滅身正道遷徽薄俗濁倒殉利者為是死義者為非設淫辭以助揚雄者顧以通鑑不書藉口噫朱子綱目所補有功於通鑑垂白注楚辭亦有感而作者春秋書孔父仇牧荀息三大夫以教為臣之忠人莫難於一死而屈子蹈之聖人復起必從朱子之言矣

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

或曰戰國策楚太子質於齊太子辭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太子獻地歸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慎子曰王朝群臣皆令獻其計子良曰不可不與請與而復攻之昭常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景鯉曰不可與也請西索救於秦王以三大夫之言告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發子良獻地於齊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往守東地明日遣景鯉西索救於秦王曰善東地復全史記世家不載此事亦可信歟曰蘇氏古史載之讀通鑑者可以參攷鮑氏謂慎子能兼用三大夫之言其最優乎嘗謂世臣者封建之根本公劉居豳君之宗之周官宗以族得民書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晉之九宗遂之四民皆大

家臣室與國同安危其存亡相維於不墜楚有三閭曰昭屈景皆王族也秦約懷王會武關昭雎曰王無行而發兵自守屈原亦止王毋西懷王不用其言秦留之而太子質於齊大臣欲立王子在國者昭雎以為不義乃請太子於齊及齊求東地頃襄王遣昭常往守之遣景鯉索救於秦三姓皆忠於楚是社稷之臣也昭雎之忠與屈原同而頃襄之立亦雎之謀也東地之全昭常景鯉之力也四臣者真所謂世臣矣古者世臣必有家學漸漬禮義之訓習聞忠孝之道是以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楚既亡而項燕世為楚將猶能為國效死至漢初昭屈景猶存而徙之關中則根柢深固可見矣後世若江左王謝有唐崔柳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璽每盜竊賊為斧斤以斷其國利篤樂亡恬不之怪故世臣不可以無學

趙肥義

或問肥義從君於昏不能先幾豫諫以止公子章田不禮之亂及君之作拱手無策而以死繼之不可謂智曰世衰道微每生失節者多殉義忘身者甚難肥義者雖未可謂之殺身成仁亦可以俔臨難苟免者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肥義殆庶幾焉義之言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又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噫不食其言其猶晉之荀息乎春秋書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荀息為奚齊卓子之傅肥義為子何之傅其君皆託以子而能守信而不渝壹志而不貳夫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使肥義在春秋之時亦在聖筆之所取矣魏明帝託孤於司馬懿而懿背之宋明帝託孤於褚淵而淵背之反覆傾危棄信義如土芥則肥義其可嘗乎初公子成之不肯變胡服也謂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似非冥頑無知者聖賢禮樂之言出於其口而沙丘之弒主父與李兌同惡是故口道先王心為盜賊春秋所誅也觀乎肥義嘉其言之可為法觀乎公子成知其言之不足取

楚襄王迎婦于秦

或曰秦之無道楚之不競司馬公之論至矣秦禮而楚弱楚何以能復振乎曰少康一旅足以祀夏遂國四族足以殲羿有興衰撥亂之志報不共戴天之讎

何事不立甚矣頃襄之無志也屈平忠宗國者讒
江南子蘭誤懷王者以為令尹信讒愿遠忠良也
如燕昭求賢以雪恥乎楚人憐懷王如悲親戚頃襄
為人子嘗寢苫枕戈以終其身乃遊蘭臺馳雲夢般
樂怠敖其能如吳夫差使人立於庭不忘報越乎有
自立之志則荆楚之士必有脩戈矛與同仇者秦雖
大何畏焉昔魯莊公忘桓公之讎娶仇人之女春秋
曰公如齊逆女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吁
襄何其似魯莊也三綱不可亡五典不可泯有以
國變而不從孝誠所感義氣所激因楚人之憤而用

之楚直秦曲勝負自分且身與社稷孰重曰社稷重
社稷與人倫孰重曰人倫重去人倫無天理雖有天
下不能一朝居也況楚國乎彊弱以理不以勢頃襄
見事勢之弱而不知義理之彊也

宋滅滕

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
言問喪禮為國問井地當時以為行聖人之政自魏
文侯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正
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春秋之法也以成
敗為是非左氏之失也春秋江黄二國書滅胡氏謂

仁亡而斃焉於禮爲合於時為不幸公羊子所謂亡
同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為問
孟子對以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以齊人將築
薛為問孟子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又以
竭力事大國不得免焉為問孟子對以大王去邠世
守勿去請擇二者而勵之盖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
不取必於智謀之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
天理之正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考左氏傳
滕薛爾國服于宋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

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為宋所并天下無王小國先受
其害檜亡東周之始也邾亡春秋之終也滕亡周其
殆乎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麋與定
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
文公之時歟抑其子孫也然服兵鄒效死之對滕之
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赧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鄒
在去齊之後滕滅於赧之二十九年此其可考者余
備載於篇為答之篇而總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
扶天理正人心云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史267 012

或問夏侯太初謂樂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乃全德以率列國幾於湯武之事朱子則曰樂毅亦一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孰為篤論曰太初之言得於實諸葛武侯自比管仲樂毅則毅亦管仲之流何足以幾湯武之事哉燕昭舉國以委毅將雪耻於齊而築宮師賜行或於督迂之說入海求僊其志已荒亦豈能成王者之業哉齊湣暴虐而燕伐之此復讎弔民之師也王蠋在晝邑則封以為邑式商容閭者如是乎燕之報齊非以為利也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入于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人之舞斯師

也何義哉此無異齊之伐燕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齊以是動天下之兵而毅不督焉使騎劫不代將毅亦不能定齊矣王孫賈振袂一呼齊人思舊君而立其子即墨大夫效死非去燕以力服齊非心服也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毅其能凝齊民之心乎田單忠義憤發堅守二城智勇相敵而不可攻非可取不取以待其自歸也非緩二城以明信義為王業之本也蘇氏謂毅欲以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亦過矣是故齊國復立以人心之已回二城不下以田單之能守論樂毅者至朱子而始定雖然毅雖未為仁義之將豈戰國之善用兵者所及哉此漢高帝所以求其後而封之也

樂毅奔趙

或曰樂毅之奔趙於君臣之際抑猶有未盡歟曰毅報燕惠王書太史公謂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之未嘗不廢書而泣蓋毅於君臣之義處之審矣趙王謂毅曰燕力竭於齊其王信讒國人不附其可圖乎毅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也臣若獲戾於它國沒身不忍謀燕徒隸況其後嗣乎噫美哉言乎此毅之名所以千載不朽也世道淸漓倫斁士會晉之

賢大夫也奔秦而為秦謀晉河曲之戰晉封秦伯歟撓臾駢之謀諭趙穿而敗之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其楚巫臣之歸又奚責焉君臣之與敘於天而人之大倫也戰國之士朝從暮横汙賤反覆樗里疾甘茂向壽為秦之臣或黨於韓或黨於魏或黨於楚甚逆之它邦者乎此義不明叛君要利習以為常漢末袁渙對呂布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漢聞望諸君之風而興起者歟

田單復齊

或問太史公附王蠋於田單傳後而不為立傳何歟

史267-013

君秋褒死節之義曰忠臣社稷之衛古者一綱而與以為守不以堅甲利兵之爲禮義廉恥以爲固不以金城湯池之險故一士可以抗百萬之師一賢可以回一國之勢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必有爲之倡者衛之復也倡於弘演楚之復也倡於沈尹戌使之復也倡於[illegible]其勝以一身倡天下之義莫不風動雲合而從之前賢謂田單之復齊國非單之功也王蠋之功也太史公推本其事而歸之王蠋其意深矣意者春秋[illegible]敗以懲不義書救以懲不執甚矣齊湣王之無臣也向子軍敗而走達子軍破而走王蠋眇然一布衣

不食齊祿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尺析圭儋爵者於是發憤感慨投袂枕戈以殄殲乃肆蠋為之倡也繼之以王孫賈又繼之以即墨大夫而田單得以成其功義士動人也如是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爵名節崇獎教重倫紀厚風俗立國之根本也

田單攻狄不下

或問田單之功偉矣功成而量已盈何歟曰楚王請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齊適[illegible]在而孫[illegible]識[illegible]而伐秦[illegible]齊[illegible]魯仲連[illegible]於再破秦軍而歸[illegible]其必喪志之易滿心之難持[illegible]以守[illegible]驕心則其氣餒有一怠心則其[illegible]功名之[illegible]此田單以三里之城而能與[illegible]以全[illegible]不能勝狄魯仲連得於眉睫之間以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蓋已默察其心矣想其大冠若箕黃金橫帶其外揚揚其中索然無餘何以戰何以勝使田單能如若丈子之後入孟之反之不伐張子房之無智名勇功滿為善應所以為深智也退爲善怯所以為大勇也操存此心持養此心百戰而氣益壯百勝而氣益斂無敵於天下矣於狄乎何有蘇氏曰為將之道必先治心

秦拔郢　楚徙都陳

或問楚文王始都郢今之江陵也白起一戰而拔之郢不可守歟曰荀子云楚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嘗攷左氏傳莊王時庸人帥群蠻以叛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illegible]出師必懼而歸遂滅庸晉欒武子曰楚自克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illegible]

史267 011

中微之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為君克勤以循其德故能霸中華昭王時吳入郢王奔隨既反國雨鄀陵師皆敗令尹子西以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鄀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為臣克忠以脩其政故能復舊都蓋謀徙阪高鄢將危矣吳之入郢郢已亡矣轉危為安運亡為存君臣交脩之有道也頃襄忘讎忍鄢莊辛謂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國家為事白起謂恃其國大不恤其政羣臣相妬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頃襄之怠荒君臣之驕惡

於斯可見其失國適寡宜哉屈平哀郢曰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此所謂諂諛用事良臣斥疏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此悲回風之所以作千載之下讀者猶太息流涕也頃襄之十九年獻漢北上庸地二十年秦拔鄢鄧西陵上庸房陵也鄢鄧襄之宜城鄧城也西陵安之雲夢也二十一年遂拔郢諸藩已壞堂奧其能守乎都邑國之根本本先撥一徙陳再徙鉅陽三徙壽春既失郢而投鼠之外其三徙都如燕鳩之巢繫於葦苕待亡而已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頃襄之謂歟

范雎說秦王

或問范雎信為傾危之士乎曰書云惟辟作福作威戒其權不可下移也臣無有作福作威戒其臣不可上僭也胡氏春秋傳云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乘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以是

觀之范雎言穰侯無君所逐之未為過也薦用白起之功未足以贖戮惠文后之罪取剛壽以廣陶邑特小焉爾自古政在大夫祿去公室履霜不戒納約不開塞忠諫之路孤人主之勢此劉子政梅子真所為流涕太息也范雎其可厚非哉然而芊后之廢則非也子不可以絕母雎豈不媿潁考叔茅焦乎昭襄不能防微逐嬖孝道蔑無備矣何足以語人倫

楚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

或問楚太子自秦逃歸黃歇之謀也太子即位以歇為相然則相可以賞私勞乎曰相非賞私勞之官也

史267 015

昔者猶有鬬子文蔿敖子囊子西爲令尹皆一國之
望楚以盛彊諸侯服焉頃襄去郢瀕於危亡考烈之
立也當如燕之招樂毅求天下之賢而相之乃私於
舊恩不以德舉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惟君子可
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黃歇挾功震主既得淮北
十二縣又請封江東如二君於楚招致賓客以虛譽
持其權陰凝冰堅不可復制合從西伐秦不能救其
敗去陳徙壽春不能扶其傾楚危若贅旒乃就封於
吳陰爲竊國之謀芊變爲黃亂臣賊子所未爲而歇
爲之若歇者楚之大盜爾荀卿大儒也爲其蘭陵令

亦不善擇木矣成相之篇曰春申道綴基畢輸春申
行事若此道焉在哉既不足以繫楚之存亡而亂楚
之嗣竊熊已不祀矣楚亡於女戎非秦也春秋之法
當書歇曰盜歇不足論也荀卿枉道失已惜哉

孔子順曰秦爲不道義所不入

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
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
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晨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
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
爲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肩其刑張儀
以變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鬬是[illegible]
連寧蹈東海不爲之民其視[illegible]若虎豹[illegible]
[illegible]仁義之道子順[illegible]人之後[illegible]紆轡於咸陽
之郊乎荀卿[illegible]秦[illegible]備而不留也昭王謂
儒無益於人之國[illegible]於此時請[illegible]雖未
而[illegible]利[illegible]之化[illegible]之俗一
變而爲西戎[illegible]足以[illegible]天下士哉聖賢去
齊不欲[illegible]之行而去[illegible]義所在子順謂義所
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illegible]以來孔氏
世守之家法也在漢如[illegible]而[illegible]進

退[illegible]辭[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哉

毛遂定從

或問毛遂定從於楚可以卻秦而存趙歟曰楚失郢
都秦已玩之於股掌之上考烈之元年[illegible]于秦自
[illegible]師
[illegible]從約
[illegible]不進今
[illegible]師以當
[illegible]不與趙
[illegible]則上黨[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欲帝秦矣一楚合從緜益於勝敗之數
予奪皆鄙兵以解邯鄲之圍趙其殆哉
而考事迹之實毛遂定從不足為趙國之重春申救
趙未嘗有却秦之功趙之不亡而僅存者魏無忌之
力也嘗謂毛遂片舌之遏抗楚則有餘在趙則未也

白起

或曰白起知邯鄲不可再攻非以煞不行杜郵之劒
非其罪也曰仁人之兵禁暴安民而已伊呂之將子
孫有國與商周並以能救亂除害非以毒天下也吳
起商鞅戮於前報虐以威有天道焉白起嗜殺寃甚

香閒卷二 一六

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此矣孟子曰
善戰者服上刑聖王所誅也天討有罪假手於范睢
以戮之為不仁者之戒未足以償趙卒之冤然用起
者秦也秦焉能永其天命乎其後項籍以秦卒二十
萬作備若白起也不仁之禍不止一時慕而為之者
亦梵於冥城拉之多乃所以自賊爾天地以生物
為心人得之以為心人而不仁是豺狼也漢志謂報
應各以類至信哉在易師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衆有容民畜衆之德而後可以行師故曰仁者無敵

赧王倍秦與諸侯約從攻秦

與周周將亡而與諸侯約從何其謬哉曰韓非之書
謂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兵周戮於從也曰倍秦曰
去秦為從則赧王嘗事秦矣揚子云周也羊秦也狼
諸侯亦羊也約從其能存周乎赧王之計謂坐以待
亡不如攻之可哀也已左氏謂王貳于虢王不可言
貳此謂王倍秦王不可言倍周之空名猶在諸侯之
上天下謂之共主作史者當存君臣之分朱子綱目
書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此春秋法也文中子曰
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之長世有禮以維持之也舜
晉三伯以尊王為名六國之强畏大義而不敢犯秦

香閒卷二 一七

為不道而周以不祀然自此七年東周之君始絕始
皇稱帝以前海內無主三十五年禮之為國與天地
並信矣按皇甫謐曰漢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
此赧王入秦之年也周亡而代秦者生於豐沛天厭
秦虐監觀四方惟聰明神武而不殺俾作民主吁此
天之所以為天也

秦昭襄王

范睢蔡澤

或曰范蔡抵巇傾奪以取相位何以克有終曰二人
雖未可以言明哲而智足以全身夫相非久居之官

以寵利居成功伊尹耻之周公卜洛惟曰明農大
進退之濟也沈諸梁老於葉陶朱公泛舟五湖房
齡不吉權亦曰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己有也賈生
曰夸者死權竊福盛之柄據之而不釋苟容持祿為
患禹胡廣患失喪邦為李斯林甫小則身名俱辱大
則家國俱危可謂愚矣范雎蔡澤于穰侯主者既衰亟
思變計蔡澤任見而不然陳說功者去之言翻然謝
事棄富貴如脫屣澤也激辭誘說攘相印而得之然
之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為雖謀也澤克踐其言纔
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能知退其全身非幸也歟

七十八　考問卷二　廿

賁而躓蝸升而枯彼鄗家殊餘者曾二蟲之無知張
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召非取范蔡也

莊襄王

遷東周君於陽人聚　楚滅魯

或曰周克商而微子封於宋西周既亡矣秦獨不能
存東周之七邑乎魯周公之後也將亡之楚餘威猶
及泗上乎曰秦紀云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使呂不
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韋封洛陽利東周之地而滅
之也楚考烈之八年黃歇為楚北伐滅魯六國表云
遷魯封魯君於莒至十四年乃滅蓋封莒之時曲阜
已亡至是并莒奪之黃歇封淮北而欲兼有其地也
懷悔禍有言存人所以自立也理人所以自害也善
惡之報各如其事夫文武周公之國八百餘年禮樂
文物之所萃也不韋欲篡弑以捕刈之東周亡
而拓邑之秦為呂魯亡而獻之楚為黃二盜臣亦
殄滅世滅人之國乃自滅也文武周公之道千萬世
與天地日月相為悠久國之存亡奚與焉

始皇

趙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
用李斯計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離
其君臣之計　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
言李牧欲反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
金勸王朝秦

三十　考問卷二　廿一

或曰秦以賄賂趙魏齊以賄亡賄之敗人國甚矣甚
之不明乎臣之不忠歟曰晉生言聖人有金城砥
居自行行道之所致也世之治也廉恥興焉世之亂
也貨賂行焉國家之害不在城郭之不脩兵甲之不
多而在上無禮下無學不求賢好貨無厭于貨賄言之
所戒也豈使多藏貪人敗類詩之所刺也耶鄙鼎彝

史267-018

衛實施鞅賂而昭公弗納苟貪貨而恣侯從兵衰欺
之所以也陵夷至于戰國風俗之壞極矣梁惠問孟
子曰利吾國而已蘇秦相六國曰位尊金多而已應
侯之散合也則以金公孫閈之間田忌則以金馮旦
之間呂他則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亦以金周君之易
溫囿又以金秦欲挾滅趙者得倒此秦之計謀所以
行也使戰國之君皆能遵守禮度而便壁不能
敵其臣公子[illegible]其心而貪貝利不能誘雖百李
斯[illegible]之嘆鄭開石勝之徒為身而不
為[illegible]國為據[illegible]可保乎其後張良之於秦將陳
[illegible]八十七

平之於楚君臣尚首亡於陳涉將皆用此術人心不
正見利忘義與亦曰始哉故國之所短在風俗國之
存亡在禮義廉恥[illegible]
趙

初并天下

或問六國并於秦其無人以距秦乎曰秦自孝公以
後蠶食六國謂蠶吞滅之如蠶之食葉然六國非無
人也用之而不終言之而不聽也魏有公子無忌嘗
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而以讒廢趙有李牧嘗
破秦軍于宜安走桓齮又破秦軍于番吾而以間誅

楚有項燕世為楚將陳勝吳廣假其名起事[illegible]
借民心齊有即墨大夫請因三晉鄢郢之臣以[illegible]
故地以入臨晉武關而建不能用唯諸燕無人[illegible]
非之識秦乃欲覆其宗國荊軻之謀欲以一匕首
斃呂政二國豈無人哉所任非其人故也韓亡而有
張子房猶為有人也其後六國皆復立唯燕後無聞
韓廣臧荼為王皆非燕之裔曹嘗秦以太子丹之故
盡殲其宗也太史公曰燕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
之烈邪邵子曰周同姓諸侯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
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
[illegible]八十六

利及争而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
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天下事未可知也噫千
載之下猶疾呂政之無道閔召公之不祀而欲燕之
存此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或問封建郡縣之得失前賢之論詳矣既為至當
乾坤之次也曰建侯封建之法與天地並立至堯舜
禹變以山者言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
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務龍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為怨嗟
叛之為讎故天下壞也以是觀之封建天下之公也
郡縣一人之私也柳子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其未
見賈山之言乎文中子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
民而責之以化謂郡縣之政也無定主則志不一於
君無定民則心不繫於國牛羊用人比屋思亂大澤
一呼龍戰原野三十六郡翻為盜藪守令之權奪於
羅網四川之壯內防之欲不定則譁三川之由會稽
之通其條貫雖如不興根風搖斯拔重以廢名城決
隄防易之設險守國禮之城郭溝池以為固秦無一

焉一旦魚爛瓦解宇內橫潰關門無結草之伍藩垣
無折柳之衛豪傑麋沸雲擾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昔者殷革夏周代殷生民之禍有是乎夫一旅復夏
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
敝也唐方鎮之亂幾於板蕩然衣冠禮樂恃十國以
不墜斯古帝王之封建乎郡縣雖迄今不變若以秦
為公天下是以恭顯為仁義也揚子謂秦之有司負
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其知言哉

使黔首自實田

或問自實云者杜佑謂阡陌弊而為隱覈其數也

決裂阡陌自商鞅始然行於秦而已諸侯自春秋以
井田之法已壞晉作爰田則賞衆以田易其疆畔矣
魯初稅畝則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
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為田洫而四族皆喪田
子產使田有封洫而謗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彼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自縣理廢矣管
仲作內政陸阜陵墐井田疇均楚蒍掩書土田以山
林數疆潦京陵淳鹵辨潦原防隰皋町沃為九等
貢賦改周典之舊矣逮至戰國兵農寢分經界世壞
地力推窮魏是務三晉地狹民貧草不盡墾孟子言

王道之始魏惠王以為迂滕文公問井地卒莫之行
六雄爭強國皆異政用兵從橫而田無常主遷地流
徙而戶無上籍是以為自實之令以括其數非但秦
民棄井之弊也周制步百為畝商鞅更以二百四十
步為畝蓋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三故以
此誘民耕而傾鄰國及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田
租二十倍於古法如牛毛頭會箕斂黎元竭其無
生之心適戍之徒繈屬於道埋屋而食守令不能禁
其能使之實田乎古者制土域民十夫有溝不溝
而正八家同井不授此而均閭里有版經界有數

史267 050

行而頌聲作矣程子曰如立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聚斂之臣雖有管子之才之耜泰田呂惠卿之行手實是不師先王而學秦者也

焚詩書百家語

或問李斯嘗事荀卿而焚滅經籍亦荀卿之高談異論有以啟之歟蘇氏之言也弟子亦累其師歟曰荀卿著書其為篇有三曰性惡也曰法後王也曰非子思孟子也此三者蘇氏之罪所以分於荀卿也雖然斯之事荀卿其猶吳起之事曾子歟吳起興行而曾子絕之然則荀卿絕李斯否乎嘗觀議兵篇李斯問秦四世

有勝兵彊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荀卿曰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今女不求之其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李斯譏仁義而以秦法為便荀卿已知其亂天下非與之也且秦俗之為戎久矣穆公問由余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穆公賢由余而用之其以詩書禮樂為致亂之具矣李斯焚書豈非有所本祖歟商鞅之變法謂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至昭王時子楚不習於誦詩書焉得不廢乎李斯把

遂置於是諱儒之名去其所學從君之惡以窮其欲所謂以便從事者何有於荀卿之學哉且焚書也因博士淳于越言郡周封建而斯以為三代之事何足法是亦由余商鞅之說爾豈荀卿之論激之乎昔者程楊之學之醇猶有邢恕陸棠叛其師者焉君子不以議程楊也於荀卿乎何尤始皇方罷侯置守盡滅三代之迹惡言殷周遂并其書掃除之阿意順指以苟一時之富貴而已韓非亦事荀卿逃儒而學申商其言曰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使其用於秦是又一李斯也荀卿之書曰非其人

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卿亦悔是歟荀氏門人多矣浮丘伯所傳是為魯詩大毛公所傳是為毛詩張蒼所傳是為左氏春秋三人經學本於荀氏世未有稱述者徒以李斯為荀氏之疵吁孟子設科來者不距豈以竊屨為譏哉

阬諸生

或曰秦既焚詩書籍偶語儒服不復游咸陽矣焉得儒而阬之曰天地閉賢人隱孰有儒而入秦者乎秦無儒久矣侯生盧生謂始皇剛戾自用未可為求仙藥二生方士誑其與徐福為儔故仍被云殺術士非

史267 051

儒也遷怒諸生紡之陷穽以杜天下之口子産曰豈
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是以壅決潰溢
耳房美熏心萬民愁怨四海潰決而莫之告也扶蘇
進諫而監蒙恬軍於上郡秦之亡自阬儒始矣博士
七十人如故博士官所職之書猶在而號為儒者影
戚跡絶兩生隱于魯四皓遯于商山子房匿于下邳
董公召平鴻飛冥冥以避矰繳之害乃鄭高陽智謀
之士淵潜不見所謂備負之博士不過叔孫通諂諛
媮合之流爾然挾書之律廢矣而孔壁之書淹中之
禮申伏之口制賁之心秦之法令不能禁也誹謗訞

言之罪嚴矣而泗上亭長有丈夫當如此之志吳中
少年有彼可取而代之言秦之威刑不能加也吁亡
秦者非胡而亡於沙丘之少子滅秦者非儒而滅於
隴上之耕夫禍秦者非六經而禍於上蔡相申韓皆
責之一書爆秦者非訞言而據於楚南公三户亡秦
之一語呂政亦愚矣哉

二卌

更為法律益務刻深

或問秦之苛法始以商鞅衷以李斯終以趙高刻而
益刻深而益深何不仁之極歟曰古者議事以制自

魏李悝始著法經傳之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
誅於是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
遏過者謂之妖言極於斯高而民不堪命漢雖除秦
苛法而蕭何次律令不過攈摭秦法而已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路溫舒所以言深刻殘賊之敝也秦雖亡
而流毒餘孽至漢末衰有武吏有賊吏有猾吏有精
吏有搞虐吏有敢往吏焉有豪惡吏爪牙吏焉吏
治得民果如是乎韓皓有言秦始亂之時吏所先
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
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親疎皆危外內咸怨

不仁之禍自疎而及親自骨肉而及其身望夷之事
是當以重法矣噫三代以仁得天下其法莫之行也
秦以不失天下其法不盡改也聖王不能無法而本
之以道德不恃法以為治也秦純任刀筆吏以行其
苛法秦及斯高皆無遺類可以鑒矣而後猶以法律
為詩書亦何便於此哉

陳勝吳廣起兵於蘄

或問太史公自序曰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
雲蒸卒亡秦族以涉擬湯武春秋豈其倫歟曰天下

苦秦之虐如在湯火中陳涉亦秦民之湯武也撥亂
反正莫近於春秋陳涉起而漢收之民得去大殘
蒙更生涉為之倡也太史公之言蓋未為過或曰匹
夫操天下存亡之推自勝廣始其然歟曰徂徠石氏
曰書云可畏非民民雖匹夫也有義勇有豪傑伊尹
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於耕釣起佐湯武放桀
除紂義勇之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起兵以
誅秦豪傑之夫是以聖人不敢侮於鰥寡蓋不可以
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
乘驕民也昏君庸主以草芥視民以塵豕視民故民

讎叛吁所言至矣秦既并六國所畏者匈奴攘之卻
之不知小民之為敵鋤所憑者豪傑誅之從之不知
豪傑之在畎畝不窮途是古者士傳言庶人謗百工
諫瞽人徇于路以采詩罔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此聖王所以長世也秦以斧
鉞箝天下之口其民深怨積怒不宜之於口而聲之
於心是以一發而不可禦春秋書梁亡心昏耳目塞
思自亡也秦亦自亡爾

赤帝子

武曰通鑑削去怪神之事劉季澤中斬蛇白帝子為
赤帝子所殺非怪歟通鑑以為載之綱目亦存而弗
削何歟曰漢高帝以仁得天下非以奇怪也果以奇
怪則呂后狐鳴何以終於覆亡也柳子一休符不于
祥于其仁焉有取焉或曰班固謂斷蛇著符旗幟上
赤協于火德其仁有符矣曰五德之運始于鄒衍古
未之前聞也始皇用其說為水德而尚黑焉在其為
白帝子也不取然皇之尚黑而取獻公之兩金不然
於傳會乎文帝十三年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明年黃
龍見遂明土德議改服色武帝太初元年色上黃數
用五則漢用土德矣果若赤帝子之符曷為土德之

時羣臣不以為言也文勝貨則史其出於史官之譜
飾明矣光武乃用火德是時尊圖讖出崇伏於是始
改西都未有此說也蓋司馬公朱子于於刪削而或
曰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其然歟曰此今文泰誓之
偽書也古文未出故董仲舒述之赤帝之事猶周之
赤烏歟異端並起以董子之醇儒猶惑於受命之符
班固奚嘗焉漢四百載之祚入關三章之約三老仁
義之言也奚以語怪為邵公濟謂高帝一竹皮冠起
田野不食秦祿卒能除其暴其取之無一不義雖湯
武有慚也史但稱斷蛇著符謬矣

周市迎魏公子甯陵君咎立爲王

或問周市其有罪于房之心乎曰是臣之義天與民歸也夏臣靡之立少康召穆公之以子代宣王可謂忠之至矣太史公謂三晉多權變之士然觀義之士豈少哉六國之君授手于秦呂政自矜其功曰亢燬彊暴其民說秦所謂諸軒涉血之仇也大澤一呼六國再立若魏周市之立甯陵君咎韓張良之立橫陽君成其忠相似也而寧有難易焉橫陽之立也良一說項梁即從其言則其功易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終辭之其志之堅若此迎甯陵君於陳五反而後陳王遣之虛位四月立以爲王其力之難若此市之言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此歲寒之松柏疾風之勁草數章邯破魏周市死之臣死於義也魏王咎爲民約降既全其民而自焚君死於仁也嗚呼偉哉厥後晉閻鼎之奉秦王業梁王琳之奉永嘉王莊其聞周市之風而興起者乎忠臣義士不幸無成天也其心則皎然在天而無愧君子豈以成敗定是非哉子房之忠昭昭如日月若周市稱者鮮矣余具以發千載之幽光

通鑑答問卷第二

通鑑答問卷第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漢高帝

樊噲諫急還霸上無留宮中

或問樊噲之諫此興亡之大幾也沛公待張良之言而後聽何歟曰噲非諛臣也是以沛公忽而不聽微良之言幾於失天下矣湯始征於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吳入郢而處楚之宮闔閭之曰焉能定楚與民同欲則興從己之欲則敗沛公始入關見宮室帷帳重寶婦女意有留居之意此所謂懷與安實敗名者也未有以收秦民之心而先有富天下之意此心一縱與吳處楚宮何以異哉不惟項羽攻之諸侯誰不仰關而爭者紛華盛麗以蕩惑志驕風惰心醉智昏其能戰且守乎孟子曰是動天下之兵也沛公從諫如流還軍霸上三章之約除苛解嬈秦民獻享辭而不受若時雨降民大悅人心之歸天命之集也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知其志不在小蓋定天下者存乎志泰於安樂則其志滿酖於貨色則其志荒其流其荒以志之小也志大則公乎天下不私乎

史267 051

一身爲百世之謀不爲一時之謀范增善於料敵矣
樊噲武夫也凡沛公之失而進諫辭激意正儼有大
臣之風乃與子房不約而合其識慮遠矣而獨有一
范增羽燒秦宮室收貨寶婦女而東增也默無一言
以諫視武夫之噲猶不逮況可以抗子房哉漢有人
而楚無人而亡於斷已決矣雖然人心惟危至可
懼也高帝能納諫於咸陽不能不縱欲於彭城置酒
高會不備不虞大軍其師身危僅免噫固若子逸門
淫于樂不役耳目百度惟正此帝王正心之學也惜
漢之群臣無能格君心者

三老董公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

或問胡文定公曰漢初興張子房爲韓滅秦以明春
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爲義帝發喪以暴項羽
弒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若信重其書學士大夫
誦説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然則
漢王縞素之師假義而行其合於春秋歟曰大者天
也其次君臣春秋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示誅
亂臣討賊子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書衛人殺州吁于
濮以討賊許衆人以失賊罪鄭國也故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舉一事可見矣陳恒弒君夫子沐浴而朝

請討之猶在也人倫之大變人人得以誅之鄰國不討
則爲侯賊冒之君臣能從夫子之言以正天地之經
周道可復興矣而莫之從也魏安陵君曰吾先君成
侯守此世子受大府之憲其上篇曰臣弒君有常刑
赦戰國時也春秋之法猶未泯天叙有典豈以世變改
易哉項羽也弑義帝自霸獲罪不容之惡鹿走中原相與
角逐未有也崖罪而將天討者董公正春秋之義明羽
之爲賊師出有名而人心感動師直爲壯而士氣奮
勵羽雖暴彊悍乎司馬九伐之誅雷霆賊之徒心寒
膽落羽欲不亡得乎董公之言不但感羽而已三軍
之寒縞衣大冠復高祖之業祀漢配天不失舊物豈
不之冥存將軍信大義於天下哉俟出師曰漢賊不
兩立昭昭若揭日月此大綱正人倫明之效也春秋
天子之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不信夫

韓生 酈生

或曰韓生出武關之計酈生取敖倉之策皆所以困
楚而使之力分食盡也良平之智不及此何歟曰天
下有無窮之才人才有無窮之智惟不自用而能用
人者乃能合羣才以爲才桀衆智以爲智趙奪韓闗
與之圍而先據北山之謀乃出於軍士之許歷條侯

[illegible]之兵而右走藍田之謀乃出於[illegible]道[illegible]之迫涉
于才智之無窮古之人所以稽于命謀及應人論
覺也方楚漢峰雄未決競逐於滎陽成臯間迭
負謀臣如雲猛士如雨未知制楚之策也出兜
拔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轅生取敖倉絕糧餉
飢其師其謀發於酈生於是堅壁不戰養銳以待
敵東馳西鶩使之疲於奔命則轅生之為也鴻溝
之分大公呂后之歸因其食盡遂收垓下之功則酈
生之為也二生之納說非難高帝之能聽為難楚兵
國而漢業成始於是定天下固多奇士我然而酈生
二九十五 [illegible] 四
馮軾下齊不免臨淄之鼎工於謀國而拙於自謀固
無憾也若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從主見遠
希角逃近事董公亦古之逸民與高於酈生遠矣賢
者一言濟時救民而辭祿不纓其心不可與辯士說
客並論也吾觀集古錄後漢袁良碑敘其世系云當
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
[illegible]扶樂議轅生陳人濤塗之後良之遠祖也史失其
碑亦闕傳[illegible]以補班史之遺
[illegible]達羽與漢約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
曰鴻溝之約已定良平復說漢擊羽約可背歟曰

以張子房之謀陳平助之而已秦滅韓[illegible]叙韓陽出
子房必報之讎也君臣天經地義之所在子房為漢
謀所以為韓也秦將距嶢關既啗以利而欲連和矣
子房曰因其解怠擊之非失信於秦也為韓報秦不
可不擊也羽約分鴻溝已解兵東歸矣子房曰今釋
弗擊是自遺患非失信於楚也為韓報讎不可不擊
也子房豈我與羨是不共戴天必殄滅之以伸其志大
義為重小信為輕劉羽也智勇俱困兵合俱鬥一日
縱敵數世之患也縱之不攻則子房不能雪橫陽之
恥漢王亦不能攄義帝之憤矣故合信必迫之兵於固
二九十二 [illegible] 王
陵多助之至於行天罰矣勝垓下獲醜東城漢王縞
素出師之舉子房聞行歸漢之心凡以為此耳昔者
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止孔子曰苟無適衛
吾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
乎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夫蒲人之盟猶可負則鴻
關說而復[illegible]鴻溝約而再攻為君復讎也[illegible]議焉

叔孫通起朝儀

或曰叔孫通[illegible]擬儀漢史謂之儀法謂之儀品今司
攷與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天秩有禮也春秋
晉不知殺魯不知尚禮去籍于戰國火于秦而

史267 056

禮大壞吳叔孫通之朝儀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是儀也非禮也通豈能知古禮哉大史公謂秦采擇
六國禮儀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然則野外所習長
樂宮所行皆秦法也在易上天下澤履君臣之尊卑
有常然而乾下坤上爲泰上下交而志同尊卑未嘗
間絕也至秦尊君抑臣以商鞅之法廢周公之典若
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尊德樂道臣其所受教鹿鳴之
賓其臣代木之友其賢此豈不復見僕隸之臣諾諾
唯唯頓首而請昧死而言爲火水之未濟而二陽失
位爲天地不交之否而天下無邦秦祚弗延職此之

由漢可以監矣而械繫及於相國獄吏貴於功臣賈
生有堂無陛之歎此叔孫通襲秦之罪也雖然通俗
儒也焉知禮自西晉之亂典籍泯絕而班固所上漢
儀十二篇湮滅不傳沈文阿所云冀贊不珠致其無
帛公王同璧雅臚奏賀今亦不可攷三禮疏引通所
作漢禮器制度唐初尚有今學者不知其名物也況
三代之禮乎六經樂已亡而禮無全經雖漢禮與律
令同錄者猶不得見之有志古學者所為發憤太息

陳平六出奇計

或問陳平六出奇計其事可異歟曰古之深入者
於正而奇生焉後之謀人出於奇而詐生焉正而至
奇猶不失其正也奇而爲詐一時之利後久之害也
夫子以正論譎桓晉文若陳平之奇亦晉文之譎
歟以平傳攷之所謂奇計者六略可睹其間楚亞父
也敵國相傾之術李斯用之故猶不足以爲奇也
其夜出女子滎陽東門也使無紀信柏始誑楚平之
計亦不得成矣若王以其親接以傾相孚蕭之士
不一心之臣所以保天王家也偽游雲夢以會韓信
是教高帝以詐也君臣疑其臣臣至于君欲是爲

詐傷于韓王之失偽游之計寔啟之至於平城圍
特救急之下策耳匈奴見羸弱而伏奇兵以平之
智不如一婁敬既無料敵之謀又無制勝之術
於一地而後爲不得已之計作史者諱而不言以
世莫得聞其秘也乃所以爲恥也噫四事而詐亡
其奇不失正其惟子房乎平雖身奇謀詐術則有
餘謀國則不足廷爭不若王陵之正諫呂不若絳侯
之果其以功名終幸也

陸賈前說稱詩書

或曰陸賈大於秦天下無誦之者漢與諸儒說詩書

説[illegible]哉[illegible]者與[illegible]學[illegible]王道[illegible]矣高祖[illegible]知
學也當時言詩有齊浮丘伯魯[illegible]子申公
從以入見于魯南宮而高祖不能用也言書有濟南
伏生教子齊魯之間至孝文時乃詔晁錯往受之而
高祖未嘗問也浮丘隱而不見伏生老而後有聞此
高祖不學之過也古者立教造士莫先乎詩書經常
辯也耳剽口誦而稱述乃若二南之正始二雅之
言與謨訓誥之軌範帝王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苟賈何足以知之其言盡武以為逆取順守此
戰國駁雜卑陋之說其著新語不過秦漢之兵得不

[illegible]卷二　八

以堯舜之道告其君不以孔孟之訓格其君當[illegible]
為儒者技[illegible]書之徒[illegible]學之[illegible]廣大風之[illegible]
曰安得猛士而已求賢之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
而已通經學古之士不在列也次律令申軍法定章
程制禮儀孔氏六藝之傳不得與也若文帝刑名黃
老而詩書以異端廢孝武有表章之名詩書以空
言廢孝宣有講論之名而詩書以[illegible]侈是詩書之
道未得一試所存者章句訓詁爾漢然於雜霸道而
士以經術為祿利之資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學不傳千載無真儒亦可歎矣

置酒沛宮擊筑自歌
或問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何以
為霸心也曰高帝以猛士取天下而思得猛士以守
之其心則霸者之心也昔者成湯數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高宗求俊彥啓迪後人武王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周公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王者守
天下之道如此若猛士可與除亂不可與守成秦有
王翦蒙恬非無猛士也其效可睹矣呂后之悍戾太
子盈之柔弱帝寫意於趙王如意之類已適庶之分
未定變故遂在閨闥不在四方萬里之遠求天下之

[illegible]卷三　九

真賢實德以輔翼太子嚴內外之辨以抑母后與政
之萌事無大於此者夫子緩顙臾而急蕭樊[illegible]豈末
之思乎且漢所謂猛士莫若信越布敖功高者貳相
繼夷滅韓信陳豨藏跡而動故人之縮亦不自保猛
士其可恃以守天下乎彊如周昌不能留趙王之行
智如子房僅能致商山之老帝何以為歲暮之託乎
帝之詔有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
待賢人而成名夫周文之事非帝所敢望齊桓須後
之既帝亦念及此乎是以知王道悠久而無盡霸功
淺近而易毀此霸心所以為高帝累也君子臨大節

史267-058

而不可奪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非武猛者
所能也在易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一於用
猛士而不慮其必亂邦此唐太宗誤於託李勣也漢
之大目知事君之義者一王陵爾而不能止諸呂之
不王它日平勃之謀幸而成否則漢其殆哉

過魯祠孔子

或問高帝不脩文學何以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
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阬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剝
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
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

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
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
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帝雖
不悅儒學然約法三章代虐以寬此三代得天下之
仁三軍縞素為義帝東伐此三代取天下之義其天
資暗合於儒儻有真儒若孟子者引之當道使之經
綸大經建立大本正家以法還且以禮興起先王之
遺文措之事業則孔子之道可以復行漢其三代矣
惜也帝之所用如叔孫通陸賈之徒陋儒俗學才能
以順致君而尊崇前聖之美意不得見之為治之實

用焉非徒延諸臣論甲[illegible]潤不足以佐下風歟張宣
公有言高帝資質最與儒學相合而最不喜學武帝
元帝最號為喜儒而最與儒學背馳兩者常相遠而
恨魯二生不為高帝一出也其知言哉吁亦不聞大
道之要下不被至治之澤漢無真儒故也

欲易太子

或問高帝從諫如順流至欲易太子何諫者之不入
歟曰帝王正心之學不明久矣仲虺誥成湯曰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要以後是所謂制心者明天理以遏
人欲使心有所制而不敢肆也高帝誅秦滅項功業

千古而困於一女子之娛欲以庶孽代適大功易立而
本心難保人欲易流而天理難持一念之敬肆天下
安危存亡之大幾也張良叔孫通從容啓沃不務格
其心於未萌攻其心於未發而力爭於已然難矣然
而高帝之心不盡蔽也張良招四老人帝轄然而改
創業垂統之初豈無失雖不能正其心而本心之
明猶在也光武亦與之君而以私愛易儲嗣唐太宗
之英武而廢立之際幾不能自決是又在高帝下矣

東帝

學民

漢功田者復其身不用法令勞民者

史267 059

除挾書律

或曰此三者皆以心攻急務蕭何爲相未之行也曹參
而後行之然則曹參不但守蕭何之法與曰秦項既
平叛亂繼起蕭何知秦之敝而未暇革也曹參相惠
帝則天下略定矣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蕭
之所行亦蕭何之舊規也自商鞅令民父子兄弟同
室內息者爲禁而民不知有孝弟蒙北爲長城之役
南有五嶺之戍頭會箕斂財匱力盡而民不知有由
田於是始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自時厥後置孝弟
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之元年也置三老孝弟力

田常員文帝之十二年也復孝敬則武帝元朔元年
之詔賜孝弟力田則元狩元年之詔皆自是推之
海內殷富興於禮義職此而致也自鞅斯趙高任殘
賊之吏行督責之術法繁秩苛凝脂之慘未盡滌也
於是始省法令妨吏民者自時厥後除妖言令高后
之元年也除收帑相坐令除誹謗律文帝之元年二
年也除錢律除田租稅律戍卒令又見于文帝之五
年十三年風流篤厚禁罔疏闊職此而致也秦律敢
有挾書者族高帝不好詩書尚仍秦舊伏生之書藏
而未出浮丘之詩私相傳授皆未嘗立之禮經賈公制氏之

學官挾書未發自秦焚書至是二十三年自漢興至惠
至是十有六年挾書之禁始除然守之之君尚徐徐也
孝文詩以收拾遺經爲意河間獻王始得古文先秦舊
書置周官孝禮記之屬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
帝始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成帝始陳發秘藏校
理舊文御使入關之初收博士官所藏之書三章之
約所除挾書之律則口授不至鈇鑕壁藏不至斷爛
而三載籍之傳周孔制作之文不至若是之泯也雖然
曹參能行此三者亦可以爲賢相矣

張辟彊謂陳平曰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
南北軍 諸呂權由此起

或問李德裕謂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由辟彊啓之
其然歟曰辟彊孺子爾知國家大體爲呂氏謀不爲
劉氏謀也陳平畏死患失而從之不幾於一言而喪
邦乎平當危疑之際儻能以社稷存亡爲己任威何
至遽以兵柄獨付成哉平巧於謀身而慮不及國一
聽辟彊之言苟於殷揆而國事不暇恤屑得智劉盧
如從召勃如洪平之前大矣所謂大臣者從正而不
從邪務義而不爲利平無所不從又其下焉者也
呂氏之權實平實起之王氏之權張禹實起之武

之權非實起之三臣之罪一也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漢以南北軍相制衛宮之兵在城内者為南軍若周之
之諸衛也衛城之兵在城外者為北軍若周之左右
羽林也昔者成王之顧命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俾爰
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發命者冢宰傳命者二臣承命者師尚父之子也兵
事之嚴防危慮患之密若此今也惠帝殂而名他人
之子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大臣諭合苟容階呂
氏之驕桀聚中外兵權以授之高帝之業且墜於地
誰執其咎以四皓調護太子之功議者猶謂留中不

左袒則四皓之安劉乃所以滅劉也況陳平之從諛
逢謀身不謀國為呂不為劉其能免於首禍之名乎
異時誅呂之功不足以贖黨呂之罪董子曰為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雖然平不足道也王陵周勃於此時領南
北軍以制諸呂喻中外以高帝之盛德孰不雲合響
應漢宗不至於幾亡矣惜陵勃之失此幾也

高后　議欲立諸呂為王

或問王諸呂之議王陵既爭陳平周勃又爭之其
可以已乎曰非劉氏而帝者諸臣奉而君之無異諸
非劉氏而王者或從或否不係漢之存亡也其失在
於以兵柄授呂氏太尉在手執疑從門帝而帝
曰王而王拱而聽之則矣秋兵權
而後動於惡公子牽公
之命公子遂二年仲遂
殺無君
毒遂
之師師也大矣陰姓復為帝何有乎白
為之盟王陵爭之於非向為哉外戚擁兵未或不危

亡王莽之為大司馬竇憲梁冀何進之為大將軍不
防於微不辨於早威權既奪而國從之自呂氏始也
呂右稱制八年再易主若委裘殖諸生若刈草菅甚
自斃産祿皆庸人平勃得以取其功不可以為人臣
之法

勃入軍門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　軍中皆左袒

或問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袒有左右何也曰儀
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大射及士
喪禮皆袒左唯有受刑者袒右故覲禮云右肉袒注

以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致之太尉勃誅呂以
已定為呂氏者有罪故以右袒令之軍中皆左袒左
袒而為劉氏故左袒者有以得義者有刑太尉之令嚴
矣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尚帝之餘澤在人者不遠
呂氏之餘威強存而送於北軍已屬太尉城外之兵
皆為虛用矣南軍雖猶屬呂產而無外兵之援產至
殿門弗得入則呂中之謀[illegible]漢之兵矣齊王襄倡義
于東灌嬰之兵待變於外諸呂已為几上肉故太尉
先入北軍猶張柬之用羽林以復唐也持相同心德
無事更策或以左袒之令為非蓋未致古禮爾

代王即位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
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或曰文帝入未央宮用自代來者總兵柄不如唐裴
度之入蔡也曰自世變之不古而人君不得不操天
下之大權夏之書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天子錄之為萬世訓兵者國之神器君之大柄禍成
於倖征伐自天子出罔不在初然陶戒兵張皇六師
難成周之隆儆戒不忘況文帝之甫定乎漢南北軍
在京師郎中令掌禁衛始權移於呂氏今又權歸於
大臣平勃雖忠然變起於倉卒[illegible]常帝特倒持其柄之究

權在上而不在下有變則大臣擅立君之威不亟收
之則在所[illegible]之漸將不可制文帝夜拜宋昌以收
南軍之權張武行殿中以收禁衛之權乾綱獨斷
雷厲風一夕而軍國之紀綱以正君臣之分以嚴
雖有示人不廣之迹其實天下之至公也[illegible]
舉[illegible]私於用況臣[illegible]所以安大呂故平勃[illegible]以功名
自終若宣帝之待霍氏死為大將軍子為[illegible]
孫領胡越兵將為東西宮衛尉假以權以養其惡便
之乃以害之然則文帝[illegible]可輕議哉
文帝

有司請蚤建太子

或問文帝元年有司何以即有建太子之請曰太子
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高帝初為漢王二年立子
盈為太子此漢之家法也以高帝之深定猶牽於如
意之愛惠帝繼統不明[illegible]之有[illegible]
監不遠有司所以因[illegible]
嘗謂漢史載豫建太子[illegible]
世不問[illegible]建言者言[illegible]公於天下[illegible]私於己
也蓋漢俗近古上無私心下無[illegible]
之帝知豫建而不知[illegible]勃雖[illegible]

史267 062

將而不知其太子擇師傅也用智事之代所習者刑
名選擇術之名所尚者勸俗而道與端上正人之心
験之義義也帝王之學大體而要務詣諫說以所
稱有因以為文帝大貸禪其注大臣能以格其心自
漢而下人君以建儲為患君臣之間宗從府不宗
其終以宮手擢置君之權宮闈起稱兵之亂者不
學之選也古者不當危亡賞罰罷爰為明帝以明
神明安麥而天下不亂又以萬年之後付一老母弱
子將使天下孚文帝不以為然彼諱言建儲者其能長
有天下乎文帝何罰知為君之道矣

還千里馬令四方毋求來獻

或問文帝却千里馬而不受四方之獻其後人然家
足衆庶街巷有馬然則一匹之還可以致天下之富
歟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西旅貢
獒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
不育于國文帝之詔與壁上之事古大臣之訓若合
符節昔者穆以八駿荒晉以小駟敗楚以兩驂錢
亡萬之北土馬之所生平公恃之以褒國馬足以行
軍公馬足以稱病不足過也夫受一馬之獻其未為
民害而一心之嗜欲攻之四方開風爭以珍奇由

其欲急荒蕩逸由是而生愁怨離叛由是而起此
產所以亡眞也武帝因大宛之馬窮征遠討發卒十
八萬及其軍還入玉門者纔萬餘人得善馬數十匹
而已所重者畜馬所輕者民命人君可不謹所好哉
吁文之殷富武之虛耗可以鑒矣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文帝有焉此帝所以為仁也光武以千里馬駕
鼓車其克紹祖烈者歟

問一歲決獄錢穀

或曰決獄錢穀勃曰不知平曰有主者然則平為知
治體歟曰為治之體有司治其詳大臣治其要忽其

事而不知者非也[illegible]也周公陳
立政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illegible]刑之重也
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illegible]惟刑與財
各有攸司而周公實治其要[illegible]以
長王國周公特告太史以為後法重民命以謹於本
也無逸之戒以萬民惟正之供常貢正賦之外無橫
斂也一刑或誤民生必傷一貢不節民力必困周公
豈徒[illegible]一歲
獄[illegible]錢穀可以日
月計[illegible]耗此眞宰相之事勃之[illegible]

史267 063

居不知其職乎乃責之廷尉治粟內史是亦未知其
職也獄寃而放紛財聚而愁恐其可理陰陽順四時
乎明刑協中非皐陶繼還者民非禹稷而曰卿大夫
各得任職可乎當是時秦之餘俗未改公私之積可
痛乎為大臣莫之省憂也知治體者漢相唯魏相而
已四方異聞逆賊災變輒奏言之且言風俗尤薄殺
父兄及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不曰責在廷尉也秦
勞倉廩振乏餓所以周急繼困故事詔書凡二十三
事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不曰責在治粟也至陳平之
言其流弊將為王衍房琯之清談矣王制曰大司寇

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又曰冢宰制國
用必於歲之杪王制者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也是
為宰相之職愚謂文帝之問為切問陳平之對為空
言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
為廷尉

或曰吳公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史謂孝文好
刑名之言吳公之召豈以刑名之餘習歟吳公薦賈
誼而史謂誼明申商亦有所合歟曰按公卿表孝文
元年吳公為廷尉三年張釋之為廷尉致之本紀孝
文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除誹謗法亡罪皆以公
為廷尉時也秦之苛法密網至是盪滌之有刑名之
者哉循吏傳稱吳公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
而民從化豈可以學事李斯而議其疵哉吳公之遇
繼以張釋之蓋孝文天姿寬厚欲平獄緩刑曷嘗以
刑名為治哉漢初之儒唯賈生其言權勢法制人主
之斤斧不能不雜於申商吳公稱其通諸家之書非
以明申商為之也吳公雖無傳而廉平不嚴為循吏
之首其在廷尉如陽春之解陰凌斯民生意既劑而
後養故無赫赫之名所以為賢歟荀卿之徒有李斯

李斯之徒有足以公賢不肖在人不在師傳也

賈山上書

或曰賈山借秦為諭實與以來上書者始見于此潁
陰侯灌嬰武士也而騎從者有斯人焉文帝不能用
何歟曰賈山河間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蓋家庭之
薰習文獻之淵源嘗聞先生長者之緒言矣謂秦亡
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言秦之失者未
有切於此也究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
萬世之基也自四子之後斯言絕響一旦聞而剔之
言[illegible]而壞於天子之廷其言

偕然可以起衰俗而激頹波非深之士能之乎
有唯陛下許革之語開人君自然之端然片言未醇
不足以累大體也其後除鑄錢令五年之夏山復
上書諫云帝終不用史但云終不□罰以廣諫爭之
路而已山之才亞於賈誼其學雜於鼂錯帝以日食
之災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而鼂錯言議論如
山者乃不見錄又何賢良直言之士乎惡賈山為窮
於灌嬰馮唐之客於常何一也然何能言焉周而
灌嬰蕭毀云不能舉不足論也文帝存言而遺賢不能
若唐太宗之用馬周豈君臣遇合之難與山之摘詩

三ヲ八二　大問卷三　廿二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儒者稱於戰國厄於暴秦至
漢猶未獲□穆生白生申公韓嬰在楚韓固胡母生
在齊帝能招延而咨訪焉則多士以寧之效庶幾周
之盛矣惜帝之不能為文王也士生於文王之後者
其不遇可勝數哉

賦民曰租之半

或問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
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文帝□賦民田租之
半不幾於貉道乎曰秦簡公七年初租禾田之有租
始見于此仲舒謂秦除井田田租二十倍於古漢

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則儉於周矣切於秦之
敝民多背本趨末賈誼說文帝使末技游食之民轉
而緣南畝於是開籍田以率耕因賜今年半租此二
年之詔也鼂錯言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欲民務農在
於貴粟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邊食足支五歲
郡縣足支一歲於是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此十二
年之詔也明年除田之租稅以積粟之多也文帝再
詔賜今年半租未以為常法也景帝二年令民半出
田租三十而稅一則以為常法矣然而都鄙廩庾皆
滿太倉之粟充積露積於外不可食君民兼足亦已節

三ヲ三八　大問卷三　廿三

儉而已故為國以義為利未有不利於國也以利為
利未有不害於國也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於
文景見之世祖中興之初師旅未解用度不足乃行
什一之稅建武六年軍士屯田糧儲差積詔三十稅
一如舊制蓋自孝景之後遂為定制也若□□□不發
則母出田租郡國被災什四以上則母收田租及旱
則勿收田租史不絕書此文中子所以稱漢制書矣
於鄉人歟

虎圈嗇夫口辯

或曰嗇夫代上林尉對禽獸之數也而張釋之言

其利口捷給則對之默然可取歟曰變風俗也必本
其原商俗之敝在於尚言也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
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康王所以命畢公也周公作立政曰勿以憸人
成王作周官曰無以利口亂厥官所以反商之敝也
自戰國縱横之士掉三寸舌以簧鼓諸侯秦廢詩書
崇法律君子長者之道微俗吏刀筆之習勝巧言辯
仁者衆木訥近仁者寡利口覆邦家者蘭通之流飄
馳波漫雖絳灌以功臣爲相少文多質而□□禁未
易革也進一嗇夫則陵屬刻薄之士接臂而起何以

成忠厚豈弟之化譯之一言足爲漢四百年永命之
本告許易而温文敦其獲大此萬石君不言而躬行
李廣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風俗之篤厚人才之
渾厚質如此武帝以後氣象大變以是知不能用而用
多詐之公孫弘舞知之張湯其患之言不復聞而漢
道衰矣嗇夫言頗行者爲君子才勝德者爲小人不售
人君用人之法亦學者取友之戒

張蒼爲丞相

或問張蒼好書傳聞以文史爲操非綜覈此也而不
能興起儒者之學何歟曰儒者不用於世久矣劉向

別錄云虞卿以春秋授荀卿荀卿授張蒼然則蒼爲荀
學者春秋所師者荀卿也漢初左氏傳出張蒼家則蒼
之學不止律歷也明春秋之義以佐其君正綱常辨
名分決大事斷大疑經綸天下之大經壹以春秋爲
繩墨則漢可以爲帝王之治致之於傳不過推漢爲
水德推律調音以定法令程品而已而未嘗以春秋
之學施之政事淮南王長之罪蒼嘗議之而請論如
法之奏不能全兄弟之恩也肉刑之除蒼又議之而
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不能廣欽恤之仁也蒼自
秦時爲柱下御史止於明習圖書計籍覆案所謂大

臣特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者安能以聖人之道經緯
之相業哉其後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爲漢相
是以聖經爲司空城旦書也夫子制春秋以俟後聖
其終不行矣夫

周勃下廷尉

或曰絳侯有誅呂安劉氏之功文帝下之廷尉不以
議功少恕微薄太后之言亦曰殆哉或謂帝之蘗絳
侯所以全之其然歟曰遇大臣以禮待功臣以恩未
聞係紲而困辱之也漢襲秦法君臣之際不以禮義
相接韓彭殊夷之慘藝侯械繫之暴而帝不正能改於

秦也至文帝習以為常帝之疑絳侯始於非社稷臣之對繼以卒列侯之國之詔君臣之義已睽上下相疑而被甲持兵之事起雖張釋之為廷尉而獄吏之貴自若此路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者也帝因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然古者師友其臣漢直以徒隸視之畀之於周亞夫武之於竇嬰元之於蕭望之成之於王商哀之於王嘉摧折捽抑至東都而益甚雖非高文詔謀之失歟或曰張釋之於犯蹕盜環別爭之絳侯之繫不聞其抗奏也爭於小而不爭於大豈亦視以為常歟曰太史公謂積威約之勢自商

鞅李斯以是為常法漢之君臣恬不知怪張蒼為相未嘗救文帝之失明絳侯之忠況廷尉乎哉曰漢渠秦之罪大

除盜鑄錢令

或曰除盜鑄之令以不能禁亦異鄧不若不禁也曰吳王濞即山鑄錢罷大辨制謂之不能禁可也鄧通一弄臣賜以銅山使之自鑄是與人主分富貴之柄也周官予以馭其幸此豈所當予歟曰申屠嘉為相撤召困折之如待奴隸何不可禁之有蓋文帝仁厚欲省刑罰滌煩苛故除其禁非為吳鄧也自為湯鑄

幣周立圜法有泉布之名有輕重之[illegible]利也秦惠王二年初行錢始皇三十七年[illegible]與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文帝為[illegible]多而輕更鑄四銖蓋以錢輕而多偽非嚴刑[illegible]能止莫若更其制而得輕重之中弛其禁而省刑辟之繁晁錯謂鑄錢者除為寬大愛人其知之矣武帝更以鹿皮白金更以三銖赤仄不但吏民犯禁之多而太常不收赤仄者為城旦汝南太守不用赤仄為賊者為鬼薪則法令之密可見矣自造白金五銖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以是觀之文

帝除盜鑄之禁以紓天下之民豈不仁哉

賈誼上疏

或問賈誼言可為痛哭者一謂諸侯强大也[illegible]分為七篇何歟曰朱文公謂新書乃其雜記也[illegible]可為流涕者二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不識[illegible]何歟曰新書[illegible]足食勸[illegible]流涕之而班史載之食貨志論制匈奴凡二[illegible]也足食勸農為二又問[illegible]古曰可為長太息者六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成公曰見[illegible]有變風俗也教太子也體貌大臣也其三可[illegible]問歟

史267 067

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史取爲大息之一恭俗經制
一篇不以爲太息而班史取爲太息之二言教太子
篇爲太息之三言體貌大臣是爲太息之四等齊篇論
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
而史削等齊不取而以銅布載於食貨志總而言之
太息者六槩然可見矣昭帝通保傅傳今在大戴禮
蓋以新書傳職保傅胎教容經四篇合爲一朱文公
稱當時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識其言
之要者今攷是篇有學禮有明堂之位有青史氏之記
載於傳者其略也嘗觀誼之跡於禮義廉恥反復言

之曰商君遺禮義曰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曰
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此言薄俗之未變也曰廉恥節
禮以治君子曰頑頓亡恥乏亡節廉恥不立且不
嘗好曰俱亡恥俱苟妄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
曰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此言遇臣之有節也然
仰霸者之佐誼誦法孔子者也而以管氏四維皆
君蓋風俗根本實係乎此然禮義所該者廣廉恥
指者切未有不顧廉恥而能脩禮義者也論語曰
己有恥可謂士矣儒行曰砥厲廉隅此士之所以
異於民也戴天履地而爲人誦詩讀書而爲士

禮義捐廉恥無以異乎忠信之民亦可惜哉然有經世
之才所言皆漢之治體若此四字可爲學者之藥石
而廉恥又立身之大節人之所以爲人士之所以爲
士者是則違禽獸不遠矣貴其出舍車而從君子喻
於義也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小人喻於利也賈生有
審取舍之說學者亦必審於斯

除秘祝

或問秘祝移過於下其秦所以亡乎曰湯誥曰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無逸曰
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此以民之

過爲己之過也湯改過不吝說命曰無恥過作非惟
恐過亦不知知而不改也若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
股肱孔子以爲知大道宋景公熒惑之變不移於相
與民子韋以爲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秦禁誹謗
誅祆言民怨而弗恤惡稔而弗聞李斯分過而秦之
罪不分於李斯也祝官移過而秦之禍不移於羣臣
也而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秦之
悉不亦甚乎文帝之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
之非宜由朕躬古帝王之盛心也詩云自求多福又
云求福不回文帝有焉祠官致敬無有所祈罔歸福

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可謂正辭而無愧矣其顏
命曰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
不終可謂敬德而惟一矣武宣之後躋于除祀何足
以進於文帝之盛德哉

寧匈奴逐出塞即還

或曰文帝遣將擊匈奴逐出塞而還不亟大治之何
歟曰六月之雅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盡境而還戰
之而已常武之雅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言格敵而歸
武不可黷也帝即位之初將軍陳武等議及士民樂
用征討以一封疆帝曰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
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二十三年之間治外規摹不
易於此匈奴入寇遣灌嬰擊走之不窮追也單于遺
書報以無召約不逆詐也募民徙邊而備御積粟
塞下而兵食豐先為自治之謀隱然安彊之勢張相
如之長者與布之烈士並為將軍非生事要功者也
逐之出塞亟命還師六月帝武不專矣然帝未嘗
一日忘武事也馳射上林勞軍細柳戎兵之事不敢
怠弛也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封疆之臣不
敢忽遺也嚴尤謂周宣得中策秦文帝之待匈奴令
邊備豫不發兵深入同符周宣尤不稱文帝何哉

鼂錯對策高第

或問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舉自此
始然未有應是詔者十五年再舉乃得一鼂錯何其
才難歟曰書云敷納以言言非文辭之謂也或以德
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不顯乎言也以文取士自文
帝始帝親策三道之要垂問四者之關將以廣箴諫
之益求經濟之實也錯乃對以親事法宮之邪說大
功數十之陳辭豈虛心待賢之意哉武帝以後若公
孫弘又在錯下文中子稱洋洋乎鼂董公孫之對蘇氏
謂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
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鼂謂董
子非鼂公孫之儔也尚論者當有區別賢良之對正
大讜直在漢一董仲舒在唐一劉蕡而止耳其它則
科舉之空言場屋之小技不足觀已

新垣平言汾陰欲祠出鼎

新垣平言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治臨

或問新垣平言汾陰出鼎至武帝時鼎果出於汾
平乃以詐誅何歟曰平既誅而方士之說復用於
帝之時汾陰得鼎安知非方士之飾詐欲以神
平之術乎司馬公作原命以天道甚微非聖人莫

知時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
孫氏禪以天下聾奉知漢有中衰阨
王莽乃云洪水為災西門君惠知劉
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秀亦
無益於事以是觀之數術之言驗於
新垣平玉杯之詐已見其誅宜矣是
不語奇衺之術君子遠之

申屠嘉責鄧通

或問申屠嘉為相之威風折辱幸臣石
帝有以重其權歟曰古者侍御僕從

三之三　杏問卷三　三十一

起居罔有不欽奄寺嬪御之政宮中
士庶子皆領于冢宰之官此周公輔
身齊家清明純粹以為平天下之本
莫先於此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
車府令外內之跡昵不倖矣漢高
臣不得見樊噲是以有排闥之諫
宰相而朝廷肅然有泰山喬嶽之
古大臣之節文帝不學罔官贈
也遠景帝時內史鼂錯貴幸而嘉
周亞夫議徐盧等侯謂丞相議

權遠武帝重中朝而輕外朝嚴助等與大臣
公孫弘數詘石慶請治近臣所忠乃受其賂贖罪
丞相充位矣又其甚者王嘉奏董賢而不免於禍身
鄧三公之權移於臺閣殤東劾奏中常侍尚書召援
銷問以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與漢制有故事乎
秉對以申屠嘉詰責鄧通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
三公之職無所不統於是尚書不能詰然而若秉之
舉其職者鮮矣諸葛武侯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此出師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
相表裏歟抑嘗謂文帝之明能斥鄧通而去之則通

三之三　杏問卷三　三十二

亦不至餓死惜帝不能遠佞人也

遺詔短喪

或問胡氏云短喪之詔謂吏民也景帝自短三年之
制是薄於君父自景帝始其論正矣漢之羣臣於世
親不行三年之服以至亦文帝為之與曰程方進後
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
踰國家之制薛宣為丞相其弟修持母服宣謂三年
服少能行兄弟相駁是漢相不行三年之制也安帝
詔大臣得行三年喪建光中尚書孟奏孝文定約禮
制光武絕告寧之典宜復建武故事陳忠上疏詔

祖父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
建武初大臣不得告寧羣司營
喪以報顧復之恩官豎不便忠
正於高祖變於文帝建武又絕之
也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
喪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
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
聽中官得行三年服是刺史二千石
行三年之制也因文帝之顧命廢大
景帝之過歟或曰應劭注文帝紀謂

四七　卷周末三　三二四

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曰文帝自率己
非有取於周禮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
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
之其說非是曰劉貢父以翟方進傳三
則應氏不誤矣又攷唐常袞傳禮為
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一
不忍遽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
天子喪為二十七日然則三十六日之
帝二十七日之制始於唐玄宗可以證
顏氏之誤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三

諸儒張柬之破其說而元感詘遂不行欲以二十七
日易月亦有是說矣為人君之禮諸儒之議茲不備
聚

以德化民

或問文帝以德化民有迹可言歟曰蘇氏洵紀無詞
貴之事然非無可書也敘傳所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
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又曰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帝
之躬行本於寬仁恭儉玄默清靜風行俗成庶幾於
勝殘去殺以帝之天資能興三代之禮樂復三代之
制度則教化浹洽而王道成矣惜其有富庶之效未

三七十三　卷周末二　廿五

知聖王所以教民者也曹褒不供百官事不以教于宮不
新館陵不崇墓四者皆帝之盛德其大者不輕於用
兵也太史公律書載且無議軍之詔繼以百姓無內
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
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又曰天下新去湯火
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
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通鑑雖不書而以德化民之實於
此可見矣刑以不殺為能矣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
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此蘇氏稱宋之仁也思於

文帝亦云

答問卷第三

答問卷第四

從儀王恋麟門學甫

漢景帝

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鼂錯為内史

或問錯仁歐三人皆東宮舊僚景帝初政毋乃官汲私昵乎曰賈生論輔翼太子惓惓於端士正人其言趙高之傳胡亥至深至切文帝以規為瑱圖閑于行景帝在東宮其家令則學申商之鼂錯也其舍人則以醫見之周仁也張歐以功臣子侍太子亦治刑名者也文帝寛仁清靜而法家之異端醫術之末技乃得與於輔翼之選亦異乎求哲人以輔後嗣矣景帝天資刻薄錯又以刻薄佐之遂激七國之變嘗觀擊七國之詔曰深入多殺為功可見帝之心術豈非錯以陗刻得幸習與性成歟錯之戮也廷尉歐劾奏父毋妻子同産無少長皆論如法錯雖以削地起戎不至於參夷之誅歐之折獄果於殺如此猶得以長者名史稱其為吏未嘗言按人非虛美歟錯歐皆刑名之學進為公卿資適逢世如火益熱斷忠厚之脉者二人也帝以舊僚私之不得不追咎文帝詒謀之失周仁為九卿入卧内雖於人無所毁不過佞幸之臣

史 267 072

何足算也班固以文景擬成康昔者成王之教康王師傅則召公畢公也游習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能繹也其有錯仁毆之流乎文帝能從賈生之言崇愷悌去慘刻黜詩書黜方技則成康之治豈其遠而

梁孝王入則同輦出則同車

或問兄弟天倫也景帝於梁王始親終疏何其異歟曰天敘有典君臣有義長幼有叙聖人制禮爲子有適庶之辨爲臣有尊卑之分恩與禮並行而不相悖常棣之雅所爲作也春秋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公私其同母寵愛與於它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聖人書弟以示貶又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寵愛而不[illegible]以禮是禍之也始於厚而非禮終於薄而失恩則角弓黃鳥之刺興矣景帝於梁王寵愛之過亦齊年鍼之比本大末小是以能固而王四十餘城富如大帛之有幅爲之制度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車服之等以命爲節而乘輿駟馬迎於闕下堂陛之嚴別嫌明微而入則同輦出則同車傳位之言甚於翦桐之戲刺盜之謀幾於叔段之惡納於邪而僭生覬覦萌而[illegible]成獄辭之焚斧質之謝亦其晚矣仁人之於弟[illegible]篤友恭之義絕偏係之私宜兄宜弟可以教國人斯帝王正人倫之法也景帝何足以知之

七國反

或問太史公曰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自昔論七國者未有若太史公之簡而明也然則謂諸侯大盛何歟曰易始乾坤次以屯曰利建侯其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言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建侯以治之而未可遽謂安寧也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國止於百里周公之子封魯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百里之賦明堂位謂封七百里非也漢懲秦孤立封王子弟大啓九國奄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雖有犬牙盤石之固亦有指大如股之憂此諸侯大盛彊上諭制自高帝失之或曰謂鼂錯爲之不以漸何歟曰賈生謂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使其子孫以次受之一寸之地天子無所利焉此策若行諸侯不削而自弱鼂錯不深思熟慮驟削其地諸侯國視而怨未能銷天下之患適以激天下

之變吳濞包藏逆謀久矣未有名以舉事也一旦削
楚趙膠西三國吳亦將見削於是託誅錯之名起而
嚮之師夫諸侯昆夫輔帝相依豈無經遠之謀慮為
欲速之計此錯所以誤國而滅身也儻能紓徐歲月
相持而動用賈生衆建之策上不失睦族之義下亦
無少恩之怨為之有漸何名以與天子抗衡哉賈生
之言不行於文帝之時主父偃因以說武帝下推恩
之令而侯國自析故轉安為危者錯也轉危為安者
偃也謀國其可輕銳乎然而諸侯之弱漢之利也亦
漢之憂也支葉彫零本根不芘權歸于外戚祚移于

策問卷四　四

賊莽以同姓之勢微也懲周不懲管蔡而昏衛之屏
翰益隆漢因懲七國而骨肉之疏遠益甚觀中山之
對歸劉向之書比詩所謂無獨斯畏者歟

上欲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不得

或曰太子榮之廢周亞夫為太尉時也其知大臣之
職業歟曰三公職無不統況儲貳之重乎皇父卿士
與褒姒比而太子宜咎廢里克與驪姬比而太子申
生縊伺戎與寺人伊戾比而太子痤死大臣逢君之
惡罪莫大焉漢高帝欲廢太子諫者張良叔孫通而
蕭相國默無一言於是失職矣條之本兵柄而力爭

東宮之廢言雖不用其後以是免相夫大臣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條以無罪黜條侯因爭之善矣卒下吏
而死條侯不能諫又二年而後謝病不亦晚乎不遷
諫以全太子不蚤退以全其身君子不無遺憾也景
帝徇人欲而滅天理刑名深刻之習自后太子至條
侯皆不得免彝倫汨亂焉得為賢君哉輔相得人則
父子相保唐玄宗有張九齡德宗有李泌是也輔相
非人則天性為讎隋之楊素唐之李林甫是也然條
侯雖失不可則止之義亦異乎患失為容者矣

郅都甯成為中尉

策問四　五

或曰太史公酷吏傳謂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孝景
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
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高后之侯封不
足論孝景酷吏自錯始而郅甯次之文帝時無有也
吏之寬猛其視上之好惡歟曰上好仁則吏良上好
刑則吏酷從上所好而已孝景以忌刻之資輔以鼂
錯張歐之刑名錯為御史大夫郅都甯成為中尉公
卿皆吏之末也安得不胥效而為嚴酷乎當時漢廷
無儒者博士惟董仲舒轅固而下惟講誦不得以經
術沃帝心與黃生爭論湯武亦無補於君德帝所賓

者法術所尚者慘刻寡恩之風為苛切之政也
公族有罪猶不加刑臨江王死而父子之恩絕則郅
都之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況能撫民以寬乎
周家忠厚內肫九族恩及行葦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也甯成進用而宗室人人惴恐此商鞅之法秦
所以亡而可襲其跡乎文景之治猶玉與礫故太史
公於景紀不載詔令文中子不以列於七制厥有指
哉

武帝

董仲舒對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答問四

或問太學庠序之制曰太學者學記所云國有學也
庠序者學記所云黨有庠遂有序也漢志謂里有序
鄉有庠里有六遂之內黨在六鄉之內其義一也古
者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
父師少師之教所教則五常不典也所學則六德六
行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也士修於家自塾
而升於鄉自鄉而升於國自國而達於天子養之有
素進之有漸士出於耘耔之農而工商不與故其習
純八歲入小學教之以少儀內則事親敬長之節十
五而後入大學故其行篤自周道衰彼行彼甫田
思古矣在城闕子子衿刺亂矣魯之泮宮鄭之鄉校
衛之教教勸學晉之士競於教僅見於王制發缺之
餘至于戰國游說之士馳騖於諸侯韓秦而漢士之
散於田橫陳豨之客游於吳梁楚者亦無以收之賴
川洛陽之賈生言太學五學開于行教化之為大
務非仲舒其誰發之或曰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
以禮五常之道惟及三者何與曰學者學為仁誼禮
也是謂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若智則知乎此也信
則信乎此也人而不仁不義無禮失其本心違禽獸

答問四

不遠矣教之以仁則孝悌慈祥而民興於仁教之以
誼則行己有恥而民興於誼教之以禮則倫紀正品
節明而民興於禮秦俗之壞至漢未改刑名慘刻刀
筆苛察而不仁殉利苟得寡廉鮮恥而忘誼色父誶
毋冒上亡等而悖禮化民由學學必有師建學立師
所以正人心變風俗也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
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職帝未
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申公
蘇固為大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
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真儒而勸學之

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歟
舒言仁誼禮以教民也今之士豈不若古之民哉揚
子曰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
與利荀子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
禮謂之有方之士爲士者可不思所以自別於凡民
哉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
者請皆罷

或問衛綰以戲車進爲相無可言者乃能奏罷異端
之言何歟曰異端邪說之害深矣秦以苛刻亡六國
以談說士漢興晁錯張歐以刑名爲公卿則申韓之
餘波猶橫流也蒯通朱建嘗在生馳辯抵巇則蘇張
之利口猶肆行也董仲舒對策明春秋一統之義以
爲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於是武帝卓然罷黜百家丞相因上此奏非衛綰能
爲是言也雖然帝之罷黜百家名然而實否張湯杜
周深文次骨申韓之言未嘗不行也邊通學短長爲
長史主父偃學從橫爲齊相而亟盡之禍成于江充
蘇張之言未嘗不用也若以所舉賢良言之莊助擢
爲中大夫其後賜書曰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於蘇秦之學也仲舒之醇儒與助並進而諸侯
說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舍秋實而取春華
士而通儉人故曰罷黜百家名也非實也

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

或問伐閩越救東甌太尉田蚡以爲不可中大夫莊
助詰之近臣之詰三公自此始然則蚡之言非歟曰
帝於此舉有三失焉初即位而輕大臣一失也舍外
廷之謀用近臣之議二失也始銳於用兵終至於黷
武三失也臣作股肱予違汝弼衮職有闕山甫補之
景帝於丞相亞夫乃曰丞相議不可用武帝習聞其
事太尉蚡一言不合意遽曰太尉不足與計書云畏
相中庸曰敬大臣帝即位之三載年未二十而待三
公如此爲大臣者阿意順指而已竊位苟容而已孰
敢格非閑邪以道事君哉此帝之失一也古者宮正
宮伯統于冢宰僕御虎賁統于司馬內外之體一也
文帝時丞相嘉得以折辱太中大夫鄧通相權猶重
也武帝始以左右親信之臣與大臣辯論而大臣數
詘矣自莊助之詰太尉蚡始其後公孫弘諫築朔方
而中大夫買臣難之弘又奏禁弓弩而侍中壽王難
之進退東都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大臣充位有自來

矣此帝之失二也甲胄起戎兑命有訓佳兵不祥老氏所戒文帝初政詔無議軍仁之至也帝始初清不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薄海遐陬欲武震而懾我之一節務兵東甌內徙偏師暴而拥然有征伐四夷之志日尋干戈生民彫耗始於是役使無末年之悔漢其殆哉此帝之失三也是故不敬大臣而與小臣謀不脩其德而勤民于遠人君之深戒也

上始為微行

或問人君之微行始於武帝歟曰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以白龍魚服有豫且之患猶武靈王詐為使者入秦欲自睹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吳越皆列國之君然吳有從諫之善不敢縱逸也趙有睹地之謀非為遊樂也若貴為天子內有三朝五門之嚴外有千乘萬騎之衛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陞輦殺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進列而後轉轂静室而後息警所以尊帝王之威肅臣民之瞻也武帝以尚之為樸學弗監無逸之訓棄萬乘之貴從匹夫之游南山而鄠杜令欲執之至柏谷而逆旅人將攻之而文景之丕業視之如弁髦土梗一日就樂危亡之時不容髮幸而獲免亦曰殆哉貽今德以示子孫

緣荒甚歟継成帝從身晨夜與群小相隨有衛之親干戈而守空宮蓋自武帝啓之君猶天也所覆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臨者天民春秋書天王之居為萬世法武帝非克若天從而能從保克保身豈所以詒厥孫謀哉

起上林苑

或問武帝曷為何以上林中多空地請令民得入田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諸禽獸簿親御鞍馬馳射上林然則上林秦之舊歟曰考之長安志秦舊苑也武帝始廣開之而郡縣謂繞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漢舊儀謂苑長三百里離宮七十所容千乘萬騎關中記謂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則規制之閎侈可見矣昔者文王靈囿與民偕樂文帝游囿無所增益天下稱仁焉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更商所以亂亡也帝不務廣德惟苑是崇取膏腴之地而奪農稼之業縱游畋之樂而忘銜橛之危天生民立之君所以養民違之冒于原軼肆于民上帝於是失君道矣然夏商之覆轍而收殷周之成治不為秦者幸也司馬相如諷一勸百其能如祈招之詩以格非心乎

置五經博士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憲章六經而傳士唯置五經何
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儒林傳
曰漢興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
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
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其爲
博士者孝文時申公韓嬰以詩孝景時轅固以詩胡
毋生董仲舒以春秋其未置博士者易書禮也武帝
所立楊何之易歐陽生之書后倉之禮也宣元之後
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春

八 卷周 三

秋有穀梁乎帝又立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
至于建武凡博士十四人易四書詩皆三禮二春秋
二有公羊之嚴顏而無穀梁此五經博士之大略也
古者詩書禮樂以造士洙泗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制氏竇公之所傳不立於學官河間獻王之所
集不施於朝廷王禹之說既微下[illegible]之議定禮[illegible]王
所以移風易俗者蕩滅廢壞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
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爲一位見十間戴記而十二
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illegible]者人心之和不
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生存寶部周武比夫

乎所謂要美之音而下逮[illegible]樂窮寥無聞
斯可嘆已帝築賢良詔策[illegible]鐘[illegible]亮弦之聲矣
哀吁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帝未知樂之本也

田蚡爲丞相

或曰穰侯竊大國諸呂危劉氏厥監不遠武帝相竇
嬰又相田蚡皆有贊立成之誼然曰古之輔相咸
而命選眾而擧對耕稼築巖而賢者不遠也固在乃
古親而賢者亦不廢也惟其公而已然其賢須德固
問於親疏私暱係恩多加厚於戚黨昔在周室申伯
以元舅親賢被後衞以申侯致禍況直相非其人者

八 卷周 十一

乎此十月之交所以譏皇父也竇嬰國有賢行孝文
不私以爲相爲子孫萬世之法其慮遠矣孝景謂竇
嬰沾沾自喜難以爲相持重武帝改文景之家法而
相嬰已非至公之選田蚡之驕侈不遠嬰遠甚其可
以儀刑百揆乎當人或起家至二千石帝曰吾亦欲
除吏請考工地益宅帝曰何不遂取武庫假之以權
而折之以言失厥臣之道矣詩曰秉心宣猶考謹其
相不謹於選用之初而制於驕溢之末不亦晚乎嬰
既以灌夫誅蚡陰懷狂謀受淮南之賂幸免于戮相
亦罔終咎淵源崇讒新莽之移漢祚原於武帝之

史267 078

相嬰蚡外戚擅威福之柄未忒不亡實啟之東漢亡之弑何進之亂東郡以是終焉晉之亡以賈謐後唐之亡以楊堅唐幾亡於楊國忠後梁亡於趙張石晉亡於馮玉覆車相尋如出一軌吁漢文之不私廣國明矣哉

初令郡國舉孝廉

或問周鄉大夫興賢者即漢之舉孝廉歟曰古者使民興賢出長于鄉閭月書之族時書之黨歲書之州歲攷鄉三年而賓興察之詳而論之公士自脩於家而民自為鄉謀故選舉賓而風俗厚其未仕者六行

以孝為先其已仕者六計以廉為本漢制其放諸此乎孝廉之舉始於惠帝四年孝悌廉吏之賜帛見於文之十二年馮唐以孝著為郎由此選也武帝元光之舉於懷自董仲舒發之元朔之議不舉孝為不敬不察廉為不勝任則孝廉有重輕之別矣若王吉路溫舒蓋寬饒師丹龔勝鮑宣劉輔等俱以是進得人之盛卓然可紀迨至東都計口而舉有丁鴻之請限年而試有左雄之奏其失也濟陰太守十餘之坐繆舉河南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者宿見棄其缺不可比之皆非法弊也魏始除限年之制自晉至隋孝廉與秀才皆策試唐貞觀十八年諸州孝廉問以五經術太子問以孝經並不能答由是遂廢廣德元年楊綰請復古孝廉詔與明經進士兼行及建中元年而能取士不考德行而一以文辭視兩漢猶不逮其能繼成周賓興之美乎夫為子必孝為士必廉孝者之良心守身之大節一日不可渝也非曰割股廬墓啟車贏馬求是名以徼利達也古之人事親如事天畏清議如畏天躬曾閔之行厲夷齊之操非曰待舉而後勸也在漢之世公論嚴於鄉黨風化行於郡國孝陵陵家辭隗西士大夫以為愧資於事父以事君棗

郡門亦能言之陳勝句貢無御不為州里所稱高陵令以千金法重自解印綬不孝不廉之人豈見容於時哉萬石君家之孝楚兩龔之潔三代遺風藹如也迨衰道微南陔廢而孝友缺白華廢而廉恥缺是不若烏之反哺豺之祭先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人有愧於物矣噫今其不古乎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河決濮陽瓠子

或問禹功萬世永賴太史公謂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何也曰河患自戰國始而禹功廢矣周譜云定王

五年河徙蓋已失其故道大事記云威烈王十三年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
於此賈讓曰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此孟子所謂
以鄰國為壑也王横曰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
大不可復補嘆微禹吾其魚乎秦灌大梁以魚其民
禍不止於一時而河流潰溢遂為無窮之患重以決
通隄防𡊮壞禹迹甚矣其不仁也孝文時河決酸棗
東潰金隄其後四十餘年又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
通淮泗後二十餘歲始塞天子沈璧群臣負薪宣房
之歌至今悲之自孝文至成帝河之決者七歐陽子

書叢　香門書四　十六

有言治水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鑑
大禹不過此程子謂唐土德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
災豈亦繫於天運歟

張湯趙禹定律令

或問張湯趙禹所定律令亦可攷其科條歟曰古者
刑期于無刑天討有罪非人也文王罔敢知非君也
以欽恤之心行簡寬之法縣於象魏讀於州黨族閭
日星之著明江河之易避也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晉
鑄鼎仲尼非之竹刑作于鄧析而法益繁矣魏李悝
著法經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漢蕭何定律除參夷

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三篇合為九篇
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
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此秦漢律之大畧也商鞅有
不告姦之罰蕭何因之爲見知之條張湯趙禹又作
見知故縱監臨部主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
其後禁門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郡國承用者
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杜周謂前王所是
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蓋
酷吏不師古始峻文深惡因民而納之死秋荼凝脂
之慘快秦無幾矣高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蕭何為

書叢　香門書四　十七

法講若畫一孝文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選罷擇之
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武帝不惟舊典時式始以往兵
繼以聚歛又繼以嚴刑取高文之法紛更之張湯厲
刀筆之鍛戕害之脉聚歛嚴刑兼而有之小大之
子不仁者也顏異微反脣而論以腹誹秦法無是也
自昔好殺人者必及其身商鞅張湯可以監矣書曰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其武帝之謂乎

公孫弘對策

或問公孫弘學春秋言七十餘對策高第不能守經
據古引君當道而曲學阿世以取爵位年進而德退

史267 080

何其繆歟曰在易艮之上九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咸喪於晚守或失於終艮止之至篤厚於終而已
君子於老戒之在得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公
孫弘始也不合意而免歸再以賢良召辭謝不能固
推而後出似非嗜進無恥者及待詔金馬為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蓋以成得之
年懷患失之意變其初節媕合苟從春秋之學所以
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
詭遇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為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
太史公自序云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以道得民
之謂儒特立獨行之謂儒自周公以大儒相天下孔
孟道不得行漢興至六世弘始以儒術相儒之道世
如此其難也功烈如彼其卑也非儒之辱乎正誼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為儒矣而武帝不能
用弘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
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夫弘以使浹致斯位猶輸育
之登天稱卿之有秋而學者為之風動明經志青紫
稽古詣車馬某人聞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寔啓
之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
太史公於弘之為相屢書不一書深歎夫儒效不白

於天下而文藝飾法者為經術之羞也是時轅固年
九十餘亦以賢良進齊鉉諸儒入朝見云微者衆之而
遺嗚呼博之名亢實不朽曲學之罪指與無窮一時
之用舍豈能掩百世之榮辱哉
徐樂上書曰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所以為
資也
或曰秦以民困下怨而上不知俗之亂何與焉曰風俗國
之元氣也國之存亡在風俗三代聖王之治天下本俗
以安之禮俗以成之俗既成積久不易其俗一道德以同
俗其移風易俗以樂其化民成俗以學使其孝悌忠
信維以禮義廉恥士有常心民有定志殷之善也遺
俗猶存周之季也懷其舊俗以保國長世之本也秦
自商鞅遺禮義棄仁恩別父子之居重告訐之賞民
俗日壞見利忘義幾同於禽獸至呂政而法令益苛
詩書盡廢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秦之謂也大澤一呼豪傑四應綱常掃地淪胥以亡
於是漢祖起焉縞素之師近於仁義過魯之祠庶幾
禮樂丁公之戮使不忠者懲欒布之赦使懷忠者勸
迨及文景風流篤厚黎民醇厚七國之亂人心不搖

無土崩之憂風俗先義之故也殷安亦少知治體者
與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不鄙之祚猶恃以少延令風
俗而言政事不可謂善也以是以尽賢德善俗謂之君
子同乎流俗謂之鄉原可不謹哉

主父偃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或曰武帝英明之君而賂遺行於近臣何歟曰荀卿
有言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無總于貨
寶惟貨其吉盤庚璪之誥戒其殺周之衰乎秦以
金賂六國漢以金間楚濁俗漸染俗不知怪文帝號
為清靜張武受金而加賜則舊臣可咍矣絳侯千
金而書牘背則獄吏可賤矣斯武帝之多欲其能洗
貪汙之風乎王恢行千金於田蚡是貨賂流於宰相
也衛青奉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是貨賂達於宮掖
也相者民之表家者國之本而利克義焉此主父偃
所以貪利而無所忌也偃為齊相趙王告其受諸侯
金由是赤其族象有齒焚身其偃之謂乎張芸叟
曰渭南縣有田夫得宿藏於土中金銀皆刻主父字
偃以金敗今乃知偃之死非辜也中庸曰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當偃之死于今久矣徒遺其事而不見其

迹乃暴於數千年之後令之人期於無人之境投於
夜半之時欲人之不我知真愚也哉斯事可以為千
載之鑒故錄而識之

諸侯推恩封子弟　城朔方　徙豪桀茂陵

或問分諸侯邑封子弟築朔方之城徙郡國豪桀於
茂陵三者皆主父偃之謀亦便於漢否歟曰偃從橫
者流料事情識權變而未知天下之長慮也帝王之
有天下不恃法以為治不恃險以為固不泄邇而忘
遠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不曰枝葉彫落根幹孤立
也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不曰城池高深壁宇廣闊
也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不曰重內輕外移民銷患
也武帝用偃之策封諸王子弟為列侯藩國分析無
尾大之勢可為漢之利然諸侯貧者或乘牛車本末
俱弱以成新都之篡其害大矣取河南地逐匈奴因
河為城有陣塞之固可為漢之利然轉漕遠而民勞
呼雁虛而國匱其害深矣并兼亂衆之民遷于陵邑
游俠之雄如郭解不免於徙亦可為漢之利然五方
雜錯風俗不純犯義侵禮不在外而在內其害亦不
小矣從橫之計不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害武帝即位

之初戰蘇秦張儀之言今乃聽從横之辯以謀國由若汲長孺董仲舒不見庸也道義難合功利易售淮南衡山之誅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則張湯之爲也公孫弘諫築朔方發十策難之弘不得一則朱買臣之爲也偃亦湯買臣之流雖建議有一時之利亦異取焉至於齊楚大族之徙關中始於劉敬非偃始爲此謀也噫竊漢鼎者在外戚不在同姓基漢禍者在女戎不在匈奴黨賊誨盜者在姦臣不在姦氏此豈智計之士所能預防哉

三二七 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舍同四 十二

或曰丞相封侯自公孫弘始歟曰孝文後二年申屠嘉爲丞相封故安侯非始于弘也曰弘始以儒者得相其後爲相者皆以儒歟曰弘之後李蔡莊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皆非儒也劉屈氂以宗室繼以田千秋亦非儒也終帝之世儒相惟弘一人其後相克有終者弘慶千秋三人而已帝非不知正人可以重廊廟有德可以尊朝廷也好臣所教蜀用易制有順無赦不拯其隨若弘可謂具臣矣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其弘之謂乎薦董仲舒相膠西請徙汲黯爲右内史欲納之必死之地幸姦謀之售不剄李林甫盧杞與弘爲三矣史稱弘起客館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而排擯二賢若此其所謂[illegible]謙乎帝之崇儒未嘗知儒弘之禮賢未嘗知賢上有好名之君下有釣名之臣不獨弘也張湯號爲推賢揚善而置狄山於死鄭莊號爲推轂士而進東郭咸陽孔僅則帝之所謂得人可知矣或謂帝雖失於賢良之公孫弘猶得於不學之霍光噫真儒不用而世之輕儒者以是藉口儒豈果無益於國哉

三二八 汲黯曰大將軍有揖客 舍同卷四 十三

或問衛青奮於奴僕而能重揖客之汲直彼公孫弘乃不逮焉何歟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所以貴於物者義理之心也好善好仁好是正直是曰良心此心不存則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昔者子朱子於破斧之詩謂被堅執銳者亦皆聖人之徒或以爲疑朱子曰被堅執銳有聖人之徒服儒衣冠有[illegible]之徒蓋有[illegible]云爾淮南王安於漢廷[illegible]臣獨憚汲黯衛青其視公孫丞相說之如發蒙振[illegible]是青以其勇也青雖介冑武夫未[illegible]好賢之誠心故

史267-083

只以繫朝廷之輕重在宋有狂生鶴稱拜陽城曰朝廷
有直臣在宋有王德用開孔道輔卒曰可惜亡一直
臣呼孰謂介甫無人哉一以先王而行市人涸更齊而
康路踏者亦竊儒之名豈不可愧矣然則學者何以存
是非之良心曰明天理

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或問博士弟子昉於此乎曰秦博士有諸生叔孫
云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
選首蓋漢初已有之至是五經博士始置弟子以受
業焉太常所揀功臣裴太常張當居擇博士弟子故
詐

不以實員也郡國所察孝廉兒寬應郡舉詣博士受
業濟南終軍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是也
設科射策勸以官祿於是博士所授之徒有試用之
法而文學之士盛矣其後關盛之以令詣太常何武
詣博士受業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此其可稱述
者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增倍之元帝設員千
人成帝增員三千人蓋五經博士之立發於董仲舒
弟子員之置發於公孫弘所謂興太學也或設以明
經開祿利之途異乎為一之學然而五經有家法孟
喜以改師法不用秦恭增師法至百餘萬故學者不
為繁説章句是通不為背師説經學猶近古也生徒親
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事其師如事君
親篤在三之誼非若近世以師弟子之稱為諛也經
無師士無學道德微而風俗薄漢儒可輕議哉或問
太常臧其孔子之後歟曰是也元朔二年孔臧辭御
史大夫乞為太常與從弟安國綱紀古訓此孔叢子
所載也以功臣表考之蓼侯孔聚史記所云孔將軍
居左者臧其子也不言孔子之後孔叢之書先儒謂
出於東漢以非闕里舊文公卿表元朔三年臧已免
太常五年乃有此議當闕此以疑

淮南衡山獄

或問分國邑封子弟諸侯之勢已弱而為逆者有淮南
衡山之謀曰利者國之螟蟲也孟子謂後義先利不
奪不饜故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邪臣必貪而貪者
必邪淮南王安之謀始於太尉田蚡侍中莊助蚡以
外戚位三公懷利而賊其心諂安以上無太子非王
尚誰立者安厚遺之於是輕朝廷大臣無所畏忌矣助
為帷幄近臣與安交結受其將遺衣冠之遺廢心之
蠹而武帝不之察焉淮南首惡衡山合從二獄連引
死者數萬貨利之流禍如此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明

史267 081

於義利之閒謂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以清廉正直之論杜漸防微之幾也帝能深省斯言則必厲大臣以廉恥律近臣以節行未有義而後其君也同姓有維城磐石之固在位有羔羊素絲之風豈至縱肆於蠧蠹之本根殄戮數萬人若雍氏之芟甚哉大學以義為利此乎天下之道惜帝之不早辨也本傳有云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蓋黯直諫守節志於為義弘持祿患失志於為利朝廷一輕重在義利之辨舍儻令

言七十八　卷貝上　廿六

武帝以仲舒為丞相黯為御史大夫立直木於四達之達自朝廷達于諸侯豈今不當於義折衝厭難勝於無形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得神馬為歌汲黯曰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或問汲黯好直諫所諫之事有幾曰外施仁義之對一也廷詰公孫弘二也詰責張湯三也言長安令無罪四也諫買人當死者五也至於神馬為歌之事按本紀馬出渥洼水中在元鼎四年通鑑載於元狩三年蓋據禮樂志以黯傳攷之渾邪王降後數月黯坐小法免隱於田園者數年渾邪之降在元狩二年故通鑑附此事於三年然史記樂書又合大宛馬歌之事載之以為中尉汲黯又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按黯為淮陽太守在元狩五年居淮陽十歲而卒則元封四年也大宛獲馬在太初四年黯卒已六年弘先卒於元狩二年而黯未嘗為中尉事皆差舛蓋樂書後人所續非史遷之筆也周頌唯言來年不及祥瑞況一馬之微於感德成功何取焉黯知作樂之本矣乃若賢才將盡之誅蓋出漢武故事史漢不書夫受言非難從諫為難武帝於黯之諫能受

言八十　卷貝第四　二十二　五

而不能從不冠不見貌敬情疏越在外服十年不召骨鯁之臣既去漢廷無人而言路幾塞矣詩曰我覯謀猶亦孔之邛

置鹽鐵官

或問武帝紀書初算商車初算緡錢初榷酒酤與鹽鐵初稅畝同所以志變法之始也置鹽鐵官不言初何歟曰鹽鐵之稅始於齊之管仲計口食鹽計人用鐵山海之利作俑於此然戰國秦漢之際未盡罷於官也太史公貨殖傳云猗頓用鹽起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卓氏趙人用鐵冶富程鄭亦冶鑄宛孔氏

大姓鑄錢曹邴氏以鐵冶起則富猶在民也文帝縱
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而
國富刑清逮我漢道未嘗開利孔為民罪梯也武帝
窮征遠討兵連費廣經常之賦不足而橫斂起焉張
湯倡之東郭孔桑和之而鹽鐵之官掌於大農布於
郡國其利二十倍於古以地理志考之鹽官三十有
六鐵官四十有九昭帝議罷之而不克行元帝嘗罷
之而又復置東都屬於郡縣章帝復收之和帝乃縱
縱民煮鑄入稅縣官至唐乾元而鹽鐵有使矣天下
有鹽之縣一百五有鐵之縣一百三皆多於漢時作
二〇八 本間未多分四 二十 五
法於貪枚益甚焉古者名山大澤不以朌忠諸侯[illegible]
剝以剝民也禹貢青州之鐵梁州之鐵皆以為貢不
以為賦也在易泰與謙德之大者則曰不富以其鄰
小畜德之小者則曰富以其鄰君之近民所謂鄰也
富在民則國亦蒙其利富在國則民先受其害武帝
用聚斂之臣幹山海而歸於上其德之小者乎故文
帝得泰謙之有餘而成殷富之治武帝得小畜之不
足而稔虛耗之敝可以監矣

李廣衛青霍去病

或問李廣衛青霍去病三將孰優曰士不可以成敗
論也以成敗論士則公議廢矣廉頗以讒去李牧以
讒死而言良將者必稱頗牧千載之下凛凛有生氣
此公議之不可泯者也李廣山西宿將老不封侯而
豪傑歸之衛霍以后戚進功著沙幕而豪傑輕之太
史公列傳謂李將軍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
哀於衛青則曰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於去病則曰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功可以幸而成
名不可以幸而得爵位可以幸而致議[illegible]不可以幸
而免此事之公即天理之正曾西之不為管仲也平
勃之不如王陵也吾以是觀之雖然衛將軍有揖客
二〇八 本間未多分四 二十九 五
猶能蔽賢也匈奴未滅無以家為猶能憂國忘家也
衛霍亦豈易得哉此長平冠軍之征伐法言所以猶
有取歟

狄山議和親便

或問縉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論議不能
相一也馬邑之謀韓安國與王恢異議不以為忤今
也狄山議和親死一障間不能少容何歟曰易既濟
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illegible]
奴既克有功而用張湯違小人勿用之戒[illegible]其未
勝而懼猶能容韓安國之異議及其已勝而[illegible]不能

狄山之忠言君心之敬辟言路之通塞與危存亡
繫也蒼海之置罷敝中國公孫弘爭之匪邪之疇
之民貫馬邑顯爭之自狄山之一死漢廷無直諫之士
屯枝蝕數勝志已盈而諫不入也齊桓非楚於召陵
而乾清塗見執魏武得荊州而張松見怨唐莊宗自
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故戰勝非難持勝為難國有大
議博士與有言責一謀不協寘之邊障觸之死地銷
沮士氣塞蔽生民誰但一張湯之罪哉當武帝而言
和是為息民小人之貪功者多不悅當紹興而言和
是為六懦君子之守義者皆力爭和戎不可以槩論

也帝黷武諱言路秦之覆轍秦亡而漢存以末年之悔
過爾若張湯者峻刑而殄民厚斂而殘民殺士而以
兵毒民三者伐國之斧斤湯實兼之古所謂民賊也
太史公謂湯死而民不思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不
列于酷吏亦異乎史遷之直筆矣
義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
或問史記酷吏傳自郅都至杜周十人其八人出於
武帝之世而循吏無一焉何歟曰御衆以寬未聞尚
猛也吏以治得民未聞用嚴也武帝以張湯為御史
大夫列於三公殺人多者為能吏相師成風仁厚之

輩幾斬矣太史公作傳上以為能者四人天子以為
能者二人敢於殘虐謂之能則必以湯為之能繼
良之吏豈復見於斯時乎夫好生惡殺天之心也善
有慶不善有殃天之道也周陽由趙禹之徒縱王溫舒
減宣皆殃及其身不仁之報其應如響武帝能用董
仲舒之言任德不任刑以天之心為心則福祿施于
孫子豈至於后太子公主及孫皆受巫蠱之戮哉故
曰為人君止於仁
少翁欒大公孫卿

或問僊之不可求也決矣武帝之英明而受欺於方
士如嬰兒之未孩則拜日而不知何其愚哉曰帝之
心蔽於多欲其始也上有唐虞之與堯舜之隆及其
惑於方士乃與齊威宣燕昭秦皇同為一息欽命五
林王笙茂陵長生以視之在哉方其大欲之熾也五
帝三王所未有之疆土所未臣之戎狄奄有宰俾猶
未為快盈府庫之財極土木之侈未足以適其意將
與天地比壽長有四海之富乘雲駕氣與萬物俱僊
少翁欒大公孫卿之徒非秦之徐生徐福也始皇不
能得於前帝乃欲得於後昔人所謂之謂大也盡
靈與時消息帝亦為求仙之然而不知之乎想得

言吾聞伏犧神農稷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惜乎武帝之朝英俊如雲而揚雄谷永之言宋淡無聞也太史公作封禪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夜致寶鼎之貌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焉聞若有言萬歲云其夜若有光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其報德星云見大人跡云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天旱意乾封乎皆為疑辭以見怪迂之說似是而非也終之曰然其效可睹矣帝受其罔而不得一真皆多欲累之

也儻能置汲長孺於左右繩愆格非以理制欲豈有不知天命之藏哉祈天永命惟曰敬德享國久長惟曰無逸若武帝及唐之玄宗祇以為萬古之殷監爾

卜式為御史大夫

或問班固云質直則汲黯卜式式之於黯若是班乎曰黯也格帝之非式也中帝之欲猶美玉之與燕石也古者安富未嘗賤之文景節儉上下兼足武帝窮兵侈費始剝下以益上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於是造皮幣鑄白金以困郡之算緡車舟緡錢以搭取之一式覩其微指乃上書願輸家之

半以助邊又持錢以給徙民此至巧佞之非質直也公孫弘謂非人情不軌之臣斯言當矣留者貧之極也然卑於根本仁人不為也富家匿財而式欲擁財以此相與利之臣所舉而起然上欲留民祇以而摧破之置均輸斂羣財于食以得吾未于欲傾其蓋藏最之公上者嚴於家國民而盡其財必使富者皆貧而後止東郭咸陽桑弘羊繼斂是卜式啓之也夫之利國者少利身者多既釣享上之名又獵取高位以務收士大夫居台鼎之列志得意滿始有罷鹽鐵算之議享私羊天乃可之言卓其反而還其源培其

根而惡其實嘗是以為質直乎噫汲黯不得在禁闥卜式乃得為三公武帝知人之哲於有愧而作史者混也佞義一區亦可歎夫

武帝越南西南夷置初郡十七

或問武帝攘夷狄闢土地所置初郡可悉數歟曰漢初未定兩越惟有秦三十六郡武帝平南越為九郡平西南夷為七郡又分立零陵合為十七足洞索戎威張掖敦煌朔方則以匈奴地置之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則以朝鮮地置之元朔置蒼海三年而罷此皆初郡也若占有可

服德有餘而地不足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
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有不盡之地者蓋聽四夷君
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武帝好大而多欲求神僊[illegible]
瀛遊其邑荒之失甚矣慘刻之吏進列公卿諂諛之
臣謹言誕妄其爲任人也衆矣兵釁連多萬里而怨
已留於邦國威令行乎四海而情不孚於閨門其未
也父子夫婦不相保胡越起於戟下一家之内自爲
敵讎而日尋干戈於窮髮之野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而在蕭牆狄之廣莫於蜀爲郡所以兆中生之兆亦
豈未之思乎詩云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聖王之治始於脩身齊
家以充其德性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是以上宇之廣大可保也帝既以逸欲戕其
性末年海宇遝臻善僅克有終否則秦之覆轍可立俟
也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

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

或問通鑑目錄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而漢
志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
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孟康注云此爲甲
寅之歲一以爲丁丑一以爲甲寅何歟曰大衍歷議
云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
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泰
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
不値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
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以此攷之太初元年
歲在丁丑非甲寅也或曰大衍曆議又云考靈曜命
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十
四歲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太初其甲寅元
之術數曰緯書始於哀平閒武帝時未有也或曰呂
氏謂太初之造史遷實與焉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

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以曰班固作志載三統而
不載太初故其法無傳焉志謂冬至日月在建星賈
逵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
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也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
爲宿不能不少異也落下閎謂後八百歲此歷差一
日分[illegible]漢[illegible]元和二年太初先天益遠自丁丑至乙
酉一百八十九年而已差矣歷未有久而不差者差
則改是以革之象曰治歷明時

李廣利伐宛

或問武帝雄材大略乃以一馬之玩興武宛之師詞

史267-089

其小敘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昔者西旅獻獒召公訓于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又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是以孝文却千里馬而不受恐疲民體武以示之乎穆以八駿虞以屈產晉以小驪楚以兩驌驦好馬荒亂覆車相蹤帝不是鑒而逞雄心勤遠略所欲得者貳師城之馬勞師四歲屈力殫貨無辜之民肝腦塗原野莫之卹也可謂賤民而貴畜矣帝既獲宛馬作為詩歌薦之郊廟喜然以為不世之雋功視秉心塞淵之美衛懸絕邪之頌魯豈不愧乎感稜冥于流沙而中國耗殄怪陳于闕庭而府庫虛罄

媒納于闕庭而卒衰缺其何功之有聖人之兵不得已而用之雷霆之威時雨之澤也帝之伐宛其得已而不已者歟匈奴之伐諫者猶有人貳師之役諫爭蔑聞於天下之治亂在言路之通塞

遣繡衣直指使者擊東方盜賊

武開武帝之法嚴矣而盜賊益繁法不足以弭盜歟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帝也窮兵而聚斂聚斂而嚴刑民窮焉忘其樂生之心棄其身於盜賊非人性之惡也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而帝之心嚴其多欲也臧武仲曰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而帝之所任者皆民賊也雖使者擊斷於外斧鉞有加而亂輒無窮其能禁民為非乎古之善弭盜者上焉導以禮義之化次焉開以衣食之源若暘暘上焉草薙而禽獮之斯為下矣夫天下有可貴之吏無可貴之民帝之所吏也進苛酷退大良吏刻剝後牧養民窮而盜固其所也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之法或請重法禁之太宗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自是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大哉斯言賢於繡衣直指之遣遠矣

初榷酒酤

武開酒醪糜穀文帝有詔常不臨于成憲而作法於何歟曰酒以成禮流則生禍大禹惡旨酒而疏儀狄之未齊終以濡首為戒飲酒有誥幾酒有官所以正民德非以浚民財也其設計用豈其尊用禁榷沈而是[illegible]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許[illegible]群飲猶有節也漢律群飲罰金文帝十六年酺令天下大酺景帝中三年以旱禁酤若權酤則自武帝始[illegible]用[illegible]以酒[illegible]桑弘羊作[illegible]是法[illegible]而若[illegible]小人[illegible]

始元六年罷之今民得以律占租成帝末翟方進復奏賣酒醪之議王莽時羲和引詩無酒酤我謂平平之世酒酤在官論語酤酒不食謂衰亂酒酤在民其飾經文義至此於是開盡以蔽後漢又罷之陳文帝復行之至唐德宗以助軍費遂為千載不易之法澗私漁以壞民俗弘羊實為之古者化民以德義未聞導民以居佚也以是理財其可謂正辭禁非乎

罷方士　不復出軍

或曰夫子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武帝之悔過亦可與秦穆並稱歟曰在易損益之象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壅河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君子所雖而人君能之北成湯之改過不吝也秦穆初敗於殽過而知悔悔而不能改彭衙再敗又有濟河之役春秋善秦人伐晉以責之若武帝知神仙之虛詭而斥方士之妄知征伐之勞費而罷輪臺之田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實用其功著戀既勇新德益崇又過於秦穆矣文中子稱其有志於道雖多欲横流而本心不泯其視刪衍拍之詩而種設於祗宮者可以無愧大欲盡而大理還蓋庶幾於克己之豐書習發卑子臺自將侍邊不足以為勇而末年之改義乃大勇也

霍光命曰禪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

或曰司馬公謂武帝顧託得人其然乎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昔者成王顧命太保奭畢公毛公皆三公也居三公之位不足以託六尺之孤焉用相為哉武帝之末田千秋為相而受遺則光日禪桀也桑弘羊以御史大夫亦拜臥內而千秋不得預焉光日禪之謹密可以託孤矣上官桀之庸瑣弘羊之掊克其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用賢而以小人參焉亂之兆也燕蓋之謀社稷幾危桀弘羊實為之便辟側媚之目熏積雜處明於此而闇於彼秋熹曰之也其後宣帝以史高蕭望之周堪受遺正不勝邪漢業遂衰終漢之世丞相為具臣權在將軍司馬莽以盜神器魏梁以顧魁柄此武帝詒謀之失也是故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必監于殷周成憲以輔後嗣漢家制度何取焉

通鑑答問卷四

史267-091

通鑑答問卷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昭帝

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或問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孝昭祠鳳皇可謂知乎曰鳳皇在少皞氏見于傳在舜載于書在成王詠于詩未聞以為瑞而夸耀之也漢史書鳳皇自孝昭始帝在位三年矣有星孛于東方未聞其戒懼也冬無冰未聞其銷弭之星又孛于西北未聞其脩省也黃鵠下建章而公卿上壽鳳皇集東海而遣使

祠春秋書螽異而不書祥瑞帝之未之知乎成王幼沖嗣服祈天永命惟敬厥德從天以自儆非恃天以自矜也孝昭纘國纔十三年雖曰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而大臣無格心之業諂佞無陳善之助明哲過于成王壽考乃不逮焉世責蓋有在矣故人君之進德人臣之輔治不可以無學

詔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

或問賢良文學與公卿共議自此始歟曰公議之屈伸世道之否泰繫焉公議達于上則為泰公議鬱于下則為否盤庚命衆至于庭無敢伏小人之攸箴周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焉士傳言庶人謗皆有言責此聖王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漢之有議猶為近古自高帝十二年始詔諸侯王議其後丞相列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下及博士議郎皆得預議若賢良文學之士發迹在庭與丞相御史辯難蓋自始元六年始孝昭初政所聞苦民之疾苦教化之要可謂知所先務矣當時民之疾苦莫甚於聚斂教化之要莫急於仁義賢良唐生文學萬生之徒六十餘人對以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漢朝公卿少知治體庶乎弛苛征以瘳民瘼開義

路以厚民俗而車丞相括囊持祿桑大夫放利怙權謹言私說如枘鑿之難入佩紉之相笑雖罷榷酤以塞責而鹽鐵均輸之法未之有改千秋弘羊不足責也任是責者非霍將軍乎易之剝始於下其彖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弘羊剝下之蠹極矣小人刑盧誅戮及之以利為利菑害並至大學之戒深矣賢良文學之言不行於始元而論議垂不朽謂之猶使人興起一時之屈千載之伸故曰公議與天地相終始

大將

刑罰嚴

史267-092

或問霍光輔少主不行寬大之政而務爲嚴刻其不
學之蔽歟曰寬則得衆嚴刑非所以爲治也武帝之
罔嘗密矣而苛執不勝守成之君方在沖孺當迪之
以仁厚不宜導之以刑罰燕蓋上官之誅有風雷而
無雨露一桑遷之逋寬四等以赦除罪而廷尉少府
左馮翊皆坐重譴杜延年奏記謂關者民與言獄深
史爲峻詆則持刑之嚴可見矣伊尹誥太甲曰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周公戒成王曰其勿誤于庶獄光居
伊周之任不以伊周之心爲心何以養君德壽國脉
乎昌邑之廢誅其羣臣二百餘人光之忮心若此所

以矜厥世也且先擢用安世延年抑以振揚杜周之
子歟二人寬和能蓋厥父之愆張杜有後霍氏滅焉
寬嚴之報時乃天道可不謹哉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

或問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竟齊之後一人而
已然則霍光非歟曰君臣之典叙於天萬世不可易
之伊尹放太甲而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霍光廢
昌邑而呂子謂曰有霍光之志則可無伊霍之志則
君不如人爲者肆其罔極君臣之大倫斁矣光以大
義黜昏立明公於天下非私意也忠於社稷無罪

也延年猶言其罪而朝廷加爾大將軍之威屈於
御史立萬世名義之大閑亦莫辭司馬之心禁權臣
反易以前昭覩司馬師廢齊王吳孫綝廢會稽王亮
以光爲口實而追繫[illegible]無武正君臣之分以
以春秋之以亂臣賊子亦有懼乎以此坊民王莽之
[illegible]乃取霍光伊尹禮儀以彰識溫閣懿
之[illegible]亦少相哉少隨程氏曰延年女羅紂爲昌邑王
生子於許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然此
不足以爲延年也延年之弟彭祖學春秋延年爲古
人之所難其謂聖經之義歟

蔡義爲丞相

或曰宰相任天下之重必選天下之望自大將軍光
持國柄丞相取文從田千秋謹厚自守猶曰武帝所
命也繼以王訢錄錄無聞若楊敞蔡義皆給事大將
軍莫府者相手相付合符而已乎曰漢相之輕
久矣權在近臣則公孫弘受其詰難權在九卿則石
慶無所關決公孫賀涕泣不受印綬全身免戾者幸
矣鼎足之折艮腓之　河有乎經綸之業霍氏之威
太河在手百官事其上錄尚丞相亡如也論相人主
之職而爲大將軍之私臣訢敞義之徒如騎如章如

刑中大風汎東西徙曰易制云爾其後宦者弄权
如玄成如衛外戚擅國則如禹如光竊相之名備官
尸禄絕綱之壞威福之移曰非我責也漢以是亂云
迨及東都鄧夫患失師師非度鄧彪之附竇胡廣之
媚梁捧土揭木寘諸百官之上不耻也其失在將相
之權分噫三代政出於一而將即相之任兩漢政出
於二而相爲將之役以霍光之忠猶不免於專亦可
歎夫

宣帝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

四　各問未立　之

三〇六四
或曰光之歸政其有明農之志歟帝之謙讓其有公
無固我之誠歟曰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
亡此大臣事君之法也霍光充果斷而無今之遺遐
遠而昵朋比非決於退者也廢賀立宣可謂馮河之
勇吏民當見露索挾持蕭望之不從遂棄[illegible]不包荒
之量在儒生不避忌諱大將軍常戀之其能不戰
還子子及兄孫為中郎將領胡越兵兩諸壻衆西宮
衛計兵柄萃於一家謂之朋亡可乎光早歸政聚
穰侯之覆轍追子房之高風避權遠勢謝病引去子
孫蹤咸恐辟宿衛庶可免於陰誅亢陽之災而光不

能也帝自在民間聞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今也
謙讓不受以優禮之諸事關白以尊崇之帝之疑忌
益甚矣者權以養威邪謀以成禍此光所以覆厥宗
也然帝亦有過焉鄭昌長叔茂之惡徐仲言之不聽
公子呂子封言之不聽帝亦縱霍氏之驕張敞言之
不納徐福言之不納非愛之也梅子真云自霍光之
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嘗謂光為不智
宣帝為不仁

夏侯勝曰武帝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

樂

四　各問之　六　是之

三〇六八
或問廟樂之制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一而已始
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漢高帝為太祖若周之
后稷孝文為太宗若周之文王孝宣又尊孝武為世
宗若周之武王其樂舞則高廟曰武德孝文廟曰昭
德孝武廟曰盛德此其制也然則夏侯勝何以謂武
帝無德澤於民曰宗必有德武帝初或狄開[illegible]
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故曰無德澤也漢法[illegible]昌
言讜論之臣凜凜不可犯勝可謂直矣自唐而後繼
體之君未有不稱宗不以德也宜乎廟為九廟而親
盡迭毀之禮廢諸儒之議豈若[illegible]如勝者乎前輩謂[illegible]

史267 091

帝時有大議論三嚴延年以不道劾大將軍夏侯勝
言武帝不宜立廟衆有司論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所
不能及我恐古人誰其刪之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

或曰魏相陳春秋世卿之戒欲抑奪霍氏之權其霍
遠矣乃因許伯奏封事何歟曰在易之姤一陰始生
五龍天德於上而不能制嬴豕蹢躅之孚聖人是以
有繫于金柅之戒魏相學易者也柄臣之禁未除外
戚之萌漸長匠學以言何患不從昔商鞅因景監而
道良寒心以相之賢而謀遇求獲其能引君當道乎

卷四五　七

既因許伯奏封事復因之白去副封及上書諫擊匈
奴又口頭與平昌樂昌爭思侯詳議急於行其言而
不由其道遇主于巷而明夾入于左腹異日之憂古
大也漢之禍成於外戚誰生厲階非相之責歟孔孟
濟時之志切矣謂媚寵獲罪於天枉尺直尋不可爲
益進以正可以正邦若相之所行可謂正乎宣帝號
爲樞機周密而威福之柄潛移於外戚許伯白使弟
舜監護太子家帝聞疏廣之對而相謝以非臣等所
能及則相不敢違許伯矣黃霸薦史高可太尉
詔責以越職則霸亦欲附史高矣成當黨而拒權然

履霜於豈堅冰於成[illegible]
其源劉向梅福猶欲遏於[illegible]
一夕之故魏相不能救
何異一簣之障江河哉

或曰五日一聽事何於以據曰　五日一聽事
宮師氏主云王日
視朝於路寢門外司士注云王
視朝於路門外之
位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
明一日二日萬幾
不可斯須怠也古者時奏不盈五
以待旦蟲飛而會
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
紏虔天刑日入而繫奉粢盛不敢一息自暇自逸五
日一見公卿其不曠天工達行幾乎此漢制之不如

三百七四　卷四五

古也自武帝游宴後庭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蓋
宣帝時中書令僕弘恭石顯始用事公卿之進見益
疏奄寺之委任益親自是賢臣遠而近習械傳曰一
日不朝其間容刀蕭周困於弘石豈非宣帝開端之
失歟厲階爲治若可喜也昏椒靡共君子懼焉成宣
婦黨以陷正人厭後官官退而外戚專漢之亡也忠
焉泰之九三有艱貞之戒魏相言易陰陽亦知否陂
往復之幾乎是故以日視朝親君子之時多親近習
之時少世道可常泰也

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或曰吏治必久而後成歟曰以中才見牧守屢易猶
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
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
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
也已蓋自秦罷侯置守漢興郡國參錯曹參相齊九
年由叔守漢中十餘年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武帝時司隸部刺史宗勃衛奇
然後顯治淮陽猶十歲宣帝懲數易之弊張敞為京
兆九歲黃霸為潁川八年龔遂為渤海數年屯成以
異等賜爵增秩朱邑以治行入為列卿蕭望之自平
原為少府復試三輔趙廣漢於京兆尹翁歸於扶風
韓延壽於馮翊滿歲然後為真其良民吏有章功業
留中會赦壹解有尊重難危之勢無威權素奮之憂
循吏傳六人其四人在宣帝之世斯久任之效也不
寧唯是魏相為丞相九年丙吉為御史大夫八年任
三公如此其久杜延年為太僕十五年于定國為廷
尉十七年任九卿如此其久是以綜核名實考試功
能皆得以盡其才稱其職郡國守相豈有單辭轉
易送迎煩費若設子產為政三年而民誦子路冊有
及三年可使有勇足民速成不若美成治道無以

易劝 定廷尉平

或曰路溫舒傳宣帝初即位上書言尚德緩刑通鑑
載於地節三年何歟曰溫舒之書曰初登至尊蓋在
即位之初刑法志云宣帝即位溫舒上疏上深愍焉
迺下詔置廷平帝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故通鑑
繫溫舒上書於是年也或曰志云於是選于定國為廷
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故之百官表于定
國地節元年為廷尉非置廷平之年也黃霸傳云宣
帝即位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通鑑載於本始
元年皆與志異何歟曰定國為廷尉已三年霸為正
不為乎此志之誤也曰志云孝武禁罔寖密宣帝自
在閭閻知其若此黃霸傳云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
幼霍光秉政上官桀等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
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繇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宣帝
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然則秦有十失其一尚存非
獨武帝之過亦霍光之過歟曰政有因有革武帝用
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繩下益峻不可謂知時務之
要宣帝好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忠厚之澤
斬焉志謂獄刑號為平矣號云者名然而實否也

光不務德教而務刑罰既失於輕重以魏相之賢經趙廣漢之誅楊惲蓋寬饒之能猶上意不能正君心大臣輔德之責未盡乃取文王之罔攸兼者而躬聽之此鄭昌所謂理其末也以刑名繩下以法律爲詩書帝之治體可見精神難强元氣已索不待優游不斷之主而漢業之衰已兆矣然則正其本當何如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謂能省刑本鄭昌乃以删定律令爲先抑末矣

減天下鹽賈

或曰鹽賈之賓其始於東郭孔僅與曰管子海王之

籍計口賦鹽渠展之煮得成金萬斤景公設所望之守燕有遼東之煑非始於漢也漢膠東魯國食鹽取給鄰郡猶未竭利盡取也東南負海之郡唯會稽之海鹽置官猶有遺利在民也至是減其賈以便民食其後平當言勃海鹽池且勿禁以救民急猶以卹民爲先不顓於裕國也漢之鹽賈史策不書唐天寶至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第五琦加百錢貞元四年江淮斗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斗爲錢三百七十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順宗減江淮鹽價斗二百五十河中兩池斗錢三百然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其害可勝言害矣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周官鹽人所掌共祭祀賓客膳羞而已無與於民食也漢文之弛山澤不得見地節之詔其有仁民之心乎

宋時下鳳皇見

或曰元康元年之詔始言鳳瑞帝之驕逸見矣宋曉議鳳皇未至京師不足羡其至也可以爲美歟曰自爵之賤箴諫塞而諛說勝爭言祥瑞以中其欲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集京師者二集長樂宮東闕者一非果有德以致之也帝號爲核名實黄霸讀以鶡

雀爲神雀無異野鳥之爲鸞亡之所好欺僞從之潁川之鳳蓋可知矣樂緯云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孼者四章帝末鳳皇百四十九見何歟以爲羽孼無則雉異物以文太平直臣之所懼何足美哉動色於小康拂耳於忠告微哉無虞由而下自廢之言殆聞還諫人夫王褒淡金馬碧鷄之神此豈諫臣之職乎蕭望之奏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亦坐左遷是以宣帝爲詩也奏水旱風雨之變一魏相而止耳夫瑞不于物于其人蓋寬饒不容二疏王吉引去鳴鵠高翔遠翮避於九霄之表鳳兮鳳兮其肯覽德輝而來下哉

史267 09

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或曰趙充國置其叙國之大事當為後法置屬國以處降羌一時之利後世之害段熲曰先零作寇充國旅令居內始服於叛至今為隴西羌之患橫流於東漢至晉而猶天夫充國徙羌其可為後法乎曰以地理志攻之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始置今蘭會湟鄯河州積石軍之地自武帝西逐諸羌渡河湟築令居塞置護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神爵二年金城置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廣地在邊河之北謂之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漢

別置都尉以治降者然羌之為患非自屬國始也自安帝末而羌寇邊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羌所有建武中隴西太守馬援破先零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輔永平中竇固馬武擊滇吾降之徙置三輔時之羌入河洛關內處於是羌害始熾隴涼疲瘵踴歷隴秦如風雨如絕弦段熲奮熊羆之勇殄殲無遺育寇難[illegible]祚亦衰西晉之亂姚氏以羌種居扶風遂與胡羯擾中華其失自東漢徙於三輔始或以充國處羌於內地為非又謂得之於屯田失之[illegible]八郡之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為之國

蓋寬饒奏封事

或曰寬饒之直似汲黯孝武能容黯而孝宣不容寬饒何歟曰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亦許貴臣禍在不測故忠諫之士不難於萬乘之君而難於帷闥之臣劉陶死於漢孟昭圖死於唐皆庸闇之主也孝宣之英明而仇直言戮正士無異於庸闇寬饒非忤孝宣也忤恭顯也二豎以明習法令典樞機驕驕竊福威之柄寬饒刑餘周召法律詩書之語切中膏肓二豎所深忌執金吾之議朋姦迷國者也寬饒既免而殺蕭望之張猛京房之兆已形矣詩曰如彼

先集維霰二疏王吉見幾而作懼吾林之禍也求哲人以輔後嗣始令德以示之孫孝宣學穀而遠不近刑人之戒自謂雜霸道而齊桓寵之失躬自蹈之意所以垂裕後昆乎戰國之雄之說謂便辟左右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刑餘之在斯日月之光者妹本日月闇其精不如闇曰明始退也孝宣之諸如闇望之月其明在相位而無正君之學惜哉

言薦王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上稱言為知人

史267 098

或曰丙吉薦延年定國可謂知人矣萬年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然則吉爲萬年之佞而薦之焉得爲知人曰孔子云遠佞人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魏勃之埽門而曹參賢之張湯之造請不避寒暑而公孫弘稱之躁競者入青雲恬靖者委溝壑風俗日壞世道益以汙濁故使人之賢與鄭聲同非剛明之賢孰能遠之蓋同隸無許史之屬則羅大獸陳萬年有許史之援則丙吉公孝宣之政大畧可睹丙吉號爲賢相猶愛巧媚而

樂趨附若蕭望之以禮節倨慢之過不能如邴吉之稱解然也吉尚得爲知人乎哉唐張九齡亦名相也喜蕭識之敏美而彈嚴挺之之苦劾況不如九齡者乎堯舜畏巧言難任人周公戒成王勿以險人耀其身溺也陳萬年諂丙吉而竊高位甚沒又以教其子是佞人之根滋蔓無窮末流浸蕩爲孔光之諂董賢王莽而漢祚遂移故曰佞人殆

匈奴款塞請朝

或曰荀悅謂蕭望之之議僣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然則丞相御史之議是歟曰春秋公會戎于潛胡文定公傳曰無不覆載者王者之體内中國外四裔者王道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内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荀悅之論合乎春秋矣或曰甘露三年呼韓邪來朝龍蕩帝服鳴鐘傳鼓於渭水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跡漢之極盛也時王政君已在太子宮是歲成帝生漢亡之端始於此其消息盈虚之運歟曰否之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大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故盛之極衰之萌芽也

也儆戒無虞聖人謹焉齊桓公七年始霸會諸侯于鄄十四年陳完自陳來奔篡齊者已在齊矣之識人皆以爲美談甲館畫堂產元后新都可不懼哉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晉范文子欲釋楚以爲外懼蕭望之會騂絳有居安思危之規漢廷亦有言唐元宗之臣玩其所忘其所惟漢之憂不在匈奴而在宮闈不知苞桑之戒故也大過度之以救既濟終於未濟任易者其知幾乎

元帝

貢禹為諫大夫言宜儉

武曰文帝以節儉而昌元帝以節儉而衰儉不足尚
歟曰君道有要辨君子小人而已甚矣元帝之似唐
文宗也劉贊對曰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
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
宄日殲怨元曰困者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
也贊之言所以現文宗也元帝所以失操柄者史高
秉政於外恭顯竊權於中成宣總從譏邪用事此豈
帝授任之失國柄不歸於忠賢元帝不知君子小人
之辨善善不能保而君子之道消惡惡不能去而小
人之道長細行之偽飾庶事之紛更何取焉若德剛

十九史略大明集卷五　十七

則明柔則闇史謂元帝優游不斷劉更生亦云持不
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所謂不斷者史高恭顯如小
之難拔也殺望之猛顯堪更生何其果斷也當斷不
斷不當斷而斷同歸于亂無剛明之資有柔闇之累
焉信而不悖哉司馬公譏貢禹不能責顯補短禹也
惠失之鄙夫也石顯既殺望之恐學上嫌己乃致意
於禹深自結納自九卿至御史大夫顯之薦也主疾
無為無義無命使刑臣禮於士慨堅鄙之禹比之匪
人名節掃地後來一時遺臭千載尚何足責也哉
大臣璟不與思易交言李鄴取為承璟葢引視貢禹猶

矣也
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
以曰文帝初立明習國家事朝而問丞相一歲決獄
幾何元帝乃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何其闇歟曰古
之教太子必擇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雖用一貫本末一理然於格物致知非尋章摘句而
已漢世輔翼之具如蕭望之為家令所親非端士博學之
臣豈所習非正道元帝之傳可稱者疏廣受蕭望之
三人十二通論語孝經又七年授論語禮服非不好
儒也而君道政體未之講也柔仁之性發強不足善
可爭三

卷五　十八　忠

忘之疾稱柔益昏王褒等之應侍朝夕讀誦奇文未
嘗積思經訓也甚甘泉洞簫頌不過雕篆小技未嘗
屬耳讜諫也宜帝家庭訓告謂俗儒不達時宜未嘗
選真儒以開導其未至也一曰同我忠良誅邪雜揉
混殺冥然莫知所寄閹寺弄權玩之掌股周公戒成
王曰其勿誤于庶獄翊大臣之要奪其可誤哉然當
獲元帝之過旁求俊彥啟迪後人此非宜帝之責乎
堂之地更生同心輔政恭顯譖為朋黨竟死之詞
尊於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自古小人之害君
子未聞加以朋黨之名也為此說自恭顯始矣

去人主孤立一言喪邦千載該禍自漢迄唐變其
無君子論胥以亡朋黨之說實啓之嗚非乾剛夬
孰能扶正論破游言哉

蕭望之

或問蕭望之知元帝不可與有為而輔之不能去恭顯
臣而受其禍其失焉在曰晉文公問胥臣欲使陽處
父傅太子讙胥臣曰是在蘧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
則可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春秋書晉
殺其大夫陽處父傳曰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
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夫陽處父之剛而使之

三〇十 四 策問先五 十九

傅太子其後言中軍易帥而襄公泄之處父所以忍
殘賊之禍春秋書襄公殺之失身害成君臣皆有濫
焉望之之剛似處父蒐御史大夫為太子傅道之不得
已知之矣太子名為好儒而繇竹鼓聲之奸已蕩其
心未嘗聞大道至論以變其氣質柔不能強愚不能
明也望之有愧於跡廣之見幾矣作其即位無能改
於其德未知臧否未別忠邪而遽白罷中書官宦
諫機淺以蹈處父之禍帝於名敎廷尉猶不省望之
子伋乃上書訟前事古之人星而後入信而後諫動
以自觴因其明而導之也不明者可與言哉望之

解印綬盍亦超然高舉特書之容也刑餘為庶人
自宣帝時典樞機其植根固大臣充位已久欲亟易
之難矣在易之豫以九四剛陽之臣承六五柔弱之
君是為危疑之地聖人處之之道曰勿疑朋盍簪惟
至誠求助而已望之使子上書非誠也同心惟堪更
生二人其助寡矣焉能有濟乎雖然望之正色立於
朝不與邪臣並驅庶幾古大臣之節矣

上以朝臣引見丞相大臣以職事

或曰元帝之世政在中書宦官丞相具臣也言者以
災害歸咎大臣何歟曰大臣以其道事君不可則止不

三〇四 八 策問先六 十

得其職當去其位居其位不當諉其責于定國為相
九年矣脂韋荷容於史高恭顯之間師傅之死忠賢
之逐無所諫正陰陽錯繆黎庶流離非大臣之責而
誰責乎然而與樞機之臣公議參涌福威在手睹君
若委素帝不之責而獨以詔條責大臣何明於此而
闇於彼乎定國受責而不知退冊筭春霜夏寒日青無
光復以詔條責而後自劾不亦晚乎蓋石顯以定國
易制使之尸相位當時宦寺之勢以蕭方揚惟頫頊無
恥可以久居鼎軸之任不得已而去安車駟馬寵光
赫奕以為具臣之勸信乎白璧一不可為容容多從

也定國爲廷尉起蓋與好之死不能如張釋之力爭其患失有素相業不竣於斯見矣雖然咸哉隨可幸過涉之凶元帝爲定國而卑未若爲蕭望之而不幸也定國如石慶望之如汲黯漢相若慶定國雖累千百無繫於治亂若蕭望之皆社稷之衛風節凜凜千載有生氣彼相何足數哉

諸葛豐　賈捐之

或曰諸葛豐數稱周堪張猛之美又上書告堪猛罪賈捐之數短石顯又爲蕭望之稱譽其美何其無特操歟曰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諸葛豐以之孟子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賈捐之以之蓋剛必養之以學才必持之以德豐之爲特立剛直効外屬許章似不畏彊禦然於堪猛[illegible]自與今毀則失其操守矣捐之下筆言語妙天下議罷珠厓有乃祖餘風然於石顯作佞作賢則沒於權利矣豐之過小捐之之過大當斯時也邪正雜糅忠讒並進二臣以好惡之私亂是非之實蕭罪倍[illegible]昇故君子小人之分爲君爲臣皆不可以不明辨在楚則烏可鵠矣在秦則鹿可馬矣真僞未易驗也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惟至明而後堪猛之忠石顯之邪不待明者而後知二臣反易白黑謂暗其君元帝心皆耳目塞退堪猛若墜之淵石顯終其身不去以忠爲邪以邪爲忠日中見沫明夷入于左腹未之或知也虞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舉十六相去四凶天命天討之公也元帝若能知是雖百豐捐之其能蔽乎

石顯竟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

或問中書樞機之任尚書喉舌之官漢臣用宦者何以清治原通下情歟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夫官名不正則萬事不得其正君心不正而能正朝廷百官者未之有也古者天子左右之臣罔匪吉士不以險人間之閽寺統于冢宰奄之位止於上士內臣不敢撓外朝私昵不敢干公議此聖王所以紀綱正而天下定也自漢武游宴內庭始命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宣帝時恭顯因以擅權中書在周爲內史尚書在虞爲納言其職至重而漢之用以至輕以閽閹掃除之隸竊弄朝綱賊害諫輔威柄旁落而不悟危亂已形而不知至元帝極矣周堪領尚書事古之常伯也乃因石顯奏事堪默默不去因未識行之誼歟武宣之教化未改太阿之倒持雖欲堪亦

未知之何蕭望之猶不能正況堪乎自蔣顯後宦
者孝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更用士人東漢不
三公事歸臺閣而尚書為政本矣中書自成帝改
中謁者令魏曰中書監令擇寵益赫而政自出書出
矣逮唐則中書尚書兩令並為上相原其建官之初
皆漢宦者為之名之不正莫甚焉元魏侍中最重而
政在門下其後列為三省雖然以關雎麟趾之意行
周官之法度必自正君心始

京房

或曰京房學易而不知道故百兇之戒其未達易之
理歟曰邵子有言大易一書大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
一長一闢一闔渾然無迹又曰聖人重未然之防是
謂易之大綱宦官之用事在宣帝時為一陰之姤當
防而不防至元帝時為五陰之剝小人長君子消不
利有攸往而京房猶欲救之房之學長於易之災變
得其數而不明其理一旦欲去望之堪猛所不能去
之疾并始終月此奏考功課吏法可以遏惡揚善
不量其君之不明求其說之必行且不踐氣銜
生殺在手視元帝之庸闇如木偶在偃師之掌

覽來御日月無光猶家氣之不能何見之曉
也元帝謂臨亂之君賢其臣本心之明未泯謂房
曰已論非不知其蔽也顯入左復益深房以遏滅
須何數曰帝非不欲去顯也不可去也陰凝冰堅根
深蒂盛如內墉之狐可淮傳咽之癭不可割不防
之於未然至是難復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涌言
於傾巧之張博而以泄淮陽其能免正先之疑乎聖
賢非無救時行道之心舍之則藏不遇則去在遯則
小利貞不能大正也在晉則困乎裕无咎不求必信
也房躁邪而欲大正之困乎而不寬裕自守焉得為
知易

匡衡

或曰西漢諸儒自董仲舒之後唯匡衡之言純正溫
雅然而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與張禹孔光無異何
歟曰脩辭立其誠聽其言而觀其行辭與誠一言與
行一謂之君子董仲舒所以度越諸子者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也匡衡因史高之薦而登於朝觀其
臣以其所主始進不以正緣飾經術溢于文辭不足
觀已衡雖善說詩其視仲舒申公之守儒猶奎芋之
殊也衡之言曰治天下者審所上又曰治性之道必

王己之所有餘而儘其所不足皆儒者之至論若別
白忠邪無片言之及元帝之失在於無斷亦不切劘
成微以格其非傳謂畏石顯不敢失其意王尊劾以
顯詭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則焉用彼相
乎噫木彊之絳侯能折諸呂之難少文之王陵能守
白馬之約無術學之申屠嘉能摧抑弄臣之慢吾儒
者之得政自公孫弘蔡義韋賢玄成及翁禹光之徒
口道先王語以媒爵位為具臣為盜儒是經自經人
自人學問議論與操履判然為二物也漢之政始自
官者出終自外戚出安得真儒而用之哉

通鑑答問卷第五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圖一卷

（元）胡一桂撰

史纂通要後集三卷

（元）黄鼎撰

元刻本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內府藏本）

元胡一桂撰。一桂有易本義附錄纂疏，已著錄。是書自三皇以迄五代，哀集史事，附以論斷。前有大德壬寅自序，并地理世系等十三圖。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宋以來論史家汗牛充棟，率多尨雜可議，以其不討論之過也。此書議論頗精允，絕非宋儒隅見者可比。一覽令人於古今興亡理亂，了然胸次。朱子稱稽古錄，其言如桑麻菽粟，小兒六經了，好令讀去。予於此書亦云。其推許是書甚至。至議其當從資治通鑑帝魏，不當從朱子綱目帝蜀，則又以久經論定之事，務持異議以駭聽，不足為一桂病也。熊禾勿軒集有胡庭芳史纂通要語序，即為此書而作。庭芳，一桂字也。其稱史纂通要，省文耳。此本不載禾序，殆偶佚歟。

序

宇宙闢治亂興亡不知幾
王之治亘千古鮮儷者何哉盖嘗讀典謨
之書堯舜禹授受不過人心道心精一執
中數語而後知古今治亂興亡之决在人
主心學中失道心義理之心也易微而難
著又心人欲之心也易危而難安精則理
欲之界限明一則天理之宰制定見於動
靜云為危者安微者著無過不及之差此

序 一

堯舜禹之興所以上承伏羲炎黃之統下
開成湯文武之緒也一或反是桀紂幽厲
所以亡矣秦尚詐力無庸復論漢唐道雜
董公遮說魏徵勸行僅仁義之緒餘尚三
四百年天下三國鼎峙與夫瓜分於隋五
季短祚得理義之數多者間鮮有一貪利
嗜欲之心敗德害政毒流生民未或不亡
此人心道心消長之幾凜乎治亂興亡之

機至可畏也余撰纂童蒙欲及史學
以求其書汗漫遂為纂要一編始乎三皇
訖乎五季紀事則撮其要注事則該其詳
闡沖民彝世教必反覆論辨自入溫公通
鑑一祖文公綱目及先儒史論斷之間寄
偕諸己意與二三同志之論以便初學庶
發其大義正其歸趣凝聚以及於全書是
日得時行志亦可備採心焉一使

序 四

為人上者法堯舜三王操存心學躋世唐虞
豈惟
國家洪緒緜之休百萬億蒼生亦有無疆
之福大德壬寅日長至新安後學齋賁
胡一桂庭芳甫自序并書于梅田雙湖
易齋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數百卷成復作稽古録一編　朱文公稱其言如菽麻穀粟又曰可備經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好令接續讀去録要之書不可少如此今廷芳胡先生用工周易行世且十餘年又成詩傳纂疏以其餘力復為史纂通要始自三皇迄于五季上下數千百年間治亂興亡如指諸掌其於開涉世教之要未嘗不諄諄然致其意焉誠不可與稽古録乎相發明乎故良臣於先生是書亦欲竊比朱夫子之言竊易注之成時蒙指授而詩注史纂則又訓兒輩時所輯也容可無一語以識編述之末云大德壬寅正月望日承務郎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汪良臣謹序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目録

圖

地理總圖　皇帝王世系總圖

三皇世系圖　五帝世系圖

夏世系圖　商世系圖

周世系圖　周十二諸侯世系圖 [illegible]附

周末七雄世系圖　秦世系圖

西漢世系圖　東漢世系圖 蜀漢附

魏世系圖　吳世系圖

西晉世系圖　東晉世系圖

十六國世系圖　南朝世系圖

北朝世系圖　隋世系圖

唐世系圖　五代世系圖

十國割據世系圖

第一卷

三皇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高辛　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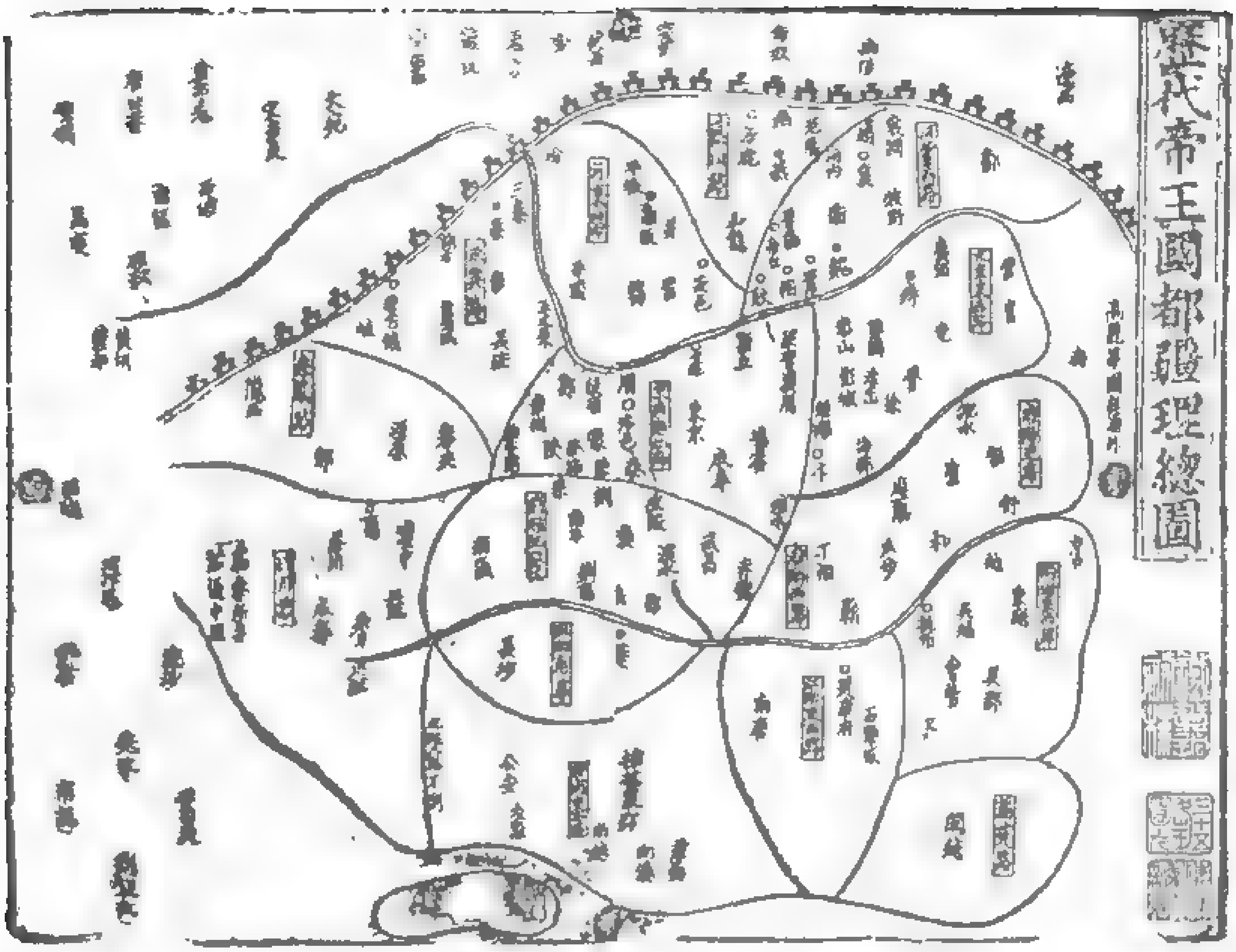
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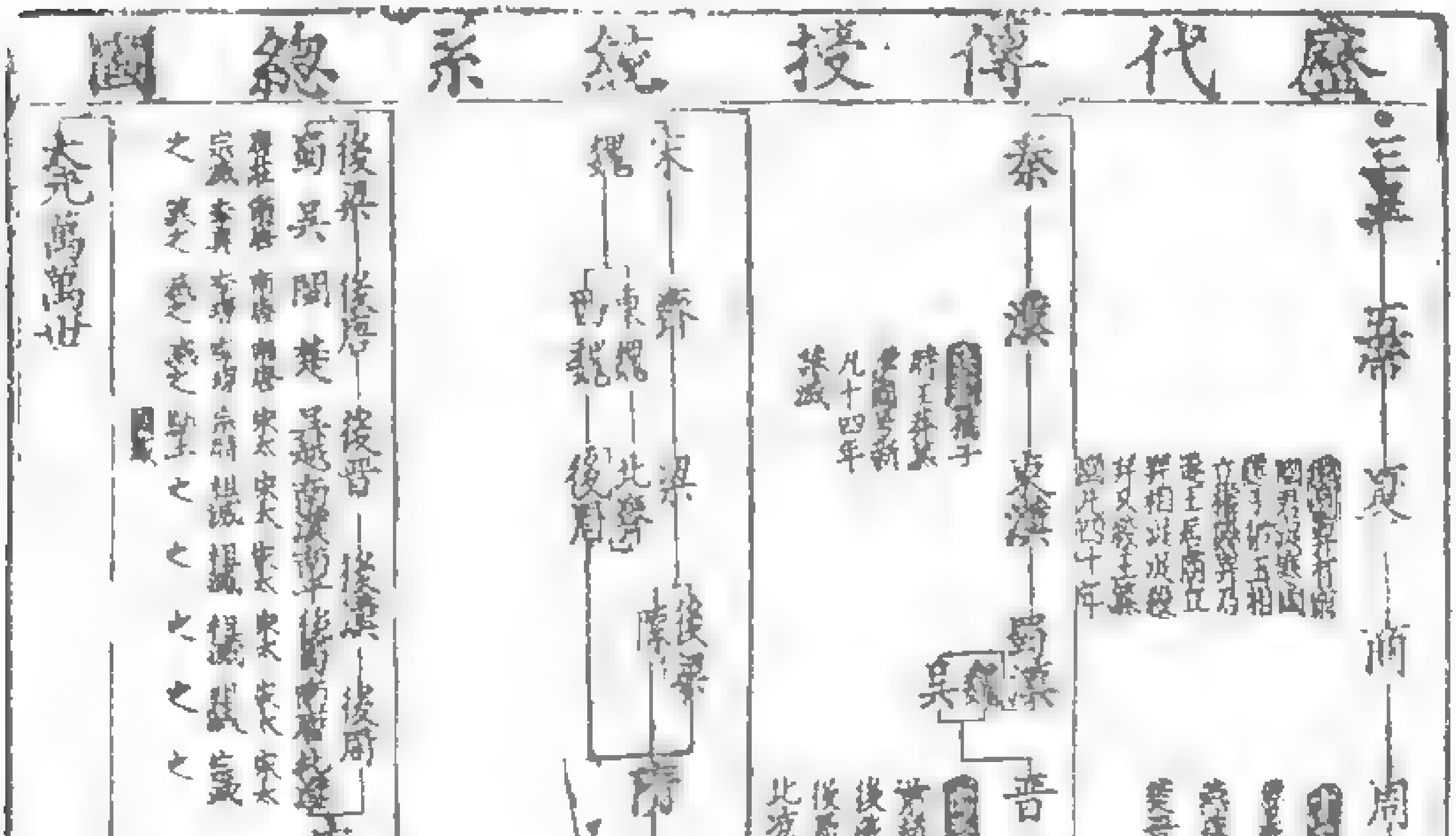
第二卷

禹　啟

第三卷
周上
第四卷
周下
第五卷
周十二諸侯　周末七雄國（楚趙鄭附）
第六卷
秦
第七卷
西漢
第八卷
東漢
第九卷
蜀漢　魏
吳
第十卷
西晉　東晉
第十一卷
晋室十六國
第十二卷
宋（南朝）　齊
梁　陳

第十三卷
元魏（北朝）　東魏　西魏
北齊　後周
第十四卷
隋
第十五卷
唐上
第十六卷
唐下
第十七卷
梁（五代）　唐　晋
漢　周　割據十國


歷代帝王國都地理總圖


歷代傳授統系總圖
三皇
五帝
夏
商
周
東周
秦
漢
東漢
蜀漢
吳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後梁
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
南宋
遼
金
大元萬萬世

歷代皇帝王傳授之圖

帝王	注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世傳古有三皇之稱然夫子未嘗道今姑據周禮及史記謂三皇之號若吳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梁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唐司馬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皆不知何所本且皇與帝名稱相類亦詩論也未可為據
太昊	伏羲氏成紀人繼天而王都宛丘受河圖畫易卦以龍紀官
炎帝	神農氏都曲阜以火紀官為耒耜以教天下之耕
黃帝	有熊氏姓公孫至此方有姓都軒轅之丘以雲紀官
少昊	金天氏姬姓黃帝次子以鳥紀官
顓頊	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都帝丘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帝嚳	高辛氏姬姓黃帝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都亳
帝堯	陶唐氏帝嚳子姓伊祁都平陽邵康節經世書甲辰即位元年甲辰在位七十二年自此以後方有年可紀
帝舜	有虞氏姚姓顓頊之後昌意七世孫都蒲阪前此元年丙辰一作丁巳在位[illegible]

言惟春官外史掌三皇之書史記秦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司馬貞索隱謂泰皇當作人皇先儒胡五峯論亦如之此所謂三皇之世也

易大傳曰古者包羲氏王天下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周禮春官外史掌五帝之書者竟謂是也胡氏曰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故孔子撰之少昊顓頊高辛繼之嘗天下然三君者僅僅持其世而已故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此耳然八聖人者通號五帝之世焉

帝王	紀年
禹	元年丁巳二十七年一作元年丙辰
啓	元年甲申九年
太康	元年癸巳二十九年
仲康	元年壬戌十三年
相	元年乙亥二十七年
羿浞	羿逐王相浞殺羿殺之篡國四十年
少康	元年壬午二十二年
杼	元年甲辰十七年
槐	元年辛酉二十六年
芒	元年丁亥十八年
泄	元年乙巳十六年
不降	元年辛酉五十九年
扃	元年庚申二十一年
廑	元年辛巳二十一年
孔甲	元年壬寅三十一年
皋	元年癸酉十一年
發	元年甲申十九年
桀	元年癸卯五十二年

經世書自禹丁巳止桀

甲午該四百五十八年

禹姓姒父鯀祖顓頊受禪都平陽為三王之首受天下自禹始舜以稱禹為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頭禹有天下子孫世守而不失可也然羿傳而太康失邦四傳而王相為羿所篡為浞所殺國統已絕者四十年人誰不以為天之可以祭少康以遺腹之子歸於有虞之餘有田一成有眾一旅縛以遺臣靡滅浞滅之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豈亦禹之功厚德天固陰相於冥冥之中耶呼以一太康而亡天下一王相而滅國又以一少康而復中興栽培傾覆天道之常亦係乎其人歟未可專論其世也[illegible]

成湯 十三年 元年乙未十三
太甲 三十三年 元年戊申三十三
沃丁 二十九年 元年辛巳二十九
太庚 二十五年 元年庚戌二十五
小甲 十七年 元年乙亥十七
雍己 十二年 元年壬辰十二
太戊 七十五年 元年甲辰七十五
仲丁 十三年 元年己未十三
外壬 十五年 元年壬申十五
河亶甲 九年 元年丁亥九年
祖乙 十九年 元年丙申十九
祖辛 十六年 元年乙卯十六
沃甲 二十五年 元年辛未二十五
祖丁 三十二年 元年丙申三十二
南庚 二十五年 元年戊辰二十五
陽甲 七年 元年癸巳七年
盤庚 二十八年 元年庚子二十八
小辛 二十一年 元年戊辰二十一
小乙 二十八年 元年己丑二十八
武丁 五十九年 元年丁巳五十九
祖庚 七年 元年丙辰七年
祖甲 三十三年 元年癸亥三十三
廩辛 六年 元年丙申六年
庚丁 二十一年 元年壬寅二十一
武乙 四年 元年癸亥四年
太丁 三年 元年丁卯三年
帝乙 三十七年 元年庚午三十七
紂辛 三十二年 元年丁未三十二

湯姓子名履始祖契父帝嚳母簡狄為嚳次妃佐禹治水有功封商十三世而湯放桀有天下都亳國號商盤庚改號殷詩稱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以玄鳥至之夜簡狄祈高禖生契所以生商也漢儒見為有天下六百餘年好神其事說為簡狄行浴見鳥卵吞之以為生契之祥則經而使天果開其祥瑞何不便契遂有天下必歷五百餘年以及湯耶為聖德受命而興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孟子之書其稱論難使紂中去猶且不失否何其迂遠耶蓋於此始知不可以相稱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天果未嘗容一毫私於其間也

經世書自湯乙未止紂戊寅該六百四十四年

武王 發元年己卯 七年
成王 誦元年丙戌 三十七年
康王 釗元年癸亥 二十六年
昭王 瑕元年己丑 五十一年
穆王 滿元年庚辰 五十五年
共王 繄扈元年乙亥 十二年
懿王 囏元年丁亥 二十五年
孝王 辟方元年壬子 十五年
夷王 燮元年丁卯 十六年
厲王 胡元年癸未 三十七年
共和 周召二相共理 庚申至癸酉
宣王 靖元年甲戌 四十六年
幽王 宮涅元年庚申 十一年
平王 宜臼元年辛未 五十一年
桓王 林元年壬戌 二十三年
莊王 佗元年乙酉 十五年
僖王 胡齊 五年
惠王 閬元年乙巳 二十五年
襄王 鄭元年庚午 三十三年
頃王 壬臣元年癸卯 六年
匡王 班元年己酉 六年
定王 瑜 二十一年
簡王 夷元年丙子 十四年
靈王 泄心元年庚寅 二十七年
景王 貴 二十五年
敬王 匄元年壬午 四十四年
元王 仁元年丙寅 七年
哀王 去疾 三月
貞定王 介元年壬申 十八年
考王 嵬元年庚子 十五年
威烈王 午元年丙辰 二十四年
安王 驕元年庚辰 二十六年
烈王 喜元年丙午 七年
顯王 扁元年癸丑 四十八年
慎靚王 定元年辛丑 六年
赧王 延元年丁未 五十九年

武王姓姬文王子始祖后稷稷父帝嚳妃姜嫄為元妃禋祀高禖生稷以長其國十五世為武王伐商有天下都鎬東為西周幽王為申侯犬戎所弒平王遷居東為東周平王以後春秋時也威烈王後戰國時也雖享國八百餘年又然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周遊天下夷王下堂見諸侯厲王奔彘幽王死犬戎平王往往附申侯犬戎之事甘心亂臣賊子陵遲至威烈以後不可復支矣雖文武成康在天之靈亦且奈何哉嗚呼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乃數以既往之盛衰考見之來宗有天下者縱之月後之經世者天下者其何可以忽

經世書自武王己卯止赧王乙巳該八百六十七年

秦 孝文王 [illegible] 莊襄王 楚元年壬子三年與六國分書
始皇帝 [illegible]
二世皇帝 三年 胡亥元年壬辰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初并天下接周統至二世三年甲午亡共一十五年

古先聖王[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一切[illegible]天地生民之[illegible]生人之[illegible]草木[illegible]皆不[illegible]其年[illegible]綱目書秦[illegible]始皇二十五年以前只分書至二十六年雖并天下得大書[illegible]一十五年而亡[illegible]

西漢

高帝 邦元年乙未 [illegible] 十二年
惠帝 盈元年丁未 七年
呂氏 [illegible] 八年
文帝 恒元年壬戌 二十三年
景帝 啓元年乙酉 十六年
武帝 徹元年辛丑 五十四年
昭帝 弗陵元年乙未 十三年
宣帝 詢元年戊申 二十五年
元帝 奭元年癸酉 十六年
成帝 驁元年己丑 二十六年
哀帝 欣元年乙卯 六年
平帝 衎元年辛酉 五年
孺子 嬰 [illegible] 元年丙寅 三年
更始 玄元年癸未 二年

西漢自高帝乙未至更始甲申二百三十年

漢姓劉自高祖[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而[illegible]其由[illegible]道學不講文帝尚黃老武帝雖[illegible]帝雖有用儒之名未[illegible]眞儒而用之以致風俗[illegible]齊梁不可[illegible]

東漢

光武 秀元年乙酉 三十三年
明帝 莊元年戊午 十八年
章帝 炟元年丙子 十三年
和帝 肇元年己丑 十七年
殤帝 隆元年丙午 一年
安帝 祜元年丁未 十九年
順帝 保元年丙寅 十九年
沖帝 炳元年乙酉 一年
質帝 纘元年丙戌 一年
桓帝 志元年丁亥 二十一年
靈帝 宏元年戊申 二十二年
獻帝 協元年庚午 三十一年
昭烈帝 備元年辛丑 三年
後主 禪元年癸卯 四十一年

東漢自光武乙酉至後主癸未二百卅九年

東漢光武帝中興[illegible]首建太學[illegible]人以經[illegible]因加以[illegible]風俗[illegible]之[illegible]末年[illegible]初[illegible]空人之[illegible]死不[illegible]者[illegible]故[illegible]曠之[illegible]其世[illegible]十餘年而不[illegible]

魏

文帝 丕元年庚子 七年
明帝 叡元年丁未 十三年
齊王 芳元年庚申 十五年
陳留王 奐元年庚辰 五年

魏自文帝庚子至陳留王甲申四十五年

魏自[illegible]以後以[illegible]元年之下至[illegible]漢亡甲申[illegible]乙酉晉[illegible]

吳

大帝 權元年壬寅 二十九年
會稽王 亮元年壬申 六年
景帝 休元年戊寅 六年
烏程侯 皓元年甲申 十七年

吳自大帝壬寅至烏程侯庚子五十九年

吳[illegible]帝[illegible]二年下以吳[illegible]分書[illegible]會稽王癸未[illegible]分書乙酉[illegible]分書[illegible]至庚子始并[illegible]書[illegible]大書以承正統

西晉

武帝	泰始元年乙酉	二十五年
惠帝	永熙元年庚戌	十七年
懷帝	永嘉元年丁卯	六年
愍帝	建興元年癸酉	四年

西晉自武帝乙酉止愍帝丙子五十二年

[illegible]

東晉

元帝	建武元年丁丑	六年
明帝	太寧元年癸未	三年
成帝	咸和元年丙戌	十七年
康帝	建元元年癸卯	二年
穆帝	永和元年乙巳	十七年
哀帝	隆和元年壬戌	四年
廢帝	太和元年丙寅	五年
簡文帝	咸安元年辛未	二年
孝武帝	寧康元年癸酉	二十四年
安帝	隆安元年丁酉	二十二年
恭帝	元熙元年己未	一年宋篡

東晉自元帝丁丑止恭帝己未一百三年

[illegible]

晉室僭亂十六國

[illegible]

右十六國起滅於晉朝者十一國其苟延而滅於宋者西秦北涼西涼大夏北燕五國綱目比北燕入分晉之列

南朝

宋自武帝庚申止順帝戊午五十九年

武帝裕永初元年庚申　少帝義符景平元年癸亥　文帝義隆元嘉元年甲子　三十年
孝武帝駿孝建元年甲午　前廢帝子業　明帝彧泰始元年乙巳　八年
後廢帝昱元徽元年癸丑　順帝準昇明元年丁巳　二年

宋姓劉都建康……綱目與元魏明書分……
復其齊……文及西魏……
大要北魏北京西……
帝月七國分書……
泰以下五國……
帝元嘉間皆滅

南朝

齊自高帝己未止和帝辛巳二十三年

高帝道成建元元年己未　武帝賾永明元年癸亥　十一年
鬱林王昭業隆昌元年甲戌　明帝鸞建武元年甲戌　東昏侯寶卷永元元年己卯　一年
和帝寶融中興元年辛巳　五年

齊姓蕭都建康
綱目與元魏存
文及宣武西朝
分書其餘諸國
皆已滅

南朝

梁自武帝壬午止敬帝丙子五十五年

武帝衍天監元年壬午　簡文帝綱大寶元年庚午　元帝繹承聖元年壬申
敬帝方智紹泰元年乙亥　二年　後梁

梁姓蕭都建康……
與元魏……
分書武帝……
以前與元魏……
事武帝申寅以後……
閩文大寶元年與東……
西魏北齊二國分書

南朝

陳自武帝丁丑止長城公己酉三十三年

武帝霸先永定元年丁丑　三年　文帝蒨天嘉元年庚辰　七年
宣帝頊太建元年己丑　十四年　長城公叔寶至德元年癸卯　七年

陳姓陳都建康
綱目與北
齊廢帝以後
後周分書

北朝

元魏自道武帝丙戌止武帝……一百四十七年分東西魏

道武帝珪登國元年丙戌　明元帝嗣永興元年己酉　太武帝燾始光元年甲子
文成帝濬興安元年壬辰　十四年　獻文帝弘皇興元年丁未　五年
孝文帝宏延興元年辛亥　二十九年　宣武帝恪景明元年庚辰　十六年
孝明帝詡熙平元年丙申　孝莊帝子攸建義元年戊申　二年
節閔帝恭普泰元年辛亥　孝武帝脩永熙元年壬子　甲寅入長安

……拓跋……
文遷都洛陽改元姓
綱目自道武至武帝
與南朝宋齊梁及西
魏等國分書。東魏
魏宗室高歡所立

北朝

東魏一主僅十六年

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甲寅　十六年

鄴綱目與梁簡文
西魏文帝分書。西
魏武帝逃高歡之逼
西奔依宇文泰

北朝

西魏自武帝甲寅止恭帝丙子二十四年

文帝寶炬大統元年乙卯　十七年　廢帝欽元年壬申　二年
恭帝廓元年甲戌　二年

……長安綱目……
簡文帝分書

北朝

北齊自文宣帝庚午止幼主丁酉二十八年

文宣帝洋天保元年庚午　十年　廢帝殷乾明元年庚辰
孝昭帝演皇建元年庚辰　二年　武成帝湛河清元年壬午　四年
後主緯天統元年乙酉　十二年　幼主恒承光元年丁酉

北齊姓高氏高歡之
子洋……東魏都鄴綱
目與南朝陳二國
分書

北朝

後周自閔帝丁丑止靜帝辛丑二十五年

閔帝覺元年丁丑　明帝毓元年丁丑　四年　武帝邕保定元年辛巳　十八年
宣帝贇大成元年戊戌　靜帝衍大象元年己亥　二年

後周姓宇文氏宇文
泰之子覺……
長安綱目與南朝陳
分書

隋

- 文帝 堅 開皇元年辛丑 二十四年
- 煬帝 廣 大業元年乙丑 十三年
- 恭帝 侑 元年丁丑 二年

隋自文帝辛丑止恭帝戊寅三十八年

隋姓楊[illegible]東政[illegible]自[illegible]開皇九年己酉以前與南朝陳分書於年平陳乃大書以承正統

唐

- 高祖 淵 元年戊寅 九年
- 太宗 世民 元年丁亥 二十三年
- 高宗 治 元年庚戌 三十六年
- 武氏 [illegible]元年甲申 二十年
- 中宗 顯 元年乙巳 五年
- 睿宗 旦 元年庚戌 二年
- 玄宗 隆基 元年壬子 四十四年
- 肅宗 亨 元年丙申 七年
- 代宗 豫 元年癸卯 十七年
- 德宗 适 元年庚申 二十五年
- 順宗 誦 元年乙酉 一年
- 憲宗 純 元年丙戌 十五年
- 穆宗 恒 元年辛丑 四年
- 敬宗 湛 元年乙巳 二年
- 文宗 昂 元年丁未 十四年
- 武宗 炎 元年辛酉 六年
- 宣宗 忱 元年丁卯 十三年
- 懿宗 漼 元年庚辰 十四年
- 僖宗 儇 元年甲午 十五年
- 昭宗 曄 元年己酉 十六年
- 昭宣 柷 元年乙丑

唐自高祖戊寅止昭宣帝丙寅二百八十九年

唐姓李高祖武德元年戊寅篡隋都長安其年隋越王侗稱帝鄭王王世充[illegible]王[illegible]法興等按次而起故綱目自武德六年以前與諸國分書甲申諸國亡然大書承正統唐有天下凡三百年然高祖創業之初[illegible]宮女[illegible]而又[illegible]致綱常世三綱不正[illegible]夷狄多獨[illegible]至[illegible]黷色[illegible]亂而[illegible]藩鎮之禍[illegible]五十節度又[illegible]正如老木根本已[illegible]加以風雨[illegible]

綱目自梁至周並與割據十國分書

- 梁 太祖 晃 開平元年丁卯四月篡唐[illegible]
- 均王 瑱 元年癸酉 十一年
- 唐 莊宗 存勗 同光元年癸未 四年 [illegible]
- 明宗 亶 夷人無姓 元年丙戌 七年
- 閔帝 從厚 應順元年甲午 [illegible]
- 潞王 從珂 [illegible]
- 晉 高祖 敬瑭 丙申十一月立 [illegible]
- 齊王 重貴 [illegible]
- 漢 高祖 暠 丁未二月立之六年
- 隱帝 承祐 元年戊申 三年
- 周 太祖 威 辛亥正月即位 四年
- 世宗 榮 姓柴太祖養子 元年甲寅 六年
- 恭帝 宗訓 己未六月立 [illegible]年正月禪位于宋

梁姓朱宋州人初撥黃巢為宣武節度都汴統州七十八二主起丁卯十七年唐滅之○唐姓李都洛陽統州一百二十三四主三姓起甲申十三年晉滅之○晉姓石太原人契丹立之都汴統州一百卅九二主起丙申十一年契丹滅之○漢姓劉因彝王兆漢中原無主即位太原入都汴統州一百卅六二主起丁未四年出奔而死○周姓郭邢州人都汴三主二姓起辛亥九年而宋興

五代自朱溫丁卯至恭帝己未通五十三年

五代割據十國

綱目並與五代分書

- 蜀 王建 唐昭宗時據西川 二主 三十五 後唐莊宗滅之
- 吳 楊行密 唐昭宗時據淮南 四主 四十六 南唐篡之
- 閩 王審知 唐昭宗時據[illegible] 六主 五十五 南唐滅之
- 吳越 錢鏐 唐昭宗時據兩浙 五主 八十四年 宋太宗朝納土
- 楚 馬殷 唐昭宗時據湖南 六主 五十六年 南唐滅之
- 南漢 劉隱 唐昭宗時據廣南 五主 六十七 宋太祖滅之
- 荊南 高季興 唐莊宗時據荊南 五主 五十七 宋太祖滅之
- 後蜀 孟知祥 唐明宗時據西川 二主 四十 宋太祖滅之
- 南唐 李昪 晉高祖時據[illegible] 三主 二十九 宋太祖滅之
- 北漢 劉旻 周太祖時據[illegible] 四主 二十九 宋太宗滅之

五代晉王克用與其子存勗宗按受之際辭義嚴正大節偉然忠義功烈冀第一流莊宗未即位以前猶[illegible]事無恭所生五代之君有宋規大度近於王道則莫若周世宗[illegible]唐之上者也朱溫惡逆不道篡弒[illegible]無復人理真狗彘之不若而可與同日語哉其得與割據諸國分書者嗚呼綱目不作三綱淪九法斁無以正人心息邪說而亂臣賊子罔知所懼又如之何其可也

太祖 宣祖第二子周顯德七年正月五日受周禪元年庚申在位一十七年

太宗 宣祖第三子太祖弟元年丁丑在位二十二年

真宗 太宗第三子元年戊戌在位二十六年

仁宗 真宗第六子元年癸亥在位四十一年

英宗 太宗孫濮王子元年甲辰在位四年

神宗 英宗子元年戊申在位一十八年

哲宗 神宗第六子元年丙寅在位一十五年

徽宗 神宗第十一子元年辛巳在位二十五年

欽宗 徽宗長子元年丙午在位一年

高宗 徽宗第九子元年丁未在位三十六年

孝宗 太祖七世孫秀王子高宗立為子元年癸未在位二十七年

光宗 孝宗第三子元年庚戌在位五年

寧宗 光宗長子元年乙卯在位三十年

理宗 昀寧宗次子元年乙酉在位四十年

度宗 理宗子元年乙丑在位十年

少帝 度宗子元年乙亥在位一年

宋太祖姓趙氏生於洛陽其先涿郡人長事周太祖世宗受恭帝禪都汴國號宋以仁立國以儒致治三傳至仁宗群賢用事天下大治七傳而徽欽二帝遠狩國幾絕高宗南渡後駐蹕吳會宗澤復讎之圖既爲黃潛善等[illegible]議所沮而沒秦檜又以和誤國至殺岳飛沮其已成之功自此無復中原之望南北江左大畧與東晉同而反有不若者矣傳至少帝姦權柄國天意欲混一天下而歸大元矣

宋自太祖庚申止少帝乙亥三百一十七年

新安郡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三皇總論

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禮註云[illegible]）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illegible]）秦去古未遠意三皇之稱此或庶幾焉漢孔安國書序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蓋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illegible]）易大傳（[illegible]）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illegible]）呂氏月令雖不可為據然有帝太昊帝炎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也至宋五峯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但此三者本無所稽意混淪初闢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寅始為開物之初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而所謂三墳者亦必因文籍既

堂㝎後於上古之事而有是書大抵鴻荒闊遠不可得
而詳矣
況夫子於書首唐虞於易首伏羲伏羲以前皆未嘗
道闢之可也胡氏曰鴻荒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
之冬焉生滅升降終而復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
之造化於皇羣聖體是以為三綱之禮樂筆本乎道道
蘇於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尸其體五帝妙其用禹湯
文武成其功孔子孟軻得其學軻之死道未有得其傳
者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何莫由斯道也

五帝總論

天地肇判邈古遐邈㡬詳曷聞孔子定書斷自唐虞繼
經則自周禮外惟易繫辭稱古者包羲氏王天下包
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如斯而已
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
答季康子問五帝
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堯舜間又有少昊顓頊帝嚳
大戴禮亦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繫叙自黃帝以下
堯舜　與宰我所問合司馬氏史記紀五
帝又與大戴禮宰我所問合獨其本此二書也然皆遺
而未備　蓋本胡氏之論曰皇者
初冒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自燧人而上即三
皇之世也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者有先天地開
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
之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雖皆帝天下孔子所以越
而遺之必稱堯舜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
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今愚本之
易參之胡氏以定五帝之世亦竊幾仲尼之意云耳

伏羲

帝太昊伏羲氏　成紀人也以木德繼天而
王　都宛丘　太昊生而神明德合天
地其王天下也河出圖洛出書則而畫之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為六十有四又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極數於陰陽而
立卦　教民決嫌疑定猶豫使不迷於吉凶悔吝
之途蓋非特為萬世文字之祖　開物成務之學
也造化之秘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矣
又因龍圖之瑞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名
教民佃漁　以罔罟為耕教民婚姻以
儷皮為禮　又教民豢養六畜　以充庖廚

[illegible]以為犧牲享神祇故號伏羲氏亦號包羲氏[illegible]

[illegible]

神農

炎帝神農氏[illegible]火德王[illegible]都曲阜[illegible]有火瑞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教天下之耕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illegible]此後世農商所由起而斯民生養之具又備矣[illegible]又嘗百草以有醫藥而濟其夭或作五絃之琴以詠豐年之歌[illegible]及帝崩號曰神農氏焉[illegible]

黃帝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illegible]有熊國君少典之子[illegible]都軒轅之丘以土德王[illegible]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illegible]長而敦敏成而聰明于時神農氏世衰[illegible]炎帝侵陵諸侯蚩尤最為暴[illegible]帝修德治兵三戰而後勝炎帝於阪泉殺蚩尤[illegible]諸侯歸之推軒轅代神農為天子是為[illegible]

[illegible]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illegible]西至于崆峒[illegible]南至于江[illegible]北逐葷粥[illegible]合符釜山[illegible]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以兵師為營衛有雲瑞故其紀官也為雲師而以雲名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為輔佐[illegible]命大撓作甲子[illegible]容成造曆隸首作算數伶倫造律呂臾區占星氣容成兼而總之[illegible]六術之中律曆為要曆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律以黃鍾之宮為聲[illegible]於自然為十二律之本度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illegible]後措之天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又建左右史官以紀言動[illegible]蒼頡沮誦[illegible]其任始作為文字[illegible]之曰字[illegible]帝又上觀天文大明[illegible]令乃周行天下以經地理畫野分州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以均生產[illegible]又濟以舟楫導以服牛乘馬門柝臼弧矢宮室棺槨[illegible]冕圉不毀備[illegible]夫然後制軒冕別章服使知貴賤有等上下有序各安其分為其通道而使不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氣[illegible]生安樂鳳凰巢阿閣麒麟遊于囿[illegible]盛矣哉五帝之世也帝四妃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四人為十二姓[illegible]生人以來得姓之始實由於此自今觀之伏羲[illegible]

□人茹毛飲□□來聚□世也其風猶爲樸略至黃帝之世始爲文明之漸故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汙樽抔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韋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制器用利財以救舉凝駭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胡氏曰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澤流天下至于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後世乃傳帝得仙術騎龍升天者其妖妄矣旨哉言乎（在位一百年）

少皡

少皡金天氏姬姓黃帝次子（[illegible]）母曰女節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能脩太皡之法象日月之明故又號曰少皡氏（大紀）都曲阜少皡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左氏）又以鳳知天時立鳳鳥氏爲曆正（紀）少皡氏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荐至胡氏曰邪說之爲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蚩漢以來聖學絕滅世衰一世在上之人苟且偷倖功成而氣衰利得而志怠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乎故釋氏巫祝得以其說誑惑斯民爲之薦所求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上者恬然不復知禮制刑賞之本在下者貪然不復知正身脩行之實鬼教浮虛之言徧天下風俗□□孰能不外飾事君之禮內懷背上之心志在於邪義以三綱爲己任臨事不苟免乎

顓頊

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家語）以水德王（家語）都帝丘（[illegible]）顓頊以來官師不能遠紀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紀）帝淵靜而有謀疏通而知遠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illegible]）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illegible]）蓋自少皡之衰神民雜糅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illegible]）北正黎司地以屬民（[illegible]）絕地天通使無相侵瀆革九黎之亂神人不亂萬物有序民安其生崩（在位七十八年）

帝嚳

帝嚳高辛氏姬姓黃帝曾孫玄囂之孫蟜極之子（史記）（[illegible]）以木德王都亳（[illegible]）生而神異自言其名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illegible]）其動也時其服也士（[illegible]）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史記）帝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

[illegible]禋祀上帝而生稷[illegible]氏女曰慶都[illegible]赤龍之
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有娀氏女曰簡狄[illegible]于玄
禖有飛燕之祥而生契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帝崩
摯[illegible]代未久而殂堯有聖德初封於陶後封於唐即位
[illegible]帝堯[illegible] 胡氏曰天地之間有氣化有
形化人之生皆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
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
故若履天帝之武而歆歆其祀於是有子不可謂怪而
諸儒不悟感可知也至於讖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
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
乃與禽獸交而生子則無是理矣是以載其事而削其
[illegible]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非史
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姬龍交而生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是故儒者
要於窮理理明然後物格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
心不亂

帝堯

夫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於是論二帝三王之
治者始有所根據帝堯陶唐氏帝嚳子姓伊祁名放勳[illegible]
[illegible]以火德都平陽[illegible]
[illegible]稱其德曰欽明文
安安者帝之心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

[illegible]之要[illegible]不但是也堯
[illegible]俊德以親九族則身脩而家齊[illegible]平章百
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
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illegible]入條亦始於
此又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萬事萬物莫不有一
中道聚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
厥中而已聖經中之為義亦自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
於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者堯之功顧不鉅乎仲
尼祖述堯舜孫子所謂堯以是道傳之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者即此是也道散於三極之間所理於聖人者
載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耳洪荒之世氣浮而為天
者不過茫茫一大虛耳同未有度數之分黃帝顓頊雖
云造曆蓋未詳也至帝始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於是
推步之法愈密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者始則而象之歲
分為四時又分為十二月又分為三百六十日因其氣
朔虛又為置閏以履周天之度於是天道可得而成
矣[illegible]為地者亦不過茫茫一塊土耳同未有疆理之
別也黃帝雖曰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帝始咨四岳舉
其能治水者以拯斯民墊溺一朝之命鯀不能治而禹
繼之其施功之最難者莫如龍門砥柱[illegible]處此蓋混
沌初分水未有洩積之歲久衝決奔放愈甚則懷襄之
害愈烈禹因其勢疏鑿而順道之若其次第則先青兗

揆稷之下流而荆楊梁雍以次底績弼成五服四海[illegible]而封殖之制以定咸則三壤自以會同川而井田之法以成於是地道所得而平矣自羲農以來開物成務之後又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驟開制度法紀其時也與中所載者皆堯一節尤有可得而論者若時之謂此蓋欲舉而受之以登庸之大任也[illegible]嚚訟之舉不以屬之他人而以屬鯀于朔朱蓋可見矣若采雖非若時之比書曰疇咨若予采蓋亦著於其事而有光華者也孔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其此之謂矣疇咨之舉獨以屬之共工必其人之有翊法立制之能也此二職者一居道揆以論建於上一居法守以奉行於下二職舉而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天下之治得人固難知人尤難一曰嚚訟一曰象恭帝之見則明矣而卒無以當其選者直至七十載遜位之時始得其人曰虞舜舜又薦禹得益稷皐陶諸人以佐之考其事大抵皆在舜歷試之後攝政之時八元八凱之舉四凶四罪之去與夫治水征苗又其事之最著者也五典敷五禮庸五服章五刑用法度彰彰然著明如日月行天亘古常見此又立人之道以參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萬世之功也[illegible]堯既即位封堯於唐而為[illegible]

虞舜

舜有虞氏姓姚黃帝之後自昌意至舜七世[illegible]受堯禪以火德王都蒲阪[illegible]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常欲殺舜舜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耕于歷山歷山皆讓畔漁于雷澤雷澤皆讓居陶于河濱河濱器不苦窳[illegible]二十以孝聞三十堯欲巽位于四岳四岳薦舜咸薦舜堯乃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舜內行彌謹堯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亦允若堯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命之司徒而五典以從命之百揆而百事以序命之四岳而四門穆穆納之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孟子所謂使之主事而事治主祭而神享者是也既歷試三載堯以舜之言皆可底績遂命舜陟帝位舜讓不獲乃攝行天子事首察璣衡以齊七政歷象授時所當先也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瑞致告所當謹也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上下之情所當交通也仁以恤五刑之用義以斷四罪之誅而天下咸服矣薦禹司空往平水土又舉益稷以為之輔水土既平禽獸之害人者息人

[illegible]而居之矣虞夏之天下又有可言者禹之治水
既已別為九州舜復析之為十二者蓋以冀之東北為
幽[illegible]北為并青之正北為營蓋自古北狄為中國患此
三州正係捍禦要害之地於此可見古人經制天下之
大畧矣[illegible]二十八載之
閒眞所謂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堯崩三年喪畢而後踐
天子之位南面而治端拱無為責成於九官四岳十二
牧二十二人命禹宅百揆以統之帝不過執其要以
權衡其成功而已天下之廣萬事之衆初不以身親之
也五十年間有天下而已若不與焉豈非其得為君之道
[illegible]
若是乎君攝以前猶任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見君道
之逸迨夫耄期之後禹攝位之時雖有征苗之事而班
師舜舞羽已為之來格蓋至於此德洽民心而有司不犯
[illegible]被動植至海隅蒼生盛矣哉太和之極也禹攝位十
七年舜崩[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封舜後於虞而作[illegible]
[illegible]嘗觀堯舜禹三聖授受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
之命禹復益以三言者蓋以中之為道泊於人心之危
蔽於人欲隱於道心之微若難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
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能通[illegible]
[illegible]執乎此中則天下之大以之傳皆者此中也以之[illegible]

[illegible]者亦此中推之而為湯武之放伐亦不外[illegible]
也此舜所以別白人心道心之危微而且論之以精一
用工之要者其處至深遠矣吁精者明也即堯之所謂
明德一者誠也即堯之所謂欽欽此十六字之傳為道
學心學之要實謂聖聖相授後世[illegible]位之[illegible]
[illegible]哉胡氏曰愚竊觀帝書而後知舉人[illegible]文斯民之
遠也後世有一功於一時與利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
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於天下萬世曾不得推苗裔立
宗子建廟庭春秋而將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
九重之內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
食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章禮樂之則皆推明制作之
也而[illegible]戎狄之人[illegible]偏空說生事理之[illegible]
神像乃得據中華名山[illegible]相望又[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淪滅三綱之人而參養之此何道也且不耕不[illegible]
漁民利[illegible]財乃[illegible]日為政者[illegible]不以為[illegible]而[illegible]
之甚矣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十七史[illegible]古今通要卷之八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二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夏

禹姒姓，以黃帝玄孫，祖顓頊，父鯀。（[illegible]）受舜禪，以金德王。（[illegible]）都安邑，因號夏，仍唐虞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元年丁巳，在位八年。）初，堯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試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攝位，殛鯀羽山，命禹嗣父職，舉益稷為之佐。禹以司空治水，益作虞掌草木鳥獸，棄后稷教民播種。禹勞心焦思，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禹弗子，惟荒度土功。（塗山國名，會稽山陰縣[illegible]）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illegible]）山行乘樏。（[illegible]）首自帝都，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豫、梁、雍，同九州，宅四隩，（[illegible]）旅九山，（[illegible]）滌九川，陂九澤。方其隨山刊木也，則暨益奏庶鮮食。及其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也，（[illegible]）則暨稷播奏庶艱食。（[illegible]）於是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封建井田之經界，盡一時經制生養斯民之道矣。於是貢金九牧，以鑄九鼎，載所立九州之制度，以貽萬世。（[illegible]）

（[illegible]）古人創立制度[illegible]遠者必於鼎矣。

昔箕子有言曰：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夫以水土既平，則九功惟和，（[illegible]）九疇錫，彝倫敘，天人之所關繫有如此者。舜既受禪，命禹宅百揆，禹首進克艱惠迪之謨，安止幾康之告，至於傲慢好遊之戒，凜凜乎為舜陳之，無有憂治世而危明主之意。勤于邦，儉于家，舜之稱禹者不過切實之言；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禹之自述者初無過高之論。然而不徒從事於議論之間，而必有事功之實，蓋可見矣。舜老，禪禹位，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且致意於人心道心精一執中之傳。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乃受命攝行天子之事，如舜之初。舜崩，三年喪畢，禹遂即天子位。任皋陶、伯益以國政。（[illegible]）縣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illegible]）建旌旗，[illegible]以別尊卑等級。（[illegible]）興學校，以重明倫之敎。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illegible]）絕旨酒而知後世以亡國。（[illegible]）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illegible]）今觀其紀綱典則，關石和鈞，王府則有，[illegible]貽厥子[illegible]

禹之功厚德茂立德垂統爲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
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舜太夏者稱禹德盛矣哉不
可忘也（大夏禹樂名）末年東巡守至會稽而崩（壽一百歲葬會稽山）
蔡氏嘗論之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
而已而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何哉盖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
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
也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嚳而郊鯀禹之心從可
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孝於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
其力乎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敢暇顧者
其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富奉故也夫豈矯情飾
僞干譽沽名者之所爲哉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
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堯舜之道亦孝悌而已
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功也乎何有禹崩啓遂繼
世以有天下後世不傳賢而傳子實自此始○王啓即位
（元年甲申在位九年）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扈國扶風鄠縣三正子丑寅之正）
（己夏建用）啓乃召六卿躬行天罰大戰于甘滅之有甘誓之
作○會諸侯于鈞臺（鈞臺陽翟縣有鈞臺陂）天下咸朝夏后切嘗疑
于啓嗣位之初何爲遽有有扈氏之變也太史公謂啓

當有扈不服即此成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自是於啓
會觀甘誓歷數其罪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
是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也呼傳子之事固非出於禹之
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不能以逃其責矣然天下之
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
心至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寧有是乎夫
子定書而存此篇固見啓之嗣有爲且著有扈氏不
臣之罪而帝王非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啓崩
太康立（啓子元年癸巳在位二十九年）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遊無度畋于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窮國名羿君名）距于河
而廢之厥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以致其怨嘗觀禹之訓
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
未或不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竟以失邦皇祖之訓
豈欺我哉羿立太康弟仲康（元年壬戌在位十三年）身爲之相仲
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惟羲和沈亂于酒遐
棄厥司至于日食大愍罔聞知王命胤侯往征之作
胤征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其惡大矣乃在相之世是
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
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命胤侯掌
六師以收其兵權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
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
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不失其權則羿不能遂其篡

[illegible]羿特相[illegible]推已歸
羿相爲羿所逐居[illegible]依[illegible]諸侯[illegible]郭氏羿恃
其射不脩民事淫于原獸[illegible]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illegible]
[illegible]賢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寒之讒子弟也[illegible]
[illegible]使相己浞行媚于內[illegible]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
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畋家衆殺而烹之夏
遺臣靡奔有鬲氏[illegible]浞自立[illegible]生因
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鄩氏殺后相處澆于過
處豷于戈[illegible]后緡方娠[illegible]逃出自竇歸于有
仍[illegible]生少康爲仍牧正[illegible]澆使椒求之[illegible]奔
有虞[illegible]爲之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illegible]
有田一成[illegible]衆一旅[illegible]能布德兆謀收夏衆撫其
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illegible]以滅浞而立少康[illegible]
[illegible]少康使臣女艾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illegible]
[illegible]有窮遂亡[illegible]少康崎嶇亂離之間復禹
[illegible]還舊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夏中興焉[illegible]
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乎靡其
中興之賢臣乎論[illegible]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羲貢羿以
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之地
一旅之衆正復幾何患難顛沛瀕於殆者數矣而卒能
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良惟正統所在非盜賊邪氣所可
[illegible]亦爲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爲之臣者有盡忠之節

人皆既盡能以合人心當定命故能復興大業嗚呼少康
[illegible]其人臣子哉雖然少康之有成也推原其故亦由
虞君思之爲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實
于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
之國則絕人之祀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及踵虞夏商周
之祖苗孫傳祚二千年其效斷可睹矣[illegible]少康而
後杼[illegible]槐[illegible]
[illegible]不降[illegible]
[illegible]而孔甲立[illegible]
好鬼神事淫亂德衰諸侯多叛[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發[illegible]而桀立[illegible]
[illegible]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無道有力能
伸鐵鉤索殺德作威天下顛怨[illegible]伐有施氏有施人
以末喜女焉[illegible]嬖之爲傾宮瑤臺酒池肉林池可運
船糟堤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末喜笑以爲
樂殺直臣關龍逄囚湯夏臺既而得釋湯乃與伊尹興
師伐桀戰于鳴條[illegible]克之放于南巢[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歸殷矣人有常言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禹之
已言禹薦益於天矣未嘗不以官天下爲心也是時與
[illegible]睹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敬承

嬴之道者之奔係則係者而以傳子為當然矣未鑄太本
甫矣邪醜成羿浞之禍者四十年非雖以少康之賢為
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於發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
前定也而嫡不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
大君者天地父母宗子大臣則宗子之家相也師保之
說聆於商書湯尹之所以綴紱為學求後彥啓迪後人
者其慮固深遠矣大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
大姦大惡亦不常見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
大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
者雖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為之元世子之法耶
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為商周之令王者夫豈其性
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也三代而下昭烈孔明
盖知此道矣後主以闇弱之資孔明所以為之計者
深矣誠天奪孔明之速漢業猶可維持而未墜也雖然
系在其委任權力如何耳商家代師保之任迄于其
亡然以三仁之賢不能止商辛之暴則於此又將若之
何哉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則當慎擇師傅
而早諭教之至於託孤受遺之際尤必重其任焉則庶
乎其可矣 [illegible]
夏有天下十七世四百五十八年 [illegible]
[illegible]
殷 [illegible]
殷湯姓子名履以水德王 家語 都亳 [illegible]

湯之先契
為之祖契父帝嚳母曰簡狄為高辛次妃佐禹治水
有功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為天乙是為成
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
居 [illegible] 以七十里諸侯 [illegible] 為葛伯不祀
湯始征之 [illegible] 時伊尹有莘
聖之德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湯三使往聘幡然而
從臣之任以國政號為阿衡湯嘗薦伊尹于夏王伊尹
醜夏復歸于亳因說湯以伐夏救民之事桀殺直臣龍
逢羣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夏臺已而得釋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
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
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矣歸之者
四十餘國桀無道益甚殘虐萬姓諸侯昆吾氏為亂伊
尹相湯率諸侯伐昆吾遂伐桀諸侯共推湯為天子既
即位以堯舜禹皆揖讓傳天下己獨以干戈得之有慚
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作誥以釋其慙湯乃
改正朔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諱曰祀反桀之事治民以
寬除其邪虐順民所喜遠近歸之然自伐夏之後大旱
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爛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
吾請自當齋戒斷爪身嬰白茅自為犧牲禱於桑 [illegible]

書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既大雨方數千里矣[illegible]當時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illegible]後之言三代相業者伊尹蓋爲稱首焉[illegible]嘗讀孟子至三王四事章所謂湯執中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於窮夜旦之所思而汲汲若莫乎蓋嘗攷之虞夏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凱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禹契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爲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爲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魯康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郕若郜皆列爲藩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爲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亦鮮矣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周公諒亦知其未廣也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傅說諸大臣非以其親以其賢也主於賢則有德是視固不問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因表而出之以爲世法云

[illegible]或曰唐虞揖遜傳天下禹德已衰於傳子湯放伐武王伐紂而論者乃曰堯以是道傳之舜舜以是道傳之禹禹以是道傳之湯湯以是道傳之文武中道之相傳其用何若是之不侔歟曰不然也聖人之道一天而已試嘗論之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亦道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即克寬克仁之主我武惟揚之武即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illegible]之若非也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故太甲[illegible]太丁之子湯之適孫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有伊訓之書太甲既立不明于德欲敗度縱敗禮伊尹營于桐宮[illegible]密邇先王其訓王徂桐宮居憂三年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王歸于亳遂政于王此太甲三篇之書所以作也太甲由是脩德保惠庶民克終湯業繼以沃丁[illegible]

小甲(太庚子[illegible])雍己(小甲弟[illegible])而殷衰太戊立(雍己弟[illegible])先是雍己之世商道浸衰諸侯或不來王至是亳有祥([illegible])桑穀共生于朝([illegible])一暮大拱([illegible])伊陟相之(伊尹子)巫咸為佐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桑穀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號曰中宗又繼以仲丁(太戊子[illegible])外壬(仲丁弟[illegible])河亶甲(外壬弟[illegible])祖乙([illegible])遷都靡定仲丁自亳遷于囂([illegible])河亶甲又自囂遷于相([illegible])祖乙又自相遷于耿皆河決之患也祖乙而後祖辛([illegible])沃甲(祖辛弟[illegible])祖丁([illegible])南庚([illegible])陽甲(祖丁子[illegible])而盤庚立([illegible])自仲丁至陽甲多廢適立弟爭位相伐亂凡九世諸侯莫朝盤庚初殷道益衰耿都又有河決之患復欲遷于亳臣民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以諭之乃從自湯至盤庚凡五遷盤庚既遷從湯所都故商曰殷([illegible])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小辛([illegible])小乙([illegible])繼之時又不競武丁立(小乙子[illegible])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為胥靡築傅巖之野惟肖([illegible])爰立作相([illegible])

說命之書三篇([illegible])後說論學之辭皆切要([illegible])王者事乃商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于伊尹以洪其源至傅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illegible])高宗從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illegible]既而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號曰高宗子祖庚立([illegible])祖甲([illegible])王少不義高宗逐之亡居民間不得志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又作盤盂之銘以自警戒([illegible])自是為[illegible]庚丁([illegible])武乙([illegible])復去亳徙河北淫其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令人為行神不勝僇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太丁(武乙子[illegible])至帝乙(太丁子[illegible])帝乙長庶長微子啓賢其子勸王以為嗣王以其母賤不立也立適子受辛是為紂([illegible])資辯捷疾材力過人手格猛獸([illegible])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播棄黎老昵比罪人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illegible])弗祀上帝神祇宗廟尚且

[illegible]伐有蘇氏獲其女妲己嬖之惟言是用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臺大三里高千尺盈鉅橋之粟[illegible]益廣沙丘苑臺以酒為池縣肉為林縱男女倮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作炮格之刑膏銅柱下加之炭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笑取妲己笑樂剖孕婦斮朝脛醢九侯脯鄂侯囚周侯於羑里二侯為三公九侯進好女女不喜淫紂殺之醢其父鄂侯爭之遂脯鄂侯西伯聞歎崇侯以告囚之羑里周臣進美女奇物善馬得釋更賜弓矢斧鉞專[illegible]西伯西伯卒子發立紂十七年癸亥命文王為三年己巳改正武王元時紂惡不悛微子去之以存宗祀比干諫而狂為囚奴周西伯發於是帥諸侯伐紂戰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奔鹿臺衣寶玉自焚西伯誅紂及妲己天下歸周矣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亦以聖人不世出賢德無以大相過即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然大君人命所係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illegible]嘗執一也是以武王雖弟上承文王之命而終不釋為君帝乙亦賢君也況於立嫡而不知紂之足以亡天下豈亦不知變之過矣使帝乙而知是道商之下此猶未可知也雖然商亡矣而人心風俗猶有可得而言者蓋天下治亂係風俗風俗之美惡係人心三代固皆有道之長也而商之一代風俗為最美讀商書至終篇於之亡三仁寧死寧遜寧佯狂為奴所以自靖自獻者

[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心伯夷叔齊一諫[illegible]萬世君臣之[illegible]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或言微子先抱祭器歸周者非也書所謂我不顧行遯我因為臣僕者去而遯耳紂曷嘗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商亡以後事比干之死固已安之箕子之佯狂意抑宗元之論亦深有以察乎其心[illegible]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比其志何如哉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周人目之為頑民而商則不失其為義矣陳同父所謂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illegible]黎其是至死不貳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宋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illegible]如一[illegible]發之人畢無能出一匕強剚以起其生者則所謂養成一代之人心風俗有王者作誠不可已已也[illegible]商有天下共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年[illegible]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二

周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周武王姬姓名發以木德王都鎬京周之先棄為之祖母曰姜嫄為帝嚳元妃生棄好稼穡堯舉為農師封邰舜命為后稷居自后稷以農事開國公劉克篤前烈慶節國於豳太王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故號曰周實肇基王迹娶于齊曰太姜美而賢生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季歷天性恭順友愛孚篤娶于摯曰太任亦有賢行生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傳之昌太伯仲雍知父之志逃之荊蠻斷髮文身以示不可復用周人於是奉季歷為嗣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蓋謂是也時王季既立有謀能斷守正而和照臨無藏勤施無私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己出四鄰咸服焉王季薨文王昌嗣位大勤農桑乃正經界定井田以為徹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窮而無告文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文王禮下賢人本朝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徒皆來歸時文王為三公紂為不道醢九侯脯鄂侯文王竊歎崇侯虎以告紂因之羑里文王乃取包羲氏易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作為卦下之辭以垂世立教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既而得釋賜以弓矢為殷西伯于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呂望時已八十餘聞西伯善養老歸于周釣于渭文王出獵以歸尊為太公任以大司馬虞芮之君爭田而質成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於是伐邘伐崇伐犬戎伐密須而作豐邑自岐徙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毋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論語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後一百年殷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

則翦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之於其口亦必不萌之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于以望其國祚之綿洪焉爾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伯不從遂逃荊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至於文王三分有二之說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下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之暴惡肯　之乎以崇侯虎之讒害乃不諧毀之乎此必無

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辭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且以虞芮一質成之後歸文王者四十餘國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為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人心則歸文王矣蓋至於武王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集者八百國豈八百國之疆土人民先為武王有哉亦心悅誠服而趨之者如歸市爾文武之心蓋有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矣如必曰太王實始翦商必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聖賢立言之意荒矣

請得以暴白二王之心於千百載之上者

文王薨武王立紂一十四年太公為師周公為輔

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九年觀兵祖伊恐奔告于紂曰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蓋有以知殷之必亡矣

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邦冢君御事庶士……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時殷明……六師明誓衆士……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率其旅若林乃……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於是殺紂以成革命之功

乃還歸在豐踐天子位南面朝諸侯改正朔以建子之月為歲首如稱年與民更始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於是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封堯後於薊封舜後胡公滿於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大姬分以寶物……以備三恪復封夏後東樓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封神農後於焦封太公望於齊周公旦於魯召公奭於燕畢公高於畢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臨殷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

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武於成[illegible]叔振鐸於曹[illegible]叔
鄭於毛文封諸叔于郜于雍于原于邰于酆號仲號叔
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仲封西號[illegible]叔封
東號[illegible]封太伯仲雍後周章爲吳伯後封章弟虞仲
[illegible]
[illegible]封少昊裔茲輿於
莒封祝融安期皆挾於鄶封四嶽姜姓文叔於許封仲
虺弟雍滑後於薛[illegible]受封者八百國兄弟之君十有五
人同姓者四十餘人[illegible]以兼制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後又迹箕子所之東至朝鮮[illegible]就而封之焉不
惟是也大之爲洪範之陳而萬世彝倫之道明[illegible]

書[illegible]攷之爲冊書之戒而敬忌義發之辨著[illegible]
[illegible]
繼之爲九府圜法之立而泉貨之利通[illegible]
[illegible]
報本反始則崇追王祭祀之禮
[illegible]
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illegible]
[illegible]
至於建官則惟賢位事則惟能
也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
之衆蓋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illegible]尚何難之有

[illegible]周公廱
閑[illegible]以道公誠立而啓斷[illegible]而相義以充
大其志召公[illegible]而切直[illegible]而諫邪以矯拂其行史
佚博聞[illegible]記敏給而善詞以承[illegible]遺忘王雖童蒙而
四臣維之故朝廷無過事于時周公以太師位冢宰正
百工管叔自以年長而周公居中專政己與二叔監殷
羣弟疾外群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挺動
武庚連淮夷以叛召公不悅周公遂有君奭之書周公
乃告二公[illegible]曰我之弗辟[illegible]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
決策東征委召公畢公以內事帥師而東作大誥周公
居東二年勞來殷民固守其所三監淮夷欲西不得西
欲戰不得戰[illegible]曰離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
林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
代殷後而外變頓革矣[illegible]
[illegible]或曰金縢所謂流言不過辟叔
袖爲中傷之言所謂我之弗辟[illegible]居東二年乃是周公
避之而居東所謂罪人斯得則周公居東之後王始知
流言之爲管蔡也于後管叔懷流言之罪挾武庚以叛
而後誅之耳豈有兄弟之間方聽流言遽之而遽欲致
辟之乎曰不然也[illegible]不識之蔡仲之命予亦惟曰群叔
流言即接以致辟之辭矣曰流言者特微其辭耳三監
[illegible]庚之叛固已在其中矣[illegible]成王以幼沖而[illegible]

新造之邦流言之變危急存亡之所繫周公以身佩安危之寄擔當重任擬幾不發大事去矣故寧不顧兄弟之親不恤天下後世之議[illegible]行其於此者所以即形為我之辟辟[illegible]我艱以告我先王之言而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東征致辟之事也況謂之曰罪人以其煽亂王室而暴其罪耳豈流言僅及周公而遽以罪加之乎由是觀之此為何時尚可從容二年之避乎吾知公必不然矣[illegible]但外變雖寧而王猶有疑周公之心故周公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而繫之以辭以示文考之志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之理[illegible]之意矣又為鴟鴞之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illegible]以風偃禾拔木王啓金縢之書將卜大夫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illegible]王執書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illegible]王出郊天雨反風禾起歲熟乃歸周公于東公是以有東山之詩厥後周公從王東狩伐淮夷遂踐奄肅慎來賀亦以三監之變至此而後事之首末俱定也周公復位冢宰握髮吐哺以下白屋之士由是盡知天下賢才之淹滯否獄訟之失情者飢寒之無告者諸侯來朝各告戒之皆曰明哉周公何知我之惡乎[illegible]交趾之南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所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以來朝則知周公[illegible]化之所被可見也[illegible]初武王謂周公曰洛汭延于伊汭其地四平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伊洛天室且宜居於其成之於是成王將宅洛邑居九鼎乃命太保先至洛卜宅作召誥周公繼之作洛誥乃營洛邑為王城而郟鄏之間以定營成周於東郊而殺民之頑以化[illegible]成明堂以朝諸侯[illegible]制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illegible]作武樂以象武王之伐功至是周公歸政蓋七年矣乃歸政於王王猶命周公分正東郊而有多士之書[illegible]于後又作無逸立政以戒成王公沒[illegible]王在位尚二十七年讀周官之書則知成王設官分職之有倫朝覲巡狩之有法讀君陳之書則知成王命君陳以尹茲東郊拳拳不忘殷民之化至於作德日休敢與在德兩言則又二篇中切要之論此固成王學力之到而實周公造就之功歟成王時諸侯分封命宋後殷外[illegible]同姓有唐[illegible]有[illegible]異姓[illegible]有能繹之楚焉[illegible]

[illegible]在位二十八年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
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咸受顧命[illegible]康王既
尸天子位誥諸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再拜稽首曰今王敬之哉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予一人
釗報誥昔君文武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群公皆聽
命[illegible]又冊命畢公以成周之眾保釐東郊[illegible]王
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
義囹圄空虛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者四十餘
年有唐虞之風焉[illegible]嗚呼文武成康父子祖孫聖賢相繼
者三百餘年後世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真元會
合之運亘千古而再見者歟[illegible]昭王瑕立[illegible]
位五十一年王在位久不能彌於政治風化稍衰時月有光
五色貫紫微井水溢[illegible]人不朝王南征返濟漢漢濱人
濟以膠船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之[illegible]
[illegible]穆王滿立[illegible]
命君牙為大司徒作君牙有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
于春冰命伯冏為大僕正作冏命有曰怵惕惟厲中夜
以興思免厥愆于時王心未肆也迨夫將征犬戎祭公
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
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不聽遂征之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illegible]
[illegible]又東巡至鄭人[illegible]谷[illegible]記春官集諸方士
言神仙事造父以[illegible]八駿[illegible]王
遂欲周行天下以求神仙於是西遊樂而忘返作白雲
黃竹之歌天下愁怨滋甚之東徐偃[illegible]行仁義諸侯
多歸之者徐偃王王聞之馳歸造父為御起諸侯師與
荊楚合攻徐破之偃王走死賜造父趙城為趙氏[illegible]
[illegible]之後未幾王又欲出遊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風王[illegible]王感而
止命呂侯作刑以懷諸侯以綏四夷周室再安末年王在
位久教化寖弛刑罰繁息有以清之此呂刑之書所以作
也胡氏曰穆王耄荒後雖下衰然能由書與獄之情為
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
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共王繄扈立[illegible]
[illegible]十二年在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
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粲美物也而
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康公不獻一年
王滅密[illegible]懿王囏立[illegible]
位二十五年[illegible]時王室始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王命[illegible]
為涇渭之間馬大蕃息[illegible]伯[illegible]

[illegible]時大旱江漢冰竭牛馬死[illegible]之
[illegible]災異之見殺氣若劫霸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
之倚伏可畏也哉夷王燮立[illegible]親禮不明
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紊矣時荊[illegible]孫
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伐揚粵僭立三子為王
[illegible]衛頃公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
鄰之地[illegible]孟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況滅人之國而有之乎斯二者皆陵遲解紐
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為三歎息者矣厲王胡立
[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而詩人變雅始作[illegible]時

榮夷公好專利有寵於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
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學
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
榮公若用周必敗也不聽卒以為卿士用事政益暴虐
四夷交侵[illegible]起虐用其民民不堪
命遂而謗王得衛巫[illegible]使監謗以告則殺國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
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
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王不聽三年
民不堪命作亂流王于彘[illegible]太子靖匿召

公家國人圍而[illegible]召公以其子代之得免二相周公
[illegible]協共理國事號稱共和共和十
四年[illegible]王崩于彘二相奉太子靖即位是為宣王
[illegible]周召為輔王承衰亂之後旱災知懼側身
脩行以銷天變[illegible]任賢使能與夷撥亂有山甫以補
袞職之闕[illegible]有申伯以蕃四國之難[illegible]
爲命召公平淮夷[illegible]吉甫伐玁狁[illegible]方
叔征荊蠻[illegible]故能復文
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中興焉況當是時內
有姜后之賢能脫簪珥以諫所以輔成早朝晏罷勤於政
事者多矣[illegible]惜乎藉田

不脩虢文公諫[illegible]
[illegible]戰于千畝而料民[illegible]
[illegible]不殺杜伯非其罪[illegible]
[illegible]祈父白駒黃鳥之詩[illegible]終不能免詩人之
刺則當時司馬之職非人賢者之去欲留不可未年生
民蓋有失其所者矣惜哉宣王時始封其庶弟友於鄭
是為鄭桓公幽王宮涅[illegible]沈湎淫佚讒諂
並進賦斂煩重百姓愁怨不以禮信待諸侯賞罰不當
[illegible]涇渭洛三川震[illegible]伯陽父曰周
[illegible]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山崩川竭亡國之證[illegible]
[illegible]未幾三川竭岐山崩幽王娶于申

生太子宜臼後[illegible]生伯服又用虢石父虢石父讒佞
爲卿以褒姒譖申后及太子宜臼王廢后太子而以褒
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驕恣王惑之詩人知其必亡
刺之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宜臼奔申王求殺之申不與王伐申申侯
與繒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莫至[illegible]
[illegible]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立伯服爲王盡取周賂[illegible]
而去[illegible]而西周遂亡論者曰幽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
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illegible]當是時鄭
伯友死於戰秦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
侯仇合諸侯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掘突[illegible]收父
撤兵從諸侯東迎故太子宜臼於申歸而立之[illegible]是爲平
王而周轍遂東矣[illegible]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三

蜀 昌祖 校正音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四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周

平王宜臼立東遷洛陽是爲東周[illegible]王命晉
文侯爲侯伯賚以秬鬯弓矢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
大初使命秦襄公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卽
有其地至是襄公乘勝取之而西垂幾內八百里之地
盡爲秦有是舉周家興王之業一轉而爲秦矣又始封
襄公爲諸侯[illegible]衛武公于周以輔政公是年九十
五[illegible]鄭伯友曰桓公子掘突入爲司徒自是以後政令
不行於天下衰弱同於諸侯[illegible]孔子删詩降黍離於國
風[illegible]定書終於文侯之命作春秋起
於魯隱公之元年而托始於平王其以是夫[illegible]
[illegible]胡氏曰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於犬
戎則天下所不忍而平王乃其子也所宜[illegible]
民[illegible]兵卽天下諸侯披其巢穴[illegible]
述文武成康前人之蹤則可謂人子矣[illegible]其命秦
晉以詞語乎而不切志舒而不慘忘不共戴天之讎驅
棄舊都以西事委之於秦而卽安於洛邑亡三綱矣夫
子定書而取文侯之命何哉平王雖不自強勵而晉侯
不失爲宣王之道遂逐西戎黜伯服扶立冢嗣號令天下莫

說不敢使平王獨有仁心義氣而輔以晉文桓武[illegible]
室中興矣聖人之心廣大權衡不失其輕重是以[illegible]
取晉文而於平王猶有望也及其末年包情放縱不可
救藥日以衰微名號雖存其實與杞宋等矣聖人據事
直書未夫道而作春秋固非衆人之所識也愚謂平王不
但無仁心義氣而已今觀其遣戍母家[illegible]此揚之水所
以作也[illegible]朱文公之論曰申侯與犬戎弑幽王乃王
法必誅不赦之賊平王與其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今
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之爲有德而不知
其弑父之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
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illegible]項氏曰

通鑑一

自天理觀之則申侯爲平王不共戴天之讐自平王觀
之則申侯乃其貴戚成濟也[illegible]其戍之宜矣
愚亦曰自幽王觀之則平王眞所謂亂臣賊子無後人
心天理之存者矣夫子刪詩而存揚之水其刺之也固
宜由是論之則春秋托始於平王可以深長思矣王崩
桓王林立[illegible]周之東遷晉鄭
焉依平王時鄭武公莊公爲王朝卿士[illegible]鄭伯
[illegible]王欲畀虢公政[illegible]
怨王王曰無之於是周鄭交質[illegible]至是[illegible]又交
惡[illegible]至是繻葛一戰
射王中肩[illegible]東周之衰決於

此鄭伯無君之罪實爲首惡其能逃當世之誅乎[illegible]
以謂鄭志在於見王伐之爲非禮[illegible]是誠何見哉[illegible]
[illegible]在位[illegible]十二年齊小白歸國是爲桓公用管
仲爲相率諸侯[illegible]胡氏曰齊桓公所以
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
而不求自利則管仲者天下之才也當以見諸天王上
言文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自幽
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地[illegible]王東遷于成周[illegible]
畿內諸侯要亂各據土宇王畿中無西偏矣
使齊桓管仲入贊于天王匡正畿甸以修[illegible]禮
以齊諸侯[illegible]六年以復戍狄則周室[illegible]然中興而王化

通鑑一

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illegible]帝之閒
也[illegible]
[illegible]時桓公會北杏以平宋亂遂[illegible]胡[illegible]
[illegible]會[illegible]子柯而不渝曹沬之盟[illegible]一再會
[illegible]
鄭[illegible]而齊始霸謂其始爲諸侯長
也[illegible]胡氏曰[illegible]春秋之世以諸侯主天下盟會
自北杏始其後晉文[illegible]主夏盟蹟此而
爲之者也惠王閬立[illegible]有子頹之亂王
奔[illegible]鄭之櫟[illegible]伯[illegible]入師[illegible]子頹奉王歸周
[illegible]

王賜桓公為侯

伯且謀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是年桓公與諸侯盟于

齊定令關市五十而征一賦稅以粟

田稅上年什取三中年什二下年什一大凶不稅其或

饑饉則弛而稅令諸侯必足三年之食以其餘脩兵革

不足者助之 發聲於吳穆公喜曰孤之有管仲猶鴻之

有翼也號曰仲父其後 城衛于楚丘

遷邢于夷儀

夫人哀姜以

盟召陵而 荆楚 乙丑

盟首止以定周太子之位王以

盟寧母而不受鄭人之

皆王之世

襄王鄭立 元年庚午 時桓公有葵丘之會

命管夷吾平戎于王

師諸侯師城緣陵而遷杞

其後又征諸侯戍周以舒戎難 明年而

公辛戍 時秦穆公亦已霸平晉亂立晉君

晉文

公始復國矣 王有叔帶之亂奔鄭告急于

晉文公率諸侯納王誅叔帶王饗醴

命之侑 請隧 弗

許曰王章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其後遂

有河陽之狩王賜文公為侯伯然以臣召君文公此舉

於是乎不可為訓矣

襄王之元年即宋襄公之元年也

公雖以霸稱僅有立齊孝公一事為可取耳

頃王壬臣

至定王瑜 楚李子 已僭稱王

是伐陸渾之戎 次雒觀兵周郊王使王孫滿

勞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

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慚懼而退

嘗實考五霸迭興始於莊王十二年齊桓公入國至

定王之十六年 楚莊卒而五霸之業 歷七王九

十五年於此矣齊桓晉文功在王室襄王得定晉君立

已而伐晉伐戎以成霸業

末乃收其賢臣以從

與不得為諸侯盟主固[illegible]以自[illegible]
窺伺而問鼎已而伐鄭伐陳伐宋殆無虛日[illegible]
[illegible]乙宋襄智畧不如桓文強暴不如
楚莊而興師乃又會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為
仁義卒不能紓楚師之威盂之會見辱於楚[illegible]
[illegible]泓之戰卒殞其軀[illegible]
[illegible]皆自取也雖然五霸
莫如桓文矣孰優曰晉文公譎而不正[illegible]齊桓公正而
[illegible]不譎[illegible]孔子已嘗言之又曰桓
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illegible]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
其至然終不能免小器之譏以其徒知挾天子以令諸
侯區區為霸者之舉而非有尊王明義之誠心其[illegible]
不足稱也不然管仲死桓公死何至五公子爭立天下
遂不復宗齊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使王化得行者亦未為無補矣簡王[illegible]立[illegible]
[illegible]以靈王[illegible]二十一年庚戌
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illegible]二十二年

也定敬王時為魯大司寇攝相事[illegible]
歸[illegible]
都[illegible]收其甲兵[illegible]行相事[illegible]七日而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illegible]齊人歸
女樂沮之於是去魯奔走宋衛陳蔡之間及歸魯年已
六十八矣[illegible]魯終不能用乃敘書傳禮記[illegible]
[illegible]刪詩正樂[illegible]繫易作春秋贊紹伏羲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之道統傳之萬世嗚呼盛哉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
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illegible]
[illegible]敬王[illegible]有子朝之亂至再皆賴晉
而後定[illegible]
[illegible]
公室卑矣而頃公定公猶兩平王室之亂為可嘉也三
十九年庚申晉定公之十四年公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
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越明年壬戌夏四月乙丑孔
子卒[illegible]而左傳終於哀公二十七年[illegible]
[illegible]滅智伯之事[illegible]曹滅於宋[illegible]陳滅於楚[illegible]

元王仁[illegible]越句踐伐吳[illegible]
王夫差棲姑蘇山使大夫[illegible]成[illegible]
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
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
可逆乎[illegible]乃鼓進兵使者泣而去吳王自殺遂滅
吳句踐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徐州致貢于周
元王使人賜胙命為伯[illegible]
[illegible]太史公曰禹
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乂安及苗裔句
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
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
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無顯得乎[illegible]
[illegible]初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illegible]
行氏為六卿六卿彊專權弗能制智伯既與韓趙魏[illegible]
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illegible]又約韓魏共伐趙二年不[illegible]
趙襄子使人告韓魏反共攻智伯滅之而與趙共分其
地[illegible]蔡於王之時亦為楚所滅[illegible]王崩三子爭位相殘
[illegible]於考王[illegible]五月王封其弟于河南是
[illegible]
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
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威烈王午立[illegible]二十三年九鼎
震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illegible]初
考王元年晉幽公立[illegible]地所存惟絳曲沃二邑餘皆為
三家所有公畏其彊反朝于三家王不能討至此乃命
為諸侯司馬氏通鑑[illegible]續左氏為編年而托
始於韓趙魏之事誠以名分所繫不容不論而議之也
故其言曰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
屬者以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
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使列為諸侯是區區之名
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卒使天下以智力相雄長聖
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
豈不哀哉可謂至論矣自是安王驕立[illegible]
六齊田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先祀[illegible]王
又不能討反命和為諸侯[illegible]
[illegible]乃命和為諸侯[illegible]後七年康公薨田氏遂并齊而有
之[illegible]夫固有以啓之也歟後有齊者田姓而姜氏之齊
亡[illegible]
[illegible]未幾韓趙魏亦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
其地而晉亡[illegible]烈王喜立[illegible]齊威王來朝

王是時周室微弱諸侯兵爭而齊獨霸天下以此爲賢

威王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於是群臣悚懼莫敢

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王初年韓滅鄭併其國因徙都之[illegible]魏王痛

在位[illegible]在位四十八年間秦發兵襲魏斬首七萬

數自石門龍賈始[illegible]

[illegible]孫臏龐涓俱學兵法仕齊仕魏自相刃殺[illegible]以刑名

之學入秦[illegible]以黃老之

學入韓[illegible]蘇

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學從橫之術秦爲從約長并

相齊楚燕趙韓魏[illegible]其後張儀相魏又割上郡十

五縣以賂秦[illegible]

孟嘗君以賢安之子倜儻饒智術散財養士食客常數

千人盜虛名以重天下[illegible]

而鄒人孟軻不遠千里乃以儒術見梁惠王談仁義於

刑名功利戰鬬之世[illegible]固宜圓鑿方枘而難入也斯

無庸論矣獨惟當時最可恨者三晉之臣也不以

其道立爲諸侯是非所當立而立成命授之於前

諸侯石門之戰秦得以諸侯伐諸侯何功之[illegible]

黻黼之服是非所當賜而賜顯王復失之於後周之政

刑至是無復有存焉者矣[illegible]故且月趨於弱致

那[illegible]致伯[illegible]賀即位[illegible]

文以秦成強秦虎狼之暴故末年敗於僭王而無忌憚

[illegible]諸侯皆從而效之矣[illegible]尚何言哉

是時楚殺越王無彊越始散服於楚而周亡[illegible]慎靚

王定[illegible]時楚趙[illegible]從伐秦秦人開關

[illegible]延敵五國之師皆敗走[illegible]

張儀[illegible]成于秦秦[illegible]戰勝[illegible]而燕

王噲又自以其國與子之而國內大亂[illegible]

[illegible]

齊大孟子自願王三十三年至魏[illegible]至是魏君

惠王卒去魏適齊逮夫赧王元年復去齊今觀其自魏適

而進仁義之說見魏襄而陳不嗜殺之說亦意梁之可

與有爲也奈何以爲迂闊於事情於是絕望於梁而適

齊因宣王一牛之不忍啓之以王道井田學校與民同

樂齊宣王爲王言之蓋以三代教養之道望其君也王不

能用於是浩然出晝退述堯舜孔子之道而書作焉[illegible]

[illegible]嗚呼文武成康道澤竭王道不行於天下而孔

子生於春秋戰國者天也因見其書猶昌其道尊稱聖

賢子論爲世示天也詎容以一時之遇不遇言哉赧王

赧王[illegible]五十九年東西周分治[illegible]王徙都西周[illegible]
[illegible]益以微弱不能主盟會武公焉依[illegible]寄命若於
諸侯之上者五十有九年當時自秦楚齊燕韓趙魏七
雄國外僅存曾衛宋中山[illegible]秦
雖大而六國外非小弱也張儀號說楚韓燕東
秦[illegible]未至而秦惠王已薨及明年而儀亦物故矣宋
王偃以雀生鸇吏占以為霸天下遂滅滕伐薛取齊楚魏
乃射天笞地斬焚社稷自謂滅亡[illegible]齊湣王
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猶卒
敗死於齊[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諸[illegible]趙武靈王變胡服
習騎射制林胡滅中山[illegible]大啓土
宇藺相如挫強秦於澠池之會[illegible]
[illegible]馬服君[illegible]敗秦將於閼與[illegible]
[illegible]之圍斯亦強矣秦之所陵者楚所侵者韓
[illegible]自趙輕受韓上黨之歸[illegible]誤以趙括
代廉頗之將長平之師一喪上黨竟為秦有[illegible]
上黨者天下之脊也既為秦有韓以折而歸之六國其
[illegible]於是秦圍趙邯鄲[illegible]不得脫[illegible]

[illegible]秦取[illegible]取趙
二十五縣王恐負諸侯約從[illegible]秦怒
使將軍摎攻西周王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王還周崩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illegible]於𢇛狐
[illegible]後七歲[illegible]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
秦莊襄王使相國呂不韋滅東西周二周皆入於秦秦與周
君以陽人聚奉其祀而周遂亡[illegible]觀戰國以來功利之習熾人心君臣
[illegible]
[illegible]漸滅殆盡無復有存焉者六國非特坐視周室之
亡而莫之救如齊湣楚[illegible]
[illegible]其力有所不

贍耳豈推秦哉而當時之士如蘇秦張儀公孫衍[illegible]
蘇代蘇厲樓緩之徒不足論也若齊孟嘗[illegible]相如趙奢
亦未易以責備也賈誼稱齊有孟嘗趙有平原[illegible]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illegible]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然孟嘗君嘗入相秦僅以
雞鳴狗盜之客脫身逃難[illegible]
[illegible]平原君得毛遂合從於楚[illegible]
[illegible]因婦言
殺於魏[illegible]俾致秦
也信陵一君以存趙[illegible]而二君者

[illegible]身以濟[illegible]太子之賊[illegible]

[illegible]

能從蕩八隱者侯生毛公薛公之力[illegible]

[illegible]

而周士亦無一能倡大義於天下僅有

魯仲連義不帝秦為當世高士重名[illegible]

[illegible]亦初非為尊

周使當時之士有如三老董公之遮說當時之君有如

漢王三軍縞素為王赧發喪為天下誅無道秦名其為

賊敵乃可服齊桓晉文之事寧不可復見於今日何計

不出此顧乃區區欲與秦鬬智角力卒之竟服役以[illegible]

[illegible]

待滅亡之不暇可痛也哉迹周自武王至幽王十一世

都鎬是為西周自平王至赧王二十三世都洛是為東

周[illegible]平王以後春秋時也威烈王

後戰國時也[illegible]蓋嘗論之西都自涇卅勝萎澤下堂

見諸侯綱常陵遲已為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已來弱

不可支猶幸五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尚寄空名於天下

然[illegible]已為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為諸侯

綱常道盡矣於是七雄競強蘇秦張儀肆從横之術從

者猶知合六國以抗秦横者幷於事秦而不恥事秦者

周人知有周抗秦者不過自為亦豈復知有周哉雖然

儀秦不足論管仲以其君霸猶不能免小器之識也

周之不可復西亦猶戰國之不可復春秋五霸三王六

雄人於儀秦乎何誅又嘗合三代論之三代之王有天

下一千九百六十九年何聖賢之君無幾夏有禹啓少

康商有成湯太甲太戊盤庚武丁周有武王成王康王

宣王外無聞焉然後之言治者以三代為稱首巍巍堂

皇卓冠千古而莫及者禹湯文武以聖王之道立經陳

紀創法定制其尤卓卓然者如井田封建學校兵師之

要靡不備具而又固結之以仁維持之以禮端本洪源

自足與天無極故其後世子孫非有如桀紂幽厲

之暴亦未有桑惡加王赧之衰皆足以世守之而勿失也

豈偶然哉周自武王有天下至赧王凡三十五王[illegible]

[illegible]

凡八百六十七年[illegible]

南宮氏曰周自武王至東周君滅而周始亡于秦[illegible]

[illegible]書錄也後有秉春秋[illegible]

筆者盡改而正諸六國[illegible]

[illegible]秦并天下方大書[illegible]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四

蜀 昌祖 校正音注

新安 前貢士 胡一桂 庭芳 纂

周諸侯

魯

魯周公旦周武王弟也王伐商周公佐王定天下封於少昊之虛曲阜（今兗州府仙源縣）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王子伯禽遂代封於魯伯禽即位之後管蔡及淮夷徐戎並興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徐戎遂平三世爲幽公而有弟之弒又三世爲武公武公與長子括小子戲朝周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樊仲山甫諫不聽卒立戲是爲懿公九年公兄括之子伯御弒公而自立宣王伐魯誅伯御立懿公弟偁是爲孝公自是諸侯多畔王命王舍長立少周有以啓之也孝公子惠公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子息息娶宋女女至而好公奪而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允爲太子公卒允少公長庶子息以平王四十九年攝政而夫子作春秋託始於此十一年羽父請殺子允求太宰公曰吾爲允少故攝今允長矣吾方將菟裘而老焉以授允政羽父懼反譖公于允請殺公允許諾遂弒公而立允是爲桓公公娶于齊生子同公與夫人如齊申繻諫不聽齊襄公通焉公怒夫人以告齊侯使彭生弒公子同立是爲莊公

莊公子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公娶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姜無子姜弟叔姜生子開初公愛孟女生子班欲立之公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材可以爲嗣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奉班遂鴆叔牙立其子爲叔孫氏公卒季友竟立班先是慶父與哀姜通欲立姜娣子開至是慶父弒班而立開是爲閔公二年哀姜與慶父謀欲立慶父遂弒閔公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奔莒於是季友奉閔公庶兄立之是爲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奔邾季友賂求慶父使人殺之慶父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召之邾而殺之以平常釐季友爲相九年號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公卒子興立是爲文公文公卒襄仲殺公嫡子惡及視而立庶子俀是爲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宣公子謀伐三桓會卒不果子黑肱立是爲成公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襄公卒昭公禂立鸜鵒師己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野外季氏與郈氏鬭雞季芥其雞郈金其距平子怒昭伯亦怒郈氏以告公公伐季氏平子請囚弗許於是三家共伐公公奔齊如晉居乾侯公卒魯人立昭公弟宋是爲定公五年季平子卒子其家臣陽

因季桓子而專國政

十年孔子行相事公與齊侯會夾谷之會齊欲襲魯公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朝孔子遂行定公卒子哀公將立孔子反魯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二十七年三桓攻公公奔衛如鄒如越公卒子寧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而已又八傳為頃公十六年赧王五十九年也是歲西周滅又六年當秦孝文王元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遷于下邑為家人魯絕祀太史公曰甚矣魯道之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何其戾也迹魯自周武王伯禽就封至頃公三十四君八百二十七年而亡

齊

齊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人也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夏商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熊乃霸王之輔於是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後武王東伐以觀諸侯師行師尚父故曰師尚父武王克商封尚父於齊都營丘東成王時管蔡作亂淮夷畔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至哀公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胡公徙都薄姑哀公同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至僖公愛其同母弟之子公孫無知令其秩服比太子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公絀無知秩服無知怨魯桓公夫人襄公女弟也公故嘗私通之及與桓公來襄通焉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襄公醉桓公使力士彭生抱桓公上車拉殺之遂殺彭生以謝魯無知殺襄公自立游於雍林雍林人襲殺無知和議公誅殺不當群臣恐禍及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自少好大夫高傒及無知死高傒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管仲別將遏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小白載溫車中馳行先入亦有高國內應先入得立是為桓公發兵距魯以書遺魯請殺子糾又請管仲臨之鮑叔牙受管仲及堂阜脫桎梏言之桓公以

大夫任政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修軍令
賢能齊人皆悅二年滅郯[illegible]
五年伐魯[illegible]盟于柯[illegible]曹沫以匕首劫
桓公反魯侵地後悔欲無與而殺沫管仲諫不可遂與
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皆信齊而欲附之七年會諸侯
于甄[illegible]而公始霸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以
爲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救燕伐山戎[illegible]
[illegible]燕送公入齊境於是割燕所至與之命修召公之政納
貢于周[illegible]二十七年[illegible]公夫人哀
姜以其罪公之慶父兩預弑魯君也二十八年城衛楚
丘三十三年以夫人蔡姬故率諸侯伐蔡蔡潰[illegible]
[illegible]遂伐楚責包茅不入貢[illegible]
次陘[illegible]楚使屈完將兵捍齊齊退召陵[illegible]而盟[illegible]
年會諸侯[illegible]葵丘[illegible]周襄王賜胙彤弓矢大路秋復
會葵丘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公子夷吾爲晉君[illegible]
晉亂至高梁[illegible]公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合謀伐
周公使管仲平戎于周四十一年管仲隰朋皆卒管仲
病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
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如何對曰
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曰豎刀如何曰自宮以適君
非人情難親公不用仲言三子專權四十二年初公立

夫人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公與
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公卒易牙與豎刀立無
詭[illegible]爲君太子昭奔宋[illegible]
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殺無詭四公
子攻太子宋敗四公子而立太子是爲孝公十年孝公
卒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illegible]是爲昭公十九年昭公
卒子舍立爲君昭公弟商人[illegible]舍自立是爲
[illegible]公四年公遊申池丙戎庸職弑懿公[illegible]
[illegible]齊人廢其子立公子元[illegible]是爲惠公頃公
[illegible]初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觀笑之十年齊
伐魯衛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救魯衛伐齊追齊至馬
陵[illegible]笑克者請執叔子[illegible]
[illegible]曰叔子齊君母亦猶
晉君母子安置之於是乃許令齊歸魯衛侵地公卒子靈
公立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立之是爲莊公六年初棠
公妻好[illegible]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焉嘗以崔杼之冠
賜人崔杼怒遂弑莊公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
景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殺之其弟復書復殺之
少弟復書乃舍之崔杼右相慶封左相後慶封因崔杼
子事敗崔誅其家杼自殺慶封殺杼益驕未幾敗奔
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在齊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
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

德有德於民民愛之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萊人萊夷）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患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罷去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晏孺子僅一年而田乞自魯迎公子陽生立之（[illegible]）[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殺孺子而逐其母芮子齊鮑子與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悼公子任是爲簡公四年田常弒簡公而立平公（簡公弟）相之而專齊之政又兩傳宣公康公而齊相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和田常之曾孫也遂之六年當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和始列爲諸侯至安王三十二年康公薨姜氏之齊祀絕遂齊自周武王元年尚父受封於齊至康公三十一君合七百四十四年而齊田氏滅之爲[illegible]

晉

唐叔虞姬姓周武王子成王弟初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成王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故曰唐叔虞自叔虞九世至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子仇（[illegible]）千畝之役生少子成師（[illegible]）師服曰（大夫師服）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今名反易後能毋亂乎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幽王九年仇殺殤叔而自立是爲文侯大戎之禍救周立平王有功平王有文侯之命文侯卒昭侯立（文侯子）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晉都邑）號曰桓叔桓叔好德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七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發兵敗桓叔立孝侯平（[illegible]）立誅潘父十六年曲沃莊伯（桓叔子）弒孝侯晉人敗莊伯立鄂侯（鄂孝侯子平王二十八年立）二年魯隱公初立事入春秋鄂侯卒子哀侯光立八年曲沃武公伐而虜之（莊伯子）晉人乃立小子侯（哀侯子）四年武公誘召小子侯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武公晉人乃立哀侯弟緡爲晉侯二十八年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爲君列爲諸侯盡并晉地而有之（[illegible]）（武公凡六十七歲[illegible]代晉）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十六年滅霍滅魏滅耿（三國皆姬姓）二十二年滅虢滅虞初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姬弟俱愛幸之五年驪姬生奚齊其弟生卓子驪姬譖殺太子申生（[illegible]）（[illegible]）又譖二公子皆知之[illegible]奔狄夷吾奔梁（[illegible]）

獻公子八人太子及
寧也有賢行公卒荀息以公命將立奚齊里克
殺奚齊于喪次荀息復立悼子里克殺悼子于朝鞭殺
驪姬于市荀息死之里克迎夷吾於梁秦將
入公薨桓公亦發兵納夷吾立之是爲惠公初惠公許賂
秦將公以晉河西之地求歸國後既倍秦賂晉飢秦輸
之粟秦飢乃閉之糴而又興師以伐之秦大怒戰于韓
原秦獲晉侯以歸將以祀上帝晉侯姊爲秦穆公夫人衰
絰以請乃歸晉侯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宋殺秦穆公
以兵納重耳殺懷公於高梁而立之是爲文公公少好
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
軫魏武子公奔狄時年已四十三從此五士至狄十二
年過衛衛文公不禮過五鹿乞食野人與之土塊至齊
凡五歲欲妾之齊女乃與趙衰等醉重耳載以行
過曹曹共公不禮釐負羈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
食還璧去過宋宋襄公以國過鄭鄭文公去之楚
之數月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乃召重耳至秦穆
公以宗女五人妻之乃發兵與重耳歸晉出亡
凡十九歲得入年六十二矣二年初王有弟
叔帶之亂奔鄭告急于晉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乃發
兵至陽樊入王于周殺叔帶王賜河內陽
樊之地四月楚宋來告急先軫曰報施

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
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侵曹伐衛衛侯請盟不許衛
人出其君於襄牛以說晉入曹令軍毋入僖負羈家
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文公
從之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請戰晉宋齊秦與晉
次城濮與楚合戰楚敗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於周
王命晉侯爲侯伯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
未能恐其有畔者使人言襄王狩于河陽遂率諸侯朝
王于踐土春秋諱之書曰狩九年公卒子襄公歡立明
年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文公夫人言遣之四年秦大興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
殽尸而去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之役七年襄公
卒太子夷皐立是爲靈公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
之殽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與秦大戰河曲
八年頃王崩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立匡王靈
公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膳宰熊蹯
不熟殺宰夫趙盾數諫不聽公患之使鉏麑刺盾不
忍而自殺伏甲攻盾因宰夫而
得免盾奔未出晉境趙穿殺靈公於桃園盾昆弟爲將
軍而迎盾盾復位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
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
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欒書晉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出境乃免成公立以公黨公孫子（成公）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王母從樓上觀而笑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克執政九年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兵罷十一年使克（[illegible]）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齊因頃公敗走晉追北齊獻寶器求平不聽必得蕭桐姪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公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平厲公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盟歸而秦背盟與翟謀伐晉三年與諸侯伐秦至涇敗之將成差六年鄭背晉與楚盟厲公自將渡河聞楚兵來救射中楚共王目敗於鄢陵楚引歸晉由此威諸侯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立諸姬兄弟姬兄曰胥童胥與郤至有怨欒書亦有怨于郤至（[illegible]）乃詐公謂鄢陵之役實郤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illegible]）會與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公怨至遂令胥童以兵八百襲攻殺三郤（[illegible]）欒書中行偃襲厲公囚而弒之殺胥童使荀罃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賢魏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公曰自吾任魏絳九會諸侯（[illegible]）和戎翟魏子之力也平公立元年伐齊齊敗走遂圍臨菑盡燒其郭中引兵歸昭公立六卿彊公室卑頃公立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奚孫叔向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定公卒出公時有四卿之亂知伯與韓趙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恐乃反攻出公公奔齊道死故智伯乃立哀公（[illegible]）又三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攻智伯于晉陽（[illegible]）遂三分其地幽公柳立（[illegible]）當時公室微弱土地所有惟絳曲沃（[illegible]）餘皆入三家公畏三家之強而反朝之至威烈王之六年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公而魏文侯以兵討亂乃立烈公止（[illegible]十七年）未幾王命韓趙魏列爲諸侯晉祚盡已亡而未滅耳又兩傳孝公頎（[illegible]）靜公俱酒（[illegible]）當安王之二十六年而韓哀侯趙敬侯魏武侯廢靖公爲家人三分晉地而晉祀遂絕迹晉自周成王元年唐叔虞受封至靖公三十八君合七百四十一年而亡（[illegible]）

燕

召公奭與周同姓（[illegible]）周武王滅商封召公於北燕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illegible]）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民思其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召公以下十八世至莊公山戎來侵齊桓公

報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
至地予燕使燕供貢天子如成周時復修召公之法又
自莊公十九世為文公時蘇秦始來說約六國
為從文公卒子易王立而事人戰國
噲王四十六年初稱王王噲立 讓國於相子
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三年國內大亂孟
軻謂齊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伐燕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國人立太
子平是為昭王弔死問孤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
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
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請從隗始於是昭王為隗改築

臺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燕王
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國富士卒樂佚以
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敗湣王出亡
燕兵追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不下者
獨莒即墨餘皆屬燕昭王卒子惠王立宿與樂毅有隙
使騎劫代將毅亡走趙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
燕兵引歸齊盡復故城湣王死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
王卒三傳至王喜命其相栗腹以五百金約歡於趙王
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 [illegible] 其孤未壯可
伐也王問昌國君樂間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
可伐王怒群臣皆以為可惟大夫將渠謂與人約歡而

伐之不祥必無成功不聽 [illegible] 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
攻鄗秦攻代趙使廉頗擊破栗腹 [illegible] 逐之五百餘
里圍其國請和解圍其後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見秦
且滅六國禍且至燕陰養壯士荊軻獻督亢地圖因刺
秦王王殺軻使王翦擊燕燕王斬丹以獻未幾虜王喜
而燕祀遂絕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
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
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
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迹燕自周武王元年召公受封
至戰國其四十四君合九百卅一年而滅於秦 [illegible]

衛

衛康叔封姬姓周文王子 同母弟武王克商以殷餘民封
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又懼康叔齒少乃申告
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
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
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 [illegible]
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
其民民大悅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
器以章有德 十世至武公脩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
七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
武公為公 再傳至莊公夫人齊女好而無子夫人 [illegible]
蚤死陳女弟生子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

莊公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公使
將石碏諫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
三年公卒完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出之州吁
奔十六年州吁收拾衛亡人襲弒桓公自立為衛君石
碏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碏與陳侯共
謀使右宰醜進食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弟晉於邢立
之是為宣公宣公夫人夷姜生子汲為太子取齊女好悅而
自取之生壽及朔太子汲母死公正夫人嫡與朔共讒
之惡伋公怒乃使伋於齊令盜遮界上謂盜曰見持白
旄者殺之乃與太子白旄且行朔之兄壽知之謂太子
可無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乃盜白旄先
馳至界盜殺之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者乃我也
盜并殺之公乃以朔為太子立是為惠公初朔與其母
共讒太子伋於宣公而殺之公卒而立朔左右公子怨
朔讒太子伋乃作亂攻惠公惠公奔齊而立伋弟黔牟
周莊王命齊襄公率諸侯伐衛納惠公誅左右公子而
黔牟奔周惠公自齊入復立二十五年公怨周容黔牟
與燕伐周惠王奔溫衛燕立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
伯納王懿公赤立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
衛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衛師敗績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公
父惠公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

之後國人乃立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
數亂乃率諸侯城衛楚丘立公弟燬為文公輕賦平罪
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重耳過無禮
公卒弟立為成公三年晉文公欲假道救宋不許晉大
夫元咺攻成公公出奔晉文公伐衛分其地與宋討前
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成公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
會文公鴆成公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文公卒入
之衛誅元咺十一年公孫[illegible]入奔十六年衛更號曰侯
又四傳而為襄公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人謂曰我
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
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公曰天所
置也於是名之曰元而立為嗣是為靈公出公輒者靈
公太子蒯聵之子初蒯聵以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
南子而懼之蒯聵懼奔宋已而之晉趙氏靈公卒國人
立輒後十二年蒯聵自宋入立是為莊公初莊公辱戎
州人戎州人告趙簡子簡子圍公公出奔衛人乃立公
子班師為衛君齊伐衛虜班師乃更立公子起為衛
君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而出公輒自齊復入立又七
傳而為成侯速當顯王二十三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平侯而下有四君嗣君者平侯子更號曰君也嗣君子
懷君立二十七年而報王亡嗣君弟元君初懷君朝魏
魏殺之而立元君元君魏婿也衛君角者元君之子立

二世元年當始皇二十六年秦吞六國初并天下而衛獨存越十二年至二世元年而廢角爲庶人衛祀遂絶迹衛自周武王元年康叔受封至角四十一君合九百八年秦二世元年滅之起己卯訖壬辰

曹

曹叔振鐸姬姓文王子武王弟王克商封叔振鐸于曹濟陰定陶十四世至共公十六年初晋公子重耳亡過曹曹無禮欲觀其駢脇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晋文公伐曹閲曹三月晋師入曹數之以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家或說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晋乃復歸共公又三傳爲成公負芻二年晋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又三傳爲悼公九年朝宋宋囚之死於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平公成公孫武公之子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公卒子伯陽立初伯陽立之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無離曹禍及伯陽好田弋之事曹鄙人公孫彊亦好弋獲白鴈以獻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有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曹伯陽背晋而奸宋宋景公伐之晋人不救敬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曹執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祀遂滅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迹曹自周武王元年叔振鐸受封至伯陽二十五君合六百二十六年宋滅之起己卯訖壬戌

蔡

蔡叔度者姬姓周文王之子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冄季載武王克殷封叔鮮於管今鄭州叔度於蔡上蔡叔處於霍監紂子武庚成王時三叔挾武庚以亂周公誅管叔放蔡叔降霍叔蔡叔子曰胡乃率德改行周公舉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王復封胡於蔡奉蔡叔祀有蔡仲之命十二世至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國今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從之虜蔡侯以歸留九歲死於楚蔡人立哀侯子肸是爲繆侯繆侯以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因與桓公戲船中蕩舟不止桓公怒歸蔡女而不絶也蔡亦怒嫁其弟桓公怒遂伐蔡蔡潰虜繆侯以歸已而歸之又三傳而爲景侯爲太子般娶妻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般弑

侯自立，是爲靈侯。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父，誘蔡侯般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滅蔡，使棄疾爲蔡公。三年，棄疾弒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靈侯般之孫攻平侯子自立，是爲悼侯。悼侯弟申立，是爲昭侯，與吳王闔廬共伐楚，破楚入郢。又五傳而侯齊立。四年，楚惠王滅蔡，侯齊亡，蔡祀遂絶，貞定王之二十二年也。蔡自周武王元年叔度受封，至侯齊二十五君，合六百七十六年而楚滅之。

鄭

鄭桓公，姬姓，周厲王少子，宣王庶弟。宣王二十二年，初封於鄭，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洛之間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王以褒姒故，治多邪，諸侯或畔之。公問太史伯（周太史）曰：王室多亂，予安逃乎？對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間可居。地近虢鄶，虢鄶君好利，百姓不附。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於是公卒言於王，東徙其民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幷殺公。公子掘突立，是爲武公。公夫人姜氏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弗愛；生少子叔段，段生易，愛之。公疾，夫人請立段，弗聽。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公元年，封段於京。段至京，繕甲治兵，與其母謀

二十二年，果襲鄭，公伐段，段走京，京人畔段，段走鄢，鄢潰，奔共。公遷母城潁，後因潁考叔之言悔之，遂爲母子如初。二十四年，侵周地，取禾。二十七年，朝周桓王，怒弗禮（爲取禾事）。三十七年不朝，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祝聃射王中肩。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遣太子忽救齊，太子辭齊婚。公卒，祭仲立忽，是爲昭公。初，莊公又取雍氏女（宋大夫），生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誘祭仲執之，曰：不立突，死。祭仲許以突歸，立之。昭公聞之奔衛，突立，是爲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糾謀之妻，妻以告祭仲，殺糾，戮之市。厲公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公入鄭，復立。宋頗與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高渠彌與公出獵，射殺昭公于野。[illegible] 祭仲與渠彌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元年，齊襄公會首止，伏甲殺子亹。渠彌與祭仲召子亹弟子嬰於陳，立之，是爲鄭子。祭仲死。十四年，鄭厲公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遂殺鄭子及其二子，迎厲公。突復入，即位。公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穨伐王，王出奔溫，立弟穨爲王。六年，惠王告急於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穨，入惠王于周。（子踕立）文公立。三十六年，重耳過，文公弗禮。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二十七年，翟攻周襄王，王奔鄭，文公

爲王子兜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助楚在四十一年）及文公過時無禮也叔詹自殺鄭人以詹與晉文公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利也秦乃能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子蘭奔晉從文公圍鄭時文公甚謹愛幸之）（鄭文公賤妾燕姞生子名曰蘭鄭後遂立蘭爲公）鄭大夫石癸曰夫人子盡已死庶子無如蘭賢遂許晉與盟卒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繆公元年秦穆公使三將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二十一年楚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因華元靈公（繆公子文公孫）元年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子公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公問其故具告公公召之獨弗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弒公襄公（靈公庶弟）六年子家卒國人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襄公肉袒牽羊以迎莊王郤三十里而後舍卒去三傳而爲僖公五年鄭相子駟朝僖公公不禮子駟怒使廚人藥殺公（年表云子駟使賊夜殺僖公）赴諸侯曰僖公暴病卒簡公（僖公子）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孔使尉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止之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十二年公怒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四井爲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季札使鄭見子產如舊交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定公（簡公子）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脩德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悲泣之如亡親戚子產鄭成公之孫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及聞子產死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又七傳而爲康公乙周烈王元年韓哀侯滅鄭併其國鄭祀遂絕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鄭自宣王二十二年鄭公友受封至康公二十三君合四百三十二年韓滅之而亡（起乙未終丙午）

陳

陳胡公滿嬀姓虞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嬀汭其後因以爲氏姓舜禪禹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時或失或續武王克商複求舜後得嬀滿封於陳以奉舜祀而曰胡公十二傳至桓公鮑（平二十八年）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

是爲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七年厲公所殺太子免之三弟曰躍曰林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又三傳爲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奔齊齊桓公使爲工正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又三傳爲靈公靈公十四年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夏姬十五年與二子飲于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弑公二子奔楚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爲陳侯楚莊王率諸侯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王以徵舒爲賊殺君故以是伐之已而取之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王曰善乃迎太子午於晉立之復君陳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至此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哀公悼太子師長妾子留有寵哀公屬之其弟招公病招殺太子立留爲太子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殺招立留爲陳君楚聞亂使公子棄疾發兵伐陳留奔鄭遂滅陳使棄疾爲陳公五年歸弒其父靈王是爲平王欲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至其孫湣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殺湣公滅陳而有之陳祀遂絕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于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有土者不乏焉至陳自周武王元年胡公滿受封至湣公越二十四君合六百四十五年而亡

宋

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淫亂微子數諫不聽欲死之欲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克商微子持其祭器造軍門武王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蔡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王命誅管蔡殺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仁賢殷餘民甚愛戴之四傳至湣公卒弟熙立爲煬公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是爲厲公又五傳至宣公太子與夷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三讓受之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公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願立公子馮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公使馮出居于鄭公卒與

夷立是爲殤公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元年衛州吁弒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九年大司馬孔父嘉之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悅目而觀之督利孔父妻十年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迎馮於鄭立之是爲莊公公卒湣公立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弔水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乃公子子魚教公也十一年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illegible]大夫仇牧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因殺太宰華督更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蕭及宋公子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裹歸宋宋人醢萬也三十年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公義太子意竟不聽公卒太子立是爲襄公以目夷爲相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鷁退飛風疾也八年齊桓公卒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十一月公與楚成王戰于泓公傷股楚已救鄭鄭享之取鄭二姬以歸十四年公病傷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卒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子文公四年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敗四傳而爲景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宋滅曹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心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又五傳宋君偃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宋祀遂絕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爲盟主既敗於泓而君子或

遂為多〔小注漫漶〕
傷中國之禮義〔 〕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迹宋自周成
王元年微子受封至王偃三十二君合八百三十一年
當赧王之二十九年齊楚魏滅之而亡〔起丙戌終乙亥〕
秦〔自襄公始封為諸侯以至始皇一……二世土國並見第六卷〕
楚
楚熊繹芊姓其先出自顓頊四世重黎為帝嚳火正有
功帝命曰祝融及重黎誅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居火
正吳回生陸終陸終六子其少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
季連之後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周文王時季連苗裔曰
鬻熊事王早卒其子熊繹當成王時封以子男之田姓
芊氏居丹陽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
得江漢民間和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 〕中子紅
為鄂王〔 〕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厲
王暴虐熊渠畏伐去其王號熊繹十世至武王武王三
十七年熊通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令居楚蠻
夷皆來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文王
熊貲〔 〕始都郢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十二
年滅鄧成王〔熊惲〕布德施惠結好諸侯使人獻天子天
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
里十六年齊桓公侵楚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桓公數
以貢不入王室許之乃去十八年伐許許君肉袒謝罪

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
孟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
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竟創死三十九年滅夔
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晉文公敗子玉於城濮穆王商
臣〔成王〕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曰蠭目而
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弗聽既又立王子職而黜商
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自絞商臣
遂代立莊王〔穆王子〕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
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
三年不蜚不鳴〔 〕此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
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
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
願也於是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
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
百乘八年伐陸渾戎至洛觀兵問鼎十三年滅舒十六
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
群臣皆賀申叔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王以陳之亂率
諸侯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何以復令天下王乃復封陳
十七年圍鄭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絕乎麾軍去三十里而許
之平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五月城中……

而食析骨而爨米奔亢出告以情王曰君子哉遂罷兵
去二十三年卒共王(名審)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
救鄭與晉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王召將軍子反
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罷歸二
傳而爲靈王(上)三年以諸侯伐吳克之因慶封滅其族以
封徇曰無敢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
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靈
王使棄疾殺之八年使弃疾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
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平王(上)二年使費無忌
如秦爲太子建取婦婦好無忌先歸說王可自取爲太
子更求聽之卒自取秦女秦女生熊珍是時伍奢爲太
子傅無忌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太子王召太子
欲誅之太子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爲楚國患
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王使人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
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
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
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
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
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
其行矣我其歸死尚遂歸胥遂出奔奢聞之曰胥亡楚
國危哉楚遂殺奢及尚楚與吳城郢昭王立(平王子)元年
楚不悅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父子與郤宛

宛宗姓及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侵楚楚怨無
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十年吳王闔
廬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入郢辱平
王之墓昭王出奔王之出奔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
以車五百乘救楚王復位惠王章(昭王子)當敬王四十一
年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勝爲巢大夫號白公名勝)與勇力死
士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劫惠王欲弒之王亡走(昭王
夫人宮惠王母也)勝自立爲王月餘葉公救楚攻勝殺之王復
位是歲滅陳縣之四十二年滅蔡四十四年滅杞簡王(惠
王子)元年滅莒再傳而爲悼王事入戰國周安王之元
年也四傳而爲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
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皆引
兵而歸齊獨後欲伐齊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張
儀說楚絕齊令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
六百里(商於今…)則齊弱矣是北
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
懷王大悅乃置相印於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
於地群臣皆賀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軫對曰秦之所
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孤
楚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
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則
王必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臣故

爲王弗聽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耶乃使勇士北辱齊王齊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吾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王不聽發兵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將軍匄取漢中郡懷王大怒乃悉兵復襲秦戰藍田秦大敗楚軍韓魏聞楚困乃南襲楚至鄧楚聞引兵歸十八年秦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請入楚楚王欲殺儀儀善左右靳尚言之王幸姬鄭袖得免又說楚叛從約與秦合親約婚姻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曰何不誅儀王悔追不及秦惠王卒儀走齊湣王患楚與秦合遺楚王書曰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挫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王遂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背齊合秦秦昭王初立賂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王入

秦盟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質秦請救救至三國去二十七年楚太子與秦大夫鬭殺之亡歸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攻楚殺楚將取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缺王恐乃使太子質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願會武關面約結盟王見書患之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秦虎狼不可信王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懷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懷王要割巫黔中郡懷王怒不許齊歸太子於楚立爲王是爲頃襄王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及十五城而去二年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不納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發病三年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六年秦遺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楚王患之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四年楚王與秦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秦晉燕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王好會鄢十九年秦伐楚楚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白起拔西陵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楚兵散不復戰東北保於陳

城二十二年秦拔我中都二十三年王收兵十万西取
秦所拔江旁十五邑為郡距秦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
太子質秦三十六年王病太子逃歸王卒子立為考烈王
元年納州于秦以平二十二年楚東徙壽春命
曰郢二十五年王卒頃襄王時與齊魏共滅宋考烈王
時滅魯幽王立李園殺春申君王卒哀王立
三月而幽王庶弟負芻殺之自立為王負芻五年始皇之
二十四年秦將王翦蒙武破楚虜負芻滅之以其地為
楚郡楚祀遂絕楚自周成王元年熊繹受封至王負
芻四十九君合八百九十四年而秦滅之

吳

吳周章姬姓仲雍四代孫也仲雍太伯之弟皆周太王
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
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
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
奔荊蠻也自號曰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
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及武
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仲雍四代孫周章是時周
章已君吳矣因遂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
夏虛並列為諸侯虞仲在中國而吳在夷蠻虞立十二
世而晉獻公以周惠王二十二年滅之虞滅二世而夷
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吳始大稱王

通於中國
王諸樊立初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
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
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而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昔曹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欲立季札
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
致國於季札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季札
封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為吳使聘請觀周樂去魯遂
使齊去齊使於鄭適晉餘祭卒餘昧立餘昧卒復欲
授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
必致季子季子今逃去則王餘昧後當立今餘昧立既
卒其子當代遂立僚是為王僚王僚公子光諸樊之子公
子光是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不
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遂陰納賢士欲以
王僚而楚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而進之光
遂伏甲於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刺王
僚鈹交於胸遂弒王僚自立是為闔閭伍子胥為行人與謀
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以為大夫伐楚五
戰及郢楚昭王奔隨吳兵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

廬以報父仇伐越越敗吳於姑蘇
傷指而死子王夫差立伯嚭為太宰伐越敗之夫
椒（夫椒越地太湖中椒山）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
人棲會稽使大夫種賂太宰而行成吳王許之子胥諫
不聽卒與平罷兵七年王聞齊景公死北伐齊子胥諫
越王腹心疾不先務齊不亦謬乎不聽遂敗齊師召魯
哀公徵百牢十一年十二年子胥使齊屬其子於齊鮑氏吳王
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抉吾眼置之
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十三年召魯衛君會十
四年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越王乘閒伐吳
入吳虜太子友吳王歸乃使厚幣與越平末年越復伐
吳國之大敗吳師吳王棲姑蘇山使大夫肉袒膝
行請成于越曰意者加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
踐不忍欲許之范蠡乃鼓進兵使者泣而去遂欲遷夫
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
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陷此遂自剄死誅太宰
嚭以為不忠而歸吳祀遂絕迹吳自周武王元年
受封至夫差二十君合六百五十年當周元王四年越
王句踐滅之（越已卯 終戊辰）

越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
會稽以奉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二十餘世至於
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
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伐越越射傷闔廬死告其
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日夜勒兵且報
越欲先伐之范蠡諫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
擊越敗之夫椒（吳郡）越王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吳
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因句踐請為
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
還以報句踐欲自殺種止之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
請閒行言之獻以美女寶器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
臣赦之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今不滅越後
必悔之弗聽卒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坐臥即仰膽飲
食亦嘗膽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
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勞與國政屬大夫
種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吳歸蠡句踐自
會稽七年士民欲報吳大夫逢同諫曰莫若結齊親楚附
晉以厚吳吳志廣必輕戰三國伐之越乘其弊可克也
二年吳將伐齊子胥諫吳有越腹心疾齊猶疥也
越吳王弗聽遂伐齊勝之以歸越請貢吳子胥
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
乎太宰嚭因讒子胥忠而實忍人父兄不顧安能顧
王王始不問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大怒曰
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

太吳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與我
我不受今若反以讒誅我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東門
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四年吳王北會諸侯於
黃池越遂伐吳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
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
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越大破吳因圍之三年吳師敗越
遂棲吳於姑蘇之山吳使公孫雄肉袒請成曰孤臣夫差敢
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
以歸今君王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
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諫不可吳使者
泣而去吳王乃自殺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
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既平吳乃以兵渡淮與
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
為伯句踐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
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
伯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
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
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種遂自殺又六傳至王無彊無彊時興師北伐齊西伐
楚與中國爭強當楚威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
越王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伐楚楚威王興兵伐

之大敗越殺王無彊而越以此散服於楚而朝服於楚太史
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諸夏艾安及
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號稱伯王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
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越夏
少康庶子受封於會稽歷二十餘世至允常又歷七世
至王無彊而為楚所滅

趙

趙列侯籍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始與韓魏俱列為諸侯
趙氏之先與秦同祖自中衍後蜚廉有子二人一曰
惡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五世至造父善御幸周繆王
賜以趙城由此為趙氏七世至叔帶去周如晉事晉文
侯始建趙氏于晉國五世至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
重耳驪姬之亂奔翟翟伐廧咎如得二女以少女妻重
耳長女妻衰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
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十九年重耳反國為文公衰為
原大夫卒謚成季盾代任國政立襄公公驕盾諫不聽
及食熊蹯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盾見之公懼欲殺盾
盾亡未出境趙穿弒公而立成公盾復反任國政太史
書曰趙盾弒其君景公
朔取晉成公姊為夫人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為司寇
乃治靈公之賊請誅趙氏韓厥曰靈公遇賊盾在外吾

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
賈不聽韓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
不恨厥許諾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
趙括趙嬰齊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趙朔
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曰朔婦有遺
腹幸而男吾奉之女也吾徐死耳亡何婦生男賈聞之
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絕乎若號即不絕
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得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
嬰曰死易立孤兒難耳杵臼曰子彊為其難吾為其易
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之匿山中嬰出繆謂諸將曰嬰不
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孤處諸將喜許
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繆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
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
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孤何罪請活之獨殺
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以為趙孤良已
死皆喜然趙真孤乃反在嬰卒與匿山中十五年晉景
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曰
大業後在晉絕者其趙氏乎吾君滅趙宗國人哀之故
見著策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以實告公遂與韓
厥謀立孤兒趙孤名曰武於是召武及嬰遍拜諸將諸
將反與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武冠
為成人嬰乃辭武曰我將下報宣孟與杵臼武不從固

趙武服齊衰三年祠之勿絕武[illegible]
正卿卒諡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趙鞅是為簡子晉
頃公時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
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簡子有臣
曰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
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
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也是以憂也簡子名晉
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初范中行作亂伐簡子簡
子奔晉陽至是簡子圍范中行中行奔簡子遂有邯鄲
柏人之地餘邑入晉簡子卒襄子立名毋卹未幾知伯與
韓魏盡分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卿
四卿恐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益驕請地韓魏
與之請地趙趙不與遂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
國攻之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襄子懼夜使張
孟同私於韓魏與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襄子卒浣
立是為獻侯[illegible]
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立其子浣為太子襄子死[illegible]襄子弟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
國人復立獻侯獻侯卒子烈侯籍立六年始列為諸侯
追尊獻子為獻侯相國公仲連進三人曰牛畜侍烈侯
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
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不充君悅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

衆一千云韓 侯 趙烈侯卒弟武公立至敬侯 與韓
魏趙共滅晉時公而分其地又三傳而爲武靈王變胡
服習騎射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
獻馬又攻中山中山獻四邑以和未幾復國 立子
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爲主父武靈王初以
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年生子何
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是爲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
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
禮相章不禮爲人忍殺而驕四年惠文王朝群臣安陽
君章亦來朝主父見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
心憐之於是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

王遊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
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
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
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
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
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
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
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餓死沙丘宮爲民
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
大啟土宇威加強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吳娃欲分國
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傑然之爲敗也如此悲夫王含

平原君趙勝受韓上黨其地以廉頗將軍長平七年以趙
括代頗秦圍括以軍降秦坑降卒四十餘萬秦圍邯鄲
平原君求救於楚魏乃解圍又兩傳至幽繆王遷時大
將李牧數卻秦軍秦用間金殺之牧死秦伐趙虜遷流
於房陵趙嘉亦於代自立是爲代王 秦復伐趙虜嘉
趙祀遂絕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
嬖於悼襄王 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
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繆哉秦既虜遷趙
之亡大夫共立嘉爲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
以爲郡述趙自列侯受封至代王十一君合一百八十
二年而秦滅之

魏

魏文侯斯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
畢公與周同姓武王克商封高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
絕封爲庶人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
公從獻公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及獻公
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
氏畢萬生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文公得國令武子
襲魏氏後封列爲大夫武子生悼子悼子徙治霍生魏
絳魏絳事晉悼公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曰自吾用
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徙治安邑
絳卒謚昭子生魏嬴 魏獻子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

晉衰公室卑晉頃公時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
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
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
爲晉卿後四年與韓魏趙共攻范中行獻子生魏侈魏
侈之子曰魏桓子與韓趙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孫
曰文侯斯始列爲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臣今
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
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
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
趨出過翟璜璜曰聞君召先生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
成璜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西河守
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
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
進屈侯鮒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安得與魏成比乎魏
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
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
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
人失對願卒爲弟子文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與韓趙
魏三分晉地廢晉靖公而滅其後武侯卒子罃立是爲
惠王三十三年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
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

將死國以空虛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將何以
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
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
而已矣何以利爲文三傳而爲安釐王時秦圍趙邯鄲
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遂得全無忌
因留趙後秦伐魏王患之請君於趙無忌歸魏爲上將
軍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秦行萬金間之王
使人代將信陵君謝病以死卒文再傳而爲王假秦引
水灌大梁城壞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太史公曰吾適
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
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
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
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嗚呼太史公可謂知言矣
所謂天者理而已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人事盡則天
理見天何嘗使秦以詐力吞食諸侯而謂天方令秦平
海內乎當秦遣蒙驁伐魏魏嘗敗矣信陵一歸五國響
應敗驁于河外非人事乎秦以萬金之間一入而代將之
命已下歸之於天不可也以強秦而亦謂其得天命何
足與言天哉迹魏自文侯受封至王假八君合一百七
十九年而秦滅之

韓

韓景侯虔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始與趙魏俱列爲諸侯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
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當景時晉
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曰獻子獻子卒子宣子
代徙居州晉頃公時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定
公時與趙簡子侵伐中行氏四傳而為康子與趙魏共
敗智伯分其地地益大於諸侯又二傳其為景侯始受
封其子文侯立伐宋執宋君文侯子哀侯與趙魏共分
晉國又滅鄭因徙都焉再傳而為昭侯申不害為相脩
術行道國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申不害死秦拔我宜
陽明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
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往
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
奢此謂時絀舉贏又明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
出此門也子宣惠王立始稱王秦敗我鄢敗我脩
魚公仲謂韓王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
矣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楚王聞之
大恐陳軫為謀曰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内起師言救
韓發信臣言於韓王韓必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厚
怨韓韓交楚必輕秦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
楚國之患也王從之韓王大悅絕秦秦怒伐韓而楚救
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秦以和與秦攻楚二年敗
楚將屈匄斬首八萬於丹陽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

與秦武王會於臨晉而不能止其拔宜陽之師
王卒子咎立是為釐王使公孫喜率周魏攻
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秦伐上黨殺馬服子卒
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後又拔我陽城負黍又拔我
成皋滎陽又秦拔上黨又拔我十三城
桓惠王卒子安王立秦攻急使韓非使秦非反欲覆
其宗國秦殺之僅四年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
而韓遂亡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
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
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
哉韓自武侯受封至王安十一君合一百七十四年
而秦滅之

齊

齊太公田和周安王十六年始列為諸侯田和者陳完
裔敬仲之十一世孫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
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
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
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因敘之後物莫能兩大
陳衰此其昌乎厲公文公少子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
異母兄鮑立是為桓公蔡人為佗殺桓公及太子而立
佗是為厲公後桓公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兄又合蔡

人殺厲公林自立是為莊公莊公卒完不得立而為陳大夫莊
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
相愛完恐及禍故奔齊以陳字為田氏齊桓公使為工
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卒妻完五世至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
賦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而景公
弗禁由此田氏得眾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是為田
成子相齊簡公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
復弒簡公而立平公孔子曰陳常弒其君請討之者是
也又三世至太公和而相齊宣公宣公卒子康公貸立淫
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
其先祀至安王十三年太公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
澤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周天子許之
十六於是始立和為齊侯和完之八世孫也再傳而威
年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九
年之間諸侯皆來伐國人不治於是封即墨大夫烹阿
大夫起兵西擊趙魏於濁澤而圍惠王趙人歸我長城
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莫敢
致兵於齊者二十餘年其後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
齊亦有寶乎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
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
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
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
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又明年起
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王
以令天下王卒子宣王辟彊立時魏伐趙趙與韓
親共擊魏趙不利韓氏請救於齊孫子曰韓魏之兵未弊而救
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
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
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
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
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
將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
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
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
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王卒子湣王地立伐宋宋王出亡
死於溫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
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燕秦楚三
晉合謀各出銳師來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卻燕將樂毅

燕人據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不遜衛人侵之走鄒魯弗納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湣王淖齒遂殺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音皎)家庸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而與私通又之自言湣王子也莒人立之是為襄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救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弗聽其後秦滅三晉滅楚滅燕遂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共河內[illegible])遂滅齊為郡([illegible])以上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嗚呼大史公又失言矣易固知來藏往之書而左氏則不免傳會浮誇之語今乃以犯君專政為若遵厭兆祥之云則文王周公利貞王吉之誨荒矣必惜南蒯黃裳元吉之占始可與言易耶齊自田和受封至王建七君合一百六十六年而秦滅之(起乙未 終庚辰)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五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六

新安 前貢士 胡一桂 庭芳纂

秦

秦始皇帝姓嬴名政年十三即王位([illegible])二十六年遂初并天下始稱皇帝除謚法欲傳天下於萬世曰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推水德以建亥十月為歲首([illegible])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後世稱皇帝制詔朕始此又更名民曰黔首([illegible])臘曰嘉平([illegible])秦之先曰柏翳([illegible])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氏有裔孫曰中潏居西戎保西垂([illegible])六世有非子善養馬([illegible])事周孝王封為附庸邑之秦([illegible])王始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王始封為諸侯賜以西周岐豐八百里之地襄公五世孫德公徙雍([illegible])世至穆公([illegible])平晉亂([illegible])遂霸西戎一[illegible]

又十四世至獻公師隰[illegible]與晉戰

於石門斬首六萬周天子以黼黻賀[illegible]

[illegible]孝公渠梁立[illegible]因據雍

州之地已有窺覦周室之心當是時東周已微彊國有

六齊(威)楚(宣)魏(惠)燕(文)韓(哀)趙(成侯)及小國十餘力政爭

相併秦僻在雍不與中國諸侯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求

士衛鞅入國（衛公孫鞅）因嬖人景監以見首進富國彊兵

之術將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illegible]

[illegible]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

罰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

刑大小僇力本業（僇音戮）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illegible]

[illegible]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illegible]

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

富無所芬華法既具乃申嚴號令徙木示信[illegible]

[illegible]於國都市南門募徙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illegible]予五十金[illegible]乃下令罰不諱彊大賞不私親戚任秦二十四年[illegible]

卒能使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

邑大治然廢井田開阡陌更稅法任意變古用法過酷

列侯就封商君錫號[illegible]無何孝公薨人以反告

出亡而無所舍乃知為法之害卒不免於車裂以徇矣

[illegible]

[illegible]惠文王[illegible]蒙已成之業[illegible]於朝

[illegible]天子賀[illegible]文武胙[illegible]一戰勝魏[illegible]首

[illegible]魏納地至再[illegible]五國之師[illegible]會

則攻秦秦出兵迎敵五國兵走[illegible]趙

[illegible]於是滅蜀[illegible]伐趙[illegible]其將[illegible]

[illegible]敗伐韓[illegible]首[illegible]伐楚[illegible]

[illegible]凡斬首二十五萬二千武王

蕩立[illegible]韓魏齊楚趙皆賓從初置丞相[illegible]

[illegible]甘茂伐韓拔宜陽斬首六萬[illegible]王有力好戲力

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說舉鼎絕臏[illegible]

死[illegible]昭襄王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伐趙[illegible]

[illegible]伐燕[illegible]凡斬首[illegible]坑殺沈死一百五十

四萬六千遂并西周而赧王亡矣[illegible]當時丞相穰侯

[illegible]范雎以[illegible]之後
[illegible]名張祿入說秦王卒廢太后逐穰侯而奪之位
[illegible]王之世而善[illegible]
[illegible]
馬氏曰穰侯援立昭王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
屬[illegible]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事秦秦益彊大雖其卑
[illegible]亦未至盡如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
得穰侯之處故揚其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
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孝文王[illegible]
[illegible]享國不永[illegible]莊襄王楚[illegible]元年即滅
東西周君而文武成康之統緒始絕三年遣蒙驁伐魏
魏敗之信陵一歸五國兵合[illegible]敗蒙驁於河外魏室似有生
意矣萬金之間一入而代將之命已下信陵之身且不
保如國何[illegible]
[illegible]子政立是為始皇初王為秦[illegible]子於趙[illegible]色納娼
不疑其故政實不韋之子而呂其姓[illegible]
[illegible]建即位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至於嫪毐之亂
[illegible]之醜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呂政嗣位而[illegible]數百年之宗祀亦絕[illegible]
[illegible]南宮氏曰作史者[illegible]當於莊襄元年東
周既滅方書周亡然後進秦使接周統於莊襄終年呂
政嗣位特書秦亡然後正其姓氏別為後秦斯實錄矣
今乃不然東周未滅遽進昭襄之秦呂政嗣位猶冒嬴
秦之姓於周則絕之如恐其不亟於秦則進之如恐其
不多好惡不公是非逆置[illegible]何哉況秦自孝公
以來累世窺周一[illegible]東周始滅
後[illegible]嬴氏[illegible]不[illegible]未幾呂政立而嬴氏之
秦已亡[illegible]莊襄王入秦之後歷一年而東周如綫之緒
尚存[illegible]三載而嬴氏數百年之宗廟遂
滅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天道好還福善禍淫[illegible]而世之窺[illegible]于
人之國者[illegible]而不悟悲夫始皇初立六國猶存[illegible]
范雎入秦[illegible]遠交近攻之策[illegible]
王法章在位[illegible]王建前後垂五十年並不受兵[illegible]
[illegible]以
為安矣楚為從約長帥趙魏韓衛伐秦師一不勝遂各
春申君而疏之何怯也[illegible]三晉與
秦接壤故初年蒙驁將[illegible]伐韓伐魏爭
地爭城殆無虛歲[illegible]

[illegible] 韓不能支遂納地請為藩臣其公子韓非來聘首欲復其宗國以自伸其說可謂親服叛之者矣 [illegible] 之燕丹不勝一朝之忿欲恃荊軻尺八匕首殭秦而弱秦覓以挑怨速禍 [illegible] 是時六國僅有一李牧足以重趙居代雁門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 [illegible]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illegible] 秦兩軍大入一遇牧則輒還 [illegible] 亦足為差強人意者矣何自 [illegible]

內史勝滅韓之後 [illegible] 以明年以金間殺李牧 [illegible] 牧死而趙遂滅 [illegible] 於是滅魏 [illegible] 滅楚 [illegible] 滅燕 [illegible] 竹殘亦不旋踵亡矣向之不加兵於我者豈能保其不我殺者哉 [illegible]

司馬氏曰從橫之說雖反覆百端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安有 [illegible]

[illegible] 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觀六國之滅惟務攻戰不悟姦人賓客之受間金 [illegible] 聽勸勿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殊不知五國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貴降入民莫敢移猶信五百里之約封竟以餓死觀松耶柏耶之歌 [illegible] 今可為齊悲也嗚呼秦滅六國何異蓄蠱者聚蟲蛇一器任相啖食惟一獨存者為蠱使能殺人惑陷逐酒食為人禍禍他人則雖若吉然則始皇其殆所謂大蠱者歟其變以為禍未既也始皇已并諸侯一六合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illegible]

史 [illegible] 能侯置守以被封建之法 [illegible]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 [illegible] 金人十二又徙天下豪傑十二萬戶以實咸陽務弱天下之民以重京師之勢 [illegible] 於是巡行郡縣上鄒嶧封泰山 [illegible] 登琅邪 [illegible] 過彭城欲出周鼎泗水弗得乃渡淮之衡山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怒赭其山 [illegible] 自南郡武關歸 [illegible] 又東遊至博浪沙中 [illegible] 張良狙擊中副車 [illegible] 未年遊雲夢 [illegible] 臨浙江上會稽還從江乘渡至平原津而病 [illegible]

[illegible]立石以頌功德凡五[illegible]
[illegible]求神仙則遣齊人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之三神山[illegible]又之碣石使盧生
[illegible]羨門人[illegible]侯生等求不死之藥[illegible]武事則南
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illegible]北築長城而守
藩籬延袤萬里却匈奴七百里之外[illegible]興土木則營
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隱宮徒刑
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或作驪山[illegible]發北山
石椁從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
加以廢先王之道燔詩書百家之言[illegible]坑儒生四
百六十人於咸陽[illegible]
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未幾天星隕石[illegible]
[illegible]人刻其石[illegible]山鬼獻璧祖龍[illegible]
[illegible]明年出遊卒于沙丘祕不
發喪至以鮑魚雜轀輬車之臭趙高說李斯矯[illegible]
殺太子扶蘇立少子胡亥而亡秦之禍殺矣[illegible]

[illegible]胡亥[illegible]葬始皇驪山下[illegible]
[illegible]亥爲二世[illegible]
以人從死[illegible]去疾李斯相趙高郎中令
[illegible]高專權用事申法令說二世巡狩以示彊[illegible]
殺大臣[illegible]諸公子十二人[illegible]以重戍役作阿房
以章先帝非過舉[illegible]未幾盜起禍亂天下大亂[illegible]
[illegible]戊辛陳勝[illegible]自
立爲楚王[illegible]武臣自立爲趙王[illegible]
[illegible]二世諱言盜賊使以反聞者下吏以
不足憂者說於是劉邦起沛項梁起吳[illegible]
[illegible]因請王[illegible]韓魏王燕趙各王[illegible]矣[illegible]李斯
是時讒進督責之術民益騷[illegible]高又說天子稱
朕固不聞聲遂深居禁中獨與高決事盜益多去疾
諫作阿房宮戍役責讓自殺斯以高讒卒就五[illegible]
[illegible]高爲丞相[illegible]已而項羽[illegible]
上離降章邯司馬欣燕趙[illegible]韓[illegible]皆已自立
爲王自關以東皆叛諸侯高初言盜無能爲以今於此
先是高欲謀亂指鹿爲馬以去異己者[illegible]
[illegible]二世曰馬也[illegible]

是忍誅謫孤不朝使其婿閻樂（咸陽令）將千餘人至望夷宮數二世罪而弑之矣（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佩璽上殿殿欲壞者三乃去秦帝號立子嬰為秦王（二世兄子）王與二子謀殺高夷三族可謂壯矣然當時四方分崩豪傑並起沛公入武關（今商洛縣）至灞上（地名長安東二十里）王嗣位僅四十有六日素車出降（九月立十月降月餘項羽殺之）而天下歸漢矣吾觀之論曰子嬰度次得嗣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然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吾讀秦紀至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愚又嘗觀世之言者曰秦以一國亡六國民以朞月亡秦得之非道失之亦亟固其宜也然愚謂秦之亡非民也斯高也高之罪又浮於斯二世之於高始為所愚終為所弑固隨以亡是非高之能愚之弑之亡之也高之為烈始皇使之也高之誨教胡亥數年刑法之學耳胡亥之命秦之國亦固已在高掌握中以斯之狡智尚死其手況胡亥乎吾故曰高之為烈始皇使之也然亦非始皇

赧王入秦之年斬首萬八千迄於皇兼并之棄之絕之特假手用扶蘇不死秦不亡能一之又曰仁者無襄滅東周文武成康未嘗自正位號（史記只書）有天下稱帝僅再

音釋

校正音注

新安 前貢士 胡一桂 纂

西漢

漢高帝……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父太公……母媼感蛟龍而生帝……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為泗上亭長二世元年……陳涉起蘄……沛令欲應涉蕭何曹參為主吏說令使樊噲召帝令後悔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立帝為沛公乙未入關受秦王子嬰降通鑑以為漢元年……與北面事之……滅之後……其年項羽更立帝為漢王五年……滅羽有天下即位於氾水之陽……以火德都洛陽用婁敬說遷都長安……號漢仍秦正建亥至武帝太初元年始改用夏正初帝為泗上亭長時有斬蛇之異……之璽……又甞……及為沛公見項梁於薛與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王而與項羽北面為之臣……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

王之羽怨秦殺……懷王以羽慓悍猾賊帝寬大長者遣帝而不遣羽帝既定關中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帝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強弱……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羽聞帝已入關大怒欲擊帝賴張良與項伯善……鴻門之見卒藉以免羽遂屠燒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使人還報懷王王曰如約羽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何得主約本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明年徙帝長沙郴縣弒之……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立帝為漢王……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餘各以次受封……帝怒欲攻羽周勃灌嬰樊噲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帝曰善乃就國以蕭何為丞相拜韓信為大將

張良為師　陳平為謀臣酈食其為說士壯士則有樊噲灌嬰為將則有黥布攻城略地則有曹參他如彭越周勃王陵之徒英雄陳力群策畢舉輔成劉業迹其戰勝攻取之功韓信為最令觀就國之後首用信計決策東向隨定三秦　降燕擊齊　擒魏仆趙　遂滅楚垓下　大抵信之功為多也至於帝論所以得天下惟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信獨得預三傑之稱可見矣項羽既滅魯獨堅守不下帝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謂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　天下始定于一而帝業成矣然方其見於鴻門項莊舞劍為之危　敗於彭城父母妻子為之虜　道於滎陽紀信詐帝為之楚

遯於成皋惟與滕公同車而載　中胷為之傷　數列十罪於廣武伏弩之　迹帝之危亦屢矣割鴻溝分天下　太公呂后歸國勢既分為二而卒定于一者人知帝從良平之說亟追亡逐北之功　雖帝亦自謂三傑為用所以取天下然豈知夫入關之初三章之法仁不可勝用從董公遮說為義帝發喪義不可勝用哉天下已定赦季布　之斬丁公　仁義之師固又有以為之本也侯　示人以君臣之大義封元功十八　而畫報功之與大封　懲秦孤立之弊　白信等八王外刑白馬之盟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得深長之慮矣已而命蕭何次律令　韓信申軍法　張蒼

叔孫通制禮

陸賈造新語……皆為制作之事若至

於過魯而祠孔子舉明德而詔郡國勸農桑因租而十

五稅一其於崇先聖禮賢士變元元之意又如何治矣

道料人才為其日既安劉以勤著無還策可謂明也已

矣

或者謂同姓之封不免過制異日七國之變此其

叔孫通之制雖頗采先王之禮而汶汶其故新語之

說自謂馬上得之……則得失成敗之論彼何

所引帝天性雖明達無學力以推治於人道之大綱

又有未盡者焉六十安以功業驕其父兄

封王侯一部以爵……其

功臣……道以……漸

臣子

務於僞遂不信

闕本殺於說意不盡無以絕私愛之萌……其於夷狄

地白登之圍伐之既失於輕發……和親之約御之又非其道且開後世之患

為以……

尊大侯一歌氣豪力雄斷心之萌不亦……

吁漢之所以雜霸不能比隆三代之盛其以

是夫惠帝

一之法民年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者有罪當刑皆完

之又曰吏所以治民重其祿……其職則民得所賴

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除挾書之律……凡此皆

為政之善者當其時……常垂拱……成

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史稱其……外……相……

鋒悼趙隱帝……母后……

使常……

納魯女以為后使帝夫婦之倫不正因張后無子殺後

宮美人取其子以為嗣使帝父子之親不白……

后呂氏雖臨朝稱制八年……

其殺戚姬子……嗣君……少

主……擅王呂氏

呂后……

孝惠諸子……自有

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變也朱文公綱目於呂氏聽政

之後分注其年特以變例書之……下

所以著女后僭亂之罪為萬代戒

旅誅呂謀為亂男女無少長皆誅用殺宗祀今劉呂氏之禍肇於張伯彊之一言成於平勃之何敢順旨使大后欲王諸呂陵既不可動又不可爭又不可否知其將悚然若高帝之臨有所憚而不敢為矣平勃乃恭然從之夫復何所顧忌哉自是而後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向使酈寄不可劫呂祿不可紿紀通將節不可大尉不得入軍士不左袒呂須之謀行朱虛侯漢未用命呂產不可殺漢亦殆矣山是勃安劉之功僅足贖王諸呂之罪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使王陵之說得行豈但安劉正以全呂而平勃之王諸呂又以一時之策酒世之宗矣可勝歎哉文帝大宗恒以代王升為天子大臣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陰使人召帝帝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方今高帝子獨大王

天下故大臣以為天下心迎立大王王勿疑也之卦大橫之兆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於是馳至長安群臣皆迎謁勃乃跪上天子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周勃左丞相帝二十三年間重國本則首從群臣之請蚤建子啟為太子崇節儉則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欲作露臺惜百金而遂寢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治霸陵皆以瓦器不起墳尚德化則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約入遣令備邊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更加賞賜愧則獄則除收帑除肉刑務本則開籍田帝親耕皇后親桑吏民帝以勸孝弟勤力田復民相地山開言路除誹謗之法之所

[illegible]上比輩而受郎官書疏假借以納交

者等切諫[illegible]又舉賢良

方正而親策之賈誼治安一策猶哭流涕長太息亦為

之容受乎貢獻則卻千里馬而不受綏征伐則陳武之

議以為念不到此崇諫諍則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

請[illegible]皆以為未遑用人則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

一擢為廷尉加以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務在寬厚

化行天下而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足以蓄

積歲增戶口蕃息禁網疏闊刑罰大省斷獄數百幾致

刑措至治之美有如此者嗚呼仁哉然或者謂獄問勃

[illegible]

兩漢論 九

[illegible]殺薄昭[illegible]遷淮南[illegible]

[illegible]竇嬰[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恭儉之意少矣謂帝大醇而小疵然

謂通之賜誠不免少累儉德勃被甲召疑服獄使見訊

兵誅及致從皆所自取若一切從事姑息漢法為不行

矣其可哉攻未易以此議帝也獨惜其所不足者因竇

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不得不讀其書以尊其術

而好尚差舊錯知術數之說拜太子家令錯乃申商

刑名之學陗直刻深景帝啟七國之變俾景帝終為刻薄

任數之君貽謀之道深有慊焉耳不惟是也陳同父曰

[illegible]以來數十年制度所宜正改者所宜教化所宜

備乃於賈生之請謙讓未遑遂使因循就簡教化不行

至於富民以錦繡被牆屋公卿大夫以下競奢侈無

度此惡所以為帝恨也景帝啟[illegible]

[illegible]即位之初首賜民爵一級除田半租定

笞律從輕之法[illegible]

[illegible]

有足稱者惜帝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皆未免

少恩薄皇后以無寵而廢為兩漢廢后之始[illegible]太子

以無罪而誅[illegible]為兩漢廢太子之始梁王以輕許

傳位而好不終[illegible]相如

兩漢論 十

申屠嘉剛直可尚也為錯所貴而見黜[illegible]

[illegible]將如周亞夫平定七國之功不可忘也[illegible]吳王濞

以謗言下獄而致死[illegible]

之叛積怨於博局殺世子之時[illegible]

[illegible]之濞而發怒於晁錯削地之計兵

連七國誅錯為名遂斬錯以謝錯之慘刻固不足恤而

於大體亦已傷矣[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張釋

之以動秦之恨斥死淮南[illegible]

鄧通以吮癰之恩困迫至死[illegible]

[illegible]其於人倫之際劉[illegible]
任數戕害殺戮曾不少忍豈慈父之所可同日語哉史
稱帝克遵洪業家給人足都鄙廩庾貨財有餘京師錢
累鉅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
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守閭閻者食粱肉
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
法先行誼而後詘辱焉風移俗易黎民醇厚周云成康
漢言文景美矣(漢書)然先儒謂其獨有節儉不妄費育民
以致殷富一事爲克遵洪業(見)管則其所謂風俗醇厚之
云者豈皆文帝之深仁厚澤醞釀涵濡所至帝幸當家成
因以同稱耶今觀帝即位以來日食七(凡)星變八(凡)雷[illegible]
[illegible]
雨雹三(凡)暴風[illegible]天火[illegible]地動[illegible]大蝗大
旱無歲無之示警至矣而竟不害者又豈祖功宗德正
當殷盛帝幸得所憑藉以消弭之耶不然帝之所爲足
此而風俗醇厚災異不害乃如彼也至於易文帝短喪
之詔遂不行三年之喪上虧先王孝治天下之道下開
嗣君不能終喪之失且陷後世於罪爲所謂從父之令
焉得爲孝乎[illegible]先儒之論曰文帝寬仁大度有
高祖之風景帝忌刻少恩乏君人之量[illegible]文帝以術
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illegible]景帝以智
數繩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大智懸絕
如此雖愚謂此固帝天資之刻薄然亦當時錯所以教

之者非其道也後之擇人以教太子者尚監于茲哉
宗[illegible]以辛丑即位[illegible]始建年號曰建元元
年[illegible]
[illegible]
五月始正歷改用夏正以寅爲歲首帝以少年英銳之
姿雄才大畧得於所禀即位之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
六經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又招選天下文學
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史稱其得人之盛儒雅則董
仲舒公孫弘兒寬篤行則石建石奮質直則汲黯卜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
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
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
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
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後世莫及然先儒謂帝自
建元以來命相凡十有三多不擇人而被誅者凡五當
時登相位者至於涕泣不敢拜命竟亦不免[illegible]
[illegible]
之盛自大將軍以下皆表表著名氏獨丞相闕焉此意微
矣愚謂當時大儒莫王佐之才惟一仲舒帝不能引以
自輔賢如汲黯又不能位之公卿以資諫諍自石慶衛
青去病霍光日磾司馬遷蘇武不忝其職外曲學阿世
如公孫弘兒寬之徒何足道哉曾是以爲得與以今觀之

公孫弘與仲舒對罷五經博士已帝初心所好甚正也惟力行一語既相仲舒春秋三策僅相江都博士之徒亦祖文景尚侍祠宗神仙興土木事巡幸信祥瑞加以嚴刑峻罰窮兵黷武帝心之所好雜矣其尚神祠也始於五峙太一神君之祠自是祠后土泰時明堂立越祠泰山無非所以為徼福之地其求神仙也自李少君以穀道卻老方進於是少翁欒大公孫卿之徒接踵進幸至以大尚主最為帝所寵於是宮室盛盤遊不息矣其興土木也始因教行而開上林苑至於柏梁銅盤已為神仙之事而蜚廉延壽通天等作則專以候神人建章神明往往亦不外是矣其巡幸也北出長城南登天柱東臨渤海他如幸緱氏幸東萊亦無狀

專神仙之求卒無明驗始知天下豈有仙人盡是方士以致屢受欺事無及矣其信祥瑞也獲白麟寶鼎而改元因天馬芝房赤雁而作歌然而日食地震風赤如血發屋拔木霜殺草雹大如馬頭而白龍蛙與蝦蟆群鬪外蛇與內蛇鬪內蛇死其至餓人相食災異迭書帝亦不能文也其嚴刑峻罰也有腹誹之法沈命之法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至於內深刺骨以酷進大抵放張湯以人主意旨為獄而慘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其黷武也擊匈奴則起於馬邑之謀自是和親始絕兵端之開訖不可解大將軍衛青出雁門出雲中出朔方出定襄出代郡出北地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出北地出代郡兩將軍屢出而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然漢士馬物故亦不勝算矣其後帝雖親登單于臺

其示武威震匈奴……終不能免耶吉蘇武之羈留……李陵負師之降……其

役……開三方也則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於嚴助朱

買臣……朝鮮由於涉河……

城也則始於張騫之使烏孫……其通西

域破奴虜樓蘭王破姑師……至貳師……西域震恐於

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置校尉也……

田矣……自是不但枸醬竹杖天馬蒲萄……克充所欲而殊方異物四

面而至以隋珠和璧結甲乙之帳設酒池肉林饗……

……巴渝……能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

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又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

酒沽……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

算至舟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

盜並起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衣繡持斧斷斬郡國然後

勝之……帝猶未能自反至江充構蠱

巫蠱事作禍及太子……

……先是陳皇后廢……至是衛后後……其死者

稱數已極然後紆徐訓定始大悔悟乃罷方士棄輪臺

下哀痛之詔力本勸農以明休息雖云已晚猶愈迷

之凶者……迨夫授霍光日磾於燕閒之中以當托孤之寄

擁昭立宣功在社稷亦可謂明達也已矣……

爲大抵與秦皇之……而成敗異者何哉秦川商鞅積刑罰而高文以

來積寬仁本不同一也二世增始皇之過而孝昭致武

帝之失末不同二也……表六經置博士定生

員興大學崇儒重道所以爲得也正曆朔易服色定官

名興禮樂雖制立度所以爲得也孝弟力田……

既存問致賜而有凶災職使諸得以聞山東水旱既虛郡國倉廩賑救而江南被水複下巴蜀粟以賑之救民郵災所以為得也方士之蜚輪臺之棄下詔悔過是知過能改所以為得也加以金堤之任付託得人此其所以有秦皇之失而免秦皇之禍歟昭帝弗陵初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淫縱帝越次得立元年十四而能察上官燕蓋之詐信霍光之忠

承孝武奢侈師旅之餘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乙未首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除田租議罷鹽鐵榷沽更免馬口錢減民賦錢十之三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其培養國脈為何如使天假之年復得周召之佐成康不足倖矣帝崩無嗣徵武帝孫昌邑王賀立之王狂縱好遊及徵求長鳴雞載女子於道既即位過從淫戲無度僅二十有七日大將軍光與田延年張安世閫之白太后廢為海昏侯而迎立宣帝為已更名詢

帝幼遭巫蠱之禍丙吉得以全生養民間高才好學授詩論語孝經喜遊俠昌邑廢吉奏記霍光迎帝即位先是泰山石起立上林枯僵柳自起生令蘇其文已有公孫病已立之讖矣帝興自閭閻知民事艱難又苦吏急即位之初首遣使詔郡國謹牧養民而周徧化擢路溫舒等以尚寬和上至于定國民自以不冤霍光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政丞相以下奉職奏事魏相丙吉同心輔佐一三年間舉賢良罷屯田罷

池籞未幸者與貧民勿治以貸民流者天下鹽價遣使郡國戒勿煩擾又罷繫囚掠笞定死之禁無非愛民卹刑之事每拜刺史親見問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易則下不安二千石有治理效輒璽書勉勵公卿闕以次用之朱邑入為大司農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尹翁歸入為右扶風韓延壽入為左馮翊黃霸入為太子太傅此皆以郡守擢拜者也且重文學也循武帝故事講論文藝傳又選群儒俊材置諸左右於劉向王褒以文章顯

經術是命諸儒講論石渠稱制臨決立梁丘易
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文雅翕然
中興於是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以經術顯
將相則張安世趙充
國杜延年于定國京兆尹則趙廣漢張
敞太子太傅疏廣少傅疏受皆知名當世
有未易枚舉者謂之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信
矣至於羌狄賓服則自匈奴為丁令烏桓烏孫三國
攻因是虛弱邊境少事馮奉世誅莎車王平諸國

通鑑 十六

趙充國擊先零羌以威信降不煩兵
鄭吉破車師降日逐乃
命為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號令遂班於西
域至是匈奴亂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
呼韓邪奉國珍來朝於是烏孫以西至
安息諸國咸尊漢矣史稱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比迹商宗周宣非冥常
以戎狄之歸思股肱之美圖功臣於麒麟閣
揚之名著中興輔佐亦可謂知本者矣然先儒之論
有曰當時決制過詳而道德不足見以人情好訐爭
訟曰者得以肆其貴
得以逃其罪以投其詐
以開其至上計簿者不過具文
而帝又代郡始科瑣吏者反受思職
不可枚矣至於用恭石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
史丙啓成帝之信外戚揚雄之戮亦族之誅而啓哀帝之
殺大臣
漢之誅已見之前朝而帝又甚焉者也產三大舉字以
不但揚韓而已霍氏之罪固不容赦而光之宋勳不可
以無後
然漢之帝持丞相固不可逃而吏民請何數
為亦不容以重遣饒剛直公清諫用刑法任中書
宦官以為怨謗下獄致死帝嘗
不少顧惜何其刻哉推原其故皆初年擇術不精學專
韓而不任周政雜霸道以致之也

由是觀之綜核屬精之治雖足以使一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高祖文帝忠厚寬仁之脈斷喪無餘矣議者直謂西京之亡自宣帝始其以是夫

元帝[illegible]即位初年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減樂府員省苑馬以賑困之又未幾罷宮館減膳獸肉食終一十六年之間貸貧民賜孤寡高年帛遣使存問耆老孤寡失職之人幾無虛歲可謂慈仁愛民之主矣至於尚節儉好儒術皆為君之美節獨惜其剛斷不足柔儒太過許史預政恭顯專權害賢大患也[illegible]之周堪[illegible]中書其言非不切直帝不能用反致望之遭讒以死[illegible]京房援幽厲用佞為喻非不明白帝雖悟而不斷反致京房枉毀棄市[illegible]周堪以備經病瘖卒張猛以見誣自殺[illegible]陳咸朱雲[illegible]為城旦[illegible]而公卿以下畏顯[illegible]今蘇建論死[illegible]側足而立矣此帝雖若英哲而苦卒以戕雖[illegible]而慝終不去事無巨細悉聞中書[illegible]專權邪僻賊害忠[illegible]時災異並作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人民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illegible]是誰之召與史氏不比之察乃謂帝專用[illegible]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illegible]者之過毋乃用非其人而復有小人在側以間之乎多持祿保位者得患失之不暇曾是足以為儒者乎

成帝[illegible]一在位[illegible]善脩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illegible]於天下詔劉向校書中秘[illegible]又可謂知[illegible]者然即位初年首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領尚書事[illegible]未幾同日之內五侯受封[illegible]立王崇安成[illegible]雖[illegible]中[illegible]官[illegible]而朝廷政權一官之害[illegible]轉而歸外戚矣[illegible]擅勢要[illegible]者盜[illegible]僭擬乘輿縱兵不誅[illegible]弱公輔斬戮無忌[illegible]不請帝方湛于酒色飛燕[illegible]遂致排擯宗室孤[illegible]內亂許后廢[illegible]之倫數矣

[illegible]劉向王章持邃懇切如水沃

石[illegible]

[illegible]朱雲梅福披心瀝論動[illegible]

於谷永張禹孔光之徒詔諛權臣乃保寵固祿

[illegible]迹帝[illegible]悲如此業稍以移不在其[illegible]

矣哀帝欲[illegible]不好

文辭法律成帝無嗣徵爲太子成帝崩即位

[illegible]帝在東宮時見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嗣位之初首

行罷免政由己出未爲[illegible]也然丁傅董賢相繼用

[illegible]殺尚書鄭崇殺張相

王嘉[illegible]以賢寵盛忠諫死也班史謂觀孝成之世權

柄外移是以臨朝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踐

陳同父謂帝何不思之甚[illegible]可去丁傅獨可用乎外

戚尚不可用賢何爲者可使之覆政乎豈知彼之

不知此之爲先[illegible]日帝[illegible]成帝之[illegible]

[illegible]陶[illegible]號令[illegible]說是從[illegible]

[illegible]而師丹傅喜孔光之正[illegible]不用

一[illegible]向[illegible]排群心斗[illegible]之莽知天下

清議在是也於是擢之以文[illegible]劾奏董賢甘心屢

[illegible]公卿大夫[illegible]而直之至詔[illegible]竟

者百數而莽得志矣[illegible]自[illegible]浮[illegible]

日隆[illegible]乃用儒術[illegible]

治語告[illegible]人以[illegible]其私[illegible]斯[illegible]禍自此豈非帝

行[illegible]義自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哉[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哀帝崩無嗣徵帝立[illegible]

位幼沖太后臨朝[illegible]政自莽出[illegible]功以自

盛於是賜號安漢公[illegible]

[illegible]加宰衡位諸侯王上[illegible]至加九錫而居攝之謀

成矣造符命作祥瑞無所不至漢士大夫[illegible]崩[illegible]

首[illegible]從之前後上書[illegible]頌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餘

人而炎漢二百年之宗社已[illegible]而之莽[illegible]丑五月

[illegible]漢[illegible]禍[illegible]王[illegible]數[illegible]然不肯爲所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雄大夫[illegible]貽萬世鄙笑莽既弒帝[illegible]
乃徵宣帝玄孫擇其最幼者立之是
為孺子嬰[illegible]莽乃攝尊位稱假[illegible]踐[illegible]
明[illegible]以為得天人之助
甫及三年遂行篡奪定國號曰新十一[illegible]
[illegible]
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又乘四父歷世之權
[illegible]太后[illegible]為之宗主[illegible]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
盜及竊位南面處非所據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
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自
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
甚者也蓋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蠅
聲餘分閏位聖人之驅除云爾
[illegible]民心思漢甚於飢渴遠近蜂起立聖公為更始皇
帝莽殘支體分矣夫以莽之往跡其始慣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子叛之[illegible]
其女背之[illegible]
[illegible]禄山史思明朱溫同

[illegible]更始玄字聖公
[illegible]載之於敘傳所宜已矣
景帝七代孫光武族兄也嘗殺人亡命在平林賊中
以懦弱為新市平林所立即位朝群臣羞愧流汗
手不能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委政匪
人日醉後庭宦爵猥濫關中離心四方怨叛三年赤眉
立劉盆子[illegible]
[illegible]入長安而更始亡[illegible]
盆子不能自保而光武中興焉[illegible]天命有歸
[illegible]
為深刻自深刻變為委靡高惠文之寬仁恭儉而成之者
[illegible]曰西漢之治自寬仁而變
蕭曹周勃申屠之功景武宣之深刻啓而導之者晁錯
公孫魏相之過元成哀之委靡不能開喻而正救之者
則又貢禹張禹孔光之罪也抑又有說高祖以下有德
者莫過於文帝有才者莫過武帝迹其行事有足慨者秦毀
先王法度治亦幾於一絕矣漢興去周未遠制度典章
猶可考而復也高祖草創未暇為惠帝仁柔不能為則
復古之事非文帝其誰任乎時海內富庶矣黎民醇厚
矣天下幾刑措矣奈何溺黃老清靜之說雖賈生再哭

之請而未遑遂因陋就簡無以垂法於後則是有可為之時而無復古之志也至武帝狹小漢家制度慨然欲追蹤唐虞商周之盛以復古之事命帝又誰與歸于時正朔改矣禮樂興矣罷黜百家而六經表章矣奈多欲之念既勝㧞取高皇約束紛更之非惟無以改秦之失而又有甚焉者則是有欲為之志而無復古之實也然則先王經世之大法至秦而遂泯秦人紛亂不綱之政至今而猶存考其事論其世文帝武帝二君蓋深有足憾者與　西漢自高至平凡十二帝并孺子共二百一十四年[illegible]為莽所篡十四年[illegible]更始二年[illegible]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七

男 [illegible] 校正音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八

新安 前 貢士 胡一桂 庭芳 纂

東漢

世祖光武[illegible]姓劉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illegible]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生九歲孤養於叔父良性勤稼穡受書通大義王莽末盜賊起[illegible]避吏新野[illegible]以圖讖言劉氏復興與兄縯[illegible]起兵南陽乙酉六月即帝位于鄗[illegible]十月遷都洛陽[illegible]十三年丁酉天下始定于一[illegible]不階尺土才明勇略誠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當時二十八將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以成佐命之功[illegible]首破尋邑於昆陽[illegible]而莽因以授首[illegible]降銅馬於[illegible]而尤來五校青犢以[illegible]斬王郎[illegible]次服從[illegible]降赤眉[illegible]降[illegible]之誅[illegible]

[illegible]斬張豐[illegible]降張步[illegible]夷彭寵[illegible]檢[illegible]盧芳遠遁[illegible]降隗純[illegible]公孫述[illegible]復田戎[illegible]七餘年間海內蕩平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赫然中興號為東漢何其成功之速哉老吏垂涕於漢官威儀之見[illegible]吏民喜悅於持節渡河之日[illegible]以至呼沱冰合[illegible]人與之天與之矣今觀帝自即位之初首召伏湛為尚書典定舊制[illegible]召侯霸為尚書[illegible]徵卓茂為太傅寬仁是用[illegible]命馮異典封功臣差量功次輕重莫不厭服[illegible]令明習故事條奏施行[illegible]崇重儒術則起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四方學士如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桓榮之徒雲集京師立五經博士使各以家法教授[illegible]又從桓榮張純等之議初建三雍以講道[illegible]側席幽人旌車徵賁若薛方[illegible]樸而聘而不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屈[illegible]

[illegible]醲成淳厚之風帝長於民間見稼穡艱難百姓疾苦[illegible]之煩[illegible]還漢世之輕法念戶口耗少縣[illegible]並省四百餘縣以夫充員以軍士屯田[illegible]行什一之法復郡國三十稅一之制[illegible]帝久厭兵事自隴蜀既平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又思保全功臣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illegible]耿弇等皆上大將軍印綬以列侯就第[illegible]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曰非爾所及也其後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illegible]而不許[illegible]匈奴遣使稱臣獻[illegible]願得五千騎以立功而不從[illegible]北匈奴求和親臧宮馬武又請擊之詔報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illegible]史稱其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斯亦止戈之武焉加以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是以三十年間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野穀旅生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illegible]甘露降醴泉出朱草生[illegible]兩穀陳留有非常之瑞雖[illegible]議者猶謂帝督責守長繼過斥罷百姓[illegible]不淳然未浮上[illegible]游[illegible]經年之外望治一世之後於

是故守代易頗僻[illegible]

漁陽張君麥之歌見於八年之久[illegible]此固無以議為也獨[illegible]

惟以直言殺韓歆[illegible]河南

因讒歐陽歙[illegible]

尹張汲與郡守十餘人皆下獄死[illegible]至於廢郭后[illegible]

疑馬援[illegible]移太子[illegible]

用讖言而行封禪[illegible]斥桓譚[illegible]以

信赤伏除王梁[illegible]以

一四 通鑑[illegible]

不義侯封子密[illegible]明之累耳至

於惜前代強臣竊命矯枉太過以吏事責三公不任大

政某天下事一歸台閣而廟堂輕[illegible]

逮明帝又加以詆毀厥後例以災異策免而權任

日輕以至末世雖忠臣義士相繼在位慷慨激發而於

漢室之危亡竟莫之救者豈其本心哉權勢蓋有所不

得行故也所安得不於帝矯枉之失為之三歎明帝雖

[illegible]天資明察十歲

能通春秋十二知吏職責訟墾田之弊其明智已足以

切事情[illegible]

[illegible]及即位加意禮文之

事命東平王蒼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之儀及光武廟

登歌八佾樂舞之數[illegible]宗祀明堂登靈臺以望雲

物[illegible]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大射禮畢

[illegible]祖割牲而酳[illegible]尊事三老五更[illegible]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圜橋門而觀聽者萬計自皇太

子諸王以下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子弟立四姓小

侯學[illegible]置五經師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大義

匈奴亦遣子入學[illegible]幸辟雍祠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

[illegible]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illegible]尤善刑理法令分

一四 通鑑[illegible]

明日晏坐朝斷獄以達內外無倖由之私在上無矜大

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illegible]至於遵奉

建武制度無敢或違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

主[illegible]為子求郎不許[illegible]

蠲公車反支日不受章奏之制[illegible]

[illegible]可謂得為政之體者自祭彤破赤山烏

桓塞外[illegible]武威東盡玄菟悉皆內附[illegible]班超至

鄯善斬北虜使而鄯善降至于寘于寘王殺匈奴使來

降威震西域其後五十餘國皆遣子入侍[illegible]

[illegible]

曆臣奉表至歌詩頌德[illegible]寶鼎[illegible]白

錄讖記[illegible]露[illegible]之祥[illegible]不畢至於[illegible]盛矣南宮

氏猶謂其殺朱浮[illegible]殺寔延[illegible]

[illegible]搜實近臣

左遷公卿而君臣之禮闕廣陵王荊[illegible]

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illegible]楚獄連逮死徒

千數而刑獄濫[illegible]傷於和氣

以耳目隱發為明而弘人之度未優[illegible]遣使天竺求

浮屠書[illegible]

而開億萬世釋氏之禍深可惜耶章帝知人厭

明帝苛切以長者之資[illegible]行寬厚之政因

鮑昱之請而除禁錮[illegible]因陳寵之疏而務寬厚[illegible]

納第五倫王莽嚴酷之戒[illegible]行鄧彪重之從輕之

奏[illegible]斜擬殺之罪[illegible]除參刻

之科[illegible]定報囚之期[illegible]

罷均輸法[illegible]賜行

者胎養令[illegible]

蔡穀[illegible]詔二千石選

舉惟進柔良[illegible]三公用吏惟取安靜[illegible]加以撫循選賦

民頓其慶[illegible]至於奉

於太后盡心孝道[illegible]安[illegible]

[illegible]備身于儀以尊師[illegible]

立四科以取士[illegible]命諸儒於白虎

[illegible]同異而稱制臨決[illegible]

[illegible]選高材受[illegible]詩以扶微學[illegible]

公卿大夫至郡縣遂成漢經明行脩之人虎

衞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自三代以還風

化之盛未有若東漢者在位十三年間郡國所上符瑞

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盛哉[illegible]嗚呼由漢迄唐創業一

君者數君作而不善述者往往而是求如光武明章

又祖子孫三世匹休千載一時而已[illegible]

后之讒而易太子[illegible]

以飛書之譖而殺貴人[illegible]縱竇氏之横至奪公主田園

不正其罪[illegible]

陳同父謂吳日女主臨朝外戚事皆此為

蓋[illegible]胡氏以為東漢之衰決於此[illegible]愚謂鑒

后有以為帝盛德之累使章后之時不濟私後從馬后

之議寧有此乎可為一嘆[illegible]和帝

帝幼沖竇[illegible]母后臨朝

竇憲專政匈奴既平[illegible]

朝臣震懾望風承旨帝年十四[illegible]日盛[illegible]逆

日食丁鴻上疏[illegible]以

鴻行太尉兼屯衛南北宮決議鄭衆[illegible]卒鋤元惡[illegible]用清中外躬親

寵幾當時事[illegible]有其難者矣[illegible]自是十七年間罷苑囿以假貧民弛陂池

而令采取勸民蓄蔬以助五穀[illegible]至於遣使發粟救

水旱蝗螟之災[illegible]民田租發賑[illegible]歲[illegible]廷尉陳

寵務從寬恕而活濟甚衆[illegible]司空張奮口陳時政即宜

寃獄而甘雨隨沛[illegible]

安丁鴻魯恭韓稜諸賢相繼進用之[illegible]後多遠方珍玩

且勅大官勿復受獻[illegible]前後

符瑞自稱謙薄抑而不宜[illegible]竇氏[illegible]闢土日

廣北空朔庭[illegible]西通重譯方之孝武實乃過之[illegible]

[illegible]胡氏謂作史者未能銷

張揚隲驕闕多矣[illegible]乃謂帝誅竇憲不謀大臣而謀之

鄭衆以功受封[illegible]遂開十常侍亡漢之[illegible]

[illegible]梁氏三侯而梁氏自此盛[illegible]是則然矣

一則親親之義不容已一則恐其足以濟一時之事但不賞而封不為無失然亦豈料其末流之弊如彼哉若帝者使天假之年孝文不足多遜也如以成敗論世無全主矣

呼噫帝隆和帝少子生始百日而為君[illegible]鄧太后臨朝[illegible]張禹鄧隲隲弟悝弘等輔政隲雖謙遜然外戚擅權又起於此和殤而後宮闈定策利在幼昏外立者四君[illegible]臨朝者六后[illegible]蓋嗣主幼沖女后專政則外戚必用事[illegible]宦寺得與政亦其勢然矣[illegible]安

帝祐[illegible]立五年已十三矣太后猶臨朝十五年外戚用事閹中官預政[illegible]日食風雹雨水旱蝗山崩地震盜賊戎狄無歲無之杜根歸政之請竟致殺[illegible]鄧康悲損之勸僅竟為絕[illegible]及后崩保權同位者矣及親其徽河間王子翼至為美其容儀使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illegible]獨與乎帝乳母王聖已疑之矣蓋帝少聰明為后所立長嫡不德不可后慕特所謂婦人之仁往往欲為而未決耳太后崩[illegible]帝甫親政五年之間惟乳母言是聽惟宦官是從鄧氏既夷大子亦[illegible]

所汲汲焉者取宋閻氏閻京興等封爵寵任

而已

忠言諫諍並寢不入

太尉楊震

功亦以濟宛

之由此觀之使

常踐祚即位為政授亂蓋可知也太后明察因已及此

矣不然災異若茲后乎餘微服從被何天心之

哉史氏無有能發之者惟后是議何與吾故表而

出之質諸知言之君子順帝保

初帝已立為太子

聖等譖廢安帝崩閻后貪幼君立北鄉侯懿薨

右與閻顯等猶欲徵諸王子中黃門孫程等斬江京

閻顯迎帝即位遷閻后等皆誅帝初即位以定策功封中

黃門孫程以次十九人為列侯後以干政權勢日盛賴

司隸虞詡劾奏以作威言之氣

李固周舉黃瓊張衡王龔

自是左雄

規之徒皆果於指陳請加放斥而根據聯結非惟言不

聽諫不行反遭誥譴者有矣

后父梁商秉政雖謙

進賢而扶弱無斷至遣其子

商卒子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

為日不足八使之遣延行風俗

張綱之埋輪都亭且曰豺狼

當道安問狐狸徑劾奏冀不疑罪帝雖知其忠言無

用也

與閻宦難福當竟不行

其能救亂乎沖帝

梁后臨朝委政宰輔

李固所言多見采擇宦官黃門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

方翹首太平而梁冀猜專相忌嫉固幾不免飛書見之

矣

太后

此跋扈將軍也

言未脫口而餅中之毒已進矣胡氏曰李固時為三公

事使於是時頓請太后出御前殿召三公中二

千石大會廷中推舉尚食可泣得罪人捨此不務而伏

屍號哭顧效兒女之悲哀哉

桓帝志

太后猶臨

朝梁冀專政肆作威福天子拱手自殺李固杜喬以重

其威

殺中郎袁著以杜天下議已

至殺陳授國節常如

憂懼

大與侯者單超具瑗左悺徐璜五人定議誅冀

元與雖除五侯嗣虐流毒四海甚較百姓與盜無異 [illegible] 李膺諸賢

勃然 [illegible] 削國誅貶 [illegible]

似亦為稍快於人心若干時 [illegible] 甘陵

鄉人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各樹朋黨由是有南北部黨人之議後汝南太守宗資任范滂河南太守成瑨委岑晊二郡又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以郭林宗賈偉節為冠與李膺陳蕃王暢等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臧否相尚公卿畏其貶議屣履到門而成瑨殺張汎劉瓆殺趙津 [illegible]

[illegible] 宦官之怒及河內張成以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逮捕殺之宦官遂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帝震怒班下郡國逮捕太尉陳蕃以所按皆憂國公忠之人不肯平署帝怒收膺等獄詞連及杜密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 [illegible] 黨錮之禍作矣賴竇武並表救詔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海內希風之流復相標榜有三君 [illegible] 八俊 [illegible] 八顧 [illegible] 八及 [illegible] 八廚 [illegible] 之號雖 [illegible] 於此使人得以 [illegible]

[illegible] 而謂長 [illegible] 之世除而天下太平 [illegible] 靈帝初即位太后臨朝陳蕃竇武 [illegible] 名士天下想望太平惜其謀洩反為 [illegible] 節等所殺 [illegible] 於是群小得志侯覽使朱並告張儉黨人 [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親賓

矣[illegible]

[illegible]

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

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林宗雖好獎人倫而不為危言激

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

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

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

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

絕跡於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於疑論

[illegible]

[illegible]氏已著矣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嗟乎其不可及已當是時[illegible]段熲

定[illegible]復後東討[illegible]

然所以為漢賊者不在此也[illegible]

[illegible]

焉後[illegible]

飾賣官[illegible]

[illegible]黑山亂定[illegible]

[illegible]論功行賞乃見於十常侍之

[illegible]一人貴顯[illegible]爵稱為父母

[illegible]南宮[illegible]

[illegible]

進之言是聽未幾帝崩子辯即位年十七何太后臨朝一意[illegible]

何進用事[illegible]袁紹勸進盡誅宦官太后難之進

召董卓以脅太后[illegible]卓將

至而太后猶孤疑進反死於張讓段珪等之手[illegible]

[illegible]袁紹[illegible]

[illegible]袁術燒南宮閣[illegible]

[illegible]卓自為司空廢少帝[illegible]

[illegible]何太后[illegible]陳留王[illegible]而東漢亡

矣[illegible]按左氏傳齊

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illegible]管仲言於

[illegible]使[illegible]之世以殘之人故皆[illegible]不害之地使與

[illegible]為伍周末始命[illegible]者守門[illegible]者守關[illegible]者守內

者守[illegible]氏曰五帝三王之盛一行一止必

於其時必於其所是故[illegible]於外所任使者公卿賢士

大夫也夜居於內所親御者后夫人淑媛嬪妃也[illegible]

刑餘之人在日月之側乎雖夏商之世桀紂之亂尚無

是也及幽王寵褒姒滅西周始有奄寺之名自是以來

帝王大本日以消亡為人君者以行道布德之公位為

快情遂欲之私故聽政有數而公卿進接者宴遊

無度而妃嬪御幸者無日外不分於晝內不分於夜矣

然天下萬事其不可不慎也公卿既不可使至於內

妃嬪又不得復至於外於是始有用刑餘之人將命於其間者矣齊小白用自刑之豎貂死不獲殯秦胡亥信天刑之趙高爲高所殺後世人君聞其說披根拔本追復夏商之制剗革周秦之弊矣而漢唐猶有用之以亡國者豈非在於不仁之君哉噫病在不仁之君不可與言也使其可與言則何亡國之有愚又嘗悲黨錮之[illegible]禍東漢之亡而憤閹官之流毒也諸君子之不幸[illegible]竿將之一言成於曹節之中請而群小深根固[illegible]一擊不勝而身死何進再擊不獲身又死袁紹不勝其忿一舉而盡殄滅之國隨以亡[illegible]可爲於邑也雖然亦諸君子自少盡其道耳夫以昏主亂朝何異明

夷之世顧乃互相標榜的然以名德相雄長且欲措口舌以障其流而回其瀾已非晦明艱貞之道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今不惟疾之而已直欲驅而納之死地又非謹仲尼不爲已甚之戒則其構怨掇禍[illegible]也吁易當夬決之世以五君子之盛決一小人之微[illegible]致嚴於健而說決而和之訓況小人道長之時乎後之君子尚監于茲獻帝[illegible]安十[illegible]又十[illegible]相國袁術起兵推紹爲盟主共討董卓卓懼然發帝以絕人望焚宮廟[illegible]發諸陵[illegible]劫遷長安積金郿塢[illegible]頗司徒王允左右扶持未至拄

於已而誅卓於滅其家[illegible]相殘[illegible]夫何傕等擁兵陷長安王允黃琬[illegible]卒於鋒鏑之下[illegible]擅威權者四年傕既殺稠與汜治兵相攻[illegible]於是兇黨得志[illegible]帝幸弘農焚宮室更與奔播[illegible]都于許百官總己大權遂歸于[illegible]之操[illegible]挾天子令諸侯以遂其私建安二十五年間殺[illegible]降拜不出漢天子之手特寄空名於臣民之上耳操

死子丕篡漢昭[illegible]自王於吳而天下三分矣朱文公綱目於獻帝既已遇篡[illegible]俾存綱漢統而吳魏僅分書其下其陳同父曰東漢[illegible]君之得失皆繫於光武明章之身蓋自和安以降紀綱日就淪夷當時衰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illegible]表發奮隨踵受戮而不顧漢於雖衰所以久而未墜者不可謂非二君崇儒術表行義之效此其所以爲得也然而衰安不能正[illegible]武能定之請[illegible]流涕揚震不能勝[illegible]自殺李固杜喬死於梁冀之致使陳蕃竇武死於宦豎之手錯綜莫能救漢室之亡者其失皆非由於光武不任大臣三公具員明帝加

史纂古今通要卷之九

新安 前貢士 胡一桂 庭芳纂

蜀漢

漢昭烈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人祖雄父弘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illegible]因獻帝為曹丕簒逆[illegible]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害於是發喪制服即位于成都武擔之陽[illegible]章武元年辛丑四月也[illegible]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觀帝初見諸葛亮於隆中亮昔曰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天下及其勸進之辭又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宜即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分[illegible]判於此矣晉陳壽志三國乃帝魏而傳昭烈習鑿齒漢晉春秋之作謂蜀為正魏為簒逆蜀平漢始亡晉[illegible]司馬氏通鑑乃謂昭烈於漢族屬疎遠推抑漢祚焚進賊魏且謂操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於漢室夫自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傕汜交攻天子奔走荊棘間未聞操有勤王之舉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名為漢相實漢賊耳綱目於此始大書特書以昭烈承獻帝之後俾得以紹漢遺統焉論者嘗即文公綱目與溫公通鑑並言之溫公於獻帝之末曹丕之篡也書帝禪位于魏[illegible]王即皇帝位文公則書魏王曹丕即皇帝位廢帝為山

公至蜀漢之興也文公於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之後
大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漢中王即皇帝位以繼之
及蜀之出師也温公書諸葛亮入寇文公則書[illegible]漢
中丞相亮伐魏温公進魏而退蜀則祖陳壽之舊史此
以强弱論也文公帝蜀而賊魏則本春秋之書法此以
是非論也以[illegible]帝繼禪位之[illegible]以繼漢及入寇之逆正
從援而快人心於方來大義明而誅賊臣於後世綱目之
作可謂至矣[illegible]帝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
風焉[illegible]其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
飛焉也降於呂布[illegible]歸於曹操[illegible]
[illegible]爲客於劉表[illegible]
[illegible]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illegible]
及見孔明於三顧定奇策於一言[illegible]
[illegible]赤壁一戰强虜摧敗[illegible]
遂奄有荊益稱王漢中[illegible]
鼎立而爲三迨夫即帝位之後志在[illegible]陵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師[illegible]
[illegible]竟賫志以沒矣[illegible]
又得與[illegible]力以爲之佐方孔明躬耕隴畝抱膝長吟
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爲帝所有他如關羽張
飛[illegible]爲爪牙法正[illegible]爲謀主許靖[illegible]麋竺[illegible]簡雍[illegible]爲
賓友爵號[illegible]社稷之[illegible]馬超[illegible]兼文武之[illegible]黄忠[illegible]
勇冠三軍龐統[illegible]黄權[illegible]李嚴[illegible]吳
[illegible]彭羕[illegible]劉巴[illegible]之徒咸[illegible]其器
能[illegible]可以復漢祚而清[illegible]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
能取中原塊土若何哉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
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圖[illegible]之役[illegible]不能
忘情於吳吳襲關羽定荊州蜀[illegible]之師
急於報怨反貽[illegible]帝之[illegible]小不忍以亂大謀[illegible]於
此矣尚能并力以取魏哉[illegible]昭烈君臣之間當託孤
之際肝膽相照無纖介形迹何其盛也[illegible]
[illegible]方之曹操垂没留連妾
婦之態下至分香賣履家人婢子罔不區處其猶視之
不若而謂昭烈[illegible]哉昭烈詔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
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言皆可
師法則知其德天資既高[illegible]已亦力其從[illegible]周元方
[illegible]鄭康成游[illegible]後主禪[illegible]

[illegible]建興之初[illegible]能[illegible]任[illegible]撫百姓[illegible]誠心布公道[illegible]盡忠益時者[illegible]明賞罰必信[illegible]不於[illegible]下至橋梁道路[illegible]潤無不修繕征[illegible]帝漢中[illegible]攻祁山[illegible]出散關[illegible]拔武都陰平[illegible]已而休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精要三年而後用之[illegible]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矣[illegible]知所幸費禕董允[illegible]遵亮遺規猶可自守夫何姜維產禍[illegible]閹宦弄權[illegible]方且荒遊觀[illegible]廣音樂[illegible]將鍾會鄧艾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illegible]緜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illegible]成都之降子死於父信昭烈之有孫[illegible]數千百載之下讀[illegible]此猶使人凜凜有生氣耳按綱目自章武元年之下即[illegible]分書曰至癸未魏方幷蜀而滅漢或曰漢亡矣[illegible]

[illegible]承正統乎曰未也有吳在焉綱目於甲申以後猶以吳魏分書[illegible]漢亡僅二年而晉已滅魏[illegible]乙酉以後晉吳猶分書至太康庚子吳亡晉武始得大書以續正統終魏之世不得在大書正統之列焉吁綱目繼春秋之筆不少假借於亂臣賊子之如何其嚴哉蜀漢有傳國四十三年而滅於魏焉[illegible]

魏

文帝姓曹名丕[illegible]沛國譙人[illegible]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養子嵩[illegible]生魏王操[illegible]太子襲封[illegible]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十月篡漢[illegible]國號魏以土德都鄴[illegible]遷都洛陽[illegible]魏曹操[illegible]初舉孝廉後守東郡乘時而起破黃巾[illegible]擒呂布[illegible]降張繡[illegible]滅二袁[illegible]征張魯[illegible]破[illegible]平劉表[illegible]禽遂馬超[illegible]用軍行師變化若神諸將征伐皆授教令與敵對陣意思安閑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御軍三十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事修飾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卒能鼎立三方者惟其明略最優也然自遷獻帝于許以來[illegible]挾天子[illegible]承[illegible]戮貴人[illegible]弒伏后[illegible]

[illegible]不書
[illegible]勸皇子[illegible]
[illegible]殺荀彧[illegible]
[illegible]殺崔琰殺毛玠[illegible]
[illegible]左右侍衛莫匪曹氏之人殺生降拜不由漢天子
之手者二十四五年晚年用天子車服出入稱警蹕門
[illegible]尹氏曰烏有至尊在上人臣可用天子車服出警入
蹕者乎操於斯時亦既自帝甚明謂非有不遜之志焉
[illegible]可歷考老瞞平生所為如夜卧枕圓枕啖野葛至尺
[illegible]飲鴆酒至一盃其深姦極詐不可殫言逆其天資桀
戾慓悍禍賊其畜無君之心久矣乃至終身[illegible]乎鼎
望不一染指焉豈其畏名義而不欲速哉顧其勢所未
可[illegible]而圖之得之可以稍安[illegible]
[illegible]亡何而老且死矣非真不欲身取而代之也而曰
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illegible]母乃為是詭
異況孟津之師文王豈料其事乎至此令乃先期其子
之篡而身自為文王立言已為荒悖又況獻帝非商紂
比操所為乃文王罪人奈何敢借喻耶文帝天資文藻
下筆成章勤成所著凡百篇又使諸儒集經傳隨類相
從餘千篇號皇覽庶乎有意於斯文者矣災異不劾三
公[illegible]取士不拘年限[illegible]
殺不許預政[illegible]又

為政之美者獨惜其懷[illegible]
寄地空名而盤石之宗不彊[illegible]
[illegible]當旱蝗饑荒之時欲徙冀州十萬戶以實河南畧
無恤民之意[illegible]伐吳之舉不從[illegible]之
請其後雖三出而無成[illegible]
[illegible]明珠辟寒之求一善所稽投取諒闇
不知禮之謂[illegible]罪戴陵[illegible]
勸[illegible]
[illegible]抑何君人之量未弘
此猶未也史臣之論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
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猶未有廢衰斬於旬朔之間
釋麻杖於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
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矣魏王[illegible]
[illegible]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
居貽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illegible]
[illegible]及至即位顯納二女[illegible]是以知王齡之
不遐卜世之期促也[illegible]若夫篡國之初妄引舜禹
禪自比遂開後世亂臣賊子僭亂之源為萬代首惡尹
氏曰前史信其偽辭策世襲其遺蹟一則曰禪位二則
曰又禪綱目直以[illegible]大書于冊[illegible]

以為傳禪之說[illegible]之說始興以為
天下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哉[illegible]
[illegible]
帝天資務出立發兆地口吃少言沈毅好斷僕從大臣
闕答蓋直錐兆頻孫諫然所懼戮者人之量備如此然
于時百姓凋敝四海分崩不率僭顯祖開拓洪基乃
[illegible]
騖于內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宮不由安民之本不固維城之基[illegible]
[illegible]至彌留之際幸兹臣之言付托非人遂使權
臣專內社稷無衛以至易姓哀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邵陵厲公[illegible]王芳[illegible]
位[illegible]曹爽司馬懿輔政[illegible]幼沖嗣
晏鄧颺丁謐等為用欲擅專權說爽轉懿為太傅託其
後又說爽遷太后[illegible]自攬朝政屢更改法度[illegible]
有除初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
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
慕效之遂成風俗不可復制明帝既[illegible]其浮華抑而不用
至是說爽以驟其禍[illegible]之要[illegible]盡已知其將敗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侈擬乘輿弟義[illegible]諫不納於是以太后令誅爽
而權移與午矣[illegible]帥衆政發帝而立高貴鄉公
[illegible]
高貴鄉公[illegible]欽其才慧夙
成尚辭好問講論經學[illegible]諸太學[illegible]書易禮
記躬行篤禮有文帝之風然忿權日去爲謀不密以
黃屋之尊[illegible]之重親執干戈與賊臣較一旦之命卒
死於成濟之手為天下笑豈不悲哉[illegible]之[illegible]人曰
[illegible]
[illegible]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之[illegible]立
常道鄉公少延曹氏殿月[illegible]是為元帝奐[illegible]
[illegible]政出司馬僅寄空名當時中散大
夫嵇康[illegible]好言老莊[illegible]阮籍[illegible]阮咸[illegible]山濤[illegible]向秀
[illegible]劉伶[illegible]相友善號竹林七賢[illegible]皆崇尚虛無輕
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illegible]飲酒無異平日咸
幸姑婢伶乘鹿車攜酒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士
大夫爭相慕效謂之放達風俗敗壞[illegible]景元四年鍾
[illegible]蜀滅漢末幾昭卒炎遂篡魏而為晉矣[illegible]嗚呼邵陵
厲公之見廢高貴鄉公之見弒常道鄉公之見篡司馬
安然為之不聞有所謂節義之士出於其間風俗之壞
可痛也已有富氏曰魏自曹操答誅迄于亡國五六十

操之門與司馬氏相爲終始方獻帝□擇辟之時□□□□
篡漢也而懿之心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
彪遂置諸王公於鄴未不幾篡漢之日歷三十載其後冉
世受遺父子祖孫□□□□□勢之所趨驅驟乎如火之
尚炎而不可遏□□利於□□□□又在其後而世
之懷奸忍逆□□人宗社者當□於其中而不自知也
夫魏氏之國凡五傳合四十六年起庚子至乙酉而爲晉□□終
魏之世皆置分書俾不得預正統之傳竊矣哉

吳

吳大帝姓孫名權字仲謀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自父
堅起事兄策嗣□□權藉餘烈建國武昌□□□□遷都
建鄴□□國號吳□□□□□□□□□□□□□□□
□□□□大元一年 今觀文臺□□始起江東破張角□□
□□□□□□誅區星□□□□□□□□□□□□□
莫及導溫戮卓□□□□□□□□□□□□□□□□
□□□□不許和親凡掃陵寢平□□□□□□
□□□□□□□□□□可謂爲人臣矣其後
爲□□不終受袁術所使以擊劉表卒斃於矢下
□□□□□□□□□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
惜哉□□□孫策字伯符堅長子也用領父兵
歸并江東□□□□□□一聞袁術僭號遂□以書
□之絕交□再與袁□□相拒即謀襲許以迎天子

書□橫□大之□□如□□不至於刺客□□□□
其背使不得逞志中原□□□天假之年且但不能□□□之
策創甚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
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江東我不如卿策卒而權繼之是爲大皇帝當是時有
張昭以爲腹心有陸遜諸葛瑾步騭以爲股
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有周瑜魯肅呂蒙
明以爲謀主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
將皆江表虎臣爲孫氏所有赤壁之役決策公瑾合兵
玄德□□□□竟摧大敵□□□□□□□□
有荊揚□□阻江海卒成鼎峙之業宜矣然惜其見義不
明守節不固上無存漢之心下無吞魏之謀又無併蜀
之策惟以苟且自全爲務故方其防魏之侵而結援於
蜀也則借荊州□□□□通聘好□□□□□□□
而不辭及其畏蜀之攻而借勢於魏也則臣子操□
□□□□□□□以降于丕□□□□□□□□□
而不恥其後吳蜀之好方賢吳蜀之謀方協孔明卒而
事已無及矣使其申締盟誓約縱伐魏操方腹背受
敵不服其能久得志哉何吳計不出此蜀亦不少忍

[illegible]孫權

擒關羽而昭烈即漢[illegible]報復操方且得以緩[illegible]而[illegible]

至朱文公嘗謂孫劉二人不是好[illegible]識到利害處便不

相顧又以人謂曹氏為漢賊不知孫權在漢賊先[illegible]孔

明工做得好時又為其壞了且知言乎[illegible]觀

關羽攻曹仁以[illegible]發于禁等而降之威震華夏操議徙

許都以避其銳矣[illegible]

[illegible]

而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撫輯關羽與之同仇

不可失也後呂蒙代肅陸口之[illegible]乃陰進襲羽之策〇詳

計取勝不但昧同仇之義而已且殺關羽以紓敵人之

[illegible]

患[illegible]乎老泉蘇氏之論曰世多奇呂蒙之功以為顛之

小人舞智不足取也蒙臨兵為商賈行潛取荊州以破

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前

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

者哉侯官侯亮[illegible]十歲

嗣位又六年始親政事孫綝[illegible]表奏多見難問明年

以綝專恣欲謀誅之及為所發[illegible]

[illegible]綝既廢亮迎立景帝休[illegible]

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illegible]

[illegible]

伏誅[illegible]

以[illegible]權惟舊恩與帝[illegible]用[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

新安前貢士胡一桂纂

西晉

晉武帝姓司馬名炎河內人[illegible]咸熙二年乙酉[illegible]稱

帝[illegible]魏[illegible]為陳留王國號晉以金德都洛陽[illegible]

[illegible]

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如陽狄而辭[illegible]晉之興始於司馬懿[illegible]方曹

成而就[illegible]一念所存已非願為曹

氏臣者及不為太子[illegible]預大計[illegible]

相狼顧全[illegible]多矣[illegible]

[illegible]觀其[illegible]內斷英斷[illegible]外決[illegible]朱孟達於盆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珍公孫於百

日[illegible]自以為兵動

[illegible]神謀無[illegible]計狄[illegible]終不能掩中國之言[illegible]

[illegible]

佐命三朝既[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曾無[illegible]生之[illegible]

何晏丁謐鄧颺[illegible]諸曹於[illegible]制之威[illegible]

卑[illegible]死而師亦致[illegible]子[illegible]養死士散在人間[illegible]

之所一朝而集者三千人族李豐張緝夏侯玄曹芳亦

不[illegible]而廢立矣[illegible]

[illegible]師死而昭[illegible]攻[illegible]曹髦而立[illegible]

一如帝意之焉

服其…即位之初大弘…

氏孤立之…以仁儉矯漢氏刻薄奢侈之失代有…

以青林…焚雉頭裘於前殿…

一從儉約務去奢侈倍復之制自漢文變古壞禮絕父

子之親虧君臣之義帝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司馬氏至

辨其爲不世之賢君…

弟嗣子侍遇不欲薮參使居儲位

衛瓘撫床之諫至個切也…可惜疑事之決

外人代對而帝…不悟…

賈充兇險…當…君…乃輔…

…山嶺…荀勗…馮紞…之徒姦邪相黨…

…和嶠…之亂任愷…欲因以出充矣夕陽…一

言荀勗不惟留充不去且…異日賈后之禍…

自魏以來何晏王弼之徒祖尚浮虛毀棄禮法士大夫

…從之傅元請舉有禮之臣以崇風節退虛鄙之士

以懲不恪帝雖嘉納其言不能革也乙酉…是雖馬隆西

伐東…以行以…

…王濬南征揚越爲墟…

…八荒適足以啟…懷…之漸未幾果謂四方

…上…

…在…後…

…後…宴…

公卿女以備六宮采擇…至是復納孫皓宮

人五千掖庭殆將萬人…心衍盤於羊車之遊…

…以…政事致於三楊之用…

…賈官錢入私門不

逃劉毅之譏…

…以…助王愷奢侈何取…

…張華…

三公之望一斥不復…齊王攸以周公之才降

出而至死…凡此皆

…之所以亡也陳同父曰使帝下吳之後正風俗而崇

儒術徙戎胡而去後患行甫日三等置軍之制…

…而不弛…備效古人以義制恩之舉以䄪

器之重授賢明之…則禍亂之作亦何至於若是

之亟也不能爲是…風俗日衰戎狄口盛主暗而臣

強…起而備…以至二帝失駕終…不克紹復前

業…始貽謀之不善…於此可勝…

[illegible]私毋后[illegible]之害太子[illegible]

[illegible]屠戮諫臣[illegible]無後

人理於是八王構禍骨肉相殘[illegible]

[illegible]南風伏誅[illegible]

身死數[illegible]以貽天下笑豈明神哉

武皇之精爽使不知其子與抑亦自歎以來探心於幾

彼蒼者天假茲昏子妖婦擘宗以報之禍亂卒不可逃

也況當是時風俗頹敗廉恥道喪賈謐用事[illegible]

[illegible]郭彰石崇陸機陸雲潘岳左思劉輿劉琨之徒皆[illegible]

諛依附號二十四友至為之[illegible]望塵雅拜[illegible]王戎

王衍樂廣竊處高位[illegible]浮沈遊放清談為[illegible]

事衍弟澄及阮瞻阮咸謝鯤畢卓皆以任放為達醉狂

裸體不以為非衍少時山濤已知其誤天下蒼生[illegible]

[illegible]也羊祜亦以為敗俗傷化[illegible]

[illegible]蓋慕何晏等老莊虛無之論士大

夫皆事浮誕廢弛職業雖張華裴頠亦不免華而不實

[illegible]

欲而無厭之譏焉[illegible]

[illegible]加以戎夷雜居[illegible]閒而起劉淵於是乎始

[illegible]天資淵邵[illegible]不彰[illegible]承亂[illegible]強臣[illegible]

[illegible]王衍尸位自營三窟何[illegible]

[illegible]四年[illegible]漢劉曜[illegible]

[illegible]入殺[illegible]六月陷京師帝蒙塵平陽

聰謂帝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當受命故

自相為除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其後服青衣行

酒竟為聰所害[illegible]是石勒追東海王時[illegible]

[illegible]宗室沒于勒者四十八王王公以下死者十餘萬

人其時[illegible]衍被執自陳少無宦情[illegible]勸稱尊號以

自免勒[illegible]君少登朝身居重任何得無宦情耶破壞天

下非君而誰衍亦不能自文也卒死於排牆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及劉曜[illegible]獨入京焚毀宮廟汙辱宮闈百官士

庶死者又三萬餘人吁人生斯時何其不幸與殺戮之

[illegible]奔播之後即位長

安[illegible]僅得[illegible]名服[illegible]

僅[illegible]年劉曜入寇[illegible]保長安小城內外斷絕斗米兼金

兩[illegible]以食[illegible]餅與櫬出降[illegible]刺伏

[illegible]庭洗爵執蓋亦為曜所害[illegible]自是而後洛陽丘

墟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之讖驗於琅邪矣[illegible]

[illegible]司馬懿[illegible]為[illegible]將征伐[illegible]

實僭晉以自衆推一念之烈天寶鑒之師昭殺一君

二主欺人孤幼以奪其國未及再世稱兵相殘者起自

兄弟叔姪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天道昭昭詎不信

然鄧中節之詩曰有刀難割公間[illegible]限無木可坐元海

[illegible]

頭禍在夕陽亭一句[illegible]前上東門嘯浪[illegible]

信斯言也賈充奇勝其能逃項城附君之誅夫[illegible]

[illegible]

衆取為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聖人所

以下之因俗而建萬世之長策者莫先於此夫何

領求然而弗察也且自何晏輩以莊老之學為[illegible]

[illegible]談之論盛於朝野士風不美莫此為甚[illegible]

覽之革故其後王衍樂廣以清談致重於世[illegible]

元滅之後又皆以任放為達一時士大夫遂[illegible]

談而廢職業於是棄禮蔑有之論作矣自王濟[illegible]

與王渾爭功不已同列相避之義已不復見[illegible]

[illegible]

風靡競之士列官千百無退遜之舉於其間[illegible]

遜之論作矣自何曾侈侈無度奢豪過於人主後崇之

風已見於此其後王愷王澄石崇競以奢侈相尚於文

從而助之則凡可以求勝於彼以何所忌而不為也於

是傳咸崇儉之書上矣自杜預飼遺洛中貴要以求

[illegible]貴要之風已見於此其後貨賂公行[illegible]是

[illegible]錢神之論作矣則凡可以[illegible]不至也

夫談者以浮虛為高而賤名檢[illegible]者以奢靡為務而忘

退遜擁其貴者以侈靡相誇而[illegible]節儉[illegible]

[illegible]成風而[illegible]

之道[illegible]於人於域地于人物亦何[illegible]能以哉

昔人有言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illegible]至此

而後知四維有係於國家也為大[illegible]

[illegible]

武至恭凡四帝通五十二年[illegible]

東晉

[illegible]

元帝[illegible]司馬[illegible]琅邪恭王覲子[illegible]龍闕

宣石[illegible]有七及[illegible]牛之象[illegible]

[illegible]

自[illegible]啓曰符七馬之數[illegible]又有牛[illegible]

馬後之[illegible]深忌牛氏[illegible]其將牛金[illegible]

[illegible]

而恭王妃夏侯氏乃通小吏牛氏而生帝故在

史冊則帝實姓牛冒司馬氏故南呂氏欲以所論呂政

者為例別其姓氏[illegible]帝年十五嗣封琅邪丞相

初[illegible]見王導[illegible]求鎮建鄴從之帝始

即帝位[illegible]十七都建鄴至是[illegible]

臣有天子氣之言驗矣[illegible]

直言初鎮江東頗荒于酒導正色直諫敢命覆觴太極

殿內布帳練帷所幸夫人衣無文采詳刑簡化光啟中

興雖時茂弘[illegible]實隆穆輔進不隱賢己用顧榮紀瞻以

來纔士盡收過江名流以佐謀畫時號百六掾[illegible]

故[illegible]見與談時事而撫憂周顗刁協其志克神州而收

減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荊揚晏安戶口殷實江左立國

百年之功固非小小矣然帝才具不侔志氣非遠自

南渡以來惟務偷安僅足眛陳顯兩進之言[illegible]忽然遠

[illegible]

八

[illegible]疏[illegible]

政事所及性知與太學[illegible]試孝廉立郊丘[illegible]黃九

州[illegible]拂社稷綴旒之時不務恢復之圖乃行平世之事

帝之興意中原亦可知矣故方祖逖請兵京口也僅給

千人廩食士卒鎧仗一切不與逖擊楫渡江[illegible]清中原

鑄兵募士以進[illegible]

雍丘之役黃河以南盡還晉土方練兵積穀為取河

北計石勒畏之為之退避[illegible]

[illegible]而益兵之請遂及沮之至以

戴若思代焉逖遂致推鋒越河之將竟死於為山九仞之

[illegible]之過與[illegible]

[illegible]士稚[illegible]既[illegible]王敦石[illegible]石頭[illegible]六軍

[illegible]之敗績[illegible]

[illegible]河內[illegible]

然矣[illegible]

恭儉之德雖有餘雄武之略則不足有一士稚不能展

布其設施使[illegible]以死無[illegible]內外之難交作也吁導亦

不能不分任其責者矣何軒張氏之論曰帝初以懷帝

之命來臨江左國有緩急固宜糾合義旅入衛王室可

也乃自為封植之謀無慷慨救時之志懷帝蒙塵遂了

闕勤王之舉愍帝增重委寄制詔[illegible]所宜動心蹙乃

九

[illegible]神州[illegible]

乃[illegible]於晉室之[illegible]一無章令史以[illegible]

[illegible]

時事之艱難而僥倖以自利三綱淪矣其能討賊乎此

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者不旋踵

而起蓋有以取之矣明帝紹[illegible]即位之

初不敢稍[illegible]神器頼[illegible]告帝先為之備

[illegible]帝乘駿馬微行察其營壘[illegible]

寶鞭傳玩帝亦殆矣[illegible]

[illegible]之見殺
[illegible]已
令上不追[illegible]亡何郗鑒帥六軍一戰而勝逆
賊價死王含錢沈伏誅黨與悉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剛明男
斷克清大憝為何如哉使降年有永恢復中原未可量
也[illegible]成帝[illegible]即位幼沖
母后臨朝[illegible]王導庾亮輔政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帝性恭儉[illegible]禮老臣[illegible]惜政出渭陽刑賞頗
錯殺戮近親[illegible]
[illegible]貶黜舊傳[illegible]帝才六歲已能泣
問[illegible]則亮之專制擅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謀
未彰亮議[illegible]失且激成反叛兵入臺城[illegible]
[illegible]
乃奉頭鼠竄僥倖求免遂致
遺憂母后[illegible]還帝石頭儻非溫嶠陶侃郗鑒諸賢
戮力討賊斬峻平亂社稷幾非晉有矣亮泥首謝罪乖
惟不賜誅[illegible]而[illegible]十敗在[illegible]以
不救[illegible]以少府召敦郎默在江州襲殺刺史劉胤及以
[illegible]按默斬時也導實為之於是乎國法為不足恃

咸和初[illegible]于穿猶[illegible]為故逢于臺[illegible]
也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illegible]於此欲
推奏之導與亮不聽而止[illegible]已復[illegible]
[illegible]
終論之虛名何補[illegible]初成
帝崩[illegible]又以元[illegible]朝[illegible]人[illegible]異世之後成萬
[illegible]於是以帝為嗣亦庾氏甥也帝[illegible]國不永無足稱
[illegible]
母后稱制[illegible]會稽王昱為之[illegible]當時[illegible]殺
浩[illegible]有重名溫[illegible]成帝[illegible]有文[illegible]何充[illegible]
[illegible]臣之志[illegible]
代[illegible]其才[illegible]
昱[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居形勢之地[illegible]以溫[illegible]何其
[illegible]殷浩才名冠世時人擬之管葛[illegible]何庾翼
出鎮以下江左與[illegible]且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illegible]重曰此輩宜束高閣俟太平徐議其任[illegible]至
昱[illegible]鎮揚州[illegible]是本兩用其能以及溫平蜀威名大
振[illegible]引浩參綜朝權欲以抗溫[illegible]相
疑[illegible]浩內外宜協和不宜與溫搆隙不聽[illegible]論
[illegible]溫素知浩無能[illegible]亦復何所畏憚哉故北
[illegible]之請不報[illegible]而[illegible]順流之師已
下[illegible]

一敗而發洪之衷已[illegible]

於是中外大權盡歸溫矣用浩欲溫朝廷既不知

人亂意北伐告復不自知浩既敗還當自加罪既根朝

并又貶溫以乃待溫[illegible]何哉此是溫一恨而

降二輔[illegible]

[illegible]謂五陵何發璟溫其可

隴不到後復之要者矣然當時惟一溫耳初石虎死

中原亂豬梟北伐咸謂中原指期可復獨蔡謨謂今日

之事非諸賢所及經略分表財殫力竭安得不憂又胡

廷子未幾殷果敗還[illegible]之諫以致敗

至此然已[illegible]又命將佐[illegible]致傾不生敗績

許昌諸城盡沒[illegible]蔡謨之言然後[illegible]大中原當

為郡不當[illegible]然渡江之初祖逖之功[illegible]成江左之

為方發粟以進復被一時也明成以後王敦蘇峻內難

繼作東南之[illegible]來不復劉曜石虎繼[illegible]燕秦繼盜止

江左諸賢皆非其才僅當保境息民此又一時也僅一

桓溫才可及此內[illegible]恢力方司[illegible]然溫[illegible]志借

使恢拓舊[illegible]果能御得其道而使為晉純臣乎決有所

不能矣[illegible]哀帝不[illegible]

五戰祚之初[illegible]溫首請還都洛陽求[illegible]流[illegible]一

功北從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illegible]又[illegible]一

欲以虛名威爾其[illegible]不行[illegible]

尋加溫都督中外諸軍錄[illegible]溫以抑之為長史郄

超王珣謝安為之掾[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未幾帝信方士

之[illegible]術斷穀以求長生藥發不能親政褚太后復

臨朝明年而帝崩[illegible]帝立[illegible]

政出于溫大司馬[illegible]持[illegible]從[illegible]初溫有不臣之志[illegible]

[illegible]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

敗威名頓挫[illegible]

[illegible]致以廢立可長威權於是廢帝為海西縣公[illegible]都[illegible]

[illegible]而迎立會稽[illegible]開之曰溫

前後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咎自咎方更廢君以自說

舉動如此何以服於四海乎謝所謂怒於室而作色於

父溫之謂矣會稽王立是為簡文帝[illegible]

[illegible]溫既廢立威震內外帝拱默而已嘗懼[illegible]出[illegible]

閒[illegible]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泣下沾襟何益哉

[illegible]

清談素勝沙門支道林言其[illegible]

迎其行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知[illegible]帝即位初年

溫欲誅武陵王[illegible]帝[illegible]三[illegible]不許[illegible]以手詔[illegible]

晉[illegible]溫流汗[illegible]色不敢復言[illegible]

什雅也使善推所爲每[illegible]且陳[illegible]
之不暇何至無民憚之甘[illegible]不然也帝與太[illegible]
[illegible]反皆欲令溫[illegible]非坦之壓之毀詔不奉令
帝位危矣[illegible]
由是觀之報獻惠之譏[illegible]寧不謂然悲哉孝武曜[illegible]
[illegible]幼沖纂統外有强臣賴謝安[illegible]
坦之盡忠輔政寧康紀元之春溫初赴山陵將移晉祚
坦之一見流汗沾襟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曾不少懼
坐定數語如擾龍馴虎有以折奸雄之心而奪之氣
[illegible]
[illegible]九錫之
[illegible]
求護[illegible]不與溫隨物故矣[illegible]
安自高卧東山已有公輔之望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
如蒼生何及夷萬發始有仕進之志[illegible]溫司馬深見
[illegible]及其爲政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御以長算比之王
導不但文雅過之有英氣焉[illegible]
秦苻堅入寇以師百萬次于淮淝[illegible]謂今日以無晉矣
安夷然無懼色徐指授兄子玄等引兵渡水擊之朱序
之呼一振苻融之馬一踣八公[illegible]草木風聲鶴唳皆爲
晉兵秦兵大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無喜色其器局何如也況一時名賢輔之之正紀綱桓
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才能稱職上下輯睦
晉室似有生意矣夫何凱奏方旋帝驕氣已盈曾不閱
時遽信讒言疎退賢輔[illegible]
[illegible]道子[illegible]朝政[illegible]
[illegible]以小人行姦之[illegible]初非天[illegible]刑之[illegible]自专擅門
[illegible]賦于茲[illegible]方且荒[illegible]崇尚浮圖[illegible]
[illegible]請將[illegible]入不報[illegible]
直延聞[illegible]曰[illegible]少[illegible]飛[illegible]已見[illegible]
華林之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言一發[illegible]而[illegible]已[illegible]矣
[illegible]
能言雖寒者飢飽無以辨也道子[illegible]子[illegible]
朝政納賄[illegible]桓溫子玄[illegible]父之[illegible]
[illegible]八州恃其[illegible]
之父子及爲所殺適以速其[illegible]玄[illegible]
[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土木繁興晉[illegible]
劉毅何[illegible]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乘斃及正可安宗社裕何足以乘其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前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北擒[illegible]

[illegible]成謀[illegible]

[illegible]遂汎埽伊洛脩奉園陵[illegible]

[illegible]懷發憤振衰之心發舒奮厲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

於此者也迨其入關之初秦人大悅以為漢室之[illegible]及

聞其將還也父老號泣進請力挽其留使裕從而君之

植[illegible]民人[illegible]江淮之資西引巴蜀之粟厲兵秣馬

[illegible]

[illegible]方天下大勢[illegible]而定矣夫何[illegible]千里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之手[illegible]兵[illegible]之關[illegible]

之師已棄咸[illegible]而入關中又為夏人所有[illegible]討

之[illegible]可勝歎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初識云[illegible]之後有二帝[illegible]代於是

弑帝而立琅邪王以應之[illegible]恭帝德文[illegible]

[illegible]琅邪王也[illegible]元熙元[illegible]乃位未

一年裕遂篡晉而為宋矣[illegible]

[illegible]同父曰嘗[illegible]東晉亡[illegible]

[illegible]

立以來[illegible]

[illegible]及進[illegible]

[illegible]之役[illegible]以南復為晉土桓溫入關二郡[illegible]

北[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一[illegible]可[illegible]劉裕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方進而[illegible]復[illegible]

何[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中原之[illegible]者[illegible]一公之[illegible]

以[illegible]多[illegible]名流以佐[illegible]

[illegible]設二十二年[illegible]植東晉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不[illegible]之扶顛持危以

[illegible]以和靜設令無一更[illegible]

以[illegible]至矣故雖桓玄失職成禍

[illegible]亦能[illegible]晉既亡而復存二十[illegible]

之功不及此[illegible]然[illegible]知[illegible]以

[illegible]而不知[illegible]以復中原安知和靜以鎮[illegible]室而不

知[illegible]以[illegible]何則祖逖[illegible]之役[illegible]

[illegible]發以激[illegible]果敢之氣顧乃[illegible]

思之代祖逖[illegible]之沮喪故其後桓溫亦無可乘之

機[illegible]心進退[illegible]朝廷方且以溫為[illegible]

之足望謝玄破[illegible]之後欲以朱序鎮[illegible]彭城安

慕容氏時正宜使之乘勝逐北而為克復之圖顧乃深忌
縱所挫書之告未幾而班師之令已下遂致良圖不果
故其後劉裕埽平河洛非無可乘之勢而亟亟歸使
關中復輸寇手自是無復中州之望矣使導能於王業
偏安之餘激昂奮厲以酬昔日克復神州之言使能於
符秦既破之後長驅直擣不失機會時若士之望豈止如
今日之所觀而已哉此予所以壽其功而重歎其失也
東晉自元至恭十一帝共一百四年 [illegible] 合而晉十
有五帝通一百五十有六年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一

新安　貢士　胡一桂　庭芳　纂

晉室亂胡 [illegible]

晉室[illegible]之亂[illegible]於前涼張軌 [illegible] 次漢
次蜀李特 [illegible] 次後趙石勒 [illegible]
次[illegible] 次前秦苻洪 [illegible] 次後燕
慕容垂 [illegible] 次後秦姚萇 [illegible] 次西
秦乞伏國仁 [illegible] 次後涼呂光 [illegible] 次
南涼禿髮烏孤 [illegible] 次北涼段業 [illegible] 次
南燕慕容德 [illegible] 次西涼李暠 [illegible] 次大夏
赫連勃勃 [illegible] 次北燕馮跋 [illegible] 此十六
國之存也 [illegible] 然稱五胡者劉
淵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鮮卑也苻氏氐
也姚氏羌也五族迭興據有中原猾亂之甚
餘各一隅耳

前趙劉淵字元海本匈奴遺種嗣其父豹為左賢王家
于晉陽汾澗之濱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
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幼好學尤好左傳孫
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 [illegible]
膂力過人姿儀魁偉太原王渾 [illegible] 之命 [illegible]
[illegible] 子在洛 [illegible]

史267 212

淵[illegible]成都王穎[illegible]將軍在鄴其從祖右賢王
劉宣推爲大單于以討穎[illegible]歸鄴離石永興元年
僭漢王位都左國城國號漢[illegible]以祖漢甥也永嘉二年[illegible]
僭帝位遷都平陽[illegible]奄有河汾天下遂起之徒輻湊
而歸之石勒王彌輩皆北面稱臣六年而死[illegible]劉
聰[illegible]年十四博涉經史孫吳兵法弱冠游京師結交
名士大宦穎[illegible]以爲積弩將軍淵死聰殺兄篡位[illegible]
烝淫太后[illegible]六劉張[illegible]六后並立
[illegible]斬戮[illegible]淫不悛逞其兵力陷兩
都執二帝[illegible]
腥膻帝宅汚染神鄉茲國七年雖保首領以沒子粲立
後烝淫于內[illegible]靳準難作[illegible]
殺其子[illegible]屠其族[illegible]戮其屍[illegible]
禍及父墳[illegible]火延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可畏
也夫[illegible]劉曜[illegible]曾助桀虐濁亂中華卒靳準之
難討賊竊位始改國號爲趙元年[illegible]徙都長安以羊氏爲
皇后[illegible]用兵隴坂則陳安授首[illegible]伸威
西河則張茂稱藩[illegible]可謂强
矣及乘高候之捷驕心遂生[illegible]
一戰而跌生爲禽虜[illegible]
[illegible]終南山崩又
[illegible]字數同前定[illegible]二十一字[illegible]

[illegible]然迹其凶逆上天安捨諸前趙
之僭三世二十六年而石勒滅之[illegible]
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
渠之胄年十四[illegible]東門王衍[illegible]已識其將爲天
下亂[illegible]力耕於鄔人
[illegible]貸於平原
[illegible]因於武安臨水
[illegible]困厄亦甚矣後歸劉淵
爲輔漢將軍進攻陷冀州衆十餘萬引張賓爲謀主刁
膺爲股肱孔萇爲爪牙并州諸將多從之劉聰授并州
刺史南寇襄陽遂陷江西長驅範郡後據襄國[illegible]
[illegible]劉曜[illegible]進陷
洛勒與兵一麾[illegible]中原擅
邦而抗王室[illegible]而發冠帶釋介胄而開庠序辟
暴威而納款絶域承風而獻貢[illegible]其言曰大丈夫行事
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
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亦一時之豪也死肉未寒
妻子丞死於石虎之手而奪之位矣[illegible]
[illegible]
石虎字季龍[illegible]
爲患信非積于破車之[illegible]死於其龍之手矣[illegible]
[illegible]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illegible]然而愛狩當時攻取
[illegible]

[illegible]非細也。虎之爲大亂于也。[illegible]

[illegible]辛成樂[illegible]閣之後畋獵無厭。[illegible]宮室盛興[illegible]苛暴民女[illegible]嘉貢不戢[illegible]

分命宣韜先後游獵[illegible]戎之盛。虎作高[illegible]吾家父子如是，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熱使憂矣。[illegible]亡何，父子猜嫌，兄弟權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虎死[illegible]立，冉閔作亂，虎之子孫殲滅無遺，[illegible]致[illegible]有天道哉。[illegible]

後趙之僭，四傳二十有二年，爲冉閔所殺。[illegible]晉復求於慕容氏爲[illegible]迹其五胡之禍，莫[illegible]於二趙。淵聰父子世執受晉爵，委質爲臣；劉曜石勒又皆淵聰臣子，[illegible]其喉血，神州因執天下[illegible]不足數之興。終淵聰曜勒之身，晉君臣[illegible]不能北向戮一人以雪中原之憤。自以人得志者觀之，雖不謂天[illegible]

[illegible]然者未必非禍也。然石氏之[illegible]於生前[illegible]淵之禍，淵聰受誅於既死，至於石勒僅能自免其身，而冉閔之亂，其子孫殆無遺種[illegible]劉[illegible]石氏爲發天之禍[illegible]而世之凶人[illegible]然而莫之[illegible]

[illegible]慕容[illegible]入[illegible]踐[illegible]拜[illegible]

[illegible]歸之，燕[illegible]收其[illegible]以[illegible]開一方[illegible]劉[illegible]然身受晉爵，不失臣節[illegible]之初，獨能[illegible]使[illegible]進[illegible]

[illegible]秦[illegible]石勒，使以獻[illegible]使中國之義明於天下，其賢於[illegible]遠[illegible]綱目大書[illegible]宜哉。[illegible]

[illegible]已成之資[illegible]東土[illegible]多[illegible]權畧[illegible]段遼[illegible]高麗[illegible]宇文[illegible]以[illegible]勇[illegible]三千[illegible]燕王號[illegible]遷都龍城[illegible]不奉晉正朔矣。[illegible]慕容[illegible]有文武幹畧，因石氏內亂，東[illegible]長驅[illegible]取章武河間[illegible]

[illegible]拔中山趙郡[illegible]降[illegible]
[illegible]敗段龕[illegible]
竹石幽冀青兗畧定矣於是修[illegible]
遷都于鄴[illegible]死初云子孫當有中原之言至是始
驗[illegible]慕容暐[illegible]
[illegible]年立恪輔佐之初隽[illegible]謂中原可圖獨[illegible]溫
[illegible]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未數年[illegible]洛陽略地崤澠
關中大震[illegible]恪如不死燕未可量也[illegible]為政[illegible]
云恪臨沒之忠言[illegible]欲沮慕容垂於敗[illegible]之
目[illegible]

[illegible]主[illegible]親賢以資[illegible]
卹二十歲[illegible]以國家安危之身顧乃[illegible]永[illegible]
佐山[illegible]之閒[illegible]非不幸也[illegible]燕借[illegible]戲
[illegible]
[illegible]二世三十五年為秦苻堅所滅焉[illegible]

帝奕太和庚午

前秦之興起於後趙蒲洪略陽臨渭氐人初氏蒲[illegible]
[illegible]後以讖文有艸付應王又以孫堅[illegible]
[illegible]故改姓苻氏
苻[illegible]拱[illegible]頭已有[illegible]
初[illegible]晉[illegible]
中原之[illegible]健僭位長安[illegible]

[illegible]取兗并[illegible]
郗桓溫[illegible]平關中[illegible]遂[illegible]國又留心
政事[illegible]
苻生[illegible]
年[illegible]
[illegible]
苻堅[illegible]於是東[illegible]取[illegible]之而自[illegible]
[illegible]
祖有可稱者其得人也[illegible]一旦舉王猛於布衣
君臣遇合自謂猶[illegible]之有孔明也一歲五遷[illegible]中外[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親戚不能[illegible]遂使[illegible]佐[illegible]道不
拾遺兵革[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力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乙況[illegible]平[illegible]公有經綸之才[illegible]長[illegible]公有文武之
畧[illegible]之忠[illegible]各當其
任其致治平其[illegible]之決也[illegible]牧伯守宰各舉孝悌
廉直文學政事[illegible]所舉以行賞罰[illegible]官稱其職民
安其業[illegible]經[illegible]
禮法之[illegible]在官不[illegible]以至[illegible]以
禁老莊圖讖之學其政事之善也[illegible]

[illegible]禮百神[illegible]學[illegible]於圖畫而
減[illegible]開山澤之禁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九日一臨
以求民隱邪大宛獻馬作詩返之卒能平燕定蜀吞涼[illegible]擒代
[illegible]十分
天下而有其七[illegible]東夷西域一日而朝貢
者六十二國州村之盛五胡以來未之有也柰何延晉
之謀懷貪欲之心忘王猛臨終之語[illegible]
[illegible]臣下苦口之諫[illegible]
[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獨與慕容垂決大議[illegible]臨發朝
[illegible]不欲堅行惟[illegible]與姚萇及良家子勸之擁百萬之
師長驅入寇自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渡不知人道助順
天道惡盈淝一敗幾於隻輪不返而群醜風塵思舊
之心雖集蜂起慕容垂據中山而為後燕姚萇據長安
而為後秦乞伏國仁據隴右而為西秦雖偏四方戎
馬塞道向身死於叛臣之手種類殄滅何其亡之速哉
[illegible]
[illegible]何不翦慕容暐於星變之日[illegible]

[illegible]不誅鮮卑於數
言之際[illegible]從後不從人言[illegible]所
謂從觀其迹耳[illegible]
於此者堅以[illegible]所以
一敗而不復振氏祚之不長其無本之故與[illegible]猛之
[illegible]言進之者[illegible]慕容
公欲殺其父子其傾險方為可[illegible]司馬氏至以為市井
[illegible]之行豈能保君了所[illegible]哉
[illegible]
若夫垂[illegible]
詡謀以晉為未可圖鮮卑西羌不可容[illegible]中[illegible]之
骨肉亦徒然耳縱使猛在未必能遏堅之南行亦未必
能決堅之殺鮮卑羌也吁猛特霸者之佐耳仁人無
敵於天下猛何足以識此[illegible]苻丕[illegible]
[illegible]長安[illegible]
求在壺關招之而西張蚝王騰迎入晉陽[illegible]
[illegible]
垣晉馮該自陝邀擊斬不能其子[illegible]送京師[illegible]
苻登[illegible]集離散之兵[illegible]之志
[illegible]與姚萇相攻者八年
[illegible]於不敵而[illegible]中[illegible]毛后[illegible]所殺

而志不少衰……敗於丹……有足悲者
矣
秋……中嗣位……七不旋踵而亡
秦僭國始自苻健凡五世四十三年爲西秦乞伏乾歸
所滅焉
從慕容垂
雄略見猜脫身逃秦苻堅遇以國士淮南之敗
擁全軍……不肯乘人之危……亦足以……
逆之……秉時思舊……基業足……

……于時凡弟子姪……與共策
功定都中山……僭位改元……何其中興之速哉
天道好還識者知其必復……而亦垂之在燕得人心有素
也司馬氏謂垂始失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趨
之如歸市信然矣……其滅西燕之後
狃於……之捷……伐
之大敗參合……以身……參合
積骸如山軍士……因……而殂矣
……位之初……失人心……外……

州常山信都鄴城相繼淪陷……至并
棄之逃歸龍城……中山遂爲……根本之地無故
父子兄弟叔姪……爲……奉頭鼠竄
進退失據而身竟死於蘭汗之手矣
哉……慕容盛……懦孺子自投於讎人之懷終
拊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

……讀史至此未
嘗不健其決而嘉其壯樂其孝道之有成也不幸遇盜
而亡……慕容熙……盛死嗣位以一
婦人之故亡其身以及其國爲馮氏之驅除焉
……後燕之僭自垂至
熙四主凡二十四年……爲慕容雲所取
尋歸於馮氏焉
……慕容德……以秦父之親……中……

都廣固

路有全燕以綴徽

號爭衡秦魏，志吞荊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礪己

固其冀儀儁之雄姿，韜縱橫之遠畧，勃勃乎有不能遏

者焉。固免未聞其節，君若邊露其位，雖日勢窮則變守

於不獲已。其後君寶來奔，欲納不果，無君之罪亦不可

逃矣。帝毀慕容超

首序勤權，信用匪人

忌日甚，盤于遊田，王師圍城

與姚對泣

國士身俘，亦其所自取者矣。

獨惟劉裕，志廣固久不下，欲盡

阬其衆，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以為弔民伐罪之

師，乃止。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抑何其

不幸耶。南燕之僭，一世十一年而王師滅之。嗚

後秦姚萇，弋仲第二十四子。父弋仲本西羌酋帥，為後趙臣，以

烈直勇果著聞，臨終戒諸子曰：我死汝即歸晉，竭盡臣

節，無為不義事。貽謀之道，有足稱者。姚襄，弋仲第五子

豪邁有孫策之風。弋仲死，歸晉，晉處之雖厚，後與殷浩

不協，北歸，圖關中，與秦戰死。

秦

日謂一日，以能騎建業，其勳之盛者已，竝其為不

同討慕容泓，敗，不用萇言以至敗沒。

堅大怒

歸之者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於是僭稱秦王。明年圍堅

進屯北地，諸羌皆附，又十餘

於五將山，執而殺之，克長安，定都僭位

司馬氏曰：萇不能報

秦之德，乘其危而殺之，甚矣萇之不仁也。姚興

才智足辨大業，矣然克長安，殺苻登，克洛陽

漢以北多歸，伐西秦乾歸，與諸部皆降，攻

慕容超為之稱藩。既而遷志於功，弗虞後患

安涼都於秃髮傉檀，授朔方於赫連勃勃，己生變，邊城繼陷，循

且崇尚釋門，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親帥群臣聽講，大造

塔寺，公卿以下皆奉佛，州郡化之，十室而九，指實談空

靡然成俗，坐致淪胥，非不幸也。姚泓

子也。以儒愷之資，乏經世之用，甫及二年，王師來伐

不數月下長安，泓出降，卒被建康之誅矣。

後秦之僭，自萇至泓

[illegible]四載爲宋所滅 [illegible] 巳上七
國皆五胡之雜類猶也其能僭僞稱號據一方者如
前涼張軌安定人 [illegible] 七
十四年而秦苻堅滅之 [illegible]
後蜀李特巴西人初聚衆爲盜自稱益州牧益州刺史
羅尚斬之傳首洛陽 [illegible] 子雄僭位寬厚簡刑海内大
亂惟蜀富實垂三十年又三傳 [illegible] 至勢晉大司馬桓
溫伐之降封歸義侯而國亡歷六世四十有五年 [illegible]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人據金城 [illegible] 歷四世 [illegible] 四十
七年而夏赫連定滅之 [illegible]
後涼呂光略陽氐人 [illegible] 父婆樓佐
命苻堅堅命光討西域經流沙焉耆龜茲等降者三十
餘國及還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聞堅遇害遂僭位天王
[illegible] 子紹嗣而光庶長子纂殺之 [illegible] 僅三年爲其
臣呂超所弒而傳於隆 [illegible] 未幾爲後秦姚
興所滅光纂隆三世十八載而亡
南涼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 [illegible]
以呂光遣使署冠軍將軍自稱西平王據樂都 [illegible]
傳三世 [illegible] 十八年而西秦乞伏熾磐滅之

北涼沮渠蒙遜其先匈奴左沮渠以官爲氏 [illegible]
張掖 [illegible] 二主 [illegible] 三十九年而魏世祖滅之 [illegible]
西涼李暠據河右 [illegible] 三世 [illegible] 二十二年而北
涼沮渠蒙遜滅之 [illegible]
夏赫連勃勃匈奴左賢王之後劉衛辰之子 [illegible] 據
朔方統萬城 [illegible]
[illegible] 劉裕滅姚泓義真鎮長安勃勃克
之僭位改元然凶暴好殺夷夏囂然人無生頻 [illegible] 傳
三世 [illegible] 爲魏世祖所滅僅二十五年 [illegible]
[illegible] 嘉辛未

北燕馮跋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子孫有食采馮
鄉者因以爲氏仕後燕討慕容寶遭叔之亂僭天王位
其後僭稱天子于昌黎 [illegible] 跋死弟弘立凡二世二十
有八年而爲魏世祖所滅焉 [illegible] 其迭興
迭仆通前共十有六國盡自晉室不君偷安江左中原
無主而夷狄猾夏有如此者康節邵子詩云衣到敵降
餘蟣虱爪牙消後足蟲蛆良可歎也南宮氏曰自古夷
狄更迭亂華之禍莫甚於晉然其亡也大抵多自相屠
除未聞中國能征一國滅亡之而能有之也獨大司馬
溫之滅蜀太尉劉裕之伐南燕平後秦三事差強人
意然亦止二人者功存 [illegible] 三國亡 [illegible]

之然晉患皆不在此三國也故終晉之世卒於宴安江
沱而不能混一中原抑亦可少為於邑矣十六國僭偽始
於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illegible]終於宋文帝元嘉十六
年己卯[illegible]通七十有七年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劉　孚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一

新安　前貢士　胡　一桂　庭芳纂

宋

南朝起自西晉之亂東晉元帝渡江開國於江左於是南
北分據其接東晉之統者為宋[illegible]所謂之南朝其
據有中原僭竊名號者則[illegible]為西魏東魏
[illegible]為北齊[illegible]後周[illegible]而謂之北朝或曰南
北分裂司馬氏通鑑以南統北帝南而北稱主亦以正
朔相承正統在南也今綱目乃以南北分書均帝焉何
哉蓋不然文公大公至正之心如青天白日昭然無蔽
東晉既亡南北已無統矣其與於南者可帝其與於北
者亦可帝也尚可以南而統北乎況劉裕篡取中原之
機息於篡弑以成其亂臣賊子之六[illegible]陳又無功無
德但踵亂賊故智且其子孫可稱無幾視北齊後周是
能相尚望元魏獻文以上且有愧焉者也況敢企孝文
乎故惟置分書之列斯亦[illegible]或又曰[illegible]綱目於
注南北則先宋齊梁陳而後元魏周齊亦以見正朔相
承而正統所由歸也其於分注之內為之抑揚又如此
然則以德則劣以地則均特以統緒之絕在分注之先
抑又重可慨也矣宋武帝姓劉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
彭城人[illegible]漢[illegible]元王交二十一世孫
也生有神光照室[illegible]長七尺六寸[illegible]

小節仕[illegible]義熙十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皇帝國號宋都建康[illegible]
為零陵王守之以兵尋弑之此本綱目所書也尹氏曰
自操丕篡漢司馬懿踵而行之至劉裕又益甚焉故山
陽[illegible]陳留[illegible]猶得以優游卒歲而零陵則操之為
已變矣世道愈降可畏哉帝始敗妖賊孫恩[illegible]
[illegible]
繼起義兵誅斬桓玄興復晉室功已不細自是滅
南燕[illegible]平盧循戮譙縱定關中平伊洛[illegible]無不如
志迨夫得國之後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布素遊
宴絕希嬪御寡少[illegible]後母又詔幼主當朝
母氏不得預政此皆人君之要行而帝兼之亦足為一
代之良主矣然而弒安帝以促晉祚之期殺恭帝以絕
人心之望[illegible]視桓玄之禍尤烈焉既而二子皆不得
死[illegible]
[illegible]六君沒於非命[illegible]
從宋之[illegible]侯無少長皆死焉善夫張謂之論曰高帝近
希曹馬遂棄禍文禍後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
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少帝義
符[illegible]膂力絕人善騎射
解音律居喪無禮狎暱左右遊戲無度華林列肆[illegible]
手自沽賣開瀆引船[illegible]嗚呼狹樂[illegible]

之禮[illegible]等廢帝為營陽王而弒之矣[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遂迎立武帝第三子義隆[illegible]
是為文帝[illegible]年十四[illegible]史善
[illegible]其在江陵禎符所集黑龍[illegible]
[illegible]
蓋天命之所歸矣既親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首正典刑討羨之等弒逆之罪
[illegible]擢用羣臣則召謝靈運顔
延之以參機要而王華等五臣併用[illegible]
[illegible]以彭城王總內外之務
[illegible]習練朝典深沈有為度朝政
[illegible]加以仁厚恭儉勤於為政[illegible]
條其明察百官久於其職守宰六年為[illegible]三十年間
內安然上崇操尚鄙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
言治者皆稱元嘉之治惜其信義康之毀而殺擅道濟
[illegible]信景仁
之言而黜義康[illegible]怒狹令
賚之直諫即付獄賜死[illegible]固已虧
君臣之義戕同氣之親使有宋累葉閒直諒之益至
於輕舉伐魏[illegible]
[illegible]

遣使師［illegible］於河南戍兵斂
於江津南兗等六州（謂南兗徐青冀等）反為魏破盪殘之慘丁
壯嬰攜駢首受禍邑里蕭條赤地連亘春燕來歸至巢
林木元嘉之政衰矣（［illegible］）
司馬氏歸之帝不量力橫挑彊胡之過陳同父則
以為自東晉以安江左至宋武帝有進取中原之勢而
志在篡晉乃委而棄之文帝慨然規恢大志與夫偷安
委靡者異矣然到彥之潼關之舉列守未久卒以無功
而還王玄謨滑臺之役不惟無功適以致寇是豈徐羨
與後者反不若甘心得守者之為得耶蕭等觀謝晦檀
道濟之死與夫王仲德沈慶之之言而後知帝之不［illegible］
遂所欲者有由矣武帝入關十策腑有其九其智［illegible］
如道濟萬里長城為國倚重其為何如帝誠有意中
原得而用之可也王華等浸潤之言一入而討晦之詔
已下義康讒毀之言一聞而道濟之誅不旋踵（［illegible］）
智勇果有足稱若乎方彥之引兵而進魏人欲戍而退
司兗既平往往皆有喜色而仲德獨門諸將不留北土
情偽以隨其計彼蓋知以拓跋之彊委四鎮而不校者
正欲餌我彥之不比之察而遽喜其知可知也玄謨為
論抗疏令人主有封狼居胥之想而沈慶之固爭請［illegible］
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illegible］）

其後道濟鎮滑臺一見魏
軍果驚懼而走其為勇可知也將將如此所以不能遂
其所欲者職此之由矣議者不察乃謂帝不量力之過
惑矣吾獨惜帝志有餘而明不足也迨夫太子劭巫蠱
事覺欲行廢立狐疑不決反遭弒逆之凶哀哉（［illegible］）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甲午［illegible］）
倡義誅劭遂即尊位首多變易文帝制度
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未幾沈湎于酒（［illegible］）
朝狎公卿（［illegible］）誅仇諫士
大興宮室土木文繡賞賜傾竭帑藏
空虛加以猜暴好殺誅殘宗族（［illegible］）
嘗壞高祖居室起玉燭殿見床頭土障葛燈籠麻拂（［illegible］）口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明年竟殂於［illegible］
高祖曰之也耶迹其無道寔不若得保首領以沒乎
矣前廢帝子業（［illegible］）
長頸銳下孝武患而因之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illegible］）
及即位凶暴日甚誅殺相繼（［illegible］）
猜忌諸父拘因殿內毆捶凌辱（［illegible］）內外百司不保首領
其至發太祖之陵

[illegible] 不旋踵而湘東王彧弒之而自立焉 [illegible] 明帝彧 [illegible] 王子勛稱帝尋陽四方貢計皆歸之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數郡 [illegible] 賴蔡興宗鎮靜至信之言 [illegible] 人有建安王都督征討之力 [illegible] 不踰年而子勛平可謂幸矣諸州刺史束手請降顧乃擢兵以疑其心於是兩淮多爲魏有 [illegible] 厥後魏克東揚青冀之地盡皆淪沒 [illegible] 方且猜忌忍虐勦滅同氣 [illegible] 奢費過度 [illegible] 晚年以神器之重付之李氏之子 [illegible] 卒使根本不庇幼王孤立權臣得以竊而取之矣可勝歎哉後廢 [illegible] 立人以爲李氏之子焉 [illegible] 以童孺之年遊蕩罔節誅戮無常宗親殄盡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引 [illegible]

[illegible] 殘死者數 [illegible] 已而臺閣賭跳新安偷狗醉眠未覺而首已授之道成矣 [illegible] 道成既弒蒼梧王入白太后奉太后命立順帝準 [illegible] 姿貌端華目如畫見者以爲神人然政歸道成立才二歲即爲所取未幾以汝陰遇弒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焉 [illegible] 今觀王敬則以兵入而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是可以爲世戒矣而世之奪人之國者每述而不悟徒爲子孫發其殆所謂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與 [illegible] 宋有國八主五十九年而亡 [illegible]

齊

齊高帝姓蕭名道成字紹伯東海蘭陵人 [illegible] 本漢相何二十四世孫仕宋爲偏將軍 [illegible] 預平晉安王子勛 [illegible] 鄱陽王休範之亂 [illegible] 蒼梧立順帝時袁粲沈攸之之徒前朝 [illegible] 大臣粲攸之先後舉兵以討弒君之賊不克而死 [illegible]

與道[illegible]以素相憑附加以王儉倡義假黃鉞以至進爵為[illegible]王而篡謀成矣旋命王敬則以兵入迎篡帝位[illegible]國號齊都建康褚淵王儉實為一時佐命功臣儉僕射淵司空榮矣然當袁粲死節之時百姓謠曰可惜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及拜司空之日從弟昭歎曰彥回[illegible]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何點撰為之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illegible]人心[illegible]彝之天與公論之不可磨滅如此道成得國未幾從行弒逆又盡亦卯金之族而滅其祀方之晉宋為愈酷矣行不義殺不辜以創業何以長世故齊祚視六朝最為[illegible]短促豈無故夫若夫以身率下以儉化人身不御精細之物衣不用珠玉之玩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illegible]異物毀棄不用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而又訪政事於劉瓛[illegible]詢得失於群臣[illegible]當[illegible]帝賾[illegible]歷艱難故其即政之明日首免逋城錢革宋氏之[illegible]中外欣悅[illegible]且留心政事總攬大[illegible]國為先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戮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塵內朝[illegible]

[illegible]苑囿頗好華[illegible]之亦有齊之良主也鬱林王昭業[illegible]以太孫嗣位[illegible]命西昌侯蕭鸞輔政帝性辯慧美容止好[illegible]書為武皇所愛賞[illegible]情飾詐陰懷鄙慝即位之後祖斂方畢備奏聲樂[illegible]山陵才罷遊走市里[illegible]極意賜予[illegible]裸袒形體[illegible]祖姊[illegible]狂縱荒湎罪浮於紂[illegible]所弒焉[illegible]後廢帝[illegible]昭文立[illegible]鸞專國政帝起居飲食皆諮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竟不與未幾鸞殺鄱陽王鏘等七人挾太后令廢帝自篡大位再行弒逆矣當其殺諸王時巴陵王[illegible]臨酣謂使人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固宜其[illegible]其口讖其乃祖以為方來之戒者與明帝[illegible]高帝仲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少孤育於高帝愛過諸子既再廢主遂行篡立[illegible]是雖志崇節儉[illegible]與金銀留足矣餘[illegible]用四破果蒸[illegible]加以躬親細務事[illegible]所謂王愈勞臣愈逸代庖人宰為大匠斲誠哉是言矣且自踐祚以來疑忌橫生術數是用恣行誅戮[illegible]

[illegible]
王鎔等十人高武子孫殲滅盡矣[illegible]未幾以[illegible]河東[illegible]獲
罪於天無所復禱再没絳衣赤幘乃爲厭勝之術何其
愚哉本枝既翦根孤弱貽厥所授徒往以遐用殲宗
祀理勢然也亦天也東昏侯[illegible]寶卷[illegible]
[illegible]少不好學嬉戲無度及即位專親宦官不接朝
士所寵左右三十餘人至呼爲阿父阿兄曾不愧恥[illegible]
[illegible]寵幸潘妃費以鉅萬[illegible]
[illegible]苑中爲市自相裨販[illegible]
[illegible]開渠立埭身引舟行遊蕩無常所
割孕婦[illegible]誅鋤大
[illegible]發於倉卒人不自保[illegible]
之蕭衍遂因伯氏被禍[illegible]起兵襄陽南和建鄴
[illegible]
王珍國等弒東昏降衍[illegible]衍遂立明帝[illegible]
爲和帝僅一年[illegible]卒于衍之謀矣[illegible]
[illegible]陳同父曰齊高帝[illegible]
他族豈能乘其弊武帝亦念其言[illegible]
當誅竟從而宥焉可謂能[illegible]者矣遂于明帝乃[illegible]
戮高武子孫而宗社以覆宋明除宗室而齊以興齊明
除宗室而齊以亡有天下者亦何利於此哉是則然矣

[illegible]天之亡人固其禍患必有出智慮之外者[illegible]
之智慮不可謂不至豈料其子孫誅鋤無噍類乃出於
其所愛所倚兄子之手也哉是以古之王者不恃智慮
之防特賴吾所以得之者如何耳齊明帝行篡弒又盡
滅宋之宗族不啻如刈草菅乃區區欲爲吾家子孫全
護計以保其國殊不知天固已監之於冥冥之中矣特
假手於蕭衍耳時齊有國七主合二十三年而亡[illegible]

梁

梁武帝姓蕭名衍字叔達蘭陵人與齊世系有考[illegible]
[illegible]生有異光日角龍顔有文在手曰武仕齊明帝歷
立戰功鎮雍州東昏侯虐帝以伯氏被殺乃舉兵奉立
和帝身爲大司馬尋自稱皇帝[illegible]國號梁都建康
[illegible]
發其主爲巴陵王弒于姑孰[illegible]御史中丞顔見遠死之
不食[illegible]帝即政初年首録用齊氏宗屬待以赤心使皆老
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此事最爲忠厚[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立二函以求言[illegible]
[illegible]選擧平以勸吏[illegible]
[illegible]開館宇立學校以
重儒術[illegible]初立孔子廟[illegible]
在之所創見配享國子學親[illegible]皇太子以下[illegible]

王侯子弟可從師者皆入學。於時常尚清明，未弱敦減之教，故所尚如此。且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月四更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天性沈重，暗室常整衣冠，暑坐未嘗褰袒，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況有范雲盡心事上，徐勉、周捨同參國政，勉不阿意苟合，捨清簡過之，沈約文學雖高一時，貪冒榮利，唯唯政事，終不愛以台司之位，宮人又如此。是以天監之世，時和歲豐，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illegible]。然愚觀其連年征伐[illegible]，浮山築堰[illegible]。

[illegible]人歌之[illegible]一形[illegible]月宗廟罷牲牢之薦[illegible]，其[illegible]亦已見於天監中矣。厥後三捨身於同泰[illegible]浮屠[illegible]，佞佛亦至矣。然捨身而復贖身，卒夫[illegible]愛織文之形，牲牢之命，而征伐築堰，殺數十萬衆於鋒鏑之下，魚鱉之鄉，曾不少卹，何哉？且綱常乃立國之本，帝於諸子未聞禮義之教，而昌[illegible]封[illegible]

[illegible]豫章王綜叛[illegible]邵陵王綸有罪，既免為庶人，隨又復之[illegible]，不忠不孝之事已聞見，習出矣。晚節末路，信朱异逢君之訴，貪侯景河南之地[illegible]，未幾又許東魏通好，以速其叛[illegible]景致殘，正德獲報輒反[illegible]以討之。問計尚書羊侃，侃請以軍二千急據采石，令邵陵取壽陽，使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此上策也。而异乃謂景必無渡江之志，其議遂寢，乃命正德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始得以舟濟賊矣[illegible]，未幾王德又以太子命守宣陽門，又得開門以迎賊矣[illegible]一月以正德僭帝位于時[illegible]相東[illegible]河東[illegible]岳陽[illegible]諸王並不發兵入援，而邵陵[illegible]仲禮亦[illegible]不旋軍大集，而繹等淹留不[illegible]綸等按甲不動，觀望津[illegible]封帝之辭曰：陛下子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事勢蓋已可見。賊方且以偽和欺我，雖容其事已[illegible]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恤軍事，書佐董勛、熊曇朗不勝其恨

綜明引賊衆登城而城始陷已而帝竟爲賊制餓死臺
城爭居荷荷之聲猶在青史[illegible]
爲千古所惜笑哀哉南宮氏曰帝崇尚釋教變更爲夷
堂堂袞冕至加我狄之服[illegible]宗廟不用牲牢之薦使
景未入國而江左已先爲戎狄之區不待社稷變遷而
[illegible]不血食久矣卒之臣叛其君子叛其父莫
[illegible]大以浮屠氏之學弃君臣絕父子未流之
禍其烈如此有國有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爲果
何爲哉武帝既殂景秘不發喪奉太子綱即位是爲簡
文帝[illegible]
帝爲景所制不敢泄聲受制於景者二年景自[illegible]

綱目 卷十三 十四

相[illegible]封豫章王加殊禮尋廢帝爲晉安王[illegible]卒弒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之下[illegible]
改國號曰漢[illegible]梁祚中絕[illegible]
而聰敏[illegible]辭華然善談玄理文成宮體輕靡[illegible]
敗風俗竟爲哀思之音矣（元帝繹[illegible]）
[illegible]擁兵于郢臺城既陷道歸江陵君父訃聞方且狀
姪相圖匿而不舉明年四月克長沙殺[illegible]
[illegible]始發喪移檄討景是繹既假手于景
以除其父也簡文既立不稟正朔[illegible]僧辯
[illegible]勝東下復命留屯潯陽以待景弒簡文[illegible]

進討霸先兵亦來會景方授首是繹又假手于景以
除其兄也春秋治亂賊尤嚴於其黨王偉爲賊謀主幸
生擒獲速置極刑猶不足快神人之憤顧乃以其獄中
投詩幾欲全之及見檄文有湘東一目之語方怒加誅
是繹之喜怒生殺皆爲己私曾無一毫爲父兄之意焉
先儒直以爲梁之亂臣賊子無父無君之罪斥之其能
逃此譏乎[illegible]
[illegible]
僭位[illegible]亂州郡[illegible]江陵千里

綱目 卷十三 十五

民力不完是殺桂陽王慥岳陽王[illegible]攻[illegible]王給降於
[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殺武陵王紀及其諸子[illegible]
[illegible]而骨肉夷滅殆盡矣又
好談玄竟御龍光殿講老子[illegible]竹殿議書凡至四
十餘萬而於國事恬不暇恤未幾魏師來伐[illegible]
[illegible]
之西魏軍至襄陽[illegible]入帝猶且談玄未已百官戎服以聽
[illegible]策馬巡城口占爲詩何救福戮
[illegible]

[illegible]以宜餘壽所鎮延及百官
士庶于長安虜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人（得免者二百餘家）
哀哉初魏圍江陵王僧辯（太尉）陳霸先（司空）援兵未至而江
陵陷沒遂定議同奉元帝第九子方智爲君是爲敬帝
既而齊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祀僧辯納之（[illegible]入石）
（[illegible]）霸先苦爭不聽（[illegible]）遂襲殺僧辯黜淵
明（[illegible]）
而帝即位（[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在位二年）權歸霸先未三年
卒爲所（[illegible]）而梁亡矣尹氏曰淵明蕭懿之子敗軍之將
失地之人其不宜君國子民（[illegible]）可疑矣人
不道彊脅以威僧辯（[illegible]）彊鄰之逼（[illegible]）霸先弄謀
協力告以大義拒之境上可也夫何詐之不臧既立方
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以藉手反爲篡竊之資矣惜
哉于時後梁蕭詧以昭明太子統之子自引魏兵因魏
季父帝（[illegible]）居然受拜加以詰犀據有江陵附庸于魏綱目
書曰魏使稱帝于江陵以兵守之則其爲君國也可知
矣（[illegible]）再傳至其孫琮隋帝召之入朝賜爵莒國公廢
其國而亡作史君子以蕭詧爲梁之賊故絶後梁而不
書南宮氏曰梁之立國大抵夷教盛行而彝倫攸斁義
方不立而僭亂恣行豫章王綜以疑似萌異志而帝不
知邵陵王綸以非法當被罪而竟獲免太子位居儲極
與諸子不相下至選精兵以衛東宮而帝不問猶愛之

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姪自相圖正德綜綸有弑逆之
心繹紀譽詧無赴難之意簡文至痛在心爲賊所脅不
敢執哀而反與之宴樂凶愚貪詐惟利是圖甚者蕭繹
叔父之親也誘圓正而殺之（[illegible]）蕭詧猶子行也執元
帝而辱之比其不恭不友不孝不弟不忠不義萃于一
家見于一時亘古以來之所罕有是夷狄之不如禽獸
類耳當承平且不足恃而況國已債乎梁有國凡四主
五十有五年（[illegible]）爲陳
所篡焉後梁（[illegible]）天保
共三十有三年（[illegible]）而隋滅之

陳

陳武帝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吳興人（[illegible]）漢太丘長
寔之後（[illegible]）侯景之亂舉義始與（[illegible]）與王僧辯同（[illegible]）討景後
襲殺僧辯立敬帝進爵陳王尋篡梁國號陳（[illegible]）
（[illegible]）廢其主爲江陰王帝即位之五
日禮樂刑政百未舉一顧乃躬詣梁武之覆轍出佛牙
設無遮大會親效胡人膜拜（[illegible]）曾未幾
年又復幸寺捨身（[illegible]）貽
謀如此何以爲訓迄于文帝後主皆設會捨身太極前
殿雖則奉佛不救滅亡均爲愚不智而已矣然帝雄武
英略而性仁愛儉素常饍不過數品後宮無聲樂金翠
之飾（[illegible]）取焉耳文帝（[illegible]）武帝兄昭烈王長子（[illegible]）

[illegible]太后下令以帝纂承大統[illegible]七年初[illegible]

[illegible]帝少沈敏

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後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恭儉

行己勤勞彝物制度宏遠臨下明察雖人傳箴令投階

石且以自警其自彊又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獨惜佛教之崇未能改於其迹焉耳[illegible]

王伯宗[illegible]懦弱無君人之器刑

政皆屬於安成王[illegible]僅二年卒爲所廢而自立[illegible]

頊[illegible]初文帝以太子幷弱

欲遵太伯之事帝於是非拜泣固辭其若可信者及文

帝死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欺孤虐寡殄滅忠良

發其君而篡之甚矣其不仁矣[illegible]

[illegible]即政之後念國步多艱侵疆未返用吳明徹爲將

淮南之役一戰[illegible]遂攻壽陽王琳就禽盡取淮南之

地[illegible]

[illegible]亦可謂克償其宿志者矣所可恨者明徹徂於肆

戰之勛而昧嘉兵不祥之義輕易以犯新得志之周[illegible]

[illegible]彭城之敗全軍陷沒獨蕭摩訶以精騎突圍幸

免[illegible]明年周人拔壽陽賁城廣陵又取淮

州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地盡沒于周矣[illegible]

氏曰宣帝乘齊之衰而啓土逢周之盛而喪師爲得之

矣後主[illegible]叔寶[illegible]即位初年荒耽酒色力行無度臨春結綺

望仙三閣[illegible]寵華

龔孔三貴人寵冠後宮[illegible]女學士則有袁大捨等

狎客則有江總孔範[illegible]每一

讌宴賦詩贈答[illegible]采其尤豔麗

者被之新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之號使宮女千餘

人歌之君臣酣飲旦暮爲常又且盛脩宮室起造不

[illegible]至於用度不足稅江稅市征其

百端民不堪命臣聞過失斬戮直臣[illegible]

[illegible]

致討遣報是時方且上下相蒙[illegible]談王氣誇天

[illegible]

塹[illegible]

妓縱酒賦詩不輟兵入宮城乃與妃嬪共逃于井爲韓

擒虎所獲俘于隋而國亡[illegible]

[illegible]南宮氏曰後主爲

太子[illegible]宣帝所眼愛以江總爲太子詹事

[illegible]夜[illegible]飲數出微行[illegible]陳[illegible]

其實在於此于時三方鼎峙齊已垂亡（太建九年丁酉正月齊亡）而周之太子贇（太建四年壬辰立）陳之叔寶已同時胎禍於侁極天將混一寓內而三國之君曾無一人彼善於此者皆為隋唐之驅除豈天意夫又曰觀隋兵入宮城而叔寶所謂吾自有計之言至今讀者為之發笑蠢愚如此儻非有梟雄料理之來亦豈能久哉（[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而合於隋焉

自此上距宋初永和元年庚申凡一百六十九年又上距東晉建武元年丁丑凡二百七十二年南北離而復合于一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二

昌祖　校正音注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二

新安　前貢士　胡一桂　纂

元魏

北朝始於魏魏姓拓拔名珪（[illegible]）因秦亂復興始立國於北方（[illegible]）初即代王位建元（[illegible]）改國號魏後稱天子[illegible]遷都平城改（[illegible]）

[illegible]

代王[illegible]文[illegible]之初有并吞中原之志[illegible]為[illegible]征伐四克威[illegible]

都立號（[illegible]）[illegible]建大業東[illegible]那莫不紋附[illegible]來[illegible]子[illegible]國亂遂亡

[illegible]又十一年而即王位又十一年僭用天子[illegible]已而乘慕容垂卒大舉伐燕平并州[illegible]降信都平中山[illegible]平鄴[illegible]威聲猛略所至震響方其開拓中原也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多用文人引見士大夫使皆盡言片善寸長[illegible]叙用招撫郡縣勸課農[illegible]及[illegible]鄴幸中

山[illegible]安[illegible]營宮室建[illegible]立社稷正封
疆[illegible]經術平度量遣使考察守令不法者黜陟之[illegible]
禮所[illegible]況當是時有鄭淵以典官制物當律有董謐以推
郊廟社稷朝覲[illegible]饗禮儀有[illegible]以定律令中科禁有
晁崇以考天象造渾儀及自即帝位以來命朝野束髮
加帽首依古制定禮樂[illegible]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
三千人大[illegible]書籍[illegible]入學以釋菜計口以授田制度
規模燦然致觀美矣然殺人之夫奪人之婦既已生子
又欲除之反見弒於其子之手豈天故產此孽子爲其
母報先夫之讐也耶可謂自貽伊慼者矣惜哉[illegible]
[illegible]
宮氏曰魏之史臣凡其國後寢大醜其世本鮮卑顏乃
上引黃帝茫昧無證之事以釋拓跋之姓[illegible]下引天女怪
[illegible]
誕不經之說以紀神元之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今讀史者往往囿於其所欺訖千餘
年而莫之辨正吁亦惑矣明元嗣[illegible]
[illegible]明叡寬毅非禮不動兼文武禮愛
儒生好覽史傳說崔浩論事錫以蔬酒而曰有如此之
味軍國密謀浩咸預焉[illegible]
王猛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後下河南[illegible]拔洛陽[illegible]
[illegible]築長城以備柔[illegible]
[illegible]史稱其纂業開基[illegible]外撫[illegible]
太武[illegible]聰明雄斷威畧赫然其征伐之克也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從高[illegible]降民[illegible]取河南[illegible]
[illegible]降沮渠於河右[illegible]平渭[illegible]
[illegible]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illegible]其政事之善
也舉逸民[illegible]定律令[illegible]刑獄[illegible]
[illegible]教弟子以振[illegible]
[illegible]除田禁[illegible]
[illegible]紀理吏職[illegible]有魏之業光遠前
其扶異端也因崔浩於長安入佛寺得兵器議其
[illegible]婦女之[illegible]境內沙門無少長悉阬之諸佛經像
[illegible]之第傷暴迫少近人情太子晃
於是緩宣詔[illegible]使得爲計沙門逃匿經像收藏[illegible]
[illegible]他日既徙而食識衆以浩雖不好佛而酷好天師[illegible]
道教其黨其君詣壇場受符籙未得爲全[illegible]於
性殘忍征伐屠戮以人爲戲[illegible]
[illegible]究是國亂之[illegible]世事[illegible]
[illegible]六大過而務從[illegible]帝實命之一[illegible]

末年以區區閹宦之故，既殺其子，又弑其身，終于所鍾，斯行弑逆，哉厥有天道矣。文成濬，太武孫，因宗愛弑南安王余，群臣遂奉皇孫即位。初大武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帝鎮之以靜，與中外民心，復安然。即位初年，首與佛教，爲沙門師賢等下髮，以爲道人統，凌毀佛之政，獨設罷焉，止造大華嚴宮，亦庶幾得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者矣。獻文弘，文成長子，皇即位之初，首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清興貪，於始有清潔之行，聰叡夙成，兼資仁斷，故能兼清漠野，大啓南服，然好黄老浮屠之術，獻世之心，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有遺世之心，一旦輕釋大位，付之孺子，自謂上代觀之，身爲太上，卒年遂宮闈死於婦人之手，悲夫。

二十三在位二十九年。孝文宏，五歲受禪，馮太后臨朝，及后崩，帝哀毀盡心，孝道兼篤，後遷都洛陽，始改元姓，以爲元魏。帝天性寬厚，及親政事，精勤庶務，頗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史傳百家無不該貫，才藻富贍，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好爲文章，馬上口占，一字不易，十年以後，詔冊皆帝文也。又好賢樂善，情如饑渴，獎用儒生，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禮，制禮作樂，蔚然有太平之風焉。今觀其始於正百官也，則班祿有差，考課有法，其修喪禮也，臨明堂以黜陟，非金革聽終喪禮，至於史官則戒以直書時事，無諱國惡，其興禮樂也，定圜丘，營方澤，禮明堂，登靈臺，以尊事三老五更，以養老乞言，行鄉飲酒於州黨之內，定樂章而除非雅者，置樂官使修其職，其移風俗也，始服袞冕以朝會，置五等服以頒諸侯，四月禁士民胡服，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重刑罰也，以故令長，故自從興以後，不復有

[illegible]要須擇令親決疑獄[illegible]不究冗其[illegible]
伐也初平淮北[illegible]平民苑[illegible]
[illegible]其後一舉而散齋群於臨江[illegible]
[illegible]所舉而陷豫新野等五郡[illegible]
[illegible]脩橋梁則租取[illegible]
其通車馬伐人不則留給以償直[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均田而行口分世業之法[illegible]立三
長以便民[illegible]爲粥以濟飢[illegible]開倉以
[illegible]賜孝弟力田孤寡等穀[illegible]
[illegible]祭比干墓以太牢[illegible]如孔城祀孔子
立孔廟於京師[illegible]立大小學[illegible]詔州郡舉士[illegible]以
至樊議編[illegible]而求遺書[illegible]罷無益之作出宮人之不執
機杼者[illegible]又罷上方錦繡綾羅之工肆一其浴行之
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且其友愛諸弟終始無間嘗謂
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解后不肖汝等觀望可輔則
輔之勿爲他人有也惜其所不足者馮后以慢唯薄而
幽廢[illegible]以帝在外[illegible]太子
恂以讒言而賜死[illegible]文明太
后親弑獻文往往未察及其沒也哀毀反爲之過甫不
能己責備之論焉耳[illegible]

[illegible]年
幾弱冗不能親決萬幾且好[illegible]左右於是倖臣
[illegible]之外戚高肇及元暉[illegible]亂
國政至賄遷吏尚書時號貪縱用[illegible]
者謂之市曹[illegible]可知也帝又事[illegible]遠
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illegible]
[illegible]魏氏之衰衰於此矣[illegible]
太后[illegible]臨朝帷薄不修任用[illegible]寺彌費力
[illegible]始則于忠專恣
繼以[illegible]士殺張彝父子識者已知其將亂[illegible]
[illegible]已而元乂劉騰幽太
后交帝而握國柄[illegible]遂夫靈后反正領還之兆已至於
是元法僧稱帝於前[illegible]蕭寶夤稱天子於後[illegible]
[illegible]當時鄭儼徐紇方且得幸太后竊權用事
尒朱榮謀起兵誅之[illegible]
帝亦詔榮內向太后遂酖帝而立幼主[illegible]
[illegible]榮與元天穆奉長樂王子攸即位是爲莊帝[illegible]
[illegible]在位二年引兵沈太后及幼主于河殺帝兄
弟二人[illegible]又殺朝士二千餘人於河陰遷
帝河橋蓋榮既立帝隨惑人言[illegible]而內卸
[illegible]之念欲殺殺遂遷[illegible]頓占言不吉[illegible]

榮辭奉駕洛陽後平郾……徵

榮為之不悅及平關中遂欲挾帝移都帝因其來朝手刃之亦既快於人心矣夫何大猾雖除餘孽猶在尒朱世隆等推長樂王元曄立以為帝尒朱兆引兵執莊帝鎖於寺樓遷於晉陽殺之旋又以元曄疏遠廢之而立廣陵王恭是為節閔帝即位之初慨然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即手斂洛書中外翕然咸稱明主未一年高歡已起信都仗義討兆推渤海太守元朗為主立以為帝又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觀節閔之為人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終難制勸歡廢之遂幽於佛寺卒以酖死又復廢元朗為安定王迎立莊帝孫廣平王子脩即位是為武帝歡以晉陽四塞自建大丞相府居之帝雖歡所立而懼歡之逼捨歡而西入關以就宇文泰泰迎帝奔長安先是數月熒惑入南斗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應固在此非偶然矣

歡屢表遣請帝不答於是歡立清河王之子善見由洛遷都于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而魏之境土裂為二矣魏自道武登國元年戌至孝武永熙二年凡十二主八十九年而分為東西魏焉

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即位洛陽遷都于鄴于時國政盡出高氏帝雖寬厚好文學從容沈雅何救敗亡一主十六年而禦於高洋之北齊矣

西魏

西魏孝武奔長安軍國大權悉由於宇文泰帝方坐奔播危蹇之中不恤情極欲從妹不嫁者三人封同為歡之行泰使元氏取平原主殺之帝不懌或時彎弓推案結舉字泰泰於是數其罪而弒之矣京兆王從武帝入關拜太宰泰既弒逆率群下勸進即位七帝雖有剛斷之資而權柄久矣屬之安定公矣○東魏廢帝欽有招因泰擅殺元烈言泰謀誅泰又見廢尋置之雍州卒以弒亡泰帝廓

年宥復姓拓跋氏三年而安定公宇文泰卒[illegible]泰之子覺篡西魏而爲後周矣[illegible]廢帝廓朝梁簡文[illegible]西魏自武至恭四主二十有四年而滅於宇文氏焉[illegible]

北齊

北齊文宣姓高氏名洋[illegible]仕東魏封大原公進爵齊王篡魏國號齊都鄴[illegible]北齊起於高歡[illegible]六渾渤海人也[illegible]其先燕高湖奔魏子謐[illegible]徙懷朔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傑所宗初歸尔朱榮說榮起兵以清君側榮誅又歸其子尔朱兆兆以葛榮部衆二十餘萬委歡[illegible]歡以重誓兆無猜疑兆既弑莊帝而立節閔歡於是起兵信都推元朗爲主仗義討兆名正言順而霸業成於此矣[illegible]兆平歡旋復廢節閔元朗而立孝武身爲大丞相權歸掌握亡何因斛斯椿之讒[illegible]孝武始與歡有隙歡舉兵聲言誅椿軍河北孝武亦率大衆軍河橋歡陳誠欵帝皆不答歡乃引兵渡河孝武遂有關中之適矣歡四十啓之邀迎君不見聽[illegible]而君之遷鄴之後鞠躬屏氣執香步從事靜帝甚恭亦何足以蓋其逐君之醜哉十餘年間號令政刑皆由己出與宇文泰治兵相攻互有勝負末年宋[illegible]攻玉壁軍敗死[illegible]世子澄嗣爵侯景叛以鮮卑小兒目之曰吾不能與共事遂叛魏歸梁[illegible]澄不承先志肆爲悖逆甫及數月幽辱其主如拘囚[illegible]未兩年方謀驟代而膳奴[illegible]之刃禍起不測矣[illegible]洋因仍霸業未三年遂逼魏[illegible]是爲文宣[illegible]即位之初留心政術務在簡靖[illegible]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法御下貴近不容內外肅然至于軍國幾策獨決懷抱擐甲治兵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所向每有克獲宇文泰帥師至陝見軍容嚴整歎曰高歡不死矣乃振旅旋師不戰而却[illegible]自是破契丹[illegible]降突厥[illegible]平石墭[illegible]是以功業自矜嗜酒淫逸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illegible]或散髮胡服或倮露塗粉或乘牛驢駝象不施鞍勒或躬行市里街坐巷宿無所不爲嘗於太后落床自投五十餘杖楊愔爲相使進厠籌[illegible]手扶獨夫末年恣行屠戮幽殺二弟[illegible]

[illegible]孫哉魏宗已[illegible]
[illegible]殘忍酷虐與彼人理然不至於滅亡者
以委政楊愔百度脩飭故當時以爲主昏於上而政清
於下云耳至於毁道士之毁道士皆令削髮爲沙門於是
舉朝境之內無一道士大武興釋而好道文宣惡道而
[illegible]其所惡者皆非真見不惑而其所好者均爲趣尚
之說耳何足論哉[illegible]廢帝王道[illegible]
[illegible]素內[illegible]言太后以在諒陰詔常山王演君
衆中東館事皆先咨決焉楊愔忌演與長廣王湛力謀
去之於是演殺愔[illegible]未幾演以太后令廢帝爲濟南
王篡取而代之矣八初文宣垂没以殷爲慮謂演曰奪
[illegible]任汝慎勿殺也至是不惟奪之悖前言之不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帝早居臺
[illegible]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南面紹封功
[illegible]賜耆老舉直言褒死事贈明德訪賢良置學官輕
徭薄賦責咎民瘼內無私恩外收人望雖后父位止特
進日昃臨朝務知人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于時
國富兵彊將雪神武之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
策天祐隨地東驚墜馬絕肋以至不起[illegible]
[illegible]遂使遠圖不遂惜哉然違趙道德之諫而篡位
[illegible]背婁太后之制而[illegible]
[illegible]

王於後[illegible]許長廣王
湛以傳位又復立其子百年爲太子遂使疑怨交積而
百年竟斃於亂挺之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今觀其徵湛而立之遺書視置百年於樂處回視
夫奪則任汝慎勿殺也之言夫固自有家法之相傳也
耶吁[illegible]武成湛[illegible]
[illegible]風度高爽文武之官俱盡謀力但愛狎庸豎樂受
褻諛和士開[illegible]及少行樂之言一入[illegible]
[illegible]國事盡付大臣[illegible]
意取樂[illegible]金殿玳瑁床之作後宮其文
千[illegible]費動萬緡盛暑索羊膽三百盤立而待至[illegible]
加以蔑棄禮法遭婁太后喪不易服色衣緋置酒作樂
[illegible]淫虐嫂氏又殺其子無復
人理[illegible]
[illegible]荒淫奢侈朝政弛亂致使國家平日吞關
隴之心反椎冰以備周之不暇[illegible]
未幾天文告變[illegible]當易主祖珽奸諛說士開進三帝子
俱不得立之言而大位已脫遂於愚不肖之嗣矣乙酉[illegible]
[illegible]後主緯[illegible]
[illegible]言語澁訥罕見朝臣一日萬幾委諸群小[illegible]
散以讒言死士開斂爲之得志[illegible]

斛律光以讒言誅〔[illegible]〕周主至為之大赦〔[illegible]〕

〔[illegible]〕

入貴三貴〔[illegible]〕

〔[illegible]〕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且奢費不

節一裙之價至直萬疋一戲之費動踰巨萬鏡殿寶殿

〔[illegible]〕鑿山為佛像一夕至然油萬盆至於

〔[illegible]〕立貧兒村於華林園躬自藍縷乞食其間又

〔[illegible]〕兒市躬自交易陳階壽揚穆提婆等猶謂人生如

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於是大喜酣歌鼓舞奏音度曲

號無愁天子〔乙未十月〕周克平陽晉陽〔[illegible]〕

〔[illegible]〕之人撰辭且曰宜陳讓流涕感激人心比出已

發一大笑將士忿怒解體〔[illegible]〕莫指禪位八歲〔[illegible]〕

曰為上皇何救敗亡哉〔[illegible]〕幼主恒〔[illegible]〕

〔[illegible]〕之嗣位未幾周兵壓境與上皇先後

東走入濟而周主已入鄴城矣父子妃后攜挈逃遁〔[illegible]〕

〔[illegible]〕未幾盡被擒獲送長安溫國〔[illegible]〕

封而辭祚士矣〔[illegible]〕

〔[illegible]〕。愚嘗論之魏自高歡稱兵討弒君之賊

師出有名矣然憚節閔神采高明恐其難制而弒之不

臣之罪已不容誅未幾孝武畏迫出奔魏遂裂而為二

以成宇文之篡〔[illegible]〕後雖自病遂君之魄〔[illegible]〕

不能遏宇文之殺奪其宗族甚於〔[illegible]〕其七廟祀

主〔[illegible]〕何忍與比而觀之歟其可

謂功之首罪之魁也得國之後五傳僅有孝昭略可人

意然襲而取之其國又復不永餘皆昏亂不足算豈非

天哉此猶未也末年溫公既降而族誅僅留一后如賢

獨以自業豈亦少報渦指〔[illegible]〕之禍乎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於此乎尤見北齊有國自文宣迄幼主凡六傳二

十有八年而并於後周焉〔[illegible]〕

〔[illegible]帝大建九年〕

後周

後周閔帝姓宇文名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代郡武川人其先世為鮮卑所推總十二部落

〔[illegible]〕泰初以統軍從尔朱榮後以別將從賀拔岳未幾魏武

西奔身為丞相遂挾天子以令國中披草萊立朝廷其

為君為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為彊南清江

漢西取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又得蘇綽王佐之才

備一代制度文物乃擯北魏晉宋齊古昔官制文案程

式計較戶籍〔[illegible]〕損益舊章以訂禮樂〔[illegible]〕

〔[illegible]〕減官員而立二長置屯田以資

國用為六條詔書以奏行〔[illegible]〕

定五卷條令以頒降擇人才以為守令〔[illegible]〕

救文弊以革浮華[illegible]示至於作九命以敘官爵依周禮以建六官[illegible]務存兵以脩武備[illegible]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小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然遷都未及五月既毓孝武又黜廢帝將卒召中山公宇文護[illegible]以其子覺屬之且曰天下事汝宜努力以成吾志泰卒覺以幼沖嗣覇未幾宇文護取魏鼎授之權歸於護政出私門[illegible]帝性剛果疾護專權密謀誅之事泄反遭弑[illegible]明帝毓[illegible]護專權用事後三年雖已歸政[illegible]軍旅事護猶統之未幾弑帝明敏有識量使[illegible]

宜其於禍[illegible]帝帝崩覺之曰殺遺詔[illegible]乃[illegible]南宮氏曰明皇[illegible]立威監不遠前車之覆轍交險而勤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柄猶總於護既不能翦漢禍根而又貸以兵柄而傳翼自殞其軀哀哉然推付托之公心開宇文之洪業抑亦可以為明矣武帝邕[illegible]嗣位之初首尊太傅班六官之法[illegible]後幸太學行三老之禮[illegible]數年之間以晉公護專權深自晦匿卒以誅護[illegible]之初始親萬幾聽賢不倦用法嚴整無所寬借[illegible]崇儒術兼飛釋老[illegible]

[illegible]以海內未壹[illegible]教員習武步行山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者而帝不憚也[illegible]伐齊之役師入齊境雖踐傷苗稼亦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illegible]服玩宮女盡賜將士毀東山南園及三臺並毀賜民田宅還主一無私焉平齊而歸撤宮室華麗[illegible]所[illegible]雕斲之物悉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illegible]素性好節儉服布袍寢布被後宮妃嬪不過十餘人[illegible]信可謂善勵勝者矣況陳將吳明徹[illegible]明

伐突厥[illegible]方將彊兵講武混一南北以[illegible]子不才帝非不知至加捶楚[illegible]未能移易[illegible]而帝壽僅以三十有六終矣[illegible]國之將亡也[illegible]嗣位之初即逞奢欲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嬪迎爲亂猜忌季父一朝殺之[illegible]常陳殿前多采美女以實後宮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羣臣奏請悉何宦官傳位太子自稱天元[illegible]驕奢彌甚五后並立紀綱蕩然[illegible]亡何病不言而劉昉鄭譯狎暱之徒以太子幼沖引楊堅[illegible]

新安 前貢士 胡一桂 庭芳 纂

隋

隋文帝（廟號高祖）姓楊氏名堅弘農華陰人（[illegible]）父忠事周文帝爲大傅封隋國公帝襲封事周武帝周宣帝女爲太子妃太子立是爲宣帝崩靜帝立帝因劉昉鄭譯之謀以元舅秉政位相國大冢宰進封隋王尋篡周國號隋以火德都長安（辛丑二月甲子）（[illegible]）時陳太建十三年也（辛丑至開皇[illegible]）九年滅陳混一南北遂爲正統綱目於是年己酉下方特筆大書蓋自南朝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北朝魏明元帝拓拔嗣太常五年庚申南北分注凡一百六十九年於此矣逆帝以宇文異姓之親任托孤之寄當撲輔政遂萌篡心（[illegible]）尉遲迥舉全齊之衆一戰就戮（[illegible]）王謙據巴蜀之險數月底平（[illegible]）周室諸王以次夷滅（[illegible]）而大位篡矣未數年召後梁王蕭琮入朝而梁國以廢（丁[illegible]）高熲楊素等爭獻平陳之策遂命晉王廣（子太）率賀若弼韓擒虎等以兵五十一萬八千入建康而陳亡矣郭璞嘗謂江東分王三百年始合于一今而後信其言之驗（自東晉元帝[illegible]）

[illegible]不惟此也遠至[illegible]破
[illegible]林邑高昌女國之
屬莫不稱臣奉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過是也盛矣哉
且其政事之善減賦役[illegible]罷酒坊鹽池
脩律令而省刑法[illegible]
[illegible]置義
倉以備凶年[illegible]爲輸籍法以均賦
役[illegible]因府藏充溢則減兩河田租[illegible]以念民
食豆屑糠秕則流涕以減膳[illegible]欲杜貢獻侈濟
則綾綺布命焚之[illegible]至於黜陟之際梁彥光等
守令也稱職而褒賞[illegible]
盧賁任命功臣也閒羅而除名[illegible]況此善政史不絕書
是以開皇仁壽之間人物富盛朝野懽娛亦可謂近代
良主矣獨惜夫帝素不學而又濟之以刻薄猜疑是以
專任小數而不悅詩書[illegible]廢除學校[illegible]
[illegible]而崇毀佛像[illegible]
[illegible]又任情殺戮以察爲明[illegible]
[illegible]甚者信獨孤后楊素
之譖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illegible]廢蜀王秀爲
[illegible]以小過殺秦王俊[illegible]
[illegible]而父子之恩滅焉后所制單
騎出走中夜不返[illegible]而夫婦之

恩乖四男東宮[illegible]之[illegible]以誅戮而兄弟之
倫亂高熲賀若弼虞慶則王世積等以元勳宿將誅退
暴盡而君臣之誼莫有存者[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不肯降志
[illegible]其所爲宜
[illegible]與漢后之視王莽者相類其後太子諸王陰謀
陷視父兄如路人蓋與梁武之諸子異世而同轍也[illegible]
[illegible]
他年寢疾以太子欲烝陳夫人[illegible]始欲召勇素遣
張衡入侍遂以弒崩矣哀哉[illegible]
[illegible]
善乎先儒論之曰隋有天下與力無德者以
姿相守備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同則有二焉一曰隋文
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illegible]
又曰婦人之妬甚其夫已爲非義獨孤后肆其妬心不獨
妬文帝使不得有異生子又妬及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遂成殺[illegible]以奪東宮
之謀外賂[illegible]而文帝亦不得其
死曰獨孤誤我卒至宗社絕滅生靈[illegible]明皇之中天
下戶八百九十萬唐興撫綏三十餘年至永徽初[illegible]

四百八十萬戶耳呼獨孤一行妬忌於宮闈之間而流
天下之戶五六百萬聖人刪詩首周南之義教訓萬世
后妃專以無妬忌為大美也其意深且遠矣煬帝諱廣字[illegible]
[illegible]乙丑大業[illegible]既即位遷
都洛陽是為東京初帝以藩王矯情飾詐以釣虛譽內
諂太后外結楊素卒以奪嫡當前星方升之夕大風發
屋瓦木拔山崩民多壓死亂亡之證已兆[illegible]
[illegible]
又殺其猶子八人[illegible]乃即[illegible]彝倫已絕嗣位之後恃其
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小二帝三王之規模慕秦皇
漢武之制度政事所及惟知營宮苑[illegible]

[illegible]
開河渠[illegible]
[illegible]
八造龍舟[illegible]
[illegible]築長城[illegible]
[illegible]括築工[illegible]
造輿服儀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通西域[illegible]
[illegible]
服[illegible]
[illegible]
撫轉輸無稼中國疲弊而民不堪命矣[illegible]旌旗萬里徵稅百端貪[illegible]
當是時先朝元
老如賀若弼宇文弢[illegible]高熲之徒[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
大將[illegible]
裴矩黃門侍郎虞世基[illegible]封德彝等[illegible]用事[illegible]
甚或獄貨官賄賂公行刑政紊濁隋氏之禍已[illegible]而
不可收拾矣感[illegible]楊玄感之亂雖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匈奴雁門之圍[illegible]
下相蒙莫肯言亂[illegible]而群盜蜂起上
[illegible]

□□□□竇建德渤海丁丑起薛舉金城丁丑起劉武周丁
□□□□之徒皆磨牙搖毒以相吞噬帝在江都荒淫
益甚宮中百餘房美人日夕一房為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從姬千餘人皆醉見亂不□亦無心北歸欲都丹陽
□□凡九畏言盜賊司馬德戡等推宇文化及為主以兵入
馬文舉數帝罪令狐行達遂縊殺之戊寅三月化及與其黨弒帝
煬帝宇文智及謂不如行大事乃推化及為主作亂 煬帝曰我何罪文學曰棄宗廟事巡遊□□□□
盜賊蜂起□□飾非拒諫何得謂無罪□不許□□縊殺之蕭后與宮人撤漆床板為
小棺殯于西院隋氏宗室外戚在江都者無少長皆誅
先是唐公李淵起義太原克長安立代王侑是為恭帝
巳遙尊煬帝為太上皇侑丁丑五月起十一月克長安立恭帝煬帝孫也初煬帝出遊代王侑留守長安丁丑十一月立改元義寧二年戊寅三月煬帝凶問至五月禪唐受唐封□國公當是
時四海土崩欲復為隋其可得乎愚嘗怪隋氏父子何
其興之易而亡之亦不難也及觀房玄齡之言曰主上
初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相夷滅其
亡可翹足待也此方滅陳之初廣猶未代勇其言已如
此然後知惟詐故興之易惟不仁故亡之亦不難可謂
盡其興亡之故者矣又嘗為之說曰文帝取之雖以詐
而守之稍以勤儉已有開皇二十餘年之治煬帝取之
亦以詐而變之乃以奢暴故僅大業十三載而亡此又
其父子得失之分也或曰隋氏創業既無積累之勞又
無維持之具可謂根踈而基薄矣然使後嗣稍知培其
根而厚其基尚可綿延而不壞奈何乃以奢暴殘之哉

愚曰是則然矣然文帝欺人孤兒寡婦以有其國又使
殄其子孫使無噍類彼固自以為無復遺患矣冥冥之
表蓋有天焉產此不肖之子為其懸逆之資如破鏡鴟
鴞同時以使之殺其父兄從其奢暴以戕其身而喪其
國為千古鑒戒正與秦始皇父子相類不然天不生楊素
殺勇如扶蘇之死不生虞世基□□使廣聰明如胡亥之見
愚於趙高國其猶未可知也此愚所以深為文帝責且
明天道之果不可誣也吁隋有國三主三十八年唐受
之而亡起文帝開皇辛丑終恭帝義寧戊寅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四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唐上

新安 前 貢士 胡一桂 庭芳 纂

唐高祖 姓李氏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祖虎佐周伐魏有功為上柱國封唐國公虎生昞昞生淵皆襲封淵仕隋留守太原煬帝南巡不返值亂起義兵恭帝自為大丞相封唐王尋稱皇帝國號唐以土德都長安 戊寅 廢隋恭帝為酅國公初帝留守太原次子世民年方十八聰明英武知人厭隋亂有安天下之志獨與裴寂劉文靜密謀起義兵說帝帝大驚再三不決寂先以晉陽宮人私事帝因以挾之文靜又勸結援突厥資其士馬於是計決始殺王威高君雅起義太原初伐西河斬侯臣高德儒以奏驕欺君之罪餘無所犯繼收霍邑宋老生一戰就戮東勝攻遂克長安立代王為帝相之而自王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苛禁及煬帝凶聞至始取而代之即位之後降李密於黎陽殄薛仁杲於涇州斬劉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破宋金剛劉武周遂平并州擒竇建德而世充降河北東都皆定六年之間海內咸服何其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至於定律令舉明經置學校以立官制定均田以租庸調法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有田則有租而出粟有家則有調而出絹布有身則有庸而出綃布定雅樂汰浮屠皆為政之要者其於用人也拔擢孫伏伽李素立開言路首詔隋氏子孫並付所司量材選用由漢以來最為忠厚之至其享國長世不亦宜哉獨惜其舉事之初設詐罔衆殺人利己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氣象已大不同矣
况殺兄之邪而受宮女聽文靜之說而臣突厥是以唐
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亦高祖有以始
之也嗚呼煬惟不道而高祖與使能爲湯武之師亦何
隋假代王以竊近世之跡哉此綱目書稱唐帝書廢隋
帝無以異於篡取者焉蓋不得而私之也癸未以前猶
與諸僭亂國同在分書之列至武德七年甲申始特筆
大書正統甫定吁嚴矣哉○太宗[illegible]世民[illegible]
[illegible]十八丁亥[illegible]生四歲時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
之表年幾弱冠必能濟世安民乃采其語名曰世民高
祖之起兵晉陽削平僭亂克開洪業神謀武略皆出於
帝使高祖有文王之明捨伯邑考而立武王夫復何說
旣不能然隱太子[illegible]能爲友愛之心潛消秦王功高不
平之氣亂亦無釁之可作奈何以建成之庸劣又濟以
齊王元吉之凶狡日以殺害爲事遂致先事而發殺兄
及弟處變君父奪儲位而有天下貽譏千古可勝歎哉
然其治政設施首用讎臣[illegible]
[illegible]放出宮女[illegible]置弘文館於
[illegible]命虞世南歐陽詢等充學士講論前言往行
又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內省訪問民間疾苦政事得
失[illegible]禁奢侈[illegible]
[illegible]祥瑞[illegible]一年之內[illegible]

[illegible]書自是而後屬精爲治崇經術則命[illegible]古[illegible]
五經頒行天下[illegible]復命孔穎達作五經正義令學者[illegible]
之[illegible]
人[illegible]尊孔子則以爲先聖而以顏回配享[illegible]
則[illegible]官職則有[illegible]官謂治道在得人不在於多
[illegible]名以[illegible]後重縣令而謹選衆[illegible]不次用人拔馬周於
中郎將之家以爲監察御史[illegible]建府兵之法無事則耕
于野番上者宿衛京師有事命將以出事罷則兵散于
府將歸于朝[illegible]
則[illegible]關龍逢以忠義見殺[illegible]
顏安有誅殺[illegible]是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徒批鱗逆耳之言不一來多聽受以至十漸不
克終之疏深加獎[illegible]賜以黃金[illegible]
[illegible]恤刑獄則[illegible]
[illegible]復五覆之奏[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墨吏棄以爲高鶩行以干與首[illegible]
[illegible]
之戲而削階[illegible]黜淫巧則毀綸以□僞
[illegible]惡言利則萬紀以采銀之奏而斥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至於行鄉飲酒禮以厲風俗[illegible]
義粟田封比干墓以勸忠孝待人之盛則自瀛洲十
八學士之選[illegible]以至凌煙二十四功臣之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四人下至伎藝之士亦
待絕過人如孫思邈之醫李淳風呂才之陰陽袁天綱
之相法後世亦罕及之貞觀即位之後才及四年米斗
三錢外户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突厥之
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郡縣[illegible]
[illegible]
自四夷降附者餘百二十萬[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斷死罪僅二十四人號稱太平蓋三代以還
中國之盛未之有也帝謂長孫無忌曰此皆魏徵勸行
仁義偃武修文之力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illegible]
[illegible]可謂知本之論矣南宮氏之論[illegible]

[illegible]後淳厚而政教乖[illegible]
尚張蘊古李君羨而刑獄濫[illegible]殺盧祖
[illegible]
[illegible]繕華徽玉華
而宮殿侈[illegible]仇田舍翁停婚仆碑而君
臣之好不終[illegible]寵泰變
恪孤疑不決至於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幾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晉汪頤忠曰謹奉詔[illegible]又其
大者初爲執父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他日亂弟之
[illegible]
[illegible]吉與之生子使紹巢封[illegible]
[illegible]又欲立以爲后爲幸魏徵諫而止[illegible]
[illegible]
數百年鍾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所
人倫之間敗德多矣伊川程子之論曰唐有天下
始於太宗諫諍言也[illegible]治[illegible]太初封晉
太子承乾廢魏王泰當立以陰謀奪嫡王乃得趨立
爲太子於是即位[illegible]
[illegible]繼緒之初日
引刺史問民疾苦及其政治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
遵禮二人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

風至於韓李之道猶希貴而自貴行己之不足取。[illegible]胡

人擊鞠而知所為之不可不慎。[illegible]

[illegible]率是道也豈不為

賢君哉奈何惑父妾為妻莫念聚麀之恥縱女后預政

卒招晨牝之凶雖曰享國日久不過養成武氏之篡雖

[illegible]用李勣平高麗[illegible]

[illegible]突厥[illegible]而吾家高祖太宗天下

已從移於武周社稷間矣夫迹武后之立李勣之罪

居多方帝始謀一沮於無忌[illegible]

[illegible]數固執於遂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韓瑗中來濟令表疏極諫帝憚遂良顧命大

臣有事且當己之言此心猶休遠未決也既勣入見帝

誠取決惟議是從勣於此時宜苦口極諫挽回帝心顧

乃以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為對遂致許敬宗輩取以

創為易婦之語宣言於朝而帝意決矣[illegible]

[illegible]

武氏一立忠臣斥黜[illegible]

[illegible]姦邪用事[illegible]卒致覆宗之禍幾不

可救是誰之過與[illegible]武后[illegible]并州人故

荊州都督武士彠女貞觀十一年[illegible]年十四太宗聞其

美選入宮為才人賜號武媚侍左右十三年太宗崩時

寺已二十六既已入侍[illegible]又為聚麀

嗣君立髮復召[illegible]

未幾大寧晉位昭儀曾未閱月水入寢殿亂謀已萌得

志之日恣行殘忍手斃己出之女傾陷王[illegible]

[illegible]王后

與蕭妃俱廢而昭儀冊立矣[illegible]才六年妾以

政事權倚人主稱於是專擅自[illegible]二十四年其間鴆

殺太子宏而立賢[illegible]厭後斥死

太子賢而立哲[illegible]

帝崩中宗立[illegible]輔政[illegible]帝欲以后父韋玄貞為

侍中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

[illegible]

中耶炎懼遂白太后太后廢帝為廬陵王[illegible]又

立豫王旦為帝幽於別殿不得預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太后遂自稱制[illegible]

[illegible]

諸武用事專宗室人自危太后懼天下不服欲鉗以

威盛開告密之門為羅織之法[illegible]索元禮[illegible]

[illegible]周興來俊臣[illegible]

[illegible]侯思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徒相繼引用宗室諸王[illegible]

[illegible]朝廷之士[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有哉，觀狄仁傑、魏元忠之賢，亦[illegible]
免乎[illegible]
[illegible]
服色。甲申 一事甲 立宗廟[illegible]革唐為周，改元載初。上
尊號曰聖神皇帝[illegible]生殺賞罰一皆由己。
設四匭以受表疏[illegible]毀乾元殿以作明堂。丁亥
策貢士於洛陽城殿[illegible]初試武舉以取士。壬寅
[illegible]其時三思、承嗣、攸緒等皆已封王，而承嗣、三思復營
求為太子[illegible]李德昭嘗進言曰：陛
下有天下，當傳子孫，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
天子而為姑立廟者[illegible]
[illegible]至是仁傑從容開說，又請召還廬陵王，后意稍寤，
得還皇嗣，又固請遜位。曰 遂立廬陵為太子。戊戌 厥後張
柬之、崔玄暐[illegible]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提衛兵誅二張，中
宗復辟。是時太后年已八十二矣[illegible]夫武氏以一婦人竊
天下大號，益二十一年而不稱敗者，以姚元崇、狄仁傑
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徐有功[illegible]宋璟、
張柬之、崔元暐輩發進任用，舉賢之道不無取焉耳。然
而殘酷暴列，虎狼之毒尚不忍食其子，而后殺己生子
女如攫狐兔，略無斬色。此而可忍，則骨醉后妃，幽廢嗣
君，誅鋤宗屬，勦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凶惡淫穢，神人

共憤，千古所罕[illegible]故特書之[illegible]
論范祖禹唐鑑皆以武氏[illegible]列於本紀者為非，而朱文公
綱目於武氏建年處兩行分註，直書為周武氏某年，而
提大書其下帝在房州，其取春秋之義，以為母后僭竊
之戒，所以正帝統而黜僭亂者，其意深矣。至於感興之
作曰：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
容。嗚呼！歐陽子其能逃此議乎？中宗[illegible]
初既以太子即位，旋惟幽廢，逾十五年召還，復立為太
子，又七年奸臣伏誅，即位，社稷復歸於唐，才六年為韋
后所弒[illegible]迹李氏興復之功，雖出於張柬
之輩，要皆狄仁傑之力。仁傑雖先武氏而沒，然廬陵王
之召東宮，其兆已可見，而柬之、彥範、敬暉等則固公所
[illegible]也[illegible]
或者乃謂公身為唐臣，入相于周，卒死于位，以[illegible]
一姥，猶切譏之[illegible]
不知當時事體蓋有其難者，雖武子之愚，所以不
可及也。特公未及如志而卒，及帝復辟，初年追襃[illegible]
日之盟[illegible]忘前代
牝晨之戒，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與聞，又復委任
上官婉兒，使掌制命，居中用事[illegible]上
女安樂公主[illegible]武崇訓三思子也，因緣出入，婉兒通於
三思，諸常后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點籌。三思

[illegible]后遂而武氏之勢[illegible]張說誅[illegible]川長史薛
季昶朝邑尉劉幽求皆以三思尚在勸彥範等誅之不
[illegible]至是始[illegible]
之不可得矣未幾三思以祖湜鄭愔為謀主[illegible]
[illegible]
五王罷政事[illegible]三思與后[illegible]已而誣殺五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權傾人主加以五狗翼之[illegible]
[illegible]
動搖東宮至是太子重俊與李多祚[illegible]羽林[illegible]矯制發羽
林千騎誅武三思崇訓于其第[illegible]
[illegible]
是時韋后妹[illegible]上官昭容依勢用
事側門開府墨勅斜封濫官充溢[illegible]
[illegible]紀綱紊亂雖置脩文館乃令敘
[illegible]
倭[illegible]為樂[illegible]雖知重銓衡而附勢贓濫[illegible]決大壞
[illegible]未幾身死於餅餤之毒[illegible]
[illegible]四子前後皆不得其死[illegible]
遜帝嗣發二十餘年亦惘惘然無所知耳及正位居
[illegible]雖有國猶非其國也史稱其遭[illegible]后之難而[illegible]

自韋后下[illegible]
即位[illegible]自稱皇太后[illegible]與太平
公主[illegible]劉幽求等謀以兵入誅后[illegible]
凡諸韋及為后所親信者於是睿宗旦即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初武氏廢中宗既已立帝
武氏墓又以帝為皇嗣賜姓武中宗召還帝遜皇嗣位
于中宗中宗崩帝子隆基平內難奉帝入輔少帝[illegible]
以帝遜位固辭不獲至是始即帝位在位之初姚崇宋
璟協心輔政罷斜封官數千人賞示縣令抑官官[illegible]
[illegible]
未典選文武[illegible]不畏彊禦而選法俱治[illegible]
時翕然以為有貞觀之風[illegible]未幾太平用事姚崇
數黜斜封復行紀綱再紊所幸立嗣以功[illegible]
[illegible]
宋璟傳位避災及為賢耳然終惑女弟明斷不足雖傳
位而不授以政自稱太上皇總大事卒釀成太平之惡
奸人黨附幾至叛逆遂使玄宗初年遽有殺姑之名於
天下惜哉[illegible]
[illegible]
開元二十九年[illegible]在位四十五年開元之初始親政事[illegible]
[illegible]勵精為治前譏武韋[illegible]
[illegible]胡戎[illegible]太曾足[illegible]

[illegible]

錦坊天性友愛敦睦只取長枕大衾五幄迎[illegible]

[illegible]對外出入之式[illegible]

[illegible]罷員外檢校充員[illegible]

置侍讀選儒學[illegible]

仗奏事[illegible]史官對

[illegible]以校[illegible]復置麗正書院[illegible]而文

[illegible]試縣令[illegible]

[illegible]選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於酷吏及其子孫皆放棄禁錮[illegible]

[illegible]懷州樂工衣文繡立以刺史爲散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于爲子之歌則敦其爲人之言[illegible]而元

[illegible]載在史冊善放催[illegible]良田即位

以來賢相繼用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隨其長相輔是以二十餘年間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尺兵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二十四人[illegible]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可謂盛也已矣自是以降志欲既[illegible]侈心乃生忠直浸疏[illegible]法而放[illegible]

[illegible]罷九齡而相李林甫[illegible]

[illegible]人殺周子諒而[illegible]牛仙客[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力上而異日宦官之禍所由[illegible]

[illegible]置十節度而異日藩鎮之禍所由基[illegible]

所由起[illegible]

因召募而日壞[illegible]

[illegible]財以聚斂[illegible]

日煩[illegible]得戶八十[illegible]

[illegible]中國[illegible]

之武備浸輕生民之膏血已竭國不可以爲國矣蓋修

身齊家者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帝於齊家之道浸有所

[illegible]始也廢皇后[illegible]殺三子

[illegible]

王瑁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父子夫婦之間恩義而倫亂矣夫自新臺不恥
聲色迷亂政事廢弛者一十有二年其至于環洗兒醜
聲傳播亦不恤也 [illegible] 何物國忠實
[illegible]
緣入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激祿山速
反以表其言之驗 [illegible]
言者皆縛送祿山乙未六月 [illegible]
客其子慶宗 [illegible]
未幾反范陽陷東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陷長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忠於是首倡幸蜀之策 [illegible]
上至馬嵬 [illegible] 兵擁不前國忠伏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妃縊死 [illegible]
車駕乃西遂留太子討賊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
之不可恃治之不可忽也如此況乘妻殺子渝倫亂紀
綱常滅矣其能長久乎陳同父曰玄宗之失豈特在於
天寶之後而禍亂之原蓋已萌於開元之初高力士爲
右監門將軍見於開元之元年 [illegible] 則是奸邪之進實

於此時 [illegible] 祿山之見用亦實 [illegible] 之階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置左右教坊教閱等樂選伎妾
於宜春院見於開元之二年 [illegible] 則是聲色之欲已縱於
此矣時楊妃之進即是心爲之也以宇文融爲括戶使
見於開元之九年 [illegible] 則是聚斂之原已基於此矣時常
[illegible] 與夫楊國忠之徒皆祖於融若也然則天寶
之所來誠非一日矣特開元之初姚宋繼相忠言讜
議其非心納於當道措天下無虞晚年疏忠直信讒
[illegible] 心焉得不縱禍焉得不作哉故吾不獨惜其不善終
木惜其不能謹始也 肅宗 [illegible] 因祿山之亂以
[illegible]
太子從君父入蜀至馬嵬 [illegible] 父老遮道請留願率子
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須史聚至數千人帝涕泣致
[illegible] 與李輔國諫
馬欲西廣平王俶建寧王倓 [illegible]
[illegible] 玄宗乃命分軍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宣旨
欲傳位不受既留未知所之從曰殿下嘗節度朔方宜
就以圖大舉至平涼杜鴻漸來迎 [illegible] 裴冕隨至 [illegible]
皆以朔方爲勸至靈武裴杜請遵馬嵬之命即位 [illegible]
[illegible] 首任裴杜 [illegible] 郭
子儀 [illegible] 李光弼 [illegible] 召山人李泌 [illegible] 國 [illegible]
[illegible] 爲兵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年復兩京[illegible]

[illegible]

中興之速哉良由委任郭李之專廣平王以長子當

師之任而顏真卿得忠義於河北張巡許遠遏賊勢於

睢陽所以卒能成克復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

丙

當是時賊勢雖敗餘孽猶存[illegible]然

[illegible]正宜振[illegible]

脩典憲以大中興之功奈何不爲經遠之謀軍務殷

之政名器不可假人若也先是既以官賞爵功軍士僮

僕至衣金紫而稱大官雖有告身僅易一醉[illegible]

[illegible]人主

之大權也今爲於邊師之置不問賢否惟從軍中所欲

立[illegible]以爲節[illegible]

名器褻而於下廢置不出於上[illegible]

可收拾矣至於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使李郭名將

爲所節制[illegible]以李輔國專掌禁兵[illegible]制勅

以經署而後行於斯二者尤爲紊亂[illegible]

大節有可言者焉寬之命雖不受於前而武之勸[illegible]

發於後已不能免叛父之譏至於畏輔國擁兵而胡

上皇之罪不敢問[illegible]畏張后[illegible]而問安西內之

[illegible]

不敢行[illegible]遂致上皇竟以憂崩[illegible]帝徒以哀慕而

[illegible]興補於孝子之事矣闔門之內張后子母獻其

[illegible]

以[illegible]之手[illegible]

之身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近小人以

之禍其烈如此可不戒哉輔國隨亦爲[illegible]所殺竊其首

一[illegible]一聲而亡[illegible]代宗[illegible]

[illegible]

隊[illegible]一大[illegible]涖政之初再

復東京[illegible]朝義授首大河南北復爲唐

土要多僕固懷恩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

獨惜夫[illegible]奏用[illegible]薛嵩田承嗣李懷
仙李寶臣四節度分帥河北自爲黨援[illegible]
[illegible]與山南梁崇義淄青李正己
結爲婚姻互相表裏其後各擅土地根據盤結自署官
吏不供貢賦一付姑息不能復制名爲藩臣實同蠻貊
限域焉[illegible]
再誤於辛雲京以疑貳致誅使懷恩冤抑莫訴卒引寇
反[illegible]故安史之亂初平而夷狄之患
至吐蕃入長安上有陝州之幸[illegible]
[illegible]恩內引外寇遂有奉天之迫涇陽之圍[illegible]
所幸子儀精誠感信戎狄懾服有以濟此傾而
[illegible]室之所造也大抵帝仁而不武柔懦太過剛斷不
足權歸閹宦程元振用事[illegible]來瑱以宰相
過讒致死[illegible]李光弼懼讒畏禍[illegible]

郭子儀[illegible]廢家居不保[illegible]
[illegible]魚朝恩之專既爲觀軍容使[illegible]典禁
兵[illegible]復判國子監而掌文教[illegible]
[illegible]元振竟以掩蔽虜危幾亡社稷僅削官放逐[illegible]
[illegible]朝因勢傾中外
政有不預聞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耶上益不堪
乃與元載謀誅之[illegible]元載竊居相位十有六年政以
[illegible]其始正典刑[illegible]營己
[illegible]矣全於理財也以劉晏第五琦領[illegible]爲不足
[illegible]稅青苗錢[illegible]
於崇佛教也置百高座講仁王經[illegible]
[illegible]乃作章敬金閣寺[illegible]廣度僧尼[illegible]
[illegible]於時三相入
侍多談佛理中外相化廢人事而奉佛法刑政日紊
室大壞決於此矣[illegible]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九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新安 前貢士 胡一桂 庭芳纂

唐下

德宗[illegible]适[illegible]即位之
初罷貢獻[illegible]罷梨園使[illegible]祥瑞[illegible]金銀器
出宮人[illegible]放舞象[illegible]減[illegible]禁奏
置寺觀度僧[illegible]罷榷沽以[illegible]三千給貧民減常貢
錦千疋服玩數百事又詔[illegible]皆歸[illegible]不[illegible]月問善
政[illegible]四海之內[illegible]李正己畏上威明獻錢三
十萬[illegible]崔[illegible]在
蜀[illegible]日來朝[illegible]淄青軍士[illegible]投戈
[illegible]
相顧曰明天子出矣吾屬猶反乎旨崔祐甫為相務崇
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不幸[illegible]相[illegible]
亡[illegible]相楊炎獨任多更祐甫善政務行元載舊
事[illegible]既以私意譖殺劉晏天下[illegible]
惋[illegible]已而楊炎將誅盧杞用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疑似離間群臣[illegible]以激
刻勸上行之而中外失望於是復榷酒沽[illegible]借商錢[illegible]
竭[illegible]括僦櫃質錢[illegible]
其一[illegible]增天下稅及鹽錢[illegible]
二百[illegible]茶漆竹木有稅[illegible]間架[illegible]錢
[illegible]每[illegible]百錢[illegible]

[illegible]
日增民不堪命于時方鎮怙強李惟岳以成德叛二年苛政
矣田悅李正己梁崇義相挺而動[illegible]
[illegible]
已[illegible]正己[illegible]子
納又以青州叛[illegible]乃命朱滔討惟岳[illegible]雖幸王武
俊斬惟岳以降[illegible]未幾武俊亦叛恒冀[illegible]
滔叛幽州[illegible]命李希烈討納[illegible]而希烈又叛及與
納共謀[illegible]四盜[illegible]各自稱王共推希烈為帝[illegible]
連半天下帝乃信盧杞之奸邪傾陷道太師顏真卿詣
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公年已八十矣乘驛即行守
節不屈竟為希烈所害從失元老為[illegible]
[illegible]
涇師[illegible]姚令言[illegible]救襄[illegible]令言至京又叛[illegible]
[illegible]踰年希烈圍襄王師不利[illegible]
大[illegible]迎立朱泚據有京城[illegible]帝幸奉天[illegible]
[illegible]
上乃[illegible]
[illegible]泚[illegible]三千
[illegible]帝司農卿[illegible]奉天守[illegible]用[illegible]

逆令言待追還[illegible]

[illegible]

前大罵擊泚泚濺血灑地秀實竟以身死之[illegible]

[illegible]

未幾泚攻圍奉天經月[illegible]

[illegible]

之急賊已登城[illegible]

力戰賊乃引退[illegible]入夜復至矢及御前三步彼李懷

光山東數千里赴難一戰而勝城不守矣[illegible]大勳未賞遂信讒杞[illegible]諸使懷光

只不得一見快快亦叛[illegible]泚泚連兵於是又有山南之[illegible]

[illegible]尚賴陸贄盡心於內詔書數十百篇[illegible]

本仁義與元一詔[illegible]彊[illegible]心[illegible]

士卒感泣[illegible]李晟渾瑊戮力於外[illegible]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illegible]

感激流涕誓衆決志平賊[illegible]渾瑊進屯奉天與晟東

大懷光既遁[illegible]之[illegible]

西相應收復京城誅夷元惡[illegible]

還奉宗廟[illegible]而李抱真又說降田悅武

俊[illegible]等遂與武俊敗朱滔于貝州[illegible]

[illegible]僭[illegible]

希烈[illegible]雖陷襄城[illegible]汴[illegible]二僭位正朝

未一年敗逃而汴州平[illegible]才數月旋

[illegible]而淮西又平[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妖氛既埽方隅粗定亦云幸矣謂宜懲創更

化可也然帝素性猜疑惟知怨已當艱難之時乃謂播

遷爲天命謂將人以矣[illegible]歸過於朕躬謂群

臣不可倚仗[illegible]謂佑甫爲[illegible]

[illegible]謂公輔爲賣直[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至用延賞私怨奪李晟兵符[illegible]信延齡讒[illegible]陸贄相

[illegible]至於盧杞則不[illegible]

[illegible]邪[illegible]非秦高[illegible]制幾至再用[illegible]

於延齡則甘受其譎[illegible]非陽城慟哭欲裂其麻

必至爲相[illegible]

自陸贄既免宰相惟取充位奉行文書而所倚任者延

齡[illegible]等[illegible]

[illegible]

王希遷翟仙鳴之徒則以列餘典軍[illegible]

[illegible]欲刻推茶法[illegible]且因奉天窮之[illegible]

[illegible]立宮市肆[illegible]

李兼在江西則有月進韋皐在西川則有日進裴肅以刺史進奉而擢觀察[illegible]嚴綬以幕僚進奉而擢刑部[illegible]聚斂之臣充斥內外獨恃方鎮也銷剛爲柔剛方爲國今竟不可復伸[illegible]是以范氏之論曰帝粃政最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方鎮二曰委政宦人三曰聚斂貨財唐之亡卒坐此三者矣順宗[illegible]帝不幸瘖疾踐祚奸邪肆志近習弄權王伾王叔文李忠言牛昭容之徒用事於內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於外[illegible]未請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爲賢矣[illegible]憲宗[illegible]帝乃能因常皐[illegible]元和十五年[illegible]首用忠良以杜黃裳爲相[illegible]

[illegible]小王伾[illegible]文既畏[illegible]自貞元十年以來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爲節度者十五而縣官賦入止東南八道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黃裳首請以法度裁制至能命將興討[illegible]誅惠琳於夏綏擒劉闢於成都[illegible]李錡於浙西[illegible]縛從史於昭義[illegible]受田興之歸於魏博[illegible]後淮西之役盜發都邑屠害元臣帝不爲之懼[illegible]大敗鐵城帝不爲之沮師老財匱諫止紛然帝不爲之動謂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其後度請親往督戰李愬果以雪夜入蔡擒吳元濟而淮西平[illegible]明年戊戌[illegible]

子[illegible]歸朝

獻[illegible]又明年淄青函李師道父子首以

於是天下深根固蔕之盜皆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

煥然唐之威令幾於復振[illegible]

[illegible]夫何世難漸平侈心遂生以諫諍[illegible]殿之故

左遷夲國又悅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而土木浸興

矣[illegible]

姦邪皇甫鎛程异揣知上意數進羨餘以供用度微寵

並相[illegible]

裴度進諫反以為朋黨而不省錄矣[illegible]

[illegible]

求靈草於天台以方士柳泌為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迎佛骨於鳳翔貶諫臣韓愈於潮州[illegible]

[illegible]

是時李絳去位已五年而吐

突承璀方貴寵用事[illegible]至是鎛引令狐楚為相而裴度崔群

皆為所逐[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小人不能以兩立上亦以餌柳泌金丹之

毒躁怒妄殺卒死於宦者陳弘志之手而人莫之知也

史道要卷六　六

[illegible]氏曰帝中智之資可上可下之主也雖[illegible]用忠良

[illegible]時平則亦悅邪佞用忠良若欲以成己之事故能平天

下悅邪佞若欲以成己之欲故亦能殺其身[illegible]南宮

氏曰史稱帝剛明果斷果斷致有之亦不過討蔡事若

夫不惑於欲者之謂剛不昏於物者之謂明帝正坐之

此所以貪聚斂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也而謂剛

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惟所染之憲宗有焉弘志

弑帝於是梁守謙王守澄等殺承璀而以太子即位是

為穆宗[illegible]尹氏曰春秋之法君弑

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為無臣子穆宗是時年已二十有

[illegible]

六宰臣乃皇甫鎛令狐楚裴度曾不能究詰討[illegible]

有臣子乎范太史曰其後宣宗追咎穆宗以[illegible]

信然耶於鎛楚乎何誅穆宗[illegible]恒[illegible]

位五[illegible]嗣位之初僅有貶皇甫鎛[illegible]

柳泌二事[illegible]略快人意然封[illegible]

明郭公卿推舉群人遂與群臣釋服盛陳俗優[illegible]

角觝[illegible]開太安[illegible]

[illegible]浚魚藻池[illegible]

[illegible]縱遊獵[illegible]恣情禮遊戲[illegible]

則補侍段文昌崔植杜元穎[illegible]

經國遠略以兩河初平且謂太平遂進銷兵之[illegible]

史道要卷六　八

［illegible］未幾朱克融因張弘靖而以幽州叛，［illegible］王庭湊因田弘正而以成德叛，［illegible］史憲誠迫死田布而以魏博叛，［illegible］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illegible］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以討之，竟無成功。良由銷兵之後，軍士多竄山林為盜，及召募烏合，既不足以克敵，而節度有監陣，偏師亦有監陣，以撓之。裴度所奏軍事，元稹、魏弘簡又多從中沮撓，此其所以無成功也。及魏博亂，依朝廷竟不能討，遂并克融、庭湊皆以節鉞授之，繼命韓愈宣尉，責庭湊出元翼，而深州終莫能有。［illegible］是所失河朔，元和之功於斯而隳，帝亦以服金丹之劑不旋踵而物故矣。［illegible］敬宗［illegible］湛［illegible］涖政之初，雖知李紳遭讒，以貶竟不能召；［illegible］雖用裴度、李絳之賢，然被沮撓，［illegible］

小人用事，入閣十六子交結附麗，於是朝政益為之濁亂，［illegible］然終能以勝其黨與之衆，帝又聽納，雖亦有足稱者，如從李程之諫而罷營殿，感韋處厚之言而賜錦綵，［illegible］不奏浙西造繚綾之詔，從裴度之諫，罷洛陽之巡，竟為［illegible］似此亦一方之［illegible］宗，指揮豈不偉哉？尚在於幼年，不親師傅，以化［illegible］以嗣位，［illegible］比小人遊戲無度，賜予無節，擊毬手搏，［illegible］性［illegible］後［illegible］擬［illegible］官人夜［illegible］獵，遂宦官劉［illegible］入宮［illegible］之變，身死於劉克明等之手，可謂自取伊戚者矣。［illegible］劉克明立絳王悟，［illegible］王守澄等誅克明，殺悟，立江王涵，是為文宗。［illegible］元和之禍，穆宗失賊不討，故群閹復為逆，卒不能免於其子，且二三日間，宦者三易君，而［illegible］相曾不顧，謀以裴度身為上相，處之猶如此，唐之［illegible］文宗［illegible］

□□十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出宮人放鷹犬省教坊等冗食千二百餘員罷組繡彫鏤之物遵用舊制奇日視朝輟朝放朝並用偶日中外相賀以為太平可冀大曆以來節度多出禁軍忠武王沛卒廷臣始奏以大僕高瑀代中外又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當是時裴度處厚相使信任責成雖曰不可奈何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史稱其仁而少斷可謂一言以蔽之者矣已而朋黨相軋而邪正莫辨宦官縱橫而制御無方朋黨之際始於牛僧孺李宗閔之對策成於楊汝士之掌貢舉及是裴度薦德裕而宗閔有宦人助先相八月乙酉未幾宗閔復薦僧孺相共排德裕德裕節度西川悉怛謀以城降僧孺居中沮之而嫌益深於是上罷僧孺相德裕而宗閔亦罷踰年德裕復以陳用李訓前後四而宗閔再相六月乙亥十餘年兩不相下然牛黨多小人李黨多君子常克不能辨致使李訓鄭注用事凡不附己者皆指為牛李之黨逐之人人駭愕帝乃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然事矣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兵柄在手輒行弑逆劉賁對策極陳其禍曰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行無不孚矣考官畏避竟不敢取上乃以宋申錫為相謀去之道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諭以密旨反為璠所賣諸貶以死於是又謀之李訓鄭注弘志守澄先後伏誅注又謀奏請中尉以下盡送守澄葬以鳳翔親兵入誅閣門悉誅訓處注得以專功乃先為石甘露之謀此乃小人行險僥倖之術累起事泄殲而兩省金吾百司吏卒及販賣其中死者凡一千六百餘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與訓皆腰斬於獨柳之下注亦斬于鳳翔矣

[illegible]

[illegible]閹且知上亦預謀出不遜語上漸懼閉默自

晦天下事皆決北司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轢朝士當

時李石為相[illegible]忘身徇國紀綱粗立已為仇士良

所深惡遇盜對傷至斷馬尾[illegible]

[illegible]石懼辭位上蔑如之何也末年自比周赧漢獻且

有赧獻受制強諸侯今朕受制家奴之語泣下沾襟曾

不旋時而物故矣悲哉[illegible]帝崩仇士良矯廢太子

[illegible]立潁王瀍為皇太弟即位是

[illegible]炎[illegible]帝英敏特達

獨斷自相德裕一意委任故能振已去之威權克

大通要書　卷之三　二十三

[illegible]

取太原[illegible]

皆易於反掌自穆敬以來河朔三鎮相繼叛換至臣

絳藩鎮亦為已甚至是招諭討罰節使俱稟命每遣使至

面論禍福竟不敢有異志禍亂略平紀律再張德裕功

業不為晚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然亦帝之明

於知人有以致之也獨惜帝於仇士良雖不能誅猶立

之功然陵迫先帝殺二王一妃四相貪酷二十餘年典

刑亦所當正顧乃封國公寵綱使從容致仕死

後方發其藏兵數千乃削官籍其資晚矣[illegible]甲子六月[illegible]

[illegible]若夫躬受法

籙[illegible]藥望仙觀[illegible]不能不惑

立崇玄館學士[illegible]十月[illegible]

於清虛之教雖毀佛寺遣僧[illegible]

[illegible]

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有不同耳至於餌金丹加躁怒

已覺有疾問道士方以為換骨[illegible]後旬日不能言而帝

崩矣[illegible]宦官馬元贄立光王怡為皇太叔即位是為

宣宗[illegible]

[illegible]宮中或以為不慧益自韜匿群居遊處

大通要書　卷之三　二十四

未嘗發言及為太叔監國哀戚滿容接遇群臣裁決庶

務人始見其隱德焉既即位閔旱災而減膳徹樂理囚

出宮女[illegible]以好儒士而微行以訪貢舉得

失胸法祖宗則書貞觀政要於屏風讀之而正色拱手

[illegible]觀金鏡論賢不肖而得致太平之道

[illegible]命宰相每[illegible]左右

無知者[illegible]仲京兆之權雖宰輔吏必督其違而後

敕[illegible]除御史用

循吏之子孫[illegible]擇邊帥以循臣

易貪暴[illegible]

[illegible]重刺史之選民取諸樵夫父老之言[illegible]

或戒勿謂八千里遠而□□知
或因長日一宿棋之
詩疑其不能理
高興耳上曰督責令狐綯謂刺史非人則害百姓故欲
一一見之而後遣 一一惜官
賞則遷轉必校歲月以爲名器不可私
土選官必□近臣鄭光節度猶易以統軍之職
之祭 惜章服則當時
惠小民則罷當貢以代下戶租稅
代下戶均差役則據貧富輕重置簿輪差
欲知州土風物及
害則纂次一書號處分語
聞規諫則從諫而止華清之幸
論止屈意以從合理之言
讀大臣章奏
數臨幸以盡歡重威儀則每臨朝無惰容接群臣
如對賓客而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至於誅官而除
元和之逆黨自即位以來
服黨項以寧河西

取河湟而復百餘年淪沒之疆土
當故史稱大中之政訖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夫豈溢美但其所不足者初年君臣務反會昌之政貶
德裕賢臣 復僧尼之弊事
又其大者則鄭安郭太后帝嫡母也事不以禮一
夕暴崩爲世所駭
稱故文武四君
帝嘗北面事之者也一旦議欲出其廟主而無忌憚
吏部尚書李景讓
晚年鍾愛少子不定儲位上言之
以泣不聽乃曰若立太子
使是閑人崔慎由以建儲對旬日斥罷其昧君人
之大體其疾獨受法籙餌金丹躬蹈前人之
覆轍未發躁渴明年疽發於背而莫之救矣
僭哉帝疾不見宰相密以夔王屬中官王歸長馬公儒王
宗實殺歸長迎帝長子鄆王立之是爲懿宗
曾不預謀宜宗之立德裕亦碌碌拱手蓋至於此觀密
以夔王屬歸長而不及宰輔則知唐之紀綱大壞久矣
事一二公豈不欲預之哉往往勢有所不得行也嗚呼

宗……以中庸之資繼驕奢之習成
習度僧置戒壇度人三七日佞佛怠政數幸諸寺賜予
無節彗星告變天戒昭昭帝不惟寘不知悟反宣示中
外稱以爲祥……未幾
路巖保衡繼與相位賂遂名德紛然朋黨私濁亂國紀
……上帝又耽好音樂殿前供奉伶
人常近五百頃數遊幸而內外諸司皆從動至十餘萬
……以樂工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愛其新聲拒諫不聽
初年浙賊裘甫大熾命王式觀察浙東討平之……南詔寇陷諸郡高
……
招討交趾始復……

……九年……徐賊龐勛攻陷五州康承訓以沙陀
自隨乃克奏凱……
……上寵其……
荒淫不親政事既悼同昌而殺醫官……信讒言而
……
逐忠諫……削軍賦以飾伽藍困民
財以脩淨業今年幸安國寺……
……越明年迎佛骨諫者甚衆乃曰生得見之死亦無
恨未幾而晏駕亦可哀也矣……
邵氏曰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入禁中十五年有陳
弘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不數月

崩……以來奢侈不恤其
知言哉……僖宗……
……帝初沖嗣位政在臣下
南衙北司互相矛楯……田令孜爲中尉時年已十
四專事遊戲不親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起且自懿
宗以來奢侈用兵賦斂愈急關東旱蝗百姓流殍蜂起
爲盜其時濮賊王仙芝……擁衆數千起長垣者已一
年至是塩賊黃巢……嘯聚影從橫行山
東民困重斂雅者如歸……越四年仙芝敗亡……
……其黨尙讓率餘衆歸巢自嶺南……
陽大爲劉巨容……曹全晸……所敗遁逃渡江
……

或勸窮追賊可盡也廼曰朝廷喜負人不若留爲富貴
之資致使轉掠江浙……復自采石
北渡圍天長六合高駢畏懼托疾玩寇……
……又使得以長驅中原陷兩京
……
僭大號……殺百官屠宗室在長安者……無遺
類……先期令孜奉帝奔播……
……次鳳翔以興元明年幸成
都……帝在流離日夕惟與宦官同處疏薄外臣幾
諫……
受辭之……

[illegible]尚賴一時忠義節度鄭畋倡檄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新使敗賊[illegible]

[illegible]傳檄天下遮敵京西[illegible]

[illegible]

李克用舉兵忠義奮發梁田渭橋載戰載克不半

載破賊復長安[illegible]

[illegible]

已而追亡逐北解陳圍捷中牟降尚讓賊隨授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東駕還京功

在第一[illegible]朱溫者本巢黨來降賜名全忠

[illegible]妬功嫉能搆怨克用入表

入奏朝廷既無處分[illegible]

令孜又以宦寺專制內外時寰甫定遽取王重

榮鹽池奪之[illegible]

[illegible]克用遂與重榮[illegible]

表請君側[illegible]上幸鳳翔[illegible]

[illegible]令孜劫遷乘輿又復有寶雞之

元之幸[illegible]不臣

[illegible]

宜而集致至秦襄王熅奸天位已逼尊上為太上皇

[illegible]

為天下所容以楊復恭自代自除西川監軍往依陳敬

瑄四月後雖削官爵流端州竟不行也[illegible]

[illegible]

復恭立壽王傑為太弟即位是為昭宗[illegible]

[illegible]

凝明粹有英氣憤朝廷日卑慨然有恢復先烈之志其

在藩邸時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功不法上意不

平[illegible]政事

多謀之宰相嘉矣然當時內則宦官盤據而枝蔓難除

外則藩鎮強橫而忠邪莫辨李克用有興復大功前非

反逆尚將十世宥之而張濬夙懷私恨一聞全忠之訴

力以為當討孔緯贊之未幾河東敗績徒失待功臣之

典[illegible]

[illegible]李茂貞驕橫不遜固為可怒杜讓能忠

諫謂近在國門未宜搆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不用其

言以致三橋之迫至殺讓能以弭變[illegible]

[illegible]

舉措失宜致若四起三帥稱兵入京擅殺宰相[illegible]茂貞存挽京師至幸華州[illegible]奏罷諸王統兵至殺十一王又奏散四軍而天子之親軍已盡[illegible]帝方是時漂泊寄命猶且逐諫臣以塗耳目[illegible]迨至還京[illegible]崔胤日以誅宦官為事宋道弼景務脩死[illegible]宦官已懼上又縱酒肆怒人人自危於是劉季述等陰謀廢立幽辱帝后於少陽而

以太子裕即位胤既召全忠為聲援賴孫德昭之功幸而反正季述等伏誅[illegible]誅宦官宦官謀泄事急復召全忠以兵迎車駕至使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式遂茂貞之欲[illegible]全忠攻圍益急[illegible]上始與茂貞謀誅全誨與之解和方遂還京[illegible]與全忠知宦官先後夷滅至是徒黨殆盡[illegible]下數百人盡殺之[illegible]而全忠之勢[illegible]全忠之篡謀浸成

未幾表誅崔胤[illegible]亦不免白馬之禍[illegible]有唐社稷化為丘墟矣豈非帝失策有餘才智不足有一讓能不能用張濬崔胤卒以敗事耶可勝歎哉全忠既弒帝而立帝第九子輝王柷嗣位是為哀帝[illegible]逾年全忠盡殺昭宗子九王[illegible]第不四年而為相巧佞輕佻同列輕之[illegible]適彗星亘天[illegible]占者謂君臣俱災璨因疏素所不快者謂全忠曰此曹怨望腹誹宜加誅戮以塞災異

於是名德宿望貶逐一空[illegible]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李振又勸投之黃河曰此輩自謂清流今投之黃河使為濁流[illegible]雖足以快璨一時之私忿未幾璨亦不自保[illegible]弒昭宗卒遭楚苑之禍焉[illegible]雖亂離悖逆之時果無天道哉楊涉輩遂舉鼎投賊而唐以亡[illegible]南宮氏曰楊涉為人恭謹觀其始入相時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投賊則駭其子有勸止之言豈賊良心甘就六臣之列[illegible]

曰逆富[illegible]歸臣所[illegible]非特有[illegible]也清泰親征下[illegible]
孫供奉亦當愧死入地矣吁[illegible]
[illegible]嗚呼唐歷二十
君不可謂不衆然爲子所迫者三[illegible]爲婦所弑者三
[illegible]爲所弑者一[illegible]爲賊所迫者五[illegible]爲宦官所
立者七[illegible]爲所弑者一[illegible]爲所廢者一[illegible]爲方
士所敗者四[illegible]爲姦臣所弑者二[illegible]紛紛不一其間
深根固蔕之疾莫甚於內豎敢受阿父之稱者有之[illegible]
恣視天子爲門生者有之[illegible]
[illegible]亂雖在此豈獨強藩哉雖然家
者國與天下之本也三代之君莫不自修身齊家以正

天下而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
定內難玄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宗太始也納君
之妾[illegible]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宗高始也亂弟之婦宗太其
後亂子之婦者有之宗玄先儒謂唐源流於夷狄故閨門
失禮之事不以爲異子朱此其本實先撥矣故宜其治安
之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
無事承平百年者也攷論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
年享國最爲長久其間[illegible]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皆不
無可觀然漢治雜伯唐[illegible]雜夷亦不容無辨唐亡之後
其餘酷遺烈更五代五[illegible]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敗極
亂而後止斯人生斯時何其不幸與[illegible]

祖[illegible]帝凡二十世二百九十年而篡於梁[illegible]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六

男 昌祖 校正音注

新安鄉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李唐既亡司馬氏通鑑首揭朱梁紀年紀事以唐晉漢周為次歐陽公脩五代史亦然而文公綱目自唐天祐四年丁卯迄于己未五十餘年間惟兩行分注以見其皆不預正統之列而分注之中先後予奪有微旨存焉先儒[illegible]今愚雖本通鑑纂集實折以綱目且寓區區愚論焉

後梁

五代始於宋溫篡唐是為後梁太祖姓朱氏更名晃初[illegible]鎮汴州篡位都汴後遷洛陽[illegible]宋州人唐僖宗時附黃巢為[illegible]防禦使溫見巢勢日蹙舉州降都統王鐸承制以溫為[illegible]同華節度使天子賜名全忠拜宣武軍重鎮昭宗時進封梁王宰相崔胤兩召全忠引兵誅宦官比至反圖迫天子[illegible]脅制遷都[illegible]遂行弒逆[illegible]盡殺諸王[illegible]太后[illegible]戮朝臣以成其篡奪廢哀帝為濟陰王尋弒之[illegible]踐位之初與賓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酒酣怒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全忠曰朱三爾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行當族滅何以博為人心天理不可泯[illegible]

[illegible]其五六[illegible]用火為[illegible]良由火寨[illegible]戰[illegible]敗[illegible]走[illegible]武可知也西都宮殿拆毀[illegible]九曲池泛舟傾溺水[illegible]祗以傳笑而已且其不念聚麀之恥釀成友珪之禍白首暴戮於僕夫馮廷諤之手殆與祿山之死無異同視日弒迫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可畏也夫[illegible]

均王瑱[illegible]自誅友珪嗣位都大梁[illegible]以義討賊成功固宜[illegible]然梁與晉仇已非一日克用雖死而存勗英勇溫猶憚之況友貞乎使其處此親信舊臣委用宿將治內攘外猶懼不保顧乃因友敬之亂[illegible]疏忌宗室專任趙巖張漢鼎[illegible]棄敬翔李振王彥章等遂使群小弄權賣官鬻獄政事日紊宿將憤怨亡卒莫為之用雖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何足道哉未幾唐兵一至宗祀殄滅首已漆而藏之唐太社矣[illegible]

[illegible]弒一帝一后殺九王[illegible]十餘[illegible]
[illegible]滅唐三百年天下而有之僅十七年父子兄
弟宗族皆血刃無遺類豈爲廷誨皇甫麟君莊宗誅之
哉天誅之也范太史謂其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愚則
謂其以一身一家一族易一時之富貴萬世之惡名也
榮辱得喪果何如哉斯無庸論矣獨惟統緒之傳有足
言者（以下胡氏史論）歐公之作五代史也進梁續唐而不僞
梁而綱目於唐之亡也雖書唐遣使奉冊寶于梁而不
以禪位書也雖書梁王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而
亦不大書開平年號繼天祐之後也至戊寅年（戊寅即書晉）
岐淮南稱天祐五年而後書梁開平二年亦不以唐室
已亡而冒其年於梁之下也則知唐之正統不當屬之
梁而歐公之論非矣然則唐室既亡正統果可屬之後
唐乎吁此正文公微意也夫黃巢僭號唐幾亡矣克用
復之三鎮犯闕唐幾亡矣克用復之朱溫劫遷天子顛
覆帝室唐固亡矣而討賊之義未嘗一日不講焉況夫
晉於此生靡敢失節克用嘗言之吾王世世忠於唐室
張承業又言之則諸鎮忠義誠未有若河東者一傳而莊
宗卒伸討賊之義以成復讎之效則正統之傳固當歸
梁而進後唐也是書之作自唐亡後首書晉岐諸國紀
唐天祐年號至二十年而遂以後唐同光繼之而梁
纔皆書其下焉亦可知文公微意所在矣惜其部則欲
去則朱耶而所謂李氏者特出賜姓爲之耳其所以承
得上續唐統而卒以別閏紀之也使其出高祖太宗之
子孫若知天祐之號必大書二十年而繼以同光亦與
蜀之章武晉之建武同矣文公微旨或者其是乎南宮
氏曰朱溫罪浮王莽以來一人而已以殘滅穢抑又甚
焉作史者宜於唐亡之後直書朱溫去其國號一如王
莽于並其弒逆之惡亦庶幾稍快於人心者或曰梁可
絕唐果可進乎曰其年則天祐其姓則賜附屬籍其心
則惟欲滅賊以復唐祚大義炳然人心天理之所同與
雖未可如昭烈直接獻帝大統五年正月以前唐帝猶
在晉州可書繼此則莊宗未即位以前天祐十七年閒
[illegible]以觀其所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之時
也子而進之使得在大書之列以表其爲唐之臣子迨
莊宗自即位則初心已變然後置同光於分書之末亦可
乎梁纂國二主十七年亡（起丁卯盡癸未）

後唐

後唐莊宗存勗唐賜姓李氏附屬籍爲唐復讎滅梁繼
昭宗後故國號唐都洛（癸未四月即位年三十[illegible]在位三年）莊宗
之興本於其父晉王克用王館出自沙陀節度河東黃
巢之平功在第一[illegible]源之變詭于剸而不復伸遂與賊
梁治兵相攻積年不解然𡚁於爵列爲唐純臣始有除
惡敗行黑勒必表奏闕（[illegible]）[illegible]

王[illegible]克用天祐年號[illegible]
[illegible]觀非答蜀王書曰誓於此生靡失臣
節[illegible]而其我存勗之辭曰吾討梁賊威振
天下若挾天子向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忠孝
[illegible]死不為汝他日當以從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此其
忠義上通于天賢於一時方伯遠矣故先儒稱其得人
臣體[illegible]述其忠義功烈為唐宗第一流[illegible]蓋以此也作
史君子儻於賊梁篡唐之後每晉王[illegible]
[illegible]必特書唐晉王李克用亦庶幾可以明王[illegible]
今乃不然於賊梁則進之以帝號而不疑於唐純臣反
斥之以入寇而不恤冠屨倒置邪正悖戾何以為訓乎
[illegible]莊宗以弱齡嗣伯[illegible]晉破梁夾寨[illegible]
[illegible]重圍[illegible]五月[illegible]朱
溫[illegible]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illegible]克用為不亡矣如
兒豚犬耳自是服鎮定[illegible]走朱溫[illegible]
提柏鄉[illegible]破其膽而奪之氣至使有諸兒非彼敵吾
無葬地之言[illegible]遂奄有河中[illegible]
滅燕擒劉仁恭父子繫頸以組獻于太廟[illegible]
[illegible]至莘[illegible]
復與梁百戰歷兩載[illegible]
[illegible]戰後平[illegible]二月

[illegible]
[illegible]拔梁揚劉城[illegible]
之[illegible]安陽之救濮陽[illegible]
地下邽哭唐帝而還[illegible]既即帝位[illegible]
[illegible]不從郭崇
韜之謀策馬渡河友貞授首梁祚殄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莊宗成功還三矢于先王[illegible]
其壯也當是時諸侯陸梁跋扈者皆駭愕相顧
其土地王衍悖險歸慢滿師西向劍閣底平[illegible]
[illegible]帝固聰明英武敢於有為
當時舊臣李存璋李存審李嗣源嗣昭周德威郭崇韜張
承業之力也惜其知用兵之術而不知為天下之道寵
小人驕矜功自喜御下無法性好伶優自傅粉墨共戲
于庭以悅劉夫人[illegible]李天下之呼至遣批頰而
不恥此乃小人下流之態已不足以辱南面之位
[illegible]
寵伶人以侮縉紳入宮[illegible]為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州而群臣怨軍士憤任宦官為諸司使為
監軍而政事盡委藩鎮怒[illegible]
人[illegible]私其財以積內府而[illegible]

賞給賜[illegible]返遊畋以傷禾稼[illegible]
令園宮上京陸苑[illegible]
[illegible]皇[illegible]其他稅商稅[illegible]推
[illegible]
鹽池[illegible]徵己益[illegible]借
二稅[illegible]采民女[illegible]
人其失人心之事中不絕書加以拒諫諍[illegible]
[illegible]
殺二弟[illegible]殺功臣[illegible]無復君人
之道鄴中之變生於婁忌任威李嗣源蓋逼之而不能
止者也[illegible]

亂帝死於流矢臣下歛樂器覆帝屍焚之[illegible]未幾伶人郭從謙作
[illegible]
嗣源歸洛拾骨灰燼以殯[illegible]身死國滅善乎歐
陽子論之曰憂勤可以興邦逸豫可以亡身兩言盡足
以盡其興亡之故者矣南宮氏曰莊宗果能繼父之志
有忠唐之心則勦除梁寇復唐社稷立其後嗣此上策
也縱不能然則俟賊梁既滅正其罪戾然後播告天下
擁尊尊御以紹唐統雖曰不正亦庶幾有以自別於一
時紛紛盜賊之徒矣今乃棄張承業之忠言從吳蜀之
僉說不待滅梁已即帝位而居之[illegible]

[illegible]
異於一時僭取者焉此其欲速[illegible]小利而大事不
成居位三年身死國滅其有故夫明宗蓋世本夷人無
姓氏[illegible]名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illegible]質厚恭謹
太祖養為子賜名嗣源[illegible]從莊宗定天下功居多後
授詔討鄴亂軍變歸汴將謁京師會莊宗已有內難
遂入洛百官三上牋請監國尋於柩前即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殺政之初首放宮女僅存老舊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繼斬孔謙悉去
苛歛之法罷諸道監軍使盡殺之[illegible]詔北都悉

誅宦官之逃匿者[illegible]
[illegible]教坊人百 鷹坊人二十 御廚人五十 人等悉從減省勅中
外毋得獻鷹犬奇玩刺史以下毋得貢奉廢內藏庫四
方所上物悉歸有司遣諸軍就食近畿免得轉運以任
圜為相委公如家朝綱粗立令百官行轉對法置端明
學士以備應對[illegible]此皆初政之善[illegible]不一而足自
是以往崇經術則詔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伸撰
經之義刻命國子監校定九經刊印行之[illegible]又戒從榮
勿為詩曰吾雖不知書然喜儒生講經義開發人意屢
[illegible]
次刑減錄十日以謝幽冤訂邢州大理官半失入而譴

既……等不忍以一馬殺三人之命
……勸孝弟則隨鄧諸州親疾不躬
養有禁……滑州
書記匡毋服遭誅……敬天戒則修廣壽殿戒用金
碧……戊寄旱暵已而求雨詔
無得……答天眷則因鴈門斗粟十錢喜
謂左右曰須行好事以副天道……論年穀
豐登四方無事又喜謂馮道曰當與公等作好事以答
上天聞農則誦聶夷中之詩……便民則罷畝
稅麴錢……罷鐵禁
……命諸道均民田稅……止遊畋則以……大以爲
……有損……好
則褒孝祥而賜章服……
……却貢獻則謂李金全曰卿爲治如何勿但以獻
爲事……又詔京官不得進奉賀長至馬及諸物
凡此皆聖王事也漢武帝唐太宗猶難之帝以遠人
目不知書而所爲暗合古訓有如此者其賢於可尚矣
至於每夕宮中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爲生民主
……
八年之閒年穀屢登兵革罕用粗爲小康者惜夫以
……而懸父子之恩……以招殺……

……君臣之義……
……年幾七十諱言儲嗣春秋把
握不肯去手卒致從榮稱兵犯亂官闈父子祖孫數日
而絕……身陷赤族家國俱
破亦不學之所致夫閔帝從厚……
……嗣位僅五閱月用朱弘昭馮贇之謀……命洋
王從璋代潞王權知鳳翔……
……且先是殺其子女二人……王懼舉兵反以討朱洪
爲名兵至陝朱馮皆死……
……帝奔衛州……王至蔣橋馮道上牋勸進王入謁
太后太后下令廢帝爲鄂王令潞王繼統王遣人就弑
之遂纂位帝性仁厚敦睦兄弟於潞王本無嫌弘昭之
狹構生猜閒以致禍敗觀菩薩生鐵之讖蓋可知矣
……潞王本姓王氏
鎮州人毋魏少寡明宗爲將掠得之巳十餘歲……
爲子名從珂長從征伐有功封潞王因從厚猜禍遂反
奉……三蓋至是而閔姓三變焉
方其入洛許軍士人賞百緡及入洛府庫金帛不盈三
萬乃比屋預借五月賦直……

后唐太妃寳珥給之[illegible]以邊儲不足[illegible]

河東鎮冀魏博民多脅怨[illegible]

[illegible]邦本已爲之搖動況啓敬瑭之疑心[illegible]奪敬瑭之節度[illegible]

[illegible]殺敬瑭之子弟[illegible]

以促其叛哉敬瑭於是請兵契丹[illegible]

策馬渡河潞王曹太后劉皇后等携傳國寳登玄武

樓而自焚矣[illegible]後唐有國四主三姓一十

二年（起甲申終乙未）而晉取之焉

後晉

後晉高祖[illegible]敬瑭本夷人不知得姓之始以力善

戰事唐明宗愛之妻以晉國公主[illegible]鎮太原[illegible]

潞王不協王嗣位徙鎮天平拒命求援契丹上表稱臣

且請事以父禮於是契丹自將五萬騎[illegible]赴援敗唐兵

晉陽作冊書立敬瑭爲大晉皇帝滅唐都汴[illegible]

（丙申天福[illegible]在位七年）即位之初隨割幽薊[illegible]等十六州[illegible]

[illegible]與契丹仍許歲帛三十萬疋其後契

丹改國號曰大遼[illegible]上契丹尊號奉表稱臣[illegible]尊爲父皇

帝司空馮道爲冊禮使歲輸帛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

玩好珍異相繼於道契丹驕倨不遜[illegible]羣臣議[illegible]無厭國人恥

之敬瑭不恥也以此得國如君道何末年既令[illegible]來[illegible]

契丹謂招納[illegible]憂悒疾殂[illegible]其亦可哀也矣[illegible]

曰朱文公綱目書晉於契丹之事則曰晉主上尊號

冊契丹於晉之事則曰契丹加晉王尊號所以著中國

夷狄之分足倒懸之極其惡契丹而賊敬瑭也甚矣嗚呼

嚴矣哉齊王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高武五子皆早卒

重睿尚幼故養齊王爲子嗣位[illegible]

[illegible]違大臣衆議[illegible]信景延廣狂策[illegible]

[illegible]告哀契丹但致書稱孫而不臣[illegible]契丹大

怒責讓[illegible]決意入寇[illegible]以謝又爲延

廣所沮[illegible]且封使者喬榮大言以激怒之曰先帝北

朝所立今上中國所立爲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

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當時天下大蝗大旱民不[illegible]

[illegible]命方且今年遣使括民粟[illegible]明年分道括[illegible]

財[illegible]乃不量國勢肆口興戎[illegible]

馬家口戚城陽城之捷[illegible]大[illegible]遂謂無虞驕[illegible]

方貢獻皆歸內府廣侈宮室厚賜伶優委任馮玉[illegible]

[illegible]踈黜維翰[illegible]玉弄

權受賂[illegible]朝政日壞又不悟夷狄之狡謀信趙延[illegible]

劉延祚之詐[illegible]請[illegible]

[illegible]之命杜威李守貞張彥澤大舉北伐以迎之

十一月至中渡橋[illegible]與虜遇威擁兵不救官軍之敗[illegible]

[illegible]境內皇[illegible]稍且[illegible]

擬追人喜(翰林學士即上言解不)未幾三將叛降(降于契丹)彥澤且倒戈自封丘門斬關而入矣(丁未)主既表降維翰死國(以不退殺之)

顧就禽虜詔橫磨劍計籌伏辜扼吭而死(事毋)有義夫妻子母北

遷黃龍(后弟重貴及二子)祚以滅虜主至京(降虜德光)以馮道爲太傅令百官朝賀

府庫之寶以行(三月)至欒城而死剖腹實鹽數斗號曰帝羓汙我史冊焉(四月)愚管論之曰

嗚呼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敬瑭於契丹感援立之恩舉

中國而附庸之以臣事君以子事父恂恂小心謹保藩

端而齊王乃欲抗衡之是成以孫叛祖以臣叛君不亡

得乎此愚於石晉直斥之爲契丹附庸之國而不以中

國之君常理論也吁其然乎其不然乎晉有國二主十

一年(起丙申終丙午)契丹滅之而漢興焉

後漢

後漢高祖姓劉氏名知遠更名暠(音杲)其先沙陀部人居

太原與石敬瑭俱事(唐)明宗敬瑭即位遷河東節度使

齊王時封北平王契丹滅晉初亦奉表已而知其不能

居中國齊王北遷乃即位晉陽及耶律德光道死乃入

都汴改國號曰漢(丁未二月即位……)

初高祖擁步騎五萬居太原重鎮晉主與契丹結怨知

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初無邀遮救援之志

及鬪契丹入汴但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而已晉主既

北中原無主於是從郭威(蘇逢吉)楊邠(郭押衙)之說始正

南面雖不忍更天福之號無補於事矣

(稱十二年)即位之初因夫人李氏之言不忍斂民生

主之資傾內府以賞將士固已賢於潞王遠甚

使者遣使奉表稱欵之不暇(丁未……)而陝晉諸郡一聞晉陽稱帝爭殺契丹

……亦可以少

詐中國之正氣矣借其素非掃除亂暴之才又無積行

累功之實乘時而興偶然得之已無所憑藉從益子母

表迎而復誅(丁未五月……)

殺張璉而滅棄信誓

赦重威而不正典刑

政事如此何以長世乎隱帝承祐(高祖第二子)

即位以來委任大臣有楊邠(……)以總

政有郭威(……)以主爭伐有史弘肇(……)以典宿衛

王章使三司以掌財賦各任其職河東永興鳳翔三鎮叛

命[illegible]郭威進討[illegible]逾年底平[illegible]

於是浸以驕縱嬖倖用事外戚預政

加以群小讒誅[illegible]以為信然遂與所昵李業等

文進[illegible]郭明允[illegible]等密謀一旦以無

罪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illegible]又遣密詔誅

王殷於澶州誅郭威王峻於鄴都[illegible]天誘其衷

機事敗露[illegible]

威入朝自訴[illegible]至封丘王師禦之帝

不從太后之戒輕出勞軍敗績將還復回奔趙村民

身死於郭明允之手[illegible]

[illegible]父子相承四載而滅自古享國未有如此之促者也

司馬氏曰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信然矣[illegible]

帝能親賢遠佞以德行仁培其根而厚其基猶懼不固

況無故而屠其大臣以促之哉則其以黃屋之尊逃民

家而死非不幸也亦宜也後漢有國二主四年[illegible]

而周取之焉

後周

後周太祖姓郭氏名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父簡[illegible]

威少孤年十八以勇力為軍佐漢高祖興遷拜立章

隱帝世留守鄴都帝密詔殺威事泄威入朝自訴帝

奔死亂兵威奏太后請立湘陰公贇贇父崇高祖母弟

節度河東使人問誠款如何威傚時刺頂為雀兒人皆

稱郭雀兒威指謂之曰自古豈有花項天子耶崇信之

贇至宋州威已先為軍士推戴請奉太后為母李太后

廢贇為湘陰公[illegible]威

乃入即位[illegible]國號周[illegible]

[illegible]大周[illegible]都汴治政之初立相得人王峻夙夜盡心知

無不為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illegible]

論[illegible]詔罷進羨餘[illegible]

[illegible]服御器用務從儉朴太官常饍一切減損珍巧

祥瑞不得進奏[illegible]漢宮寶器命碎于庭又詔百官有

益國利民之術封事直言勿事浮華其崇先聖也[illegible]

孔祠躬拜墓下[illegible]且官孔顏之子孫[illegible]

[illegible]其立法除弊也[illegible]訴訟[illegible]

[illegible]

法[illegible]計田十一月[illegible]

之罷營田務[illegible]除租牛課[illegible]

多便民之事其救荒也[illegible]

流民入塞而加恤[illegible]

遏淮而不禁[illegible]以分命朝臣以[illegible]
其事[illegible]其誅罪[illegible]忠一無私意也桀[illegible]生賊[illegible]故
吏而不貸[illegible]
馬全義忠於所事雖屢挫而加擢[illegible]
[illegible]其待方鎮也入朝置宴錢則寵之[illegible]
至於征彥超[illegible]
王峻[illegible]誅王殷[illegible]皆其
所自取史冊所書有足稱者亦可謂賢君矣臨崩慨然
示戒於唐十八陵之發遺命瓦棺紙衣不諸葬又可
[illegible]達人大觀者獨惜其以黥人而為天子雖出於勢迫
然生[illegible]觀其告誡李穀以微言[illegible]

[illegible]對李穀亦謂其心終欲自取[illegible]
[illegible]
後發耳豈真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illegible]
若乃歸之將士裂黃旗以被體扶抱擁迫者[illegible]
乎世宗榮太祖柴皇后兄守禮子也太祖無子養以為
嗣封晉王太祖崩[illegible]即位[illegible]帝器
奇聰明剛果嗣位之初首違衆議大敗北漢於高平[illegible]
[illegible]斬樊愛能何徽以正軍令[illegible]
[illegible]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頻革五十餘年之弊
[illegible]且因以知宿衛諸軍之弊冗兵務精不務多乃大

簡閱諸軍[illegible]去其老弱并其精銳由此兵精近代無比
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開邊策惟
王朴所獻以為攻取之道當先其易今唐為易宜先取江北
以及江南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燕北亦必望風內附
然後伺河東之間一舉可擒也帝欣然納之[illegible]
[illegible]南平江淮[illegible]北收三關
[illegible]議取幽州以及
河東[illegible]勢如破竹[illegible]迹其武事亦可謂雄偉不常
者矣若夫按視漕運以塞河決免田廬之漂沒[illegible]

[illegible]浚胡盧河以限契丹河南於是耕桑[illegible]
[illegible]大寒珍食自愧無功於民思為除害[illegible]并鄉村置團首[illegible]
限期[illegible]
優摟[illegible]刻木為[illegible]
殷艱以示重本之意[illegible]須均田圖期一歲遂行[illegible]
稅至三萬八千頃[illegible]
米貸淮南或慮不能償而曰民吾子也安有子[illegible]
設其慈惠元元之意為如何先儒[illegible]謂五代十二君[illegible]

民老三十四 帝爲之最信斯

則設四科以取士

科嚴覆試以黜濫

百官則詔群臣極言得失以覘賢愚能否

劉仁贍以堅守蒙褒 王環以不降受賞

李延鄒以不屈降表官其子

嚴續以盡忠獲存 馮道以失

節被 張昭

以私恩見疎

擇宰輔則李濤

王著嗜酒 皆不得入

仁溥雖不由科第 而謙退引罪歸已以全活

果爲不忝 其諸善政漕運給耗多

御苑錄囚

銅鑄錢廢天下佛寺三萬三百三十六鎔佛像

鑄以付監禁私度僧尼 又可謂仁

爲且不以無益害有益者矣 觀作新曆

訪遺書 定刑統

禮樂 皆爲政之要者

其五六年間以抱戴之際設施舉措有如此者此猶

未世 以信令御群臣以

服親犯矢石斯於 既服則變之如子推

之遂虔宏規大度近於王道深爲得之

獨惜其用法太嚴

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

孟漢卿以納藁取耗誅

陳渥檢田失實 孫延希役夫死中

道不謹 侯希進不奉使者除授

禮夏田 符令光

祿不辦其罪皆不至死而

加之極典馮道女子死於賊而殃死者二十四人

又其大者左右無講學之臣以格心事業之道亦

未免有虧柴守禮爲本生父不能迎致奉養使抑法殺

人莫可詰問

以爲天下母 符氏爲季宗訓妻夫死家破納以爲后是

深爲盛德之累耳若夫大功未就中道

而殁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恭帝宗訓

天福二年丙申封吳王。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俶納
土國滅。凡五主。(鏐、元瓘、弘佐、弘倧、弘俶。)統州十三，合八十四年。
(戊辰)楚馬殷，許州鄢陵人。據湖南。(潭州)自唐昭宗乾寧三年
(丙辰)刺潭州。勸進朱溫，以殷為楚王。至周太祖廣順元年
(辛亥)南唐李璟滅之。凡六主。(殷、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統州二十三，合
五十六年。(起丙辰，盡辛亥。)南漢劉隱，蔡州上蔡人。據廣南。自唐
哀帝天祐二年(乙丑)為廣州節度使。勸進朱溫，封王。至宋
太祖開寶四年(辛未)滅。凡五主。(隱、龑、玢、晟、鋹。)統州四十七，合六
十七年。(起乙丑，盡辛未。)南平高季興，陝州硤石人。據荊南。朱梁
開平(丁卯)節度荊州。後封王。至宋太祖乾德元年(癸亥)滅。凡
五主。(季興、從誨、保融、保勗、繼沖。)統州三，合五十七年。(起丁卯，盡癸亥。)後蜀孟
知祥，邢州龍岡人。據西川。唐莊宗同光三年(乙酉)滅蜀，以知
祥以侍中治成都。明年為東西川節度使。後僭稱帝。宋
太祖乾德三年(乙丑)滅。凡二主。(知祥、昶。)統州四十六，合四十
年。(起丙戌，盡乙丑。)南唐李昪，徐州人。本姓李。徐溫養以為子。
晉高祖天福二年(丁酉)取吳。遷據金陵。
至宋太祖開寶八年(乙亥)滅。凡三主。(昪、璟、煜。)統州三十五，合
三十九年。(起丁酉，盡乙亥。)北漢劉旻，漢高祖母弟。據太原。初名
崇。湘陰公父。以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僭位晉陽。
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滅。凡四主。(旻、鈞、繼恩、繼元。)統州十
一，合二十九年。(起辛亥，盡己卯。)○此……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七終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卷之十八

宋上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諱匡胤。宣祖第二子。母杜太后。仕
周為殿前都點檢，使受周禪。以火德王天下。都汴京。國
號宋。(庚申即位，在位十七年，壽五十。)太祖之生也，自
後唐明宗登極之年，(天成二年丁亥)每夕宮中焚香祝天曰：某
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年丁
亥，太祖應期而生於洛陽夾馬營。長事周祖，及事世宗，
從征澤潞，兩征淮南，以至北伐平關南。斬將降城，厥績
茂昭。已負重望。世宗晏駕，恭帝沖齡，中外物情已有推
戴之意。顯德七年正月，契丹入寇。恭帝命太祖出征。即
日出愛景門，晚次陳橋驛。軍中苗訓知星，引楚昭輔仰
視日色，而指之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訓
曰：天命也。遲明，諸將鋒刃交橫，漸逼寢所。太宗入白其
事。太祖驚起，諸將皆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
祖未及對，俄有以黃袍加其身者。固拒不可，乃謂諸將
曰：少帝、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
也。汝等毋得輒加陵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縱兵大掠，
擅劫府庫。汝等毋得復然。事定，厚賞。不然當族誅。於是
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守相范質等拜迎。奉帝
御崇元殿，行禪代禮。時庚申正月五日也。今觀帝即位
之初，長慮却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五十餘年，割裂

王凡八易姓戰鬪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以知所以
爲國者藩鎮收兵權之道以朝廷權知鎮州此以知州
易方鎮也（[illegible]）既命文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
分節度使之權也（[illegible]）又命朝臣選將者出爲知縣所以
革藩鎮驕縱之弊也（[illegible]）又揀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
以收方鎮之兵也（[illegible]）又問趙普曰吾欲息天下兵爲國
家長久計其道何如趙普對亦言節鎮太重君弱臣彊
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於是
又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高懷德等兵權於先復
以從死之宴罷王彦超等五人節鎮於後於是藩鎮宿
衛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

[illegible]

李筠而澤潞平（庚申四月李筠叛[illegible]五月親征[illegible]六月[illegible]）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庚申九月[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illegible]人於是平荊南（癸亥二月[illegible]師出江陵[illegible]）平湖
南（[illegible]）平蜀（甲子十一月命[illegible]）平南漢（庚午九月[illegible]）平江南（甲戌九月[illegible]）[illegible]李煜降江南平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師
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違者以軍法從事（[illegible]）曰
劉鋹簽傷殘酷吾當救此一方之民（[illegible]）曰南方之事
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李煜一門切無加害（[illegible]）
俟其來奏宜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思布聲教以凞[illegible]

[illegible]域之際[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七閩
而與淑內飢民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眞天地父母之爲
心者矣乎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當其時惟河東
未平吳越錢氏則久已奉正朔且遣子入侍又自來朝
矣西北二方（[illegible]）蓋之甚遠積財金帛期滿五十萬與
契丹贖幽燕之地不則決戰期以絹二百萬足可易敵人
首廿萬心未嘗一日忘中國故地也假以十年河東不
日平石晉之棄地亦可復若夫收罷藩帥特餘事耳江南
旣平逾年而帝已晏駕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惜哉載
[illegible]其[illegible]術也數幸國子監（[illegible]）增修學祠自贊
孔顏謂須用讀書人爲宰相至如武臣亦欲令讀書其

[illegible]

取士也循拔萃之科（[illegible]）罷殿試[illegible]法（[illegible]）其剏兵也置剡貢（[illegible]）
以亂退兵（[illegible]）親臨講武發以閱（[illegible]）敕軍士之掠人
妻女者（[illegible]）又曰（[illegible]）
士卒冒不喜貴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illegible]）
其理財也置封樁庫（金帛[illegible]以爲內庫[illegible]）收市舶（[illegible]）
（[illegible]）禁羨餘之獻（[illegible]）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
賑貸（[illegible]）遣使分詣城內賜飢民粥（[illegible]）漕州飢運京師米
以賑之謂宰相趙普曰藩臣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
不容其勸農[illegible]也詔長吏勸課（[illegible]）自後歲首申詔以勸
之其卹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illegible]）以暑氣命諸州獄

□酒稀決滯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illegible]
仍禁侈麗媚川都[illegible]
剝碎七寶器[illegible]
[illegible]公主衣貼繡鋪翠則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
今勿為此飾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崇節儉服澣濯之
衣乘輿服御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帟幕
無文采之飾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
也卽此而觀君人之道其偉然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
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一言旣足以為植國之根本
[illegible]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illegible]對曰道理最大而其正心修身之學實有非人
所能企及者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
[illegible]
蔽塞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illegible]
又嘗謂宰相曰古之為君者鮮能正己自致無過之地朕
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
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
間言哉朱文公稱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
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哉斯言矣他如事周
太后如母養少帝如子遠以壽終為舉哀毀朝保全功
臣俾皆老死牖下其忠厚之至有可言者矣至於尊母
后遺教而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母弟孝友之道
又何以加於此哉[illegible]
[illegible]

詢惟立國之勢與都之宜有可言者太祖生於洛陽暨
開寶西京欲留都之又曰遷河南未已又當遷長安晉
王扣頭切諫上曰吾欲西遷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
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
百年天下民力殫矣蓋北不得幽薊則洛陽不可都西
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因仍都汴恃兵以為
強通漕以為富耳諸州將皆歸老宿衛諸州則略無兵權
一兵一財皆朝廷自制之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姦雄之
變而其後也亦漸無以禦外敵之驕雖太祖以武功定
天下而國初文事已即開端武略已微不競矣[illegible]雖
理勢之固然然仁厚一脈基三百年之久夫豈易能哉
[illegible]
吁帝無間然矣太宗吳太祖母弟繼世以有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當是時惟河
東未平雖則彈丸黑誌之地太祖故留以為中國之[illegible]
蔽而吾力可以平吳蜀荊廣而無後顧之憂耳在太宗
則不可不一舉而成混一之功也今觀帝既矜未[illegible]
陳洪進表獻漳泉[illegible]錢俶表獻吳越[illegible]
[illegible]親征北漢劉繼元以河東降[illegible]於是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矣[illegible]此惟幽薊未復中國之故土未
完帝未嘗不汲汲焉也太原既平即移師北向易州刺
史劉禹以州降涿州判官劉元德以城降借揮運不繼
□幽州城南圍旬不下而返功雖未成志則有餘[illegible]

夏國西夏之事則李繼捧以四州獻其弟繼遷[illegible]叛不從賜繼捧姓名趙保忠使圖繼遷繼遷暫歸順賜姓名趙保吉未幾再叛保忠持兩端擒之繼遷愈亂不已終太宗世不能平焉或謂太宗於西北一邊得失之取幽薊失之躁急以結釁於北收靈夏失之姑息以貴寵於西繼捧既納土矣不當復以夏臺故地與之而賜姓名因禮過驟適啓其驕叛服不常討伐彼綏復啓其玩使初不輕用之於北而先用之於西豈至是哉[illegible]載觀當自即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重雖宰臣侍從爲帥亦許彈劾我宋三百年無藩鎮之禍由於此[illegible]置三司使以理財[illegible]李惟清曰財貨所以濟用取之不以道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今裁節無致厚斂命相則盧多遜與趙普雖迭[illegible]不免大臣相傾之風然盧多遜趙正未嘗使邪得以爲正之勝他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皆以賢稱寇準李沆向敏中亦已登大政竟爲他日之賢相矣有田錫以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有李昉以在[illegible]而得遠近習之道[illegible]入命訪臣必訪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重循吏之選人才之[illegible]則

罷勢家不令與孤寒競進[illegible]李吏人之及貪墨受刺隸者[illegible]愛民則作戒辭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illegible]寬兩稅限[illegible]刑罰科除偏霸苛克凡數百種期以五七年蠲減民租[illegible]遣使賑飢[illegible]巡撫流民[illegible]不一而足恤獄訟則京城小民許登聞鼓訴失豬豚賜千錢以償其直[illegible]可矣[illegible]天下可以[illegible]錄繫囚而察見隱微[illegible]詳覆推勘官二十員乘傳就諸州鞫大獄親諭之曰毋滋蔓毋重[illegible]崇儒術則援先聖之後[illegible]幸學以謁先聖[illegible]又幸學以講書[illegible]以九經而賜白鹿洞[illegible]似茲善政史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太祖臨崩史[illegible]見殿上燭影[illegible]斧聲[illegible]好爲[illegible]言不能不起萬世之疑而德昭之死非其罪[illegible]廷美之卒由於趙普[illegible]逮太祖宋皇后崩羣臣不爲成服王禹偁以爲言出知滁州其於人倫之間不能不有慊焉耳至於儲貳之建決於寇準之一言爲天下得人何以尚此[illegible]

[illegible]
可驗入聖賢[illegible]太宗大宇即位[illegible]
職太祖五朝[illegible]首召學官講尚說之
義其後又講易泰卦說君臣以誠相與之論可謂知以
聖學爲急者矣[illegible]嚴牧守之選雖奉國長公
[illegible]
主爲其子婿求近京刺史上曰牧守親民之官察朝廷
公議不許[illegible]賢王趙自化藥餌有功因爲王求刺郡上
曰方技之流不可任郡命樞密院戒之[illegible]崇節儉之化
禁泥金鋪翠先責大臣之家[illegible]後又禁銷金盤金雖後
宮杜氏服用怒令出家[illegible]開敢言之路元年[illegible]因旱而
[illegible]
求直言明年又因旱而求直言以至經筵奏禁獻珍禽
奇獸及諸祥瑞曰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爲瑞也[illegible]
通貢前後三司所獨不一又謂輔臣曰宜悉取民弊者
爲條目大事隨宜減省小者即爲除免[illegible]貢舉之途
人浸廣糊名謄錄雖始於景德祥符之間而貫澀者[illegible]
旨以立異則遺點李迪偶失韻乃以越格而收之猶
在於法之外也學校之建詔許曲阜聖廟立學又賜
天府書院宋興至是五十年州縣建學實始於此[illegible]
民隱則福建惠倉有置汜漳州地稅有蠲[illegible]諸路[illegible]
稅並皆除蠲[illegible]視祖宗家法又從而充廣之亦可謂[illegible]
[illegible]已矣若夫西北二邊之事有可言者[illegible]也

初[illegible]得失因錫上言繼遷不令與夏州賜姓名
昭成始兆似失機事而開輔勞擾從此始矣不四五年
繼遷既陷靈州中流矢死[illegible]子德明嗣請命[illegible]之也
曹瑋言不早圖之後必難制不報[illegible]尋以爲節度使封
西平王雖苟安一時至仁宗朝其子元昊[illegible]擅莫制於
是曹瑋之言始驗矣[illegible]其於北事也契丹初入寇上
親征至大名傅潛擁兵不進當斬貸之公議憤說死繼
而楊瓊喪師陳貫上言前日不斬傅潛至此此輩畏死
[illegible]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宜立法戰而奔主校皆
[illegible]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劍城圍力可
[illegible]不救以逗遛論則軍法明將士厲矣宋之武功不競
自軍法不嚴始一失於傅潛再失於楊瓊仁宗信有
國勢不期而漸弱矣[illegible]契丹再入[illegible]同其[illegible]
大舉京師震恐爲宋慮者亦岌岌矣陳堯叟請幸蜀王
欽若請幸江南時畢士安與寇準並相高瓊爲殿前
指揮使上以問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欲得[illegible]
策者斬以釁鼓然後北伐天子神聖將相協和車駕親
征彼當自遁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
我得勝算矣奈何欲棄社稷遠之楚蜀耶計遂決既而
復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又知之曰群臣怯懦無知虜勢
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illegible]
[illegible]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illegible]

蕃人言陳亦不可至矣東將所以命衛首殿後撥兵濟川
將種誼督戰大挫退卻及比戎親從衛龍旗
張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駭怖乞和之不
獲使當是時上不甚退縮不命曹利用講和畢青級準
以五寇吾見其必能使虜隻輪不返矣故其對上和議
之問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
恐戎心又生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
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禦者和議決又欲戎幣之許上
遣曹利用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准召利用語曰雖
有勅旨汝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將斬汝利用
卒如戒成約而還

商英右正言攻元祐人不遺餘力以爲怨翰林學士范祖禹論曾布代之章惇相上謂布
曰惇有定策功不比他人哲宗遺人調戲如此宜仁先
知之矣楊畏謂惇曰畏跡在元祐心在熙豐昔爲相
公開路者也畏將闢立朝至熙豐元祐紹聖每變其說
以投時好人謂之楊三變爲范純仁罷首復免役法奪
先公著贈官舉小請發家斵棺不許貶呂大防以下
范祖禹黃庭堅等以脩神宗實錄罪復免役錢號字
說槩加因安石惠卿等復蔡確等官變元祐復熙豐紛
紛起矣右紹聖元追貶元祐還西夏侵地罪建議者詔用任
西夏開邊又自此始監察御史常安民言蔡京奸惡且言帝

紹述之說者實借此名以報私怨託先帝以行奸謀
使事雖然陛下之聽移堅之意唯開先帝爲感動
安民罷家雖不足以沮羣小救衆正眞御史也紹聖發
皇后孟氏后宣仁所立也惇追恨宣仁故誣廢之后
帝後悔曰章惇壞我名節靖康之禍后以廢免宗社
再興后有大功焉天也追貶先公著等罪怨訾誹
宣仁有廢立之意惇雖知其妄昔此以罪先等再貶呂大
防以下三十五人悼懷將以元祐人也校書郎陳
瓘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先志固已變矣溫
公不明先志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驟所以紛紛至今
今當消朋黨持以公道庶可救弊不聽追貶王珪以誣大

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蔽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
君德之成敗如此夫仁宗名稱貫宗太子即位
劉氏同聽政凡十二年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帝在
位垂四十二年享國最久天性仁孝初讀改元詔書泣
曰吾不忍遽更先帝號也終喪有哀感答不忍預宴樂
李宸妃者上所生母也太后存日無敢爲上言至是始
知之號慟累日追尊改葬
者多慕垂簾時事范仲淹力言太后保育聖躬十餘年

后亂小過全大德於是詔中外毋得言[illegible]后
一年上尊號立張氏郭后之廢太后意也後覺以無子
廢仲淹力諫孔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閤言后無過宰相
呂夷簡曰廢后亦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致君堯舜乃
引漢唐失德之事為證邪遂黜仲淹道輔更立曹氏為
后久之上未有嗣后勸選宗子養宮中於是以皇兄允
讓之子宗實養於后所是為英宗宋賢后稱曹高向孟
曹氏以后德稱首亦帝之能以剛制欲無閨門昵比之
私有社稷長久之慮也帝當守文之時承平日久自澶
淵之役和議不替邊境亦少事會西夏趙德明死其子
元昊襲位攻沙瓜等州盡有河西故地遂納節勒僭皆
號攻延州經略使范雍懼乃劉平[illegible]之與戰敗死[illegible]
屬仲淹為陝西轉運使韓琦為經略副使夏人相[illegible]曰
毋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琦遣任福擊之又敗死仲淹與之[illegible]
論以逆順大義報書辭慢朝論歸罪仲淹降知耀州契
丹乘間遣使求瓦橋南十縣時富弼論事忤[illegible]
薦弼使契丹弼謂其主宗真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
大德乎澶淵之役從諸將言爾無遺類矣且通好則主
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主受其禍
故北朝臣勸用兵者皆為身謀非國計也今中國[illegible]
百萬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所亡士馬[illegible]
主乎之宗真[illegible]悟曰欲得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
賂契丹周世宗取關南地[illegible]代事宋與[illegible]九十
年若各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哉上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地與人北朝所欲不
過租賦耳朕不欲多殺兩朝赤子當略增幣
以代賦入北朝欲得故地南朝豈肯失故地耶宗真曰
而且歸當擇一事[illegible]報弼歸[illegible]使契丹又異同書辭弼
既還易書[illegible]
[illegible]
契丹欲於書加獻納字弼峻拒之卒改獻為納
時契丹與昊比劉六符欲以虛聲恐動中國會朝廷方[illegible]
西兵夷簡又持之不[illegible]卒增金帛至二十萬弼終身以
增幣為恥除翰林學士辭不拜西兵自劉平任福之
賊昊益張然猶守巢穴不敢動者以琦仲淹與[illegible]
鄜延循重兵備禦招輯[illegible]有以牽制之也時琦仲淹[illegible]
略西邊弼之出使北方皆夷簡實為之仲淹與夷簡許
弼亦不合其薦之也豈有一毫[illegible]哉亦盡犯附[illegible]
[illegible]之故智耳初上[illegible]仲淹以西事[illegible]二人釋憾仲淹[illegible]
言曰向所論國家事於夷簡無憾[illegible]子公平正大之

於臣無所補而小人根據忌刻之態間見於外不可掩者
時孫沔言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臣有宋得君一
人而已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保為
羽翼可謂得其情矣自夷簡罷相始相章得象晏殊又
命王素歐陽脩蔡襄知諫院余靖右正言時謂之四諫
官召夏竦為樞密使琦仲淹副之襄諫力攻竦以杜衍
代之富杜韓范在二府脩等為諫官宋之得人蓋未有
如慶曆之際斯為盛美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
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謂竦也後
介卒竦言介不死深仲淹等皆脩素所善竦造為黨論目
衍琦仲淹脩等為黨人脩因作朋黨論上之然終不能
救也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事業夏竦怨介欲
因傾弼等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改伊周為伊霍
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仲淹弼始恐不自
安固請出按邊仲淹以參政安撫陝西弼以樞臣宣撫
河北而脩亦罷按察知滁州范富既出包拯亦言衍祭
苛刻於是天章閣條陳已行之事已漸沮而罷晏
殊相杜衍又以剛愎不學之陳執中為參政衍多封還內
降恩僥倖者滋不悅有蘇舜欽者衍子壻仲淹所薦也
中丞王拱辰以舜欽用公使錢會賓客狀其為劾之因傾
衍仲淹舜欽除名一時名流並逐拱辰曰吾一舉網盡
矣衍相才百二十日仲淹弼亦罷自此正人再逐賢

之路遂塞未幾賈昌朝竟得政能扣韓琦罷副樞而執
中刑矣自是仲淹天章閣條陳之事一變雖文彥博龐
籍繼相終不能有所建明而執中又再相矣執中很愎
加以諂佞時張貴妃卒追謚溫成皇后詔孫沔讀冊
沔以樞密使讀冊非故事執中竟取讀之其人可知矣
執中既罷遂相文彥博富弼當制之日士大夫相慶知
并州龐籍皆罷京師上謂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
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既知二人之賢而用之當
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
又以一人之言疑之太平之功未易猝致也先是上聞
王素大僚中孰可相者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
可充其選上曰富弼耳歐陽脩翰林學士仁宗用人之
盛前稱慶曆後稱至和此後琦相脩副樞而社稷之託
琦卒以身任之雖其間用捨不常而得人之效亦略可
覩矣嘉祐初元上感風眩彥博召內臣史志聰問上起
居狀對以宮禁事不敢泄彥博叱之曰上暴疾繫宗社安危
不令宰相知上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損宜一一
見白仍引至中書取軍令狀自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
上不能省事二府議定即稱詔行之凡百有大臣統近
習總百官之職業也上得疾中外憂之微彥博盡忠調
護使奸庸乘之禍有不可測者初歐陽脩嘗有立皇子
之議吳奎言景初中言之上之再也宰臣勸上立嗣司

之矣。宗議方宗實錄等已具載[illegible]沈范鎮
曰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號十九上皆髮為白并州通
判韓琦力言之見琦曰不及今定議異日禍[illegible]紙以
宗人為嗣則莫敢違矣琦乘間極言上曰[illegible]三十
許歲矣琦乞從內批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遂降詔
立宗實為皇太子明年二月上崩英宗立歐陽脩所謂
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此
之謂也嘗究論之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辟疑以讞上
所活歲以千計嘗云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語近
臣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恐遂為例
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二十八枚
枚千錢曰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北使言高麗
職貢蹤今欲加兵仁宗謂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
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殺戮百姓矣罷兵京師疫大
嘗進方內出犀角二一通天犀也或請留供服御上曰
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蘇轍制策言過直或請黜之
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斯
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緒尤為盛美
經筵謂侍臣曰朕盛暑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
縣皆立學定大學生員以孫復石介胡瑗為國子直講
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呂臻及第賜大學篇於戴記中
表章此二篇以風厲儒臣自是已開四書之端矣[illegible]

[illegible]所貴帝者任心制治料乎無以議矣曰堯
後瑗其郭后之事乎蓋十餘人以德並不於焉三歎英
宗名曙仁宗從兄濮王之子第十三子生四歲養於宮中仁
宗無子遂立以為皇太子仁宗崩即位嘉祐八年即位[illegible]
四在位五年帝初立以憂疑得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
政然舉措或失常度左右如內侍任守忠等騷造語言
共為讒間交鬬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
出危言曰臣等只在外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
官家失照管太后亦不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
家更切用心明年五月上康復[illegible]韓琦
取十事稟上裁決悉當琦即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
善琦請太后撤簾[illegible]
八月竄任守忠正其交鬬兩宮之罪不動聲色而太
后還政姦人斥黜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矣帝享國之日雖淺然自臨政以來所用之臣皆君子
而無小人以參之斵喪元氣之地者則首得琦[illegible]
[illegible]汶得弼[illegible]
政之列者前有脩[illegible]後有[illegible]居經筵則有呂公著
有[illegible]敞[illegible]擢諫[illegible]則有[illegible]
[illegible]純仁呂大防為御史[illegible]宗[illegible]用君子之[illegible]

治平爲然至此然後知濮議稱禰作成之功也昭
議亦可以見帝知人任人之道矣獨惟說議崇奉濮王
典禮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司馬光倡羣臣議曰爲
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至陳哀及擬置百寮
親入繼皆尊其祖父此乃義傷禮不足爲法又言宜尊
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王珪范鎭等議亦如之歐
陽脩謂古無以所生父稱伯者琦奏太后以詔稱皇伯
爲無稽之談皆是珪光議光又言珪等欲奉濮王以禮
轉陛下以義也政府獨欲尊濮王爲皇考旣考仁宗又
考濮王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若先帝在則稱伯沒則稱
父陛下必不爲此行也呂誨等七奏爭不從因奏乞免

臺職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遂非又與范純仁呂大防合
奏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脩
于理正琦傳會之罪執政遂請太后下手書尊濮王爲
皇稱親仍是公論憤激呂誨謂長君臨御萬機自出宸
斷何必假母后命以拑公議之口使天下歸怨於人
主今復以移於母后政府雖巧飾百端終爲負先帝之
恩孤陛下之義違聖人之禮失四海之心皆織詐行非
誨純仁大防傳堯俞等皆罷光乞罷不許呂公著請還
誨等不從亦罷嗚呼歐陽脩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議
以誤天子始於講學未明終於執以私意可勝惜哉
臣謹按呂氏之論曰（呂中講義）以禮考之稱親固非矣稱伯

亦未安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
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
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
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旣降其服以正統
緖然不以正統之親踈而皆爲齊衰者以別之則所以
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
脩稱親之義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
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承以高官大爵但
如觀親等例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援量事體
別立殊稱若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
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

嗚呼當時無有能明此義者遂使歐韓之執見不可復
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次亦不得爲孝於濮王可
勝惜哉神宗名頊英宗太子卽位（治平四年卽位在位十九年）
始與政事韓維上言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
施自有次第惟當謹重（韓維傳）是時王安石未召也而
維言及此者見神宗有銳然必爲之志矣安石初知鄞
縣時李承之以其眼多白甚似王敦謂他日亂天下者
必此人也（邵氏聞見錄云李承之官州縣因朝廷自此多事亂之）
（公無能爲）及知江寧曾公亮以爲有公輔才呂公
著論其迂闊用之必亂紀綱爲翰林學士奎復論其文
行誠高但當事迂闊而唐介亦論其好學泥古使爲政必

[illegible]更以誑天下至於大政士大夫以為太平可立致
中丞呂誨獨彈之司馬光曰命下之日衆喜得人奈何
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既執偏見喜人佞己
觀其言則美施於事則疎為從官猶可發政所則天下
必受其弊蹟奏而誨罷中丞皆不一二年入相熙寧三年冬入
相今觀其變法也創制置三司條例司置提舉常平司
熙寧二年蓋奪三司之利權以歸司農則一司之權分而為
二奪轉運之利權以歸常平使者則一道之權分而為
二天下之財三司主經費而司農專於聚斂一道之財
轉運主上供而常平使者專於封克三司轉運常有不
足之憂而司農提舉獨擅有餘之利安石蓋以天下之
事惟出於我者為是而天下之財惟出於新法者為己
之私有朝廷既得此財又不以寬邦國之經費反誚藏
之為剩餘之物而為異日開邊之用耳置中書檢正五
房編修條例未幾五房又置習學熙寧三年九月置中書檢正五房公事先是安石言中書乃政事之原以先令中書得人令編修條例六年中書五房始置習學時議者皆
言三司條例司不當置而中書條例司罕有論其非者
三司條例司興財利者也中書條例司立法度者也凡青苗免役保甲方田先行於三司條例司後則屬於司農寺凡水利之屬始屬於三司條例司後則屬於中書條例司[illegible]
爭論財利故三司條例司論者紛然不一而中書條例
司乃法度之所自出議者不知言其非也增京觀官[illegible]

限貧數蓋欲以均其誅者行保馬戶馬法[illegible]
[illegible]
行均輸法[illegible]蓋急於興利一旦取民以始不堪矣
[illegible]
[illegible]即桑
弘羊法也所謂賴於富民[illegible]地所饒平其所在
時價官吏於他處[illegible]輸之均輸弘
羊之法與[illegible]行安石之法[illegible]易並行以發運為
[illegible]之資貿遷輸以通之[illegible]此新法之最先
行[illegible]論者少孰知發運司擁東南之利為天下根本
之[illegible]行青苗法度僧牒數千為本錢抑配又委提
[illegible]敢沮遏當請者亦如之[illegible]
而置[illegible]夫均輸以
奪商賈之利猶可言也青苗則困天下之農矣此當時
所以言均輸者少爭青苗者多也蘇子由文公曰其始
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主之
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
之意而不以惻隱忠厚之心曾知青苗弊根本之所在
矣行保甲上番法熙寧五年七月更定保甲上番法四年十一月立保甲法安石欲
省養兵之費雖知兵之不勝養不悟籍兵之不必多知
民兵之當教不悟五日一教之擾古者八口家才出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二十取一諸路保甲至四五
十萬是農民半為兵也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

□稿今特置使者以閲之每一丁教閲一丁供送雖曰
五日一教然保正日聚教場得賂則放之否則留之是
稼穡幾盡廢也行免行錢及收市利錢法京師細民負
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
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欄月賦食錢每正稅百錢
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連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
有司亦取之其末及重於本矣 [illegible] 行募役
法令人出免役錢官戶女戶單丁未成丁而免役者亦
出助役錢 [illegible] 有田則有產有產則有役而募
役之法雖女戶單丁亦使出錢此所以病民也而況於
僱錢不除差役如故者乎至於更貢舉法而用新經字
說行三舍法而用李定之所立新經字說者荊公一人
之私見而先儒傳註為之廢學所以明人倫也定不服
母喪曾謂得罪於名教之人尚可以使立教乎若夫邊
事則首主王韶平戎之策以開熙河斷西夏右臂 [illegible] 而士卒死亡甚多歲費四百萬 [illegible] 又欲取靈武以斷遼人右臂又用
章惇以取湖北蠻峽之蠻至用內侍李憲經制熙河分
道伐夏國迨詔班師涇原兵出塞者五萬七千有奇歸
者萬三千人 元豐四年知院孫固 [illegible] 明年又
陷永樂城徐禧李舜舉等殁死之者漢官二百三十人
兵萬二千三百皆没上聞之悲為之慟哭 [illegible]
[illegible] 最後遼人遣使請地
以分水嶺為界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割新疆
東西七百里與焉夫自李憲將兵而後童貫之徒出矣
自熙河用兵而後童貫蔡攸得志皆從事於鄯廓之地矣西
事起延北事踵起宣和啓釁於燕雲自安石取予之說
啓之豈非遺禍於後日哉載觀安石得志之初首逐諫
臣吳申以遂其私 [illegible] 上亦為
之罷高鄒相一方惟安石是用 [illegible]
而安石又自引用奸人陳升之呂惠卿
蔡京章惇蔡卞以為之羽翼 [illegible]
[illegible] 凡議新法者
皆斥之乃罷如司馬文正趙清獻范忠文程明道蘇
二文忠諸君子紛紛不一觀温公乞知許州而曰惟安
[illegible] 蘇軾黃州毀其奏稿中以危法臣不可以不去其
後朝判西京留臺上章曰臣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
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
鎮口棲絕口不敢言新法他可知也 [illegible] 又置京城邏
卒 [illegible] 而太皇太后皇太后流
涕為上言新法之不便且曰安石變亂天下久皇帝所
流涕上於是始欲罷之安石雖退而韓絳入相惠卿參
政傳法沙門護法善神已進 [illegible]

[illegible]明年安石復相然已爲惠卿所敗

[illegible]

又明年復罷退居鍾山雖終元豐不復召而

悟天下蒼生已甚矣噫安石因循論也獨惟當神宗之

朝濂溪周子[illegible]倡明道學有太極圖通書傳於世而

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illegible]

[illegible]道學之盛益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

不傳之秘下有以開來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實先前而

繼後也況同時如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包

羲氏之心教天下以知來藏往之學而横渠張子之正

蒙司馬温公之通鑑又爲理學之淵數史學之泰山皆

[illegible]

卓卓乎其有不可及者不其盛歟使天不生安石於其

間而使諸君子以斯道相天子以成就其大有爲之志

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之盛矣奈之何其不然也悲哉

哲宗名煦神宗太子即位[illegible]

[illegible]太皇太后同聽政[illegible]上甫十歲臨朝非廢古

相重臣[illegible]未幾司

馬光呂公著先後爲左僕射[illegible]元祐八年

以前八九年間所設施舉措皆出於宣仁聖烈皇后而

初年罷新法十餘事又一皆從中出而司馬公呂公未

諳閑時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司馬公既入上言新法之弊

下詔有所改而違沮者相質不可況三年不改於父道

之說而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改父道稍稍損其

甚者公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

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

溺也況太皇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曰元豐

舊臣有以父子之議間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公起立

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是事遂改之不疑於是立

三省同取旨法立户部總財用法罷提舉常平官復差

役法復常平法罷青苗錢禁科舉用字說置春秋博士

[illegible]

弊事既除化紘爲之一更矣其去小人也王巖叟言執政

十八人姦邪害政者相半極言惇確韓縝張璪朋邪害

正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言之於是蔡確韓縝相

繼罷相而章惇罷樞密院矣其進君子也自司馬光呂

公著先後入相文彦博平章事而呂公爲門下侍郎時

若孫覺范純仁李常劉摯蘇軾蘇轍王巖叟范祖禹呂

大防孫升朱光庭諸賢以次擢用[illegible]當是時程公顥

以宗正丞召雖未赴而卒而同知則有范公純仁經筵

則有程公頤翰苑則有蘇公軾君子之氣勢可謂合

矣奈何軾與頤同在經筵時軾喜謔而頤持禮法軾每

戲之光庭賈易皆頤門人積不能平乃力攻軾所擬館

畿疑言路臣僚不一於是御史賈易言光庭事蘭臺在軾
惟諫官王覿之論得其平曰學士命詞失當小事也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邵伯溫曰元祐初程頤蘇軾在
朝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
以頤為領袖光庭賈易為羽翼川黨以軾為領袖呂陶為
羽翼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而羽翼
尤衆時退元豐人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而諸
賢不悟自分黨相攻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
蜀人師司馬光不立黨至紹聖間悉以為元祐黨人盡
竄之嶺外可哀也哉初文彥博致仕呂大防劉摯
欲引用元豐人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曰此人若返
豈肯徒然而已人臣被禍不足言所惜者朝廷宗社也
劉摯右相王巖叟僉書蘇轍右丞軾承旨賈易攻軾軾
易並罷楊畏攻劉摯黜罷畏之去摯謀相章惇也
蘇頌罷亦楊畏攻之以為章惇之地章惇竟逸
言蘇軾行呂卿詞指斥先帝太皇曰先帝追悔往事至
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宣仁之慮深矣太皇不豫輔
臣問疾太皇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
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正欲對官
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
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太皇若言及此有深長
之慮矣異日尚有追廢宣仁之姦謀可畏哉

太皇崩上始親政范祖禹一疏言尤忠懇略曰今日
乃宋室隆替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可不謹哉太皇
內決大策擁立陛下斥姦邪抑僥倖九年之間雖德澤
深於天下然小人怨者多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
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聽也
陛下初立上書言法不便者萬數太皇因人心之欲改
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
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亦以衆言逐之皆上負先
帝下負天下者也惟陛下清心察理敢以姦言進者痛
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若稍入其言則姦言
繼進萬一追報之禮少有不至於太皇聖德無損而於
陛下孝道有虧今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故
不可不謹防之此疏既上誤先帝今又將復誤陛下天下
事已壞小人再破壞邪後日之禍祖禹如見之哲宗之
不明可恨也呂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畏
傾邪不可用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竟超遷
之不知人而且累於私大防之罪大矣畏首叛大防一
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上即
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
等乞召惇為相上嘉納之宣仁之下從祖禹之開諫非
不切至護不如省退之邪說一言即投哲宗之昏庸漢
元帝之流也以上元祐八年朱文公曰元祐諸公大綱是只是多疏所以後來熙豐諸人得以反

或問朱文公曰章獻不如立仁然漢獻
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朱文公曰亦是仁宗資質好拵宗
若有漢明之明使無許多事矣善哉言乎李清臣中書
侍郎鄧溫伯左丞紹述之說清臣倡之溫伯和之二人
之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上意清臣尤力宋之治亂
存亡判於此矣人以汴都為亡於徽宗之宣和不知已
著於哲宗之紹聖也悲夫呂大防罷元祐試新進士楊
畏專取策士毗豐若故畢漸首選於是國論一變元祐
之人相繼遂矣蘇轍罷知汝州軾降知英州知張

公之功不可也上至澶州待準浸疏問其宜也顧乃
不悟欽若之讒一聞城下之盟孤注之喻待準浸衰竟
至罷相
下準欽若既毀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
曰今將奈何欽若因請封禪以鎮服夷夏然封禪必得
天瑞乃可為前代乃有人力為之者於是天書之事起
矣君臣上下相與為封岱祠汾殆無虛日雖以王文
正之大雅寇萊公之大忠晚節末路亦不能不於此而
少損焉惜哉欽若曰天

相丁謂參政 萊公緣遷三入
會食都
堂萊公鬚謂起拂之萊公曰身為大臣而為官長拂
鬚邪謂甚為愧倒誣自此萌矣萊公南遷之禍亦兆於
此可不畏哉嘗反覆真宗首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為繼
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為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景
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
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
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奸邪為最雖有
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

聖文彥博卒章惇用邢恕為中丞謀盡誅元祐人程頤
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也初惇卞恐元祐舊
人復用日夜與邢恕謀排陷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
誅元祐人謀追廢宣仁惇卞自作詔請上詣殿宣讀
施行向太后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
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上悟取奏焚之
明日京卞再奏堅乞施行上曰卿不欲朕入英宗廟乎
抵之地誅逐元呂大防梁燾劉摯范祖禹相繼卒于貶
所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賢誅
心而論罪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
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

力扼據滹沱以救旦夕危亡之急方且動色相賀又歸
勤王師不論砲石而論安石不論防秋而講春秋
溺於一和坐待傾覆及粘罕已據太原斡離不已陷
眞定兩河咽喉已塞三鎭何待割而後棄哉方且議或
守或棄宜金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邦彥諸
國賊之以和誤國尤甚於敵之以和誤我金人之取兩
河再犯汴皆小人之謀始終佐佑之始也開釁以召禍
及敗也又欲速和以免禍靖康之賣國請降即靖康主
和之人也靖康主和之人即宣和昔開釁之人也誤宣
和者小人之渠魁誤靖康者小人之餘黨也嗚呼祖宗
以仁結民心未嘗妄殺一民以義結士大夫之心未嘗
妄殺一賢自建隆開其源慶曆以後衍其流此治平丁
未以前所以內外治安也自安石行新法而祖宗以仁
結民之意失矣自司馬光以下凡幾追貶自呂大防
以下凡幾竄死而祖宗以義結士大夫之意失矣章惇
則因安石所未甚者而甚之京黼則又因章惇所未甚
者而甚之此靖康丁未所以一潰而不可支也嗚呼河
東北陝西之民不忍忘君父自宣和迄紹興十餘年尚
然是吾民不負祖宗之仁者多矣士大夫受國厚恩反
忍於降敵忍事異姓忍背君父是士大夫負祖宗之義
者反多也爲祖宗之民者知有君民之義而爲祖宗之
臣者不知有君臣之義甚矣其可痛哉

史纂通要後集卷之二

宋　下　南渡

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母韋太后以康王即位于南
京建炎元年庚寅朔也後南渡定都臨安府
帝以大觀二年丁亥生于宮中紅
光滿室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元年十一月復使虜軍
行至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諫不可北去閏月至相
州除兵馬大元帥靖康二年　二月次濟州甲戌
元祐皇后降手書來迎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
時使臣曹勛自河北逃歸進徽宗御札曰便可即眞來
救父母帝慟哭拜受於是即位太祖之生以丁亥帝之
生亦以丁亥太祖之即位於南京帝之即位亦於南京
天意有所歸矣即位之初二帝遠狩中原板蕩四郊多
壘疑若不可以有爲矣然多難興邦殷憂啓聖亨屯飭
蠱正維其時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可效可師唐肅宗
其次也晉元帝不足論矣況偽楚篡竊天下乃吾家之
天下有李綱可以爲相有宗澤可以爲將將相協和士
向一定帝則卧薪嘗膽務在克復神州迎還二聖以雪
不共戴天之讎必有以遂吾所大欲矣今觀首召李綱
爲右僕射則相得其人矣命宗澤留守東京則將又得
其人矣乃先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黃潛善中書侍郎

綱論二公志在恢復潛善伯彥志在退保既不以讎恥
爲大而帝則思慕父兄之念不能勝其畏懦偷安之心
此所以汪黃讒間李綱之言易入沮撓宗澤之說易行
也李綱爲相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五日爲汪黃
所讒張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
惜也李綱既罷汪黃决策奉上幸東南兩河州郡外無
應援內絕糧儲建炎一二年間悉爲虜所取徒使忠臣
義士肝腦塗地猶幸宗澤留守東京募義士城守
造戰車一千餘乘據形勢立二十四壘于城外駐
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表請上還京汪
黃見表笑以爲狂張愨獨曰如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
定矣二人語塞粘罕欲併力圖汴知不可而退後又犯
東京澤卽敗之時澤招撫河南群盜又募義士合百餘
萬糧支半歲請上還京前後二十餘疏又上疏欲合諸
將兵渡河汪黃忌其成功沮之因憂憤成疾疽發背卒
將沒無一言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都人皆慟哭朝
野相弔出涕未數日將士去者十五命杜充代留守盡
反澤所爲豪傑皆不爲用兵復散而爲盜嗚呼綱罷而
汪黃相於內澤死而杜充繼於外天下事去矣上在揚
州粘罕長驅陷淮州郡淮所恃者韓世忠劉光世而兩
軍皆潰上亟被甲馬南巡汪黃方會食政事猶以爲不足
慮堂吏呼曰駕行矣乃鞭馬與軍民爭門而出大理寺

黃欲至京口軍人以爲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
罪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呂頤浩張浚廝馬追及
上于瓜洲得小舟卽乘以渡至鎭江時建炎三年正月
也二月至杭州以州治爲行宮息駕未幾而苗將之難
遽作時汪黃已罷朱勝非右相呂頤浩制置江寧
苗傅劉正彥反逼上禪位皇子孟太后同聽政賴勝
非與太后維持於內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合兵
於外上獲反正二兇伏誅亦云幸矣
究而金兵來歟此時勝非已罷呂頤浩右相張浚知院
上在建康命洪皓使金屈辱甚矣又命杜
充使金請和又命杜時亮使金且致書粘罕曰以守則
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見哀而赦已未幾金分兩
道入寇此虜過江之寇也劉光世駐江州遣杜充守建
康降通判楊邦乂大罵兀朮以死上自明州航海賴張
浚揚沂中破兀朮于明州兀朮再攻陷明州追襲上舟
又賴張公裕擊之退以故上舟得達台州韓世忠焦山
邀其歸路兀朮幾不得免擭其壻龍虎大王十二戰功
自明州一捷始虜入中國以來無一人敢嬰其鋒者至
此軍勢稍張矣時呂頤浩罷范宗尹相秦檜自虜來歸
宗尹力薦其忠乃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

歸自北檜始建議講和遂以檜試禮部尚書比張浚
之四年也明年紹興以檜為參政專與虜講解和議寔
稽依時撻辣入寇以檜為參知政事
議方堅而虜犯蜀之兵隨至隴非吳玠吳璘一以忠義
激厲將士敗之於和尚原紹興元年再敗之於仙人關紹興四年則
全蜀亦不可得而守矣上自越州回臨安八年秦檜建議
欲以河北人還金河南人還豫後上曰南人歸南北
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且依違
檜罷相再相未勝非召張浚劉子羽還朝時上和議之
心猶未甚決也偽齊乞師于金分道渡淮入寇
遂相趙鼎下詔親征如
平江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大敗之
擒其將撻也又下詔罪狀劉豫趙鼎乞召張浚起浚知
院浚請遣岳飛入淮西以牽制賊兵之在淮東者浚視
師江上將士勇氣百倍浚部分諸將留鎮江節度之寇
為世忠所扼糧道不繼金主晟亦病篤遂宵遁上發平
江還臨安趙鼎張浚判于左右浚兼都督視師江上而
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翕然有中興之望矣紹興五年於是
張浚復視師江上會諸將命韓世忠自楚州圖淮陽劉
光世屯廬州招北軍張俊進屯盱眙楊沂中為後翼岳
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國威大振浚力請上臨幸建康

國威復含諜報劉豫有南窺意鼎建議幸平江遂發臨
安偽齊發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時劉光世在廬州
欲于趙鼎欲還太平衆情恟懼光世竟自廬州退師浚
下令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遂還與沂中相為聲援
光世敗劉麟于安豐沂中大敗猊于藕塘麟聞亦潰
劉豫北方大恐時上猶在平江浚奏欲乘勝取河南擒
劉豫父子而鼎議不合浚不悅鼎復言宜且自守未可
以進鼎遂罷相六年明年秦檜以醴泉觀使復以樞密起
而岳飛湖北京西宣撫飛拔起列將世忠俊不平及破
楊么
後益忌之劉光世罷上如建康岳飛入見因密從
容論恢復毅然以直趨京洛復舊疆為己任御筆優答
許以不從中制飛方與廣合師大舉而秦檜已從入主
和議沮之而事遂寢矣此為何時張浚又以事丞
退遂罷相而以趙鼎為
鼎拜左相與檜協議回蹕臨安李綱聞之
力諫不聽
忤執政意遂罷自是綱亦不復
出浚去規模一變中原之望始絕矣時撻辣與王倫歸
許還梓宮太后并河南地上大喜趙鼎主還都
臨安之議上既還臨安為定都之計盡廢秦檜再相又
倫復入金使來檜力勸上從之請和不可晚矣

悉命相而檜專權用事時非和議者並罷胡銓上書
謂王倫誘至北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
欲劉豫我也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
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
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此膝一屈不可復
伸願斬王倫秦檜孫近（[illegible]）三人頭竿之藁街然
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
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遂竄胡銓（[illegible]）至此和
議宜可恃矣曾不一二年虜又分四道入寇（[illegible]）蓋以
其初撻辣既廢劉豫乃以河南歸我及撻辣誅兀朮以
歸地非其本意故決意欲敗盟也遂命[illegible]出山
東撤離曷寇陝右李成寇河南而兀朮自將精兵十餘
萬犯東京封豕長蛇亦可慮矣而我師之捷李寶敗之
于興仁姚仲敗之于鳳翔于涇州牛皐捷于京西孫顯
捷于陳蔡間曹成捷于天興縣王勝成閔捷于淮陽楊
從又捷于寶雞縣岳飛捷于偃城縣王貴姚政捷于潁
昌府王俊捷于東洛谷于長安城下邵陵王喜捷于沂
陽縣吳璘捷于陝西韓世忠捷于淮陽之泇口最是劉
錡順昌一捷以五千可戰之卒破其精兵十萬之衆至
使兀朮敗逃不敢復出國之威靈已非復前日之比矣
岳飛復進兵又敗兀朮于王壘縣至朱仙鎭距汴京僅
四十里方欲乘勝搗虛而班師之詔已下飛恐[illegible]

有[illegible]沂中還鎭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諸將於是不
能復動矣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北方震恐燕
珍寶悉取而北欲棄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
可惜也於是除[illegible]宣撫司以兵隸密院時
俊阿檜意前劾所統兵俊深忌錡飛飛數非和議檜惡
之被讒擯罷檜令万俟卨羅汝楫論飛罪罷副樞兀朮
縱莫將歸以書求和遣劉光遠使金[illegible]班
師何鑄使金議割唐鄧州以淮水爲界兀朮與檜書謂
朝夕講和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而後可和檜遂
與俊謀俊誣飛既下棘寺賜死金人聞其死酌酒相慶
嗚呼檜俊之罪可勝誅哉（十一年）明年皇太后韋氏至自
金（[illegible]）徽宗鄭太后梓宮並至割商秦州之半和尚
方山原與金人以大散關爲界秦檜加太師自此檜以
講和爲大功而文飾太平之事紛紛矣（[illegible]）建國子監
太學建太社太稷籍圜丘班鄉飲酒儀刊御書石經建
秘書省復三館（[illegible]）幸太學（[illegible]）行大朝會禮幸[illegible]檜
第御書一德格天之閣賜（[illegible]）親耕籍田（[illegible]）享鍾不
一而足時張浚因星變言人事勢如養大疽頭目心腹
之間決遲禍大而難測決疾禍小而易治因循一日以
國與敵[illegible]及失今不[illegible]檜因[illegible]
永州而趙鼎不食而卒（[illegible]）檜秉政十
八年富貴已極下趙汾棘寺令自誣與張浚李光胡銓

篡謀大逆一時賢士檜所惡者五十三人皆與獄成檜
疾不能書矣尋死（小注）檜既死沈該万俟卨爲左右相張
浚判洪州奏金必未敢敗盟吾方溺安浚爲浚之借
二人爲相不厭天下望再貶永州（小注）未幾金主亮入
寇陳俊卿（小注）奏爲張浚起浚判建康命知所乘輿問視
師江淮虞允文（小注）參謀亮以重兵壓江督諸將采石渡
舟時劉錡王權皆已遁逡朝命以成閔代錡李顯忠代
權未至也允文召權將時俊等以義動之督之戰亮築
高臺麾軍渡江達南岸已七十餘舟俘斬略盡中流卒
衆舟小我以蒙衝大擊舟破溺死數萬江水爲丹餘舟
遁去明日復來以海鰍逆擊大破之亮遁入揚州允文

以京口無備調舟師至京口謁劉錡錡曰朝廷養兵已
三十年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我輩愧死矣（小注）舟
師三周金山北兵望之奪氣亮督諸將五日以絕江違
者先斬金人夜致亮軍劫寨射殺亮於瓜山寺而遁上
遂自建康內禪太子退居德壽宮按建儲之議雖出於
孝宗尹之違滕岳飛之察蹟張浚之建議趙鼎之贊决
然以藝祖之後爲嗣則出於帝心之獨斷而助以選人
要實亮之一言藝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小注）
（小注）
（小注）
之舉曾無係戀所以爲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歟

在是徽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競自國初至于慶曆又
自慶曆至于熙豐紹聖靖康始終不競於敵而已矣建炎百
戰而名將出焉武功之競莫盛於劉錡韓世忠岳飛吳
玠輩當之時若秦之豈但檜讒可復而已賊檜竟以和
之一字沮敗之可勝惜哉孝宗名昚太祖七世孫秀安
僖王子偁之子也高宗立爲太子即位之初（小注）
（小注）張浚入對除江淮宣撫使上手書召浚
既見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
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
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且浚見上英武力陳和議之非
於是加浚少傅陳俊卿爲判官從往江上史浩時

參大政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淮而守江是示虜
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浚每議畫浩必沮撓明年
以浚爲樞密使相張浚爲樞使仍都督江淮兵時虜將蒲察
徒穆屯虹縣蕭琦屯靈璧浚謂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
浚既入奏上許親征命浚兼都督荊襄浚命李顯忠趨
靈璧邵宏淵趨虹縣顯忠敗其都統蕭琦宏淵降其蒲
察徒穆乘勝進兵前克宿州二將不相能師潰于符
之符離浚時在盱眙乃還揚上疏待罪上乘下罪己
之詔浚貶官改宣撫使留維揚以兩淮守備失以出
師之舉史浩不與謀上爲之罷浩相二將既潰又召
拭謂之曰朕待魏公有加不惑浮議所忒上對羣臣未

胥名矣彌曰魏公既可以見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未幾湯思退用金帥移書議和求唐鄧海泗四州及秦商觀政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虜浚言仲賢不可信已而仲賢果以四州辱命上怒下大理寺思退等懼乃大倡和議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命使罷而召浚至行在浚復上疏爭之曰今議者欺陛下以敗師之名而其為和之之實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督書留使人而令胡昉探虜以四州不可割爭以浚為右相仍都督府虜拘胡昉等上聞之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歸一矣觀此則知帝復讎之志何其决也 明年三月浚復如淮視師始議以四月幸建康思退初不預聞乃密謀為留浚計使虜屯重兵才為言浚專主和聞浚來撤宿州之兵歸南京命錢端禮王之望宣撫兩淮召浚罷都督尹穡論浚跋扈湯思退又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不可恃浚亦請解督府言者詆浚不已浚留平江乞致仕矣呂氏曰浚受任督府招練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餘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將士聞之而奮虜聞之而遁是自符離既潰之後其規模又如此也然浚之規模始沮於秦檜再沮於史浩三沮於湯思退之徒至是陳康伯亦主和議而始決浚遂罷判福州魏杞使金割四州浚憂讀栻杓曰吾不能復中原不當葬先人墓側葬衡山足

史最賢保接焉明年寧宗之崇祀史彌遠之惡濟邸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撑拄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也 理宗名昀初名貴誠即位臨御四十一年 寶慶三年紹定六年端平三年嘉熙四年淳祐十二年寶祐六年開慶一年景定五年壽六十一 表章理學使濂洛紫陽之道大明於天下傳之後世廟號曰理固其宜也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能以扶顛持危不一再傳而遂亡嗟夫周公沒聖賢之道不行孟軻死聖賢之道不明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況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略得君而行政也亦小人盡接迹而久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阨窮焉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理宗崩 度宗 權奸柄國窮奢極惡迄于幼主德祐之元年

天命有歸

大元聖世成混一之功矣

史纂通要後集卷之二

金

金國本號女真其地在契丹東北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地方千餘里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部族散居山谷間契丹乘唐衰併諸番國三十有六女真預焉臣屬契丹者百有餘年自推豪傑爲酋長受宣命襲節度使呼太師或云酋長號完顏完顏猶漢言王也後以爲氏其部族至楊割太師始稱雄楊割有三子長阿骨打次吳乞買又次思政即粘罕父也楊割事契丹初未有釁海之東產名鷹曰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遼人酷愛歲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洛邊諸帥邀求賂遺不已遂益怨嫉會契丹䦕舅蕭解里聚衆爲盜潛奔女真契丹命楊割圖之楊割獨斬解里餘悉留不遣以此疑楊割楊割始陰懷異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年楊割死阿骨打立十七年始建國號大金成遼侵宋在位二十六年而殂號太祖武元皇帝其弟吳乞買繼立平宋河南在位十二年號太宗文烈皇帝 太宗殂太祖孫亶立爲海陵王所弒在位十四年號熙宗孝成皇帝熙宗殂太祖孫亮立徙都燕又徙都汴意圖江南爲部衆所殺在位十二年號海陵煬王煬王殂太祖孫褒立都燕在位二十九年號世宗聖明皇帝世宗殂太孫璟立在位十九年號章宗皇帝章宗殂世宗子允濟立在位四年紇石烈執中弒之號東海郡侯東海殂章宗庶兄珣立又徙都汴在位十一年號宣宗皇帝宣宗殂子守緒立在位九年自汴遷蔡南北會兵夾攻國亡號義宗皇帝共九帝有國百二十年

太祖旻元名阿骨打見遼主天祚荒淫其相蕭奉先等貪婪猥瑣又席其國富庶之餘兵強馬壯始起併吞之志用粘罕等爲謀主首犯混同江陷遼之寧江州天祚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爲所敗再遣蕭嗣先帥奚契丹五千討之又爲所敗乃召宰相張琳將兵十萬出戰又大敗於是天祚親征率番漢兵十餘萬以精兵二萬爲先鋒車騎亘百餘里期以必滅女真女真乘其未陣三面擊之天祚又大敗女真乘勝遂并遼陽五十四州明年陷渤海軍又明年稱帝建元天輔時宋重和元年遼天慶七年也自是二年陷上京五年陷中京遼主僅以身免竄歸于陰夾山六年阿骨打殂太宗晟立

曾陵元天會初[illegible]以國兵不能入至是陷
燕粘罕已回雲中[illegible]金人執之以歸封
海濱王先是天輔元年宋遣馬政由海道來約夾攻契
丹阿骨打語之曰跨海求好欲吾家事吾已獲大遼數
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早示國書
趙良嗣再使約金取山京宋取燕京歲幣初許二十萬
而卒與契丹舊數其[illegible]也金師圍之宋師僅至燕
河而潰阿骨打謂馬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矣止燕
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今汝家亦
不能取一夜燒營而遁乃至此耶自此遂有輕宋之心
於是斡離不粘罕分道侵宋斡離不破檀薊陷燕州直
抵京[illegible]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粘罕取
朔武忻代陷隆德攻太原逾南北關亦曰關險如此而
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其初入汴議割太原真定
中山三鎮而歸明年再入汴四十日城陷悍無與守則
立張邦昌僭號稱帝國號楚宋高宗即位南京誅邦昌
粘罕兀朮又相繼侵淮南高宗奔南渡兀朮又率衆
渡江分路並進一自滁和取江東一自蘄黃取江西降
建康下杭越如入無人之境既而得韓世忠邀兀朮歸
路幾於隻輪不返自是喪氣又吳玠兄弟在蜀岳飛在
襄陽終不可以得志遂棄河南陜西立劉豫爲帝國號
齊姑假手以爲南方屏蔽而已諸大臣嘗會於黑龍江

之柳林陳王悟室[illegible]韓世忠岳飛諸將皆習
於兵事既未可以威取而又勢難先爲欲誘以從然可
使者粘罕曰只有一秦檜可用間語以利害終守南自
南北自北之說且謂[illegible]者手時只依此說便分別若
縱其歸必能得志故資以金幣使令家內海道以歸順
昌之戰劉錡欲徑進則止之郾城之戰岳飛欲徑進則
又沮之終於殺岳飛貶趙鼎竄世忠張浚而後南北之
勢遂分矣粘罕於檜書中必令不易首相其情亦可見
也熙宗甫親儒尚文頗厭舊俗當時勳舊粘罕兀室窩
里嗢撻懶宗磐數人而已兀朮窩里嗢於太宗晚年幸
預南北之事亦柄未釋若粘罕兀室雖首除相位實奪
[illegible]
之權[illegible]除多所誅竄劉豫[illegible]粘罕[illegible]之河南割地
歸宋撻懶宗磐主之所以者既不用事齊廢之發宋地
之肯豈固其宜也其後左右前謀後宮盛色國勢差亦
不競云海陵煬王亮既殺其君[illegible]又弒其母
[illegible]
罪不容誅矣初以上都僻陋謀遷于燕
既而銳意南征又謀遷汴二都營繕奢麗工役煩重加
以兵興科調嶽峻民力重困內外騷然南征之役出於

國人皆不從見行所就百爲氈帳相望鉦鼓
總虜方大震采石上砲渡江宋遣允文
等用海鰍船迎擊士殊死戰我舟沉溺萬數軍回上岸
若上皆殺之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諸將懼擁
兵直入上寢帳矢下如雨上遂殂世宗褎初爲東京留
守以賢孝爲部衆所推戴遂都燕立其子允升爲皇太
子允升每諫上南伐混一天下與允猷競言兵事次子
允植封秦王獨勸帝以與民結好爲務世宗喜曰爾見
與我合由是文士多附之間爲帝言秦王必能任社稷
妃趙氏有殊色與張昭儀不睦
好等諭叙姻婭皆南官子孫內外交贊東宮官屬咸謂
允升曰上寵待秦王過於殿下天下皆知有奪嫡之謀
殿下獨不爲計乎由是允升始疑懼完顏偉言於上曰
國家起自深北皆以勇力戰爭故能滅遼滅宋諸番畏
懼近歲多用遼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於
鄉曲爲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今遺宋之主
大是有志恢復韃與蒙人近歲不受調役夏人亦屢爭
鬭府陛下謂戰鬭之臣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
詩詞文字人去當得否自是文武分黨矣十九年秦王
允植與宮僚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秦
王已殞胸口皆傷事聞詔捕賊甚急踰月獲盜官錢皆
用宴餞有金五百兩皆皇太子所賜物問方知殺秦王

者實升猷使之也於是誅升猷而立秦王子爲嗣鄭王
允蹈性亦醇厚世宗每稱其謂其有外
家風允蹈母趙氏天水哀王之女哀王即欽宗也不甚用之允蹈三子長曰
大辯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
禍不若乞外鎮父不從元樺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亦
相愛大辯之生也母夢一人乘馬持刀稱南紹興王
遺宋允鍾愛稱愛王會蒙人屢寇邊大臣議遣親王鎮
撫愛王請行至鎮大得諸夷之心章宗璟尊禮大臣諸
父親近儒學中外欣然及山陵事畢縱酒耽樂完顏侍
諫不聽輒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上怒除名爲民完
顏高等密謀立鄭王允蹈事覺誅之遣內侍王康居往
三國城召愛王既又起河東兵十五萬上京兵五萬命
宋安王瑜等討之書詞劉士皆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
臣今致之來頭勢甚盛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
求援北國爲計之得愛王然之遣何大雅往聘且以其
子姪爲質約破國之後軍儲金玉惟所取北國許之及
愛王兵暴敗勢急自往乞師至天平漠而北軍至愛王
喜與韃靼大人胥婁斯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胥婁
斯曰大王與憲侍郎與破韃人禿休舊火鍋以入國兵
大敗乘勝長驅遂至龍東津上聞顏愛宸妃執盃酒歌對
愁面勸上上復縱酒自是事中奏報皆令宸妃裁決規
見有急多屏不奏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遼東

原缺

如與之也皆失之十三年正月遣世奕使北國其大人骨盧斯揺首曰我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背世奕等又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兵大舉長驅而入陷天都城圍和龍國兵皆潰城中極力固守攻之陷大城今崇義乃議遣太子好古歲貢金帛美女自山後出居庸嶺過大漠沙漠得口許城使蒙國家人[illegible]為起兵攻戰北部敗其兵於冶江崇義驛被出師[illegible]成[illegible]軍所致也與以北千里[illegible]民不聊生矣五月大旱於兩京[illegible]王冷[illegible]大臣人事不順如此[illegible]邊地[illegible]河盜起北軍雖退差涼復來道從[illegible]飲時鄉上怒曰我常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搖人心懷事務遂退自是多不[illegible]視朝朝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窮晝夜飲又詔大興河南擇民女年十二三以上有姿色點慧者各三百人入禁中教為酒令及鼓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招怨詈且非脩德敬天之事亦罷中外無復敢言矣東海郡侯兄濟世宗第七子章宗祖無[illegible]內侍傳遺詔立之即位于大興殿詔略曰飭身以儉則民[illegible]下以[illegible]則又自感聲色蠱惑自古所戒宴安[illegible]朕當痛誓於深衷祈哀于天下復遣手書諭愛王曰以泰和猜忌兄弟失歡骨肉至親化為仇怨引誘外寇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又曰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叔姪之

學史十三卷

（明）邵寶撰

明嘉靖二十三年秦汝刻本

學史十三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觿、已著錄。寶嘗爲江西提學副使、是書其提學時所作、爲卷十有二、以象月。又餘其一、以象閏。每卷或三十條、或二十九條、以象月之有大小。蓋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巡撫吳廷舉嘗上於朝。書中取自周迄元史事、分條論列。詞簡意核、筆力頗遒健。其所如記後漢書譏元用弟服去官、戴封用伯父喪去官事、以爲辟世與人、不知後漢人情淳樸、其以期功喪解官持喪者、見於史冊、不一而足。寶疑爲託故而逃、未免失之不考。又論荀彧以爲志似管仲、心似召忽、非揚雄之比、亦爲失當。然寶平生湛深經術、持論平正、究非胡寅輩之刻深、尹起莘輩之膚淺所可擬也。

學史序

視學而校文事之冗且勞者也予在江西歷諸郡縣山輿水舫亦有時乎暇焉暇則不能無思思出經書史傳展轉於心久矣而介然若或廼之古人所謂欣然會意者於是乎在然懼其或失也故日記而投諸櫝月啓而載諸簡惟君子格物之義是故謂之學抑載筆記言若有類焉是故謂之史史乎史乎一日無述則學將落矣可不徵諸可不勉諸此得於史傳者也其經書所得別有簡端錄書起於日故曰而不序

弘治十八年乙丑六月朔二泉邵寶書

始予為學史歷四三年凡得千有餘章篋而藏之久矣東歸病廼復閱而損益之為章如左夫義求於疑則精是焉存事擬於變則允是焉出泛泛爾則淺悠悠爾則荒君子惟物之格其遑暇乎乃若章附所見益將藉手以就正有道焉爾若曰事止於斯義止於斯則吾豈敢或謂義無恒居孰居以求事無恒主孰主以擬夫臣必有君也夫子必有親也臣為君謀子為親謀禮也為君子謀取諸易為中國謀取諸春秋其餘準是越十有四年正德戊寅三月既望寶書于容春精舍

此吾錫少司徒邵公格物載記之書

也爲卷十有二以象月餘其一以象
閏卷三十章或空其一以象日而目
之曰日格言曰有所格也其所格者
續理蹊徑凡古今天下所難處焉者
書成公實先以視瑾且辱問曰子
謂斯何瑾閱之犁然有當於心以爲
公之所以處大事決大疑者於此焉

徵所謂見諸行事而非徒言爲也遂
表興其言之尤雋而要者象誌其槩
以復公且告公之門人曰是書也可
以刻而傳矣晚學生同邑浦瑾書

格言目錄

卷之一
寅 凡三十章
卷之二
卯 凡二十九章
卷之三
辰 凡三十章
卷之四
巳 凡二十九章
卷之五

午 凡三十章
卷之六
未 凡三十章
卷之七
申 凡二十九章
卷之八
酉 凡三十章
卷之九
戌 凡二十九章
卷之十

史267 303

亥 凡三十章

卷之十一

子 凡二十九章

卷之十二

丑 凡三十章

卷之十三

閏 凡二十九章

學史目錄畢

學史卷之一 寅凡三十章

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史記楚世家

日格子曰古有火正之官火之爲政也何如哉論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所謂光融天下者於是乎在而周禮司爟氏所掌及春秋宋衛陳鄭所紀皆政皆在焉治於一官猶大古也而火獨缺焉欽知擇木而不知擇火以祭以養備物可乎哉或是庭燎之類則可矣雖然此火之末也

周公作鴟鴞詩貽王曰以無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非周公於是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史記魯世家

日格子曰以周公之欽事也周公然且謹之而況其生哉王成周臣之此成王不敢當則何以易之于邪於道也不臣道而就於道周公其其然矣

德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風十五國二南邶鄘衛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周太師樂歌之序如此今詩小異爲殿豳於曹而退秦於魏將無忘乎秦將大矣秦有夷之風猶未離其類爲秦彊大則中國之患也聖人於是有憂焉故退之若夫豳之殿則王通氏已論之矣

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復賜之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左傳昭公四年

日格子曰禮樂自天子出路車乘馬皆天子所得予也受之其可違乎是故公衍之絕服可以毋歛諸侯之賜也曾子之簀不可以不易大夫之賜也天子之賜則不然叔孫既受矣生以服死以葬禮也

孔子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孔子居陳三歲 史記

日格子曰吾以是知孔子之未嘗爲陳侯周臣也使誠爲臣者往之問仲尼於庭而使使問其所至乎又初爲其不得乎太史公不曰仕陳而曰居陳三歲其不爲陳臣也明矣然則孟子何以言之孟子之所謂若貞子之爲臣也蓋擇其君而非待人與之謂若此也而孔子之所主正矣司城宋官名貞其謚也貞子賢大夫春秋時大夫出而仕鄰國者多有之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左傳宣公二年

日格子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於有令也蓋盾之專久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鞅鞅非少主臣盾宜有之穿從其意焉而行大事以爲盾必不我討也不然則穿也焉乎敢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 史記惠景

日格子曰以王霸封序非古也漢制也非創不王非功不侯漢約也雖然創業之君報功之典厥而𧿹踰焉尊而卑踰焉若固其所未足為帝病也上以親而權力可奪焉故漢約壞於孝惠以功而恩寵可圖焉故漢約再壞於弟武焉乎帝其衰矣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僖十九年左傳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文公六年傳

日格子曰伯以用夷及狼夷為事秦穆不載志於伯而以夷道行之宜其不終也穆也殉人夷也用人

上以愛欲易太子呂后恐使呂澤彊要張良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史記張良傳

日格子曰四老人之避秦猶伯夷太公之避紂也乃若其人呂則有間矣而其從惠帝遊也不與二老之從文王且何則彼以其志此以其謀也士之而卒亡無累斯可稱耳當是時高帝病且甚矣不然為太子賓客而不知昇天子於義何居帝不薨四老其能遂歸乎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

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史記伍員傳

日格子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抉眼以死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有國卒之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讎不必復乎殺掘極是矣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

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曰格子曰廄焚不能爲埋馬也蓋古之禮云昭公欲禎啓服而子家子乃使從者食之何其言與古異也當是時昭公之從者病矣此之不恤而死馬是檳何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而况廄昭公之時乎路馬死埋以帷禮也子家子之食從者權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侯受紀（史記曆書太史）
曰格子曰有人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窮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是而已故曰受數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也夫三正迭建改正不改歷

帝一日語神宗曰國家仍制上大夫之子有尚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以爲婦之故廢人倫長幼之序可詔有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意（宋史英宗紀）
曰格子曰夫行是廢父子之倫也易曰有父子而后有君臣有君臣而無父子何居雖然子不子父不父則臣不臣君不君雖有國吾得而享諸是故君子譏

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詔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蜀志諸葛亮傳）
曰格子曰昭烈知臣固不如知子之深也觀其臨終詔嗣子不才知子深矣而獨孔明君可自取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孔明伊尹之倫也昭烈非湯則其知之未嘗無足恠者夠惟知子之深而望孔明之切故言激而涉於疑不然以昭烈孔明君臣之契此言豈宜有哉且昭烈之起將復漢府也令其言若是如漢府何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蓋孔明之心如此然則昭烈之復漢祚固亦不在孔明之竭也哉

亢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曰格子曰娣之子長則長非娣之子長亦長凡非適子庶也凡適庶則長立子之道尚矣爲邪說以

史207-507

亂之者亦多有之嫡之子其一也君子惡似是而
非者辨其能已諸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
至無棣（史記齊世家）
曰格子曰齊魯皆大國侯伯之命曷為不于魯而
于齊于齊當是時周公未之魯太公在齊則命何可
當也雖然周公之化固已行於周南矣
鉤弋夫人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
十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
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
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史記外戚世家）
曰格子曰立其子殺其母孟子所謂一不辜者也
武帝為國家為之此武帝所以為武帝也或曰周
幽之寵褒姒晉獻之安驪姬皆以奪嫡作亂由不
能辨之於早之故武帝於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者
爾後也戚姬嬖也非所則有罪矣鉤弋有是哉雖
然令諸長而立齡是立計亦有矣帝王之服不服
固不係於鉤弋之死不死也史稱武帝昭然遠見
爲不移以燭巫蠱之奸乎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固於是乎在
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
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
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史記周勃大傳）
曰格子曰君所雖不足非人臣所敢言也而條侯
何為言之當是時鞅鞅之疑帝蓋之心久矣大胾
而不置箸蓋將若楚太子享江芊者察焉而條侯
一言適逢其機從其不益乎
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史記吳太伯世家）
曰格子曰春秋書公子比弒楚靈王而史記直謂
棄疾弒之何其異也蓋從召比於晉比之志久矣
棄疾取國於比非取之於圍也謂棄疾弒則謂比
何
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
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
及舍而後聞取卞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
公在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
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
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

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曰格子曰使之適於是變矣公冶其如季孫何哉
言同而心介耶以卒歲而已此亦不得已之道也
鄭游販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
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
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左傳襄公二十二年
曰格子曰子展奪妻者妻矣殺人者從復其所
可乎使鄭而有政也施生殺死必不如晉叔向之

爲論者
公召之而後入公十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
尺焉而用之左傳昭公十年
曰格子曰杜氏以爲不敢與君同也推是心也則
於愈卒之際懼僭而別嫌能無國諸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
鄰國闕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曰格子曰諸侯禮絕期喪不曰毋有憂戚而已不
可以樂乎君子譏不徹樂是也而曰禮爲鄰國闕
何者毋戚不樂禮也爲鄰國闕亦禮也

汴南小中正汪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還
服訖議還前夫家亦有繼子姦發終遂合葬於前
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以於是制出母禮葬
林晉書禮志
曰格子曰婦更二夫若從後不從前則式絕矣而
從之許可于式之情者不得而知之矣母出而聽
其服喪母非出而不喪不許於禮而有然則前夫
之子奈何非無所依不可以喪非無所歸不可以
葬喪不可以許不可以祔
留侯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

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强食之留侯不得
已强聽而食後八年卒史記張良傳
曰格子曰辟穀於高祖之世而强食於呂后之時
留侯其衰矣乎留侯忘以退以術而已矣辟穀
其術耳太抵則似穀爲非而不食則辟穀爲輕不食
可食亦可雖然人之食猶其不食也蓋術勝而
道微矣此其所以爲留侯歟
仁宗遺賜百官除節度使同列三上章辭國有大憂
中外窘之不可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之可辭宜許
所從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

使金錢以遺男氏義不臧于家（宋史□□傳）

曰格子曰告賜授受禮也賜而有名爲刑辭也（如唐高宗賜令自盡長孫無忌賜死）賜而無名則辭之（如漢光武以金帛賜□況至有金穴之號）臣之義也可以辭可以無辭辭而無傷禮乎金臧用之之而上佐山陵不復命焉則亦臧之而已矣義不臧于家而他用何義之有（如周□□□建議而改不行之者爲今焉其亦可也）

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地出父母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今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宋書傅隆傳）

曰格子曰殺人者死臧死則流此常法也不曰姑殺婦非可以常法論乎今舍親而詭法又舍法而論情何也石碏日磾以國而殺子非私忿故比而同之吾亦未見其可也

三王之閉臨淄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史記[illegible]世家）

曰格子曰路中大夫之致命於天下之故大矣史失其名朱子獨目與大書焉且分注亦遺一國將誅路中大夫一語君子有憾焉雖然名不可得追書亦得而補也若曰齊中大夫路某以上命致于齊以是關幽不亦可乎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左傳昭公十五年）

曰格子曰降有二道有叛而降者有服而降者文王之伐崇因壘而降所謂服也鼓人請以城叛則

與於是是故服而降可受叛而降不可受
男求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册 史記秦本紀
日格子曰册云者册之也不得册者猶言父不得
而子也妻無夫子獨有母乎

學史卷之一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得之
夜見夢於元王王悟召博士衛平問之平曰龜於是
使馳問豫且出之龜就行入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
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
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衛平對曰龜在
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
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
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平曰龜者天下之
寶先得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王能寶之諸侯盡服
王勿遣也王三不可乎三對勸勿遣王大悅再拜而
受擇日齋戒乃刑白雉及驪羊以血灌龜以刀剝之 史記龜策傳

日格子曰宋元王不忍於龜猶齊宣王不忍於牛
也此皆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龜之爲寶庸愈哉
是故與其寶龜寶是心然九江大龜固有納錫
之典矣得而非取宜與夫古若不相似然納錫之
龜猶庖人之牛見聞所不及者也其與夫延頸前
卻於前者異矣納錫義也不殺仁也
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 此其言自何

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
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
曹伯廬卒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立也逡
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
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
君子爲之諱也公羊傳昭廿年

日格子曰古有三爲諱尊親賢尊親禮也賢吾惑
焉賢者不諱過賢者而有惡尚得爲賢者乎而諱
之也其諱不幸而陷焉者歟不然則賢者之子孫
也公羊子之說其必有所受矣

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
于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左傳成公十五年曹人請于
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
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大泯曹
也敢私布之復請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左傳成公十六年

日格子曰曹人重失鎭公子其意可識矣晉侯欲
反子臧豈必謂子臧哉諉於王致罪曹伯而以國
命子臧此伯之得行於王而王之得行於諸侯者
也子臧辭欲不反爲得而不反辭欲不去爲得正
不去不然而往反子臧成曹人之志欲是故君子成
子臧之節可謂諸弗謀之謂不可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
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
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
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
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
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
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

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
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
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史記張良傳

日格子曰今紳士之家亦有卷帙名爲奇書者或有
一石之上老人得以受其書非人間之物也老人高
良之義而推其用於天下數教在意不在
言而游於其父故爲帝師而不自爲用智而不用
力守柔持謙而像以待其用自數見意之所示
者老父良所以有一出此乎然則所謂穀城黃石

者何老人以是隱良以是神固亦授受之餘意也
仁傑巡撫江南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大禹
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唐書狄仁傑傳）
日格子曰祠以功德存禹太伯尚矣季札文之賢
何人斯而亦與此與或有感於復讎之義也乎然
公之讎成墨齒員之讎楚乎世嘖無相感凡原如
可作也將員之與歸過其何而忍毀之乎然則員
祠卒不可毀邪在吳者宜存在楚則否
昭憲太后不豫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太祖曰汝知所
以得天下乎太祖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

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
後當傳位光義光義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
也太祖泣曰敢不如教（宋史太祖本紀）
日格子曰太后何爲有長君之命哉知子莫若母
太宗之不能爲周公太后知之則矣使如是太祖
宜援兄亡弟及之禮傳位太宗詔告天下則名未
嘗不正而宗未嘗不順也何必展轉相授以致於
子哉宋穆公立宣公而其子繼之孔子曰我使太
宗存宣公之心雖不予之國子稱衍亦也不然身
後之事其如人之不從何且周太王之欲傳位季

歷爲文王也吳子諸樊之欲傳位餘祭夷末季劄
子也今皆不然而亦爲兄弟相傳之舉祇自生亂
耳
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爲此
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
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史記婁敬）
日格子曰周公之卜洛以中不以險亦不以不險
孟子曰固國不以山溪之險以險者非也易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險者非也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
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
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史記滑稽傳）
日格子曰朔何爲哉而武帝讀之者亦良勤也讀者
至二三觀何獨不然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唯恐臥
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帝之情殆如是雖然朔之
言亦每有風諫之意惜帝不能擇而用之耳
陳勝之王也外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立市
爲王市不受迎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爲魏王
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

降定咎自殺 史記魏豹傳

曰格子曰魏咎於身與民可謂兩全之矣今民以生全身以死雖然非正也不可以訓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左傳襄公十年

曰格子曰子孔以焚書謂衆爲政是也不曰出入自爾師慶乎是亦衆爲政也雖然有師慶之公則書何至於焚不然縱焚之媿其能已乎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左傳襄公九年

曰格子曰聞之君子禮變於不得已季武子以魯君冠於衛之廟何不得已之有晉侯送魯公於河上也年焉而命之冠驕則甚矣武子之對謙而曰歸將冠矣小國之事大國其固如此乃曲從其意假鐘磬焉於衛可之何哉禮當變而可爲乎而不可

王餘祭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代立餘昧三年楚公子弒其君靈王代立焉 史記吳世家 齊釐公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爲君 齊世家 靈侯九年陳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曹成公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 曹世家 陳文公三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而自立爲靈王 陳杞世家 衛成公二十六年齊邴歜弒其君懿公 衛世家

曰格子曰太史公譜國世家於鄰國弒奪亦皆書之若本國事然者何其不憚煩也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孰謂鄰國之弒逆非本國事哉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

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后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史記趙世家

曰格子曰名之弑賊則人得而討之晉之亂雖在爲興而其詞則然亦可畏也春秋成而亂賊懼者以此夫君于晉斷斯獄矣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本朝追族其子孫者兼旅之旨一國之斧鉞也當其時失賊不誅至於再世乃致之族罰之何哉

張良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史記張良傳

曰格子曰湯伐桀而封杞禮也武王伐紂而封宋禮也良爲帝籌而不欲其爲湯爲武何邪

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左傳昭公五年傳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史記鄭世家

曰格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仲尼稱之鄭厲公之於傅瑕晉惠公之於里克其亦可與於此乎無瑕者可以戮人實圖之心非昭子之心也已致人於罪而欲戮人人雖死吾知其不服也

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

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公羊傳莊公三十二年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何難對曰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曰格子曰此適然之幾而以邪心成之者也不可爲典也繼及焉而存可以議及繼正也及權也長幼亦然長正而幼權

杞微甚不足數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與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

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
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史記吳太伯世家）楚滅陳而田常得
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史記陳杞世家）
日格子曰天道之不爽如是哉聖人之有功於天
下未有若舜禹稷者也其後之以天下猶有遺澤焉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
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
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左傳昭公元年）

日格子曰此使之然也叔孫不以貨免其賢矣哉
忘身而不忘國
張審素為嶲州都督有陳纂仁誣其冒戰級私庸兵
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
總管董堂禮謀反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
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遂當審
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汪更名
萬頃瑝琇夜狙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
及鬬為琇所殺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
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亦用耀卿議

議者以為冤帝下詔申諭乃殺之（唐書張琇傳）
日格子曰琇知父之冤而不知詔使之不可殺有
親無君不可謂孝則何可貸之有雖然汪承詔節
按乃復聽纂仁再告之辭不詳而輒殺審素堂
禮不忿而殺之則汪且得為審素誅若否罪必
有歸又不請命根究而敢加以斬同亦取殺之道
也然則琇與瑝益原其□而皆殺之則亦過矣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
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

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下詔除肉刑（史記文帝紀）
吉翂請代父死赦之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
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
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梁書吉翂傳）
日格子曰知漢文者除肉刑知漢文者其除
肉刑乎綱目不書緹縈事不繫於緹縈也繫於翂也
服
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啼
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

曰其母隨而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淮南子人間訓）

曰格子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推之於政者利害惑焉故也秦西巴之舍麑也可與言不忍之政矣夫豈不知孟孫之必怒哉然而不為懼也不忍非難不懼為難不忍仁也不懼義也故君子非義不能成仁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史記宋世家○按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呂氏春秋云微子生時母猶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杜世家注）

曰格子曰二女同降而或姣或妾舜是也尊卑以年一母同出而或嫡或庶啓紂是也貴賤以分年以齒常分以勢變君子別嫌明微於是為至

先時有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銜怒賊諜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通鑑唐穆宗）

曰格子曰於是乎知漢文之不馳亞夫之營之非迂也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室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通鑑唐宣宗十年）

曰格子曰君臣之分為重則兄弟叔姪之分為輕故佗屈以躋僖為逆祀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況廟堂之尊以信亞夫之軍乎頗牧曷不用哉（揚子法言重黎篇）

曰格子曰文帝能用頗牧乎唐以尚知其不能推以亞夫知其能也尚以恩亞夫以法文帝恭儉之主也儉故不能容尚恭故能容亞夫頗牧尚倫也非亞夫倫也

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入吴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史記朱買臣傳）

曰格子曰使買臣之妻去而未嫁義了絶也亦可復也貴而來歸待之如初可也今既嫁有夫矣遇諸途而乞憐焉矚而遣之是矣並載其夫歸置園中何為哉無乃買臣念其夙昔而有驕之之意乎

史267 3.7

不然何爲其自經死也死而葬之夫豈不能而乞
其夫錢以葬出婦死後夫葬之禮也前夫葬之非
禮也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
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
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
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漢書蘇建傳）

曰格子曰先王於華夷之辯嚴矣胡婦之子胡可
歸也節義如子卿不可使之無後也君子謂宣帝
明於大體有王者之風焉雖然別生分類於人道

爲大不得已處其變父華而母夷與父夷而母華
無亦當有辨乎是故武之子可歸也蔡琰之子不
可歸也

宋以柴周之後爲二恪又錄孔子之後亦先王崇德
象賢之意也故皆爲賓禮（宋史禮志）

曰格子曰微子之命有之稱崇德象賢崇德之象
之而不稽諸古非禮也易代之道二有伐有禪伐
而封之爲恪禪而封之辨矣封其子孫以奉其祀
可也然則如周恭帝者何以處之其名號則固存
也以天下授而終其身無以嫌隙間焉此亦稽古
之義也若夫孔子爲萬世宗師歷代褒崇則有禮
矣以備三恪不亦遠乎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之親
獨不與焉（後漢書馬武傳）

曰格子曰雲臺之功爲光武治亂世非外戚也帝於
此有深慮焉故馬援不與援於之不可同語明矣
君子知援不究源之義者不能不致憾於援於援
且然而况功不如援者乎此帝詔後嗣之意也

學史卷之二

史267-318

學史卷之三　辰凡三十九章

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 左傳宣公四年

曰格子曰去留而族亡子良何以爲心故欲與於偕亡而卒存其族亦豈子良有心於要之哉讓國禮也偕亡禮也偕存亦禮也雖然子良於穆之族有義不同天者焉知稚者當有以處之矣而區區於存亡之偕何居

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 史記韓非傳

曰格子曰此其事在彌子瑕無足論者若夫人人則母病雖聞君車不可矯而得也聞母病而失視非孝子也矯君車罪刖毀傷其肢體得爲孝子乎抑事君於是爲不忠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其何以爲諸侯主吳人內之 左傳哀公十五年

曰格子曰斯禮也吳人未之知也陳人亦未之知也禮有終存乎入竟者存乎未將命者乎入竟者亡人爲之矯介攝其命乎未將命者以尸將事

諸侯存焉於是觀禮亦有存焉繁纓衛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左傳襄公十年

曰格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樂而用之猶非禮之中又非禮也哀不亦甚乎

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見未中旨罷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罷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見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 史記商君傳

曰格子曰商君者眞知帝王道者哉知帝道者不屑於王知王道者不屑於伯而況於富強乎古之進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爲先者耳不然則將揣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

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强也故一語而輒合羣商君於富强之術深矣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旣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左傳昭公十五年

曰格子曰古人立子之道尚矣假於神以服人固不若稽古人之德也雖幸而中君子不取焉楚夷也其爲是固宜

公薨之月子産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曰格子曰晉侯重於見客爲魯喪也推此心以及鄭則何至使鄭伯奔走於道路如是哉恤鄰與禮也聽親非禮乎

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曰格子曰舍而母將不可兩全乎全其身而虧於從君子不謂全也臣而從君女而齊男非禮也雖顚沛其敢違之賈獲之對不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儀也舍義而以利急遽而欲人之易信也如是哉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 史記李牧傳

曰格子曰岳武穆班師之詔或謂可以無受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古之道也惟其在上可以行之庸主則否武穆之還豈得已哉吾觀李牧之事於是益悲之

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史記江都王傳

曰格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天子旌旗豈臣所宜至於江都哉非之驕侈則漢有以起之也當是時請擊匈奴而上或許之有功何以加賞有罪何以加罰雖然不許誠是也然若漢之始乎

太后於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則母道

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衰之義也晉
議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及肅后之祀
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
應齊衰朞從之（晉書康獻褚后傳）

曰格子曰有君道則有父道有父道則有母道生
以事之死為之服禮也是以知從之逆則君道定
矣知敬之同則父道存矣君夫妻道則婦之固然
有不必論者雖然朝議疑之不有君子則服惡乎
定乎

代宗沈氏開元末入東宮賜廣平王生德宗天寶亂
因東都被賊王入洛復留宮中肅宗北討未及歸
安而長安為史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
宗為皇太子詔訪不能得德宗即位乃具冊前上皇
太后尊號中書舍人高參上議宜用漢故事分遣諸
沈行州縣物色審知行在然後奉迎帝乃使使者分
行天下故中宮高力士女顏能言禁中事而年狀差
似后又后嘗削脯噉帝傷左指高亦嘗剖瓜傷指是
皆宮中無識后者於是迎還上陽宮馳以聞帝喜群
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德宗即位
有司言皇太后沈氏厭代二十七年參訪理絕請因

啟殯詔群臣為皇太后發哀肅章門殿中人奉廢衣
置幄坐宮中朝夕上食告天地宗廟上太皇太后謚
冊作神主祔代宗廟備法駕奉禕衣納于元陵詔曰
可（[illegible]）

曰格子曰此人子之至痛也於禮無所據而不得舍有
可悲之痛則何必哉似者有矣求實也而近者
何乃不取此在所不知道之盡者也而求之盡者
何哉

王方慶為鳳閣侍郎神功初武攸宜破契丹凱還且
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備鼓吹而不作
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皆以為疑荀訥謂
禮有忌日無忌月自月而推則忌皆忌年愈無理據
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唐書王方慶傳）

曰格子曰禮有忌日無忌月忌月之論何從而起
哉忌繁而謬多亂世之道也

楚有士申鳴者孝其父孝王欲授之相辭不受既而
承父命為楚相居三年白公為亂申鳴辭父往敵因
以兵圍之白公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吾不得為父之
孝子乃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

千貲之金百斤中鳴自殺 說苑

曰格子曰中鳴之於父猶趙苞之於母也然苞之從
鮮卑猶若有可為者抑亦難矣向公何人不為忠
臣而實為賊也於是乎爲悲二子之不幸也

固公陽完宜其以知昭夫人之寧葉公亦至及北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
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
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
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左傳哀公十六年

曰格子曰或問曰或謂不胄之者則亦從均之緊
民望也不胄之緊民也近胄之緊民也近實必
不得已其從胄乎不然入門之際能揚言以諭乎
衆衆不信而后免胄其可乎

光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位光乃隱不見帝思
其賢訪之聘之三反而後至御日幸其館光臥不起
帝就見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
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
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
春山 漢書嚴光傳

曰格子曰或問陵何如人曰陵之告侯霸曰懷仁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也可以知陵矣且陵所處揣
之曲見而名節自是心始以節終孔子曰邦有
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陵之謂與

潛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以親老家貧為
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
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
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
先生傳以自況後徵著作郎不就 晉書隱逸傳

曰格子曰淵明在晉嘗為州祭酒為彭澤令及徵
著作郎不就朱子書其卒不以官稱何所為貴而
就辭非朝命也著作之徵則出朝命矣辭焉遂無
意哉此事以後定也於見乎時

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 左傳僖元年

曰格子曰女子從人常禮也不曰預弒二君乃稔
惡乎況齊桓以伯討之揚聲其此說行天討不

加於戎。學女禍滋矣。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左傳襄公三十年）

日格子曰女婦異道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貞也者女婦之也而謂婦異於女者謂同也公羊曰伯姬之婦道盡矣君子之惜之也

苗賁皇立而侍辟公子夜公子在大夫乎侍秩齊分子針納大夫侯與齊矣君子曰苗賁皇之不忘齊人也夫人可弃乎苟同無蹤乳人蕭矣（左傳）

日格子曰侯與侍氏私交者也其不以是衛令罾之而節各於弃人苟如是臣將不弃人臣踐嶽父無傷也豈君子之論哉

舍人朱宜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爲殤服帝可之於是詔主服封陽侯依成人之服（禮志）

日格子曰童汪踦以戰死魯人問於孔子喪而勿殤是故有位功而勿殤有德而勿殤有拜而勿殤其亦可也

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公羊傳哀公五年）

日格子曰春秋閏月不書書以朝廟喪禮為書月也此葬齊景公閏則喪之數閏也喪以日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也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杜預為不書始卒之月不與於喪數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左傳哀公元年）

日格子曰周勃左右袒之計其出於此乎當是時使其人左之右之亦若此也其如大事何哉君子之於祭也以理觀情斯得之矣

唐開元中上帝化郊禮散齋內外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散齋十日受誓戒令既合祭復漢唐及非祭禮制庶幾兩得（宋史禮志）

日格子曰上帝禮非古也日始郊齋不可以已乎宋之郊沿漢唐而崇寧大觀始法周禮誓戒十日前此古禮之存者也既不能已乃欲變郊禮而從之此之謂兩禮安在其為兩得也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左傳宣公十五年

日格子曰華元夜入楚軍登床而起子反告之以病說者譏其輕泄情實蹈不測之險抑不知元於此蓋有術焉因將以牀上之盟而易城下之盟哉言情而執遜詞遜而意切不然子反何其懼也何其懼也蓋戰國之策已兆於斯矣

彌遜律有丞相陳瓘草制用及命元龜語恩歎曰尊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漸咸以爲堯禪舜之文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有如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宋史倪思傳

日格子曰嫌之別於禮大矣故雖小物必謹嚴謂制詞而可援引非倫乎蹈數之不可不辯也人皆知之至於詔誥策命謂虛文而天下之典禮實於是乎在不有君子誰其辯諸

太史占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蘇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潜陽萌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宋史本傳

日格子曰日食之說詳著春秋詳矣而以十一月朔爲重者則未之聞也陽復於子其卦爲復君子之欲養之也蓋無所不至焉而陰乃乘之災孰有大於此者乎心春秋所謂大辰也日食於星宿其災尤甚宋有天下於宋之分野以爲宋亦可也

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稱稱稱病甚[illegible]傳

日格子曰漢太上皇何當崩哉史記於高帝紀不書獨稱傳偶及之耳月而不日恩禮可見矣爲天子父而不以天下葬可謂禮乎

文帝詔曰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史記孝文紀

日格子曰漢文三十六日服於已下之後雖師其末忍即除也東漢以後易月二十七日則以所聞先後論其父師以六等服後以時林日義雖各有所取如天下之通義何爲乎甚矣世變日降而禮不可復也

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

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文帝
初即位，謙讓未遑也。史記賈生傳

曰格子曰：此復古之會也。文帝安於簡陋，不知自
彊，遂使先王禮樂後世無聞焉，豈不惜哉！文帝之
咎哉！絳灌諸臣則有其責矣。論者謂漢制不能復古，
歸尤於叔孫通。通之皆非也，然之責也。通循而習諸
引而高論，不能彊文帝從之，為高位乎？是故漢制
不能復古，任其咎者，文帝與絳灌諸臣，其能辭諸？

學文卷之三 三

學文卷之四　巳九十二 九章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
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左傳襄公十七年

曰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飦粥
之食，自天子達。今曰禮卿大夫士服何居？斯禮也，
周其衰矣。衛蔡亦曾薛縗縗，衛之所謂禮也，非三
代之遺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故
晏子不斥其曰唯卿為大夫者，所以諱其以出之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史記伯夷列傳

曰格子曰：此萬古之高義也。使無中子，則國絕矣，
為夷齊者宜如何哉？曰：二子之去，以有中子故也。

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
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史記燕世家

曰格子曰：隗賢歟？禮之誠是也。使其未賢，能毋累
於明哉？且後隗而至者，禮之能如隗乎？不能如隗，
是塵其途而自塞之也。譬之動物尚矣，以虛鼓焉
者，未作得其應者也，其固然哉！

學文卷四 一

楚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空籍五歲矣 史記陳世家

日格子曰空籍者有年月而無事紀惡其君之篡滅其世史法如此哉史法如此哉

趙高者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與丞相李斯謀乃相與謀詐立胡亥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恃不篤正皆賜死 史記李斯傳

日格子曰當是時史有如董狐者當何如書曰無亦曰胡亥弒太子扶蘇穿弒而盾首惡盾與聞焉耳矣斯高矯詔之謀亥嘗聽之非弒而何亥不聽斯高未必能行也亥之聽利害惑之也自古弒君父孰非惑於利害者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左傳僖公六年

日格子曰微子啓如是信乎曰謬僞也微子啓猶宗祀而知其必亡故自罪以存爲宗祀爲重則可謂爲輕矣不然箕子不能死而如是邪孔子稱殷三仁微子是先觀於斯知之矣

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左傳襄公四年

日格子曰文王率叛國以事紂臣道也然非晉君也而陳叛楚以從晉何待叛從之是乎此矣雖然且地以叛是亦爲紂也何叛之稱乎而援文王以爲喻哉

前廷僣公留後遣弟明來告且成欲來宜會充殿大安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者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管仲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管仲固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命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 宋史王旦傳

日格子曰周饗管子以上卿之禮所謂物數也非位著也王旦引之以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可乎宋之於德明非周於齊之比也以成雅儗子產何居

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疋

非禮也（左傳莊公十八年）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莊公二十四年）

曰格子曰與數而同其失也寧與其得而同其失也微君子孰微故大夫宗婦猶用贄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史記田叔傳）

曰格子曰此卽所謂經術吏之所處也

田叔爲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史記田叔傳）

曰格子曰田叔之感魯王甚矣當是時使王聞之自若也叔則奈何曰諫諫不聽去孰能之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史記管晏傳）

曰格子曰桓公管仲之爲霸也不斯數言者盡之矣

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史記管晏傳）

曰格子曰晏之言曰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而死之吾安得而亡之雖然死與亡義之所不得也抑亦不得而諱之乎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

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嬰惟不明此義是以至此非獨無勇也

無忌讒太子於平王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必來員必不來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

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伍胥遂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 史記伍子胥傳

曰格子曰伍尚之就死正也胥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楚平而知權則必假力强國以報于楚遂不當立者取讒臣無忌戮之于市乃歸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吳入郢其爲怨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戕一國此申包胥之所謂以楚也胥豈真知權哉雖然爲尚也易爲胥也難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左傳文公八年

曰格子曰前哉有之大夫死命又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故司馬握節死司城效節出春秋皆以官皆死去無乎死道一去道二有去於幾者有去於遜者有去於幾者無死道何去於遜者無死以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左傳文公十八年

曰格子曰季文子三思而行其出莒僕曰今日必達何其不再且三也私意之把實與於已已無與焉何慮之有昔僕是也若使齊納賂出且僕殊故三思而私起焉爾不然則文子之決不勝其疑疑之時恒多而決之時恒少未可執是而疑仲尼之論也

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左傳文公十八年

曰格子曰伍尚召於楚平惠伯召於宣公皆君命也皆死尚往以父質也惠伯何居宣公與聞乎殺惡之謀其召惠伯蓋欲成其謀爾而惠伯以君命故竟蹈其難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惠伯之謂矣是故伍尚死以成孝惠伯之死愚哉

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

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左傳宣公四年）

日格子曰箴尹知無所逃之義申生之流也雖然申生必死箴尹不必死其無逃同其所以無逃異

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爲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禹爲司空平水土禹又用子而舜無疑心戮力勤王而禹無仇色（舜殛鯀史記帝紀）

日格子曰鯀治水九年禹從之乎不從也從之乎不贊也今皆不可知矣書稱鯀方命圯族堯詢稱鯀好直其何有於禹之言哉不然禹受命治水豈方娶塗山前此蓋弱冠矣或未之能從且贊也雖然禹聖人也舜之用之豈以其爲世業哉任大事而求人於世抑舜不可謂無意焉耳且舜以天下而用禹何疑之有禹以天下而用於舜何仇之有而後儒云爾哉甚矣其以常人之心窺聖人也

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背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匑匑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史記魯世家）

日格子曰公辟流言而居東矣亟將之詩可以觀情九罭之詩可以觀度矣公歸也不之宥而起之乎他日公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示不敢離王也而曰避讒之楚何從以我之國也公且廟之而恐一朝倍邪且公前武王後相成王病也禱也藏冊而秘也讒且諂而居東與奔楚也天動成王發書以泣而反之也何其同也史氏之雜錯一至於是夫何足辨而亦必辨焉者蓋不欲使誣詞之加於公也

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左傳隱公三年）

日格子曰宋穆公可謂知禮矣從禮而不從君不從君乃所以深從之也不賢而能之乎故曰宣公可謂知人矣此之謂也雖然穆公於馮成二子擇賢而立以輔社稷立惡則推賢成則正皆賢者之事宣公之知人固不繫乎其子之饗不饗也今以其子之饗而敵宣公之知人命以義者固若是哉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此則君子之論也

君子以二公子之立賢不爲不及矣夫能固位者必

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左傳桓公六年)

曰格子曰宣公烝於夷姜而生伋子又娶伋子之妻而生壽及朔三子者皆非所當立也況朔搆伋子并及於壽無故以死則朔也焉得爲君於衞之左謂之不度其成敗而忘義理君子之論當其然哉

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左傳莊公十九年)

日格子曰用兵脅君幸而從焉則刖以志罪鬻拳之志行矣當是時也使君不從將加兵否乎以是爲愛愛其所愛非人臣之所謂愛也

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左傳宣公四年)

日格子曰易稱神武不殺傳曰我戰則克故人有不仁仁者必武歸生明用于弒其君者以畜老憚殺又懼而與乎弒君子謂其仁而不武豈知仁者乎君子於歸生謂之不仁不謂之不武

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左傳定公九年)

日格子曰春秋鄭刑子産鑄書於鼎以救弊也叔向尚謂終其世必敗況析之所刑又改刑鼎之舊乎亂獄滋豐如叔向所云無足怪者析者書列刑名家不以君父於臣子無所不仁者顧輒殺之及其自取而謂之不忠乎

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魏志荀彧傳) 蘇氏曰荀文若聖人之徒也其才似張子房道似伯夷(蘇文)

日格子曰彧蓋有志於天下者然不能擇所輔於始及其不可輔也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朱子曰殺之者殆亦哀之也乎彧也病於知者也何敢望仁蘇子曰文若才似子房房能用高祖而彧不能用操子房倘如是乎又曰道似伯夷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彧當操之時亦可避矣而且事焉伯夷何

如是乎予曾為之說曰文君忘然管仲而不逃
心然後怨而逆未聞然非揚雄比也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
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違而道（國語楚語）
曰格子曰臨終之命弱為為治乎抑為為亂乎非
以時知之以理知之順理為治逆理為亂是故疑
襄之從為非而嫁妾之從為是以妾之逆為是而
以芰之逆為非
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左傳昭公十九年）
曰格子曰人子之於君父當無所不盡其心力若
以藥物有毒故舍焉以至免弑君之罪豈所謂盡
心力者邪故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知而邪學
斯得之矣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
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
人樽獻之客晏子撤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
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
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晉使范昭觀國政今子怒使
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非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與
故不從在太師而問之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

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
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
千里（韓詩外傳范昭）
曰格子曰春秋之世知禮樂者稱起扎二子嬰也
師也亦可與於此乎起扎考文嬰師守器考文存
乎學守器存乎節

學史卷之四

史267-331

學史卷之五　凡三十章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 穀梁傳莊公三年

日格子曰父天母地孰非天之子而曾聰明作元后有宗子之道焉故曰天子尊之也尊之也者貴之也如穀梁子所稱則大人爾而人從取尊稱焉何異之有吾故謂穀梁子爲論生理者也非知天子之義者也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穀梁傳隱公五年

日格子曰此庶子爲君者也庶子不爲君則其於母也奈何即其宮而祭焉已主之於孫止乎孫繼禰矣雖欲勿止焉得而勿止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史記齊世家

日格子曰燕君所至之地齊之故疆歟抑侯小而得之歟故疆天子之所分也不可以與人也苟小而得之取此與彼其義安在雖使納貢于周以辭令不以義令也孟子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此之謂矣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下拜登受 左傳僖公九年

日格子曰拜下禮也齊侯其知此乎推是心也可以進於伯矣

呂后崩諸呂欲爲亂朱虛侯章知其謀乃告其兄齊王發兵西以誅諸呂齊王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之臨淄計事琅邪王說齊王曰悼惠王高皇帝長子大王適長孫也當立漢於劉氏最爲長大臣固待澤決計齊王乃送琅邪王琅邪所作亂朱虛侯與劉章誅之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以齊王母家駟鈞惡戾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代王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乃迎立代王而告齊王令罷兵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日格子曰澤之西也脫齊之厄而已乃得吐天下

之至則嗚其志大且義正然其所言則非天下之
極論也代王獻高帝子於今功仁後孫疆天下之
極論關於是乎在而以辨鈞蒲氏其興亡散盡廣
長者何居雖然渾曰斃呂氏之黨者也猶作虐爲
能不見及乎君子論代邸之功當以渾爲首
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
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君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史記吳世家）

曰格子曰說者謂季札辭國而生亂當是時受而
不辭則何以入太伯之廟雖然季子可受也而難
爲授也或曰季歷傳文王矣有文王則可無文王
而傳亦何異於僚哉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其僞不可知使其眞非白
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獸又奏賦以風（宋史司馬光傳）
曰格子曰果麟歟貢於交趾亦足爲異然非明王
所寶也況僞者乎雖然麟有形有性紀載詳矣取
而驗之何眞僞不可知之有抑非光不能爲是言
也

因況乞歸葬陽翟既非託疾避事求見許詔終制仁宗
惻然許之即臣得終喪自況始（宋史列傳）
曰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當時之臣不能遂
乎不得已而從金革之人固有行之者矣況於大
無事之時乎不失於此而以行禮爲乎而不可
聘契丹兄共士泯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其酸
酒親彈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
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樞排論其辱
當非正之禮與其此使援比以爲何嫌拒之（宋史
傳）

曰格子曰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
弓武子不拜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既託婉辭辭卒
以不敢干禮取戾對爲拱辰之道當如此然契丹
非魯君比也其辭之也無亦取武子之意而更
其辭乎

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義褒
之也宋襄之禮讓也（史記宋世家）
曰格子曰公羊謂君子大宋襄之不鼓不成列蓋
聖學不明失其權度故其所稱如此史遷謂傷中
國闕禮義褒之也其然豈其然乎

郵封太祖諸孫行輩者爲王奉太祖後故言禮者僉侯

元代祖天子當日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若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覆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故議（宋史劉敞傳）

日格子曰太宗太祖之弟也太祖為受禪所後孰非太祖之孫而欲封其子孫作何者為主以奉為何居為之者祖而可使諸侯主之乎故之識得矣而未能盡言及此吾於是猶少之

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詣閤官太宗伯凡王之齋祠肆儀為位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從於尚書省（宋史邵必傳）

日格子曰儀可肄也壇不可褻也議禮至此可謂微矣謂其微也而莫之辯焉君子其將能乎

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漢書帝紀）

日格子曰此右文之舉也三代以下彬彬乎盛哉然言諸儒折諸經而謂之奏未聞折諸天子也然則議禮考文惡為必出於天子天子制命天子而制道必有聖德不然則所謂雖有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者也石渠白虎謂之何哉

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入釋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宋史天祥傳）

日格子曰黃冠備問任天祥可乎曰國亡臣死之正也不臣為得之乎可以無死矣何為乎以備顧問也昔者箕子陳洪範於武王為傳道也不然則武王雖有問箕子其答諸天祥之備顧問也始權詞哉故謝臣十人者之不卒請釋也為身計也其於天祥不能成生抑能成死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

日格子曰申生可以為世子乎申生獻公烝於齊姜而生者也不可以齒庶而况嫡哉然則春秋曷為世子之伯子命矣春秋晉下而作伯既世子之春秋曷得不世子之晉世子當曷乎定立子以嫡無嫡立庶以長不以貴不此之據何暨諸侯之立

是聽子孰不可以爲世子徒大子建亦然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
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
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元年）

日格子曰禮有之國君雖七十無無主婦皆爲求
繼室也攝夫人以承祭祀不敢踐夫人之位也不敢
踐夫人之位而子可謂嫡乎是故隱公不稱即位仲
子稱仲子妾爵也解乎此而隱公之名分定矣彼
子婦也嫉姤發爭而不知禮之有攝也仲子妾也
嫉姤分嫡而不知禮之無再娶也此所以紛
紛也

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
愼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太尉壻韋晤堅拒
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
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
故封識具存（段太尉逸事狀）

日格子曰此不得已而遂汚之術哉雖太尉之賢
亦不能無此

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
所執其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
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之倫類已乃序去其
後莫能徵（柳子厚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日格子曰季文子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其言
曰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也此禮之國恤之章
奚宜去哉

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
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
恥之澶淵之擧是城下之盟也其何恥如之帝愀然
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
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
帝顧準寖衰（宋史寇準傳）

日格子曰當是時也有出準之爲者乎有之而準
不從準之罪也不然則將從寇乎何以罪準雖然
三人謀從一人則二人者皆其讎也招讒起謗尙
何異哉

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除炮烙
之刑紂許之仍賜弓矢斧鉞得專征典治南國江漢
汝潁之諸侯率循西伯之令於是陽爲玉門築靈臺
列侍女撞鐘鼓爲樂紂聞之曰西伯改行吾無憂矣

紀本紀

日格子曰孔子稱文王至德今是說者不亦異乎殷之疆域沿域民多至七十里之國勿與維服殷民國之時文王事也事於斯則德於斯文王何心哉以是為陰孰謂之陽以是為陽孰謂之陰臧國譏士以私意窺聖人一至於是而史家從之為乎陋矣

兗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 宋史胡宿傳

日格子曰漢明盛德之言然非先王仁率親長等殺之道也若公主下降其當行冊禮與否兩存其言術之而已失於前者如不可追則宿之言其亦義也夫

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朔與統天曆不合請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善謂宿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 錄獻立

日格子曰正日上壽禮之大節也或以曆之不同聽其自行則於國體所損多矣當乎當乎可謂能接伴乎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左傳文公四年

日格子曰甯武子之不拜湛露彤弓禮也二詩何詩也而歌於魯侯之堂乎其言曰肄業及之忠信而婉

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日格子曰墨衰絰而從戎禮之變也禮變於不得已亦不于門庭而興戎以累人非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墨可也非不得已而墨可乎何哉遂墨以葬可乎可墨也亦可復也

戎州己氏剽境上僩討之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於使場用牲皆謂呼聽命 宋史和相傳

日格子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故用人于社春秋重之彼夷固爾盟於我可乎雖然廢盟則何以繫

其心易之以牲非得之矣
太史公曰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
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
邪史記吳王濞傳

日格子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不可爲邦田以業民也太史公懲吳之富彊逆亂謂先王山澤不封者以是故豈其然哉非若齊之擅鹽鐵東海魯之封實環泰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於是而齊魯卒爲望國抑何異也要敬論周都洛陽謂諸侯四方貢職道里均矣者是也其曰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者無乃太過乎

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議郎周霸曰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正閎長史安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不當斬大將軍曰青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史記衛青傳

日格子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爲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與也今皆不可議罪延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左傳文公二年

日格子曰宋王者之後其祖帝乙禮也鄭諸侯而祖天子謂有功也有功而廢禮可乎魯之郊禘非禮也鄭祖亦云

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至錢唐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甫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竊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爲如前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騎而先取以歸湯公遣官往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解於堂聽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仍損其階禁無敢輒發者而散給金帛如常出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朱子書僞詔後

曰格子曰此史所謂秘不宣者以其秘行[illegible]
如此哉不然仗義逆謀詞賊復辟亦因常如此之
所稱者然人心一諱爲力難矣甚矣湯東野之朱
昇有功於魏公也甚矣湯東野之朱昇有功於魏
公也

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帝曰河北再榷鹽何也
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
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
手詔罷之 宋史張方平傳

曰格子曰法有與代民無與代苟不察焉而輒有
所舉能無如河北再榷鹽者乎抑豈惟異代執政
者不求諸故雖一代亦有之

學史卷之六 [illegible]

石奢爲楚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自繫請罪王不受
赦令自刎死 史記石奢傳

曰格子曰君子之論奢者皆謂爲得而非所爲天子
然且可爲而奢獨不可乎雖然下第一等則奢其
庶幾矣其言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
忠臣也且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數言
者亦豈苟云哉

范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
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
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
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
婦者二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
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
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
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 錢公輔義田記

曰格子曰程子論孀婦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
大何范氏義田有再嫁之給也程子扶世教而立
言范公處世變而立法其皆有所見乎然則再嫁
之給倍非娶者何不能再娶者貧不能不再嫁者

允貧此事勢之固然也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每通施三絃黄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四中間十律以是爲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十二笛黄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隋書音樂志）
五季周顯德中詔王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

依管長短分寸設柱用七聲爲均參爲變徵樂成而和（五代史朴傳）
日格子曰律和聲和以天也蕭梁之通王朴之準和以人也律之制起於竹而通與準皆成於絲古昔有之絲不如竹其達於天人乎雖然後世又有用箭笛和聲者箭笛亦竹也然始之刊整絲之抑按引人而孰爲之箭笛與於律固然哉固然哉
劉子玄中宗時還太子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皆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騎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笑流俗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唐書劉子玄傳）
日格子曰曲禮之目衆矣未有不似人者朝服乘馬比跣紛紛於而禮何當哉於是劉子玄之議之爲當也
老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其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餘歟（五代史世家）
日格子曰此歐陽子之論也舒子之詔表忠觀也其論則又有異於是者焉成氏之惠虐民之令固

不相掩其服而歸于宋免民於兵革之害者亦不可泯也君子者參觀之
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韓文烏氏廟碑）
日格子曰初室其西上乎二室次之東室又次之今之祠堂近是蓋左昭右穆遷廟之制也西上東下同堂之位也古者祫祭太祖東向戶在東也今之戶非古之戶矣兄以雖存西上之尊而穆位無

史267 531

所於列且對越者歟於西向故以次而東甚明也此
變也自唐則然矣且昌黎深於禮者其叙此也亦
然而無異詞則唐以上蓋已行之論者不考當之
異同與戶之南東而輒欲以左右昭穆施于堂中
豈其未之考歟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

曰格子曰諸侯不內娶說者以爲不臣妻之父也
如其禮也可行於諸侯而不可行於天子乎天下
莫非王臣天子則何娶而可天子娶於諸侯古之

人皆然不以親故廢尊亦不以尊故廢親親有時
乎伸尊有時乎屈且以諸父則周公臣成王以諸
兄則微子臣紂妻之父獨郄爲其不可臣也斯禮
也可行於天子而不可行於諸侯乎

從璟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鎗指揮使明宗軍變于
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爲亂軍所逼
爾宜自往宣朕意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
殺之從璟呼曰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
賜名從璟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
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
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歐陽子
曰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
用而有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
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
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
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
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
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
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
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

事之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五代史從璟傳

曰格子曰昔者鄭子爾從晉使伐鄭而請無與鬭
鄭君子以爲知義死君父之際哉身從其居志從
其義孰謂從璟者處亂且遽而能審其所處如此
哉歐陽公此論其得於禮矣

太史公曰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
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
畔逆仍父子再亡國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
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史記淮南衡山王賜傳

曰格子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大史公敍淮南衡山列傳在東越朝鮮西南夷之
後豈亦孔子之意邪淮南衡山故荊地也春秋於
楚以州舉或人焉者不惟其進其爵耳用此彼
則戎之蓋春秋則然吾於淮南衡山擬何書哉
太子燕會衆賓客數十人太子死或曰君父各有篤
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
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比論太子諮之原悖然對曰
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邴原傳
日格子曰天下事之難處莫甚於此忠臣孝子亦
各自盡而已他人無與焉而問之何居得非欲假

其言以濟己私邪家國之事固非一丸藥之可喻
也一彼一此並行而相悖無兄惟者抑亦豈不可
求兩全之道乎不然舜棄疾陵於伊尹則有君臣而
無父子爲子胥則有父子而無君臣皆非君子所
以與忠孝者也或曰原爲曹丕誅故曰父也云否
獨無君乎否之無君久矣原之言是助之也使管
寧當是問也則如之何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寧既隱矣其將默乎
舍兄繼成寧中得疾就醫百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
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頓仆稱繼言曰我雖
不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
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
幷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舍
乃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漸息
且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
合乃絕棄人事躬耕信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二年晉書顏含傳
日格子曰人死而復蘇者有之而能夢而不
能言之復生何也魂魄合而爲人離散則死若
徵者殆陰復而陽不復歟不然則周旋不合者

何故也邪
萬曆紀元某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
在廷侍中給事侍郎中書寶參攝中書
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詔命者既受命
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以公卿相顧者遂巡進北面
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
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無失詳文獻
日格子曰當代寶參宣致詔詞於習儀所而先
日云云者公卿相顧而寶進退從容可爲倉卒應
怪也

稀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史記衛世家）

日格子曰予觀淇澳之風抑之雅皆歎武公之德粹矣季札觀樂又盛稱其德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而史記乃有殺兄代立之說何其不類也昔者吾友李天瑞嘗問武公而子人品於予予以聖人之徒答之行不義殺兄武公豈爲之哉武公豈爲之哉不然則史遷所聞誤矣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人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史記漢文帝本紀）

日格子曰短喪之令出於漢文而行於景天下後世言不避不歸之景而歸之文何也文賢者也以賢者爲父且爲君景爲得而違之是故某文而舍景亦春秋之意也

居喪用禮除喪用吉禮因其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伊川文集論開樂御宴）

日格子曰除喪用吉禮因其而行允乎禮哉

鄒志完第進士調揚州穎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

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宋史鄒浩傳）

日格子曰成化初章懋編修黃仲昭莊昶檢討眾以史官撰煙火致詞懋等以爲元宵之風由與起者非樂嘗與撒謝之人卒使三子上疏諫同得罪以去能不媿純仁乎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史記封禪書）

日格子曰名山大川邑爲表也爲天下表也三代命祀位則嚴矣故稽古物記祀無易望祈安者望可以通乎未能治其人而欲有事於神是誣神也其雖黷之然則在諸侯者何如諸侯之地固天子之地也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

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
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
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
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
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史記淳于髡傳

曰格子曰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髡之無言其
迹似之使其後所言者能出王道則髡亦何可貲
哉雖然髡受賜而辭位終身不仕游士之中蓋亦
尠之能逮也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存趙乃與平原君
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
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
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
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
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史記公子無忌傳

曰格子曰不可忘者以德報德也不可不忘者庶
幾乎無施勞矣在戰國亦其言之近理者乎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
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信陵君與君而相趙割東武
城而封君者非以君有功也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
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
可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史記趙勝傳

曰格子曰親戚不可計功乎無功而以親戚封封
而有罪可戒也有功不可計也雖親戚也而封以
功功有小大猶罪有小大也罪有至於不可赦則
功有至於不可不計以是推之勝得之矣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
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

願得笑躄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終不殺居歲餘賓客
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
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
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
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史記趙勝傳

曰格子曰笑躄之必戮以成好士名此戰國之習
也設有賢君當此事也亦何隱乎之後宮不使見
躄而笑人也然懲之懲惡任心乎微而士之去就
與焉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

仁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
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
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唯當萬死
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
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嘔
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
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
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爲得之矣[illegible]
日格子曰身可降賊不可降然必有所託而附為
不可破者而後可以言不降也若身降而城隨之

其與幾何為苞計者守而不遽戰毋庶其全乎或
曰徐庶何如曰庶無專城其為去也異於苞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公也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穀梁傳文公十八年
日格子曰此以情言也禮在其中矣雖然禮無二
嫡故子有非嫡而母無非子家必嫡姪哉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
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
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左傳莊公十二年
日格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此天下之名言也石祁

子蓋碏之族執訊而不肯冠冕何以[illegible]者其
爲賢父矣其能為是言也不亦宜乎
閭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與仇家鬭即死其
處以誣仇人隣族亦以移鬭狀捉仇者往往釋去俗為
之少衰[illegible]
日格子曰[illegible]衛人亦有為此者
蓋俗使然[illegible]宜有之又問有藥可解治
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徐鹿卿守建昌[illegible]府檄取米五千[illegible]曰守
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

民爲守計則置吾守猶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宋史徐鹿卿傳
日格子曰邦邑之民心即今內史之民心也然見
寧之速乃所當論者鹿卿之所見取與寬異矣乎
之不亦宜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傳文公八年歸父如
晉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宣公十八年[illegible]使於齊
還及宋聞君薨[illegible]臧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臧孫曰
歸父之命獨[illegible]受之君大位天可逃乎[illegible]歸復命而
[illegible]敗宣公四年

日格子曰歲尹守經歸父達權公孫敖違禮壞法者也同使而異道如此夫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檀弓下

日格子曰凡卜欲其敬也故卜人言然非爲執喪者發也然則執喪而卜當奈何亦喪服而已禮冠有喪服冠者卜獨不可乎石祁子於是乎知禮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左傳昭公十五年

日格子曰妻之喪子未除不可以稱娶古之道也故周景王穆后薨太子壽卒叔向謂有三年之喪二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左傳哀公四年

日格子曰正常之告南孺子之子男也可謂不負季桓子矣於是康子即位矣告不亦晚乎娠有期日始卒而告猶當焉因愈於既葬而徒告也雖然康子之立必有君命矣君將奈何因其請退而從之可也遂俾播爲而約反嗣於他日亦可也

卷之六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史記張釋之傳）

曰格子曰昔中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張釋之在漢朝固所謂賢且能者亞夫恬開知之推崇而禮也乃結爲親友則謂之何黨耶比耶史遷謂由此天下稱之其見釋之抑亦淺矣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左傳哀公十年）

曰格子曰華元子反情以要盟春秋譏之季子之救陳乃自退於楚得無與之類乎季子以三代之道而恩民華元以戰國之術而救國季子道隆而意遠華元術勝而道微

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左傳成公三年）

曰格子曰此弔禮之變也三子者自役至焉未復命故也衛人以變禮處之可也凡弔者莫皆自然遂常以葬謂之何哉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穀梁傳定公元年）

曰格子曰魯人之不弔不敢弔也臣之於君喪其儀弁必後父之殯殯而後弁不亦緩乎此禮之變也曾子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然而况遠者周與魯者哉是故夫禮則然禮莫大於君臣父子變之道於是乎難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史記張釋之傳）

曰格子曰王生以結韈重張廷尉何哉此所謂盡老者命之結而結生所謂重也然王生亦何以知廷尉必能成生之重哉昔者圯下之進履老人者欲抑良以教之非以進履爲重也王生何以教廷尉者而使結韈邪汲黯揖大將軍禮也禮不失已亦不失人是故已重人亦重若王生之結韈者見其自輕而輕人[illegible]以前證誅用王生

史267-346

封卒見謝斯豈非所謂評邪蓋黃老之術如此
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
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公羊
傳文公十三年
曰格子曰此封國之證也周公之功大矣周公封
魯公嗣禮也周公相魯公以亦禮也周公拜魯公
安得不拜魯公拜周公亦安得不拜禮之緩蓋如
此
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
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

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
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
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
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
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
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
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
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
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
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

開之立起坐飧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
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
闚天也梁孝王世家
曰格子曰經術與文吏異于權經術於骨肉之間
唯知道者能之得以論其所之惡可以決斯議矣
始大臣誅諸呂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
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皇帝立聞朱虛東
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曰格子曰朱虛侯章呂氏將也獨能深惟大義殺
然得之當其時微章劉之安否未可知也其欲立

齊王亦少大失哉及立文帝之後願欲之以絀其功
延生於嫌雖文帝不免焉是可以為愛禮子謂人臣
之義王陵為正愚於章亦云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
議之丞相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
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
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
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

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史記周亞夫傳

日格子曰嘗門不得入亞夫於是爲丞相乎廢栗太子封王信徐盧等亞夫於是爲丞相

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者父爲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武帝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媼承間言太后有女在長陵武帝使使往先視之在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詔副車載馳還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爲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　史記外戚傳

日格子曰事至武帝無齒處者矣爲景帝爲王太后者當若之何君子作事謀始況后天下之大事也而可不謀乎納之非所納也立之非所立也始之不謹如此而欲善其後乎

竇長君少君上書自陳竇太后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史記竇太后傳

日格子曰此可爲保全外戚之法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illegible]

日格子曰襄子不阨人於險仁哉叔向之言乎然仁之施自親始葬五日而起兵抑何不類也其語之習於耳久矣襄子之仁其亦以其信叔向也　[illegible]

[illegible]爲仁文王之固體尙矣[illegible]之仁成則襄子敗則宋襄公然則君子之觀人豈可以成敗哉仁有同功仁有同過

趙王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史記藺相如傳

日格子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相如以死殉璧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完而相如歸趙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國勢之重概於是繫是行也良亦幸哉雖然璧之重不在

於相如為一璧而失相如是以上予敵也士亡則國隨之何璧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嬰得璧其璧遂王知是者幾免夫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乃先晉人 左傳哀公十三年

曰格子曰滕諸姬也薛異姓也昔侯相朝長滕侯禮也吳四夷也晉中國也兩伯並會先晉侯禮也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 左傳定公五年

曰格子曰子西匿其讓節故欲濟難以權可謂忠乎社稷者矣雖然禮固有重於亡國者不可斯須去也是故子西非純臣也王孫由于嘗告之曰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其所以識之者至矣仲尼曰彼哉將不以是哉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 通志邴原傳

曰格子曰殉葬非禮也況嫁殤乎能違亂命於其父嫁殤非禮也曹操不能克私愛於其子此亦可以觀人矣原能辭殉而不能拾掾以去其視管寧能無媿乎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左傳僖公三十年

曰格子曰身從其奔而心從其宗從晉伐鄭而無與圍鄭之處茲斯可也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曰格子曰饗君而燕非禮也燕而宰獻且終之以媟非禮甚矣子家其明於君臣之分乎其明於男女之別乎不然既謝饗而復以君出何其果也

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珏曰比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朞著于令 唐書杜悰傳

曰格子曰斬衰三年子為父也夫為夫亦然以駙馬都尉而為公主服之則何謂也唐太宗禮遣其

女正千載之謬尚為而有此例哉不然則高宗以
後或有變亂者至是猶未之徙爾

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
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
為為兄（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日格子曰有一乳二子叔所長者或曰長先或曰
長後夫生也者先也亦先矣而曰長後可乎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
求而與之子產曰出一玉以起二罪吾有失位韓子
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請諸子產
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毋乃不可乎韓子辭玉（左傳昭公十六年）

日格子曰韓起求玉于子產弗與既而買諸商又辭
弗敢闕其辭可能也其貞信以忠不可能也抑於
是而得處商人之道焉而商人之事上亦可謂有
禮也已

宋天監初齊臨川王獻所生妾謝葬被發不至埏門
[illegible]何佟之議以為改非根恩

尸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不及于椁可依新
宮之火處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為衍宜一年何佟之議
追服三年無禪尚書議並以佟之言為衍（梁書何佟之傳）

日格子曰尚同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
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
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韓子謂
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
三月又謂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臨川王之於
妾毋無亦酌此而為之乎何佟之議何其過也

度支奏設消為消稍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
按誅罰之（唐鑑宣宗九年）

日格子曰漢石建奏書馬字以罪死謝不失為醇
謹之臣唐宣宗按斷孫隱中足成度支奏清字為
清不免為苛察之君待臣之道固不同也雖然君
建之過觸刑以業之意也允孫隱中之心則將無
所不欺矣書曰刑故無小豈謂是邪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
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
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願陛下為原廟於渭
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

原廟（漢書惠帝紀）

曰格子曰洛周公爲天下營建文武廟於斯儀也漢立原廟于京師于所幸郡國非與於洛之廟矣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其原廟之謂乎

故事凡欲立後世子孫必先以金鑄其像而占之以鑄成者爲吉（漢書外戚傳）

曰格子曰大事務從簡於天矣鑄金人狄俗也狄人行之君子無取焉蠲然無疑無心故能決大疑金人之鑄事出於巳巳人之中容無爲好利如毛延壽者乎要之事不師古未見其可也

臧氏之母養公者也（注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公羊傳昭公三十一年）

曰格子曰養公者公與其子孰重以爲則公重以予則公與其子等爾然則爲臧氏母者奈何臣固有以殉國者矣況於子哉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爲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史記漢宗室傳）

曰格子曰有其內而能用賢古之人則然也史遷及此亦有見哉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公羊傳宣公元年）

曰格子曰臣有大喪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公羊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予曰臣辭之禮也禮即人心者也

晉師之救鄭者至（河上）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公羊傳宣公十二年）

曰格子曰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楚莊之於晉鄭也有之而伐陳之役義大矣雖然其猶在秦穆之下乎秦穆之悔過聖賢之地也

學史卷之七

母在長安病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悴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不能與母俱留卒京師子道未足稱不可謂孝乃更謚良[illegible]

曰格子曰[illegible]則[illegible]無逸有一失而獨以一焉蔽其不孝得無過情乎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illegible]孝友傳

曰格子曰刲股之非孝也君子之爲論久矣予獨恨夫術者之不達理贅之旨也秦穆狗人春秋失之充其類至斥作俑者爲無後今人肉療羸其爲俑也大矣人子爲之雖虧體猶可言也世有慕而謀身者能不爲跖乎

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邑并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昔袁盎引卻愼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唐書宋璟傳

曰格子曰名以制義不可不愼也尚矣古之人有命太子曰仇而諸子曰成師者皆因[illegible]而名初無[illegible]者也而皆足以兆亂況擇[illegible]之宋璟見遠於近知著於微其稱揚[illegible]之所到也夫

開元末壽王瑁以[illegible]爲人子[illegible]國偶以諫[illegible]不改[illegible]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勸之帝嘉其讓乃不拜[illegible]

曰格子曰明皇絕諫路久矣璟一言[illegible]賞其受之禮也其辭焉以讓能也[illegible]也猶得有虞賞不繼而卒不拜無乃過乎

后[illegible]悟即日遣徐彥伯[illegible]召[illegible]至后儼于帳中召見仁傑[illegible]仁傑敘請哀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唐書狄仁傑傳

曰格子曰廬陵[illegible]仁傑[illegible]之力大矣[illegible]中[illegible]知[illegible]仁傑於是有[illegible]請[illegible]無[illegible]猶未成乎還也然亦有賴於[illegible]之太

保以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門之外

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禮女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同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而良未世非而圖婚三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降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行服除乃婚（唐書于志寧傳）

曰格子曰志寧之言其知漢文之所以為詔者矣漢文之詔其大指蓋為吏民而設爾公制行未之及前禮者繼於便已踵而行之遂使漢文負大罪於名教誰敢議禮能為志寧之言者於婚而推之凡不係於吏民者皆可以已此志寧所謂心喪也則於孝乎何損之有晉武魏文求者亦獨不聞漢詔乎

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為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為言文宗以興免父因近於義杖流竄刑君子以為失刑（唐書刑法志）

曰格子曰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上官興歸獄之期於必死不若從囚來歸者之例於是免也是故殺一人固足以守天下之法釋一人尤足以惇天下之倫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抑文宗之失刑在陳弘志不在上官興余為議此何哉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群臣懼矣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之知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國語楚昭王年）

曰格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聖人處恩讎者至矣楚昭王之賞與叔孫昭子之不怨抑何異也賞以勸孝罰所以勸忠也君之政也無與於政者其將然乎雖然楚昭非能直也為德以忍身也其

何足以語此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國語魯語十一）
曰格子曰范獻子恥不學與昭傳子將不能相禮者何如學之道博矣禮入國而問禁此學之大端也學則能問能問則何諱之不知哉是故學莫大於禮范獻子以枝葉言之何居抑吾於此可以觀國矣魯秉周禮故傳子之言然晉之於魯遂答獻予之云不亦宜乎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晉人救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曰格子曰使之於國大矣剝交強國而可不慎擇其人乎子員賢固不可以子朱當御廢告之遜而三云不應至肆撫劍之勇叔向於此舍拂衣其處乎孟子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其叔向於子朱之謂矣
吐蕃金城公主請詩文籍四種名示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苟許其求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誠與之國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今求哀稍須許其降附漸以詩書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唐書于休烈傳）
曰格子曰王言為令聖言為經覆載之內孰不是訓令可擯略不可擯遺惟經亦然夷狄非我其情雖不可知可億逆而拒之乎春秋名分之書也名分莫大乎華夷尊攘之消於是焉在夷狄人心則是二經足以為感化之地矣謂須經而舍春秋獨何見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

蓋勝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公羊傳僖公八年）

日格子曰致夫人之說三傳不同今就公羊氏論之媵之先至則奈之何齊大而强也為婚姻其[illegible]安於媵也[illegible]矣何謂終之志辭之可也婚可[illegible]媵不可[illegible]也此不圖不久[illegible]亦[illegible]以已之禮莫大於分[illegible]之分定於[illegible]後[illegible]與[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以禮者也可以已之而不已[illegible]之罪乎魯之罪乎

輒公祏反寇[illegible]行軍[illegible]之引兵趙九江李[illegible]以[illegible]張[illegible]祖尚[illegible]節度將發大[illegible]不變為血坐皆失色[illegible]如徐曰禍猶無甚唯所召爾願我不負於物無[illegible]君[illegible]公祏禍亞[illegible]以[illegible]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illegible]飲[illegible]心為安（唐書[illegible]）

日格子曰詐叛之必[illegible]以義知之非以祥知之[illegible]祥以[illegible]安[illegible]然也[illegible]心安而后去氣[illegible]之道或在是乎然則雖謂知之以祥亦可也

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

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斬於是斬逢丑父（公羊傳成公二年）

日格子曰逢丑父斬而免君何如曰可也曰免君之之死而不能成君之死如之何其可也曰國君死社稷[illegible]也社稷不亡於[illegible]雖[illegible]不亦可乎雖然佚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大夫欲免失位之譏於君不可得哉可得哉

[illegible]之[illegible]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終[illegible]大[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不怒[illegible]乃以其子代[illegible]長而立之

日格子曰[illegible]國人圍召公之宮何至於以子代王太子而王之衆怒如不臣不[illegible]之不止也此召公之權也我以[illegible]彼以王太子名殺而實存公為社稷謀至矣於道[illegible]也然則祭仲[illegible]而勿予苟[illegible]則以身殉之國人方德召公必無并殺之理使伊尹周公處之則當何如作伊尹周公則無[illegible]之亂或有之亦如是而已矣是故以身殉者正也以子代者權也雖然[illegible]隆則隆道污則污

伊尹周公之事召公其將能乎
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後漢書橋玄傳）

曰格子曰劫質而并殺之可乎執而治之可也貨以免焉而徐圖執之亦可也苟疾之甚而快於一去彼彼質者何不辜如之如之何其可也且殺人于衢其視大弒父與君者異矣謂之國賊不亦過乎

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唐書郭子儀傳）

曰格子曰汾陽之父之冢發於魚朝恩汾陽之智豈不及知哉君子之於小人固容之耳抑汾陽久主兵柄其對君亦當如此易曰何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汾陽於是乎兼有之矣

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惧

廣陵王雄猜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詔絪不許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頷乃定（唐書鄭絪傳）

曰格子曰爲天子草詔請而後書禮也書而後白權也惟執經以處變可以行權不然則否變莫大於病不能語繼嗣大於知嫡以長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旨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唐書李藩傳）

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宋史李沆傳）

曰格子曰此君子所謂可而拒以爲否者也三代君臣面相可否故爲吁爲咈後世不然則承密命而後不及奏者小否則塗大否則焚亦固不能已也雖然臣一也在諫議之地者亦其他不可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左傳宣公二年）

曰格子曰處既告盾可以不死乎靈公欲死盾盾不死處惡得不死處不死必有死處者矣然則田從簡之卒何以不死靈公之死盾也以忌從簡之死富人也以靈忌以去爲快而以得爲遂從簡之死富人固不能靈公之死盾之切也處必死卒不必死處也義卒也得其死之地亦以其人故得其可不務乎（五代史長從傳許州富人有帝欲之而不可得卒夜入其家穴而取之使臨垣隱木門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實而害其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繼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唐書韓偓傳）

曰格子曰韓偓不爲貽範草制正矣其詞何變衰而召可乎有所避也夜則從命乎亡事可也不然而從利亦偓之罪耳三年之內無日可者禮曰既葬各以其服除此變衰之候也衰可變哀不可變

此時而可召安往不可哉禮疏曰三年之喪小祥後喪與大功同故曰功衰此所謂變衰也

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宰偕來（唐書裴度傳）

曰格子曰裴度欲止敬宗東都之行非面覲不可覲必表求禮也徐俟其代及敬宗行偕來言禮之變如此有度之忠可也不然將不涉於擅乎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公羊傳襄公十九年）

曰格子曰閫外專制尚矣然苟以遇利者有之矣有專以從禮者也知禮非難知權爲難故士匄見善於春秋

晏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晏援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晏笑曰其母出從後刺殺之（五代史王晏傳）

曰格子曰繼母而后知爲繼母聽斯獄者亦疏矣當是時也使其父怒必殺之亦不足惜得無遺情

予凡非繼明者準是以聽何如思在家法作內思
絕而法用用法以義康誥曰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
商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
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
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紿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
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況賣交
也（史記酈商傳）
曰格子曰國爲重則朋友爲輕是故寄不紿祿亦
北軍不可入也酈生之節當以賣交爲議實而取

敗猶將發之況一舉以定漢社稷哉
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
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史記儒林傳）
曰格子曰諸儒從陳涉者使其不死其從叔孫氏
予涉且從之矣況有高帝之召如之何其不從也
執先聖之禮器以往而用舍不敢必焉蓋愚於從
涉則必不能巧於事高叔孫之巧可及也諸儒之
愚不可及也當是時兩生獨安往哉師不從甲爲
不從通非有定見其何以與於此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
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
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公羊傳定公十三年）
曰格子曰鞅以衛貢殺午開邯鄲荀范之亂鞅始
之也故懼而奔於午氏欲懲艾而以取甲逐君側
之惡號之是加之大惡也鞅何辭於千古哉鞅不
足惜而使天壤間有此稱號後世效尤者往往藉
口焉則公羊氏之說啟之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公羊傳文公十三年）
曰格子曰新穀盈器故曰盛燾者從也廩者連也

物亦太辨矣燾廩之議如此魯廟八佾而遂及於
群公何莫非禮而僭乃在此哉
張駿遣理西域張植爲前鋒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
鼎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
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
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鼎率其群下
四萬人肉袒降于晉（晉書張駿傳）
曰格子曰君子之行師也或以是嘗焉則如之何
仲尼懼師而慎戰不開亦然而況有所關哉前者
之制尚矣鬭而中微焉視柏人以圖不迫視亡

如亡以關不亡視邪如邪以關不邪是所以濟其
師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否則蔑以罹否則
肆以怠
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太
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
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
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
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後漢書鍾離意傳
日格子曰贓入於君君之府庫也賜而不受禮歟
非禮也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
受之矣所謂禮者如此雖然賜出無名雖君命固
所當辭也抑有辭指命下則拜教之俟拜已乃陳
辭不獲則再拜以退朝夕候之唯其盜泉勝母亦
安用是語為哉

 戊 凡二十九章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
胡建守北軍尉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
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
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
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
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建亦
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
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 漢書
日格子曰監御史自為姦利其罪大矣建以擅斬
之可乎軍法惟將軍可以斬人御史天子命監非
將軍所得斬也而況尉哉是故請命而斬之則建
也可稱也擅斬之是啓亂也是也不容於三王之世
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
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
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
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
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
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但朕
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善惡必記朕

恐耳曰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者焉一見得以自攷閱焉上之（唐書鄭覃傳）

曰格子曰人主觀起居注以自警得失則爲懲惡之之端也史非董狐久矣而直筆猶存於後世者以人主無觀道耳觀之一開顧慮必生豈能無損乎如欲知得失者則凡前史所載孰非殷鑒何必起居注哉

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揚雄記楚）

曰格子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之所處當出於此今也不然其於禮過矣然則弔而未葬女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不可即塋而生可與其死乎弔而返服以待葬而除焉可也

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等議者以爲欲御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臨非則日納后感禮可以臣喪而廢從之（晉書孔坦傳）

曰格子曰大臣之喪君與有變焉不御樂而納后是以喪婚也而可乎日食而失朔不可追救矣然且以后與太子之變而廢之婚之期可以御也有大臣之喪而不御則爲乎可知之辭斯可以已矣

西門豹爲鄴令召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良久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史記西門豹傳）

曰格子曰先是數年秦以君娶妻河蓋夷俗之漸久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曷不先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甚矯惟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媿於陳子亢之止殉葬哉子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秦初以君主妻河解題曰用物妻河以下視世成風之俗此段文使西門豹爲鄴令豹民苦歲爲河伯娶婦豹始禁之昔魏與秦鄰）

意者染秦俗與大事記

晉定公薨子出公錯立趙鞅降三年之喪為期大事記

曰格子曰三年之不遂服其非人心所安哉故降而朞又降而二十六日又降而二十七日

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史記趙世家○曰格子曰姊為代國夫人既殺代王將奔其國夫人距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稷以國之則殺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

曰格子曰代國夫人為國拒賊不知有弟也弟而伐姊之國弟道亡矣所恨者夫人不能為孫翊之妻之為耳故摩笄以死代人憐之而稱獨論其距戰為是死節著矣戰或疑乎兄弟敵國之耳

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晉書羊祜傳

曰格子曰抗之飲祜藥也其識度明且弘矣雖然此豈人之情哉康子饋藥孔子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藍尾觴之饋也猶尚如此而況敵國之將乎

馮道根以疾卒於官是日與當春祠二廟及出宮宿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於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甚慟梁書馮道根傳

曰格子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君聞臣之喪哀心生矣而可臨祭乎朱异之論陋也何必援衛獻公事哉獻公以祭服襚其臣非禮也

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後漢書明帝紀

曰格子曰三年之喪禮也七世之廟禮也漢之文明三代以下號稱賢君何為為萬世廢禮之倡乎蓋文也老明也佛

時賞祖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至傳呼開門太祖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乃得入五代史周世宗本紀

曰格子曰當是時滁已克矣父夜至須臾而入

也使大敵在外則如之何寇若入之其亦可也

眞宗不豫大漸之夕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沖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公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宋言行錄

曰格子曰眾水之出元儼偶然哉予讀元儼傳彼固賢王也其以問疾久留不出得無陽他好乎不然水黑矣何爲悄然而出邪古人謂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若迪謂邪若大抑邪抉其邪於黃揣

段文卷九　六

腹心以定倉卒之變則如錙銖思大矣

眞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勞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獨進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耳旦等在道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旦等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宋言行錄馬

曰格子曰君蔬臣肉問焉以對禮乎曰非在勿欺禮也雖然無亦以封禪非禮故然歟封禪之非禮久矣君欺臣諫禮也臣從矣君蔬而臣肉雖勿欺欺也國有常刑揣郊廟齋則何如曰此在絕葷臣亦

絕葷禮也蔬食何爲

公嘗奏事而帝覽說墜文書于地不顧而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識者謂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宋言行錄宋庠

曰格子曰帶究而文書墜庠蓋未之知也知則將請罪不暇而安行自若傾乃以是得大體乎禮勝適公所先帑容飭王毋乃非存也知此則何有帶之寬之存

公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眾遂讙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擐轡行眾不

段文卷九　七

敢讙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宋言行錄

張詠

曰格子曰倉卒應變要人吾不得而知矣自大賢以下當不出此魏公云琦不敢措置予亦云

文彥博當獨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除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私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宋史范鎮傳

曰格子曰相之道要難於休眾忌弱禁不除雖欲任其將能乎若大郊迎足導諛也范公可謂知相道矣

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
而日食猶廢況彗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卽罷其禮 宋史杜鎬傳

曰格子曰當祭而廢禮者有之皆因事也彗非常
事卽月與日事郊爲從而廢諸如以災而懼也則
修德以弭之禮也從廢禮焉何依

公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
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
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
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宋史范鎭傳

曰格子曰難進易退君子之盛節也然豈欲以是
爲名哉是故知者有時而然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爲陰曾
公曰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
宜戒之上問公公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宋言行錄吳生

曰格子曰夫二子之言何如曰皆未也夫乾天德
也坤地德也天不乾故裂地不坤故震政府與聞
存焉震辨其是其諸臣下有將變祖宗之法者乎雖
然地之不坤蓋外乾爲求之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
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使愈爲之未必有
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爲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
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
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 宋言行錄韓琦

曰格子曰相爲天下證也故惟其人則心誠取之
非其人則心誠舍之始用焉以求免同謗於後世
得無與古迪知忱恂告教厥后者異乎不然則待
仁宗淺矣

彗出寅艮閒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

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
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 宋史李光傳

曰格子曰災以分野此列國之占也一統之世則
不然夫君天下之占有分野無分氣

帝欲相王欽若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
者眞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
我十年作宰相 宋史王旦傳

曰格子曰論人以地不若以人孟子曰舜東夷之
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君不以地而臣獨以地乎
人之忠邪南北固皆有之或曰衆任何如曰否惟

其人

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今主上天縱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此為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 晉書羊祜傳

曰格子曰舜典曰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此堯之民尚矣為之中制焉則有罔禮孰謂有父子無君臣哉其視人以日易月為愈遠矣

從母依之奈何從母子求為將驕蹇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內欲之驕乃以為將護後犯法驕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流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 晉書苟晞傳

曰格子曰此蘇章張鎮周之用心也彼於故人君子猶有議焉而況從母昆弟乎法不可貸固也而不發之以咨則何至於法之戮也公義私情於是乎

有所不能然而法所必加者亦何敢以其私情廢之於上焉人猶愈乎儕矣

有欲復肉刑者誠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 宋史呂公著傳

曰格子曰肉刑之不可復無先王之教以為之先也有教矣焉用刑而殺人乃所謂生道雖不怨者不然雖不殺人吾未見其可也試之何為仲尼惡作俑者試亦試其為俑也大矣公著其知義乎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

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 史記叔孫通傳

曰格子曰兩生尚矣叔孫通以隨為通者也雖則皆與其類也寧廢禮以從於綿蕞而興於簡易乎

之文漢高不能行矣殷之質夏之忠何往不可哉
苟簡目易漢高未必不從也通也不以簡易導上
而以尊重逆君故余於是采秦苛儀除而削其踰
之此通之罪也不然宗廟及某獻酬之節數者而以
文過爲逢迎之心於是乎可識矣雖然禮儀一物
也禮苟廢矣百年之內君臣如之何父子如之何
而況積德以俟乎故曰兩生尚矣易蠱之上九
曰高尚其事

州郡災旱令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
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人稱爲作褐衣

罪畢上言帝以乃不死未嘗章示百官言議其罪
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矯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
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
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若繩之以法將兆賢朝愛
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漢書□□傳）

日格子曰汲黯之稱矯詔之稱擅亡望之稱專
亦有辯乎黯非所命故謂之矯詔非所度故謂之
擅望則所部也民飢至此何忍之晚而請之不豫
也余尊而坐視望何辭之有苟以急民病而赦之
一言足矣亦何必稱華元子反云哉華元子反事

二國之平與望事殊比而同之非春秋之旨也

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
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
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
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漢書韓棱傳）

日格子曰古者祝君以爲壽萬年詩書所稱有之
自嵩呼聞於漢而萬歲者遂爲祝君之辭一人
之外其誰敢干之哉韓棱之與人與張酺之處已
何其嚴也然折諂於祿者難在不懼定謗於遠者
難在不疑故祿可能也遠不可能也

秦興師求九鼎齊使陳臣思師師求救而秦兵罷（周策說）
（日按戰國策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齊王曰秦爲無道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以顏率解之而止）
〇大事記

日格子曰九鼎爲鑄於禹哉（墨子爲鑄）
紀治水之功以告萬世也是故君天下者當世守
而不必代遷遷自商始周克商乃再遷義士之非
之也蓋有說焉今不可得而聞矣然不歸之周而
歸之□中猶有尚之意焉而謬者以爲傳國之重
器此其之所以秦徼之求無足怪者王孫滿曰在德

不在蜚斯者也足以破千古之惑矣

學史卷之九

學史卷之十　亥凡三十章

魏鄴丙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魏書陳奇傳
目格子曰法聞殺人者死未聞殺牛者死抑禱其
親則孝之至也曾見可以為孝乎免死而置之
法可也魏法何如魏之法非先王之法也不知魏而
從先王君子之所問如此

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民魏書世祖太武紀
目格子曰夫毀佛之道韓子所謂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乎矣以為除惡務
本而皆殺之者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
過而而始道之者亦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
雖然金魏君臣同為夷狄也無足深論者武宗其庶
幾乎

嘗於鄴宮出入於東掖門內與臨淮侯植相遇宮閣
深不得去乃以扇自障植於道邊捐孀宜不為禮乃
叫車使人前後問宮何官宜云丞相具議掾也植曰

侯得與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
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乃釋去
韓暨傳韓宣渤海人
曰格子曰王人位諸侯上作天命也無天命而過
諸塗亦必有禮焉況諸侯有王守爲稱者乎宣障
待道傷此何爲者宣旌不已臨路道不問勞邪分
邪
君備辭於辭令湘東王詧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
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斬戰婦人
君補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
資姬人之力 梁書徐君蒨傳
曰格子曰兵法貴嚴故軍中有將婦之戒項籍紀
以取敗無足論者陳平有計而謀可孫武無心而
示威皆一時之權亦不可以常法律也如以法則
李陵之行誅曰晚矣而況不聚者乎湘東王辭君
備強辨吾皆無取焉雖然得是說而反復之則行
師之節制益可以無惑矣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
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
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禮未
廟見之婦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
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
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 魏書盧毓傳
曰格子曰婦未成者不從夫坐夫誅哉毓乎出婦
如何利毓之說則其有內不可免也若先出後
犯則義絕矣而後從坐可乎犯非夫子下長小
妻適始得坐實矣然[illegible]何妻棄市非夫也何
足論哉何足論哉[illegible]
[illegible]
初太子瑛廢武惠妃爲壽王求林甫等皆稱壽王節以
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
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
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
定 唐書高力士傳
曰格子曰力士之定儲可謂婉且辨矣終唐之世
廢立皆出若人之手豈非迹兆而爲之乎晉文公
得原守於披君子以爲大失廢立之於寺人其不

大輕重遠矣不擇賢相謀焉乃惟左右是決其於禍無窮無足怪者吾獨於力上言而重嘆之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昔日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 魏書陳羣傳

日格子曰肉刑古之法也復之何不可也古之法有大且宜先者而求之復也乃獨是焉愈惡曰不教而殺此之謂乎然則笞杖有殺傷人者庸愈於是笞其笞杖其杖爲之制焉則何殺傷之有

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舉非之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illegible] 魏書陳矯傳

日格子曰[illegible]所禁也二者孰爲重

父子之親大矣夫婦之別亦大矣

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吊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illegible] 後漢書光武紀

日格子曰光武之不喪其兄今有以爲能忍以就大業使其賢而忍此則如之何易明夷之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其賢之所處亦如此[illegible]

太醫侯齊張子[illegible]治其孫疾用藥誤服而死孫不能往[illegible]罪當死上[illegible]所犯[illegible]死[illegible]救及[illegible]之子使[illegible]法行之以殺人所不忍也命杖七十除名[illegible] 紀

日格子曰[illegible]而殺其[illegible]加[illegible]法也以溺愛而故甚不可也避嫌而輕之亦可乎傳曰親親之殺禮所生也[illegible]之親同非[illegible]也而以爲嫌焉[illegible]非誤也[illegible]不當其[illegible]而投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者

[illegible]良弼[illegible]日[illegible]何也良弼曰[illegible]而[illegible]

想行東南服當之禁而色亦所有西夏國當之懲也
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以德破
之亂而腥有趙化節之難其言皆驗[illegible]
日格子曰甘者終也之宗也闇大明無私照矣不
聞變為在[illegible]作備而者此詩曰維此二國其政不
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illegible]此[illegible]度之雅
知禍之至也不亦[illegible]論者[illegible]其矣
其昧於天人之際而[illegible]也
貞元初為太常博士[illegible]外服除[illegible]太子
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illegible]

舉李上書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
后服古無文[illegible]既葬[illegible]亦[illegible]太子服[illegible]古天
子三年喪既葬除服[illegible]亦以既葬為節[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為禮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僚亦以幽衰麻出入殿省
太子遂以卒哭除服[illegible]
日格子曰[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后服古無文信乎曰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古之文蓋
如此太子[illegible]既葬而除猶之可也太子不然
何為不可[illegible]父之[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則何服哉
無[illegible]釋之禮太子見父於內殿不以禮若外事則

[illegible]不敢興也又何見為
以元濟之平[illegible]度能回天子意往[illegible]將不
敢[illegible]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
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愬文不實帝亦
重[illegible]武臣心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
[illegible]
日格子曰碑之斷也史謂帝重[illegible]武臣心故其然
也則前日之兵非度孰[illegible]之功固非[illegible]敢先
也進[illegible]之文未嘗沒愬[illegible]則
有[illegible]度之[illegible]入蔡[illegible]君子謂之

知禮文何為獨不然[illegible]之[illegible]紛紛於
韓段之優劣不亦末乎
陝西行臺御史孔思[illegible]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
內外大臣得罪[illegible]刑者其[illegible]他人似與國
朝旌表[illegible]之旨不侔夫[illegible]今[illegible]以失
節之婦配[illegible]之人又與前[illegible]臣[illegible]者以配
身[illegible]之道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
財產不必罪其妻子[illegible]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
請著為令[illegible]
日格子曰罪人不孥文王之政也此謂夷狄而能

行之乎孔子歎諸夏其所感者大矣夫婦人倫之本雖欲無感吾能已諸

己丑命梅國賓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瀘州宣撫應春為前重慶制置使張珏所殺國賓詣闕訴冤詔以珏畀國賓使復其父讎珏時在京乘間自經死國賓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為俘者從之 元史世祖本紀

日格子曰父讎必復子道也復必告於君臣道也有時與地乎不及告則議法焉今既告矣乃使自行之可乎當是時使珏不自經死國賓如之何請命諸有司寘諸可也

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婚同姓不得參焉女為皇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爵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紇石烈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於是公主下嫁必於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金史世戚

日格子曰古者世國天子之女諸侯娶焉因世君之後世以郡縣易封建故娶后尚主出於卿大夫士為禍福於國係乎其人不係乎其家非其人家

無常故其弊一也呂王武氏之事固不足論若偶見夷俗而遂以槩於中國何其昧於時也雖然由今之道亦必有所以處之者當之序之審之際之而無過焉斯得之矣

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黄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以其事詔中外臨洮人楊珏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不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則如之何其為災異明矣且傳曰黄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 金史五行志

日格子曰河之水水也自崑崙來數千里而後至於中國源遠而受多下流而濁故其色非他水比清則得其性焉災者矣故以為瑞聖人生天下平乃自古記之楊珏發此論於金衰之時有規戒焉無譏春秋有年大有年之遺意其謂水濁而反清為性之失至擬天地動靜為比不亦遠乎 元史河源附錄 按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术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黄河然水猶清人可涉

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甚淀人(?)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衆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邪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許之

日格子曰君有罪臣不敢言禮也父有罪子不敢言禮也承亮於此可謂威武不能屈矣彼以寶異之國忍忘故國而輕於事人者獨何心哉

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以死後剖腹出病狀如其言自剖視五臟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剖剖賜子副又不禁止時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仔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曰法移路戶猶爲不宜況在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南宋書顧覬之傳）

日格子曰親終有命從治而不從亂禮也賜之命

[illegible]妻子治邪亂邪以其時非亂之時也以其言則亂其矣彼妻與子均爲從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審乎人爲此之提而甚矣

先是保州兵閉城叛命田況李昭亮討之不克外招降之保州開城況李昭亮[illegible]千餘人投於八月又其矣千餘人不殺者分隸河北州軍當相出爲[illegible]撫使[illegible]內黃夜半分人以其半公分人以爲不可即日殺之大於殺已降[illegible]而公以便宜論殺者諸郡有不於事機者以公擅殺不肯從命則公坐則必生事是欲除患於未萌而反趣其爲亂也上曰然[illegible]必不從命者公不得已遂止（宋史歐陽修傳）

日格子曰歐公之不爲自起歐陽公[illegible]之力也是言也於國備患於將[illegible]於職事爲正

溫之將還賜牆車馬拜官擇隨請與俱南牆遂山諮師師曰卿與相溫豈並世哉任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牆乃止將取將有大志聞牆名遣召張接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眼符同故若玄德之遇孔明也（晉書王猛傳）

日格子曰王猛有管仲之才而時地拘之
其德澤非周之東也氐羌已據中原矣但[illegible]
然而溫從溫而東且從羌而北就危使中國人[illegible]
莫如救中原之民莫如北來不能[illegible]洛[illegible]北
不能移羌之志

請東之雖欲[illegible]旁人欲得其文欲[illegible]不得已
為[illegible]從臣孫覿為之陰[illegible]覿不奉詔得以為辭而[illegible]
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為[illegible]損以媚旁人而[illegible]其粘[illegible]
如有成者旁人大[illegible] 朱子記孫覿事

日格子曰覿可為此文乎曰身可殺筆不可執也
如恐如[illegible]戒者謝安之還[illegible]李綱之[illegible]懼惡之猶
賢乎爾然則詔可不奉乎曰君父之命有治有亂
治可從亂不可從也詔命也

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
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敎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
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
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
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
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
之共大夫從之 左傳襄公十三年

日格子曰子囊之謚其君君子謂之忠然謚法[illegible]
天子禮也若子囊者亦善承之心必為之亦將有謚
而私議何居共則共靈則靈厲則厲公論所在孝
子慈孫有世不能易也而子囊輒徇其意而謂之
命不亦誣乎

慈州妖尼于忠寧自稱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
問之公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異
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尼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
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死
罪醫人藥悞殺人故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
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異公獨折之曰萬物之
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
罪為畜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人皆屈服 朱子輯歐陽公事蹟

日格子曰歐公之辨妖尼惜其使辨不至此則將
信之乎牛能應人亦物妖也尼言能使牛應人妖
也妖終歸正辨之可也不辨可也

公[illegible]成都程子將往[illegible]既見[illegible]何以實之[illegible]

曰公嘗言爲將師當使士卒視之如父母然後可
得師新亡而公張樂大享將校於府門是教之忘師
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欲使偏官攝主之可乎曰是
尤不可公與舊師同寮也失同寮之義其過小爲官
於主師其義重曰廢享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
武夫視酒食爲重事非頒則必因其所以而知事師
之義乃因事而教也

曰格子曰程子之告范公其忠也當是時使行師之
政令有不便於士卒者則如之何小事斯更大事
即革然則何以異於前所謂私恩也政令公義

也私恩行則無察受公義廢則無朝廷
時叛將浙瓊擁彊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
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魏公與公密謀誅之
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渡江捕它盜者使悄中而來
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諸
公相顧未發公坐廳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
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
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
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逼脅二聖出狩
狀且曰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

刃曰諾因悉改隸它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劉子

曰格子曰劉子羽當機定亂公境外人臣之義固
有之獨非矯與或曰執黃紙而無所易非矯也曰
以假以黃紙以行其令而況在所執黃紙非矯之邪
呼詔揭乎宰相自宋以人臣之義所爲何爲乎
補朗陵侯相治事有殊能稱爲神君……宦歸年十六
十七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漢書

荀淑傳

曰格子曰表師喪自李膺始爲後世弟子服……自

荀爽爲衆逢茲治厚之道也……不惟其稱降而在人
識追知仁不亦難乎名乎
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以爽有道不應及逢卒爽
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私諡其君父
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
有改　後漢書荀爽傳

曰格子曰諡之有分久矣無爵而以爲有諡甚矣
大禮之失也不有程子誰其正之……制衆士服君
子曰厚矣雖然猶私諡也師也以心而衆七服三
年

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輂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 漢書任延傳

曰格子曰進退君子之大節道之所在身以徇之豈可重於死生而輕於方將死乎龍丘萇於不然則感延之勤固將從之也恐死而不自致於其平言

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賻襚繆公學著人 史記秦本紀

曰格子曰嘗載秦誓大繆公之悔過也蓋悔用杞子之言云史稱學著人著人微矣蹇叔邪抑杞子邪由杞子則危由蹇叔則安徒曰著人而不旨其人則是非將安執哉雖然老成典刑何國蔑有乃舍焉而著人是學俄俄諞言其亦有以來之矣史遷之特褒邪貶邪

學史卷之十

學史卷之十一　子凡二十九節

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公又請之不得已則上壽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虜使來然後復用上可公奏曰宴殿排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詔公簡以爲樂當從上壽乃使客之禮國體明戒公奏曰彼初不嘗忌欲用樂我乃許承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我國之臣而能事夫之禮上嘉納焉 宋史[illegible]傳

曰格子曰郊齋而受虜賀非禮也雖不飲酒可以爲禮乎飲酒奏樂作於使人而止於進御其與幾何雖然若燕不可移乎存以事天而移於諂燕虜使獨不知天乎使而作樂又何議之有

澄遭太妃憂百寮敬以碑銘欲令王元妃澄訪於晉忠晉忠曰朝典有王妃而無太妃元帝曾夫人爲子稱太妃者欲下與繼室辯耳於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嫡子仲子之嫌不假元字以別名位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崇者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於澄從之 後魏書[illegible]傳

曰格子曰無繼室妃不稱元固也其有繼室而稱

史267 371

元亦敘事之詞然耳若夫碑題則無繼室不稱有
繼室亦不稱夫夫婦婦禮也
哀帝即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傳位太妃虨議曰
斯則子爵母也雖欲加崇而爵卑之無乃不順乎謂
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宜加殊禮奉不在已可
也又妃后雖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
稱妃今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帝不從特下詔拜
爲皇太妃晉書江虨傳
曰格子曰稱夫以妹夫子之禮也下此則如之何
稱先命以誅庶免於子爵母乎妃夫人之稱當瞭

則有制矣引古以言何爲哉
忽一日宣曹彬潘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
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恐陛下
未知曩日西川殺降之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兄
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著字太祖令取覽之謂曰如此
則當時何故堅執服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
若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爲穩便所以一向服罪
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與
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家
之命太祖尤器遇之宋名臣言行錄曹彬

曰格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古人事親一
也彬留文字而不辯其亦此意也夫重辟則辯
重則服服以全寮友之情辨以成君臣之義臣
非奉君殺無罪皆非義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
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
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
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
卿之禮而還左傳僖公十二年

曰格子曰管仲辭上卿之饗禮也然仲非知禮者
扶齊以致王饗而又以禮辭之虛禮安庸哉益假
仁者之情如此他日齊侯以天威咫尺下拜受胙
亦衍之敎也夫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
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
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
曰格子曰季札當餘祭之喪未踰年而詣觀周樂
於魯乃以在殯不樂責孫文子乎札於是有考古

之心焉非以爲亂也托不義其國也徙而亡王矣

禮也變矣是故春秋貴之樂之觀其變[illegible]可也

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予軍士

謀爲變衰內生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詔書猶留

爾即開州給錢如西川衆乃定[illegible]

曰格子曰詔之出豈其有此哉兩川同[illegible]與

使何啟經事失宜亦使之變宜任其敘者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戒

準在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呂端端曰必若此

非謀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

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

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

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

曰宜置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

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

善 宋史呂端傳

曰格子曰繼遷之母之獲也何處焉善哉於養

莫不善於殺歸之何如此王者事也以疆場之近

事議之則與其歸也寧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

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蜀書先主

紀

曰格子曰劉琮可取乎曰可取乎何以取之琮不能矣何爲其

可也曰取之琮不可琮降而同歸操取之操非取

之琮也取其地而在其[illegible]同也先主之

不忍仁矣曰小不忍亂大也不忍於琮而忍於璋

仁者固如是乎

先主言於後主曰[illegible]昊天不

弔殺我獨留[illegible]遺詔[illegible]太宗動容

崩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

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震畏

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illegible]

曰格子曰人主之不逮服久矣孔明之賢不能

擠禪以行况下此者乎[illegible]於是乎媧伊尹

矣總己之禮三代之常行也[illegible]孔明身

關自取之備而能不以總己爲嫌哉雖然太甲習

不義桐宮之放尹實爲之孔明有尹之志雖總己

以聽亦無不可

吳昭穆侯[illegible]人也兄[illegible]少孤[illegible]與劉焉

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
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
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群下勸先主聘后
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疏何與晉文之
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蜀書先主吳后傳

日格子曰匡衡論婚姻之正曰匹夫人行不侔乎天地
則無以奉神靈之統況娶如婦乎吳后之立當授
爾綏孔明與聞而何為其說之也也其諸相者大
貴之言先入於心孔明雖諫不能回也不然君子
謂孔明庶幾禮樂而事君顧如是哉法孝直晉文
子圉之勸固無足論矣

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
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
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
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
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魏書司馬芝傳

日格子曰先贓後訊何為而易誣服也行承而無
追旋也獄之情至此微矣於此而能用其情焉乎
不能用其情哉

歸大人以下至少使漢書文帝紀

日格子曰人主臨終而命出宮人盛德事也然
人以下皆其妾有名號者方之古皆宜在九女之
列而併與宮人同出將孰歸哉數天下之女數固
不如是雖然此漢文短喪之詔之末詞也存於是
無庸議焉爾矣

江陵既平軍還諸將多因此採求珍寶財物理一無所
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某大有輜
重悉是所得珍玩文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
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
不以利干我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
所以旌明之耳

日格子曰[illegible]之意以也光武蓄
疑致授[illegible]
君所以行將相大臣之[illegible]

成公將會盟公會不當則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
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
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
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公羊傳成公十六年

日格子曰諸侯之執人伯主行罪禮也無罪勢也
非禮也為臣者有罪代無罪亦代其辱臣死死

且甘之而況於執乎此季孫行父之所能爲而不裝有罪歸執於天王無罪而不受執也仲孫之相所能爲也非行父之所能爲也

西門豹治鄴於人數言其過文侯將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于治鄴而大亂于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淮南子人閒訓

日格子曰當其時使無擊燕之舉豹將何以全信於民乎古之信於民者以心心之所存民不可欺也一再鼓而民至則懸告以務也故使旅於君而還之民猶以爲欺邪乃若驪山之召則異於是縱淫以敗信故不能以信終豹之區區於全信無乃獘於是乎不然則豹欲假君之重而立功耳

求寬今李公孝喪母外繼其後父後夏江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因議不改任于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今子之情猶須降其朞未可是以令云爲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恩可之行路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今令可不解其官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繼母以父重嫁於以父輕出於以父絕以義制恩而服之隆殺從之禮也

長沙人王毖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毖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是有妻在吳則繼娶者爲妾矣母死而魏母之子宜申解官服子宜爲嫡母服也子期以此證子外繼後繼母之喪無乃非義類乎

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隋書劉子翊傳

日格子曰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爲之子尊父命也父沒則母命之父母沒矣伯叔雖絕嗣將不繼之

之乎請於君君命之猶父命之也民之微者以爲
於君則吸於令長猶吸於父也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生子因名曰頹
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頹當及嬰率其衆降
漢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漢書韓信傳）
曰格子曰二侯何功而封二侯之封文帝爲之夫
之計至矣二侯者固中國之出族也父叛子歸祖
叛孫歸其忍棄之乎並生於天下之人分也存
予知華之不可外則知夷之不可內矣此我行道
有存者於關中之亂哉

黃巾賊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天下
繦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等曰張角等遭赦
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
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
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
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
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從南宮閱錄故事得
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
戶（漢書楊賜傳）
曰格子曰楊賜之去妖賊以智不以力其在周易

渙之渙羣既渙矣猶且將爲往哉用治亂賊之黨
與春秋法也爲楊氏謀術之傳久矣彼所謂不戰
而屈人兵者豈足以知此
嗚呼余考于東晉爲鄭王又其追封其伯敬儒爲
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其爲子可
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不以正
而絕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
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
道懷中而託之出帝得何以耶（五代史晉）
曰格子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鮮不而作子而復

子之者固不得爲後也出帝於高祖以爲子也可
以爲後也不可乃若皇伯之封號禮固有在矣
亂世篡援何足與我此哉
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
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
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史記趙世家）
曰格子曰欲知武之分不特景公而必待病
且卜邪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吾嘗謂變
也化也權也地也時也常也大變非常不趣常非睹

不鳴深哉乎機非智者不足以及此

靈公游于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史記衛世家）

日格子曰郢有命於靈公何為不受也在當於絕而辭之焉禮也進非其時也受非其地也辭有命猶與命也郢其敢從諸如其時其地郢亦從之矣是故郢之辭禮也然則與媲季札矣而不見稱於君子何哉札之賢非郢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政而先正名稱子以為必立郢也其何獨如之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史記淮南傳）

日格子曰相者相也相也者詔之以言者也不可詔則扶持之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非相之道也然言詔之則從違在人扶之持之則進退在我相而請將扶持之至者也是故淮南以完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史記周紀）

日格子曰密母之言然乎然矣而猶有未然者知王御不參一族而欲以三女歸之康公使子而貽禍於王也然則如之何曰告於王而還其族治御故而各還之所于與己略無利焉此事君之道也賢母教子舍此而尚有他道哉

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文帝初即位三年入朝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謹為天下誅賊臣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史記淮南傳）

日格子曰在上而得從役是以不可為也要在無上文帝在戚然任法不行於當斷不請於太后而無故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厲王之不終非之過數且覺於厲王而獨疎薄將啓亂之機矣所以信者深矣

太常丞以弟服去職（漢書王莽傳）梁者康光祿主事以
伯父喪去官（韓贄封）

日格子曰非之喪在官守者不遂服久矣而玄也
封也以叔伯父喪去當時之制固疏嫌抑賢者之
過嚴無亦將節世俗人故託焉而不顧也史書而
不詳惜二子之意微矣

慶出後從叔四叔及遭父母喪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曰
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衣斬之服可俾此以
從彼乎四叔亡沒已久情事不追吾欲徇禮非違天
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凷終喪（後魏書柳慶傳）

日格子曰此猶以情言也夫禮則不然禮為人後
者為之子也以不能追服而降服於所生不亦二
乎盍降服而心喪焉可也

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謁帝問乾威曰首立
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
乾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不識參人何也乾威對曰
臣非不識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
慎之至帝甚嘉之（隋書柳乾威傳）

日格子曰乾威之詞數馬足也其指則慶其稱則
建其繹略如此不識參人無足怪者參人謁者之
所司也君問其首而不能夙記以對勿安在乎焉
不償問而問慶數而對焉得易稱芊之義夫人安
得比而同之君子謂乾威佞而不誠

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入見帝謂曰朕昨誤授
一人官祚對曰天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
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
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
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
官（後魏書郭祚傳）

日格子曰文帝以誤授李彪官語郭祚其然否邪
帝知而不決祚聞而不諫彪聞而不辭皆非也夫
而不直非夬也諫而不忠非諫也辭而不誠非辭

也上下相率而爲僞世道可知矣
貴至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
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
兄猶我兄固辭不取 蜀書趙雲傳
曰格子曰娶絕同姓禮也雲推此意也同姓之婦其
可納乎雲武人乃深於禮如此先主於吳氏不嫌
矣
內照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
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
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遣白

幼早宣慰賊恐人緣以構姦中尉偏乃得入臣請入
二十由崔鉉姚合二十自將宜守相幼遣不待罪於
朝而自言慄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 唐書溫造傳
曰格子曰說有故不救火雖不自劾可也既劾矣
則罪簡自上不待焉而輒擬贖可乎不救火罪小
不待罪罪大
擅之不忍遽斂軍中讙譟突將匚按東衆怨綰曰其
春師待役衆燒牙門左右脅崔國貞逃獄中振引衆
劫取之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爲衆貞引於
振曰都統不死五番始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

入將有部以郭子儀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能
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
子儀至振自謂有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
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爲功乎即斬以徇 唐書宗室國貞傳
曰格子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子
儀而下及於子儀見之子儀有國無身者也當其
時使振殺國貞誠合衆心子儀固無嫌焉而何斬
且徇之有凡子儀之爲非爲身也爲國也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
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左傳成公元年
曰格子曰秦穆公之用人如秦誓所稱王者之言
也迹其所用如其所謂有容者雖賢君子曰秦穆
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周而不求
其至徒壹何爲秦穆敗而悔齊桓勝而驕易地何
如桓量不足穆識有餘敗而有悔也易勝而無驕
也歟
宋公會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

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公羊傳僖公二十一年）

日格子曰目夷忠於復君故權以攝國君苟不反國其如之何君一日乎羈則己一日乎攝己一日乎攝則一日乎圖君之復君歸而死則立君之子請命天子而復仇為君反則復其所然則何以曰國固臣之國也此固所謂權也

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願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

邕不知有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唐書李邕傳）

日格子曰正學先生曰玄宗之治不足觀賴有孔璋耳烏乎璋感慨士也而正學以蔽一時言則激矣然當其時聽璋之言而於邕也用之復與璋賞進賢勸忠一舉而獲二善治道有不漸乎有璋而不用猶無璋也亦何賴之有

臣伏讀麟趾新制至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蓋謂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知母而不知父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後魏書竇瑗傳）

日格子曰殺父非母也父死子安得不死之告母而死死固吾所也然則豫制之於瑗議其與幾何以豫制之法而父或遺冤是有母而無父也故必聽議焉則罪各有所歸矣母爲夫死子爲母死禮不若嫁母之服而往今有之余正父之欲使夫人

史267-383

矣是母也將使如何而養之邪子聞之母嫁而子從者繼父為之築廟於家門之外使其子祀之而妻不敢與焉說者以為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故也嫁母不可養於家矣為之子者寧其妨于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備矣乎或曰此為母之有家者言之則可不幸而無以為家則如之何築室于外可也朱子答出母議

日格子曰父死母嫁子從焉而不為父之祭非子也子不從而不母之養亦非子也朱子之議可謂曲盡禮之變矣雖然事固有不能兩遂者父之祭苟有奉若春秋蒸嘗其可也母之養苟有侍者飲月饋焉其亦可也此又禮之變也

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陛下行之四海元元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漢書東方朔傳

日格子曰豫贖死罪是自為犯法地也愛之而能勿距乎今也愛而不距則既許之矣至於獄繫乃始稱法以執何見之晚也何見之晚也

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敕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宗家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即陽

為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漢書韋玄成傳

日格子曰玄成陽狂可乎曰可仲雍文身有太伯傳有稱焉不在此乎爾也玄成知兄之爵不可奪獨不知父之爵不可失乎宗廟以罪弟廢以病此奚辟之道也讓而起訴可矣

郅支單于慘毒行加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

史267-384

邪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
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
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漢書陳湯傳

日格子曰陳湯矯詔殺單于以境外之義不罪爲
可也懸首示威何居下者以道爲威殺不以道威
於何有而可傳於四夷乎掩骼埋胔先王之令也
事非不得已而輕廢之何也乃若夾谷之與論語
左氏無聞焉而議者援之此固漢儒之說也

再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

[illegible]卷之二　八

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
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
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
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
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漢書王尊傳

日格子曰尊之[illegible]乎忠王至矣故舉而億中進
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不戰者前其鐓禮也不自
進而使之引之禮[illegible]世之賓久矣況不敢直
苦忠王者哉

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慶之對曰后與天子

匹體亦第不宜有五安駮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
何常數由是自長城縣侯齊書何安傳

日格子曰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嫡一而媵八未聞
有立五后者也帝嚳四妃節欲稱之辭二嬪娥稱君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
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
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
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爲辱命欲
下之吏良久乃赦之漢書車千秋傳

[illegible]卷之二　九

日格子曰一言寤意自有之矣傳說是也上書而
拜相何不可之有漢之時上書者衆若山皆無僅
舒[illegible]非其人以是爲耐而數人四夷曰上書得之
不亦光乎苟不論其人而徒以上書爲陋何足之
偏也

身既宦其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及
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
不敢踰國家之制漢書翟方進傳

日格子曰漢文之短喪爲己詔天下也非敢使天
下之人皆薄其親也詔之後漢之臣居親之喪者

如之何而方進如此哉從亂命者其罪小附亂命
者其罪大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群臣約非劉氏
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禄產
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
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
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
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漢書光武帝紀）
日格子曰祖無世祧配不獨毀禮也呂薄之分定
矣文帝出於薄其初立詔稱曰側室之子其崩也

不敢合葬長陵廟之配非敢干諸高帝百戰定天
下呂后從焉卽有可出之罪亦有不可去之義生
不可去而沒可黜乎黜呂進薄光武行之何浚浚
如不得已也無乃爲陰郭地邪以妾配廟則誣其
祖以妾配社則誣其神非禮之禮雖明詔多乃不
可以爲訓也
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漢書孝安帝紀）
日格子曰宗廟何祠乎祠先帝也先后從之大臣
命婦禮可以見后不可以見帝男女同贄春秋譏
之原別之義可以死生異乎

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
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
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
不著也（漢書馬皇后紀）
日格子曰起居注史以傳信後世者也君相觀焉
且不可而后可撰乎后於外戚而乃與後世事
乎后稱賢於漢久矣畏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
家而不畏後世聞宮中與史官之事而可以爲賢
乎
武帝時稱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漢書梅福傳）

日格子曰崇德象賢古之道也人君稽古從事禮
固宜之福以繼嗣而從焉若有所然者其所由誤
矣孔子萬世尊德之師封爵其後禮也而曰爲殷
後何居殷之後周封之矣孔子殷人也封以殷者
一代之典封以孔者萬世之澤
光武卽位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
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
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
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

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氷解（漢書王霸傳）

日格子曰霸之視河其澌將合時邪言合決進也不言合則何言澌流將退矣退何之哉退何之哉澌合澌流臨河而決未晚也敵追者至反戈必死或因以爲功乎霸非知天也知人也

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漢書李宮傳）

日格子曰宮龍爲知人之累久矣北單于之求見宮慕其節也非慕其狀也狀醜而節磯何損於人而以他人代之中國之用人果如是乎不然則僞矣非所以示夷狄也

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漢書王丹傳）

日格子曰王丹之濟軍之猶卜式之助邊也丹固無他式之情深矣丹艘而去式爵而爵丹也殺式也誨

形右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爲允聰大悅（晉書劉聰傳）

日格子曰延年等之言以爲無足論者姓同而源異婚姻可以通乎禮不取同姓姓既同矣其源之異則又何論之有

漢末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恨自相和釋乾祭其冢而旌其後（晉書張軌傳）

日格子曰以直報怨孔子之論至矣以直報德可乎居兩德之間雖欲不直不可得也然生亦大矣直不猶愈於死歟生不能相直而死能相和非死之爲力也感乎吾之誠也詠存其誠豈能感於死而不能感於生乎雖然人至死無所爲矣誠於是爲至前乎死或未之能也

駁境內皆大饑穀價踊貴令長譚詳請出倉穀與之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澹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稱在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

而可賞而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下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駁納之（晉書前涼張駿傳）

曰格子曰文侯之論豹而允矣其言之也然豹之道古之道也爲之取民者悉矣今爲此言得無情決異致乎孫曰豹功而可賞而罪可罰此則政令之論也雖然世則羌矣滅民之道廢矣亦世有入無利焉其可也以爲其而可乎

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南齊書沈約傳）

曰格子曰粲之節於宋大矣傳在必立何必審武

帝哉幸而帝稱粲也不然將廢之否也古之直也直今之直也婉婉而不直斯爲下矣亦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存子少之約也吾知免夫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涂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公羊傳桓公十一年）

曰格子曰仲之見執也其設心自謀益如公羊氏所云者唯其不知權故也權然後知輕重身之重孰與於國生之重孰與於死仲如知權如之何而勿死也仲生鄭拊也宋強之重仲死鄭一匹夫耳宋強之輕矣亦故將死之輕而不知其不容死也仲亦權乎此乎仲忽爲挽而爲以逃死者也焉知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權是道也如仲尼之論管蓋亦可也

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璟內待將軍楊思勖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勖交言思勖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唐書宋璟傳）

曰格子曰璟之於存勖猶孟子之於王驩也而皇

知爲帝璟可謂明矣然於屯之於孫乎旋招庶人庶人不至推是志也璟爲行與存勖言不與存勖言而與存勖行何居存然命召之虞人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然則非敬欲其以及其使禮也以言押之於敬乎何有

學史卷之十三　問凡二十九條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韓詩外傳）

曰格子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並立天地間未聞有所偏重也然而無二上而親有一本故曰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又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天下之達道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而謂事君以爲親可乎或曰對君而言父重能不誤矣曰不有禮乎君臣則曰敬同而君尊禮也父子則曰愛同而父親亦禮也

太平興國中帥上祖吉典郡奸贓事覺下獄時郊禮將近太宗怒其貪墨諭自執政特俾郊赦不宥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刑辟然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休神明者本何人安足以隳改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宋名臣言行錄）

曰格子曰郊赦非古也普爲宗臣與聞立政不能用義裁定以止奸心遂成一代之著令他日秦再思者引諸葛爲佐蜀事上書普且昌言排之又安肯

以一人而隳改哉君子謂普是失于前不失于後（宋史刑法志太宗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趙普曰凡郊祀肆眚聖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

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宋史張浚傳）

曰格子曰浚之待客可能也其斬囚徇衆以絕刺客之途則爲畧失矣

或請先啓相王玄宗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乃夜與劉幽求等入苑中會兩儀殿梓宮宿衛兵皆起應之遂誅韋氏黎明馳謁相王謝不先啓相王泣曰賴汝以免不然且及難（唐書玄宗本紀）

曰格子曰玄宗之計幾且密矣其不告相王不特從諫之慮而已左右有泄亦不可不慮者故父必禀命禮也將在宗社有大於禀命者雖不告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乎曰舜不告而娶

徐州張建封節度府未嘗察許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

于上何敢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銜忤至恨
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搖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
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
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
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
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
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者邪擢之拜秘書郎
唐書李藩傳
日格子曰詔殺不殺知不可殺也然則何以示之
詔者欲觀其於死生之際焉者以深吾之知也抑

將使益堅其所操歟佑之於藩呼矣
唐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徙吏解弘遭
父喪後有當事吏劾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
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不見弘信其孝乃奏陳其
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魏書高宗傳
日格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吏遭大喪百日
而給役何居人皆可以為曾閔而逆其不毀乎魏
之制非古之道也然非亂亦不見原矣或謂庶
人終喪三年而後給役教天下以孝夫豈不可孔
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而況後世也哉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
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其安敢違衆
又問然則拜乎曰向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
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朱子記和靖事
日格子曰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我也迎觀音非
獵較比也何以不違衆為義乎誠拜不得已拜皆
不可
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
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

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
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
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
忠不忘君 後漢書鮑永傳
日格子曰奉使而謁人之墓可乎使有輕重有緩
急有吉凶有則之重不敢過送不暇過吉不當謁
事不可過行縣到霸陵亦異於是數者矣君子之
行非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禮義所得為而不能自
遂尚可謂之義使乎
耳敗走曰淡王與我有故而頃于强立我我欲之楚

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漢書張耳傳）

曰格子曰五星之聚東井也其王者入關之兆乎漢高度量恢洪約法所謂王者也天之示人彰矣而占者乃曰先入關者當之使羽先入亦將當之乎或曰天下之分裂其爭久矣此殆將定于一而息戈興文之兆也不可以分野而歸之一人也宋之聚奎亦然

初操壯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也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蜀漢本羽傳）

曰格子曰關羽信義以行勇故見信義而不見勇以行信義故有大節而無生死

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唐書溫彥博傳）

曰格子曰朝鮮之讓彥博以爲不可高麗之仁良以爲不可並行不悖者有然乎是故可以讓可以無讓讓則弱可以征可以無征征則黷弱必自強黷必自戢高祖知自強故无咎太宗不知自戢故有悔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其財子以爲盜也瞯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舉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遜志齋集）

曰格子曰居厚貲而不供養不孝之罪大矣使非殺父于盜則當誅否乎此因殺而議其者也若當辦則有國典在雖然夜不能辨形而能辨聲若聞父之聲以爲不聞也皆而殺之又執其以逃罪則罪不容於死矣是在聽者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常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邪文中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

問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

也有本生民有庇卽吾君也日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于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遼史文學傳）

日格子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雒故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小物且然而况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夷乎或曰彼旣王且帝矣何有於吾也之稱是不知春秋外荊楚之義者也吾於王通氏元經乎何誅

雁門人有害毋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射駮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幾及期親害親者今不及于此逆其子孫欲不若而使禋祀不絶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敎含容不加孥戮宜投之四裔物所在不聽配匹奏入宮武從之（後魏書刑罰傳）

日格子曰弑父與君其惡一也弑君者誅其身至瀦其宮殲其類弑父者不然古之人有言曰除惡務本故爲國立法如此乃若逆子之子因父之孫也逆子之孫固父之曾孫也以一逆而遂俾無遺育父如有知其欲之乎且大尊無二上國之主非家

之主之可比也此法所以異也

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宋史王旦傳）

日格子曰寇準之知權可乎曰有王旦爲留守則可何者以旦之守也曰請寇準

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上有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足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鄉多以絳爲他土效之（先驗晉書五行志）

日格子曰瘢乃神也物於莫者其爲之變歟神固有攘之道焉物則不神幾焉而投諸水其可也莫旣失矣而今之出孕婦以水之者又之而非其物欲以攘災不亦難乎抑於俗尤有可含鼎鼓亂

邇女宣淫

召平東陵侯（何召平齊相召平 張良字子）文軓人安侯（張良傳）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張禹傳）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陳萬年傳）陳咸汝人成哀間尚書

魯孫陳寵傳王莽有將軍燕剌王旦傳王莽篡漢國號新傳王劉
月格子曰漢有兩召平有兩張禹有兩陳咸有兩王莽名同而實異平禹咸之異猶可言也莽之惡不可言也名何與於同哉而昔之人作莽阡而易揭者亦惑之甚矣

向曰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漢書劉向傳

月格子曰天人之應感不可以易言也劉向之應五行傳也何乃易易如此其宄也亦歆易名以應讖莽無足怪者矣鄭然天下後世眞災祥者動則曰五行傳云某者其事成某矣天人之應感不可以易言也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illegible]

月格子曰以數長則絕以繇絕則縶陡由而非人也不可謂長兆徵之矣以是定所何他疑之有

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韓公復讎狀

月格子曰子復父讎請誅于法正也不請而自行之令不可許不可不議也非司寇不得殺人民無相殺而義者殺人而義者其吏平吏有公私故其殺人有不義不義故不受誅原孝子之心故曰復讎可也可者僅辭義而勿復也雖之道哉

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信州劉滬欲卻或欲使北及國門而論使之還邵亢請命奉書至樞前使見嗣君從之宋史邵亢傳

月格子曰禮曰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書至樞前以賀而弔猶之可也使見嗣君以弔而賀豈禮也哉

然則奈何先誅而却繼之可也

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切諫上乃止（隋書趙綽傳）

曰格子曰趙綽之諫隋帝無乃賢於張釋之乎釋之外法於主綽內主於法內主於法者一言之得外法於主者一言之失

趙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獄而生之（宋史趙抃傳）

曰格子曰人僞造者何印歟僞而不物原律謂之竊竊郎用用已後竊而消獻以赦前後別造用察矣厚矣其於法無乃近舞乎雖然定輕重者存乎律律者律也造重而用輕定奪失當未見其能律也以是心而聽獄則何遺情之有

裴嘉有婚會辭方士預焉酒中而絲竹方士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辭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文中子事君篇）

曰格子曰不獨爲君子斯爲君子矣知將用樂辟不先止之必待作而非之而出也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己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公羊傳僖公二十八年）

曰格子曰叔武以衛侯命攝聽晉文聽之人遂以爲立也故以慙見殺然則晉文於叔武也不聽焉其可也聽則何以待之待之以衛侯之弟不以[illegible]子子位莒子上弟不位莒子上然則如衛侯之從楚何從楚而不敢逃盟其從楚也可罪其不敢逃盟也可赦衛在天王之法而已無與焉則何至於衛侯重獲罪哉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記漢武帝紀）

曰格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然而不能已者有體魄焉爾也黃帝既僊無體魄矣衣冠而葬何爲哉易曰納約自牖武帝有牖如此羣臣不能自納焉而乃衛逢以成方士之妄帝之[illegible]

明而條晦羣臣亦與有罪焉

周太祖入京師漢將相大臣未推戴也乃共奏太后遣太師馮道召徐州節度使贇贇漢高祖弟崇之子嘗立爲子者也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弁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一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歐陽子曰贇以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起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之區區爲贇守

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書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五代史漢家人傳

曰格子曰庭美等爲贇守堅矣苟送款其待詔之四邪不款而曰款其意有三一安其衆二攜其下三以爲加罪之地蓋周之爲護如此五代時如怨主弑於友珪而移罪友文何所不至而況坐款於庭美等哉

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天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魯一千[illegible]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出師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捷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陵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唐書賀魯傳

曰格子曰獻俘于廟禮也于陵非禮也賀魯之請有祈赦之情焉故順而從之雖然此固待夷狄之道也不然其可哉

後母死服喪三年史記公孫弘傳

曰格子曰當是時服者鮮矣故於弘稱之

右學史凡十三卷我

文莊先公精思獨斷之書海內學者宗尚其說久矣原版爲公門人虞山陳都憲攜攝浙漕遂燬於火勳闔欲梓而力未贍也公之館甥泰興南汝乃取其藏初本

梓諸刻度容素精舍以永厥傳君子亮其
尊信之誼云
嘉靖甲辰秋七月朔男鉞頓首百拜謹書

自序文至末計二百八十二

史糾六卷（缺卷四）

（明）朱明鎬撰

清初鈔本

史糾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明鎬撰。明鎬字昆芑、太倉人。是編考訂諸史書法之謬、及其事迹之牴牾。上起三國志、下迄元史、每史各爲一編。元史不甚置可否、自言仿鄭樵通志不敢刪削唐書之例。其晉書五代史亦闕而不論、則未審爲傳寫所佚、爲點勘未竟。觀篇末別附書史異同一篇、新舊唐書異同一卷、與前體例截然不同。知爲後人掇拾殘稾、編次成帙也。明代史論至多、大抵徒侈游談、務翻舊案、不能核其始終。明鎬名不甚著、而於諸史皆鉤稽參貫、得其條理、實一一從勘驗本書而來、較他家爲有根據。其書三國志以及八史、多論書法之誤、而兼核事實。

唐書宋史則大抵考證同異、指摘複漏。中頗沿襲裴松之三國志註、劉知幾史通、吳縝新唐書糾謬、司馬光通鑑考異之文。又如隋書蘭陵公主忍恥再醮、乃以身殉後夫、而取冠列女。宋史包恢以肉刑行公田法、媚賈似道、乃以源出朱子、而別名道學。顯然乖謬者、亦未能抉剔無遺。至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本雜採諸書、案而不斷、以備史家之採擇、故義取全收、無所去取。夢莘實未旁證一詞、而明鎬誤以記述之文爲夢莘論斷之語、大加排詆、尤考之未詳。要其參互考證、多中肯綮、精核可取者十之六七、亦可謂留心史學者矣。

史糾　三國志　陳壽撰　卷二

婁上朱明鎬昭芑氏著

魏志

志云建安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按承之謀深惡吉利之無君也於吉利為逆於獻帝為正今書伏誅伏獻帝之誅乎伏吉利之誅乎凡志近事多微詞以遠禍也陳壽生太康之世以捨建安直筆何害尚畏南史之及身哉

志云公軍官渡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為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當相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什二三按初平三年操領兗州收擊黃巾於壽張東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今皆何往乃云不滿萬耶即征戰損傷士卒物故吝亦有之未應如此之多也據袁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是明乎掃境內之師以抗之軍容甚盛但視袁兵差弱耳操固善用兵亦安能以公麾之衆殲十萬之師乎裴松之辨之最核附載於後

松之曰紹為屯數十里公能分營與相當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紹若有十倍之衆理應當悉力圍守使出入斷絕而公使徐晃等擊其運車公又自出擊淳于瓊等揚旌往還曾無抵閡明紹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諸書皆云公坑紹衆八萬或云七萬夫八萬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縛而紹之大衆皆拱手就戮何緣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將紀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寔錄也按鍾繇傳云公與紹相持繇為司隸送馬二千餘匹以給軍本紀及世語並云公時有騎六百餘匹繇馬為安在哉裴註

志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避難琅琊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讎東伐按陶謙剛直知大體于嵩何卻而必欲殺之且操為人雄猜名已立謙即不能為許子將獨不若呂錯有耳乎操已心疑其非姑以殺父復仇為名肆其東封耳嘗聞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此寔錄也郭頒世語歸獄於徐牧陳壽同此議不逮韋氏遠矣

志云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

陵征偽至巴然從張魯降今以公至未獲與偽戰不
利按吳志劉備[illegible]拔始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是小隆在
[illegible]合肥在後[illegible]為孫權所
所敗
志云建安十九年十一月漢獻帝伏后坐昔與父故
屯騎校尉伏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
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按曹瞞傳曰華歆勒兵
入宮[illegible]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
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
能復相活邪帝曰吾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
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按此是昔逆者操輔逆者歆
今書巫書廢黜死書伏法蓋為[illegible]默帝之詞而大
逆主名終不得直特曲筆耳觀涑水終資治通鑑所
以[illegible]志有載吳傳也志云二十三年漢太醫令吉
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
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按趙岐三
輔決錄注時有京兆金禕自以世為漢臣日磾討莽
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

謂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illegible]子邈[illegible]弟穆等結
謀是則誅討非謀反也[illegible]按[illegible]秋[illegible]
者操是主之[illegible]必[illegible]時[illegible]死則討斬之名無由
歸矣大凡史[illegible]之筆一字之[illegible]如[illegible]中東
征孫權西征何[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易之[illegible]謂建
安之年[illegible]可[illegible]天子[illegible]操得挾天子
以令諸侯[illegible]任[illegible]罰為正[illegible]英為敵
同日[illegible]東漢書[illegible]之傳
在云討操不克[illegible]以二
人為忠壽以二人為賊二史所見[illegible]三
志識[illegible]精[illegible]正
范曄自稱其書體大而思精
志云[illegible]王[illegible]子[illegible]及秦王[illegible]
有事秘[illegible]知其所由來者[illegible]任城王楷子
孫盛[illegible]河[illegible]也[illegible]壽所
[illegible]
何當時劉放孫資之徒[illegible]以漢少帝[illegible]
政之事[illegible]耳[illegible]張后廢

齊王曹時注意史之管當每謂壽書魏事爲晉事
劉蓋土行之盡可顯列其應自並乎割斷眾狀其朴
也今於操多曲筆于諱卻多明文何自哉以操其處
軍雖積若與聞奪天下於黃巾黑山之手而司馬父
子蹈藉於夢孤寡以取天位此不過新莽操玄之屬
耳當塗典午時皆是罪故亦輕重其詞哉
志云五年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書法至此是無天
矣大行之法廢於大夫即司馬昭自削臆尚或心戰
而不敢下盛曰壽書於晉之故然則郭頒傅暢習鑿
齒獨非晉人乎郭頒世語傅暢諸公贊習鑿齒漢晉
春秋深斷充濟之逆數提王經之義紀己丑之事本
末詳盡其有微文壽獨何情甘蝕大義以與亂人乎
志云術以餘眾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按
王粲英雄記術所殺者陳瑀非陳溫也溫先瑀刺揚
州自病死陳瑀爲術所畏術敗而後背之所以然而
治與然瑀亦北走歸下邳耳無殺瑀之文陳志殆不
深致

董卓傳臧洪傳

董卓肆毒初平子源投命本朝甘當入漢說不必替
魏志也足道阻絕之洪旅不可易然則志謂袁紹召
布諸傳可依以洪當漢之戚倚之地結紹功獨爲比
事屬縣勢必也及吏以大義拯袁魏志斷自夏侯元
讓強以餘人從入不通代後漢載筆耳至於卓傳衛
傳之評於是乎其詞複根其未盡此直瑣瑣何足云
也

夏侯尚傳

傳載清河王經少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爲郡守經母
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
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按
王彥偉之義上方孔父仇牧王沈王業二人罪通于
天矣陳壽不爲立傳而附見於夏侯尚傳之末亡異
也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
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哉習鑿齒紀之甚詳由此言之彥偉之母允矣聖善
非止知興知廢之母又東海賢智之母所得髣髴正
誼者而陳壽刪去不錄止載其守分知足之言使後

世讀史不關本末者徒以彥偉之毋二清河詰婦人
耳而彥偉并不能辭乾沒進趨之惡名二異也或曰
書經也是昭晉篡奪亦從眾耳則應之曰太始元年
之詔賜經孫以郎中之爵是晉武尚深悉其忠而昇
志必曲掩其美也三異也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
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
之亞歟愚謂荀文若所謂充志者矣夾輔漢室延稱
二紀謀猷斷論思若有神世有議其協規曹氏者嗟
乎撥亂之才英雄之姿操實稱荀文若不操歸而
誰歸乎及至大勢在許當塗成讖九錫勸進雖然頗
興文若始根韓盧得罔止以自肥而已乃一死飴甘
以違本懷裴松之所謂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
代者也未充之說非愚則短矣賈荀合傳尤為不倫
賈詡為漼汜謀主身代董卓報仇元凶首惡逆禍重
結致使行在西京討吉乘裕閱獻帝本紀髮怛上衛
則賊漢者文和忠漢者文若忠逆迥區何以垂訓松
之以為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未免失類愚
謂非也賈詡止堪附董卓傳末程郭何辜遭此酷乎
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仲謀聞而笑之詡謀策深長
仲謀何笑之者笑其始立依賊耳

管寧傳華歆傳

王彥方以德在人為世所表陳壽不為立傳附見於
管幼安傳中所見者甯寄句讖一二語而已華子魚
佐逆弑后壞屋發壁獨擅權不胥本傳綴附小美演
至千言嗟乎此二傳出邪人得氣為善者惧矣列在
後漢

獨行傳

陳泰傳

傳稱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積躍姜維始謂官
救兵當須眾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
下震惧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
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松之案此救至出于不意
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伺
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者也 裴註

盧毓傳

傳云會司徒缺歆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按管幼安忠于漢世志不臣魏寧為漢處士不為魏司徒區區此心前有龔勝後有陶潛當時有楊彪亦限志以為帝不能用管即能自幼安為之耳予詔書歲下安車重蒲徵辟隆渥而安終以老病辭不受詔是則帝欲用之久矣

諸葛誕傳

傳云誕欲屠戮皆亦生擒三數皆獲天下快焉馬謂司馬氏父子柄國奕視其主在朝貴仕權類誤允銘又為典午勸進而已乃若雲公治昭義於前仲恭公休著忠於後誠處乎引古之頗矣今秋誓師或自傷魏室之重臣所謂前侍司馬曾不得稱阻兵要君收魏氏之甲兵攻魏氏之城邑借魏氏之市朝屠魏氏之公孫父兄三族並及天童凡有知識莫不含辛感謂曰諸葛誕因無濟可擇甚死登東六尺要在廠後子孫未嘗有以為之乎之首石勒胡人有司馬孤弱之辭如典午父子兄弟之家則知公休詩人之正而修史無蹤跡于大義指忠為叛以積為快文欲即非誕

傳贊亦與之並論者皆本屬古今寧非異也其節回子亡以致名將何法而受惡耶

蜀志後主紀

評曰國不置史注紀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按景耀元年史官言景星見則蜀漢未嘗無史官也侍曰此延熙二十年以後事諸葛瞻館舍已久史官之設當屬蔣琬董允諸人以列傳何故無明文乎蔣費董郭在朝悠悠以為國守而勿失一如平陽之於鄧侯未必有所改作增益也且諸葛丞相當武之世度事草創建興之時規模粗立左史右史國之大典未必不定廢廢而訛誤於人者矣

諸葛瞻傳

傳云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按常璩華陽國志諸葛尚曰父子荷國重恩恨不蚤斬黃皓則黃皓竊弄諸葛所痛心疾首者過孫盛以記瞻不早以維好戰無功國內之罷表後主召還爲益州長老猶有瞻表

以閣守代總政事則姜維將武諸葛諸人所深憂太
息者愚而熟計者矣壽之曲筆以靑為隱史為將所
傳故借事歸愚蜀中長老之語良不誣也至於諸葛
相國之評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後世因以為陳史詬
病愚獨謂不然陳史推服武侯殆不一口咨述追思
則以為召公之甘棠誦美遺篇則以為周公之誥誥遠
為近古流後世蕭天下有周公管蕭而不問將畧者
乎其意若曰謂孔明將畧為長則當謂司馬宣王將
畧為短當時中國之將畏蜀如虎之劇及死諸葛走
生仲達之諺晉代君臣父子所深諱壽不得不為微
詞以自全觀其泰始十年上諸葛集書中有所與對
敵或值人傑之語其未指約略可見後人宜玩其全
文毋摘其章詞可矣至以懋怨之故於愚遠多漢文
則愚不能為之釋也

熊周傳

周勸主出降儉為事假觀然有利要其微譏孫皓論
之詳矣愚竊重有恨於周者依仇國之論以本國為
周餘以歌周為魔建皆塗篡竊崇為正統昭烈受命
鄙以閨任身受漢官獨吹其主抑至此乎尤可怪者
礼周舒七說演杜瓊之讖語彌符讖肆成敗言先主
名備訓以為具後主名禪訓以為授曲說至尊之諱
巧依亡國之辭此不必陰平總軍鋒始收斂而連鄙
不習之夕後主為挽之年月已翹首頻足日夜思望
魏軍之入矣心乎亡漢以媚新君人之無良未見其
匹借曰周明于天文則當塗未幾與午窮之與午二
傳半氏代之亂象有徵周何以一無推驗定首存山欣
耶陳壽不加駁詞猥以安劉莫邪與之比時後主娶
城國字勢窮而潰魏邵遥刊斷不以亡國之君繼諸
東市委最士著於難户誅則僞所謂劉氏無虞一邦
掌領者周咸自以為功而陳氏亦從而加之耳輸國
與人受賞微侯知周者當斬頭瀝血以祭昭烈之廟
北地之墓相思遠詩人死戰之魂而告之并函其奸
狀于鍔門使後世人臣無知恥者也

吳志士燮子徽傳

呂岱誅士徽一事據士燮傳岱分士氏兵降後復行
誅據呂岱傳猶罪至置人被律一以為請降被降

是無功而有罪也一以為用與若神是無罪而有功
也後之讀史者信士燮傳乎抑信呂岱傳乎

周瑜魯肅傳

按吳大帝與漢將烈并力拒魏此魯子敬本謀也迫
昭烈于當陽追公瑾于伏已皆得力一人非劉別議
夾輔本多肯事性一而陳氏作志傳周瑜則以周瑜
為始謀傳魯肅則以魯肅為始謀傳諸葛亮則以諸
葛亮為始謀三人同詞莫適為主載述之體將無大
謬或曰吳蜀二史各歸美大臣耳三志出陳氏一手
何得互無叙也或曰遺忘謬誤失在偶然耳周魯同
傳上下參不相蒙又無詞以處也按大帝評隲四臣
之語稱肅二長以為呼公瑾遂擊孟德為快要當以
子敬本謀為正

陳氏紀事簡質有良史風但統體大體未嫻有四不
諸儒學一闕也不傳列女二闕也不於高士三闕也
宗室列于末及宗孫四闕也治曆則得王蕃所尚曆
用待封之日分紀用楊偉之景初吳用劉洪之乾象
並行列落不復著說傳管輅則偏遺楊偉之曆表列
則渾則不著徐岳之天學作史所見何況著書乃始
詳若表典足有列女傳揚之有於日之前月封須而
成也當時王孫之母吳夫人之母曾生之女
陸績之女孫翊之妻徐氏孫權謁之妻王吳數皆其
婦絶異其行迹所賢於士大夫而紀行刪削不入列
史傳至後世乃別卷列傳見列以功績在野以節著時
若沐誌淡泊萬過或以清介淡泊樂或以苦節顯
而姓名不登一字無幾錄吳如華覈有志者猶有傳蜀
即無史故老是訪而紀事荒落簡略張嵩太守鄧方
參軍費觀太常賴恭光祿黃柱皆失行事不為傳訪
甚至衛尉經韓士元之流既沒名曾後亡郡縣設梁
失短未免三數猶可諉之曰諸葛不立史官也若夫
吳當獻帝至成任吳通使推其人物例為為雜行狀
狀失熟尚在可訪乃存虛附一無善狀何其人史
從關吳孫邵為丞相曾在劉繇陸議之先乃復無名
軼事見即當時為張惠恕之黨所部不書而項峻
吳紀已有注紀何不採存以備紀則皆相無傳於吳
志始終如此則是龜傳疑之史而終有闕如之恨也

史糾宋書　沈約撰卷一

婁上朱明鎬昭芑氏著

武帝紀

紀云零陵王薨按零陵以酖死非終正也自是而後君無不禪禪無不酖山陽考死猶成與數休文書法一無所貶何耶沈謂零陵王之死宋趣之也汝陰王之死齊趣之也沈也前書薨後書殂斷為殞身之甚諱後人習其讀而忘其本實不知主人之有罪矣按零陵汝陰之死綱目特書宋齊為弒此朔大傳義理之文春秋誅意之指不敢以望六朝文士獨是當時實錄如外戚協謀拖被絕其命監人行毒實邑酬其德鴆人祀隱慝則不錄抑何心茶蓼且頌為崩駐耶

文帝紀

紀載二十八年春正月索虜自瓜步退走二月索虜自盱眙奔走按魏太武南下宋所不亡者僅耳脫佛狸渡江不爲聲言則加金已亡矣泰何拉而沈氏執作自張之辭何可示後或曰宋書撰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及徐爰沈氏修之耳諸氏為宋臣禮宜為尊者諱沈氏兩朝代禮既諱矣何故曲為李久乎

孝武大明中魏使通和自索虜有請則命春於中魏人來聘因方物有貢或求之小國乞通或齊之陳虜請則稱使節或以求之是不自知其紀書之加魏書亦然

紀云三十年二月甲子上崩於含章殿讀史至此幾疑文帝為正終矣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孔子之筆將無深文耶

順帝紀

紀中載袁沈諸人義云據地以反己又有伏誅夫蕭道成之心路人所知也沈荊州袁司徒不忘宋室投袂而起劉遐王宜興黃山華心衛執政欲與異同即忠貞之跡少讀袁沈赤膽出揭淵而休文稱加反名坐以罪狀抑何甚袁路大也皆目大逆是非殊失亦貞順罪自將何施嘗讀南史順帝紀袁沈諸人類有書此在攸之則曰舉兵不從執政袁粲則曰據石頭謀誅道成在遐宜興及田則曰不從執政或曰或于執政文書不污清德南史李延壽綱目作其意而不改嗟乎一代良史推延壽為才矣

律志

書以漢名而猶事上盡綏年志由宋立而沈引遷取爲紀史通之議已責班氏移之打編休文何辭張光睹準竅宜聲律已入芒書杜夔辨鍾柴玉發馬先形陳志荀勗列和往復之辭劉秀鄧昊造笛之制時晉無書應成別錄連續紀載無乃辭費鍾宗初減籥笛奚綴織損寸分元嘉樂制事止二人存志實錄數詞而已

曆志

劉洪乾象彪書僅紀楊偉景初壽史先遺晉武泰始之改曆江左劉智之淨詞並悉詳述以備參致補前史於既缺啟後人之纂修但年代既殊理有斷限陳史太畧宜續三國之後晉紀未成別修典午之書何混行注錄如同一家遠載兩漢失在昭灼律志已明無用頗陳至於馬彪志劉歆之年妄以太初叫三統楊雄意兹日之說遂至采掇爲太玄何有上于元嘉廷宗不頌發難祖曆奏自大明戴法興議以六條前何後沈或論或述此則禮重移古事闕知今記述之上善未容求疵者也

禮志樂志

宋興江左多承舊儀劉用馬制晉襲魏典自黃初以起義熙並入志中泝流追源義或無殖但王導議興太學表至千言衛權勸成封禪疏凡四上勒之宋冊無閑體要樂府盛于魏祖俞兒造自伸宣繆襲初平韋昭缺炎建安文章古法來始東南竹箭傳並珍琪陳志刪落曾無概見傳玄荀勗卓有鴻文張華成綏繼多碩乘曹毗王珣並造歌章渡江之後賴以揚麻統收並採王廣合傳此或魏晉之功臣柳亦劉宋之贅枝也里謳塗舞事係風謠職在史臣載之宜悉晉蔬近歌懊儂新曲讀曲之哀第四壽陽樂之本南平王鑠之長史變歌而爲飛咬王誕造襄陽之聲元懷遠叛統梁之器局即近於淫哇事亦誌其自起移之子夜爲太元女子前溪屬沈玩將軍阿子由晉鐃歌代有詞章並非漢舊繆韋二家并易曲名劉宋四篇言詰難譯凡同制禮樂巾舞歌二章工人相語

手習而已景橘餘其言自不誤何承天所撰古曲私
造於家頌揚文備傳十五三義引從奇在炯鑑秦鷺
為朱路悲翁爲悲公翁雖改以興作石留為次石流
上陵瑤者遠期將知所思之說義卜當風而揚厥上
雅語無冬雷而夏雪關典正之文悠風雅之藝郎芳
樹一篇翠微紅花有同時製者未見道吹樹古詞者
況亦不暇于幅篇倩有類乎正風固為上掺大子下
凌四箱猜乎劉宋用紋昧喋失諧與雅九深大見時
不用全錄歌章并著義熙之年不淺私創之寔備亦

宋史之遺乎

天文志

春秋紀災共創事原叔世晉徵無辭由引李武十八
子明并參星屬割天親貴顯上通乃譏觀占內一區
積死端見製四方未枝難聽不斷天文行者元人有
言變之者天柳示左右失記司典者諸適九詳載前剌
失難奚詰任毋並請蓋不改從名前打未挨說無論
宋詩人不及地上羅及地下陳志名州徽詞是紀由
條門詳沈氏詔於統繆學不啻出史官為一盛之路

大可悼也

律曆志

折玄一五子玄法[illegible]何乃[illegible]至重方之語魚太白類
排孫唯丁世以皮等王命之論休文造符瑞之篇其
文則特表[illegible]創紀敘兩漢白楙太京書伐有[illegible]
興午刑州一見未改來打[illegible]管强氏昭於雅興小字
黃白合雕飛近鴻[illegible]作[illegible]規何史臣翦筆之有[illegible]
寫所探者草木之秀为[illegible]飛走之雄為特河[illegible]亂
淵燕獨[illegible]決平之異[illegible]鼎石虎之蒼麟[illegible]嘉
之金藝獨詰建興之赤[illegible]何薄何厚謀茲去取愚至
元嘉郤泰於白鼠吳興郡之芙蓉一莖二花樂遊苑
之荷莖二[illegible]同餘茲作山海經之曾見豈爾雅之
未詳似有[illegible]徒疑好異何前宋志十五沈書取具
况篇增此[illegible]上者爲[illegible]封禪之書下者[illegible]
功德之頌開後世天書之漸長僉臣[illegible]之[illegible]
自云[illegible]後[illegible]詞本爲[illegible]志[illegible]一乎

五行志

災異諸說[illegible]之[illegible]得之郭[illegible]

收條流要為二代史除屬草而已頭景初翁仲明指
金人列於服範此傷後毒作有賊十月射妖感熙
吳人之亡太康中之說符傷為損左行為異忽美
忽其博無定形為帝兆隋書庶亦相傳以歌次柱軒
諸干以飾觀號此特類亦相者元帝位石特此者焉
和日來初以大[illegible]為李野作代未接而晚
劉人與士記之事為亦發微有哭也○樂志曰阿子
及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
後人演其聲以為二曲皆阿子之歌從穆帝始也五
行志曰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
曲終輒云阿子汝聞否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
子汝聞否此阿子之歌從童子輩始也二者何此
亦一無[illegible]由復移於[illegible]

州郡百官志

州郡志本之王隱晉地道記[illegible]家其[illegible]
朝為盧九夕入長林僑寓土斷離合萬千明辨條
繫同觀火但地理不該風俗無道鴻文孤凝致無卓
觀宋家六十年之中官制無數左右積習舍度東宮
[illegible]
[illegible]當壹戲
[illegible]為[illegible]焉

傅亮傳

徐傅諸人並不免死三人者受不可受之名居不可
居之功一跌赤族自其分也顧推原心本廢昏立明
燕之不貪童稚擁立長嗣以視平勃之誅少帝而代
王霍光之廢昌邑奉宣帝初不殊而平勃霍光以
功高蒙厚賞徐謝三人以震主齊頭戮事有幸不幸
未可異論也傅亮也取獨日[illegible]
加之罪其無辭乎[illegible]
也

謝靈運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餘然

王鎮惡傳

王鎮惡擒死非沈田子殺之宋武帝殺之也英雄方得天下日夜所焦心勞思者無非翦除異己及勝己者耳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所謂異己者也王鎮惡所謂勝己者也鎮惡平江陵平關中底于風雨勞歸天功武帝身收其功而心忌其材為日已久及大軍東歸私語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等也又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是則明田子殺之矣田子持刀武帝推毋由眾疑殺不適猶天下聽聞使獄有所歸命關中大事付之十歲兒子輔以狠如羊貪如狼之數將軍而復誨之以相殘剗滅所謂為天下者不顧家乎帝意以為得殺鎮惡即失關中也寄兒子不可悔也宋書削其語不載武帝奸雄之累無由得彰宜乎鄭夾漈通志斷兩書史之間往往棄沈而登李也然則孟起在當得考死耶曰不然孟起不仰藥者并以頭丁舒蹟矣靈循徐道覆由為武帝作沈田子者也

劉懷慎長庚子榮祖傳

按榮祖一知幾君子也謝晦持犯志在與辭後立大功非不顯矣至徐傳併削榮祖此然則曰知幾其神榮祖有焉史臣該以偏險相稱漸失士大夫之心嗟乎當時所謂士大夫不過謝宣明而不見向耳以此云失庸何傷乎

張暢傳　論後傳

宋書闕劉彥之傳然暢之傳則有二一則張劭傳中一與顧琛同列張敷亦有二傳一則張劭傳中一與羊欣同列一書之中一人兩傳以前傳出於高氏小史也總有休文正本則前傳可刪矣高氏立題倫之王懿張劭三人之傳補厥漏遺是為休文功臣但休文不為到彥之立傳高史亦缺焉而不載同一人也蕭綜之傳既著南史復著北史裴叔業之傳卑立於南卑立於北或並見於書冊之中或埋沒之正史之筆然則人亦有幸不幸耶

王微傳

傳稱微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矣愚謂誤甚王微寔以元嘉三十年卒時年四十六也於何驗之即以沈書本傳驗之復以文帝本紀驗之再以李史驗

之按王微本傳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此時寔元嘉元年也攷文帝紀元嘉元年封第六皇弟義宣爲竟陵王第七皇弟義季爲衡陽王而典古州則參軍之命應在此年王微在永嘉元年爲十六歲是無可疑矣元嘉二十年卒亦當爲三十六歲何得云二十九耶攷之李史載其從弟僧綽宦文帝召使就職因留之宿數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觀迷躔不就尋有元凶之變由此言之元嘉三十年王微尚在何得云二十載年而卒耶微年爲四十六是人無可疑矣或曰沈氏之去宋代也近李氏之去宋代也遠信遠無寧信近也愚即以沈書本傳再攷之傳曰微終遺令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攷何偃列傳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復使行義陽王昶開府歷職顯然初未嘗爲長史也及元嘉二十九年始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則王微卒時當稱沈丹陽沈中庶不應稱沈長史此微之死當在二十九年三十年之間斷斷不爲二十年也明矣不然卒于十年之前而預稱十年後所加之爵不其誣耶以王微本傳細考之微嘗以三十六歲卒不得云二十九歲此紀載之誤也以何偃列傳細考之微當以元嘉二十年亦不得云二十年此紀年之誤也沈書何竟以微人不信去元之史由誤而成之也或曰元嘉七年王微十六歲則計至二十年卒應得二十九及再考衡陽王列傳五年爲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參軍之舉亦在此時以五年推之當云時年二十一以八年推之當之時年二十八亦不得云二十九也此衡陽王本傳之可驗者也

義康義季傳及劉湛范曄臧質魯爽沈攸之傳彭城王地逼至尊權意是特殺賢疏直進廣兵謀郎賞由己出而本可謂自群王口吻告言行危走向非有稍均況死判斜從所彭城萬里而遠沈書同傳當物情升降可尋然謂丘陳請史至此歷眾三數忌殺劉班光見自始伊尹大論范曄大逆可同年沈仲達忠存未有不顧傾姻正氣恐天人倫攸在下與傾倚將質然如魯爽為類同載錢次失理抑何泰

共孝闕之傳也人法則□覆式者□侯其沐予

沈攸之傳

按傳云仲□□欽嚴若□□□□治船舸□□
甲仗至夏口便有異圖此皆褚淵王儉之徒附從其
罪以媚新君沈書紹之非信史也傳中文詞頗昧大
義舉指逆目為□亂釋忿幹事謂為矯情滅實宗
儼逵榮程邕四人卑皆斬頭陷胸以義為歸沈書不
立忠節傳更不附孝義集董狐南史之筆掃地盡矣

袁粲傳

傳曰大明三年坐納山陰民丁彖之貨舉為會稽郡
孝廉免官是景倩之改以賄成也景倩志操立於童
年官邪賂章胡至于此直不疑無兄盜嫂第五倫三
娶孤女云撾婦翁人之多言傳蠅點壁書史之誣猶
衆口也

孝義卜天與列傳

卜廣成首犯逆錄義問在天〻生越阮數次氣矜之
隆耳魏輩曲踊三百驃姚蹋鞠不休將家當技曾何
足殊附致孝義理失類從至于叙良吏則傳聖理譜

不裝□□□見石□不□□列□逸則百年孔氏
比有孟潔元亮楚□□□簡秋□□□周為一□也

自叙

原念先烈丕揚祖德人有□□無□□□理□道
始興手□往後吳儁更太子之言涉祖吞陳思之毅
賢之□事初亦無□及至對裁已振挽口方張即其
文同崔蔡書比宣宮□當投諸涸壑以除其臭乃載
入家乘哆為真本法丹鵬呼以為好音郝定當擧斯
獄休文胡不聞諸

史糾南齊書　蕭子顯撰卷三

魏志　朱明鎬昭芑氏著

蕭書諸志禮樂為優紀敘簡覈無冗無漏州郡沿立條貫昭晰亦稱善製良史之才然其志也頗祥瑞一書路平竹莖同入龜畫野鹿山雞並形簡牘陰陽伏作猶恨未免焉荊州襄陽之謝旅患目為義順帝和帝之受戒書法從同詩人而自錫嘉名託此主而無特筆此蓋記事之體徒存義理之文有愧也

褚淵傳

淵為臣僕其子猶以淵志一心事居晏嬰所由抗辭主無明闇爵無小大策任既定便當死生以之彥回身蒙榮任兼受顧命馮玉几而宣訓受嘗襁以排湘陵王未乾翰同與人三復任遐之語再紬百姓之謠非賤財集在道指財而史臣著論曲為較辨不載南史之簡直書其罪頗踵仲虺之語以釋厥慚史云貴仕皆由門慶平流進至公卿閒有之感無以保家之念徒切斯為何語而以傳後當寧欽跡碑台或出單門揚飈坐臥小東因由華曹豈其世受朝恩理應貴國如寄至于襲淵異志靡有同心之日傳云與袁粲受領命輔幼主淵合心共理庶事　沈表御史安得殊說之名傳云況敘之事初未嘗見書　剌役白眼本屬悠孫絕以名節處云乾淵傳云輕薄子頗以名節訓之以淵殺多自貴謂之白紙貴且　敬辭蹈諂此傳為多後之勸諸王者務少而則除行迹安為仲宣明裁語針膚行迹不端其主同大吉可史宜存偶然前也

高帝十二王傳

桂陽始興二傳並有闕文不足深論領路至之中江夏宜都最為有意而芳踪截蹋強半遺逸於蕭景陽為豫章之子語叔業動織愚豫聞家乘簡脫不應至此豈其意反江祐不歌為沈沌書耶獨恨衰亡小紀傳盡合短一二滿使後私幽光未免致望史官耶

蕭遙昌傳

魏孝文壽春之役與師同甲執旗甚正蕭氏為虜主寇壽春此李太師所謂南人呼北人為索虜北人呼南為島夷史習使然殊足深概獨是中載往人往復之辭一曰望寄二曰望表天下有對遙致張而尊之訣

之為聖者乎此史中之名實乖剌不可不釐正者

安陸昭王緬傳

傳載子寶晊於義師下望物情歸已鄧漁仲通志畧叙曰蕭氏襄陽之師南齊謂之義師李氏晉陽之兵隋書謂之義兵謀人之國而可謂之義師乎伐人之君而可謂之義兵乎此說誠為篤論以南齊書之成也蕭景陽奏於天監之年隋書之修也魏徵於貞觀之代身立其朝口多推作豈能謂定哀微辭以違時難之論乎燕之建武感興之閒高氏父惠子孫蕭韞始盡景陽同豫章之息也金兇時擬其口幾望江漢之旅如獻贊然奉以義名此又識出本心者爾

良政傳

良政一傳有者不必錄者二人有不應錄者一人有不應錄者二人有附錄孝義而應改入良政之一人不必錄者傅琰虞愿也不應錄者孔琇之也不及錄者崔景真夏侯恭叔也附錄孝義而應改入者樂頤也傅琰山陰虞守晉安並為宋臣與觀齊職虞愿於建元二年卸猜令傳載於建元元年進號將軍是尚得謂之齊臣今齊大守乎宋書不錄而不錄此隱侯之失也齊書不必錄而錄之此蕭景陽之失也孔琇之治亂自小見以博感名善狀敘莫祥此一事絕無為心徒有積名列之酷吏亦其信之桑預為永世令見邊恭術幸宮有一老媼行拘解鋪告將詰市關頤充弃叔就語行跡如此當孫良循吏不宜附見頤著石崔景真屬平昌太守有惠政常為一蒲鞭而不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為立生祠夏侯恭叔為景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為善政所致而良政傳不列二人抑何也李史散逸附見于列傳之中而循吏傳亦不列二人抑又何也

周顒傳

顒傳載何胤精信佛法無妻妾此非實錄也何子季自有妻但無妾耳按隋書云胤妻江氏妾神告語即代夫死則子季非無妻也其兄何子哲少無婚宦祖尚之為娶王氏女謙誡哀告因送初懷則無妻者何點非何胤也又其隸年復娶孔嗣女置之別室張融譏之以時所云惜哉何居上焉蔡謨意遠是也則子

昔人自有妻何氏兄弟無〻妻之說景陽信佛偷何
肉周妻之語通執七録高逸傳載何子求本附于哲
子季書則江氏孔氏之書挖之一語既大便次夏前
文人之習大抵然耳

顧歡傳史臣論

顧景怡著夷夏論優老劣釋史臣嘗譏駁之以為佛
理之貴諸家莫與敢作者傳世為虛無推其覺梁武
惑於佛教特信此論以為治手先資耳夫釋部入華
夏自東漢周迄於今其教益熾大儒有闢之者于宋
為盛如濂雒關閩之屬是也大臣有好之者亦於宋
為盛如富鄭公趙清獻蘇文忠之屬是也大儒洪大
道之不明是人心之易誣致闢之不得不嚴大臣位
極人臣名滿天下功高而不退則身危咎主而怙寵
則無後唯靈無之理可以吐棄一切譖已之雄心而
釋人之忌志用以優游善後而無害焉故好之不容
不至張子房赤松之游李長源麻姑之酒亦同此懷
非徒溺誑以惑後人韓彭諸人苟知好仙則必無菹
醢之戮李德裕之流苟知好佛則必無朱崖之竄功

名之極與其復埒於仙佛之地可以適懷而啟悟解
謗而不為此顧德之惑則皆之夫深入沉湎於是二
者之中而不出也嘗嘗極論之公卿大臣可好佛而
天子則否不可好佛男子可好佛而婦人不可好佛
智慧男子可好佛而愚蒙男子不可好佛習其書悟
取佛理靜心息慮除煩者得佛之要徽者得佛而謬累
者得佛而覺其害學佛而始老壓者得佛而施愚妄
者不以佛為治而以佛為樗以為吾之精修深通經
從梵諷唄尚可以一切銷之也而利深胃色之性恣
肆而無悛則佛者適將以便於為惡之具也宋明帝
淫毒於懷奇慘一建湘宮寺姚貴妃姊婦之錢亦所不
顧梁武帝面縱易施客飾語彩謹據一決況數十萬
命而不也恆究之銷經傷生臺城陷命伊蒲盛饌不
救楚獄手足成贅無補唐武氏于婦人內言不出闡
僉是議群起聽講垂範何存胡太后以鄰統傳道罫
朝士之金一時推之徐紀羽桃環之名入金陵平之
中已者以為天下至便居之入宮寺主之稱禁捷綬
李伯藥劉昫之六貫而已天子而好佛其必貽天下

國君而好佛則必亡社稷婦人而好佛則必至自獻其身愚妄男子而好佛則必自墜其惡然則好佛如何曰不好佛而佛之理存好佛而佛之理亡此不可不白也吾頗為富鄭公趙清獻蘇文忠之好佛而已矣不願為梁武唐敬及策融之好佛也即好仙亦然吾頗為張子房李長源之好仙而已矣不願為秦始漢武及高駢之好仙也愚因論蕭子顯而并及之

按南齊書江淹為十志沈約為齊紀蕭子顯自表武帝別為一書江沈之書不行而此史遂入秘閣議論出入其有史裁較之諸家斯為最上頗立傳之體宏則疑濫簡則近俠比擬並列尤戒不倫王奐叛見稱奐張沖誓守無貳一忠一叛何由同科裴叔業恩遇散見送質拓跋猥為作傳並推先卿使伏節遠踵蘇卿僅見遠志裏逆以老婦而服男冠不入五行袁廓以怨宗而謝貴仕不登孝義如房叔安之勁節崔景真之賢及孔祐之至行通神庾道愍之冒險訪母皆削其姓氏沒其事蹟有美不書有異不紀太史之簡焉用彼為

史料

梁書 姚思廉傳三中

長沙嗣王業四傳

統論史稱有子附父傳者無父附子傳者聞有之上日於盎即屬遺跡且子雖賢聖不先父食此古今大義也宣武之忠昭於天地何得緣其行跡而以嗣王冠其前耶

良吏沈瑀傳

述瑀所為乃強梁自持孤立行一意者耳下縣之吏命曰是蹈衛元之辱志在必報外持清白內深次骨謂為循良未免失之偏遇龍門氏之筆久置之酷吏傳中矣

諸夷傳

梁武號情釋部郭劬緇流諸夷聞風悌航獻款綿閱進表其謁大都江左以來唯此稱盛且本邑諸偏要未接其使白題滑國博物始載其名婆利獻金色之鹿高昌貢鳴鹽之枕扶南生犀慕容赤馬或在天監大同之時或在普通承清之歲皆東無虛日故史並紀年錄其君長之名知其朝貢始品畫之永久无矣

貲錄至於范奴妝閣二解化鐵東明學水魚鱉浮橋
見墳以柳葉爲妻彌呼以女人爲王高句麗上之馬
有行有列倭國孔光之蛇作合作開諸如此類悉載
前史蕭沈修書已厭辭複今乃累牘不休初乏限制
勸諸暗侯之州雷同驕子之文是謂數見不鮮抑與
耳食何異

王僧辯傳

忠梁者王僧辯也賊梁者陳霸先也僧辯所短者在
文質交宣誤迎貞陽耳其於梁室實有再造之功姚
伯審父子代爲陳吏傳中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試僧
辯及柳仲禮諸伯起並有屈膝侯景之事夫狡侯景
者僧辯勢不可爲姑强紙隱忍以圖得當及力能辦
賊則剸不仇之腹中以雪二帝之恥于事有補而于
義未無礙止師援臺城柳仲禮實爲盟主裹足窮將
敵畏同邵陵綸王恐亦節制此非僧辯一偏將帶
耳及乃結解甲僧辯尚與一戰仲禮觀而縮賊望風
送款身居降侯景者柳仲禮不王僧辯也即其降在
納碑事雖並異相尋學者以排大羊則爲肖爲從息

不同時史官當爲置貲法義本傳宜直載其事
而不載即或載之以明實錄尤當效太史公立傳之
法不見本傳而散見於它傳之中以彰錄功揚過之
體今乃頗於而深誅之推其本意不過崔陵之祭霸
先作賊而僧此以相形以爲釋然而已然則於莫大
之功而橫加以席之醜行之名伯審父子安乎傳後
云霸先名甚僧辯傳轉異之以時僧辯功勳已亘霸
先人地寔殊勢非相執何由得與異有見以則良子
預備之策久已行之何至束手發樣父子弄命那態
之受人以北門之營結人以姻婭之成如冀既成係
然反噬事不在圖理于大惡僧辯以大良亡身霸先
以猾賊竊國姚史高下在心並懸直書矣

按顏氏家訓養生篇曰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
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
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
見射而斃夫人謝惠女也今姚書載張嵊而請謝夫
人亦一闕事

本紀

後主沈湎冒色寵妾嬖孌姚氏留舊臣之體不忍直書罪端乃於篇末著魏徵之論用昭炯戒殆有風人忠厚之遺焉獨其於王僧辯之襲也必書曰討於江陰王之行弒鄱陽王之沈江必書曰薨則猶之乎諸史之詞而已

姚察傳

姚伯審之傳凡有二失僧垣精曉岐黃官居醫正諱而不錄一失也隆重所生言多溢美復與狎客同傳二失也黃叔度父為牛醫東漢未嘗諱名徐嗣伯心藝薄技張融勸為無害醫術通曉何損家望乃概削之而不一載乎江總持以飲狂眾君臣卜夜數其亡陳之罪直與麗華之頸並懸青溪姚氏不演於絕翰成其與飾之功由以父贊之故先察立傳抑何淺諸其任而深護其父也觀總持門序稱於大建後懷怨望眾者斷為名跡之非而姚氏以為實錄指黑為白乃至於此

司馬申傳

司馬申小人之尤也醜正人則傅緯戮矣獎佞人則孔範將矣媚宦官左右則李善慶蔡脫兒輩表裏為奸利矣史官概削事跡為作佳傳獨至嗾殺毛喜遷延主意散見毛傳而不敘本篇何比昵之深也白雀集庭虛為勝矣黑為喙口偏為屈護姚氏殆有其朋之嘆矣

梁之亡也始於朱異而成於柳仲禮諸人姚氏修梁書不為柳仲禮立傳陳之亡也始於江總而成於孔範諸人姚氏修陳書不為孔範立傳二者皆謂之縱焉

梁之亡也不亡於敬帝禪陳之年而亡於王琳遇獲之年王琳一日未死則梁一日未亡敬帝之後尚有明帝此梁本紀之所宜敘者王琳乃心王室天之所廢必欲興之何梁祚至七十五年之久此梁列傳之所宜敘者姚氏修本紀則刪明帝修列傳則刪王琳不如何之元所著梁典猶存其行事而不沒其實為一時之良史也姚氏之意以為身為陳氏之臣屈蕭

莊於本紀則無以處乎霸先是明以篡逆之名加之矣陳書既目王琳為亂欲為之立傳則必立之於熊曇朗留異陳寶應之間曲加忠字以反覆毒亂之名義復有所不敢而心且有所難安不得不散見其事于陳書諸傳之中而沒其名於本書列傳之內此則姚氏作史之大凡也愚謂霸先之篡逆由於梁敬帝而益帝霸先之稱賊因殺王僧辯而愈著本紀既有敬帝何必無明帝列傳既有僧辯何必無王琳梁代之史要當以何氏之典為正

史糾北齊書　李百藥撰卷五

朱明鎬昭芑氏著

文襄紀

渤海王業不繇乎此則其機過於晉景則置帝紀將無過情此紀叙次不倫由載侯景等書尤屬無謂一紀之中或取魏紀或取梁書或取北史割集三家率爾而成絕無裁斷疑非李氏之筆當屬後人所補

邢邵傳

傳中載請置學及修明堂奏本出李崇之手非邢氏筆也魏收載入李崇傳中茲復云與魏收全奏蓋李氏不考之誤

祖珽傳

讀史至祖孝徵盜銅疊事未嘗不掩卷一笑雖金三品自有高下銅疊二面殊非金叵羅之比梁上君子或過而不問孝徵雖貪何至遽以入懷所謂下流攸鍾衆惡皆歸史官之筆未免奉其愚按裴讓之傳邢邵傳魏收傳以及此傳悉非李安平之舊李本稱獻為高祖澄為世宗洋為顯祖演為肅宗湛為世祖率無稱謚之例諸傳變號為謚當屬延壽之書李本卷

帙散逸後人取北史相補其中小異者則采高氏小史特發青時未及詳校耳不然稱號稱謚何一書而兩例也

陽休之傳

史舉陽子烈為時論所鄙者有五端愚謂誑社撰御覽事尚有可議其餘諸事可重未可鄙也文林館既立子烈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頒袖後進亦屬佳事何故指為傳會必若表議之恩邢卻魏收之排劉晝方見先正年事之祟乎顧將九子在何承天以為美談而在陽子便為話端大不可解至如立齊高本紀魏收欲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子烈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陽子史裁自不可移必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曹氏平黃巾之歲即為魏元乎司馬乎公孫之歲即為晉元乎建安不聞屬之當塗正始未嘗移為典午永興天平忽曰改步將置武静二帝於何地子烈諷勸當正全從國史起見不因存沒興懷且向歆天文父子不同劉張歸說前後頓異況區區比肩事主之人乎子烈性通率不樂煩擾再居吏部謂為姑吾嘗遂其領中書監也謂人曰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亦即此意夫祚視軒冕謂為鄙必且嗜進亂後不休方為無果青史矢柔於續之封子烈謂所親曰我非攀奴何意忽有此授此時走狗受郡君之名飛鷹有開府之號倡優賤隸悉毀社封深名邪懸曾何足顧子烈斯語律以顏異所謂無所辭偽詔奪得假土口失嘗度未免失之河漢凡此諸事史官之所鄙後人之所重即史官亦無定見不過當時為高肱韓長鸞諸人所鄙史官亦從而鄙之耳即子烈實有可鄙者天池得石畝稱符命六王三川曲為演說智不及於杖諱依有令於羅華史官魯不指摘亦復何故

文苑傳

敘中興宋孝王不容口提謂待詔文林當時操筆之徒披求殆盡其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三四不逮也既睹此論則孝王必丈行兼美遠出隊伍許人之上及觀儒吏傳而孝王復附見宋世良宋世軌之後以為孝王未入文林館

不遂周非毀劍士擢別錄二十卷余平分改為關東風俗傳言多妄謬篇第越雜無著述體由此言之孝王文無足采胸有鱗甲特一傾險士耳文苑則衆之上天何更刑按之入地矩鹿何杞之辭不關於安平復遇之劉善經隋書中僅一見之按北史云善經諸人事多遺逸則善經要亦孝王流亞耳

宇文護傳

宇文護保宇文氏之周公也幸則為周公不幸則為護保耳史臣加以至逆之名冤矣文帝捐館王業未成外寇方張諸子尚幼此時宇文氏無論不得丟併宜失尉護保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以奉之孺子王其事不可謂不難未幾孫李之媒構幽廢之勢成此閔帝自廢非護保廢閔帝也或曰廢君非純臣事然則伊尹廢太甲矣霍光廢昌邑矣一君廢復立一君一君死復建一君未嘗陰覬竊篡貪立童稚護保此心惟不忍負一死叔父耳奪非常之富貴而付諸弟弟以富貴之故而并疑及所奪之身韓盧得兔不敢自肥而進之主者主者既獲彼狡而并烹此走廣詎人情乎武帝有云三十歲天子豈為人所制此志一萌護保無生理矣所謂功高者主震地逼者身害也或曰護保弒明帝罪不救豈謂明帝以疾不以弒明帝大漸之日口授遺詔文成數百至今誦之首尾溫亮古今受酖者多有之卒然中毒不能少須臾毋

死乃從容作絶命辭乎李安進毒之說則自武帝一
人已外無一人知者又安被殊孫王憲為之請命倘
薩保當年奮然行王莽梁冀之迹中外使內喧播郎
禁中秘密外人不得與聞而齊王介弟出入禁闈英
察性成動靜先知何至十三年之久意中尚無此罪
人也當是武帝欲甚薩保罪加之辭耳王與諸人之
誅成曰律齊王憲而死李安諸人之誅吾亦曰律晋
公護而死焉則薩保可不死乎曰不可後世之人不
幸行周公之事居周公之地即周公復生不復望活
況區區一薩保乎薩保之受誅此學周公而死者也
陳宣帝之溺衡陽齊昭帝之戕濟南及宋太宗之殺
武功此不學周公而生者也嗚呼悲矣

賀拔傳

賀拔兄弟傳魏書立之北齊書立之北周書復立之
畢竟賀拔本屬魏臣性破胡晚年與黑獺相周旋耳
賀拔諸傳止應魏書紀錄齊周二書可無載入

劉璠傳

據云南鄭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許焉惟令
全璠一家璠泣請再三太祖遂許之南鄭獲全璠之
力也及觀赫連達傳則有疑焉達從達奚武攻漢中
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訪諸將進止之宜賀蘭願得
等以其食盡欲急攻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
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為且觀
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必彼此俱損如其
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為上
武曰公言是也遂受蕭循降以此言之則南鄭獲全
者非劉璠之力又赫連達之力也在璠傳則以為璠
功在達傳又以為達功兩人同功莫適為主而史官
之紕繆已見合二傳觀之欲屠南鄭者賀蘭願得之
徒非太祖及達奚武之意也即達奚武請屠之說并
屬史官誣文達奚欲極兵威遽至上聞則渾聽行意
可施不可乃集議盈庭採擇眾論耶且此請既已不
行便當明朝廷不殺之仁受降之外自無他法何故
廣開議端強立同異潛沒其恩於上而巧歸其善于
下達奚大將不宜有此險情　行也史官當日不過
欲甚劉璠之美遂使兩傳互言不復相蒙耳

周諸王傳

楊堅役宇文子孫殆盡其忍性畏為我類耳周家子孫滅隋家子孫安矣一傳煬帝終死於宇文化及之手化及即屬煬氏然不死他族而偏并命于茲姓天之報施出人何其巧也周氏諸王間不乏賢代王不通聲色滕趙俱能文章或謚以僣或謚以奰或謚以惑或謚以野奰々惡謚皆隋志也出於隋志而登之周書史官不加一辭焉載事之筆焉用彼為諸王之謚惟衛剌王直可無議耳即晉公護齊王憲之謚亦皆有辯晉公護之謚蕩也武帝之志為之也齊王憲之謚煬也宣帝之志為之也然史官猶可解者曰此固周志而登之周書也史官書法宜云何曰趙王招為隋文所害謚曰僣餘準此

史糾 隋書五中

諸志 一

宋書以陳壽無志並書未成無志并蜀魏吳晉四國之志而入於宋書之中隋書以梁陳書無志後齊後周書無志并四國之志而入於隋書之中史官以此李多闕繁可矣律以史裁則兩史均識書名宋書而雜載晉吳魏蜀之事可乎書名隋書而雜載梁陳齊周之事可乎偏嬾本書未備則間益其下增廣記聞如裴松之々註陳志可也不然成書之後徑自孤行以備搜採如魚豢之魏略崔鴻之十六國春秋可也混而一之記事記言之倫貉於此大失矣或曰隋書與宋書不同宋書紀志列傳成於沈隱侯一人之手隋書紀傳魏文貞立之隋書諸志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趙國公長孫無忌主之成于貞觀之十年一成于顯慶之元年當時呼為五代史志實與隋書並行乃後人混編而入之者夫然則魏文貞與沈隱侯又自有辯

韋世康傳

按世康本傳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嘗慨然有止足之志又云世康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若然則無以處乎韋師之傳矣韋師之傳曰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於是曾王廣為雍州牧盛存望第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錄本傳言之世康知足知止彷彿二疏之風矣錄師傳言之則世康一睚眦盈胸毒螫滿懷之夫而已按本傳又云獨季弟世約官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此杖前予之乎抑杖後予之乎居官落拓頓至予杖天下無此父兄之教且推田分宅鶺鴒之誼亦云篤矣横加箠楚抑又何心此史官之贊言而非實錄也[illegible]北史諸韋合傳而並載不刪尤為可議

房彥謙傳

吾讀房彥謙之傳而嘆賢者之不可無後也子孫享盛名列高爵祖父之美從而益彰子孫不可降在皂隸先代茂德湮沒無聞史臣因而上下其手殆已矣

矣即邢德之愚不掩邢邵之材而張純之貴遠削張湯之酷後人負荷蓋可忽乎彥謙誠賢者位非通顯細行畢書才非作者遺文備錄斯蓋有孫吾謂魏書高湖之傳為高歡而作也楊椿之傳為楊愔而作也陽固之傳為陽休之而作也隋書長孫晟之傳為文皇后而作也房彥謙之傳為房玄齡而作也李氏北史斯病尤所不免季景長賢魏史不錄因魏徵而立傳蔡公護紀前書數美為來濟而增加正藏兄弟經杜正倫之故而曲為陽譽世基諂恩因虞世南之兄而頓置文林未詢同書先系家乘史官此病殆亦同風已

婁上朱明鎬昭芑氏著

趙倫之孫倩傳

倩尚海鹽公主後詔離婚史載其由不過家人反目以言戲始以手擊終此閨門恒態兒女稗情文帝何故不加正訓絕其姻媾耶及推其實海鹽與逆濬私通趙倩入宮登訴授絕然帶文帝震怒并賜海鹽生母以死竊婦之事辟此不然文帝亦溫恭主何至淫刑過舉而怒猶未息耶此李氏之考事未覈者也

劉緼傳

劉緼史之所謂人材凡鄙由傳繪形資人唾笑者也彥節謝攏知為將族此又前識之士明決之夫矣孔奐狂且忽爾見幾何前愚後智頓成回易耶之新朝受命故國孫支惜其秀出無分芳素恐投惡聲沈書坐諸劉以謀亂李史曰彥文為下特紀事小異而大同同病者也

吉翰杜驥傳

按吉翰傳判徐州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閤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呈翰語之曰卿於爭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思謂典籤固有罪罰之可也殺之不可也殺判法之吏以寬不殺之民是無文以立威其處心積慮成爭殺也按杜驥傳驥欲棄洛陽虜為文帝所誅會姚聳夫攻率所領舍鎮於洛水驥乃誑之共事聳夫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遂卸罪於聳夫上大怒使節收之殺聳夫於壽陽嗚呼謂此一役也杜驥可斬已則委罪而中人以死詩人有言如鬼如蜮驥之謂哉此二人者志存刻深中藏險賊李氏悉載之循吏之傳無乃失之　爭擲江左偏安民方向吏方刀絲入殺人不足晝夜二人奉職稍稍有狀姑寬取以充數爭質之可還立傳之義正後相觸也

義康傳

傳曰上疾篤危殆命義康具顧命詔義康流涕還省以告劉湛殷景　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

仁並不答按宋書則不然義康流涕以告簌劉〻湛
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殷景仁並不答此
最為得理劉　擁戴車子為日已久固應有勸進之
辭義康友于素篤景仁盡心朝廷自應結舌不置可
否此李史之不及宋書者也書史迭〻異同各為一
家及紀此事未免好新而失之不審正矣

宋文帝諸子傳

按揔叙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及祀逆濬本傳乃濬母
卒命淑妃養以為子在揔叙則氣屬含生在本傳則
體猶負蝦入室之戈行自操焉

蕭穎胄傳

按此傳大槩與蕭書同而微有異者蕭書所云則劉
懷慶劉熙曄蕭文炤孫未陳秀五人也李史所云斬
山陽則席闡文一人之力也蕭書云山陽至州車水
白服將左右數十人而已李史言山陽至州將步騎
數百人數百數十茲屬小節不嫌異辭至於席氏功
高叔辭首義一史累載其文一書全削其實傳信傳
疑後人何從憑按蕭氏南齊書成于天監中武帝詔
付門闌脫有訛謬應時改定吾知蕭書為實錄而李
史為附會也

循吏王洪軌傳

王洪軌貪功好大邑民被臟招魂惻泣羣以為仁夫
獨人之夾寡人之妻孤人之兒萬骨告枯僅博王刺
史一哭寧生得于刺史哭耳且起家初政以貪墨致
毀後即改弦美其自新於事已足遽以良吏史官實
甚譬如失節之婦悔其心蕩已乃從事恭束徒以晚
蓋之勤許為十年不字吾未見其可

隱逸杜京產傳

隱逸傳載杜棲及剡縣小兒心竊非之以理相揆杜
京產入隱逸傳子栖入孝義傳剡縣小兒附之此上
格也曰李氏著書父子不別繫也然則因杜京產之
隱逸而及棲之孝義猶為父子著代之例因杜栖之
孝義而并及剡縣小兒之孝義並忘立言篇目之名
矣收孝義之姓氏亂隱逸之篇目無倫無次莫此為
甚　南北史紀事有體綱羅散失功在諸書之上若
夫父子祠承祖孫並繫詳列家乘篡判貫聯以供觀

覽最爲簡直而深襃史裁有乖體製張湯在酷吏之
科安世不應同傳祖約居畔逆之例士雅仍自孫行
黑白混淆不無進退但推其原本蓋亦有緣晉世賈
弼以氏族名家唐代李素同內譜牒號此學識興緣
以修史終然翦奪矣

沈昭略傳

按東昏行酖昭略責徐孝嗣以不能廢昏立明以甌
擲之曰今作破面鬼及閱孝嗣傳孝嗣爲昭略口始
安王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孫此
言之不容有擲甌事矣二傳何所紀之乖剌也

武帝本紀

劉山陽之死按武帝本紀則叛戰斬之者陳秀也按
蕭穎胄列傳則勒兵斬之者席闡文也一人之書在
齊屬席在梁屬陳將安所傳信乎

潘妃傳

按本傳言入收嬖妾潘妃收之按王茂傳時東昏妃
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王茂曰亡齊者
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啟求爲婦
玉兒泣曰昔日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義不受辱
辭乃見縊按本紀言之則武帝赫然行必行之誅縊
列傳言之則玉奴貞矣柏舟之節胡居乎一人之
筆內矛外盾不辭爲矜端兩星也

曹景宗督軍救昌義之

曹景宗傳曰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
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
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
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
進始可大捷矣韋叡傳曰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
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
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觀此傳則景
宗失在逗留觀彼傳則景宗大有輕生氣此傳則武
帝恕景宗之不進觀彼傳則景　幸景宗之頓軍且
龍環御刀之賜義將專殺何故復受景宗節度乎此
南史兩傳之自相牴牾者也

沈約傳

沈約仕宋[illegible]下皆不能自休此

自叙列然而李氏直取以作傳此豈史官之體

何敬容傳

南史　梁臣列傳紕繆非一即如敬容一傳中云淺於學術通包苴餽餉無所引畧不加交詩是篋篋不飾者此何敬容也末又云及敬容出宅免職止有常用器物及衾衣而已更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是家無長物者此何敬容也一人之身下贊作係一傳之中自相抵捂之何圖煙勃孫箕領袖孤風采輕箕之子遜輒反唇所以江蔺有採荷之歎蕭巡有非體之什一時搢傳在朝聲李氏治彼高流辞多溢惡欺有錄哉

孝義趙拔扈傳

趙拔扈以聚衆報讐劫殺吳史攻剽城邑以正律之居然一盜耳呂悅賢以保手部東方不得其意王肅援之以伸父兄之讐史在目為孝拔扈何幸從此隆譽耶左氏有云陷危大人而附名宰潦則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是借此孝之路以開盜賊之門未必非拔扈一傳始之其未諳於春秋書盜之義也

南史隱逸鄧郁傳

傳載衛夫人傳其失也誕詖齊諧志怪之談乃出良史之手耶若然則洲記荒經搜神雜什當與馬班二家分路揚鑣居然有正史之目矣捏之南岳先生傳奉詔之臣不詳不作蕭作之官不可不刪

傅縡傳

惡蛇享祭之事李氏載之以為傅縡毒口之効愚謂死諫之臣宜加善辭後膺厚誣無以勸後且夫烏騰翻急下楊公之墓巨蛇揮淚叩竇氏之棺漢朝不為志怪陳史何故斥言述奇未宜逞彼讒言此簧舌也

史料終

評鑑闡要十二卷

（清）劉統勳等輯

清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刻本

御製評鑑闡要十二卷

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劉統勳等編次恭進皆通
鑑輯覽中所奉
御批也。始館臣恭纂輯覽時分卷屬稿排日進
呈。
皇上乙夜親披
丹毫評騭隨條發論燦若日星。其有
敕館臣擬綴籤同進者亦皆蒙
睿裁改定塗乙增損十存二三。全書既成其間略例事
實奉有
宸翰者幾及數千餘條。既已刊刻頒行宣示寰瀛館臣
等欽聆
聖人獨斷之精心。而章句較繁觀海者或難窺涯涘。因
復評加甄輯勒爲此書。凡分卷十二計恭錄
指授以微文奧義皆出自
御批七百九十八則。大抵
御撰者十之三
改簽者十之七。閎綱鉅指炳著琅函。仰惟
聖鑑精詳無幽不燭。譬諸鼎鑄九金神姦畢狀。不能少
遁錙毫。故論世知人無不抉微而發隱。所謂斥前
代矯誣之行闢史家誕妄之詞辨釐舛訛折衷同
異其義皆古人所未發。而
敷言是訓適協乎人心天理所同然。至乃
特筆所昭嚴於袞鉞。如賈充褚淵等之書死狄仁傑之
書周正南北稱侵稱寇之文。訂遼金元人名官名
地名之謬。而紀年系統再三
申誡尤兢兢於保邦凝命之原洵足發瞶震聾。
垂教萬世。蓋千古之是非繫於史氏之襃貶史氏之是
非則待於
聖人之折衷。臣等編輯史評敬錄是編不特唐宋以來
偏私曲袒之徒無所容其喙。即千古帝王致治之
大法實已包括無餘。舜
讀史之玉衡併以闡
傳心之寶典矣。

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
是書集三編為一部自三
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綱挈
目謹予嚴褒足以昭萬世

法戒為人君者不可不日
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激徽辭旨著論
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垂
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
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

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
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
論史論音釋辨疑考證紛
不一家正編之中凡例發
明書法考異集覽考證正
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

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
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
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
故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
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興
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

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

故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

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

書中批論一依
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

尒七之二云

乾隆丁亥秋月御筆

大學士臣劉統勳等謹
奏臣等叨直
禁廷預修史牒時禀
容裁之論定獲覩通鑑之成書性閎綱備揭
乎
御評而
特筆僅臚於斡覺雖徵文而咸備欲約指而
末由非權衡要之編曷副專行之實竊
謂鑑水者見分深淺必至虛而其照斯

澄攬鏡者辨析毫釐必至明而其光易
炫傳疑傳信難究知人論世之名言異
學異師罕期摘伏發微之卓識是以臣
等每從校簡恆切紬書鋪陳祇囿於尋
端是正未精於得間及奉
聖明之筆削盡法史斷之淵源凡諸震聾發
瞶之創聞皆是天理人情之極則循誦
已久名言莫加約其大端宜可條舉蓋
史例以編年為要而傳國以表統為先

興廢之間進退所係自彼界此疆之各
私其主遂强子弱奪而莫得其平依古
以来率沿其陋我
皇上出之以獨斷衡之以大公宋之二王以
棄國流離而見斥元之至正與共主位
號而併存俾知失乎大命而難諶即欲
託諸空言而無補布在方策昭然訓行
至
皇朝鼎建之初值勝國社墟之會

天命斯集人謀允同彼大厦之已傾豈一綫而
可續乃猶
獨排羣議
申命紀年既大書甲申之元又附著福王之
錄所見者大非徒指百家忌諱之為執
中而權自能協兩儀覆載為量使前史
早識此義將叢論何自而紛然其事為
臣子所不敢言即其辭亦游夏所莫能
贊若乃折衷人物訂証舛譌語之詳而
擇之精刪其繁以增其簡芟違厲詞而
比事皆當傳後以法今特以卷過百餘
文成數萬欲標至義必綜大全臣等敬
請勒為一書貽茲億世詳加甄錄細繹
指歸謹繕全函恭呈
乙覽帙分十二而備條系八百而贏經
御撰者十之三
改批籤者七之五用是刋之
秘殿副在藝林證諸史之公是公非賅百

王之心法治法羣疑以之盡破成案不
可復翻庶幾
教萬世之君臣永以為訓詎止示三長之法
式賴有是書無任懇誠伏候
進止謹
奏
乾隆三十六年正月　日大學士臣劉統勳
協辦大學士尚書臣劉綸
戶部尚書臣于敏中

評鑑闡要目錄

第一卷
自太昊伏羲氏起至漢惠帝止共七十八則
第二卷
自漢文帝起至後漢安帝止共九十四則
第三卷
自漢順帝起至晉安帝止共一百一則
第四卷
自南北朝起至隋末止共九十七則
第五卷
自唐高祖起至唐肅宗止共七十二則
第六卷
自唐代宗起至唐昭宣帝止共六十五則
第七卷
自五季梁起至宋英宗止共七十一則
第八卷
自宋神宗起至宋高宗止共五十九則

第九卷
自宋孝宗起至元英宗止共五十二則
第十卷
自元泰定帝起至明成祖止共四十則
第十一卷
自明仁宗起至明武宗止共三十四則
第十二卷
自明世宗起至明福王止共三十五則

評鑑闡要卷之一

太昊伏羲氏

始教民佃漁畜牧綱

君民之道莫大乎教養伏羲氏作佃漁畜牧皆所以為養也而教即行其中後世視教養為二者去古遠矣

炎帝神農氏

始教民蓺五穀目

今之民即古之民古之民茹毛飲血初不知

耕稼也後世視茹草木而食禽獸者幾如異類不知彼之去古猶未遠而已之反近於異類焉

黄帝軒轅氏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目

百里之國萬區依開方法應得積滿一萬萬里然考軒轅方行所至以今輿地按之則西不過肅州北不過宣化保安而東至海南至江幅員具在安得有萬區百里之國哉可見史家紀載率多恢張失實如禹會諸侯于塗山乃稱執玉帛者萬國亦此類也

帝堯陶唐氏

置諫鼓立謗木綱

治道當以帝堯為祖今觀帝即位之始首以授時為重而即繼之以納諫後之臨民者宜知所先後矣

越裳獻大龜又有蓂莢生于庭目

聖人法天故天不愛道然帝之所以正四時

而熙庶績乃本欽若之一心所謂在彼不在此也

鯀作九仞之城以堙洪水訖無成功目

九仞之城即書所謂堙也鯀堙洪水而績弗成禹決九川而民乃粒故治水之要隄防不如疏導此定論也若九澤既陂則止水耳向嘗有禹貢無隄字之句意正謂此第今古異宜以今日生齒日繁室廬櫛比之時衛民防險又在審變者神而明之且束水刷沙而正

溜以深政宜寓濬滌於隄防之內比年淮徐河流頗覺順軌其明驗也治人治法可易言哉

帝舜有虞氏

帝作歌綱

註疏家以為帝舜之歌先言股肱臯陶賡歌先言元首此君臣交儆之義似矣不知勅命二句即歌語乃歌者永言申歌之意耳臯陶之意亦唯於省成均發於自然而動於不容已謂其交相責難猶未免窺測也

夏

夏后氏大禹

傳九鼎綱

禹鑄九鼎漢書及他紀載皆同金氏履祥獨據墨子之說以為后啟所鑄捨經傳而從子書非是至鑄鼎象物左傳猶稱近古胡氏宏乃以為圖九州道里貢賦夫道里貢賦何以稱象物耶蓋好異逞臆之病紀事者所不免

會諸侯于會稽綱

祇台德先之世即有不共命若防風氏者易所謂不寧方來後夫凶也後至之誅蓋有不得已然周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亦可見大禹立政之大端矣

后相

遷于商邱依斟灌斟尋目

商邱在河南而斟灌斟尋乃在山東青萊所為馬牛風不相及何能相依或其時來從王難耶然云相依則是藉其土地民人之勢也古史荒略鮮實可見一斑

后少康

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綱

國之統繫於君春秋之義君在即大統歸之新莽書更始之年則天紀房陵之蹟皆此意也胡氏大紀以少康所生之年為元歲足糾皇極經世之誤然是時夏之不亡其亦如綫耳

商

商王成湯

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目

應天以實不以文六事自責湯之至誠對天如此其致雨不致雨非湯所敢逆料舊說身為犧牲剪髮斷爪非聖人所為殊不足據

王武丁

得傅說為相綱

高宗中興令主然圖像傅巖之事致疑傷誕或當居民間時物色久屬特以起胥靡而作相恐人望未厭託之夢賚圖形所為神道設教而已君非高宗臣非傅說如之何其可

帝乙

長子啟以母賤不立少子辛以母正后

立為嗣目

微子啟以母賤不得立使立啟殷何致亡後世立嫡之論觀此猶不悟者非愚而何

王受辛

西伯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刑目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志也獻地請除刑與陳氏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何異市恩行權似非聖人所為予不能無疑

周

武王

作銘自警綱

機銘口生㖃口戕口說者謂舊本脫字率以口識之之類予意不然易傳以言為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口生㖃者即所云起羞興戎是也口戕口者即所云悖出悖入是也他本所傳機有作几作机者不如大戴禮於本義尤為直捷若盧辯所註出令依几之說雖不過沿文索解其義亦通

伯夷叔齊採薇有婦人曰此亦周之草

木也遂餓死注

夷齊不食周粟特謂義不仕周受祿餓死者

亦云貧餓以死云爾古史考舉野婦之語竞似夷齊並不食薇以致餓死不免固哉高叟之譏矣

成王

立大社土用五色凡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以為土封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分土以封之是削土也苞黃苴白之說鑿哉

穆王

王西巡狩聞徐戎叛王乘八駿一日而歸目

一日千里長驅而歸雖順風揚帆有所不能而謂馬能之乎蓋馬之健者不過能行數百里其能千里而不疲者即良驥也後之務奇者並不識馬安能識良無怪乎其論之失實矣

平王

元年東遷綱

蘇軾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此言誠然但謂平王若不遷以形勢東臨諸侯諸侯尚未敢貳此則不然平王本非撥亂反正之才并無奮發有為之志縱使仍都豐鎬亦惟苟安旦夕終於不振而已其能西卻犬戎東撫諸夏乎且當時亦必有不得不遷之勢矣

魯侯請郊廟之禮綱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為非禮其言蓋引而未發東遷以後諸侯放恣因禮樂之賜而并及郊廟王室不綱從而許之則泛觴之失非自成王伯禽乎

莊王

衛侯朔出奔齊綱

按史記宣公十八年納伋妻其年生壽及朔即於其年朔讒伋壽爭死是則讒者爭死者皆甫生數月之子為情理所必無且宣公死後宣姜亦幾老而左傳所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而後生三男二女既已失

節之淫婦又何待強而老婦連生五子又必無之事紀載家失實傷理莫有甚於此者故為之考證如右

齊以管夷吾為相綱

管仲制國大概本於周禮而行之以權便蓋限於時勢不得不然至山高乘馬準輕重而權穀幣儒者謂其漸開申商之學似矣然富國強兵霸佐之才所就固宜如是而已較之空談仁義流弊如宋襄者不更可嗤耶

襄王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邱目

孟子稱五霸齊桓為盛葵邱之會雖明其禁而內寵爭釁先自犯之蓋無明德新民之實徒修勤遠歸好之辭未有久而不渝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所謂正而不譎亦云彼善於此而已

秦人納晉公子夷吾于晉綱

重耳夷吾前後對使之詞賢不肖相去迥殊然重耳若無舅犯亦未必及此秦穆既以重耳為仁又聽公子縶之言先置不仁以滑其中卒之河外之城未獲韓原之師已興譎詐相傾無非為利春秋無義戰彼時之民奚以為生哉

齊管仲薦隰朋于桓公注

蘇洵以管仲不能舉賢自代責其不知似矣然仲之疾未嘗不薦隰朋而朋之才又不及仲縱不死亦不能去豎刁易牙開方況其死

耶左傳記寺人貂漏師于多魚仲何不即于此時誅貂貂誅則易牙不能進而開方去矣仲豈見不及此毋亦慮桓公之不已聽而反聽貂以斥己耶所以為器小所以為剸臣

晉陰飴甥盟秦伯于王城目

陰飴甥之對秦伯實可謂善于辭令

宋襄公敗于泓目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論今不值一噱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晉文公出亡反國目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為之先後奔走已不過牟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為有英氣耳假令齊姜阻從者之謀楚成聽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危矣

晉文公請隧王弗許賜之田目

襄王不許晉侯之請隧是已然但知名器之不可假而不知先王土地之不可棄彼時王綱陵夷位若綴旒徒存名器亦將安用之哉

晉楚城濮之役子玉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目

子玉剛愎自用固有以取敗然傳稱楚子怒少與之師豈非惡其臣以及其軍而自僨乃事乎吾知申息之老不怨子玉而怨楚子矣宜無是理吁紀載家尚奇藻而失真實者盖不可屈指數讀書者所宜尚論識時也

匡王

晉趙盾弒其君夷皐綱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魯莒晉凡五弒君較準噶爾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定王

五年河徙綱

河至春秋始有徙盖其時諸侯各私其土或開鴻溝以東引或閼八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寖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北而賈讓王横輩乃欲決遮害亭緣西山足載河

高地使北入海此識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于北則掩漳于東則侵濟于南則奪淮盖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于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于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晉楚邲之役晉先縠以偏師先濟韓厥請荀林父同進目

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諸帥與之同罪是以三軍

之命分一人之謗也韓厥為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說而林父竟從之至債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思盡忠晉侯從而免之其謬甚矣

晉士會入聘王享之用殽烝目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于殽烝而守其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于類此者多加褒語足知其見之固耳

簡王

晉韓厥論郇瑕之地沃饒近鹽令民驕佚公室乃貧目

韓厥謂山澤林鹽令民驕而公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然管仲不用此以霸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靈王

晉祁奚舉其仇解狐及其子午注

祁奚之舉外內不避後世率以為賢然必舉者祁奚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為名高內舉徇于所溺藉口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焉

晉魏絳論和戎有五利目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充國屯田十二事意同而辭亦類絳之語簡以該充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內弱而外強之時耳若夫知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齊晏嬰不死崔杼之難目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光雖

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為是則太史氏之書為非歟

衛甯喜以復衛侯告蘧瑗瑗從近關出目

不敢聞君之出遂行不敢聞其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齊莊公故臣盧蒲癸有寵于慶舍舍妻以女癸之攻舍其妻與謀目

阿睦爾撒納所娶德勒克多爾濟者達什之

女而阿睦爾撒納之妹庫克又為達什子諾木庫之妻當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誘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庫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準夷衰世之行矣

景王

吳季札歷聘諸國目

聞樂知政不過於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季札觀樂歷論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

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語多傅會左氏所以失誣也

郯子言少昊時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目

命官分職隸事正名唐虞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此可見一斑泥而師之如武曌定署名徒滋千古笑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曷足為定論耶

鄭裨竈請用瓘斝玉瓚以禳火子產弗與亦不復火目

子產拒裨竈之請實經國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復火足袪千古信邪之惑

許男飲太子止之藥卒目

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曾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是三傳所載不同而子高聽止赦止之說尤屬迂謬嘗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敬王

齊魯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侯懼獲過于魯歸侵邑以謝魯目

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載書之詞及以萊兵劫魯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惟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既歸矣何以終定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從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獲過如何云云此不過成毛遂歷階藺相如完璧之伎而已豈所以語聖人者哉

吳城邗溝通江淮綱

此淮通江之始吳開邗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遂資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費之惠若此也

元王

越范蠡論用兵目

范蠡陳策本諸黃老所為後陰先陽近柔遠剛說自奇特然不善用其法而徒襲其跡烏足以語行師哉

貞定王

晉尹鐸治晉陽請為保障目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廢事多矣

威烈王

魏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論目

貧賤驕人實啟策士囂陵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為重而士因得以窺其閒而把持之顏蠋蠋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為富國強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闡門延俊同日而語哉

烈王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目

毀譽已不可憑於左右即使人往視若所使者更為欺又當如何舜之明目達聰未必若是然稽實績而立明賞罰自非庸君所能及

顯王

魏公叔痤薦衛鞅注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忍鷙之為非休休之度也至告之使速行益所謂欲蓋彌彰者矣

魏有照乘珠目

梁惠當時有孟子而不能用即如衛鞅之流亦使之得志於異邦以致喪師削地乃沾沾以珠自喜宜其見鄙於齊威矣然以千里之國而有徑寸照乘之珠十二亦必無之事史氏誇辭固盡可信哉

韓昭侯令藏敝袴以待有功注

一嚬一笑固不可不慎然欲藏敝袴以待有功則視有功者太輕矣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偽乖張至於此向於日知舊說中已詳論之

慎靚王

衛嗣君聞縣令席蔽乃賜以席又使人偽遺關吏金以示聰察目

衛嗣君所為任小聰明而不知大體者烏足

與語不逆不億而先覺者哉

赧王

趙公孫龍論臧三耳目

聽者兩耳又有所以主聽者凡物莫不皆然三耳之名似奇而實非子高之言甚正世以艱深文其淺陋者皆拾公孫龍之唾涕者也

齊孟嘗君奔魏與諸侯共伐破齊目

田文齊之支族乃與諸侯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矣

趙受韓上黨降又惧聽秦間以趙括代廉頗目

趙勝受上黨之降史記譏其利令智昏然使受降而不用趙括不易廉頗秦雖見伐勝負猶未可知也既棄趙豹之言又受應侯之愚有不喪師辱國之理乎

魏信陵君盜兵符襲殺晉鄙以救趙目

趙魏唇齒趙被兵魏雖不可不救然無忌徒以瓜葛之誼盜竊軍符椎殺國將則非為國

乃為私且大悖理矣

六國

秦謀取楚李信言需兵二十萬王翦言非六十萬不可目

楚屢為秦敗不振久矣必需六十萬始能制勝史家浮誇之辭耳兵在精不在多二十萬已難必其紀律之一勇銳之同況六十萬乎

秦

始皇帝

帝推五德之運以秦代周從所不勝為
水德目
五運終始讖緯所祖說肇於鄒衍用始於秦
皇漢以後遂因之改朔易服且遠溯羲農而
相生相勝議如聚訟不知帝王肇興本由天
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
亦不在五行之數也以木金水火土數為皇
極運世之極紐其不經亦甚矣
帝東遊至陽武張良狙擊令天下大索

十日不得綱
子房以蓋世才乃僥倖於聶政荊軻之計蘇
軾所論良是獨是秦法之嚴而大索十日不
得此或史家行筆之誤然亦可見無同仇之
心而峻網不足恃矣
淳于越議封建李斯因請禁諸生學古
及燒詩書百家語目
淳于越泥於師古李斯駁之固是然因此而
盡燒詩書則大非聖無法不特懲熱羹而吹
虀矣
二世皇帝
劉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及亡匿芒
碭山中所居常有雲氣目
斬蛇夜哭雲氣上覆多史臣附會興王之詞
然以此而惑衆煽亂者亦有之矣
楚懷王聞宋義先策項梁軍必敗因以
為上將軍救趙至安陽不進項羽矯
殺之帳中目
宋義能策人之敗而自不免項羽之矯殺所
謂當局者迷乎

楚漢
五星聚東井綱
天道遠人事邇沛公仗義而西三章之約炳
然應天順人若以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
項羽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即無其事乎甘
公亦當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輩論如棼絲則
其事之真偽從可思耳

漢王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
以漢太公呂后歸目

彭城去沛不二百里漢王既入即當迎取大公乃亟亟於寶貨美人置酒高會此與項羽入秦何異卒至家室俱亡幾陷其親於鼎俎而分羹之語雖出權變實非君子所忍聞也

楚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進佯驚非亞夫使即持去更以惡草具進目

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為奇而世傳之可發一笑

漢

高帝

婁敬言洛陽形勢弱請西都關中目

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即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敗洛陽關中斤斤比較失之遠矣

詔定元功位次鄂千秋言蕭何全關中
功第一上善之封千秋安平侯目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申明其說耳被以上賞過矣

呂后紿韓信入賀使武士斬之夷其三
族目

韓信之冤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臣回亦弗問牝雞司晨成何國政人彘之禍兆於此矣

帝欲易太子立趙王留侯招四皓從太
子竟不果易目并注

四皓調護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豈有張良叔孫通輩死爭不得而四老翁轉得持其短長者杜牧安劉滅劉詠古引而未發蓋高帝稱知人其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十數年之後乃知觀火豈有不知己子之理惠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蓋早已見及故欲易之耳牽愛戚姬欲立乳臭乃信其失使高帝

廢惠而立文呂與薄亦必不能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牽愛猶帝之正而遲回於嫡庶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說不必論矣

惠帝

呂太后以戚夫人爲人彘惠帝視之驚病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目

幾諫幹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爲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戕身命而呂雉之禍興矣惠帝實高祖之罪臣敗子耳

曹參爲相國日飲醇酒不事事注

惠帝方以呂后故淫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沉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刱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清靜寧壹之稱非公論也

匈奴書褻嫚樊噲請兵擊之季布斥其面謾太后因報書遜謝目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不顧損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審食其爲亂冒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腆顏不愧而猶以布言爲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帝以複道乘宗廟道上欲壞之叔孫通言人主無過舉願更立原廟目

叔孫通所謂尊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

張辟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呂氏權由此起目

辟彊揣度之詞平勃遽爲聽用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彊又平勃之罪人也馴致稱制封王無不隱忍曲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桑奸自全者流

方且謂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值一噱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予所謂如此安劉孰不能者也

史臣論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注

孝惠論已具前史臣語非至當

評鑑闡要卷之二

漢

文帝

陳平言宰相上佐天子決獄錢穀自有主者目

陳平所言相佐夫子云云似矣然平非實能如此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目

漢代稱循吏自吳公始然史臣但云治平為天下第一而未嘗實指其政豈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求耶其薦用賈誼可謂不蔽賢者矣非王成黃霸輩所能及

除田之租稅目

除田租稅或因水旱或去其已甚若永除之則國家經費將何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有闕文耳

帝在位當以敦樸為天下先目

文帝仁儉之德當觀其大者遠者自史臣博

採傳會轉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
金以號中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
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事寧有剌謬
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武
金為止貪不幾執宋襄徐偃王愚懦之見窺
尋令辟哉向因讀史屢及之蓋以辭害意古
今通病不可不知

景帝

鼂錯穿廟堧垣申屠嘉請誅錯景帝不
聽目

臨江王與鼂錯同罪一為之曲庇一徵之對
簿何以服人心哉

上與梁王宴飲從容言後傳于王目

以傳位重事為戲言致梁王妄生覬覦啟寵
召亂即翦桐之誤亦不可比類矣

帝從袁盎言殺鼂錯以謝七國目

錯之罪在欲自守然此際斷不可誅之至其
贊畫縱不得為合宜然其識過明代方黃輩

甚遠景帝既與定計旋為讐口所動斬謀臣
以謝叛人及知其無濟而又悔之其識見卑
鄙不更出建文下乎

田叔等往治梁獄還盡燒獄詞空手來
見目

田叔棄梁事雖云善處骨肉之間但所以致
此者以君無能也太陽出而爝火自熄矣然
使明季諸臣有一如田叔者亦何至三案紛
爭譊譊不已馴致亡國而後已哉

史臣以周成康漢文景並稱注

景帝之治遠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屢矣獨其
休息愛民尚不失蒙業而安耳史臣以之並
擬成康未免失實

武帝

李廣屏居南山注

霸陵尉呵止李廣所為盡官守之職者其論
甚正不可謂醉言廣乃請而殺之器小亂法
莫此為甚武帝英明似不應聽其出此射石

之事鄭子虛以資名談可耳余以為不宜入正史

詔諸侯王得分國邑綱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衆建諸侯之意同然叔世風漓鬬爭兼并釁且益滋耳

以張騫為大中大夫綱

張騫由隴西而大宛而康居而月氏皆行數十日發譯傳致乃達其道均自東而西確然無疑者乃史稱大宛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

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僅萬二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行愈遠其道轉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証也

以白鹿皮緣以藻繢為皮幣目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鈔之所由昉蓋欲以杜盜鑄之幣耳不知鈔且盜鑄幣又不可盜造乎

單于乘六騾目

驢父馬母而生騾騾非塞外所有以驢非塞外所有也今騾至塞外率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産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即此知史之多偽

帝以列侯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遂坐以酎金輕及色惡奪爵者百六人目

酎金已非善政以此陰中無應詔攻越者益可笑矣

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敗還帝使遮玉門不令入貳師遂留敦煌注

以求馬故惡少佐軍名不正巳甚矣及至士卒饑罷引還乃遮之玉門外不問有濟軍需思改絃之政徒聽貳師留敦煌是何籌策乎然武帝雄才大畧決不如此史傳必有所闕

大發兵出敦煌益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目

七科徵發中如有罪亡命雖不失自贖之義

然皆未練之卒也至贅壻賈人市籍皆無罪
者不幾驅市人而戰耶欲以克敵定功難矣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綱
蘇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凜然不
少挫固足以風世厲俗然史家謬以齧雪餐
旃詑為異事夫雪或可齧旃決無可食之理
即偶一食之斷不能數日藉以不死是說殊
失於誣即野鼠草食亦祇可苟延旦夕十九
年之久何以當之則所稱義不食匈奴之粟

亦飾辭耳且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
之玷蓋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
以曰奇節吾未之信
　李陵戰敗降單于目
李陵恥為貳師屬役以及於敗乃甘心叛降
所謂小犢僨轅破犁也司馬遷以為欲得當
報漢其誰欺乎以是罪遷不為過當然遷恨
武帝深矣其為史於武帝尚得有美事乎
　王賀為繡衣御史捕盜多所縱捨言吾

活萬人後世其興注
盜傷人者也縱一盜不知其害幾何人而況
萬餘盜乎如是而謂有陰德史家之顛倒是
非可知矣元皇后之出其家亦偶然耳然馴
致移漢祚則賀殆罪之魁耳何嘉之有
　壺關三老上書為太子據辨冤目
太子而反天下大變也子盜父兵殺讒者尚
可合戰五日何為者而壺關三老上書辨其
冤所謂亂民之尤彼必陰有以窺武帝略悔

之意覬太子之復位居首功耳人情險巇吁
可畏哉
　田千秋上變訟太子冤並稱夢白頭翁
　　教臣言目
千秋亦三老之見至謬稱白頭翁荒誕甚矣
此武帝之信邪有以致之遂以為丞相不更
可笑乎
　殺鉤弋夫人趙氏綱
武帝雖鑒呂雉之禍而為此然非有人心者

所忍聞彼呂雉之禍亦高祖有以致之耳不思善處預防欲以陰毒為弭患之計謬矣

上官桀為廐令馬多瘦武帝問之桀飾詞以對由是親近注

上官桀以辯給免過耳武帝遂信之至於託孤宜其後日不終所事也然霍光金日磾豈非武帝特識之人乎故武帝所為大有過人者亦有大不可解者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綱

燕王請入宿衛不臣之跡已著至連兵搆釁更當伏管蔡之誅乃曲赦弗治是霍光有公旦之誠歟而無公旦之才識矣

眭孟上書言大石立僵柳起當求賢人禪位日

眭孟伏誅罪當也宜帝官其子何為乎

昌邑王有罪綱

奉迎昌邑光從德不能慎始以致廢立滋事幸其所處得當為無過耳其時皇曾孫素有賢名使早諮訪立之何待丙吉奏記謀之不臧乃轉咎舊日師傅不舉之罪豈非辭遁

宣帝

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不受綱

政自人主之政苟不幸遇沖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體況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無二議光請歸政名已不正讓而弗受豈非因驂乘之憚故為是假藉權術乎卒至釀成弒后之禍誰執其咎哉

東海有孝婦被誣死致旱三年注

孝婦冤不可脫殺然致旱三年則誰為之且三年旱亦甚矣脫殺孝婦之太守本未即死而黎民饑餓死者不知其凡幾矣山川有靈必不為此是理本易知而紀載者欲神其事遂不覺其語之誣耳食者方以為美談予故表而正之

賜霍光葬具如乘輿制度日

霍光功德固未如周公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論史者且非之宣帝可謂昧於經術矣

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綱

宣帝課吏可謂周詳然王成首以偽增戶口賜爵則知綜覈名寔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

以地震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目

池籞假民與鄭僑乘輿濟人不大逕庭遇災而懼何如懼於未遇之前然較之不知懼者為已善矣

龔遂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目

賣劍賣刀必有售者則仍郡民也使皆不售賣又何為遂之勞来務本固屬循吏予但惡史之飾辭

封丙吉等為侯下至郡邸獄復作者皆受官祿田宅目

宣帝亟亟修恩報德乃至郡邸獄復作皆受官祿田宅細人感其私君子譏其鄙非君道也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綱

二疏請老用以風世之戀棧不已者則可然彼或豫知孝元庸懦不堪輔導是以見幾遠禍亦不過工於自計耳且五年纔通論語孝經安得遂謂之盡職而超然求去帝及太子何必各賜如許之金令以其斤兩計之已逾千兩千金不易致太子又安得有五十斤之金以賜未卒業之師傅哉班史欲艷傳其事不覺措辭過當未可盡信也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綱

賜功臣子孫固獎勳善政然酌給金復其家使奉祀足矣百三十六人人各與以黃金二十斤當值白金四十餘萬孝宣去武帝財賂衰耗時不遠安得如許帑藏為揮霍之費乎足徵其妄

趙充國擊先零叛羌羌數挑戰充國堅守目

充國緩於進擊或其時羌無大略招撫罕幵

則其勢已孤可不煩兵而定使羌本桀黠勁敵有大志而乃自託持重不擊則適足為養癰之患罕幵等且從之不暇又何能為充國用耶兵貴知時非可執一論也至其屯田十二事則誠古今不易良策

賜穎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綱

黃霸治郡自不愧循吏至為相而功名頓損則趙魏之老滕薛大夫之謂也若嚴延年因其以鳳凰受賞心內不服及相府神雀來集

欲奏復止或出附會之語然宣帝好祥瑞之失亦足見一斑

帝告太子以漢家自有制度目

宣帝此語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至既知元帝柔懦不勝神器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為天下得人難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即賢與兄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王是不益啟其覬覦之心乎蓋大本既乖措施必無一是者

呼韓邪欵塞目

時黃霸之言頗得體而宣帝聽望之議待呼韓邪以不臣之禮失威重矣姑息者率以望之為是荀悅以非禮關之宜哉

元帝

弘恭石顯誣奏周堪等請召致廷尉帝不知致廷尉為繫獄可其奏後令出

免為庶人目

不知廷尉為獄已屬惛愚既知而出之獄又聽譖以免為庶人元帝之為人可知矣罷珠厓赦廣德皆小節耳何足稱哉

賈捐之以數短石顯不得官乃與揚興謀詭為奏薦顯捐之又自奏薦興顯聞而發其謀捐之遂棄市目

捐之朋比為奸自貽伊戚短顯薦顯尤所謂授人以戈不智之甚者子輿氏所惡於小有

才尚非其比與亦傾邪小人熱中躁進其後
雖諫封王氏寔不足蓋其前愆耳
馮奉世論擊叛羌羌三萬人法當倍用
六萬人目
奉世所陳頗為明決至謂用兵之數必計敵
而倍之欲以兩人制一人不堪一喙白登之
圍冒頓精兵四十萬法當用八十萬倉卒何
由而得
陳萬年嘗戒子咸注

父與子語至夜半且明云大要教諂此誰所
傳者或美咸為直臣予謂定非孝子
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綱
甘延壽等之薄康居斬郅支可謂得臨敵機
宜彼雖矯制發兵前既上疏自劾後亦未嘗
貪功喪師其事固當奬也乃一時口說妄騰
後世習而不察往往於汲黯之矯詔發粟則
傳為美譚於此則過為吹毛求疵惡勞喜得

人之常情蓋可鄙矣
太子驁臨中山王喪不哀帝大恨史丹
以預戒太子毋哭泣感傷陛下為解
注
史丹詭奏或美其能全嫡嗣然成帝繼而新
莽之篡定矣所謂安劉適足以滅劉且不泣
與不哀大相逕庭元帝憒憒以數言而解置
之不問蓋天欲中衰漢業有非人力所能為
耳

成帝
王尊劾匡衡張譚知石顯等專權阿諛
不奏及奏反言先帝任用非人目
王尊數言所謂誅衡譚之心譚故碌碌衡乃
明經者不大負所學哉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甚因奏洪範五行
傳帝心知向忠然不能奪王氏權目
心知之而不能奪在他人皆可言在為君者
寔無是理也

賈讓論治河三策目

賈讓以放河使北入海為上策然西薄大山固可不致汎濫至東薄金堤此堤將以何地為限且既有堤又豈有久而不潰者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無善策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哀帝

大赦改元太初綱

自眭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谷永之倫早有以啟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踵之新莽遂借以篡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下司隸鮑宣獄綱

丞相官屬不法司隸鉤止職也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倒置已極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彭宣素稱賢者又為御史大夫而有意貽韋以閉距諂使曲為周內鄙矣馴致舉幡太學儼如聚衆當時之政尚可問哉

烏孫大昆彌來朝綱

漢哀短祚國勢衰微試思當時為何時適會昆彌內難偶爾入朝自以為榮不亦鄙哉

孺子嬰

王莽請璽太后不肯授目

莽之篡弑元后實釀成之觀其受新室文母之號恬不為怪已可概見至是乃拳拳一璽蓋亦掩人耳目之為耳班彪謂婦人之仁猶不免為其所愚

新莽 附

太皇太后王氏崩綱

莽既篡位漢統已絕元后宜書漢也然莽之篡漢皆元后有以成之則元后實漢之罪人綱日去漢字義深哉

收郅惲繫獄綱

莽篡據已踰十載惲乃上書欲其復還臣位豈特說不能行亦失徘徊觀望矣適其時郡國兵起莽心內不自安又因經讖之言奪其

所恃憚之幸免亦幾希耳然以視文飾符命
紀頌功德者則所謂鐵中錚錚者矣

泰豐起兵莽問羣臣方略徵公孫祿與議目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公孫祿身為漢臣乃因莽召問就徵與議非以漢臣盡忠於莽乎論者但責其失出處語默之道猶膚見耳

淮陽王元

鄧禹進說光武以定天下之計目

鄧禹進說極似韓信登壇之對不過數言而成敗之勢了然其識有大過人者所云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雖草創要語然帝王治世之道誠不外知人安民而已

光武斬王郎得吏人與郎交關文書會諸將燒之目

光武平王郎燒謗書胡寅以為意師高祖封雍齒然高祖因沙中偶語以張良之策用權弭變光武則不因贊勸出於幾先以視高祖雖大小不倫而精麁有間矣

後漢

光武帝

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目

世以光武信圖讖為非然時承喪亂衆志未齊出險濟艱自不得不假神道以設教耳此不足為盛德之累觀後竇融之言可知向亦作論及之

鄧禹以饑卒邀赤眉戰輙不利目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非置之死地而後生哉禹異之敗其必有致敗之由謬以饑卒徼戰為禹罪則是不知兵機而貽畏難選懦者流以口寔矣謂禹為忿兵無成或庶幾耳

彭寵反其奴子密斬寵以降帝封為不義侯目

高帝斬丁公固千古正義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寔國之叛臣興王之際削平渠魁不得不行賞為招徠殷義士周頑民其事可反

例也然封侯則已過而又號以不義是誠何
據耶
帝聞耿弇為張步所攻將自往救陳俊
謂弇宜待上來弇言不敢以賊遺君
父乃大戰破之目
不以賊遺君父非獨忠忱懇到亦足以振三
軍之氣明王守仁擒宸濠事跡雖相類然正
德直以賊為戲又豈宜從不可以臨淄為比
也

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以善事上官延
以忠臣不和和臣不忠為對注
善事上官固非正論至謂忠臣不和和臣不
忠語亦有砦協恭和衷固虞廷懋政之經和
而至於朋黨營私則不可耳晏子和同之辨
頗當
盧芳請朝及昌平止之芳遂疑懼復反
注
降渠請朝何必却之致生疑懼而復反大約
無定見而遲疑不決斷無有能成大事者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言此非爾所及
目
隴蜀既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云孔子不對
問陳似欲使太子不知攻戰之事者英略如
光武必不出此審然則周書克詰戎兵之訓
為非乎史氏蠡測安能識中興帝王之大度
哉
梁統請更定律綱

刑罰世輕世重要以弼教為本梁統所言固
未及此而杜林矯枉過正亦失刑期無刑之
意至云菓桃菜茹之餽無妨於義則陸贄所
謂鞭靴不已必至金玉之言反謂不當乎
梁統論漢自初元建平後盜賊浸多以
刑輕易犯目
高祖至孝宣恭因初開國民少而風淳又數
世皆權在上政治清明元成以後太平既久
民滋而風漓又數世皆權在下政治日壞此

盜賊之所以浸多也梁統之言所謂舍其本而求其末矣

帝詔州郡檢覈田戶吏牘中有河南南陽不可問語東海公陽言河南多近臣南陽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使考寔果如所言目

光武英明起自田間一切利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問之語豈有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理此必史家以明帝英察譎以不近理

之事贊之耳予以為不足信

詔許羣盜自相斬者除其罪目

揚湯止沸一時權宜大亂之後或可承平之時行之必致亂不可為訓也

南單于款塞議者謂不可許目

單于構難自分南北款塞何不可許而議者絲紛欲拒之彼不過持不開邊釁之說耳不知能自強者外侮不敢窺不能自強者雖謹守而外侮亦將伺其隙增幣和親損國威重而反以為得計者可謂強顏矣

遣馬援征武陵蠻綱

趙充國平羌馬援征蠻皆屬老而益壯乃充國卒以成功而援不克集事是豈時命為之抑亦遠猷勝算援固有不逮充國者至於身攖瘴癘以死勤事鞠躬盡瘁之義寔為無愧胡寅乃謂馬革裹屍幾於憑婦若然則臨陣鼠竄者將謂明哲保身乎不獨刻論直是庸談

馬援征蠻失利帝使梁松責問目

梁松與馬援有隙光武宜知之乃以援兵失利遣松責問使非宋均矯平蠻釁則援陷無辜如國事何帝蓋未之思耶

桓譚極言以讖決事之非目

桓譚始以鼓琴進其所謂文學者蓋亦可知然其論符命則甚正光武以為非聖無法幾致大戮寔過當矣

明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綱

雲臺圖畫皆中興佐命之臣然其中竟有功績未著而得厠名者萬修劉植等是也世徒以不入馬援為因椒房之親然當時若鄧晨之首從南陽來歙之捐軀隴右曾不得與王常李通並預增益之數又豈皆以戚屬故耶則當時之旌表寔有不服人心者矣

帝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注

明帝杖撞藥崧入牀直令人噴飯

宋均為九江守虎皆渡江東去目

劉昆既稱虎負子渡河宋均在九江虎又渡江東去善政亦視感民何如耳豈有於虎史家侈談相襲令人致疑循吏之定政其誰之罪耶

馬后言諸王封域過儉帝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目

馬后固不宜請子封而明帝之對亦有失言何則分封已非善政多給更為亂階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后可也至云不宜與先帝子等此尤失之帝王之業固欲其世世承繩以至萬世使世世皆行此言必至於無子男之爵立錐之地而後可此則明帝好名矯枉過正之論不自知其蹈於不可循矣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章帝

時大旱鮑昱因言前治楚事恐未當其罪注

昱與治楚事既知寃者過半當時何不即奏而隱忍隔十年因災變始及之以是為直其誰不能

鄭衆奏耿恭單兵守城鑿山為井煮弩為糧以當匈奴宜蒙顯爵詔拜恭騎都尉目

鑿山煮弩與藉武吞氊齧雪同節然以之表忠則可以此為足延累月經年則不經至漢家典屬都尉之拜未免失旌功勵節之義矣

太后詔不許封諸舅爵注

我子先帝子之論具見前卷馬后此語寔明帝好名之意有以啟之至馬后謙讓寔足佳然母后而有此詔究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封馬廖等為列侯綱

章帝當成母后謙讓之德斯為真孝曲封外戚以致明德有長恨之歎盡小節而失大義不但可鄙且可怪矣豈當時史氏亦不無過甚之辭耶

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綱

句踐早婚嫁重丁男蓋小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之大比户皆予以胎養穀三斛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第五倫自言曾却千里馬之餽而心不能忘又兄子病夜十往退而寢安已子病不省視而不眠竟夕注

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為誠直吁亦奇矣

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使憲北擊匈奴以贖罪綱

不問匈奴應擊與否但以憲請贖罪遽令行師此舉寔為無名

和帝

聶尚代鄧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遂與諸種復寇金城塞目

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衆也聶尚專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為禦外夷良計者亦可以鑒矣

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境兒童不捕雛雉注

循良自貴寔政飛蝗越境兒童不捕雛雉未免誇誕失真與虎不渡河何異耶

鄧后令禁郡國貢獻注

郡國貢獻本非中壼得預之事今鄧后乃以

禁絶兄稱足以覘漢家制度矣

安帝

封鄧騭兄弟為列侯騭辭不受綱

鄧騭於侯族中尚稱賢者然後為大將軍本無大功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光震都鄙又何為者則此辭讓亦不過矯情好名之舉耳不可謂真賢也

諸羌復叛綱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安撫既已失宜至叛無器甲而郡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以災異策免三公仲長統著昌言以論其失注

既為三公於官戚擅權鉗口戀職非不能燮理而何然專以災異誘之則誠過舉長統說猶未備

司空周章密謀廢立事覺自殺目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為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從合外廷共立平原王可也無密謀誅人及廢后之理其心雖近忠其蹟寔為亂非人臣正道劉友益謂其死自取當矣

羌寇河東緣邊令長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目

百姓不欲徙乃查刈禾稼撤室屋是較羌禍更慘矣然其時安帝未必知也為人上者覩此而不思明目達聰詰戎勤政可乎

班勇議置西域屯田注

班勇所議乃襲超留屯疏勒遺策然其時虛耗特甚勇說本難盡行雖後屯田柳中復通西域為不出勇所料然河西被害寔亦有所由也

鄧太后臨朝每躬自減撤以救災厄目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以救災厄豈女后之事耶且前稱太后以鄧康數諫宗門滿盛大怒免官此又稱太后詔康等以貴戚食祿而牆弗學為戒記載自相矛盾至此何

以傳信

評鑑闡要卷之三

後漢

順帝

孫程等以罪遣就國周舉謂不宜忘其援立大德目

周舉說朱倀以功臣大德不可忘者實格人也則時稱舉為忠鯁者亦可見矣

大將軍梁商卒綱

梁商甫殁冀與不疑代起此即王鳳覆轍東漢之不為梁氏竊者幾希即藉宦者誅冀實

捄火抱薪之為非曲突徙薪之計也

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後自首待罪吳祐謂觀過知仁還以衣遺其父注

掾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因父言而自首其事即實原其情宥其罪可耳仍以衣遺之民則何異事出好名不可為訓

种暠手劍當車目

中常侍承帝命名太子恒事也种暠即有所疑隨去可也而乃手劍當車是儼然以父子為敵國無諾不俟之謂何史家方譽以為臨事不惑可謂無識矣

桓帝

廉縣雨肉綱

當時亂政自足以召天變然雨肉之事則失於奇怪觀續漢志引羊禍由於枉誅李固杜喬云云可知

馬融除南郡太守謁梁不疑梁冀詗知之諷有司劾融貪濁注

不疑本與冀為昆弟曾斥張陵之劾冀而史家又謂其好經書不與冀和是自相矛盾矣且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冀為白固之計者巧矣豈有小忤冀意即不免竄謫者當時記載實不得謂之皆信也

陳蕃奏賞濫寵多以致水旱帝頗采其言目

采女數千所出僅止五百左右無功降封侯為鄉侯如此調停所謂月攘一雞之類觀水旱十傷五六不聞一議賑貸其義自見

度尚討桂陽賊士卒以多獲珍寶莫有鬪志尚詭使出獵密焚其營以激厲士卒遂大破諸賊目

度尚焚營雖以術御士出於無可如何然較項羽窘迫沉船頗為勝之

靈帝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綱

世皆以蕃武並稱然武貪援立功即受侯封蕃有舊勛卒辭上賞所見相去甚遠然蕃因武雖考鄭颯雖有此曹子何復考為之語終乃以武坐失事機並嬰禍敗不得辭寡斷之譏矣

張儉望門投止注

張儉亡命跡類奔暱故覈之責儉與賈彪之拒暱所見頗正夫平時既以名士自處罪不

逃刑之義尚不能守其名又何足稱卒致望門投止連染無辜不亦鄙哉

黨錮之禍惟申屠蟠獨免目

申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獨惜陳蕃李膺等號為賢者既得時居位足弭小人之變所處非申屠蟠比乃亦困於清流虛聲率以拘牽坐失事機難辭責賢之備不可徒諉之運會使然也

趙苞母為鮮卑所劫質苞出戰破賊目

程子論趙苞而及徐庶不知庶在當陽與昭烈君臣之分未定尚可言去使庶處苞位亦將捨郡全母乎至方孝孺所言更非正論彼既挾其母以要之欲求兩全勢必兩失首鼠兩端者率用藉口為苞計者設計全城可也進戰則太速矣然終以死報母則其節有可憐憫而不可竟以不知義罪之矣

段熲以阿附王甫自殺目

段熲平定兩羌漢末將材所謂錚錚佼佼者乃亦阿附閹豎晚節不終雖時勢所為然究失卓志矣

帝寵張讓趙忠等目

呼常侍為公母千古奇事如此而不亡國者未之有也

王允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帝責怒讓竟不能罪讓以事中允目

黃巾約封諝等為內應其言猶出於張角弟子至王允奏上張讓與黃巾交通之書雖中

主亦當立置於法乃反信讒罪允是真亡國之君胡寅以中人以下目之猶為失寬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綱

王芬謀誅宦官可也至謀廢帝是直叛自殺乃自取之無足惜也

獻帝

蔡邕議省和安順桓四帝廟號目

子孫議祖父臣議君此何政耶且當時所當急者不在此也邕汲汲請去已上廟號特媚

董卓之為耳所謂逸才多識適足濟其邪故
孔子訓子夏曰毋為小人儒

孫堅破董卓卓欲與和親堅拒之目

堅之拒卓詞嚴義正至操責諸將進滎陽未
免言大意誇其實別有所圖也故操敗而堅
勝

朱儁就李傕之徵謂欲乘傕等之間以濟大事注

儁與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俱就逆賊之徵而

儁較嵩尤陋觀其對諸將方謂庸兒小豎變
難可乘乃反為劫質大言不慙莫甚於此

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綱

虞號為寬厚而軍無部伍其惜民廬令戒無
傷餘人皆適足自貽伊戚宋襄建文胥用是
致亂者然史稱瓚居薊南小城與虞相去不
遠又何至興十萬之師乎記載失實比比然
矣

袁紹圍臧洪使陳琳招之不從城陷洪被殺目

洪守東郡事跡極類唐張巡其答陳琳云云
義正而辭嚴慷慨有烈士風終能死不失節
可謂言行相顧之士矣

曹操殺董承綱

董承智不及王允而欲效圖卓之舉非獨自
殺其身適足以危其主所謂志可矜而智不
逮者也然操之得入本由董承與名正討賊
者不可同日語矣

田豐說袁紹乘虛迭出以困曹操注

田豐乘虛迭出之謀與晉荀瑩三駕敝楚之
術同瑩計行而晉霸豐不用而紹亡明人所
見畧同成事在乎審勢信矣

袁紹殺田豐注

既知不用人之言而致敗乃以見笑殺之如
此矜忌其得善終幸矣尚冀子能克家哉

曹操責孫權任子周瑜定議勿遣目

瑜不獨持論儁爽規畧實中事理使瑜不死

東吳必無稱臣質子之事孫權其亦中材耳

曹操追攻袁尚袁譚至鄴郭嘉請緩之以待變目

急則相保緩則相爭郭嘉之論與卞莊事同然譚尚之相殘乃踵武紹術之操戈天道好還信哉

曹操攻鄴袁尚使李孚入城注

李孚出入嚴圍固自狡獪操付之一笑所謂因計用計也以此為操軍紀之疎其見淺矣

烏桓欲助袁尚復故地曹操以田疇為鄉導擊破烏桓熙尚皆被殺目

田疇不賣盧龍世所稱高蹈者然因欲報公孫瓚而引道以殲熙尚隱逝忠厚之士或不出此矣

魏崔琰毛玠並典選舉目

六計弊吏以廉為本輿服不過度似已然亦不過從儉一端尚不足語正本清源至垢面羸衣飾偽尤甚其選舉又曷足憑耶

龐統勸劉備取益州備言我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目

凡事與操相反雖為矯枉之計亦屬沽名之舉龐統之言自是達識彼拘文牽義坐失事機者罕不為予莫執中之流

曹操攻孫權權呼劉備自救備請劉璋益兵目

東吳兵勢方張且有魯肅呂蒙等為之經畧操至濡須何至呼備自救此蓋備藉口請劉

璋益兵之詞劉璋無能爾時若聽龐統上計成都可立得然備雖稱英雄亦實內怯宜其聽中計耳

劉備孫權分荊州綱

荊州東南門戶吳蜀勢所必爭然兩雄相扼而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遂晏然得移漢祚權固無足論自私之罪備不能辭

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卒綱

綱目於大臣之賢者其卒具書官爵今以此

例書操非予之也正以著其為漢賊也觀其天命在吾云云可見其心跡矣劉友益謂幸其死故然迂甚

蜀漢

昭烈帝

魏主丕與吳中大夫趙咨問答注

如此等問答或出於使者自記以見己長未可盡信且以曹丕求珍責任子不明時勢之人安能有屢更其端之問如出一手之文乎

迂儒昧此不知遂至决裂好名之舉紛如

魏楊彪自以漢室三公辭魏太尉之命及是為光祿大夫目

楊彪以漢三公不受魏爵託於大義自持則何不罵賊而死乎觀其於光祿大夫之拜賜几杖施行馬恬不知恥辭十萬而受萬尚得謂無虧全節耶既貪生復好名千秋以下正論難逃終於進退無據而已

魏主以吳不遣任子怒欲伐之劉曄言不可倉卒目

劉曄所諫數語切中事機然應於遣使之先則更善矣

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注

楊顒之言似是而非蓋時當主少國疑之日非亮躬親整頓國事何賴觀其發教所稱集思廣益云云足見其忠赤矣不知此又何足與言鞠躬盡瘁之義

帝禪

諸葛亮生致孟獲七縱七擒目

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艷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即云几上之肉不足慮而脫韝試鷹發柙嘗虎終非善策且彼時亮之所急者欲定南而伐北豈宜屢縱屢擒耽延時日之理知其必不出此

吳主與太子親受田目

楊顒對諸葛亮之言正當於此用之為人君

而親受田是何政體宜其忽爾稱亦忽爾降
魏忽爾伐蜀忽爾行成總無定見也
　李平以罪免官諸葛亮與蔣琬書言平
　　腹中有鱗甲不圖復有蘇張之事注
李平曾受詔輔遺而督糧不繼更設計傾亮
視國事如秦越罪之宜耳但腹中鱗甲不圖
蘇張云云語涉詼諧賢如孔明尚有此語可
知其時人心風俗也
　魏主叡將伐蜀劉曄入贊議出則言不
可伐及為楊暨所援反以不密責叡

　　又向暨以大魚喻人主注
鈞中大魚制而後牽此何等語其罪浮於面
從後言者遠甚入而責叡不密出而責暨云
云憸邪變詐一至是哉然叡必待屢試而後
疏之其亦愚之甚矣
　魏制三祖之廟目
曹叡方在而先定廟號可笑無過此者
　魏司隸崔林引周官考課注
三載考績唐虞所不廢然堯舜之量材授職
固不例此觀於吁咈汝作之文可見此其義
司馬光識之然引而未發故並錄其語
　遣費禕救漢中來敏詰禕別求共圍棊
　　以試禕注
曹爽興師不以正且失地勢故禕得用逸待
勞耳若以從容圍棊為足能辨賊器量較謝
安矯情鎮物猶為不及矣
　費禕為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而不廢

　　接納飲博注
子賤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日夜不處而單
父亦治此久為記載家蹈襲套語禕雖才優
於允其不逮諸葛甚明諸葛猶孜孜奉國食
少事繁而禕乃欲以清淨名高豈可為法
　費禕汎愛不疑待新附太過郭循刺禕
　　殺之目
光武推心置腹何嘗不信任新附或且因以
建功要之駕馭有道耳禕之於郭循平日既

非深知且為將而沉湎於酒以致遺患其失
在禕更非岑來可比
姜維每欲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兵
不過萬人目
禕之言似是而非試思後主昏庸信任奸宦
安能保國治民若姜維雖近冒昧然其志固
在乘機恢復也少與之兵是自敗國事安得
謂忠庸腐者流但言息兵則撫掌大悅宜其
以禕為是耳

吳主亮謀誅孫綝戒衛將軍全尚勿洩
尚妻為綝姊以告綝綝遂廢主亮尚
目
不密害成亮之所以燭紀也然終以婦人漏
泄不密孰甚於此鼠矢燭奸則所謂小事不
糊塗耳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
之綱
北地王慷慨捐軀凜凜有生氣劉禪犁牛固

不足論姜維以下諸將士平日咸以恢復自
命乃俱聞風而靡無復具人心者不啻譙周
鬻國罪不容誅矣
晉太保王祥卒綱
王祥以孝行稱乃為魏太尉而復仕典午求
忠臣於孝子之門之謂何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注
羊祜刈穀償絹送還擒獸特用是愚弄邊界
之人豈真所云修德信者甚至遺酒餽藥使

命頻通不惟身犯外交直廢棄軍律矣論者
率以此事為賢故不可以不辨
機雲皆善屬文目
善屬文而無臨敵材乃命分將父兵固之不
恤又豈所以恤抗乎代斲傷手莫甚於此
晉
武帝
吳人以鐵鎖橫江注
孫皓衆畔親離王濬有進無退勝敗之勢固

已明然鐵鎖鐵錐安能為守援船直下摧枯拉朽不待燭照數計矣然所云大炬燒鎖未免近誣江水之中炬如何然故讀書貴在達理

陶濬請乘大船以戰注

舟師之利全在運轉迅捷陶濬稱大船可克敵是所謂恃衆勝寡怯懦之流耳

帝臨軒引見孫皓皓以南方亦設此座待陛下為對目

孫皓愚闇數語差强人意然以面縛受封之人懼罪不暇直云亦設此座相待是自取禍皓至此時能為此語必其不降死社稷矣此語恐非當時實録

胡質以絹賜子威威問於何得絹注

胡質父子清白自守尚矣然以子而問父絹所從來以之資談柄可耳正史風化所關不應有此

詔罷州郡兵綱

吳地甫平反側未靖北境又多寇警豈得高語銷兵此武帝志滿淫荒之漸杜預講武屯田申明戍守可謂識時務

賈充死綱

綱目以楊雄仕莽書死以斥之若賈充之唱令成濟顯行弒逆罪惡更非雄可比當時陳泰欲斬之以謝天下即充臨死亦深以謚傳為憂乃竟與後負恩輸國之褚淵贊逆戕君之沈約均予書卒南董遺直安在即書法

劉友益所云書楊雄死所以賊之書胡僧不空死所以夷之其說尤為繆戾審如是則孟子所謂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又當何如兹特申明義例舉凡姦賊不臣如充與淵約比者悉以書死正書卒之誤庶萬古臣子大防不致陵夷澌滅用彂凡以示館臣而并著其說於此

帝出齊王攸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濟甄德使其妻公主請留目

齊王冏賢然舉國稱之至令公主皆留是何
政體晉武之出攸亦衆人有以激之耳

惠帝

賈后淫虐裴頠賈模議廢之張華言卿
於中宮皆親戚吾曹惟優游卒歲目

張華優游卒歲之語一生學問掃地倫秀之
禍乃自取耳

張華少子韙因星變勸華遜位目

明足以察豐城劍氣而天變昭彰爲有目共

見華坐昧先幾以及於禍死當愧其少子然
此時即去亦豈能終免哉

東海王越傳檄討張方綱

八王背亂相踵至越庸劣更甚禍延藩服愈
趨愈下責有攸歸胡寅所云東海差勝不過
許其朝士多赴爲留心延納耳非正論也

以庾敳爲軍諮祭酒目

時務方殷雖真材猶恐不給乃以名重用縱
酒放誕之人安能有濟

懷帝

漢太保劉殷死綱

劉殷以晉臣仕漢大節掃地史稱其不失令
名奚稱定論至七子各與一業六女寵冠後
宮以此爲善保富貴豈範經明哲之義長樂
老佞倆實殷有以啟之

愍帝

漢趙染悔不用魯徽言輕出致敗歸先
殺徽目

趙染之殺魯徽與袁紹之殺田豐愚忌如出
一轍欲不敗亡得乎

丞相睿出師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
淳于伯目

丞相方出師露次而令史漕運稽期斬之未
爲失刑劉隗上言王導引咎皆不免過當至
刀血逆流柱末尤屬不經晉書記載失實往
往如此然元帝實非有心復仇者雖有所爲
不能欺後世

元帝
羣臣勸進王不許周嵩上疏謂宜先雪
大恥由是忤旨注
周嵩以忤旨出牧則所謂不許固辭者皆僞
耳
南陽王保體肥注
保縱肥大豈能重八百斤其說荒誕不近理
蓋防風專車僑如九畝不經好奇自古已然
矣

劉弘以妖術惑衆與涼州刺史張寔帳
下閻涉結謀遂殺寔目
蘇軾謂大亂起於小奸千古篤論實於左道
惑衆者流不能早除至左右皆爲其黨始欲
捕治自貽噬臍之禍夫復誰尤
帝畏惡王敦因裁抑王氏權王導亦漸
見疎外目
導果竭忠晉室敦其從弟也反跡寧當不知
何不開正言開譬折其逆謀論者尚以疎導
爲帝咎時事可知矣
王敦反帝令劉隗等避禍百官詣敦戴
淵對以體誠者謂之忠周顗則以王
旅奔敗引咎目
元帝勸隗等避禍其庸懦固不足言而隗等
竟自奔避是尚有人心乎戴淵數語所謂廉
恥喪盡終亦無救於死獨周顗侃侃正論足
令隗等褫魄

王導悔殺周顗注
始以不救而恨繼知申救而悔王導肝膈無
非曲爲身謀而其時逆敦向闕竟醜顏俯仰
且王彬尚持正論而導竟無一言是導縱未
必欲藉敦危晉而因敦以除周戴劉刁諸人
本懷大略可覩且觀其後與王含書尤不辯
自明矣庾亮大奸之目故非刻論史官乃稱
其任真推分猶得謂直筆耶
明帝
王敦與王導書目

敦病中猶與導書是導始終未甞絕敦即其
進督諸軍率子弟發哀亦料敦必不起方敢
為是以自託大義滅親之為耳
　王敦斬郭璞注
璞占筮之驗古今以為美談然易主福善禍
淫趨吉避凶璞既精於易學何至居敦側而
輕蹈危機顯其術數蓋兩失之矣
　詔王敦網紀除名温嶠疏言宜施寬貸
注

王敦非病死晉室未知如何導亦惟委蛇其
間耳且敦既為大逆惡黨僅予除名猶為失
寬而更欲貸之乎温嶠所議特為導周旋而
晉政不綱於是益無可為已
成帝
　蘇峻兵入臺城宮府掠奪一空以王導
　為有德望使仍任本官目
褚翜正色呵止峻兵即不敢上殿宮門茍設
禁衛何致任其掠奪縱横且峻素重導導應
示以大義直斥其罪乃坐視狂悖甚至聽其
除拜恬不為怪導之罪尚可逭乎
　温嶠與陶侃討蘇峻嶠貸糧於侃侃欲
　西歸嶠以大義止之目
爾時若無温嶠陶侃必西歸忠臣當如是乎
則平日所為恭勤幹事概不足稱矣
　陶侃卒綱
侃治績頗有可稱然心不純正於蘇峻之亂
見之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時論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
　顏含言禮無偏敬目
爾時和尚清談都無實行惟顏含內外如一
卓自樹立勝於時輩遠矣
　蜀處士龔壯欲報父叔仇乃說李壽殺
　蜀主期注
既為處士復仇宜也而權譎誘人為逆以報
已恨失正道矣
穆帝

劉惔策桓溫必克蜀注

惔策桓溫克蜀決之於博更慮其將來跋扈佔如左券可謂有卓識

桓溫既平蜀朝廷憚之會稽王昱引殷浩以抗溫目

殷浩徒以盛名未見實際即引以抗溫釀成疑貳是激之變也羲之協和之說亦不過調停一時之見非見機明決之論蓋當時人心國政已不可救藥徒以清談欲濟世弊所為把薪救火而已

征討都督褚裒帥師伐趙綱

褚裒拜疏北伐事雖無成然尚有丈夫氣蔡謨謂當度德量力豈以中原為不應復乎事前無所建白退有後言而史氏方以憂國許之無識甚矣

謝萬出鎮過諸將多矜傲兄謝安慮其不免自隊帥以下無不厚相親託注

荒誕如謝萬豈堪元戎之任安尚稱明達者乃欲以世俗周旋思濟其失亦可鄙笑

哀帝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為尚書令子坦之以為請述言何讓汝定不及我目

子請父讓父謂定不及是何世道人心吁可詫哉

帝奕

王猛伐燕請慕容垂子令為鄉導又詐以垂語紿令令奔燕垂亦懼出走復為追騎所獲目

猛設計紿令陷垂非正道也堅待之如舊不失大度然豈不知猛之設計邪抑知而故委曲了事邪

孝武帝

秦苻陽王皮周虓謀反事覺皆赦不誅目

周虓既稱世荷晉恩則不宜受秦爵既受爵復屢叛直貪生之亂臣耳苻陽王皮均為叛

逆此而不誅何以立紀綱此特苻堅自欲博
寬名而失正義矣

謝安出遊山墅注

謝安賭墅羣朋為運籌帷幄不動聲色然八
公之勝非朱序自敗乃公事則晉軍幾至不
振又何成算之可稱讀書而不具卓識隨人
是非者多矣

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於肥水綱

觀謝石謝元憚不敢進之狀則桓冲之言不

為無見幸而朱序私通軍情苻堅驕傲自滿
苻融未諳軍機臨陣自退以致晉軍乘勢得
勝耳不然石元將蹈債轅之譏又何偉績之
能建哉尹起莘所謂天幸非刻論也

太子德宗即位綱

德宗幼而不慧至不辨饑飽寒暑豈尚可授
以主器晉惠取鑒不遠故狃於立長立嫡而
昧於為天下得人者直庸主耳其罪與己身
失天下同

安帝

王恭以反誅臨刑猶謂欲令後世知恭

注

恭初以疾惡咸脅朝廷已如奪蹊田之牛身
陷不義至國寶等既誅自謂威無不行動輒
舉兵向闕小人無忌憚孰甚於此而以欲忠
社稷自解其誰欺百世之下知有王恭亦所
謂遺臭萬年耳

孫恩寇會稽王凝之世奉天師道不為

設備城陷凝之被殺注

奸民左道惑衆在政治清明之時不過為射
利之媒其技易窮亦易敗露若亂世則直用
號名倡亂矣守官者轉去武備而信妖邪自
貽伊戚其愚固不足惜然以義之而有是子
又世奉邪道豈非清談高尚害人之深哉

劉牢之討孫恩使劉裕覘賊裕墜岸復
登獨驅數千人會官軍擊賊大破之

目

裕瀕危奮勇隻身追賊多所殺傷益以敬宣
之兵何難殄滅乃官軍競取寶物子女致賊
賊乘間遠颺敬宣馭下無紀固無可辭咎然
所云以一人驅數千亦失之誇矣

王謐親解帝璽綬授桓元元敗劉裕以謐舊恩特保全之注

謐罪萬無可貸裕乃以舊恩保全之是當其討逆時逆萌已見篡竊之奸尋至而迭興雖有智者亦將無如之何而況爾時君庸而臣

奸哉

燕王熙遊白鹿山綱

熙事有無固不足論然據史家所稱白鹿山其地並非荒漠絕遠何至為虎狼所害及凍死五千餘人蓋記載者意在已甚其辭豈暇復揆事理予與氏所以有不如無書之歎

劉裕遣使求和於秦街南鄉等十二郡綱

裕甫匡復晉室即欲為國家索地於秦亦當請於朝命何得擅自遣使蓋其時上下陵替君若綴旒故雖逆謀未形而無君之心已顯露若此

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綱

仲文晉室舊臣首勸桓元受禪繼復諂事劉裕喪心無恥莫此為甚當時所云才望蓋可知矣

魏故事立嗣先殺其母目

漢武懲呂后而殺鉤弋已屬過舉元魏乃竟

以為故事且如珪孤弱時使非其母賀氏艱轉奔託幾何不為實君劉顯等所害不是思而立此滅倫之法不特因噎廢食實非人世所宜有之事耳

杜慧度與盧循合戰擲雉尾炬焚賊艦目

雉尾炬即今火箭之屬蓋縛爆竹草束於箭燃火信射去中物即火起耳胡三省注辭費而義昧且雉尾亦斷不能如孔雀之散開也

劉裕遣朱齡石伐蜀付書署封至白帝乃開目

千里襲人機事不密敵人早為之備緘書別函至期開視可謂有卓識

熒惑不見綱

緯星伏逆遲速推步原即可得崔浩襲左氏神降之夸辭傅會占驗實好奇之過適足為有識者所鄙耳

評鑑闡要卷之四

南北朝

宋以徐羨之為司空注

世道至此尚以風度言論為長雅相推奬夫羨之大節已虧他何足議而朝野猶以為賢實可笑亦可畏

魏寇謙之獻圖籙真經於魏主崔浩上書稱頌因立天師道場目

浩既以不好老莊罷官何歸第即修服食甚至引天師上書夸言受命夫以天師與老莊相較不啻糟粕論者徒以好奇之過咎其始終易轍不知此正浩之熱中患失欲用是為復用梯媒耳平生號稱經術至此尚可欺人否

魏奚斤為夏人所擒目

奚斤始則堅壁自固不從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為恥冒昧追敵其進也由於妬功其被擒也仍由於無能庸懦好

忌者流深可恨亦可哀
宋鑄四銖錢綱
四銖輕薄民得因緣為奸正坐變更成法之弊乃患盜鑄衆轉請聽民鑄錢何異揚湯止沸耶甚至斷新錢用古錢則吏因噎廢食矣晉宋以降元嘉之政所謂彼善於此耳然錢法敗壞若此亦奚足稱
宋謝述請貸張劭死因使其子綜焚所上表注

謝述乞貸劭死既見酬納恐侵奪主恩亟焚其表可謂得人臣事君之義所惜猶告其子耳然較之明季抗疏論救陳說紛紜惟恐世人不知事由已出者奚啻霄壤
宋謝靈運以罪見討乃作詩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語目
靈運直是作反乃以詩文過果有其志則不應為宋官矣史以恃才陵物為其及禍之由足猶曲為遷就豈春秋正義哉

宋蕭承之以斧椎斷稍擊破楊和注
斧椎斷稍輒貫數人氐豈肯聚立以待乃前誇犀甲之堅後侈斧椎之利遂不自知其言之鑿枘著書家惡道不堪一噱
魏李順使涼受蒙遜金帛隱其驕慢語又言天梯山雪消釋成川崔浩謂其欺誣注
李順向有蒙遜不敬之對茲又稱受其賄為之隱史家前後矛盾若是奚足憑哉至雪山

消融成川人資灌溉則至今尚然非盡欺誣也
宋臧皇后以高祖衲衣付會稽公主至是公主于徐湛之被收當死公主持衣入哭且言此我母為汝父所作乃赦湛之注
宋祖起自艱難新洲衲衣留示子孫可也轉付主家亦何為者而會稽主竟視如護符為其子丐死命時尚悍横若此其詒謀之不臧

可知矣我母汝父云云直是委巷婦媼嫚罵口吻不可與光武如章陵事相提並論

宋何尚之以范蔚宗有異志請出之廣州宋主以妬才信讒為嫌注

怏怏不得志蓋士習之常然亦何至謀叛而當時謝靈運范曄比比皆是可見偏安季世政無綱紀矣然文帝既知逆惡之萌又恐以妬才信讒為嫌濡忍不斷卒至芽蘖斧柯悔之已晚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為千古龜鑑

宋范蔚宗在獄作詩及臨刑見母無怍色而與妓妾悲涕注

於母不動色對妻妾悲涕不惟賊臣梟獍是逆子詩雖佳比之鸚鵡能言可耳史載若輩臨終相語況似有惜意謬哉

宋主命將出師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注

輕進易退固致敗之由交戰日時必待中詔實乖制勝之道而將帥遲迴觀望轉得藉以為口實欲以集事難矣

宋王元謨退敗沈慶之止蕭斌勿斬之宋主問故慶之對以諸將懼罪自歸誅之恐皆逃散曰

元謨退敗當問其致敗之由敵強盡力不得已而敗雖不罪之可也敵弱而已望風先逃即應斬之以徇於衆豈可以衆人懼罪聊為調停當時紀律尚可問耶

宋何尚之致仕復起綱

不隱巖棲處士盜聲之為耳既為大臣致仕後豈宜徇名高尚乎然尚之既居山矣旋復視事則所謂矯誣熱中進退無據宜哀淑譏之

宋赦劭濬不誅綱

履霜堅冰義經早著炯戒劭濬逆亂顯著更無疑義乃始則置而弗問繼復機事不密是直自釀篡弒耳豈特坐昧先幾真是貽誚千古

宋劭以何尚之為司空綱
尚之受劭司空大節掃地較長樂老無廉恥
為尤甚直非人類耳
宋袁淑沮劭逆謀注
袁淑一聞劭言始則諷以疾動力叱韋邪繼
則明以禍至正言折亂謀可謂凜然大義不
愧純臣然使彼時即舉發其事或當不致決
裂乃猶豫不決縱夜繞牀欲何為哉幸以身
殉不然南史之誅不能逃矣

宋子業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注
慶之老臣而甘於狎昵甚至與公主同載無
恥極矣且其始猶諫何尚之後乃屢罷屢出
垂老賜藥蓋亦有所自取耳
宋主殺其弟休若綱
盡殺兄子及諸弟而欲綿一綫於孤立之幼
子天理人心不可問矣以致篡弒相尋雖深
忌道成而不能去足為自戕本根者炯戒
魏太子宏受禪悲泣不自勝注
宏是時方五歲史稱前年吮癰當是三四歲
事即悲泣對問亦非五歲兒所能辦不問可
知其偽
魏上皇勤於為治尤重刑獄注
前稱魏主好浮屠黃老有遺世之心傳位為
上皇矣茲復稱勤於為治尤重刑獄矛盾若
是安得為信史
魏主宏事馮太后能承顏順志注
史於魏主宏之事馮后有美辭焉不知后之

於魏無論其行醜穢實弒君之賊也宏當有
不共戴天之仇顧乃順志求歡史亦是為至
孝刺謬甚矣
齊主問為政於劉瓛對以宜戒宋氏前
車之失於是命羣臣各言得失目
晉宋及齊並以篡奪相尋如出一轍所謂天
道好還也宋之亡固反經齊之得豈合道此
不過一時飾偽求名之談俱可失笑
齊主性清儉嘗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

令黃金與土同價注

篡弒之賊爲天地所不容即能恭儉所謂小善不掩大罪而乃肆言夸誕益足鄙矣

齊詔郡縣官遷代以小滿爲限綱

親民之官果人與地習增秩賜金未嘗不收久任之效苟其貪詐闒茸正當易之以救百姓一以三年小滿爲限非膠柱而何

齊太子出東田觀穫范雲言宜知稼穡艱難注

范雲觀穫之對自是恆語耳至以蕭衍西邸舊交竟致與謀纂逆晚節有虧則平日所爲切直者特欺世盜名耳

魏旱饑韓麒麟請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又命出御府衣服珍寶弓矢刀鈴班賚注

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固祖耿壽昌常平之意然常平亦不過救什伯於千萬耳曾力行之終無實效譬之減人一日之食而與其半曰爲汝收之以待汝他日不得食而與之卒未得他日之感而先致目前之怨矣然則常平終不可行歟曰胡不可利不什不變法廢之而其怨者將益衆毋寧仍舊貫而不爲其已甚斯可耳服御珍器或可濟凍餒弓矢刀鈴民間何所用之且非救饑之物也當時特用美言市人耳

魏高祐言宋均猛虎渡河卓茂蝗不入境目

古之循吏者若龔遂之守渤海虞詡之宰朝歌皆有實政可紀虎渡蝗避即非夸誕亦奚足稱舉

齊杜元懿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牛埭稅格日可增倍目

饑地不亟賑民豐壤則轉增課是眞幸災榷利南朝政令如此安得不屢亡

齊紀僧眞請爲士大夫目

僧眞乞爲士大夫齊主命詣江斅謝瀹斅顧

左右命移牀遠客爾時君臣政令如此直令
人失笑

魏主謁永固陵毀瘠尤甚穆亮言風旱
為災乃過哀之咎目并注

孝文忘父讐而盡孝祖母且非本生祖母也
是其所為不無好名之意至穆亮所言亦屬
矯枉過正此與後漢建初時言事者以大旱
為不封外戚之故同一支離無據

齊豫章王嶷第庫無見錢目

前云齊庫失火評直三千餘萬繼云第庫無
見錢矛盾已甚安得謂信史

魏主重齊使李元凱言江南多好臣歲
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
主慙注

魏主特好名且慕南朝浮偽之習宜元凱正
言諷刺之其慙實自取耳

齊太子長懋素惡西昌侯鸞及鸞得政
太子子孫無遺注

鸞曾維持子業得即君位不可謂挾仇其後
誅鋤宋支乃因謀廢立自取大位耳史家所
見小矣

齊蕭鸞弒齊主謝瀹與客棊竟局還臥
江斅入朝託藥發而去注

瀹斅素負盛名既至倉皇聞變一則對客圍
棊一則託言藥發身為大臣置國事於膜外
南朝士大夫之習害人深矣或尚以此為高
真亂臣賊子之流春秋所必誅

齊崔慶遠對魏主言齊主應立注

魏主興師問罪兵出有名城下責言詞嚴義
正慶遠雖欲為其主掩飾豈能奪理適足形
其詞遁魏主大笑行賜復何謂哉

魏改姓元氏綱

魏孝文斷北語而改姓元是亡其祖也不惟
失德實非吉兆其意必以為法二帝三王之
治也夫二帝三王之治豈在語言姓氏衣服
乎

魏主重門族注
孝文變其祖宗之法而循南朝尚名門族之覆轍不德孰甚焉
齊主躬親細務鍾嶸言天子唯恭已南面注
齊主所親者細務非政務鍾嶸之論不為無見
魏變衣冠目
夏后殷周本不相襲元魏變衣冠不再傳而

失遼金元亦然向作禮器圖序曾詳論之觀此可為炯鑒
魏元禧遣奴就于烈求羽林虎賁烈厲色拒之目
于烈拒禧可謂侃然不撓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後倖戚縱橫不能救過初終異若霄壤蓋利無可圖則捨身徇名易名已上達則獨立棄利難出此轍者多矣
齊張稷等斬寶卷令百僚署牋迎蕭衍

王志取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目
王志既不署名則當殉難即不殉難亦宜棄官遠去挼葉偽悶適見其貪生取巧耳此與晏嬰之盟崔氏同一窠臼非真剛正也
梁主弒巴陵王顏見遠不食而卒目
蕭齊之禪死節惟見遠一人當時世道人心可知矣
梁置謗木肺石函綱
木函肺石雖仍明目達聰之意然徒鶩名失

實無論為告密者售奸且梁武身為篡逆惡蹟種種其罪不可擢髮數以開言路宜言者更有大於此者乎
梁吉翂請代父死綱
吉翂力卻衆孝不肯因父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陷自應公家為之昭雪豈當時未之剖正而致翂請代乎然曉曉詰闕究非正道向因緹縈事嘗以虞舜殛鯀不聞大禹請代為斷操三尺者不可不知

梁大有年綱

年雖大有豈能穀賤如是斗米三十錢或有之耳史家紀載失實多未可信即實有之蕭衍何德而致是耶

梁主命草封禪儀許懋引古經議止目并注

七十二君金泥玉檢說本荒唐許懋駁之當矣至云凡主不應封禪則遅辯而害於理豈鐫文告成之事竟有應爲之主乎

梁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乃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事不由己出梁主大怒目

王業已成之語實自約發之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赤章奏辯竟欺天耳然言之者沈約爲之者蕭衍聞之而怒又何爲乎

梁臨川王宏以罪免官尋復其位又梁主疑宏家藏鎧仗往視悉貯錢大悅目并注

既知愛宏爲私情免宏爲正法則當洛口逃歸之日即當明正其罪而姑以不死貸之可矣何待妾弟殺人始爲免官且旋免旋復幾同兒戲乎至屋積金錢千億餘萬雖非兵仗貪黷亦甚矣乃未聞一言責讓而曰生計大可是其本心止慮其奪位耳無其事則一切不問卑鄙情態不堪一噱以是爲友愛可乎

柔然伏跋可汗信巫地萬言其子在天上遂納爲可賀敦尋爲國人所殺注

少翁帷帳致神已荒唐不可信地萬謂能呼之天上尤理所必無伏跋溺惑邪言致巫覡因緣干政乃其子自明其妄尚不覺悟且以譖殺之昏狂顛倒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可賀敦爲柔然正室之號今蒙古汗之正室曰哈屯可賀敦蓋筆誤耳

柔然阿那瓌犯魏邊魏遣元孚往撫以被留辱命抵罪復遣李崇等擊之不及而還目并注

阿那瓌以窮蹙投附備受魏恩且以兵資送歸國負心反噬執使犯邊義難稽討乃元孚以孤身持節安撫被拘而還則罪以辱君命李崇擁衆十萬不能追擒遂逡巡而返反置不問魏之賞罰不明若此國勢安得不日衰耶

魏崔延伯敗莫折天生因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目

崔延伯乘勝長驅連平岐隴使迅掃秦州則天生可探囊而得乃以將士稽留採掠致賊得伺隙繕完則軍令何在且昧日中必彗之義矣

魏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母召與共食使其子觀景伯供食因悔過求還注

教化之原固在躬行倡率然一人不孝即命供食以愧之且歷二十餘日之久設州民復有相陳者一一以此為化導將不勝其敝且勞矣史家緣飾之筆豈可盡信哉

魏爾朱榮以精騎七千討葛榮令軍士袖棒棒賊遂破擒之注

以號稱百萬之衆七千騎鼓勇可破雖史筆不無過甚其辭然用兵有方正不在數之衆寡若懦夫臨戎鰓鰓亟議增兵其見固遠出爾朱下然所云刀不如棒以棒取勝則又剌謬之甚不可信者矣

魏爾朱天光拔万俟醜奴大柵所得俘囚悉縱之諸柵皆降目

侯淵討韓樓縱虜人五千入城而幽州下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亦縱遣俘囚而諸柵降雖一時權譎而能得以敵攻敵之策然不量時度勢居不敗之地而冒昧為之必有受其反噬者矣

魏邢卲作赦文叙魏敬宗枉殺爾朱榮狀目

邢卲叙敬宗枉殺爾朱榮所謂六經掃地平日博聞强記文出為之紙貴者正虛車之飾

耳

魏以高歡為渤海王綱

高歡在魏已成尾大之勢然亦時君有以致之使然耳徵之不至逆跡已彰復授以重寄雖出於無可奈何而歡因此益無忌憚賀拔岳宇文泰等從而效尤魏於是魚爛而不可救藥矣

梁立太子母弟綱周宏正奏記請效目夷子臧之節尋梁主因人言不息封

統子歡譽詧等皆大郡目

昭明既不享年以次立賢於理未為不順而朝野嘵嘵屬意統子宏正奏記簡文執魚臧已事為例徒高遜讓之名而不顧禰祖之秦正義庸有當乎即如洪武因劉三吾一言令太孫主鬯以致諸王不遜禍釀燕藩迂儒誤人家國大率如此梁武且以人言不息封統子以慰衆心是誠何為者耶

梁邵陵王綸有罪免為庶人既而復之綱

智通舉劾不愧能於其職藐法如邵陵不復知有君父而武帝暫免旋復溺愛失義厥後臺城既陷搆禍相尋其罔上恣行所謂由來漸矣

魏高歡討爾朱兆綱

爾朱逆惡貫盈不可更僕數魏收所謂谿壑豺狼貪人敗類正未足盡其罪狀李延壽謂收得爾朱氏金作佳傳事雖莫須有然千古

阿其所好而為之抑揚其辭者正復不少

東魏高澄通歡妾歡幽之妻妃亦不得見司馬子如見歡解之因使吏鞫晝反其辭注

子如論婁妃是矣附高澄而反其通父妾之罪則大謬正理史稱父子夫婦復如初蓋嘉其善處人人倫而不知實傷人倫大義矣

時南北通好銜命接客務以俊乂為誇注

兩國相持爭以應對敏捷相誇尚則所謂後
又者卒可知矣幸而地醜德齊苟延歲月遇
有能為之主取之如反掌耳
梁何敬容為詹事與人論太子祖尚元
虛之失及是坐為妾弟書屬領軍免
官目
敬容既為詹事不能正諫而有後言已失蹇
蹇之義而又為妾弟私屬其人尚足齒哉
金山狀如兜鍪注

通考以金山狀如兜鍪北俗呼為突厥因以
為號云云今按兜鍪蒙古呼為度古勒噶則
馬端臨所稱初未會對音之義如漢書西域
傳之剽竊失真者多矣
梁主蹤簡刑法又持佛戒每宥重罪由
是王侯益橫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非作也應福者福之應
威者威之仍其自取耳然實不可偏廢若武
帝則所謂徒作福而不作威而其作福也又

實私意顧以多行慈愛為積已之福馴致白
晝殺人纂夜剽掠其為種禍亦仍武帝受之
梁主捨岳陽王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
常愧之詧兄弟亦內懷不平目
詧兄弟之懷不平乃武帝之內愧有以啟之
也卒致子孫爭據陵夷以至於亡貽謀之道
可不慎歟
梁湘東王繹聞廬陵王續卒喜躍屧破
目

兄死不哀喜躍破屧臺城被圍遲徊不進即
後之刻檀肖像亦不過為收人心之計耳天
道神明其可欺乎魏徵以江陵覆陷乃上靈
降鑒此焉假手理固有之事亦宜然
東魏高澄詐為高歡書召侯景景嘗與
歡約書背加微點及得書無點遂辭
不至注
高歡既預慮澄不能駕馭侯景且為籌堪敵
之人豈有書背微點忘而不告之理此足見

史氏之多文而鮮實

梁主夢中原牧守來降因納侯景注

叔孫豹以夢啟豎牛之禍梁武帝以夢致侯景之亂乃至餓死亦復相類此不待朱异之慫恿而後成亂階諺所云痴人說夢可不謂大愚乎

梁荀濟逃奔東魏因謀誅高澄為所殺注

荀濟果正士不當逃奔東魏獨其一死所謂鐵中錚錚者耳

天裂於西北光出如雷聲若雷目

清輕之氣上浮而為天萬古不易者也若浮圖氏所稱刼運則又謬悠而不可知仍此天地也安得有裂之理此蓋祖女媧煉石補天之奇說遇電雷之變史官好怪而甚其詞轉云如電若雷耳

梁侯景偽表求和梁主許之既盟而圍不解目

犯闕許和勅止援軍是延賊入門又自絕其外救也梁武瞶瞶雖有和不如死之見而牽於簡文之請卒成和議所謂天奪其魄者耳

北齊辛術為吏部尚書取士新舊參舉門閥不遺目

晉宋以來官人之弊不過采取門閥延攬浮華歷世相沿迄無變易史以循名責實參舉折衷推美辛術曾不知爾時紳士中名實才器克副其選者果誰耶則亦徒與山公啟事

侈談標榜者同一無實濟耳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梁主與書許其專制一方目

繹果有推梨讓棗之心其畫像釘體及密勅樊猛又何為哉內實猜忌外託文言以自解其孰信之

梁主將還建康卒從胡僧祐等議留江陵目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敗第就彼

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强弱判然乃宗懔等皆安土重遷繹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決下策卒如魏人所料坐待滅亡庸劣無斷之人自取禍敗率如此

齊魏收撰魏書用愛憎為襃貶目

韓愈稱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謂作史而自附古之遺直者猶恐不免況收自以任情舉按曲筆肆譏其遭發冢棄骨不亦宜乎然收猶

有人心者能自言之其似收之為而不肯自言者視收又甚矣

魏兵伐梁且至王琛馳報境上帖然目

魏師悉銳寇梁如入無人之境守臣告警胡黃輩尚付之漠然且逆止法和赴援之旅不知蕭繹君臣何所恃以無恐而王琛石梵報書方以為無恐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耳

齊主委任和士開高叡請出之於外士開賂婁定遠得復留叡論執被殺目

八貴橫行干政士開尤為罪魁高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墮術事藥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猶浮於士開耳

陳歐陽紇名馮僕同反僕母洗夫人發兵拒境紇敗僕以母功封侯目

洗氏能知大義洵為不愧巾幗至其子以太守潛通叛人即因母功貰罪足矣乃竟錫之通侯是何賞罰哉

周韋孝寬密為謠言令諜傳之於鄴齊祖珽等因讒斛律光請早圖之目

斛律光在齊不啻如南朝之倚道濟然使鄰國得以行反間者亦因萬猶同罷讒說交傾且紫陌駐營猜嫌久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陳焚文錦於雲龍門綱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矣

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俄周主幸其家給安車駟馬注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國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蓋兩失之

周人築長圍遏吳明徹歸路蕭摩訶請往擊不聽遂被擒目

兵薄堅城而敵人遏其歸路急則可解緩則腹背受困理勢判然明徹智無成見貌為鎮靜再阻摩訶突圍之舉直至水淺艀舟束手就縛所詡為長算遠畧安在雖憤懣而死豈足以償其辜哉

隋

文帝

詔定雅樂何妥欲沮鄭譯蘇夔議因奏止用黃鍾一宮目

十二律旋相為宮乃鍾呂自然之理未聞專用一宮可以備大成者何妥本不精樂律祇思沮抑譯夔希旨巧合以飾其短然隋文躬為悖逆亟亟正雅樂不亦誣世且自誣乎

蘇威作五教使民誦之目

馭新定之民當以鎮靜為要徒取辦于五教之誦是不能化俗適足滋擾當時文弊之為害若此

帝令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太子廣遣人謝吉言當令我早立吉吉以後四載

太子御天下目并注

蕭吉既習擇地之術乃聽逆子之言謀害君父非亂臣賊子而何秉史筆者所當深惡而痛絕之顧曲為稱述且若艷其前知者然可謂好奇而不衷於理矣

煬帝

牛弘問劉炫周禮士多府史少之故炫答以古人案不重校文不繁悉注

夏商尚質至周文勝已難如夏商之舊蓋運會使然偽執省官省事之說有案不須重校覆治則舞文弄法者乘之矣不揣澄清吏治之本但知是古非今自號寬政者徒養奸耳

帝將討高麗往海口造船官吏督役立水中自腰以下皆生蛆目

腰下生蛆其人當已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僅云什三四乎史官張大其詞所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爾然廣之罪其實浮於紂

矣

楊元感反李密說以長驅入薊為上計元感不聽注

密為元感畫策以入薊為上取長安為次及提兵經營大業柴孝和勸以早定關中徐洪客勸以先取獨夫又皆不能自決若唐高祖初舉事即定入關之計據險養威卒能混一區宇所見同而所用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屈突通堅守月餘勢蹙降唐

屈突通守志頗堅但以一時不自引決遂至覥顏事仇甘心盡力為千古濡忍失足者口實慷慨殉節易從容就義難誠不刊之論也

大業十四年分注恭帝義寧二年綱并注

綱目泥隋書北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蓋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為太上皇故用義寧繼大業年號耳若綱目於義

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於煬帝之弒又並不加以太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疾惡之義究乖統繫筆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兩係之例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寧二年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侗及唐高祖附後義例庶無矛盾

夏四月分注紀年綱并注

是年三月隋亡矣而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準以不成君之例雖與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禪然其得統終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弒而恭帝侗立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別起義例於是年三月前仍大書紀年作隋於夏四月但分注紀年自己卯至癸未始作隋唐按之書法三月前與綱目異前條已著其說四月後與綱目同復揭其義於此

李密王世充皆徐文遠門人文遠見密密頓首受教及見世充必先拜注

文遠勸密數語可云不愧宿儒乃明知世充殘忍而於密敗之後不即引身遠避是豈真澹於榮利者蓋前此之莊言激論特預料密能見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知世充不能容遂至甘心下拜所謂五經掃地蓋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唐秦王世民伐秦堅壁不出伺薛仁杲糧盡乃誘敗之目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銳繼以深入乘機前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略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靜若處女狡若脫兔者正復不外此道

徐世勣以李密舊境降唐目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負李密豈肯負朕誠非虛語後於立武后事乃淟忍依阿毫無匡救則暮年門戶計重竟爾易操非獨虞謹有餘剛方不足實亦有負太宗之知己矣

隋唐

竇建德救王世充迫於虎牢之險凌敬說建德悉兵直趣蒲津注

胡寅以凌敬之策雖善而汾晉蒲坂非不戰所能下若建引日月世充破而建德仍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趣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

城下諸軍之氣特為諸將所惑一戰被擒所謂神昧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梁主蕭銑帥羣臣出降於唐唐送銑長安斬之目

唐於割據諸雄擒則無赦若薛仁杲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為人下者即銑之出降情哀詞廹而迄難逃都市之戮蓋以絕人望而靖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即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為獨孤修德所戕又安知非明以指誅全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修德歟

唐

高祖

太子建成約楊文幹欲害秦王世民事露帝許立世民為太子目

高祖無卓識汎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哉

司馬光論太宗始欲俟建成先發為羣下所逼遂至推刃同氣注

司馬光以太宗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為猶愈是不知太宗此言姑為漫隱漫應之意耳然使建成嗣位則唐室不久而亡當與隋同轍太宗立而延唐家三百年之基此評古者所以亟為太宗諱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具炙轂之辯又安能為之諱哉

太子世民責魏徵離間兄弟徵對以先

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曰
魏徵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矢在弦上
不得不發雖云各忠其主然豈得謂之善處
人骨月之間者哉
太宗

帝嘗與長孫后議賞罰后辭曰
長孫后讀書循理恭順節儉固足為賢而辭
議政一節識見卓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
以太宗英明豈不知牝雞之意何必與后議

賞罰哉
有上書言去佞臣者請陽怒試之帝言
君自為詐何以責下注
鑑誠懸而物來畢照初不必豫存妍媸之見
而萬象自無遁形人君臨下亦猶是也太宗
不肯設詐待人比之濁其源而求流清實至
當不易之論然未久而密使賂人致有裴矩
之諫不宜矛盾若此豈紀載者失實耶
帝與蕭瑀論弓材邪正曰
太宗因弓工辯論弓材悟及政理深得絜矩
之道夫天下情變萬狀豈能一一曲盡其致
或狃於所習而忽不加察者蓋不少矣向閱
養正圖曾採其事題諸屏扆于引伸觸類之
義蓋深有取焉

上命簡出宮女前後三千餘人曰
太宗即位已放宮女三千矣今又放三千果
爾其淹留永巷者又復何限白居易詩怨女
三千放出宮乃詞臣揄揚溢美之言唐史不

知其失實而書之此不足以美太宗而適足
以誣太宗耳何可為訓
上自臂佳鷂望見魏徵來匿懷中注
太宗懷鷂事帝紀及魏徵傳皆無之司馬光
輯通鑑蓋襍採李延壽劉餗張文業諸家之
說適足啟後世之疑夫徵固敢言者果有其
事何不犯顏直諫而故為此譎術且徵奏事
故久誰則見之詭諫于君前後言于退食徵
亦必不出此至太宗雖喜延接羣臣亦自有

堂廉之分徵豈能突如其來即自臂使鷂何難預付侍臣而必倉卒納之懷中類三家村塾弟子憚師伎倆皆理之所必無嘗作文辯正之盡信書不如無書讀史者不可不具卓識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長公主目

漢明封諸皇子皆令半楚淮陽向曾著論若太宗資送公主乃欲倍長公主較漢明之矯

枉過正實為不及遠矣

帝念文德后築層觀望昭陵魏徵詭言臣以為獻陵目

苑中作觀登而望之必非一日之事徵早宜進諫即秘不使徵知其引登使視之時亦當正諫乃謬為不見而有獻陵昭陵之譏使太宗何以為人豈純臣而宜出此哉

以荊王元景等為諸州刺史世襲綱

唐室之衰由方鎮跋扈不馴得自專世襲故耳太宗令元景等世襲刺史雖行之踰年旋即停罷然已有以開其端矣

上命刊定氏族志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注

當塗以九品銜人致士大夫矜其地望遂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譏自晉及隋相沿不變太宗舉漢初英賢立論足以針砭膏肓且姓譜既頒使天下知衰世舊門不敢與興朝勳閥相抗而天潢為氏族弁冕亦猶周

家之詳不先滕書法不以為然失之吹求矣

帝與侍臣論創業守成注

岑文本論創業守成難易當時率無軒輊向嘗著論正之茲不復綴

上謂尉遲敬德人言卿反敬德解衣投地出其瘢痍又辭尚主目并注

敬德初降時唐室創業未就朝秦暮楚或未可知而敬德不動屈突通等進言而太宗不疑豈有海宇混一大業已定以身經百戰之

人而忽萌反側之念者使太宗果懷疑忌雖撫視瘢痍又安能遽爾氷釋是蓋傳聞異辭至謂辭謝尚主則是借宋弘以傳會其事不待辯而知其妄矣

高昌王麴文泰謂唐去我七千里且有沙磧安能致大軍目

高昌恃其阻遠猶襲匈奴失一羊走千狼之說唐兵奮勇深入即見犁庭可知事在人為故非地險之所能限也且彼所謂熱風寒風

之沙磧不過戈壁耳今則郵傳遍行且有靈泉之應可知如刀如燒之言仍出于畏怯者流紀載失實之口耳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目

君人者制節謹度雖自用亦必有程無容過濫何況太子周官世子不會之說蓋即諸侯不計多寡之義而後世乃曲解傳會以逞其欲傳曰教以義方勿納于邪厥後承乾不終豈非太宗貽謀不能慎始之咎耶

党仁弘坐贓當死上將宥之因欲席藁南郊以謝目

坐贓法所不宥原功而流死為流準以周官八議未為大失何至席藁南郊其事實非稱情太宗好名之念於此益彰

太子承乾多不法魏王泰有奪嫡之志上廢承乾并貶泰目

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搆讒然其覬覦蓋非一日至云殺愛子以傳晉王冀以要寵則

肺肝如揭矣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闖禍與建成元吉如出一轍幸未至元武門之甚耳天道好還吁可畏哉

李世勣嘗疾上自剪鬚和藥注

剪鬚和藥事爲不經即云優卹功臣亦自有道何至毀髮膚以佐刀圭設他日復有類是者安得如許鬚療疾乎事出李勣本傳或由太宗欲倚勣為顧託因設詞以結其心而其家遂紀之誌狀史官不察摭拾成編白居

易七德舞辭復從而艷稱之後世因据為盛
事其説無足深信即有之亦非情理之正吾
所不取

上疑太子柔弱欲立吳王恪以長孫無
忌固爭乃止注

太宗英明能知人豈反不能知己子況不審
定於前乃欲屢易於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
謀之所謂一無足取卒致高宗立而有武則
天之禍唐室幾至於亡無知者或以無忌為
能安嫡而不知其實為唐室之罪魁甥舅之
庇猶其過之小者耳

上欲觀起居注褚遂良不可劉洎因言
有不善天下亦皆記之目

居室出言應違決於千里之外鶴鳴聲聞理
固不爽太宗亟亟欲觀起居注其於易義固
未津逮即遂良秘不與觀又何如劉洎一言
之中綮要乎世愈降而風愈薄不虞之譽者
有之求全之毁者有之人君亦惟以實心行

實政可耳安能曉曉日與天下之人辯論是
非哉

骨利幹晝長夜短日沒後煑羊胛適熟
日已復出日

今西域安集延拔達克山諸部去中國皆萬
有餘里嘗遣人測量晷度雖北至極長時亦
止出寅入戌較內地所差不過分刻間至其
西皆回部連延以訖于海不通中國亦不知
其幾萬里然日自沒於海中亦非日入處也
蓋日本無出入周天而行譬之居數仞牆下
者朝向東望謂日出於牆其東設有百丈之
山將謂日出於山是豈有一定哉寰海載地
故人視之以為日出日入皆由於海海尚非
實而況於地乎骨利幹為鐵勒別部鐵勒拒
長安不及萬里骨利幹縱遠當不至倍蓰安
有自昏及旦纔熟一羊胛之理且翰海在北
而其使謂近日出處揆之暘谷經途亦風馬
牛不相及蓋是時未有親履其地者惟據伻

來夸誕之詞筆之史冊耳事不徵實無足傳
信

上營玉華宮務為儉約然費已巨億計
目

寢殿覆瓦餘皆茅茨而所費已巨億計則所
費更於何處耶不論理之有無但務辭之奇
警比比是矣

帝欲李世勣為太子用先貶為疊州都
督目

太宗之待臣下未嘗不任權術厥後陛下家
事一言致貽宗社之禍究之權術有何益乎

高宗

潞王賢名王勃為修撰勃戲為檄周王
鬭雞文上怒斥勃目

高宗之斥王勃似矣然於鬭雞作檄知為交
搆之漸而大酺分朋角戲自導以爭鬭之端
明於此而闇於彼非蔽而何然此猶其失德
之小者耳

帝與上官儀謀廢武后左右奔告后后
遽自訴因誣奏殺儀目

密策廢后此何等事豈有左右之奔告尚不
能禁而可圖成者高宗蓋縮受制庸懦不夫
至此又豈特失臣之識所能禁其惡哉

帝耕耤田命易耒耜琱飾及耕九推乃
止目

耤田之禮耒紘黛耜自昔已然安得盡仿田
閒樸陋至五推九推以下禮別等差即勸農

率先亦自有所限制豈宜以天子而下行卿
大夫之事若由此遞加則三公將起而終畝
庶人將胝日亦不給高宗之失德多矣務此
虛名豈能救其實罪哉

上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請推至誠待
人上深然之注

當政出房帷老臣誅竄之時而以進賢責侍
臣可謂不揣其本觀其納安期推誠之說未
幾輒復罷之是尚有延攬實意乎然高宗朝

似此君臣之間正色讜論史載頗多此皆祖
太宗與房魏輩議論故套無實際而尚虛聲
安能掩其失德哉

盧承慶考督運失米官因其容色自若

由中下遞改注中上目

監運損糧當有定考乃以容色之間屢為改
注直舞文骫法耳此蓋踵六朝惡習而不知
其蠹政之甚曉政體者所不取也

遣使分道賑給劉思立言參迎煩擾宜

且委州縣目

賑恤固有司之事然牧令未必皆賢倘無有
吏胥中飽民不霑實惠者遣使分道督察則
人知忌憚而弊可潛消若云參迎妨廢豈州
縣之下鄉即不致妨廢乎

裴行儉討突厥於糧車伏壯士誘虜躍

出擊之及下營後遽移高岡水果大

至諸將驚服注

行儉於當時固為諸將巨擘然三百乘乘各
五壯士當為一千五百人虜以為糧車驅去
當必紛紛散行前後不齊且此驅行之際虜
豈不覺必待取糧而後千五百人者齊自車
中躍出奮擊是誰為之期會記載者欲奇其
說而不自覺其必無是理致人疑笑矣又下
營當避溪壑水潦必至之處行閭亦然有何
奇特而致諸將之驚服行儉且自以為神益
足鄙耳

中宗

帝因裴炎不肯官后父怒言我以天下

與韋元貞何不可炎白太后廢帝目

武氏窺竊神器已非一朝廢立之謀固不俟
中宗失言而後定然中宗嗣位日淺他務未
遑亟亟欲官后父且輕視以天下與人為怒
時泄憤語其父子昏闇如出一轍而受制房
帷之病亦見端於此矣

武氏改國號以唐為周目

武氏之罪實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

未革命也為當世之臣者不能為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于此余故表而正之

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綱

綱目及纂要于是年已特書周以矣乃於丁

酉冬書以而不書周此或係筆誤劉友益謬以為表其為唐夫狄仁傑安得謂之忠於唐其說已著於右設云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為無以字則是承上行文尚不知而可與言書法乎夫始以為同平章事書周而後以為同平章事之不書周又何足表其為唐哉

王慶之等上表請立武承嗣岑長倩異議坐誅慶之尋亦因事杖死目

武氏此時已悍然無所顧忌獨於皇嗣一節良心未盡澌滅猶徘徊觀望然長倩等忤諸武意言出禍隨已足見武氏意矣慶之欲逢惡而適以逢怒天網恢恢於此亦可見矣

時擢用甚濫舉人沈全交為眯目聖神皇之謠武氏不罪注

武氏不罪流言刑賞獨攬特更姓改物之始用權術以駕馭天下耳胡寅乃謂此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英賢無不俯首豈正論哉

狄仁傑為來俊臣告反下獄引服武氏召問對言不承則死於拷掠因得貺

目

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貪生論者以為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欲長未免阿其所好

婁師德教其弟以唾面不拭自乾宜笑受之目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榮寵者自有正道矣

而受唾豈以直報怨之義師德之言鄙極矣

武氏出梨花示宰相杜景儉以陰陽不時引咎拜謝目

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於阿諛者然是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呂后時桃李秋華之轍景儉靦顔為相尚何燮理之足云乃以草木榮落非時引咎自責纇附於方正之操而陰售其固寵之術此與模稜者流相去無幾胡寅責其淺言以盜小名為無足

稱尚未盡窺其底裏而為色莊所愚耳

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綱

武氏革命當時守正不屈者惟李安靜超然遠引者惟武攸緒餘人貪榮競進甘受牢籠然每爵命甫及戮辱隨之附邪背正者究何益哉

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綱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之說已著於前茲特書周以正綱目之誤劉友益之失且後即書周以狄仁傑兼納言不益可見乎

周狄仁傑從容勸武氏召還廬陵王目

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前已陳之矣綱目於仁傑津津言之且以薦張柬之為復唐張本然柬之被薦時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事當奈何

周狄仁傑為婁師德所薦而不知因歎其盛德目

仁傑歎師德盛德足見恩怨分明未忘芥蔕

蓋當時有名者莫如仁傑不惟師德稱賢即後世讀書無識者孰不以仁傑為賢乎余少時亦有仁傑非感知己之深乃服其韜晦且以復唐自任之論今以武氏始終奪唐祚及仁傑不能匡復觀之未免失言所謂為學之道當日知其所不足亦猶曾説之意也夫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綱

論已著前茲不複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為為人臣而事二姓者戒

以張柬之同平章事綱

張柬之終有復唐之功雖云乘武氏之疾然此正宜用善善之意矣故從綱目書法

武三思矯武氏遺制慰諭魏元忠元忠感咽涕泗目

元忠素負重望頗能不為利害動心乃自嶺表召還頓改前轍捧制感咽時名節掃地蓋不待酸棗尉責以十失已知其無能為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晚節可不慎哉

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元暐等尋為武三思所殺綱

流敬暉等者中宗也故畧易綱目書法

睿宗

李景伯言都督權重宜遣御史以時巡察已而竟罷都督設按察使目

自古有治人無治法李景伯等所云御史秩卑望重可以巡察奸宄秩卑則無實權望重是取虛聲明代撫按相持動輒僨事非其明驗乎

元宗

時窮治太平公主黨陸象先密為申理未嘗自言注

象先於窮治私黨時從中密贊外人豈能與聞既未自言則其中理之事何由得傳於後紀載家阿其所好自相矛盾大率如是

姚崇先設十事注

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為艷稱今就其

事數之曰不幸邊功而薛訥王晙何以屢致敗衂曰宦豎不與政事而高力士楊思勗何以寵任不衰且崇於元宗之不應懼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元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豈真能不結內侍者哉

姚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目

崇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夫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

無名可取又豈直韓愈二名嫌名之譏足以盡之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目

日月交食原可推算而知特以改其常條德修刑可耳若夫應虧不虧必因步測者之不精乃以為瑞而賀之可笑可鄙莫甚於此

焚珠玉錦繡于殿前綱

劉友益謂特書予之未為切當明皇非真能斲雕為樸者不過博崇儉美名以飾觀聽耳

皇祖御批譏其矯激太甚觀未幾復遣使求珍翠奇寶前後判然不侔誠不能掩其情偽矣

以武氏鼎銘頌告中外綱

武后竊唐室天下者也宜為元宗之仇讐乃以其鼎銘為受命之符姚崇方以為瑞而表賀賢相固當如是耶

姚崇無居第注

姚崇三為宰相居官亦不若懷慎之清素二子又頗受賂遺何至竟無居第者張說為崇作神道碑有云池臺琴筑優游暮齒猶得謂之無居第耶通鑑多引舊書如此條故不如新書之得實

吐蕃公主求詩禮春秋于休烈言資之書愈生變詐裴光庭等言宜使漸陶聲教目

欲假禮義以為漸陶與處資權畧而生變詐書生迂濶之論真不值一噱且求書者乃唐之公主非吐蕃也彼吐蕃即欲生變詐亦何藉於觀漢書哉記載者不特不達事機亦且昧於文義矣

上種麥苑中親往芟之目

耕耤已足勸農而必傴僂自芟斯過甚矣且帝既云此所以薦宗廟云云則當歲以為常不見其繼此而行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蓋謂此耳

上欲立太子意未決高力士言推長而立遂定目

立嫡何事賴宦官一言以定欲不致幸蜀之變靈武之逼得乎

詔饑饉開倉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目

已饑饉待奏報而後開倉民其奚救其必於饑饉之前即奏報即命有司開倉庶乎民得稍濟耳若如元宗之制先發後聞是惟廉正如汲黯韋或可便宜行事苟非其人將見民未蘇而墨吏先飽其壑終於民無少救蓋元

宗違道干譽之舉不可為訓也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目

赦有罪正以殺無罪故王通謂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元宗於瑶琚之死不貸其子裴李之誅不宥其臣羅鉗吉網流毒天下豈真寬仁之主顧欲除斬絞以博好生之名是亦顛倒之甚者矣

崔昌言不當以魏周隋子孫為二王後因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目

元魏周隋去唐未遠郵錄其後不失厚道崔昌乃以閏位貶之傅會五運矯代之曲說遐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妄孰甚焉

次于馬嵬楊國忠為禁軍所殺貴妃楊氏賜死綱

綱目書楊國忠及貴妃伏誅說者謂二人之罪宜誅書法所以正名定罪殊不知是時衆叛親離威柄不出元宗且元宗亦無誅之之

意安得謂之伏法惟據事直書則罪名既著而元禮唆衆劫君之惡亦自彰杜甫一生忠懇獨於北征詩褒美元禮太過不可為訓且彼時元宗顛沛流離楊氏又安能更為人患哉若謂宜誅則當於祿山未叛楊氏方盛之時捨身固爭方可謂之忠臣元禮所為正韓愈所謂又下石焉者在朋友尚不可而況君臣乎若元禮者直亂臣賊子其去祿山蓋一間耳

太子即位于靈武綱

馬嵬之命肅宗固再三辭遜矣茲靈武之自行即位出於何典且靈武距劍南為時不過兩月不聞馳一介奏告故范祖禹直斥為乘危叛父持議嚴且正矣

張良娣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及每寢常居上前注

良娣新產為戰士縫衣猶婦人固寵取憐常態至欲居前禦寇竟自託於馮婕妤之當熊

肅宗為巧言所惑不明甚矣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不信婦寺類然他日竊柄宮闈幾蹈武韋前轍皆此一念階之禍也

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綱

是時元宗未傳位太子豈得以太子即位靈武尊為上皇而即書為上皇哉故正書法至八月上皇使人齎冊寶如靈武後始如綱目書上皇然太子既已自行即位故書上而不書帝以別之而於元宗則仍書帝八月後元宗書上皇肅宗方書帝

肅宗

李泌辭行軍長史帝言非敢相臣目

不敢相臣語雖出孟子然非堯舜臯夔之正道

房琯效古法用車戰敗於陳濤斜目

車戰或宜於古而實不宜於今房琯用之取敗燎原隻輪不返自當繩以喪師之律泌何以復為營救耶

上委信李輔國與張良娣相表裏譖殺建寧王倓目

孟子稱德慧術智存乎疢疾肅宗為太子受困楊李疢疾已甚宜其操心慮患矣乃即位以後宦妾交媾甘蹈前車既不能保其子且不能安其父豈所謂下愚不移者乎

房琯罷綱

琯之得罪皆其自取徒以與杜甫交稱其鍾鄉世遂有以琯為寃者可謂阿其所好而失

正道矣

廣平王復西京回止僕固懷恩追賊及拜葉護馬前請止俘掠目并注

時賊衆潰竄之餘乘勢悉銳而進安守忠等何難就縛廣平狃於小勝急圖休息其識乃出懷恩之下至調停回紇俘掠一節無識者以為美談不知以儲貳之貴屈體葉護馬前復成何體制況其時西京初復萬衆具瞻即正義直辭喻以功成重賚足償前約而人民

土地不得妄有殘擾葉護亦難置喙何至搖尾乞憐若此蓋其遇事畏葸中於錮疾者甚深觀其即位以後之設施倀見庸懦無為且并非刻意輕身冀博蚩氓感泣而已也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目

易言師貞丈人吉列鎮在軍無帥何以敵愾肅宗即以郭李元勳難相統攝何難使子儀光弼分道進取乃專委宦者反居二人之上輿尸失律理固不爽九節度相州之潰又誰咎耶

上召郭子儀還朔方士卒請留子儀給之而去李光弼遂馳入東都代領其軍目

李郭雖並為中興名將輸忠王室然朔方受代之際使子儀光弼易地而居恐光弼不能如子儀之畧無介意矣二人優劣當以此定之

評鑑闡要卷之六

唐

代宗

僕固懷恩反綱

僕固懷恩之反雖駱奉仙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宗不從顏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鎮撫以致披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朕不及人勳臣顛越益形昏憒可笑耳

養僕固懷恩女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目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為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於亡哉

元載請除魚朝恩上令載為方畧因密縊殺之以尸還其家目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畧儼如敵國不大可笑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肆諸市朝使憲典肅而炯戒昭益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元載忌李泌上以泌為江西判官且言俟決意誅載可束裝來目

代宗欲罷載相泌即應直行黜陟論史者乃疑載柄權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哉蓋彼時紀綱陵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回紇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皆駑瘠無用注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縑易羸馬糜帑幾數十倍且縑多致取諸民江淮織輸人以為累白居易所以有陰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與哈薩克易馬所司得差其良駑而均衡之計市直不及內地三之一而緣縑則令各織造平售官織事不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見此當復云何嘗反其意次韻以紀之闡通鑑至

此復為示其梗概俾讀史者知柔遠大經在挈其綱而舍用之耳

郇模持竹筐葦席哭東市願獻三十字

上召見賜衣館於客省目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孰不知其弊郇模佯狂行市其跡近於惑世誣民代宗率爾召見不察其心之邪正言之是非輒復授衣設館昧於政體矣

常袞欲辭堂封時人謂祿以養賢當辭仕不當辭祿注

時人譏袞云云蓋出於佐饔者之口然袞猶稍知節操較之持祿固位者流猶為彼善於此若但徇大烹養賢之文而不知制祿代耕之義豈伊臯作相必當日食萬錢耶司馬光廉恥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

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利弊目

新進無所建豎克知灼見為難固非歷試不可若李泌在肅宗朝參預密勿委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之時即傾心倚信且賴其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俾知人間利弊耶常袞一言而以新間舊不惟惑之甚直是昏之極矣

德宗

術士桑道茂言將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氣因築其城以備非常目

德宗因術士之說築城以備非常其去梁武

跣足下殿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王所必誅尹起莘乃以盍若勸其親賢諸大事責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回紇使董突歸國振武留後張光晟掩殺九百餘人目

董突奉朝命率衆還部使朝廷果㳍撫而禁馭之豈能滋擾光晟以九姓之譖遽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犯法掩殺殆盡是宜明正

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紇請復讐方爲之貶光晟柔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葢兩失之

朱滔將反三問其衆不應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郡王目

朱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脅以威而後强從之可知唐室之事猶未至於不可爲乃德宗既聞告變褒賜爵以慰安之而反謀益熾無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當於此可槪見矣

奉天改元赦文陸贄言宜悔過引咎及

制下四方人心大悅目

興元下詔四方人心大悅者葢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饑易爲食渴易爲飲而赦脇從以銷羽翼尤不失濟變機宜耳無識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誥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乖方藩鎭橫逆如故浸淫以至於唐亡所謂感人者安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蕭復嘗言宦官恃恩縱橫又言楊炎盧杞瀆亂朝政目

德宗縱宦官袒盧杞幾於好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復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不量鑿而正枘然比之當時朝臣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進諫注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獻瓜果不過循野人芹曝之分錢帛賚與已足相酬遽欲授以

試官其昧於輕重實甚陸贄謂虛名濫施將無以爲立功者之勸非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秋爲君者所當留意也

旣至鳳翔欲因兵勢遣人代李楚琳陸贄言事同脇執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注

楚琳戕節使附逆泚當戡定之初則正其罪爲反側子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德宗乃欲因勢脇代近於詭譎即陸贄欲羈授官職亦

失之養奸豈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乎

李晟戍成都取營妓以還張延賞追返之遂有隙目

延賞憸邪原不可相然晟為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憾釀成釁端則取禍不得謂無因自不待尚結贊之反間耳

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賑撫上言恐生奸欺目

水連四十餘州溺人三萬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虞或遺且竈鼃澤雁皆按驗可得姦欺亦何自而生此而尚欲屯膏民困將誰恤乎況德宗昔於別方從逆之將士尚議並給冬衣而此淮西罹患之災黎獨靳恤之升斗前後自相刺謬亦已甚矣

陸贄奏均節財賦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注

租庸調變為兩稅在唐時沿習歲久其勢亦難驟更贄欲改賦錢而復徵穀絹是徒泥故

冊陳言而不知時勢所便且有不得不易錢而為銀者夫民生利病特在司牧者調劑而善馭之可耳若銀錢穀絹不過異名同實耳理之不得其人皆足病民亂政贄前後奏議多違國體此則不免迂腐為並存而別白之實不害其賢也

陽城為道州賦稅不登自署下考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注

徵科撫字原應並行不悖使遇災傷為民請命宜也設值歲稔亦必盡去其賦以為利民依古無此治體史家所載失之未詳至城自署其考自繫於獄則不免市名矯激亦太過矣甚而往案判官且載妻子逃逸官箴又可問耶

李景略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任迪簡彊飲之歸而嘔血目

為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醯行酒彊飲以冀逭人之罪且飲醯亦未必至嘔血迪簡特

藉此要結衆心矯情飾僞諸軍士遂墮其術中觀他日之推奉代帥肺肝如揭矣

憲宗

梁悦報讐殺人綱

復讐之義在列國分争時法紀不立仇釁相尋不得不激為此論若承平之世以里閈細民悍然自抗王章豈可為訓韓愈所議判律令經義為兩端其流弊適足為奸民藉口耳向當明著其說讀史者不可不知

吐突承璀有罪出為淮南監軍目

憲宗以監軍為罪人示貶之職所謂罰不蔽辜且猶自矜為能斷則其平昔中於閹豎之蠱惑深矣李絳尚稱能直言匡正若所對亦若得之望外其視孔戣顯劾奸邪轉遜一籌矣

李絳言邊兵無實上令按閱會絳罷相而止注

兵籍軍裝有名無實憲宗平時漫不知檢閲絳言而始驚會絳罷而即止邊防挨閲視相臣去留何以為政然元和方有事諸戎不宜簡率若此疑記載者不無舛辭

韋貫之言禮部侍郎重于宰相注

禮部重于宰相進讜説而不中事理彼蓋以為取士所以儲材也憲宗美其言未幾遂以為相可謂以言取人而不知任賢之輕重矣

召柳宗元劉禹錫等至京師既而復以為遠州刺史目

宗元黨附叔文自取戮辱韓愈作誌以為不自愛惜語涉周旋若禹錫既以失身獲譴而還朝尚罔知懲艾肆[illegible]含其罪當不止與柳同科乃集賢金紫濫賞屢叨守正如裴度汲汲為剡又何為者韓誌惜宗元不得有力排挽應即指是而發葢均為文人氣類陋習所中非正道也

盜殺武元衡許孟容請急捜捕因誅王承宗卒張晏等注

盜殺宰相事出非常捜捕豈容刻緩乃所司惑於賊人詭計竟爾覬望遲疑使非許孟容剴切進言幾欲置之不問及下詔大索又以士則妄告李代桃僵雖元膺購募山棚罪人斯得尚欲掩飾前非不加窮治豈足以肅法紀而申國憲由是觀之憲宗之平淮蔡蓋幸耳非真能恢弘太宗之業者也

柳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神策小將目

躍馬衝導罪之細者即平民有犯予杖已足

蔽辜京兆雖以肅清輦轂為任亦豈可因衝已導而遽斃軍將公綽此舉非惟草菅人命幾於弁髦王章及上怒詰猶飾辯不已是但知唐突者之無禮而不知專擅者之更非禮也或猶以公綽為風厲真不知政衛者

上求方士以柳泌能合長生藥用為台州刺史目

大亂甫戢而亟亟求仙服藥蓋由志滿意盈遂爾一蹶不振而穆宗且甘蹈覆轍而不悟非所謂貽謀不臧者乎

裴度為皇甫鎛之黨所擠罷為河東節度目

晉武平吳贊成者獨有杜預而山濤則云吳平之後方勞聖慮其言可謂知要憲宗倚任裴度河南北得以摧陷廓清可謂有為之主既而鎛异並進度且不安其位中興之業自虧一簣于此可見處成功之難

穆宗

錢徽楊汝士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屬所善進士不預而鄭覃裴度子弟及第文昌因言皆關節得之上命覆試貶徽等目

黨牛怨李已足紊亂朝常至通關節於貢舉是以先進引後進其為門戶紛爭瓜連株蔓尤不可究詰矣若時人稱美錢徽不奏人私書此更謬說既有私書則掌舉者已屬納人關節且未必止段李二人而已徽即下愚肯

自言耶史書之不足信如此

敬宗

韋處厚諫上宴遊言先帝時陛下年已十五今皇子纔一歲目

處厚冀以危詞聳聽而不知其言之悖謬大臣篤於忠愛苟事切君身當隨時直陳無隱豈宜計儲位少長為進諫等差乎使其隱微果存此念則心跡叵測罪不容誅即詭飾以抒激切而顯斥先朝閔顧尊親之誼亦豈能

掩其不敬處厚於二者皆無可自解尹起莘僅責其受賞不辭不從大體立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戾而何

文宗

上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目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不特築室無成亦且小人得以生計此失策之大者也

路隋言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目

宰相敘百揆其職固無所不統自漢晉以來丙吉大言燮理謝安自命風流於是不親案吏不視細事名尊相體實曠官常路隋此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至楊國忠輩擅權通賄由於委任非人以彼貪憸性成當日即不兼瑣務其能盡匡弼之職乎

柏耆馳入滄州斬李同捷諸將爭論坐貶尋以李祐卒賜自盡目

柏耆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旦誅之其功固可抵過也乃以李祐之死遂令自盡何以厲用命之士哉

宗閔與德裕有隙杜悰說宗閔用為御史大夫德裕驚喜泣下目

杜悰欲用一官羈縻德裕此特為宗閔畫策平憾耳若德裕已朝夕可望入相豈轉以知舉與御史大夫為重哉蓋德裕之意以悰為宗閔謀主故偽為驚喜寄謝冀緩其傾陷之

計史家乃謂德裕實豔羨科第清華何異癡人說夢然德裕之機詐實亦可鄙矣

李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目

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二語似矣然邪正固不容不別而朋黨實非朝廷所宜有如李德裕較之牛僧孺為畧正矣然其朋黨惡習何嘗不為當時之害

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因白服見中尉仇士良目

元賞擒杖軍將頗著風力亦末流之錚錚者士良跋强橫據理直折彼固莫如之何因服往見又何為哉

柳公權以服澣濯之衣為末節上以為諫議大夫目

公權以敢言著聞文宗亦嘉其風采然彼時宦寺弄權朝臣植黨未聞有所糾彈則亦杜欽谷永之流耳區區不諫澣衣抵詞筆諫亦所云末節而已

武宗

李中敏判仇士良不應蔭子李德裕以其楊嗣復之黨出為刺史目

中官蔭子至明季而弊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敏一判不煩言而切中窾要貂璫銜恨有志者方當力為主持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矣

上欲誅楊嗣復李珏杜悰奔馬見李德

裕言天子新即位不宜手滑目

明罰敕法惟當論其罪之當否罪不當雖小豈宜輕濫罪誠當雖大安得姑容嗣復及珏如果說謀廢立實為法所不宥特以言出士良讒搆其情尚近曖昧耳杜悰年少新立不宜手滑云云所謂似是而非果爾則年既長立既久遂可不思明慎乎聞見錄載宋范仲淹於光化知軍遇賊棄城事欲為曲貸其死所傳尤為悖理向已深斥其說而其手滑二

字實卽原本於此事不同而義則一因并著之

李德裕草賜黠戞斯書言可汗與我同族目

人君居中馭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懷威讋徒欲以文字爭衡抑亦末矣況遠尋苗裔傅會支離尤失敎命之體且卽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貴德裕頗擅文辭且自詡能使異域奉約執禮而立言謬

誕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宣宗

君臣務反會昌之政目

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徒以時相前後傾軋宋室紹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嗣位時久爲武宗所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震主之勢覩太尉顧我毛髮洒淅數語與霍光驂乘何異則德裕之致禍本其身自取豈待同列巧爲排擠而宣宗猜忌寡恩之失有不止於矯枉過正者矣

李德裕以私憾殺吳湘其兄訟枉再貶潮州司馬丁柔立素爲德裕所擯至是訟其寃亦坐貶目

李紳案奏湘罪不無迎合執政之心及御史覆奏其寃德裕自當平情昭雪乃竟以私意擅殺且罪及推勘之人徇門戶而專威福再貶實罪所當得柔立素爲所斥乃以爲之訟白得名然豈能欺有卓識者哉

裴休請早建太子上言若建太子則朕爲閒人目

宣宗之言實屬可鄙可笑夫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所爲遲遲而不敢冒昧從事正堯舜之志也若宣宗者直以帝位爲奇貨且以其子爲他人又安能有爲天下得人之志乎嘗考以忠臣自負者莫不以早建太子擇賢師傅教之爲急務此無他蓋半出於懞懂盜襲人言而不知世務半出於僉邪欲圖

後日之富貴而已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若因選賢教之即得賢則堯舜早施之於丹朱商均矣且世愈變而風愈下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論即有英賢之姿諛之者獻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蹟章章可考也則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間均選賢而教之之為愈乎是不亟亟於冊立者實所以保全之也設云一旦不虞將起紛爭蓋處置得宜雖不立亦如泰山之安若處置不得

其宜雖立定亦有肘腋之患玆故悉而論之以破千載之惑

詔戎臣失律并坐監軍目

監軍理不應設直撤之可耳乃不懲制肘之弊而轉定失律并坐之條是欲去其權而反加之權也非抱薪救火而何

鄭光莊吏恣橫韋澳請置於法上令痛杖而貸其死目

豪貴肆惡鄉土最為蠹政害民況輦轂間豈容恣橫若富族抗租不問勢將獨於貧戶取盈其弊更不可究極韋澳執械莊吏請置於法按律正無可逭乃宣宗不但不治鄭光庇蠹之罪且為奸吏宛轉乞憐史稱大中朝用法無私其然豈其然哉

上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辭其甥柳玭尤之澳言主上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目

韋澳數語固足為貪名位者下砭然為臣者

感激自効冀時事可以日理方為不負特達之知乃沾沾以他岐干進恐啟他人之疑為說是特對甥自炫名高耳其所云造膝時事又誰見之而誰傳之

懿宗

王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注

王式當二浙積玩疲弊之後整頓戎行動中窾會可謂不孤任使所論散給軍食不置烽燧二事亦能發韜鈐所未及至以懦卒為候

騎則不可為訓蓋偵候雖不專於戰鬬而深入敵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懦者所能辦且懦者若未見面目輒張大其事以告豈不搖動軍心反致僨事乎是雖偶中一時而不可為軍行成法也

彗出于婁司天監奏為含譽星目

幸災者謂之彗貢諛者謂之含譽由是觀之則其為休為咎固已無定然世之治與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固不足詡即咎亦應慎之於

其未見及其既見不已晚乎

康承訓拒蠻寇因天平小校燒營得解圍去詔加承訓官小校不遷一級目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才賴天平小校力爭出奇致勝顧冒功掠美親暱皆濫膺爵賞而首庸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效命然彼時懿宗獨何為者哉

葬同昌公主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舞罷珠璣覆地注

溺愛厚殉其繆自不待言然如百二十輿三十餘里云云猶暴殄情事所有至所云舞罷珠璣覆地則理所必無夫數百人之首飾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亦豈能覆三十里之遠蓋所云紂之不善作史者形容而甚其辭耳

僖宗

成都突將作亂高駢招諭還營陰籍其名掩捕殺之注

駢初至西川諸事頗中機畧顧漫信妖術焚紙散豆遂駭軍士之心且停廩省官復濟以嚴酷浸致突將譟亂牓謝既乖大體孥戮濫及多人豈良將所為哉

劉巨容破黃巢不肯窮追曹全晸以除代亦還賊勢復振目

巨容膺閫外之寄賊方敗竄有會可乘正當悉銳窮追以靖伏莽乃怨誹國家負人欲留賊以圖富貴全晸既統舟師渡江聞除書而

遠逅致賊氛復煽江東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所以致此者豈非僖宗不能振飭紀綱國政日壞而尚專務遊嬉其獲罪祖宗較之二人為尤甚也

鄭從讜鎮河東參佐皆名士時人謂之小朝廷目

名士虛聲相尚未必盡於實用有裨聚集雖多亦何足異況幕府得人極盛亦不過如綠水芙蕖之比時人乃目之為小朝廷唐末人

心幻妄不知明別尊卑於此可見

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于黃巢既乃殺巢使者擊破其兵目

重榮擁河中重鎮戰守皆有可憑何至望塵降賊真所謂亂臣賊子也迨因於調發始驅殺賊使擊敗賊兵顧藉口於屈節紓患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乎

王鐸表請還朝詔徙義昌過魏州樂從訓圍而殺之目

鐸初自請出師聊藉以免伴食之誚非果有制勝長畧也是以坐鎮數載老師糜餉無尺寸功乃靦顏表請還朝不特庸碌無能亦且出入自由矣況當戎馬倥偬時擁姬侍而侈服御致為姦人窺伺舉室罹災抑亦自貽之戚耳史贊乃稱其有社稷才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不知鐸有何功業而如此稱許可謂信史乎

昭宗

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會諸道兵討之綱

克用固非始終忠於唐室之人然既有興復功豈宜省議削除況爾時朝命本不能致討特欲藉力三鎮徒快其并吞私計耳然使克用果滅則三鎮益彊仍為國患翦克用又未易即滅而徒授之口實卒之一博不勝轉不得不屈體調停使諸藩效尤脇制是直甘心灑鴆自斃范祖禹死疾庸醫之喻猶不足盡

之

王師範為平盧節度使每本縣令到官輒往謁拜之于庭注

節使不敢橫行理固宜爾然當時逆藩跋扈朝命視同弁髦何有於桑梓一令況師範並無盡心效忠之可紀乃欲以曲謹沽名飾詐其誰欺

以李谿為相劉崇魯受崔昭緯指掠麻慟哭谿竟罷目

崇魯甘為昭緯爪牙黨私攻訐謬博直名較谿之僉邪附勢更為奸巧而彼此狺狺交鬨撓紊朝常唐室紀綱掃地矣其欲不亡得乎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思得骨鯁之士驟用孔緯張濬目

以昭緯潛通藩鎮因改用緯濬而緯濬亦即結交藩鎮之人蓋唐祚久衰諸臣中其謀國之心者百無一二而一二人者又無幹濟之才如杜讓能等且澌滅殆盡而所用率皆僉邪氣運至是尚可與圖存乎

以朱全忠父名誠改義成軍為宣義注

改軍號以避逆臣家諱可謂冠履倒置庸懦若此安得不為天下所輕唐室陵夷至是蓋亦無足論矣

韋貽範起復再相命韓偓草制偓不肯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注

命相失當即上疏論列亦臣職所宜然若但斷斷以草制不草制爭之則茂貞所云書生

禮數與反何異二語詞雖俚俗誠已深悉其矯情博直蓋唐世傳草裂麻痼疾相沿甚為蠹政之尤此雖起於下多僞臣實亦因於上無明主然爾時朝政因無一足加責備者矣

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尋為全忠所破遂請降目

唐室阽危諸藩皆坐視不救惟師範慷慨誓師差強人意惜諸將才皆庸懦事迄無成乃青州之圍不能始終全節輒開門降賊前後

判若兩人實負初心矣

司馬光論袁紹崔昌遐俱誅宦官以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注司馬光蘇軾皆以漢唐之亡後先同轍亦就其大誅宦官一節而言耳然袁崔二人心跡則有不可同日語者紹佷愎好勝其才尚足有為其召卓也未嘗不思用其力而後除之迨鳴鼓洛陽尾大不掉則非其所逆料止快一朝之忿而不計他日之患識所謂惡垢焚

衣因憤決癰者若朱温逆跡久著即不招之使來且有岌岌之勢昌遐復從而促之彼既素黨逆温知其為賊而曲意相徇第欲藉其聲援以奪北寺重權遂置朝廷顛覆于不問非唯引寇之罪實有賣國之心是春秋大義所必誅者豈得與本初鹵莽僨致失算相提並論哉

昭宣帝

帝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奉冊

寶詣大梁日

楊涉初聞作相猶對其子自歎不幸恐累子孫及是遂艶心富貴不顧罵名與張文蔚輩賫捧冊寶委贄賊廷天良澌滅殆盡不但重負初心亦有愧於其子矣

五季

梁劉守文討劉守光守光戰敗守文立陣前謂衆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直前擒之目

兄討幽父之弟即誅之亦不為過乃對衆泣謂勿殺此與宋襄不擒二毛同一迂庸卒以自取敗亡所謂可笑可鄙者耳

蜀徐賢妃諷張格等請立宗衍為太子蜀主慮其幼懦不得已許之目

張格欲結徐妃以自固詐稱密旨脅衆署名可也獨王建明知其子幼懦不堪任有何不得已而委曲徇衆之請誠何謂乎蓋建之據蜀本不以正天欲速其亡故假手童騃使自蹈傾覆耳

晉王將殺劉守光因李小喜瞋目叱守光怒其無禮先斬之目

守光逆倫傷化罪不容誅然小喜則曾受其恩者既給故主以私降甚至瞋目叱詈良心澌滅甚矣存勗先正其誅頗為快舉

梁主名李愚為左拾遺晦衡王友諒貴重見者皆拜愚獨長揖目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出處之正也李愚既自負學行豈宜臣事朱梁既為爵祿所羈受而弗却徒以長揖藩王顯其抗直昧大節而矜細行所謂欲蓋彌彰耳

吳朱瑾殺徐知訓以其首示吳王王懼走入內言我不敢知目

知訓無禮於君凡有心者皆當為鷹鸇之逐朱瑾雖以私嫌擅殺然實為吳除害隆演既據有吳國自當為之主持庶幾跋扈者知所警惕乃惴慄無識諉為不敢與聞致徐溫覬覦日深浸成篡竊之禍雖其及身以柔善自全而吳業之衰自彼釀之實行密之罪臣敗子耳

梁劉鄩討朱友謙以其昏姻不即進兵

梁主受譖密令張宗奭酖殺之注
以私姻移許遷延貽誤軍計正當明正顯戮耳密令行酖何爲哉昔子輿氏引庾公之斯之事雖爲取友者旁引曲証之端已非正道後世不知謀國者輙沿襲之以爲公私交盡何嘗失之千里

晉得傳國寳綱
秦璽久經煨燼不足置議向嘗詳論及之至如宋白之説璽當有二如李心傳之説璽更

當有三其眞贗又何從而辨乃晉得之而存勗據爲受命之符梁失之而歐陽修特書曰盗竊傳國寳夫存勗躁妄固無足責歐陽修尚稱有識者而亦斤斤於此何耶

晉王存勗欲稱帝張承業請先滅朱氏求唐後立之目
李唐宦寺之惡爲從來所未有獨張承業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爲錚錚佼佼且其始佐晉王創業欲爲昭宗復讐及存勗稱帝則邑邑以歿其志誠亦可憫曾不思晉王父子雖以忠孝自期方爲藩鎮時已不能免於跋扈即存勗與朱温力戰亦自利之心爲多迨大業將定豈肯復居人下而欲望其求立唐後復延李宗安可得哉承業蓋篤於故忠而絀於料事者正所謂宦寺之見耳

唐主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注
莊宗藉始終爲唐之名能滅朱梁乃方欲戮屍旋命拜墓顛倒無據若或諒其愧者尚何

足觀其後乎

唐郭崇韜忌李嗣源密勸唐主罷其兵權目
崇韜爾時深爲莊宗倚任陳謀定策多見信從使果慮嗣源之終爲國患則杜漸防微應有剴切之論而徒以私忌後言咕囁豈忠正腹心之臣所宜爲哉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綱
崇韜之死不由王命繼岌實不能辭過至其

不書官爵友益謂病其請立劉后起華謂以其輕犯近習二說皆不得其正崇韜立后之請固為可鄙然不應責於此時若其不禮宦官更無可罪惟是繼岌都統之命崇韜實請之而佐以西行者雖軍事悉以委付乃於國儲統帥視之蔑如使宦小得乘間而搆其短則取禍實有由矣且其在蜀也將吏奔走其門賓賂悉充其橐擅權黷貨叢積怨尤而於宗弼之非分干求始則納其賄以賜許繼乃

滅其族以自明是則崇韜罪之大者雖殺不以正而死不為枉則書法交貶之也固宜

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目

春秋以趙盾不討賊則直筆書之嗣源之於從謙抑又甚矣方其入洛陽也軍威甚盛於誅一從謙何有必遲之十月之久始誘而族之乎蓋其初固無殺之之心久而審己度世知為清議所不容姑藉此以塞謗耳不然何

不直斥其弑逆之罪几先之以寵秩耶胡寅乃疑為畏其衆而難圖惜其不及時以取悅不但不識事機亦實無當於南董之義也

楚許德勳謂吳使楚國舊臣宿將猶在願勿措懷必俟衆駒爭棧乃可圖注

德勳身為楚臣應正辭以寢吳謀乃為隱語輸情於敵不謂之賣國可乎左氏多採列國使臣詞令此更非失言之咎所可竟其責者

契丹請其將萴刺揚隱於唐唐諸臣以

萴刺驍將不可縱唐主欲少副其求乃遣萴骨舍利歸目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請和其請還虜將若唐審己有可恃不與可也乃首尾顧慮羈留所請驍將欲藉此以杜邊患而又與他人思少副其求豈知從而激怒寇掠日滋石晉遂憑其勢以移後唐之祚所謂進退無據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唐康澄上疏論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

可畏者六目

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畏即有未盡切當者如以四民遷業為慮而於蠡賊傷稼謂可存而不論則輕重倒置實甚夫年穀不登民食安頻不為撫綏而賑恤之將有嗷野澤而轉溝壑者豈直遷業之患而已哉至以祲沴為不足懼則尤害於理宋王安石之說蓋本於此論者徒以其言明快而亟許之亦昧乎立言之本末矣

唐潞王從珂反朱洪實欲固守洛陽徐圖進取康義誠誣其反唐主不能辨遂斬洪實目

從厚柔懦無能羣小滿朝無足與圖國是當從珂舉兵犯闕義誠輩早蓄異心逝將他適所可稍恃以支持者惟朱洪實耳雖其固守徐圖之計未必果能濟事而其心皭然不滓從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黑白枉殺忠良譬之本將槁而復披其枝葉能無立見傾覆乎

契丹改號遼綱

契丹之改遼與拓跋之稱魏體例無二乃綱目於拓跋書魏契丹則不書遼蓋由司馬光以宋臣作通鑑其時不敢稱遼以敵宋綱目遂仍其舊初非别有深文也乃劉友益尹起莘輩拘牽好異謂書魏所以進之書契丹所以外之抑知史家紀事當以春秋為法春秋前書荆後書楚非例以義起耶即以綱目言之東晉時如慕容之稱燕苻姚之稱秦以至

武都河西雖彈丸蕞爾而列國之書法具在何所容其進退者腐儒曲說支離真所云燭籠添骨其明益障烏足與言傳信之筆哉

晉主聞遼將南侵還東京目

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搆兵皆書入寇以中土時方一統體例固應如是即宋室運際陵夷然自徽欽以上共主位號猶存至南渡以後稱臣稱姪惟恐不及若仍書入寇則是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為不經矣我國

家開創之初當明末造國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統系予之至順治元年定鼎京師大統已正然明福王猶於江寧僅延一綫故綱目三編所紀並不遽書明亡以絕其祚爲福王者使能奮發有爲安見不可擬於南宋臨安之局惟是天心既已厭明人事復不能自振長江不守統系於是終絕則福王之所係於明紀者固不同唐桂二王之竄徙無常及宋末昺昰之流離瘴海此正千古

不易之通義也此條目內舊書遼將入寇謬襲漢唐書法不思彼時中國已瓜分瓦解不成正統而石晉得國之本又由於以父事遼及重貴繼立好事者頗以書臣爲恥然稱孫之表仍無虛日以是構禍即問愚騃無識之人以祖寇孫有不听然而笑者哉是當用兩國互伐之文書侵以正其誤且使後之守器者兢兢業業不敢失其統以自取辱殊不失春秋尊王之本義云

晉因遼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景延廣語榮若來戰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目

晉既藉北朝以興豈能相抗遼於晉有德無怨背之實爲不祥且兩時並無良將精兵之可恃而延廣大言不慙徒貽其君以負義之辱小人庸妄誤國顧如是哉

晉以楊光遠難於顯誅陰命李守貞拉殺之以其子承勳爲汝州防禦使注

光遠反側無常降又非出其本心留之適以貽患明正其罪誅之不爲過當而乃陰遣人殺之其誰欺乎劉友益以晉不能明正其罪例諸李輔國之書盜殺是也至承勳劫父以降與光遠之忘君而叛者罪逆相等乃殺其父而官其子是何懲勸然五季之亂亦無一可與論倫理者矣

遼主問馮道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云惟皇帝救得時人善其言注

從古第一無恥者莫如馮道時人善其言不過以其詭辭止殺耳然彼時打草穀者自若何曾為之止暴哉則道之仳語仍屬諂諛之意而時乃韙之豈不大謬

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受朝賀目

遼當國勢強盛時經畧中原所過摧枯拉朽幾於大業可成乃甫入大梁即襲用通天絳紗尋復呼仗閤門韜袍從事捐淳麗而徇浮誇非開創所宜抑且忘本不祥天道厭之宜其未及旋轅遽攖多故也其後金元皆蹈迂生改正易服之說蔑棄舊章亡不旋踵讀史者可不戒諸

漢郭威平李守貞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皆焚之注

漢時以燒梁獄詞為善處家人骨肉因而挽法庇人者輒引之為口實爾時朝臣交通藩鎮固屬尋常伎倆至詞意已涉悖逆而竟甘

心置之不問以為一切保全奸回之徒誰復知所懲創者此非魑魅自消乃日中見斗耳然彼時事勢亦無足責備矣

漢朝貴會飲相詆有隙漢主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注

宰相令僕會飲沈湎已乖政體而使氣讙呶武臣矜倨侮長文士詡毛錐薄技甚至醜語詬詈鋒刃幾加儀檢蕩然矣隱帝不能詰治復令釋和於杯酒之間紀綱陵替若此安得不亡

漢王章尤不喜文臣目

向之矜毛錐者非王章乎此又謂之不喜文臣甚矣記載家之鮮實也

漢劉崇欲起兵聞迎立湘陰公而止李驤說崇疾據孟津崇怒斬之目

贇雖迎立而大位未踐成否尚未可知李驤請據孟津實為河東自全上策且於湘陰繼統亦無所損劉崇乃以其子將為帝遽有修

心視忠言如枘鑿輕加戮害卒之宋州難作
北漢繼業未終欹器滿覆之戒不其然乎
楚彭師暠初事馬希廣為希萼所黜希
崇因使囚希萼於衡山師暠奉事逾
謹立為衡山王目
希萼弑希廣而自立實為楚之亂臣師暠素
事希廣當以故君為重則希萼乃其仇也方
其大呼請死時勁氣凜然頗似明於不二之
義者既不能殺賊雪憤且奉為主而謹事之

何其厚於萼而薄於廣也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馮道固爭之目
馮道歷事四姓浮沉取容未聞有所建白忽
於周主自將一節嘵嘵不休既非致主之忠
又無料敵之智而激切盡言頓似強直此非
沽直名以救末路蓋彼天性畏事即使北漢
至而周祚移彼又將從北漢而保祿位周之
成敗固非所介於懷也
周趙匡胤率兵禦遼次陳橋驛將士謀

奉為天子趙匡義趙普部分待旦因
入帳白之目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祖實與其謀蓋彼時匡
義以手足之親趙普以心腹之寄較然部分
復入帳中密白使非微窺宋祖隱微豈至若
此且其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遽行禪代絕無
愧辭更足啓後人訾議雖當時朝不易位市
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
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為原諒哉

宋以吳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
品注
平章既為國家官階豈有因臣子私諱而改
之之理且璋與章亦無涉宋主此為蓋徇名
而不知義矣
宋罷侍衛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綱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
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皆呆不
可制豈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典兵者彼

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之上操縱由己消患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於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為秘計神謀而不於宋主英斷勇為處著眼而後世遂以是為妙策獨出吁可笑矣

五星聚奎綱

五星聚奎為宋朝首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意果何屬耶好諛者詡祥而諱災矯情者稱災而却祥雖覺五十步之勝其於敬

天勤民之本蓋亦失之遠矣

北漢主鈞嘗謂養子繼恩巽軟恐不能了我家事目

繼恩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既知其不能了事則當早定大計且繼文故漢祖嫡孫久留遼境使迎還立之或可延一綫於將墜後此張昭敏實能見及之豈其時迎之於遼有所不能耶付託失人致釀成禍釁隕覆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

宋主與諸藩鎮宴酒酣從容諷以乞歸明日皆罷鎮目

藝祖平時嘗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大度者乃於藩未忘疑黃袍之復加恐制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於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豈篤於信天而明於為政者耶

宋劉溫叟過明德門值宋主方登樓令傳呼依常而過因請對言人主非時

登樓下必希望恩賞注

登樓遠眺於政體何害希恩望賞人之常情亦不待登樓而後生也溫叟傳呼經過時蓋未知宋祖在樓既覺而懼蹈非禮之愆故矯辭以對且欲獵取直名妄亦甚矣

宋

太祖

江南主遣徐鉉求緩師帝言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目

五季岡鎮割據垓內幾如瓜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吳越納土以保其宗祀而又庸暗寡識不早為備其敗亡固有以自取宋祖不容鼾睡之語其豁達大度竟有與漢高並駕齊驅之概

帝言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目

節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無過於是至云為天下守財何其見之小哉此與俗所謂有財奴何以異乎無識者或以為格言然二典三謨中又豈聞有此等語句耶

太宗

帝命徐鉉撰李煜神道碑鉉請存故主之義注

徐鉉不能盡忠於亡國之時乃欲守節於故主之沒後以虛言為報亦復何益無知者或以為可矜有識者更鄙其無賴耳

德昭從征幽州軍中有謀立之者及還德昭請行太原之賞帝怒言待汝自為未晚德昭自殺目

軍中謀立德昭並無形迹可指或讒人構釁揣測猜嫌而為之亦未可定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為則德昭雖欲不亡而不能可知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定於胸中矣危疑追封乃無裨於涂毀之過所謂欲蓋彌彰耳

趙普諷李符奏秦王廷美怨望降封涪陵縣公房州安置目

廷美之得罪皆成於趙普其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察姦變以自救不過患失之一念繼乃構成冤獄坐以大逆止因報復多遜夙嫌而於廷美竟無顧忌其奸佞何日甚一日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廷美於死而後已則天良斷滅盡矣普嘗自負讀論語者夫無所不至之句豈未經見乎

李繼遷詐降以為銀州觀察使綱

趙普前此輕信李繼捧縱其復歸夏州已為

失策茲復輕信李繼遷受其偽降坐稽天討以留世世邊患蓋姑息偷安實為宋代之失而養癰貽害始謀不臧則自是役貽之

以王繼恩討蜀寇功命別立宣政使以授之目

內侍領兵仍唐弊政其後童貫梁師成之擅權實由此開其端太宗雖不與宣徽之除而命之領兵已屬乖舛作法於涼不能辭詒謀不善之責矣

李昌言為川峽都部署或奏其有反相詔追止之罷知鳳翔目

既任以領兵之責必平日悉其為人豈有以反相一語之讒而罷其事者此較之漢光武信讖更為不及矣

真宗

帝幸澶州命王旦還京留守旦請宣寇準至因奏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言立太子目

王旦待寇準數語不過祖國有君矣之說耳然君父在外大敵在前即以此語致啓其心實不可問即有此心以為國大計毋寧俟實有其事而行之亦自不待致問也

契丹請和寇準許其成目

澶州告急都邑震驚庸懦者束手倉皇奸狡者議遷楚蜀安危之機懸於呼吸寇準處以靜鎮而羣心安力贊親征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鏃而轉旋於俄頃之間可謂功在社稷矣論者或惜其不決戰於士卒懽呼之際以定厥功而杜後患乃迂儒侈口快談而未達於時勢不知欲和之意早定於真宗準亦不宜違君命而邀己功且契丹傾國而來志不在小雖撻覽戰歿少挫其鋒而精銳薄城亦未易輕敵若必邀其獻地稱臣激極生變成敗尚未可知則適可而止亦不得謂之坐失事會也

朱能詐為天書寇準上之於朝由是得

召用目

準於欽若判若冰炭何獨於乾祐天書之事效其所為蓋一以固己之進用一以喜朱能素相比附雖墮其術而不顧可見門戶之為害甚於陷阱一溺其中即欲自拔亦不可得矣

帝得風疾寇準密請太子監國已而被酒漏言丁謂譖準罷政目

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慎之又慎東宮監國事

出非常止宜詣自朝廷豈可由羣臣陳請準因周懷政之告而始有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已屬害成況復被酒漏言尤為粗疎無術其遭讒去位不得謂非自取也至真宗以國家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釀成禍亂亦豈得辭始事不臧之咎哉

仁宗

太后欲誅丁謂馮拯進救稍解降謂太子少保目

丁謂當仁宗初立恃有垂簾之事交通內侍植黨擅權幾於弁髦朝紀其罪惡較前更著幸而莊獻察其奸欺即明正其誅復何足惜馮拯力為營求所謂生平嚴正者安在云云恐駭天下耳目尤為謬戾謂之罪世所共知誠能誅之天下必聞新政而稱快何駭人聽觀之有且拯已自稱莫敢辯虛實則平日之委蛇旅進亦可概見矣

葬永定陵以天書殉綱

史臣以天書殉葬為是續綱目發明則以為非且謂當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夫天書妄誕本不足信事後止宜置之不論不議而已聚而投畀炎火且又追戮奸邪豈非彰真宗之過於殂落之後而究無補於政化之得失哉

京師大雨水流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亟請入見同列退服目

曾之解鼓妖之惑辯河決之說雖云恃以鎮

靜而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諭之此正朝之人盡所宜知初不必待識力過人者而後辦此也至開水作放朝堅執不逃并請見陳誤則當時君若臣之度量亦大半可見矣

帝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范仲淹上疏諫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曰

同御大安受朝揆之於禮誠不合仲淹論之是也疏請還政尤能持大義而牋忠直可謂不負所學至以率百官上壽會寧為虧君體

損主威所言殊為矯枉過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養躬率羣臣東朝拜舞正所以備儀教孝為世法程人何同列北面之嫌乎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劉太后擲之於地目

莊獻不嘗問魯宗道以武后何如主乎且欲立劉氏七廟被天子袞冕皆何為者至進外家任官者猶其過之小者耳獨於程琳之獻圖乃擲地詬之豈真乃心宋室蓋亦知彼時勢尚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過譽之談蓋必出於會受其惠者之口

呂夷簡以郭后言罷相於是深憾后思傾之目

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於彼以為修報復也試問后而批及帝為有罪為無罪耶使無其事夷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郭皇后與尚楊二美人忿爭后於帝前

批尚氏頰誤批帝頸帝因與閻文應呂夷簡謀下詔廢后目

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耳妻批夫而無罪則臣批君子批父亦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於寵二美人使之與后忿爭既爭而相鬬又失之自起相救耳然既已批及帝頸則罪在后矣即誤亦不可而況宮闈之私所云誤者出諸誰口然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又可誤批乎仁宗不能明正大義抵之以

罪而顧謀之宦官謀之執攻以至議論紛然
道輔仲淹反以黜而得名所為不益可笑哉
范仲淹欲招納趙元昊自為書諭之會
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復書不遜仲
淹坐擅通書貶官目
西夏之役韓琦主攻戰而范仲淹主和守議
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遺仲淹者
不知任福不遵琦節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逆
料而仲淹之和終亦奚能成哉徒以通書獲

罪貽笑外敵而無補於中國蓋庸懦之流畏
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蹙額若恐矢石之及
已而一聞和則以為保全生靈為國遠謀彼
其於國家之安危榮辱固未嘗計及也如是
之人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
富弼接伴契丹使蕭特末特末密以國
情告弼帝擇報聘者呂夷簡不悅弼
因薦之目
弼為接伴使能令特末瞿然起敬且盡得其

隱情小試之而已效報聘之選誠無出其右
者夷簡之薦為得人於國事自有裨益史稱
夷簡不悅弼因薦之而歐陽修為之乞留是
徒以弼之夷險為要而置使命之得人與否
於不論豈真忠於國家之見哉
富弼至契丹議增幣拒稱獻納二字契
丹遣使與弼偕來帝用晏殊議以納
字許之目
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

有丈夫氣而其時宰相畏懦務為苟安仁宗
又急圖了事遂至名實俱虧積弱之勢既成
益見其懨懨不振誠可笑耳
時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趙元昊
因命賈昌朝往昌朝力辭使命且上
疏注
昌朝力辭使命視弼之奉使尚行賢不肖相
去不可以道里計即其所陳諸弊亦不過藉
紙上空談以飾其規避之迹仁宗乃嘉予之

所為與呂后對冒頓同軌史臣方稱其美德
吁可怪哉

顏秀等夜入禁中為亂皇后閉閣止帝
出趣召王守忠入衛所遣宦寺后親
剪其髮言以是徵賞目

觀此所載仁宗曾一后之不如直是無丈夫氣但所云剪髮徵賞豈能盡識其人黠者將自剪髮以邀功且不數月而以張美人為有危蹕功史謂賊本起皇后閣以前後相形而

論則紀事之不實多誣概可知矣

范仲淹知杭州值歲饑日出宴湖山縱
民競渡諭寺僧造殿宇又新廒倉吏
舍注

興造以賑貧民寓賑於工實可補周官荒政所未及至遊宴湖山使游民有所仰食雖亦分有餘以濟不足然時當饑饉閭閻升斗維艱又復飲食嬉遊以耗穀則市糶益將騰踊且仲淹稱先憂後樂者曰對鳩形鵠面之人

而燕娛自適亦何以為情不若富弼之賑恤青州良法可循也

劉沆充溫成后園陵監護使既葬賜后
閣中金器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
院目

劉沆以會葬得從平章論者譏之乃載其力辭為金事然辭賞而為其子求官所望不更奢乎是亦壟斷賤丈夫而已且仁宗獨未聞賜錢而不與郎官之事乎

帝問置相於王素素言惟宦官宮妾不
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因獨舉富弼
目

宦官宮妾不知姓名之語從來傳為美談而不知實非也即如司馬光婦人女子無不知之況宦官宮妾獨不知乎豈亦因其知之而不可用乎用人為人主馭世大權不但宦官宮妾不可操其權而已也且彼時獨一富弼為若輩所不知則在朝者将盡為若輩所知

者矣獨一富弼其如三公九列何而一時君臣方侈然自詡為盛事不亦大可笑乎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文彥博等啓醮於大慶殿因赦死罪以下曰

文彥博等此為直以三尺童視仁宗矣仁宗暴感風眩非不起之症彥博何不學樊噲排闥請見諸事請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豈非專擅至啓醮殿廷益屬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業賴彥博等以安誠阿其所好不識大體

之言且京師之業業未必非彥博等之張大其事有以啓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懦不飭君綱者矣

范鎮疏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章十九上乃罷知諫院曰

建儲得失前已詳論之仁宗是時春秋尚富未有皇嗣鎮必欲援立近屬其意何居且前後章十九上甚至君臣對泣成何景象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兵造為誕妄之語以熒惑人心尤為狂謬然其所以致此者亦仁宗不整乾綱有以啓之耳

遣胡宿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瞻視驚肅再拜言我生中國不過與執鞭持蓋一都虞候曰

彼時宋方畏契丹增歲幣其政畧兵威有何令契丹可懼處而契丹主見像驚拜有都虞候之嘆耶此不過宋臣自詡之言無足信益可鄙耳

詔立宗實為皇子宗實固辭司馬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曰

辭不貲之富所見何淺司馬光此言失之甚矣然則贊宗實得不貲之富者又為何等人乎

英宗

高后為太后姊子少育宮中既長婚於濮邸至是册為皇后曰

爾時所謂諸正人者不嘗斥賈昌朝交通女

謁乎而此所立皇后高氏之母因曹太后之姊也爲交通爲不交通且力賛濮王子入繼又何以對呂朝哉

詔議尊禮濮王司馬光言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王珪言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大記謂服可降名不可没曰

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韓琦等申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號更無嫌疑陵僭之虞必執爲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辨析既與大記所

云不合使濮王尚在又將何以處之乎且以本生之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於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馬光之說並無經傳可据徒以强詞争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爲得也

韓琦富弼同相中書於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曰

琦弼皆時所稱公忠體國之人同在政府氣味何至差池於事正宜和衷共濟乃琦既不相詥詢未免自専弼竟見於辭色度量亦狹任私意而忘大義公忠體國之人固如是乎

文彦博入覲帝言朕立卿之功乃改判永興遂名爲樞密使曰

旁支入承大統本無德怨可言若必沾沾挾援立私恩曲行酬報自處已爲不廣英宗以富弼嘗有建儲之語亟予遷官又以文彦博向曾推立深加眷念而蔡襄則以疑似小嫌一麾出守豈示天下爲公之量耶則向之稱

疾固辭實非本意矣

范鎮草韓琦批答引周公不之魯爲辭帝遂罷鎮或謂歐陽修因鎮忤濮議爲帝言鎮以孺子待陛下且并注

范鎮引伊周以况琦固屬過譽然謂即以孺子待其君則歐陽修挾濮議微嫌有心排擠耳

宋

神宗

邵雍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因言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注

史策所紀宋臣北人南人皆互有賢否豈獨一王安石古稱立賢無方顧所以用之耳至地氣北南遷移謂有關治亂尤不足信果如所云未聞郅治之世南方皆堅冰沍寒也蓋地氣視人氣之盛衰是時洛陽生聚蕃滋人氣極盛故地氣因之而變花木禽鳥亦隨地而異即如深山窮谷氣候先寒通邑大都候常多燠此可為徵矣若夫禽鳥得氣之先不過如鳩鵲呼鳴預占來日晴雨安能於數年之久明示前知乎雍精於術數或假杜鵑以寓言然術雖精而理實乖矣

滕元發對上言君子無黨注

滕元發此言簡而中理勝歐陽修朋黨論遠矣

韓琦疏論青苗法帝諭罷之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目

安石抗章神宗巽謝成何政體即安石果正人猶尚不可而況不正乎嘗謂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亂安危之所關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至趙抃素稱骨鯁寧不知新法病民何未聞出一言以救正及神宗因韓琦奏論罷青苗機有可乘抃仍請俟安石之出是誠何心迨後悔恨求去所謂噬其臍矣何嗟及矣

議者以更戍法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既而分置將副目

宋祖親歷行閒習見五季積弊開國之初即定為更戍法使習勤苦均勞佚將不擅專而

兵無驕惰立制最善乃無端盡改舊章分置諸將廩廩祿而長恬嬉毫無裨於實用神宗專事更張而不計可否名曰整軍政而實日益廢弛甚可笑也

帝問政令得失蘇軾對以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目

求治太急進人太銳深切神宗之病至於聽言太廣之論尚有未中肯綮處蓋神宗之失不在聽之廣而在廣而不得要領熙寧之政

惟以信任諭言不能衷之輿論正患聽言之未盡其道耳廣諮博訪豈足為累乎

王安石與程顥語王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注

安石雱父子濟惡固君子之所棄然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見其父於對客之時此或出於惡皆歸之之口未免已甚且安石乃偽為名高之人亦豈肯容其子如是哉

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及是雲陰不見王安石進賀言聖德所感目

日食推測可知然自屬天變敬謹修政可也避殿減膳乃至一月得毋沽名過甚至以陰雲不見為德所感而君臣相賀益可鄙矣

河溢夏津帝以調夫壞產欲聽所趨王安石言昨修二股費至少而田皆出因置濬河司用鐵龍爪濬川杷法目并注

神宗恤調夫之壞產而不顧河決之占地狃於小而忽於大可謂惠而不知為政安石持議濬河意非不善乃以費少利倍為辭絕不計及民生利病則乖立言之體矣至鐵爪木杷諸法人皆知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說而力行之蓋好奇而愎不恤人言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陳世倌曾以混江龍之法入告欲以疏雲梯關以下黃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

帝言古者什一而稅王安石謂古非特

什一又三司增吏祿皆謂祿厚則人

知自重目

什一而稅方冊可徵而謂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斂之臣必恃覆邦之利口遂巧說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剝民財以增吏祿欲使人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為謬見不思墨吏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即加之祿其貪猶是及其既犯而繩之以法庶幾懲一儆百乃

豫竭萬姓之膏以充百司之索何異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剜肉以喂之乎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廼卒綱

金源肇起東方與本朝滿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顏為金國族至今隸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即金蒲察轉音此其明證也閱考史冊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脗合第音譯傳訛遂至歧舛而元人所著金國語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真如勃極烈即今貝勒為管理眾人之稱乃解為猶漢云冢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與千夫長相協謀克之為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即今語穆昆為族長之轉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為金與國語愛新迥不相類而金國語解復有金曰按春之文則又與今耳墜語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踳謬若此蓋金朝所製女真大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譯以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證不及我朝國書審音辨字之

精詳足為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於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為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於異國異字用之即於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為抑揚者矣此倉頡造字所以有鬼夜哭之語也然漢自漢而清自清以漢譯清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求其音之正則必當

用令之三合音字庶為不失本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盡曉茲因批閱通鑑輯覽思金史成於漢人之手於音譯既未諳習且復任情毀譽動輙以醜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以兀朮之類不可枚舉而貝勒或訛為勃極烈或訛為孛堇實可鄙笑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為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注於下以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然

不為前人謬妄所惑特於初見處發其大凡如此

蔡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日、

蔡確劾罷他人而即居其位以饕戾之性濟其覬覦之私視欒人而奪之貨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每於其論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為甚乃至再三不亦憒乎

李憲乞再舉伐夏帝言唐平淮蔡惟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注

西夏之罪浮於淮蔡廷臣乃無一人效裴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愬比其憚於行師阻撓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之語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

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帝有疾詔立太子煦太后嘗勅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黃袍密為踐祚備日

中人內侍安得有妻且十歲兒袍宮中豈不能製史家不過欲頌太后撫幼帝之美而不覺其言之過甚而謬矣

哲宗

徐積事親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

行遇石避而不踐目

嘗讀宋史至徐積傳而歎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父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且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而積乃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觀其讀孝經輒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遇石而怵然傷心雖亦出於至性而作史者於不合經常之行則當從

刪向曾為文以正其失茲特舉示之使天下知史筆非難史識為難耳

呂公著當國羣賢在朝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目

從來黨援門戶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薰蕕冰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諸黨實可異焉其始不過小有爭執積不能平漸至岐異揆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說均未有當也余嘗作宛轉曲論同室操戈之非有云頗厨清流禍自取程蘇何事相爾汝不能不為諸君子致詰耳

帝御文德殿冊立皇后孟氏太皇太后語帝斯人賢淑惜其福薄目

史家紀宣仁之言以為孟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張本夫異日之事宣仁非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一福德兼全者而必

用此福薄之人以成異日之禍何為哉

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奏后已必再稟帝注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人為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為馴致於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太皇太后因呂大防等問疾言公等宜

早退目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更張新政則當并名哲宗而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名斯為合理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是全為私絶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尚何忍洩之於人傳之於後且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是蓋出於史家傅會之說不可信也

章惇使林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為執政希遂極其醜詆目

黜陟襃貶權出自上宣達意旨本不煩緣飾多辭唐宋儒臣草制或溢美以市設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褻王言而辱國體莫此為甚相習成風恬不為怪如林希之肆行誣詆敢於除斥宣仁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則當時為人君者豈能辭其責哉

帝聞有夏寇笑言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目

當疆場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豈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覘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褒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寇警幸平國威已損亦何足取乎

呂大防徙安州帝語其兄大忠言執政欲遷諸嶺南朕令處安陸大防樸直二三年可復見目

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置看詳訴理局綱

元祐初置訴理所凡神宗朝得罪者悉皆超雪未幾而置看詳局復翻舊案株連幾及千

家倏忽之間波瀾反覆固羣小構陷所致亦由諸正人迫不及待當宣仁聽政時急反熙豐之政使奸徒得以藉口若稍知審顧一切白之哲宗而後行或俟親政後次第申理則小人何所騰其簧鼓至崇寧即位彼此效尤滋甚黨禍遂成一時清流幾盡小人固不足論而所謂君子者毋亦思怨太分明其致禍不亦宜哉

徽宗

魏漢津獻樂議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鍾律目

吹竹絫黍自伶倫置律以來未之有改漢津庸妄誤解夏禹以身為度之文輙用帝指寸節短長裁為律管夫人之身體短長不齊將易一帝即易一律乎一時君若臣無能辨其誕謬方詡鑄鼎制樂突過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鼎各一殿帝行酌獻禮至北方寶鼎忽破或言北方亂兆目并注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即禹鼎果傳於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皇使人沒水求之已為愚陋徽宗乃自行鑄造設立多名益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寶鼎忽破或鍊治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北方亂兆則不免附會可笑試思妄作之器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陳禾奏劾童貫黃經臣罷帝起禾引帝衣衣裾落內侍請易衣帝言留以旌直臣目

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奸況不旋踵而禾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金人來聘綱

是時宋政雖衰國體未損書法於來聘諸例

自當仍從續綱目原文至靖康以後稱姪稱
臣幾與石晉事遼無異既自失其一統之尊
豈可復拘內外之說則宋在所應貶改書正
所以深戒建中立極者慎毋失其統也

京師茶肆有大犬蹲榻旁近視之則為
龍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始止日

龍本神物變化屈伸往來皆得自由若為犬
而困於市肆至人將取食尚不能騰拏而去
所謂昭昭之靈安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為害

水潦之災或會逢其適耳此與洛陽黑眚及
女子生髭皆不足盡信夫以徽宗昏亂即無
災異亦必亡國作史者因宋運日替遂據一
時訛言以為五行災異之徵亦好奇而不知
失之誣矣

時欲會金攻遼鄭居中以為造釁非計
蔡京言上厭輸遼歲幣注

架邊而謀及歲幣已屬操縱由人無能可恥
但遼宋自澶淵講好以後歲幣交納百有餘
年未聞以五十萬之多國用遂形匱乏而燕
事既起科斂繁興計口出筭之六千二百萬
免夫錢之一千七百萬與五十萬孰多孰少
乎又況遼幣雖廢金幣旋加所為五十萬者
仍在復益以代稅一百萬緡厥多費而費轉
多是失筭之中更為失筭而危亡之患即因
之以與爾時君若臣尚自詡為得計誠可笑
抑亦可憐矣

始遼使至宋率迂其程宴犒不修及是

金使自燕七日至都張宴又盛設以
誇富盛金人益生心注

守國自有正道不在迂程與示儉也況金與
宋是時釁端已成即盡以待遼使之法待金
亦不能消弭後患且宋稱會兵圖燕宋何嘗
致兵力而欲坐享金人所得之燕金豈肯乎
遼國既亡宋實自取脣亡齒寒之禍其事勢
更不待卜之與日且金人即生心亦生心於
宋之江山社稷錦繡金玉固在其中矣史家

乃以使至之速張宴之侈為受病根由所見
怯而且迂誠可笑也

　金人南下宇文虛中言今日宜先降詔
　罪己帝即命草詔曰

平時不能持盈保泰及國步已危而欲以虛
言感動天下於事何濟唐時奉天之詔聞者
感泣亦未免史家右陸贄之言宋則積衰既
久如癰疽之瘍業已大潰而欲望刀圭一酌
收效須臾固必不可得之勢也

欽宗

　宰執請帝幸襄鄧李綱力持堅守都城
　之議帝問誰可將者綱以白時中李
　邦彥對曰

汴都戒嚴白時中輩皆欲委棄而去獨李綱
力主堅守之說持義頗正及欽宗以命將為
問綱意中豈無一二桀傲之材可以陳薦者
且目擊君父之難亦何妨慷慨請行乃漫以
時中邦彥為對綱寧不知二人之庸懦無能

尚欲冀其盡職蓋由心嫉二人故不覺欲置
之死地以覘其僨事然時危論將不宜復參
平日好惡之私綱固純臣此則不能免責備
之議矣

　种師道薦尹焞德行召至京師賜號和
　靖處士遣還曰

於時外事方棘社稷危在旦夕宋室君臣不
此之務而尚談徵隱之舉即果用尹焞亦何
能救其播遷耶

　帝如金營請和金人言欲別立宋君去
　帝號何㮚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
　飲酒談笑終日

何㮚請率衆巷戰以知徇國之義者及從君
出降親聞金將議欲另立宋主仍去帝號不
能痛哭陳請以死力爭乃轉喜和議之成歸
至都堂會飲談笑若有所慶幸者具如此肺
腸之人而以為執政雖欲不亡得乎

　康王自相州帥兵萬人進次大名宗澤

請急入援汪伯彥難之因移軍東平

日

康王聞君父之難亟宜投袂入援而乃聽信奸言濡遲不進坐視家國淪亡此與梁湘東王不援臺城何異宜乎南渡以後忍恥事讎貽譏後世也獨是康王出質金軍時當斡里布詰責而不為動似乎尚足有為何一旦恇怯至此豈前事云云因當日史官溢美之辭不足盡信耶抑直一庸人遇大事懵然不能

出一言史遂謂之不為動耶

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軍綱

讀綱目於此條作金劫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云云意在貶金不知金初未臣服於宋因宋人渝盟生釁遂至兵連迫汴城既破欽宗具表請降則遷其族屬乃伐國之常事於金固無可責而范瓊身為宋臣不能捍衛捐軀乃仰承金將意指陵逼其帝后猝就犢車舉族倉皇同為俘虜則瓊之為亂臣賊子實春秋所必誅舊時書法無當於予奪大義因改書之以正續綱目之失且示斧鉞之嚴為萬世昭公道云

張邦昌僭位呂好問言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目

王時雍等擁戴邦昌巳甘心為僭竊之臣好問小黠乃首發康王正位之議且止金人之留兵通濟州之聲問得以漸杜奸謀其功固

為可錄但當議立邦昌時不聞好問畀為爭執而權門下省之拜又受其偽署而不辭則知後之所為非始終忠於宋蓋覘知人心未厭宋故為急轉之機以避禍邀名所謂小人之尤耳

高宗

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言邦昌今巳自歸惟陛下所處因封同安郡王目

邦昌人臣稱帝僭逆顯然雖已畏禍自歸豈得原情廢法乃潛善輩心存左袒竟以金人所脅曲為解釋而高宗亦復以與時金人有辭為懼非惟不聲罪加誅轉位以三公尊之王爵刑賞倒置皆由怯懦而成以致頗歧論奏公然請視金人所喜惡以為黜陟高宗不過以己躬諷諭而不能示之顯罰其乘釁苟安無振作有為之意已可概見矣

李綱論張邦昌僭逆及偽命臣僚帝頗感動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目

邦昌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聞李綱討賊之說猶必歷詢宰執豈真以其罪狀尚有可疑蓋其始高宗未嘗不慮邦昌挾可據之勢將不利於己故當其遣使奉迎時尚諭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勞而定高宗非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德其擁戴之功則其終從竄放特因李綱執持大

義知公論所在不得已而行之耳他日邦昌既誅旋即官其親屬雖欲藉以悅金而其隱曲亦從可見甚可鄙也

時宗澤上疏請還京奏至適聞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目

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可恃恐二帝果還於己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觀李綱宗澤等屢請還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即有擇日還京之詔於仇讐則甘心避之於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於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為過當也

帝言黃潛善作左相汪伯彥作右相何患國事不濟目

高宗信任汪黃幾如宣和之寵用京黼惟時可求劉豫相繼叛降李成劉忠共起為盜而河北山東諸郡縣多入於金皆事之顯而易見者乃因二人朦惑置若罔聞聽其擅權恣

橫方自詡命相得人冀資左右輔弼之益惛瞀若此豈復可望其有恢復中原之志哉

帝下詔罪已赦死罪以下惟李綱不赦

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目

李綱既退未聞金人因而罷兵則罪綱以謝金之說謬妄已可槪見況前此頗歧論奏高宗曾斥其非乃因潛善欲排異已遂從其說使綱不得與於赦令何其自相矛盾耶

時久而恒陰趙鼎上疏言王安石猶配享神宗而蔡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

莫大於此目

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高宗南渡以後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爲急趙鼎乃謂時政之闕莫大於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不切於事即如其言悉擧而廓清之又豈遽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末之見抑仍門户排斥之私耳

韓世忠屯軍焦山設伏金山龍王廟合擊烏珠烏珠紅袍玉帶振策以馳既

墜復跳而免目

金山屹峙江心何能馳騎且烏珠是時志在濟江豈肯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當日金山與南岸相連屬者不知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影中流鐘聲兩岸唐時名句流傳蘇軾亦有阻風金山之作則山之不能通陸自昔已然方輿紀要因于金山下增對岸二字謂廟在銀山殊無確據況世忠屯戍焦山與金山銀山東西相距均遠登眺亦無所見其爲傳會顯然惟王象之及熊克皆云廟在北固較爲可信蓋北固踞江南岸既得振策以馳而山居東北與焦山正直故可登之以覘虛實二人皆以宋人紀宋事自當得實非若宋史成自元時僅據傳聞而不詳形勢徒滋後世之疑議也至謂一人紅

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即烏珠其說尤誕金源衣服至大定明昌間始酌用中國制度其初必無褒衣博帶之人況身臨戰陣安有服袍玉以從事者其為宋人誇飾附會無疑即此可證金山馳馬之荒唐矣

桑仲請合諸鎮復中原呂頤浩命仲節制軍馬霍明疑仲謀逆誘而殺之目

桑仲以羣盜就撫授官後尚屢為寇掠其請合兵收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悃呂頤浩遽從而假以節制殊為輕率霍明疑其謀逆誘而殺之旋亦被害無以証仲與明之孰為曲直舊史于仲有過予之詞果何所據而云然耶

沂王㮙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遂誅㮙目

㮙身為俘繫固難責其誓志枕戈而值邦家傾覆亦當懷生還故國之念乃無端告變圖害父兄金人按問而正其罪深合春秋亂臣

賊子之誅不特為宋族除梟獍而已也然宋族顛沛流離至此而尚有操室中之戈者則其家教人心從可知矣非徽欽之罪其誰之罪乎

張浚以喪師落職劉子羽亦坐安置白州目

張浚富平之敗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逭也至劉子羽以參軍枝柱其間既諫浚于未戰之前及浚屢欲退遁皆以子羽之言而止饒風之役亦不為無功朝議因其與浚同事並從貶逐殊失黜陟之平豈其前後參畫朝廷皆未之聞乎

帝育太祖後子偁之子瑗于宮中封為建國公目

高宗擇立孝宗為嗣當時多謂付托得人蓋以藝祖後不克享有天下人心頗有餘憾一旦見昌陵之裔復繼大統不覺溢美任情至以中興事業推許孝宗則實過矣孝宗雖承

歡德壽鄉學右文不過蒙偏安之業燕處姿
然而已中原侵地未能恢復尺寸而符離之
役任用非人遂至一敗不振所謂中興者安
在岳飛退喜之言蓋出於史家過與不足信
也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
骨斯目

蒙古地廣族繁部落不一我朝中外一統四
十九旗咸備藩衛而其外喀爾喀四盟長部

分壤錯疆域犁然其在前朝則固各為一國
也宋人記載大約得諸傳聞音譯既不免沿
訛且以醜字為詆訾于是萌骨朦骨盲骨蒙
兀蒙骨斯諸名錯見載籍皆淆字舛實可鄙
笑宇文懋昭乃謂金初伐之蒙古與元之蒙
古為二國相去幾千里不知今蒙古諸境延
袤且萬里而遠金初伐之蒙古史亦言居金
之北與元之始居陰山總屬朔漠部族或殊
其實皆蒙古耳因證以今時典屬所司莫其

猥雜之名以正為而衷于是

張浚遣呂祉奏事趙鼎每抑之帝言他
日浚與鼎不和必由呂祉及浚還鼎
遂罷目

史稱帝謂浚鼎不和必由呂祉若譽高宗有
先見者然夫三人者皆其臣也黜陟誰則司
之而為此局外之論亦大可鄙矣浚遂因祉
離間生嫌固不免意存袒護及其請攻河南
請罷劉光世鼎皆不以為然實亦有心立異

夫光世罪狀昭著不可云無故而罷且謂得
河南而恐金人內侵豈株守臨安轉能保金
之不侵乎二人尚具忠愛之忱者而各有所
蔽宜其迄無成事也

張燾使河南還帝問以陵寢狀燾惟言
萬世不可忘此讐秦檜患之出燾知
成都府目

燾已疏言金人之禍及山陵高宗亦何忍復
問況永昌以下諸陵之暴露發掘前此方庭

實奏使歸當備言之亦何待再問或責燾儀
渾涵以對不能直陳其狀以激動君心不知
高宗始問燾對而黙然旋以不容於檜斥使
出外即使燾盡情實對高宗亦且付之無可
如何而已又豈能奮發雪恨哉

馮檝言欲浚須付以戎機帝言寧至覆
國不用此人注

張浚嘗屢出視師高宗深加倚任自力諫和
議以後遂漸見踈然所言雖與檜牴牾實乃
心存忠愛何至疾之如仇寧覆國不用此人
豈人君所宜出諸口者蓋高宗處心積慮久
無意于中原非僅為奸邪所愚弄爾

金烏珠以拐子馬來岳飛令步卒以刀
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
能行目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
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連
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

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等
傳皆不載惟見於宋史岳飛劉錡傳本不足
為確據況烏珠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
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已馬以受制於人此
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
可當遂從而爲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馬被重
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驤之力尤理所
必無紀事家或狃於兵車駟介之說强為傳
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
無能究其真偽皆為史冊無稽之說所誤不
得不明辯之

張俊援濠劉錡勸退師據險不聽令楊
沂中直趨濠州軍遂敗目

俊懦葸無能心多猜忌其于劉錡固久深嫉
之當金師克濠既不從其退師據險之謀及
聞兵去又不信其嚴兵設備之說且阻錡無
往遂至倉卒敗逃死傷枕藉欲邀功而適以
喪師不問問其失律之罪當時政令可知矣

熙寧中嘗立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報存趙孤至又復立廟臨安目

宋之于盾衰亦猶唐之于李耳然李耳猶謬藉其有元元聖祖之稱至于盾衰不過列國一陪臣耳有何華胄之足侈且是時兩宮未還陵寢未復顧沾沾于祚德之廟以為追遠報功其所以為榮即所以取辱耳

樂平縣田水直行高數尺程氏井溢天矯如虹穿牆毀樓二水鬬于杉墩目

水鬬之文雖見於國語然穀洛二水本自會流或激而成衝突之勢類於相關理尚可通若田中之水聚而直行井水溢高天矯如虹則不經殊甚且水力安能穿牆毀樓哉史家無識傳會傳訛亦好怪而失之誣矣

秦檜入朝施全遮刺之不中被殺目

秦檜有可殺之罪施全非當殺檜之人其事因不必深論獨是檜奸邪誤國海内切齒所欲剚刃甘心者非止一全而高宗始終信之而不忍去之後且畏之而不敢去之豈非天奪其魄乎

巫伋使金首請迎靖康帝金主亮詰以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目

巫伋奉使雖以請迎靖康為名及聞何處頓放之詰遂不能復對即此固足誅高宗之心而伋實有以窺高宗之意然則高宗之首尾畏忌本因貪位苟安是以事讐忘親有所弗顧亦可鄙之甚矣

帝欲防秦檜壅蔽因諭禁百官避免輪對目

輪對固欲聞所未聞然聞之而不能行雖聞何益史謂高宗避免之禁為防檜壅蔽不知檜之敢為壅蔽實高宗有以致之果自知之則去檜亦在高宗耳若其不能去則是太阿倒挍綱紐懈弛既不能除巨憝以清政紀而徒為是令正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庸何益乎

金主亮欲南侵遣王全至臨安授辭詆

責以激帝怒復言趙桓已死曰
王全雖受海陵之命激怒宋人以為南侵計
然此在金人猶可而全則本宋人也直呼其
故君之名悖逆已甚而高宗竟聽其肆謾隱
忍不言庸懦委靡直是全無人心尚何以靦
顏人上乎必不敢害之言早為海陵所料惟
懷苟安而罔知自勵無怪其終不能出人掌
握耳

評鑑闡要卷之九

宋

孝宗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綱

孝宗初召張浚嚮用之意甚殷既曰倚魏公如長城又曰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賜書又有須與卿終之之語若深相倚任者何以福州之命去之曾無難色及虞允文宣撫四川且戒以無效張浚迂濶又若夙所憎嫉者然何前後矛盾若此蓋其始不過博取恢復美名藉以虛張聲勢後覺事竟難成遂無所顧惜其情不覺流露直是無定見耳

葉顒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蓋指龍大淵目

用人固當隨才器使賢愚各由生質固不妨並進無妝若姦盜法所必懲豈宜進用葉顒之言蓋指管仲陳平者流耳然管陳不常有而姦盜非盡有奇材也顒於龍大淵隱約其

辭飾為不經之說思欲遷就調停不得謂之蓋誠建白也

帝大閱于茅灘親御甲冑指授方畧戈甲耀日旌旗蔽天目

習武練兵固國家要務但是時兩淮邊備猶未修復僅僅簡閱禁軍以戈甲耀日旌旗蔽天為誇詡之詞何濟於事乃有令嚴大舉之言自欺欺人真不值一噱耳

帝以射弩弦斷傷目陳俊卿言騎射之

事宜永為後戒注

射為六藝之一習射固所不廢處承平之日已當安不忘危況在偏安僻處之際乎孝宗留意馳射尚屬志足有為或可藉此以先勞厲衆然亦何至弩弦傷目亦可謂無能之甚矣而俊卿遂有當永為後戒之辭爾時君若臣之設施若此何怪其終不能恢復中原乎

帝以上皇石池水銀言買之汪尚書家遂怒應辰應辰力求去然水銀實非買自應辰家目

上皇謂水銀買自汪尚書家孝宗既聞此言即當詳加體察如其事果實則以大臣而沽直牟利譴責固所應加否則宜為之辨白乃懷其夙昔建言之嫌勃然詰諷致應辰不安其官復假他事以罷是非大公至正之道以致有實非買應辰家之疑案蓋孝宗既不能處之以光明正大故不免左袒應辰者為疑似之言也

金主在上京宴宗室羣臣故老自為歌本曲其詞道王業艱難繼述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覩歌畢泣下目

觀至此而不愯然惕愯然失愀然感者亦無人心者矣

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綱

高宗崩未逾二年帝即傳位名雖託於孝實則怠於政蓋知恢復之難成又恐建白之難

拒故為是退避之計其視人臣之託言高尚
者更為可鄙

光宗

帝祀南郊聞黃貴妃暴卒又郊壇大風
雨滅燭震懼增疾政事多決于李后
目

光宗政事多決于后視唐高宗令后決百司
奏事何異至斷臂擅殺之慘亦復相同然李
后之毒悍實皆光宗闇懦不振有以釀成之

而不朝壽皇失子道其罪更浮於高宗矣

金主詔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
耕目

嘗論孟子文囿芻蕘雉兔之往久之幷芻蕘
雉兔之地亦不可得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
也章宗乃以圍獵之地悉與民耕則講武且
因之而廢觀章宗論察吏教民之道未嘗不
知治要顧核其平日所措施乃偏以典章文
物為急未免近於好名而於詰戎肄武之道

棄之如遺遂盡變金源舊風國勢日就孱弱
大定之業衰矣說者咸以章宗為守成令主
然子孫不能承祖父基緒致家法因之而隳
雖有善政亦奚足道哉

謝深甫請帝朝重華宮帝感悟趣命駕
出至御屏為李后挽留遂傳旨罷還
內目

晨昏定省天性自然固非作而致之者至於
侍從連章力諫臺臣慟哭殿庭即勉強往朝

而本心已不可問矣乃甫趣駕欲行旋以李
后挽留即止忽而感悟天良忽而澌滅殆盡
光宗既非失心狂易之疾何昧於父子之親
受制悍后恬不知恥此誠咸邱蒙所云天下
殆哉岌岌乎之時矣

寧宗

帝始朝太上皇於壽康宮綱

書始朝則前此之不朝可知寧宗即位至是
已閱五年定省之禮闕焉不講夫以父子至

性睽隔久遠迈之于心其能安乎且光宗之不朝壽皇在廷交章論諫至有內禪之舉寧宗追思前事更當痛心疾首乃不知斡蠱而顯蹈覆車羣臣方以上壽禮成相率稱賀寧宗亦竟靦顏受之真不解其何肺腑然光宗不孝孝宗故寧宗亦不孝光宗天道好還此之謂矣

元太祖卻特特穆津元年注

前以史鑑所載金朝人名音譯失真謬妄相傳因命詳加釐訂附釋各條分注之下以正前訛並於初見處批示大旨茲閱蒙古人名其舛誤與金史等我朝中外一家蒙古諸部久為臣僕其語言音義咨詢所及皆可周知又以奇渥溫得姓所自必元史傳譌詢之喀爾喀親王成袞札布得其所藏蒙古源流一書有元事蹟氏族頗具梗槩始知奇渥溫乃卻特之誤蓋蒙古書卻特與奇渥溫字形相似當時宋濂輩承修元史既不諳其國語又

不辨其字文率憑粗識蒙古字之人妄為音譯遂誤以卻特為奇渥溫不啻魯魚之舛今既為訂謬且以釋疑實考古之一快因為參稽譯改以正史鑑之誤舉數百年之踳謬悉與辨別闡明以昭一統同文之盛且俾讀史者得免耳食沿譌之陋云

時下詔伐金有兵出有名師直為壯之語注

寧宗時事與高宗異高宗南渡之初去靖康覆亡不遠且父兄俱留係金庭使能發憤自強雪國恥而還二帝用兵未嘗無詞且當時亦有韓岳諸將可資恢復之力也寧宗對所謂老成宿將者為誰且當和議久成金羣臣請先舉而金主堅守和約拒而不許乃無端稱兵名義曲直瞭然況誓書誓表口血未乾忽欲藉口復仇頓忘其為稱臣稱姪之國尚得謂之有名及援師直為壯以自解乎

畢再遇引金人戰以香料煮豆布地餌

金人馬又縛羊使以足擊鼓有聲因
潛拔營去注

轉戰未定馬得有暇煮豆而且前且却道路孔長又安得有如許熟豆布地况戀棧不前亦惟駑馬則然若乘馭者鞭策得宜亦不虞其盤桓不進金人既乘勝追逐又善於馳騁何至聽馬之自行自止且馬正疾驅亦不能聞豆香而駐足就食况交戰竟日馬饑彼此相同止圖誘撓追騎尋不為已馬計乎至於

縣羊擊鼓更同兒戲此蓋再遇過於粉飾當時不加深察遂從而傳會之宋史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蒙古之先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九
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目

唐書稱回鶻之先本匈奴則似與今蒙古相類又言其善騎射喜寇鈔復近厄魯特之習故向詠唐回鶻器詩序即疑唐史回鶻傳或有淆訛將俟餘暇博攷兹閱通鑑輯覽因復加考訂則回鶻于唐末西徙火州後遂蔓延西域五代史雖仍稱回鶻而以馬市易多賫寶玉正與今回部之和闐及哈薩克諸處物産相合至遼史始有回回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稱蓋唐以前之回鶻本與蒙古接壤故風俗頗似蒙古唐以後之回鶻散處今回部之地故物産與回部畧同若夫紇轉為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畏羅之當為衛拉特乃蠻之

當為奈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舛互云

金人索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遂命以
侂冑及蘇師旦首送金師目

金人必欲得侂冑師旦之首特惡其倡議用兵也在宋人則不當以此惡侂冑夫侂冑之奸罪素著乃宋之罪人非金之罪人也恢復況非其罪即云用兵之議倡自侂冑寧宗既從其謀豈可復諉咎於下衹冀和議之成不顧事理之非宜胡寅識之也

金瑚沙護逼金主出居衛邸徒單鎰聞
難作還第已而勸立昇王目
徒單鎰既為相遇國家大變既不能討賊又不能盡節徒以定計策立委蛇自免豈得謂忠臣哉

金人來督歲幣真德秀請絕之遂罷金國歲幣目

周禮以宋罷金歲幣為差強人意此殊足鄙當紹興時宋方與金搆怨宋之君臣不能力

圖恢復以雪仇耻顧懼金人強盛靦顏饋納蘄速議和固已甘心臣服迨大定以後罷兵修好交睦已非一日乃因蒙古侵陵金勢浸弱忽爾渝盟罷幣失已之信幸人之災是無耻耳且是時金不能為宋患而蒙古之鋒方張不知助隣以禦敵轉欲抑弱以扶強虢亡虞及理勢必然則宋人所自詡以為得計者孰知即其失計之甚者乎

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襲之綱

張柔非奉命不可謂討且其後又降蒙古故正書法曰襲

金遣使如夏議和綱

金是時雖不及大定以前之盛使能發憤自強猶足以自守何至效宋家柔懦之習動輒議和使蒙古敢於侮慢相加宋人又復依違無據至西夏悖好負德更不應向其下氣輸情徒然示弱而不足以紓患是忘已之先人

所以制人者即用人之受制於已之下策而反受制於人不亦大可哀乎

長星見西方蒙古耶律楚材言女真將易主目

金距此時適一年四月始易主何係於長星之見且彼時南有宋而北有金蒙古亦方興之國而西方則西夏之地長星究為誰見耶此不過附會楚材明天文之說而不知其怪誕已甚也

理宗

湖州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旣而竑討壬壬走史彌遠矯詔殺竑綱

濟王旣身被黃袍發軍資庫金犒兵則非固執臣節始終不從者矣後知事不成乃帥兵討壬故變綱目書法以示不盡予之之意

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爲籍田令目

理宗在位甚久政無足紀後人或許其能推崇理學爾時內外政紀要於此者多矣乃無一整飭徒慕虛名毫無實濟則亦烏足稱道況祇襃贈已往之程朱而不用現在之眞魏卽所謂推崇理學又與葉公之好龍何以異哉

時檄彭忭經理楚州又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忭將張惠因縛忭以盱眙降金目

彭忭輕儇無決坐失事機其過固不待言若時青不過紅襖賊魁降金復叛歸宋始終一進退無據之人耳有何重望而朝議忽而檄忭忽而檄青致使諸將離心釀成事故青之畏首畏尾密報李全遷延不出適以自殺其軀無足深責而宋之君臣昏昧無知欲弭亂而轉以速亂果何所見而成此大錯邪

先是金完顏賽布言宰相須用文人因請致仕及是蒙古攻汴日急平章博薩懽往爲質力請起復賽布爲相目

賽布謂宰相必用文人襲世俗迂腐之說而忘金源藎臣之本夫金源初起大東爾時豈有文人輔成創業乎況國家有事之日尤當與共安危若止潔身獨善而置國事於不顧與國休戚之謂何然賽布後此尚能殉義以全大節若博薩慮議和爲質力薦賽布以避患更爲小人之尤而不足責矣

時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目

理宗受制權奸九年直待彌遠死後始親政事前此之闕失既多即欲勵精求治亦復何及且鄭清之因黨附彌遠而進其品誼已隳可知安望其有所樹立乃靦顏以天下為任君若臣其將誰欺其亦無恥之甚矣

帝嘗憑高望西湖中燈火言必賈似道使史嚴之戒之嚴之言其才可大用目

賈似道燕遊湖上不返燈火盛陳理宗既憑

高望見即當切責俾改其過過而不改罪之可也乃徒令京尹傳言示戒嚴之復曲意阿訣轉謂其才可大用馴至柄政擅權敗壞國事皆理宗之姑息釀成之耳

金李伯淵謀殺崔立先以書詒全子才軍約降乃燒封邱門請立視火就馬上刺殺立目

爾時蔡州不守哀宗死社稷伯淵等方擁重兵守汴自當痛哭誓師矢死以圖報復況宋兵眾入尤當竭力嬰城乃竟聞風約降遂成內潰臣節已虧矣且其詭謀殺立徇私嫌而非中國慝是立固有當殺之罪而伯淵等非可殺立之人續綱目書誅以予之于義未允因改書而申其論

趙范以入洛師潰劾趙葵等輕遣偏師無律致敗詔削秩有差目

北復三京其謀倡自趙范汴城之敗由於始計不臧乃不引咎自劾而以輕遣偏師之失

歸罪葵等豈公道哉況當時軍無見糧士又不武葵等縱不入洛能保汴城之無患乎且用兵機勢乏食之軍進取或可圖功坐守則必致潰使葵等不留汴半月及早厲師而前力戰取勝未嘗不可因糧於敵此破釜沉舟之計也趙范不罪其戰之不勇而罪其輕進喪師是非益倒置矣理宗曾不察其謬亦何憒憒

蒙古命巴圖魯攻城杜杲募善射者用

小箭射其目曰
國語及蒙古語同以巴圖魯為勇敢將士嘉號豈有以死因為之之理漢人不解語義錯謬譯出者不勝屈指數至以小箭射目之語尤為怪誕可笑蓋以目小用小箭耳此所謂捉影之談豈知小箭輕劄不能命中耶

蒙古主圖玉克班皇后抱克楚子錫勒瑪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曰

錫勒瑪嗣位本太宗遺旨瑪津后欲稱制耶

律楚材曾爭之今之聽政正也史乃稱諸王大臣皆不服蓋曲阿憲宗之意非公道不可信

蒙古兵薄嘉定守將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曰

宋史於余玠忽褒忽貶迄無定論夫余玠帥蜀時慷慨自許固不免大言不慚其狃於小捷而驕尤失之淺率然其出兵本意則未可盡非雖與元遇敵無功亦未嘗有所挫失若

蒙古之侵掠蜀地自庫騰之陷成都已然不獨此時也乃以嘉定被攻歸咎余玠不過當時庸懦畏兵之流妄騰口說豈得為確論哉

時邊報日急內侍董宋臣請遷都四明軍器太監何子舉言若上行幸京師何所依賴曰

南渡僻處臨安形勢已失四明尤瀕海小郡高宗播遷至此幾不能以自存前車可鑒開慶疆圉日蹙國事更非理宗祇應博訪盈庭

息浮議以勵戰守乃董宋臣忽倡退避之謀何子舉復主固守之策此南宋安危之關鍵而議遷議阻皆出自寺人之口可見舉朝皆庸闒恇怯之流無一人實心為國者然宋室時勢至此已無可為亦不係都之遷與不遷矣

度宗

蒙古議中書省事許衡疏陳時務言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曰

立國規模惟當權其法之善與不善而折衷於聖人之道若云必行漢法而後可則歷代破國亡家者非行漢法之人乎蓋許衡漢人修史者又出於漢人之手遂有此不經之論耳如衡之說正猶陸行者不知有舟水行者不知有車泥古之見物而不化未為通達政體也

帝㬎

時鄂州既破羣臣上疏言非師相親出不可賈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目

似道素不知兵前此鄂州之役掩敗為功尤衆人所共見及鄂破而元師乘勝東下席捲之勢已成雖名將尚恐不足抵禦似道即出豈能紓敵患而安衆心廷臣疏請似道親出蓋嫉其權奸誤國藉以覘其致敗耳非果望其有濟於事然輕國計而快私憤廷臣之心亦不可問此宋之所以亡也

元人南侵以劉整與呂文煥為鄕導整聞文煥入鄂捷至言首帥束我使成功後人遂發憤死目

劉整以宋將降元甘為鄕導已不足齒於人類乃不以身事二姓為恥而扼腕於首帥約束成功後人發憤以死適益增其遺臭匪直輕於鴻毛豈得以豫讓相比哉

賈似道請遷都詔下公卿議王爚請堅蹕未決爚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目

江上之師為南宋存亡一大機會自遷都議起廷論遂有異同然時事至此已無可為即固守孤城亦未必能再延一綫但與其播遷海上委棄洪濤又何如堅蹕行都猶不失為宗社之殉耶王爚此論固未為非理然以其說不行棄位徑去置國事於不問其跡似乎抗直其心未免避禍以視似道之喪師辱國所差亦不能以間耳

元使廉希賢嚴忠範來至獨松關張濡部曲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病創死目

元兵既已渡江其局固非乞和可了兩軍相對使行其間乃行人甫入境遽以兵刃相加實非情理所宜使宋果有良將勁卒可以制勝或者猶可今並無可自恃者而冒昧横挑敵愆旋又思餌以甘言更與兒戲何異元人豈肯為宋所愚謀國者錯謬若此尚何所恃以圖存耶

詔與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綱

是時宋之君臣救亡之不暇尚從容為崇儒重道之舉此與宋襄臨戰談古何異真可笑可哀耳

遣陸秀夫使元軍求稱姪納幣已顔不許乃奉表求封為小國目

是時敵兵深入臨安已在掌握之中宋君臣卯欲屈節圖存元人安肯捨垂成之功遽為

返旆乃始則抗請班師繼則求封小國惟冀苟延殘喘甘於含垢包羞而不顧徒辱其名而終歸無益直當謚為至愚而已獨惜陸秀夫後既有負海之節而此時默無一言且奉稱姪孫之約以往見巴顔何哉

謝枋得戰敗奔建寧變姓名寓逆旅中已而賣卜建陽市人多延致為弟子論學注

枋得固講理學者戰而敗死國事可也乃變姓名而竄猶以論學為人所宗正所謂進退無據史尚有與辭豈正見哉

元

世祖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綱

宋自建炎南渡已屬偏安然德祐以前尚有疆域可憑朝廷規模未失猶可比之東晉至臨安既破帝㬎見俘宗社成墟宋統遂絶則自丙子三月以後正統即當歸之於元若昰

曷二王崎嶇海島雖諸臣殉國苦心而殘喘苟延流離失據不復成其為君且奉表請降於元正與明唐桂二王之竄跡閩滇者無異朕近於國史傳凡斥唐桂二王諸臣為偽者概令更正為明蓋以其猶存一綫雖不足稱正統然謂之為偽實不可此萬世之公論也今續綱目於景炎祥興仍用大書紀年則又阿徇不倫乖史筆之正即如元自順帝北遷沙漠未嘗不子孫繼立苗裔屢傳然既委棄

中原編年者即不復大書故號此正也則知昰昺之已失中原而仍大書故號之非正矣夫廢與代嬗其書法自有一定不可稍存偏袒之私且史鑑所以昭法戒亦使為君者知統緒存亡當慎苞桑而凛馭朽苟弗克保承世業至於土宇失守大命以傾即曲徇欺世苟延數日之虛名亦無補於救敗理本至公而垂戒亦至切也因為改正書法而闡其大旨如此

遣篤什窮河源得之吐蕃朶甘思西鄙

潘昂霄據為河源志目并注

昔之論河源者衆喙紛如然皆未嘗親履其地徒為紙上空談又奚足據我朝輿圖式廓遐荒絕域咸隸版章

聖祖仁皇帝屢遣使測量地度詳諮博考始定枯爾坤之為中國河源不特漢唐以來諸說可廢即元人所志亦無足道矣近日準夷底定回部歸誠所謂于闐葱嶺之河蒲昌之海案

圖而考犂然具在而就其山川計其道里然後知張騫鹽澤之語不為無據而河有重源之說亦確有明証矣當時篤什所尋止及於中國之河源潘昂霄不識蒙古語而譯以漢文人從而傅會支離其說益多岐舛因就現在地理證合史漢諸書詳加考訂而著其大凡如此

許衡病革語其子以平生不能辭官勿請謚立碑曰

續綱目因許衡病革戒子之語遂於其卒不具官實乖書法之正論者或謂衡不當仕元削以示貶或謂元不得而臣之變例不書二說皆悖於理夫衡未為宋臣仕元並非失節需才擇主遇合自然有何可貶而既已身膺膴仕食祿登朝本非肥遯鳴高又豈得違君臣定分二說之謬固不待辨自明至衡之於元聞名即往且云不如此則道不行乃既得志行道忽於易簀時悔其平生不能辭官死

後囑勿立碑請謚此非彌留亂命則是後人曲為之說衡故名儒不應前後矛盾若此特改書官爵以糾續綱目之失且摘諸家曲說闢而正之

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帝聞之震怒太子精吉木憂懼尋卒目

內禪豈臣下所宜請南臺之奏安知不即出於讒搆者之所為不獨乖間發書之釁由奸黨也精吉木憂懼而卒論者多惜之而咎元祖之不明不知精吉木之禍不始於請禪之日而伏於參預朝政之時潛龍勿用經有明言而精吉木皆反之且我過是禮亦當如是豈為予者所忍言使當日但令其養德承華則羣小何由窺伺即阿哈瑪之事奸徒亦何由假其名以釀禍機耶甚矣始事之不可不慎也

開會通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一以時蓄洩目

會通河為漕運襟喉自元人創始以後至今尚仍其利當穿渠之始遏汶截泗雖因自然之勢而導之而長川委輸則在人力之隨時調劑其間潦漲多藉泉湖蓄洩全資牐壩南北經流轉相貫注然尤在黃淮之順軌漳衛之循途有治人無治法一勞永逸豈易言哉

脫歡等征安南無功而還適其王陳日烜襲位復遣使徵之入朝目

安南負固不臣屢干王命脫歡海口之敗至

於折將損兵亟應聲罪以張天討若以其為
窮荒卉服不足以煩動師徒則早當持以鎮
靜付之不問乃曰燇並未猶知悔過轉遣使
徼以入朝跋涉徒勞仍然抗命不至豈不自
損威重迨元之世南交終於梗化皆由措置
乖方不能使之讋懷傾誠耳

梁曾至安南諷陳日燇入朝不從而遣
使入貢詔安置于江陵曰

元之控馭安南措置實為失當前此出師敗
衂即不應再事招懷洎乎信命往還迨無要
領負固之跡已彰乃猶欲以空詔羈縻適以
長其跋扈則何如置之不問之猶善乎且日
燇抗命不朝正當嚴兵待時以動乃使臣入
貢不能示以威信徒加拘執以快一日之憤
天討不加於有罪而轉虐及行人又何以令
遠方懾附乎

仁宗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方就位忽

大風起殿上燭盡滅曰

釋奠所以尊師重道廷臣中豈無一可遣之
人何致令宦官行事此即無災異亦足貽笑
千古元史以風災紀失未免反覺失實至邦
寧前此諫沮武宗傳弟仁宗釋而不問固見
大公然以開府崇階濫授刑餘實為褻視名
器非特矯枉過正亦失制馭閹豎之道矣

勑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綱

勑宦者勿授文階或有悔於邦寧晉階加秩
之失乃曾未踰期而續元暉復有貽文之拜
何前後自相矛盾蓋由本無定見言不由中
故不能持之以久耳

英宗
圖瑞德爾請誅趙世延帝以其欲報私
怨不從然猶囚繫再歲拜住為請始
得釋曰

英宗既知世延之無罪圖瑞德爾欲報私怨
而誣陷之則當即為昭雪而置姦黨於法乃

於世延猶因繫兩年復因拜住進言始得免於縲紲而圖瑞德爾則始終置之不問何所顧忌而不能自主若此法令不行徒於侍臣前自表英察豈不滋貽笑哉

帝舉圖瑞德爾所譖毀皆先帝舊人因

漸見疏外圖瑞德爾快快而死曰

賞有功罰有罪王者馭下之大權圖瑞德爾罪惡稔著英宗既察見之而顧聽其優游養安保首領於牖下待其已死始籍其家削其

爵是縱惡於生前英宗安得謂英乎

評鑑闡要卷之十

元

泰定帝

致和元年分注阿剌進拔改元天順綱

并注

泰定在位五年纘承元統其子阿剌進拔天下臣民咸知為儲嗣則繼立乃世及之常是年八月以後統系自應屬之天順若圖克特穆爾因燕特穆爾搆變遂逞逆謀僭竊位號

兵犯上都致阿剌進拔不知所終實與弒逆無異續綱目反以圖克特穆爾所稱天曆附注是年而于天順竟沒其號殊乖順逆之理至明宗為武宗長子大都竊據之事本未與聞及圖克特穆爾遣使奉寶勸進即位和寧名分已定天順既亡神器非明宗誰屬又豈可以其未有紀元而去其帝號續綱目于己巳歲亦紀天曆二年而明宗竟削而不書是非尤為失當今于致和元年附注天順改元

以存其統並注圖克特穆爾僭號以著其罪而已已歲則大書明宗元年至甕郭察圖變故以後元統無歸然後繫以天歷庶書法得平而大義亦足昭千古因揭其大指如此

燕特穆爾以受武宗恩欲立其子會帝崩桑洛沙踰月不立君遂迎懷王于江陵目

武宗既傳于弟其子即無統業可承而泰定帝已成其為君儲嗣現存神器自有專屬乃

燕特穆爾忽逞異圖謬托受武宗恩寵之言以自文遂迎周懷二王入繼于情理俱為不順其意不過欲假援立之功以憑寵肆志遂成圖克特穆爾篡弑之謀則燕特穆爾實為罪首至泰定既崩桑洛沙惟知專擅自利踰月不立君致亂臣乘間釀禍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天順帝

懷王圖克特穆爾兵陷上都帝不知所終綱

圖克特穆爾之弑明宗人皆知之而于天順之事則史氏隱而未發夫天順正位已踰數月諸王羣臣皆推戴為君圖克特穆爾乃敢舉兵直犯上都致令不知所終則與躬自弑逆者亦無以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等正斧鉞所必嚴續綱目畧而不書失筆削之旨矣

文宗

帝遺詔傳位明宗之子因立鄜王目

父子世及乃三代以下繼緒之常非然者則不足以係人心而孚公論文宗舍子立姪王禕謂其公天下之心其說大謬文宗此舉不過欲掩其弑兄之罪且欲矯仁宗不傳位武宗二子之非耳孰知鄜王既不永年而順帝并至覆其宗社付託不慎貽禍家邦是元室之亡實文宗之蔑視神器有以釀成之耳

順帝

帝將田于柳林因臺臣諫遂止目

蒐苗獮狩古所不廢況畋獵足以肄武在元時亦其國俗所尚順帝春秋方盛正當因此習勞而車駕所經亟可以周知民隱于政務又何妨乎順帝初元以來端處深宮委柄臣下不聞臺垣抗疏一言而狃于書生庸瑣之見摭拾舊聞借名諫獵以弋取直聲何其陋也至順帝聞言即止無識者方嘉其從若轉圜不知順帝耽于宴樂其心本好逸而惡勞適臺諫有言遂陽以博納善之稱而陰以遂便安之計其後賜綽台等以金帛且欲妄擬貞觀益可見其意所假托然亦何救其內多欲而覆宗社哉

漳州人李志甫聚衆圍州城袁州人周子旺亦起兵稱王目

奸民嘯聚竟至圍犯州城必非事起倉卒牧民者不知預為察治任其猖獗若此則元末吏治闒茸可知然此烏合之衆勦捕亦非難事乃守將與戰失利四省兵討之不克則當日軍伍廢弛更可想見總由順帝紀綱不振文武諸臣罔知以安民飭武為念平時習于養癰臨事付之蔿目毋怪盜賊之接踵蠭起也

賊沿江剽掠有司不能禁宋文瓚言戍將非人官軍萬數反為三十六賊所敗目

劫賊剽掠江海官司不為緝捕聽其橫行無忌足見當時之諸事廢弛乃以萬數官軍轉為三十餘賊所敗戍將鎮兵怯劣若此不聞加以重懲亟為整飭其流毒奚啻萌糵斧柯之喻而元之君臣置若罔聞其後遂日至潰敗皆由紀綱不振故耳

至元十一年以後不附書徐壽輝等僭號綱并注

元政不綱萑盜蜂起徐壽輝韓林兒明玉珍陳友諒張士誠輩雖僭竊位號而攻剽自如

不久敗亡未成為國此正如勝廣揭竿之徒耳續綱目依朱子書秦隋二代之例皆書其國號紀年殊未平允順帝政雖怠荒未至若嬴政楊廣之暴虐為神人所共憤況泰末六國以王侯子孫稱兵復國其名近正原非盜賊烏合之比即唐初之蕭銑李軌李密竇建德諸家歷年稍久亦略具規模元末諸僭偽實非其倫今惟明祖稱吳王元年仍依朱子書漢高祖之例附書以著其得天下之漸其

徐壽輝等年號槩從刪削並依元史順帝本紀例于其起兵時書作亂以嚴盜魁之誅云

董搏霄以中原大亂請於瀕淮地布連珠營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注

瀕淮之地連結軍營固足以資堵禦但謂無事屯種而食且耕且戰則勢有所不能蓋屯種祇宜行于太平無事之守邊若當時則羣盜徧滿江淮戰守尚恐不遑安得復有餘功屯種況賊勢猖獗在野則蹂躪可虞將穫則齎糧足懼屯政將安所施董搏霄雖有制勝之長而建議則未為當也

台布哈討賊不進帝惡之拜為右丞相令總兵進討尋為御史所劾奪爵安置目

台布哈初代托都將兵即縱士卒剽掠殃民及是奉詔討賊猶不思奮勉自効以贖前愆乃當進而退以養銳為名汴梁請援按甲不

動徒作大言自詡是宜繩以玩寇之罪申以無將之誅乃順帝既心惡之轉從而加拜右相顛倒極矣至奪爵之命乃因太平懼其害已諷人舉發罪狀當時朝廷既昧勅罰之權而大臣亦惟脩私怨是務無怪紀綱之日以凌替以至於亡也

陳友諒害其主徐壽輝于采石綱

徐壽輝竊弄潢池特劇盜之首雖僭名號而不成為國友諒則其支黨耳續綱目于采石

之事遽以弑書殊為失當蓋當日情事祇不過勝廣揭竿之流并不得比諸項羽之于義帝盜賊同類相殘何闕名分豈得以亂臣賊子例之乎但友諒既受壽輝偽署則固安心尊事之令故仍書其主以正其推奉之罪而特改書害以別于有國之稱庶大義不紊而誅貶益嚴耳

至正二十八年綱

是年正月明祖雖稱帝而大都尚未失守正統猶在元也前纂綱目三編以專紀明事故于明祖稱帝之初即以明為統而于元事則書元以別于明今作通鑑輯覽彙紀列朝要當以歷代正統所繫為準故于順帝在位之時猶以元為統而于明事則書明以別于元自閏七月順帝出居北漠以後始為明洪武元年從歷朝嬗代一歲兩繫之例屬之下卷以期名分昭而體例一書法雖有異同總期合乎大公之道而已

洪霍特穆爾引軍據太原盡殺官吏目

洪霍特穆爾前與李思齊等兵連禍結尚私怨相尋至是則竟入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吏顯然相抗直是叛矣論者或謂洪霍特穆爾後此孤軍塞外猶然力戰不屈使得角逐中原國事尚未可知而歸其咎于太子挾嫌輕加削奪驅而為博洛特特穆爾之續坐致宗社淪亡其所以責太子者誠當然彼時明兵已盡有山東漸將由汴入陝即使洪霍特穆爾奮志勤王亦未必即能恢復疆宇中興社稷乃罔恤國家之患不禦外侮而轉成內訌累世忠勤至此而棄何其盭也

明師陷通州帝北去徐達入大都元亡

綱

順帝出塞北去固未嘗失帝號而子孫相繼稱汗與明代相終始至我朝破察哈爾林丹汗而元始滅然史家于是年即大書元亡以其失統系而遠避正也知此之為正則知宋

亡而仍系昺為正統之非正矣夫天命何常常于有德有天下者果能守其統系即一綫僅延亦不可輕加以貶絶如宋高宗之遷臨安雖屬偏安尚未至於亡是也若宗社淪亡流離遁去即不得復存其統系如宋二王之居嶺海元順帝之居漠北是也進退予奪悉視其事以為衡豈可以殊中外而有所抑揚于其間前于宋末已著其説兹復引而申之使天下萬世知史法大公至當之理應如此

明

太祖上與太子論漢景帝輕聽鼂錯削七國事又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公法注

明祖論漢七國事極為平允然當時召釁之故雖由鼂錯謀國不臧而諸侯僭侈驕横在文帝時賈誼已先見及之則七國兵端實由封建所致明祖果有鑒于此即不應裂地以王諸子且所云諸王當知夾輔王室毋撓公法蓋以諭教授儒臣使諸藩之國守法度耳然能保其始終不渝耶若明祖者所謂師古而不知度今務名而以致害實者耳

徐達械胡德濟送京師帝釋之諭達言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廷議吾念其功不忍加誅注

德濟雖功臣之子而失機僨事邦有常刑然徐達斬其下數人以徇而械送德濟京師俟王章未為大失明祖釋之實流于輕縱且以書諭徐達掩已過而授人柄穫苴之喻未可為辭之正也

納噶出侵遼東綱

元自順帝北居沙漠子孫相繼嗣位襲其故號雖國統已失而南向出兵猶有興復之志譬之宋與金元本屬敵國雖稱臣稱姪而其北伐亦不得以寇書之也明史沿襲舊文于

元兵皆以冠首實為未當今特據金元宋相伐之例悉加改正庶乎情理平而體例允協耳

帝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言學者當文足經邦武足戡亂注

射為六藝之一古者教士所必資而澤宮之典尤重自後世文武分途專以射為武事于是習文學者不復究心正鵠褒衣博帶于比禮比樂之道問之茫然此古今異宜所不能強也明祖諭國子生習騎射未嘗不有志法古然謂如此即足以經邦戡亂則期望不免過奢而其時亦未聞成均有嫻於武備者則仍不過虛文相尚耳

帝定孝慈錄命太子為孫貴妃服慈母服杖朞太子不奉詔帝怒羣臣震讋

注

孝慈錄所定服制輕重頗允乃制書甫頒而太子輒敢狃私意以違父皇之旨且恃屬居

嫡長泥舊說相爭孝道已虧尚何足與言禮乎然爾時太子之所以抗帝之所以怒羣臣之所以震讋實出于帝之沽名好古有以啟之又誰怨乎

涂節告胡惟庸反帝以節本預謀并誅之目

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逆黨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圖倖免實情事所必無況從逆須有左證如陳寧同坐省中閱兵馬籍附和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載在爰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異于莫須有定獄且陳寧奸狀史傳所載綦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別無事蹟是寧與節雖同以胡黨見誅其虛實判然可見蓋必惟庸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而當時亦不求左驗遽行具獄節遂無以自明耳今以明史及

洪武實錄互證之足以釋千秋疑案後此藍玉之反載玉强辨不服詹徽叱玉吐實玉言徽即我黨遂併殺徽事正與此相類益可見當日斷獄者之實非信讞矣

胡惟庸有異謀令李存義陰說李善長善長不能制目

李善長早從明祖參謀畫功成爵列上公自當休戚相關乃聞惟庸逆謀並不即時舉發幾致變亂搆成則善長之黨庇叛臣知而容

隱罪實難逭明祖置此不問而後此以星變賜善長死未免輕重失宜而王國用猶且為之上書訟冤則更謬之甚矣

宋濂傳太子十餘年言動必以禮法注

宋濂既與議禮之列又兼師傅之任而太子驕縱不奉詔未聞其一語之諍其他又何足稱史家阿好之言不足信也

帝諭馮勝自通州往慶州襲納喝出既克即徑擣金山目

金山在今開原縣西北慶州在今巴林西北東西相距約二千里納喝出方據金山以規取遼東豈復能出兵西畧明兵即欲搗其巢穴自當從東道進師乃反向慶州偵伺敵蹤何異燕轅適越且元之諸部久已離析瓜分納喝出斷不能仍兼有其故地意當時或有别部留屯慶州而諸將未悉塞外輿程遂加臆度遂妄指慶州為納喝出出沒之所至明祖既令自通州遣人覘視復使從慶州徑搗

金山道里迂迴機宜亦多不合總緣明人於塞外地里全屬茫然但據傳聞彷彿以為措置不自知其舛謬可笑如此耳

解縉請行均田注

古稱井田善政行於亂之後是求治行於治之時是求亂其說誠不可易蓋自阡陌既開貧富本難一致若屬在承平人安其業而必為均田限田之策紛紜予奪重擾閭閻其所害於民生者滋大或當兵燹之餘汙萊遍野

史267 5.6

版籍蕩然因而徹田定制計口授產一經制而示維新庶乎無弊然亦須審其時勢而熟策之非可冒昧從事也如解縉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承亂後起見不知明立國已將二紀民間耕田納賦大局粗定豈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罹戰爭亦未必比户仳離皆致失其恒產若徒向富厚者强取以與人是未受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寧輯而反重拂其心又將何以維持邦本乎縉不察時宜空談經濟仍不免書生迂闊之見耳

李善長弟存義等交通胡惟庸狀露會星變言者謂當移大臣遂賜善長死目

李善長股肱臣也知胡惟庸反謀隱而不舉即非甘心附和亦與躬蹈叛逆同科明祖既已按治得實當明具獄詞以彰顯戮庶法紀昭而人知警乃當御史連章劾奏並未明正

典刑時閒事陳頒因占驗賜死以應星變使一時罪狀不著無識者轉得藉口至陸仲亨費聚實與逆謀當時亦釋而不問稽誅十載始正刑章而薄録多人悉坐奸黨又豈能無株連太過之失乎

太子標卒帝召廷臣言欲立燕王劉三吾以孫承嫡統勸止目

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知子莫若父明祖自當內斷於心彼時即定計建儲不但付託得人並可弭他日骨肉之釁況父子世及本三代以下之常經又深知長君為社稷之福復有何疑豫而向廷臣婉轉曲詢此蓋由明祖泥古好名致三吾頓生異議遂爾決意立孫一錯而不可復救且孫承嫡統其說不見禮經三吾所稱不知何所依據若太孫之名起於晉惠其後亦不克令終雖太甲嗣湯之事載於尚書亦以外丙仲壬之未堪繼嗣姑為變局不可以此例燕王建文也又

如齊武帝之立鬱林遼道宗之立天祚亦皆弗克負荷浸至淪胥前車可鑒葢三吾不過欒太孫寬厚乃敢偽托禮文以陰撓大計實罪不容誅而明祖不知慎始慮終輕於授受禍患自貽實當斷不斷階之厲耳

帝命太孫裁決庶務寬厚一如太子目

傳稱寬則得衆書云寬而有制二者不可偏廢必有制然後可行其寬若建文寬則寬矣安能有制哉及至削諸藩似乎有制矣而以

冒昧行之仍屬無制則知其寬亦不過柔懦無能之寬而非有制之寬也紀事者於建文多過譽然亦豈能救其失國之咎哉

方孝孺以薦召至帝言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目

紀此者葢謂明祖有先見耳若果有先見立一棣而諸禍自消何必留一迂儒令輔庸孫而成靖難誅夷之慘是大不然矣

藍玉以燕王有不臣心嘗言于懿文太子注

太子在東宮即有以藩王有不臣之心爲言者觀此則可知建儲建藩之可行不可行矣然燕王在洪武時未嘗有不臣之迹即或陰懷大志其事必甚秘亦豈藍玉所能窺測其密告太子之言惟見於永樂實錄或出當日史官附會否則玉謬爲是言以媚亂亦未可知總之明祖若無建儲建藩之事繫論又何由而起哉

惠帝

帝爲太孫嘗坐東角門語黃子澄以諸王擁兵爲慮及是卓敬疏言燕王智慮絕人請徙封南昌不聽目

世人多以卓敬徙封之疏比之曲突徙薪而以建文不從爲惜然不久而有顧黃子澄東角門之語殊自相矛盾然敬此論若在洪武朝與請正名分之議並陳明祖或能採而行之未嘗不可預防後患至建文既立燕藩久

蓄異謀誠使敬說果行亦不過速之反耳夫以燕王智慮過人非能束手受制者觀後此寧王權奉召不至即能不動聲色襲而執之徙封內地則敬之所為深謀秘計固不能出燕王算料之中矧當身處危疑顧肯俯首聽人牽掣乎

周王橚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黃子澄請先削周剪燕手足目

強藩難制當日自莫如燕周齊湘代諸王不過驕縱自恣初非有覬覦之心如吳濞楚戊比且有爋自首其父此在平民亦不宜聽而仍當置之於法者乃欲借以剪燕羽翼先削周王湘齊復相繼罪廢實為非策惠帝甫經紹統不思惇睦以繫屬人心而顧黜奪日聞重傷親誼致諸藩人人自危矧燕王久蓄異謀疑畏益深適以促其禍亂謀之不臧并不止毫釐千里之謬矣且齊黃既知建文之為婦人之仁而已又實無撥奮之能害人家國自貽伊戚雖一死豈足以謝天下哉

用方孝孺議更定內外品官階勳又撰禮制頒行目

設官原以董事豈係名目且當時事更有大於此者顧乃汲汲更定徒貲靖難口實不亦大可笑乎且孝孺既稱信用削藩大事何乃無一言而但以復古議禮為已任耶蓋紀事者多右孝孺而以削藩之罪歸之齊黃孝孺

未至齊黃之甚則有之謂之無過則不可

李景隆薦書通典故黃子澄薦之為將目

用武之際非如翰苑賡歌以通典故為尚也卒之僨轅敗事啜泣何嗟及哉

棣逼盛庸營野宿及明引馬穿營而去諸將以帝有詔毋負殺叔父名不發一矢目

燕兵犯順兩年所向無敵惟盛庸東昌之捷

大挫其鋒燕軍遂爾却避是庸之精於用兵實非諸將所及當燕王逼營野宿且在圍中庸豈得託言不知使決計勦擒易如唾手乃次日聽其鳴角穿營而去且引毋負殺叔父名之詔為解惠帝固愚庸豈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迨永樂篡立庸爵位如常則其隱懷二心亦難免春秋之責矣

梅殷嘗受太祖密詔輔皇太孫目

若太祖識見及此則立棣與執棣惟已所欲

為耳何至有篡奪之禍哉且密詔史臣何由知之疑信各半固紀事之常耳

成祖

安南陳天平來訴胡奃篡國帝令奃具狀以聞奃旋詐殺天平于芹站目

安南既列藩封其篡弑相尋固王法所必討然成祖自燕邸稱兵身肩不韙其得國所自與胡奃父子亦何甚徑庭成祖既欲明正其罪然自返慚德何以為辭顧乃令具狀上聞

興師進討其與楚靈王負慶封斧質以徇于軍者又何以異所以歸國之請使方來而芹站之伏兵已起坐為遠夷所侮雖由黃中等昧於機宜亦其德不足以服遠雖懾以兵威終無益也

齊王榑驕縱廢為庶人目

齊岷二王皆惠帝所廢成祖既還其故封謂當恪備屏藩以長保富貴乃未幾榑以兇暴驕縱楩以沉湎擅殺並坐廢削可見二王前

日之禍實由自取不得尤建文為過舉矣惟是齊岷在建文時罪未昭彰遽加貶絕不能申大義于天下則由其君臣措置失宜不及致詳而發之驟遂不免貽燕師口實然其所以基禍實皆由洪武之行封建耳

碉門茶馬司用茶八萬餘觔易馬七十匹且多瘦損目

茶馬通市以有易無原期便于遠人而濟國用若不籌贏絀一任昂直居奇則失和市之

本意矣即如唐世易馬回紇多費縑帛而馬
不適用蓋彼時藉回紇兵力不得不遂其欲
雖知其無益而不能自主故白居易有陰山
道樂府刺之至明之市馬在洪武時一馬已
給茶八十斤迨永樂而幾增十倍所得馬復
多羸瘠價日重而物日輕其後更為邊累并
不止如居易所譏若今日哈薩克輸誠內附
願以馬易我之帛一馬之直不過三四金較
常直未及三之一且多得良馬曾用白詩韻

反其意以紀事設以明季市易計之省費豈
啻什倍哉

宋禮用白英策遏汶流匯諸泉盡出南
旺南接徐沛北達臨清目

自宋禮用白英策遏汶自南旺分流為運道
利賴者幾數百年說者因其經營疏鑿具有
智力遂疑其出於神助殊不盡然蓋五汶所
匯實居水脊中央高而南北下乃天地自然
之形勢特衆人不識不能因勢利導白英獨
深晰其精微故舉之易易耳且如大禹平成
奏績事若神奇然疏瀹決排亦不能舍天地
自然之勢而別為用何獨于英而疑之向閱
視運河灼見其理曾詠詩以示大凡茲復引
申厥旨如右

帝遷都北京言事者皆云不便蕭儀與
李時勉言尤峻切因殺儀下時勉獄
目

立國原不徒恃金湯為固然如燕地負山帶

海形勢雄偉臨中夏而控北荒誠所謂扼天
下之吭而拊其背者故金元皆以此龍興虎
視其北建康偏安之地相去迥若天淵成祖
自就封北平屢經出塞凡天險地利所在籌
之已熟故即位以後決計遷都定其規模而
後從事卓識獨斷誠非近慮者所可及不得
以戀舊邸訾之也至若非常之原黎民所懼
一時營建工役繁興自不能保其必無謗讟
蕭儀等狃于書生之見紛紛諫阻實為未達

于事理不知盤庚遷殷尚廑念浮言之胥動則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寧獨後世為然哉

評鑑闡要卷之十一

明

仁宗

帝諭朕若法外用刑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目

法令之當否詳審至于再三斯已可矣即虞廷克允亦惟殺之三宥之三而止必令法司五奏往復雖多徒滋煩冗究之五又何異於三乎且人主詳求庶獄反覆披覽輕重自無遁情即介於微曖疑似之閒或覆勘以得其平或集議以衷於是自不致猶有枉縱如必待臣下執奏乃允則明慎之謂何而權勢下移又開其漸是徒知欽恤之為美而未識勅法之要領雖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此之謂矣

宣宗

時遣王通征黎利帝語廷臣言欲赦之

楊士奇等因以漢罷珠崖郡為對注

交阯自永樂以後久隸版圖黎利等竊據潢池稱兵犯順正王誅所必加雖陳智方政等敗衂相尋亦由於閫將非人耳宣宗既別簡重臣統兵進討而又聽楊士奇等珠崖之喻其時蹇夏諸臣能不隨聲附和正宜相商決策乃軍行甫出國門而君臣相顧已早為棄地息兵之說厥後王通但務講和陳洽柳升相繼戰殁喪師失律坐為小醜所困皆由於廟謨之氣先餒耳

開內書堂令劉翀為修撰專授小內使書目

內使之職止於供給使令即令讀書亦不過教之識字記姓名略解大義而已特開書堂聚至四五百人已不免重視其事且令大學士翰林等官專以授書為務尤忝職守而褻班聯若輩因此遂得與外僚日相習熟實開黨緣交結之漸宣宗於內使傳旨必令覆奏始行非不留心防制乃必欲其深通文墨甚至掌奏批硃悉假內豎之手實不解其何所取義至正統初即有司禮秉筆之事貽害遂不可勝言豈非立法之不善耶

令自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贖罪納者贓罪得不死徒流以下復用不納者久繫不釋目

金作贖刑古人欽恤之義苟情有可矜而罪非不赦許其納米弛罪亦未嘗不可顧宜聽人之自贖豈可不問其願與否而强人使從

令無力者轉受無窮之累則是為利起見而非為仁行權矣

皇子祁鎮生八日羣臣請立為太子目

立儲非萬全之道向已屢論及之若由於臣下申請尤易滋流弊況其未離襁褓者乎乃宣宗皇子生甫八日而羣臣請立太子之疏已紛紛競陳有何迫不及待竟至於此徒知拘古慕名而不審事體真不足當一噱而況其事出揣摩迎合耶

轉漕始用民運支運時因陳瑄請改令民兑與附近衛所官軍曰兑運仍參行支運目

轉漕之法明季屢更迄無良策蓋輸將雖閭閻之職而飛輓則宜掌之在官若令里老承值富户充當即使全無苛擾而常賦外已多一力役之征後雖改為支運而尚令民運至中途及陳瑄等議行兑運似乎斟酌變通然不以收納責之有司交兑歸之水次仍令軍

民私相授受且兑運與支運參行法不歸於畫一民間益無所適從强弱不均弊端百出非恤民之善政也

英宗

命金英同法司錄囚英中坐尚書以下左右列坐目

英宗寵任宦官致令參與慮囚大典其失已甚至九卿乃朝廷重職其於閹寺序次尊卑本自秩然國體所關豈容陵替乃以刑餘醜豎竟令其張蓋倨中抑尚書以下使列坐亦竟無一人敢與抗爭駭觀聽而褻班聯更不可問迨末世而內官監視各部者無不僭坐部臣之上作威作福習為固然皆英宗作俑之過有以致之

景帝

額森詭言奉上皇還京至大同總兵官郭登不納目

郭登在大同不納英宗而不能禁額森之臨

白羊抵紫荆長驅深入則所謂守邊仍屬虛談而拒君實無可逃罪論者每引社稷為重之言以曲為之說所見甚謬蓋孟子民貴君輕之語特因戰國殘民以逞故為此論以針砭時君非為臣子而發也後之迂儒遂以晉瑕呂飴甥鄭公孫申之事强為牽合妄以社稷與君分別重輕殊乖正理試思君為社稷主有君乃有社稷若蔑視其君則社稷又為誰守乎况君臣父子義等在三皆一尊而不

可易君陷於敵而即可別奉一君則何異父刼於盜而竟謂他人父有是理乎至於英宗返國亦天幸適然設竟蹈徽欽覆轍又將何以自解若謂從權濟難不得已而置之危以圖安則何以分莫之對人知其非而於此獨迷而不悟乎讀史者多未能見及故申大義以正之

額森擁上皇至廷臣欲議和于謙言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目

景帝任于謙排群議而力戰守不可謂無功於宗社獨是英宗還國僻處南宮事同禁錮而廢后易儲有貪心焉天道好還子亦隨死終於殺禮西山實所自取耳然英宗亦豈得辭寡恩尺布之譏哉至於于謙社稷為重之言蓋出於呂飴甥喪君有君及公孫申為將改立晉必歸君之意後世迂儒無不以是為題夫君猶親也親為人執為子者不被髮纓冠而往救之以示不急其可乎則意欲之獄

亦有由來或猶以為非英宗意是真不識事體者之言耳然則當時宜從和議乎曰不共之讎安得與和繕甲治兵以從其後如岳飛之力戰迎二帝天下其誰非之

王直與廷臣共奏請迎上皇帝不懌于謙言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奉迎目

王直與廷臣交章共請奉迎實為正言讜論而景泰竟爾不懌至有復作紛紜之詰則所

謂非貪此位正其強顏自文而中情已不可掩于謙窺見隱微知不可以理奪故以微語釋其疑而堅其志而遣使之議始定額森遂以禮送還上皇謙此舉可謂善於匡救而返正之後殘加誅戮英宗可謂少恩矣

額森築土臺坐上皇臺上率妻妾部長羅拜送上皇還京目

正統既為額森所執知不足為奇貨乃送之還朝額森之患大矣又有何畏懼而築臺羅

拜乎此蓋史臣飾美之辭不足為榮適以為
辱耳

廬忠奏上皇與阮浪王瑤圖復位商輅婉解帝前乃以他事謫忠廣西錮浪殺瑤目

廬忠假事生風造為不經之談以上變傷大倫而搆危難其罪與亂臣等景泰當時即應執寘重典庶乎理得心安乃一聞奸人妄言即詔獄窮治設浪瑤誣服將置英宗何地乎

雖以商輅等微言解釋忠亦下獄然僅坐以他事外謫立功何以懲凶惡且仍殺瑤錮浪並猜疑終不能釋甚矣景泰之戀位失德也

時議立太子徐有貞請復沂王王文言焉知上意誰屬乃共請建元良蕭維禎舉筆更建字為擇目

羣臣揣測宮官意指遂共議建儲其為碌碌因人槩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之謀機已隱伏王文則云焉知誰屬猶是賜金時故智膠結於中可見彼此各懷私意何曾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筆更建為擇且昌言吾帶欲更寵利營心恬不為怪大臣鄙謬若此尚得謂具有人心者乎

英宗

帝言高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目

英宗之言總因為己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出諸天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徐有貞窺帝意欲抑石亨曹吉祥亨等譖有貞於帝帝乃諭言官劾有貞圖擅威權目

徐有貞與石亨輩始則倖圖爵賞朋比為奸既得志則門戶各立互相擠陷勢不並容小人反覆固無足深責獨是英宗既從有貞之言而裁制曹石又因二人之譖而疎外有貞輾轉意移並無定見益致羣小逞其伎倆紀綱所在豈宜假手於人閣臣果圖擅威權即

當宣示其罪以申明罰乃授意言官令其糾劾不幾如同列之相傾軋乎

吳與弼累薦不起帝以李賢薦召授左諭德與弼以勑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應不得即行其志遂辭歸注

吳與弼累薦不起幾於高自位置及此而應命入京秖以勑書崇重之故雖非效終南捷徑而擇官而仕利祿之見究未盡除況與弼

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展其生平安有一蹴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是仍以高官顯爵為重而況薦剡本出自石亨之意即不必如瑣綴錄之誣譏而謂之出處純潔實不然矣

史贊英宗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盛德之事可法後世注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可法後世夫釋建庶人何關政教而宮人殉葬自是亂政罷之宜耳然豈足詡為盛德哉

憲宗

故事經筵畢帝必口宣賜酒饌劉定之請毋煩玉音君臣遂無一辭相接時以定之巽順為過目

君臣日對時咨政務必有實蹟經筵進講已為具文至詔旨賜饌及叩謝山呼循例數言即謂有當於勤政斯已鄙矣劉定之請亦欲

去其繁文耳史氏遂謂無一辭相接以巽順咎定之雖云愛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帝以周太后故不欲錢太后與英宗合葬羣臣固諫至伏哭文華門外帝乃許之目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人尚有幾諫之義而不徒以從順為孝況宗廟社稷之所繫乎憲宗徇母后私意以至羣臣哭諫不成

國體卒之仍從衆議徒顯母后之過又安得謂孝乎至於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益不足論矣

紀妃有娠萬貴妃令宮婢鈎治皆以病痞報及皇子生張敏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曰

憲宗偏寵萬妃任其妒毒而不能檢制幾成炎劉燕啄之禍柔闇實無可辭責但宮闈事秘流傳又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

潛害則此前之祐極生於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伺察必嚴又何獨於紀妃得以病痞相朦而宮婢鈎治亦肯代為容隱至皇子既生即使張敏溺斃敏縱欲護救亦必潛匿外庭密為保育又安敢仍留附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復往來哺養竟不慮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而敏之驚稱上未有子出於何義且祐極旋即立儲又豈能隱秘不使萬妃知之紀載家傳聞異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者類此多矣

項忠招諭荊襄流民九十萬戶選一丁戍邊餘令歸籍給田驅迫不前者即殺之注

流民屯聚為盜固法所必誅但既殲其渠魁擒其支黨其餘從惡者亦當分核嚴懲若無辜之衆自應急籌善後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受約束始可以永靖亂源項忠乃於九十萬人漫無區別非戍即驅不前者輒行擅殺

處置實為失當使非原傑撫綏著籍控置有方其何由使流民永遂寧居不且激而致變乎

命汪直刺事西廠目

自永樂設立東廠寄宦官以訪緝之任固已作法於涼至憲宗信任汪直復為特置西廠氣焰鴟張羅織內外其勢益橫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舉發覃力明殺人事嘉其摘奸孰知此正若輩先為小忠

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竟墮其術中深相倚毗自此廠衛乘時竊柄日漸恣肆逮末世而元氣屠削遂以危亡追論禍源憲宗豈得辭作俑之咎耶

命司禮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凡所矜疑放遣常倍於熱審目

中涓錄囚濫觴於正統體統陵夷已非一日但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舊章概行罷廢而以奄豎大

典專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況其矜疑釋放較常倍增則由若輩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意濫縱之失豈可勝言乃權勢既崇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寬者必其苞苴者也不然必甚流離貧賤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仇隙或受囑託而欲置之於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放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康永韶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黎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擢為侍郎目

宋景公不肯以民歲移災一言而熒惑退舍彼小國之君尚知以民為重為天下主者豈反忽諸況饑饉洊臻閭閻之戚即廟堂之憂豈得視如膜外康永韶乃以諛詞干進竟謂星變之咎賴黎民饑死當之且指為國家之福妄誕至此實為喪心病狂憲宗不予以斥

責反悅其言而重加遷擢是惟知有己而不知有民且並不知民之為己之安身立命處也真可鄙之至矣

封子五人為王綱

史家紀萬妃之事皆謂其驕妬橫行至於後宮有娠盡遭藥墮今以憲宗封建諸子証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妬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愛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就館之多竟爾

繩繩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共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宗第十四子而所云飲藥墮胎者尚不可勝計其生不爲不蕃萬妃果妬毒豈能聽貫魚及衆而誕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安之假附亂政遂飾爲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滋訛於成化間事幾不啻漢成時之昭陽禍水而不顧其跡之矛盾亦可怪也

孝宗

耕耤禮畢教坊以雜伎進馬文升厲色斥之目

孝宗是時立未逾年諒闇之中本不當舉行耕耤即云典不可缺亦祇應僅躬秉耒以爲農先乃竟設宴如常實爲非理馬文升自當因此據理直陳顧不言燕衎之失而止咎教坊之濆亂宸聽已爲昧於輕重況進言亦自有體正色已足伸讜直何致遽以厲色相干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人子幾諫尚當婉容下氣乃於君父之側輒悍然徵色發聲敬事之誠安在明代惡習相沿往往憤激沽名而不顧恪恭大義史家無識轉從而張大其辭不復準諸義理豈可爲訓耶

邱濬入閣王恕以已在吏部長六卿弗讓濬既而內宴濬徑居恕上目

班序後先朝廷自有定制固無容爭競於其間況大臣當以和衷集事爲期尤不宜介懷

位次乃邱濬入閣以後因王恕弗讓居前心懷不悅輒於內宴時徑據上坐妄自尊崇殊失敬共和衷之義濬稱深於學問者豈明於人而昧於己耶

邱濬議論多偏激嘗譏范仲淹多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注

論古貴有特識固不當剿說雷同亦豈可獨徇偏見邱濬謂岳飛之未必能恢復論雖未當尚從南渡時勢立言若范仲淹處置西夏

茍且許和其失在於畏事而並非多事所見殊為枘鑿至於秦檜誤國之罪婦孺咸知而忽許其有再造功顛倒是非實足駭人聞聽濬學問尚稱淹貫所補大學衍義自詡其可見施行何評騭之謬不近人情乃至於此蘇軾稱荀卿好為放言高論而不顧如濬者殆更荀之不如者耳

帝召閣臣授以諸司題奏言與卿等裁決劉健請以事端多者出外詳閱目

明代人君宴處深宮罕聞召見大臣之事孝宗獨能從容延接以諸司章奏面加裁決尚知勵精圖治之君劉健等正宜殫志竭誠以冀贊成上理何轉以事體繁多請出外詳閱是君方殷勤垂詢而臣子意已憚煩不獨無以副疇咨亦實所以乖夙夜蓋由當時堂廉睽隔為大臣者遂不復知引對之可移晷刻耳

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以疾固辭及入見帝問其故大夏言民窮財盡度力不辦故辭目

劉大夏以廣東督帥召長夏官倚任初無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聞其上章引疾及一膺召命輒爾再四堅辭為總督則無疾為尚書即有疾謂不以內外所得豈啻殊視其誰欺乎比孝宗面詰其故則以民窮財盡度力不辦為詞更屬支吾蓋時勢果急須補救益當勇往任事以圖報稱若明知其然而畏難

茍避其尚可稱為公忠體國之大臣耶

劉大夏不肯進揭帖且言用人行政與大臣面議而行久之天下自治帝因袖金以賜屬勿廷謝注

孝宗之於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敷陳以副咨訪即令其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益國家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於府部閣臣不免心存畛域至籌及太平先務復以天下自治為言

尤為模稜無實而中官鎮守肆害方深孝宗不行遽革更當反覆盡言何一聞擇廉之語輙為頓首稱善乎且錫予乃君上大權孝宗果悉大夏等之賢何妨顯加褒異僩袖金面賜且命弗行廷謝欲旌廉潔之風而轉涉苞苴之跡益堪鄙耳

武宗

韓文率諸大臣上疏請誅劉瑾等疏入帝驚泣不食目

八黨亂政惟以聲色犬馬蠱惑上心武宗已久為蒙蔽韓文等力陳奸璫罪惡勸以奮乾剛割私愛意殊懇切武宗即未能覺悟其失翻然改絃何至一聞請誅羣閹之言輙爾驚泣不食袒護之極遂至於情不自持彷徨失措其童騃昏闇之狀實為可憫可恨然武宗是時年已十七尚茫無知識若此其不致踵漢唐禍變豈得謂非天幸歟

江彬欲擅權導帝遠遊帝微服度關幸宣府目

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覘其所好導以佚遊止圖遠衆擅權而不顧置其君於險地坐令萬乘之尊急裝微服踰塞經時又多方蠱惑使之流連忘返其情實為叵測武宗迷而不悟愎諫獨行甚至索婦良家載歸樂妓失德無所不至彬雖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笑千秋豈能掩乎

孫燧上章奏寧王宸濠不軌為所邀阻楊廷和請如宣宗處趙府故事遣大臣宣諭目

宸濠包藏禍心日夕覬覦非望當孫燧上章公然邀阻且使奸黨分布孔道窺伺朝廷叛跡已著其視趙王之初不與高煦通謀者情事迥別固非可以隱行消弭前此雖為諸權倖所匿楊廷和容得諉為不知何未聞其舉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尤當密陳碩畫決策徂征以掩其不備顧援宣德故事從遣重

臣宣諭且以往收護衛為辭激之速反使非
王守仁在贛糾合義旅立奏蕩平其勢幾莫
延難制廷和之謀國措置迂謬若此而當時
稱為名臣明之不亡何待

評鑑闡要卷之十二

明

世宗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楊廷和等言宜
如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曰

嘉靖欲推崇自出本屬人子至情諸臣必執宋時濮議相持無論事理不同且亦無以慰尊親本願蓋旁支入承大統於孝宗固有為後之義然以毛裏至親改稱叔父實亦情所不安嘉靖既有父母互易之疑復有避位歸藩之請其心尤為迫切誠使集議之初即早定本生名號加以徽稱使得少申敬禮則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或轉可隱全大義乃必強詞爭執持之愈固激之愈深於是稱帝不已進而稱宗稱考不已甚而祔廟其終至於瀆禮亂倫亦諸臣不能於天理人情斟酌至當有以致之耳雖然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亦明社將屋之一兆耳

王守仁謫龍場時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故其教專以致良知為主注

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係講學為重輕其致良知之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泛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招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

帝欲坐張延齡謀逆族其家張孚敬力爭得長繫目

張延齡縱恣殺人罪固自取但嘉靖於昭聖太后不能無纖介猜嫌因欲釋憾於其兄弟實非孝事之誠張孚敬再四執持立言頗為得體但孚敬性稱忮刻又善逢迎何獨於延齡持正保全或自揣為衆論所不予欲藉此以沽名末路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通假公議以行私惠皆未可知耳

劉天和鎮三邊倣秦紘制隻輪車以練諸將注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於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琯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間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況隻輪人挽運用鈍遲欲以此挫銳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特為變通良法輒用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上而弩戟牌盾錯置雜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

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摧鋒豈可轉以運車礙其馳騁書生迂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言官知帝眷夏言惡郭勛因共劾勛目

郭勛縱恣妄行稔惡已久言官豈無見聞何前此噤無一語及揣知勛之主眷潛移即爾紛紛補牘陽博不畏彊禦之名而陰行揣摩取巧之術明代諫垣雖有實出伉直者而似此猥鄙者正復不少

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以組縊帝有
走告后者馳救得甦后遂殺端妃及
王寧嬪目

金英謀逆一事嘉靖既宿曹妃宮則妃自不得辭不謹之愆若竟謂其與婢同謀則無此情理蓋金英即肆兇謀勢必應人聞見彼走告者烏從遽知且其人亦必同係曹妃宮婢當此危懸呼吸救難刻遲乃不近白妃而遠白后其為搆陷顯然方后復乘嘉靖疾悸之時輙收妃嬪與逆婢駢誅滅口謂非后之妬害其誰信之然其致此大變則由嘉靖不德明祚將傾故亡徵先見耳

仇鸞欲開馬市楊繼盛上疏極諫詔下
鸞等議鸞攘臂詈之復進密疏乃下
繼盛獄目

仇鸞畏寇苟安創開馬市以取侮敵人楊繼盛抗疏極言其於利害得失至為明暢嘉靖果為感動即當奮獨斷罷行何以仍下鸞會

議鸞既窺知意方偏向輙敢攘臂肆詈密章隱告以務求曲售其私而諸大臣亦但言遣官已行竟不復論其事之是非模棱兩可嘉靖竟至不能自主貶斥轉加小人撓亂國是真毫無忌憚然鸞之所以敢如此則以恃嚴嵩而信嵩自蔽非嘉靖之咎其誰之咎哉

楊順承嚴世蕃旨與路楷謀中沈鍊會
獲妖人詞連甚衆遂竄錄名其中殺
之目

沈鍊觸忤權奸致遭貶謫楊順以封疆大臣竟甘與路楷同為私門鷹犬逞志搆誣至於弋獲妖人而喜謂其足以報嚴公子遂從而羅織以殺直臣實為弁髦國法迨蔭子遷官復嘵於相酬之薄戮及其孥以冀為取媚彼雖覥然人面實不知其是何肺腸也然方伯媚奸臣之子而殺人之子而嘉靖不知是時國政尚可問乎

南京兵亂殺總督糧儲侍郎黃懋官綱

營兵驕悍惟當申嚴紀律以儆不馴黃懋官乃減餉緩期妄行裁抑措置本為失當但軍士輒敢戕害督儲大臣即與叛逆無異自當廣捜黨與重示刑誅乃何綬持紙牒金李遂開閣給券其畏葸縮朒情形實為可笑可鄙比亂兵稍戢轉以定變邀功而首惡就擒又僅誅既死之三人以苟圖了局軍政陵夷若此明之不即亡幸耳

帝夜坐獲一桃御幄後以為天賜會白

兔壽鹿生子帝因言奇祥三錫天眷

非常注

獲桃幄後其為中官欺飾形跡顯然嘉靖何以遂信為天賜至兔鹿馴育苑囿孳產尤屬常事乃輒目為奇瑞至於告廟稱賀且詡稱眷祐非常誕妄滋甚嘉靖崇信左道惑溺已久較之漢武尤為庸鄙爾時廷臣亦從而附和之天寶祥符紛紛夢囈先後殆同一轍耳

穆宗

戚繼光鎮薊州製兵器間以長鎗筤筅

又以邊卒不堪用請募浙人為一軍

用倡勇敢目并注

筤筅籠二尺長且一丈五六尺而及在其頂又長一尺一人持之不久且度二人持之旋轉扞格必不適用而當時以為禦敵精器真不值一噱且北方之強勝南方之強人所易知者浙兵即素嫻步伐安能遽勝北軍蓋繼光勳冠東南本多舊部其奏請募調不過廉

頗思用趙人之意耳而記載家左袒南人遂若南人之果勝北人者以是類言兵有不取敗之理乎

神宗

徐貞明請與西北水利又著潞水客談

論水利事曰

水田雖間可行於西北然亦惟平流渟瀦者始可引為灌溉之資非若東南之隨地可施溝畎也蓋水利之興必先順水土之性南方

土性橫故拖水能行北方土性立故滲水而入且南方港汊縈洄澗溪演迤挹注故易為力然未聞舉長江大澤悉藉以浸稅稻田也若北地水勢湍悍盈涸無常且多係經流獨貫雖支河宣洩止能殺其漫溢之威而隄堰防遏之餘淤沙亦惟開宜麥粟欲蓄陂塘以收稌穱乃必不然之事也元時虞集首倡水田之議而未收其效已為明驗徐貞明乃欲遍青徐沿海盡起良田實未能審形度勢至

其瀦水容說所載非不娓娓可聽而修舉未聞臚陳大利紙上空言仍不離乎書生迂濶之見耳

申時行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目

周官大事從長小事專達特為服官課績而言若諫官職司獻替則據事披陳宜務申自靖之義古稱臺無長官正為政府副封力杜門戶惡習也時行逆揣上指令諸曹不得專達聽其長擇而獻之是不惟啟黨援之漸且愈滋煬蔽之奸卒之疏不進御則建言者明知披覽弗親益可譸張為幻且藉以攻擊異已而盜名立勢無所忌憚何異揚湯止沸哉

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目

太倉為國計所繫度支當準常經神宗五子縱同時行婚何竟需至二千四百萬之多實事理所不可解蓋由神宗一切漫無稽核惟

聽中涓肯取浮支且從而藉端搜括國既蠹於侵漁民復困於征斂上下空虛危亡日逼故明命脈雖戕於奸璫實神宗自戕之也

帝有疾召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疾瘳悔追前諭一貫惶遽繳入王義嘩言稍持之礦稅可撤目

神宗信任閹人礦稅之擾蔓延海內雖盈廷籲請若罔聞知會搆疾而名見閣臣盡除弊政不可謂非轉移之機況一貫既承此旨正

宜迅下所司以期廣德音而甦民困何乃濡遲觀望曩日尚未奉行致神宗得以追寢成命真全不以國事為心者中涓嗤誚曾若草之不如顧既不能力持於始其後復借星變為由屢請罷撤陰為阿順取容而陽以讜言弋譽究之欲蓋彌彰耳

温純為沈鯉郭正域辨妖書誣陷又言楚宗人無反狀積忤沈一貫目

温純清白自持奉職因稱無忝即其為沈郭

辨明誣枉亦人心公道所存至於楚宗倡亂敢於持兵入署擊殺封疆大臣實與叛逆無異逮治俾正厥辜實不為枉乃純轉力明其無反狀未免縱惡失刑其後孫愼行復襲前説請釋諸宗當時亦竟共韙其議總由諸人深嫉一貫凡所措置必欲一切力矯之是皆朋黨偏見固結於中竟不以朝廷事理曲直為念耳

李三才頗通賂遺結納海内顧憲成貽書葉向高等盛稱三才廉直目

李三才本一賂遺結納之人矯飾沽名其心豈誠傾折東林者特深窺一時清流惡習因借藉素小廉交歡講社以圖内可把持朝局外堪標榜士林耳若高顧諸人用理學之名倡盟壇坫甚至輔臣臺諫莫不竿牘公行況如李三才久以幹畧推重封疆未始不欲藉其聲勢資為攀援此真當日彼此託契之由非膚論所能推見至隱者卒之弊深禍亟焦

爛為期蓋緣士氣日乖則人心日替而國運亦日衰可知勢會所趨即諸黨人亦難自主可勝歎哉

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綱

妄男子闌入禁門自有應坐之律風顛與否本無事深求自盈廷議論紛呶釀成疑案總由當時翊坤擅寵好名者輙欲以安儲自任遂爾過事生風不知鄭妃果意存奪嫡則宮掖陰謀豈能防測何必令狂徒持梃公肆逆

圖況太子深處慈慶又豈一擊之所能傷顧
蓄意三年僅成孟浪之舉雖至愚不應出此
下策其事固情理所必無乃舉國若狂妄生
荆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晰東宮委曲求全君
臣父子之間至以文偽調停尚復成何事體
雖由諸臣之好事生非亦可見建儲之無益
有損其流弊固無所不至耳

兵部請治兵不報綱

詰戎肄武本非獨恃團操具文所能握其樞

要況時當邊備日弛士心解體方有日蹙百
里之勢為樞臣者即以簡練將材庀儲軍實
叩閽力陳猶懼不克有濟至京營停操三年
果能力為整飭如古中府衛府所隸亦可稍
資捍禦之用乃計不出此徒云當新戎壘以
應秋氣明季諸臣不知國家利病習為文貌
之言苟且塞責皆此類誠可笑亦可憫矣

光宗

帝有疾李可灼進紅丸又李選侍據乾
清宮羣臣趣移噦鸞宮目

紅丸移宮與梃擊並稱三案其是非本無難
論定而當時異說紛呶入主出奴牢不可破
遂爾自落疑團梃擊事前已具論之若紅丸
之案謂李可灼必有逆謀自非篤論但可灼
本不習醫其藥何由進御方從哲雖婉詞疑
詰而藥未試嘗竟不力為阻止藥甫進而遽
遘不諱二人復何忍偷息人間乃從哲於撰
寫遺詔時尚欲加可灼以優賞無怪盈廷之

情有煩言律以許止趙盾惡名誠無可辭而
遽請嚴正刑誅則太過矣至李選侍以先朝
嬪御乾清固非所宜居及既徙噦鸞羣疑即
當盡息又何至捕風捉影附會宮禁傳聞致
創為雉經入井之說哓哓爭訟經年不休尤
為悖妄總由諸人初無忠君愛國之心而分
門別類私意蔽錮遂至幸災樂禍託為忠愛
以逞臆見而肆讒彈其心實不可問迨議論
未定而宗社已墟口舌之病亡徵之先見

耳

熹宗

帝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魏忠賢輒奏事帝言已悉令好為之注

明事至熹宗勢已一蹶不振況復身親賤伎欲與巧匠爭工其為客魏揚蔽實由自取但自古閹奴乘隙為奸亦自師承有本如秦趙高候二世燕樂促令李斯奏事以激其怒唐

仇士良教其黨云天子不可令常閒宜娛其耳目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觀忠賢故智前後如出一轍可見宵小肺腸不謀而合無如昏庸者明知覆轍而蹈之

魏忠賢令許顯純鞫汪文言獄使引楊漣等納熊廷弼賄乃作供狀逮下詔獄目

楊漣等久以伉直為羣小所嫉比漣劾忠賢二十四罪鼠輩益欲得甘心說者或謂其平日不宜與汪文言交往以自貽慘禍但文言結王安以贊成善政尚非自私自利視從呈身逆閹者實有間矣文言尚無可罪之由於諸賢又何責備當時覓題搆陷特借文言為發難之端而且巧附封疆逞其毒手以致填尸牢狴血骴交横忠魂共抱沉冤為從來未有之奇慘至今讀之猶為切齒然諸人正氣凜然不磨當日之摧殘備至者孰知即所以表章之哉

莊烈帝

楊所修等知帝惡魏忠賢因先劾崔呈秀以嘗帝目

魏閹流毒貫盈中外切齒一時工察俯首莫敢誰何其尤甚者方且呈身義兒播惡於衆邪燄之熾實自古所僅見迨莊烈嗣位既已洞燭其奸庶幾一快神人之憤若給事楊所修前此請輯三朝要典原屬逆黨推波助瀾之人至是始識冰山難恃猶觀望逡巡姑劾

呈秀以嘗帝蓋明季士大夫波流之習浸淫日久其為門戶擊排者固涉客氣虛驕下此則一味詭隨因時起倒而已其真能持正嫉邪者自周宗建楊漣諸人而外固指不多屈真士林之恥也

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目

帝舜官占蔽志之語所以訓禹辭位非謂辨

論官材必當取信於神也後世乃沿襲為金甌擇相故事夫探枚夾箸思欲得真材於摸索暗中之問其為可笑更何待言

詔定魏忠賢逆案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復詔喬允升等審定以六等定罪目

韓爌等受詔審定爰書自當持正詳覈俾奸徒不至漏網乃始則託言不知內侍繼復以法非所習為辭而王永光亦以不諳刑名自諉曾不計逆黨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難寬顧以廣搜樹怨為虞而甘為之容私曲徇其心豈可復問至喬允升等所定之案雖若羅列無遺然其擬服上刑者類皆已經正辟之人而擁戴僅止荷戈諂附亦概從末減所坐失倫究不免於陰行庇護以懲奸重事而諸臣瞻顧遲迴竟不克持明允以昭炯戒明季朝臣積習頹壞於此可見安得不淪於亡

梁廷棟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

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因令戶部議畝加三釐目

民窮起於官貪廷棟所言不為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先加派民之顛頷轉深所為懽然者安在蓋明季耗斂之由自神宗礦稅征求日朘月削時閱數朝物力更無留餘之地及莊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又軍興日增轉餉日絀雖藉口醫瘡并無可剜之肉即亟允呈潤之疏未必有濟況并此不能用

乎

曹文詔討山陝諸賊幾盡命會討畿南

賊為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目

曹文詔勇敢無前威名夙著關中山右勦賊屢著成勞即其移師會討畿南亦每戰克捷諸將之足以當賊者實無出其右且方勅以剋期平賊正當聽其乘銳建功劉令譽乃以纖芥宿嫌摭詞妄劾實為挾私忘公部議又不權事理輕重輙因巡按一言移之他鎮致

賊徒無所畏憚出入自如未幾而縱使渡河鴟張益甚悔亦何及明季重文輕武以致宗社邱墟吁可怪矣

溫體仁為吴甡言流賊癬疥疾不足憂

目

溫體仁巧詐阻深貌為公直以要結主知及在閣惟日以蔽賢植黨為事甚至力翻閹案變亂是非而於邊計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為悞國罪首至流賊橫行日久闖師覆轍相尋其糜潰滋深雖童孺亦知為淪胥無日乃體仁並未聞有勦盜深謀轉指劇寇為癬疥置隱憂於度外真不復少具人心莊烈偏聽生奸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而體仁獨居位八年終致傾危莫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於體仁又何責焉

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户令報名輸官

錢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帝斥以沽

名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目

令富户報名輸官與禦人國門何異當時聚田增賦方以峻令苛求小人希指生風遂敢以搜括之策肆行入告錢士升擬旨提問亦欲加懲創以警妄言耳乃莊烈覽疏既斥以沽名復聽其引退初不以括富為非故轉覺正言逆耳國勢阽危尚不知為閭閻留一綫元氣非自促喪亡而何

帝遣中使往閩廣覘熊文燦為人文燦

被酒有自負勦賊語會楊嗣昌薦之

遂命總理南畿軍務目

文燦歷官既久且顯莊烈豈容不識其爲人乃以勦賊重任而令中使隱覘其是非更何足信況文燦酒酣耳熱不過浮誕狂談其冐中本無定見閹奴德其贈遺專務揄揚莊烈更因嗣昌借内援薦引擢總軍務卒致庸劣僨轅當時國勢將傾即慎簡賢能猶恐難勝扶危之選而朝廷求才大臣推轂皆取必於宦官安得不益促其滅亡乎

周延儒歸後失勢内慚張溥言公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因與其友吴昌時等爲交關近侍復名入閣目

延儒稔惡已久其失勢内慚與萬安之夜望三台何異張溥等乃欲以易轍相要冀其復收桑榆之效真不啻癡人說夢其尤可怪者人品之賢奸朝廷縱茫無鑑别而賜環起廢何至以昌時等一二憸人交通内侍遽得預操升庸大柄東林錚錚者尚有所交關於延儒乎何誅而當時所謂清流者亦可知矣

高名衡議決朱家寨口河灌賊賊亦決河灌城開封遂陷目

決水灌軍古人未嘗不出奇制勝然必自據高原始可收效建瓴之勢未聞地處沮洳轉欲自潰其防者開封瀕臨大河未始不可借洪流爲過險即被圍至再亦惟死守以禦寇氛高名衡等乃忽倡決河灌賊之計不知汴漲通城勢如釜底即能一舉殲賊居民尚恐

不免沈竈營即可移城邑又安能遷避乎坐令稽天巨浸反資賊手以毒害生靈庸夫逞臆妄爲致貽酷禍更不啻藉寇兵而齎盜糧矣

甲申歲崇禎十七年綱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别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

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為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

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悉於心而貽来世之譏乎玆於甲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

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慆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創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悖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福王附

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等奉福王由崧監國於南京綱

續通鑑綱目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之後即書元以去其正統此大不可者至崇禎甲申以後本朝已定鼎燕京而福王雖偏安江南亦即逾歲被執明亡則甲申五月以後乙酉五月以前明之正統雖未亡而明之偏安已不保故用元順帝十五年以後

之例書明以別之然固不如續綱目之左袒也

睿親王遣人齎書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書目

昨閱史可法答書曾書其後附錄於此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謂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

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

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

失之不經矣